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四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E362/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四二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四)

〔明〕王圻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

(四)

〔明〕王圻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稗史彙編

一百七十五卷》提要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八

海右閭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食類上

食原

太古茹毛而飲血有巢始教民食果燧人始作火制
載以炮神農始耕作炒米軒轅造粥飯羹炙膾公
劉作糝糕麻團周公造湯團魯敬姜作不托汝類
作粽秦昭王作蒸餅漢高祖作漢餅金日磾作胡
餅劉安作苴腐諸葛亮作饅頭夾飫石崇造餽飽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八

梁武帝造麵筋

豆粥

漢光武在萇亭時得馮異奉豆粥至久且不忘報况
山居可無此乎用砂鍋爛煮赤豆以米粉調和少
沸同煮既熟可食東坡詩曰豈知江頭千頃雪茹
簷出沒晨烟孤地確春粒光似玉砂鍋煮豆軟如
酥老我此身無着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鷄鳴
粥熟時蓬頭曳杖君家去此豆粥之法也若夫金
谷之會徒然咄嗟以誇客孰若山舍清談徜徉以
俟其熟也

饅

周禮遺人羞遺之實糗餌粉餐鄭康成云二物皆粉
稻黍米所爲合蒸曰餌餅之曰餐蓋餌卽饅也玉
燭寶典曰秋食餌者其時黍稷並收因以黏米佳
味觸類嘗新遂成積習禮月令有嘗新之事疑周
制也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宮內九
月九日食餌令人長壽故今人以爲俗方言曰餌
饅或謂之餐續事始引干寶注曰糗餌者或屑而
蒸之以棗豆之味同食

麥饅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八

二

三

鄴中記曰并州之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冷食
作乾粥食之故謂之寒食乾粥卽今之麥饅是也
世俗每至清明熟湯餅卽是其物出於漢魏之間

軟棗饅

宣慈寺僧每求化人先啗食軟棗饅柳尚書方食糕
袖疏欲出柳急解緋袍腰帶鑲子魚袋施之

海星
微言

青白團子

古人寒食用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
爲青白團子

射團

中每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
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
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作此戲

黃兒

唐五行志曰黃巢未入京時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屑
蒸食之謂之黃賊打黑賊唐都長安今陝西以黃
米爲粉團棗蒸之曰黃兒其蕎麥麵者曰黑兒蓋
出于此

寒具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帙者
偶汚之後不設寒具東坡題古畫上有桓玄寒具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八

三

三

跡此必用油蜜者要術并食經皆曰環餅世疑饊
子也干寶司徒儀曰祭用饊楚亦是寒具或巧夕
以酥蜜作食也杜甫十月一日乃有拒枚作人情
之句廣記則載寒食事中三者俱可疑及考之朱
氏注楚詞拒枚蜜餌有饊饊些謂以米麵煎熬作
寒食之具也以是知楚辭一句自是三品拒枚乃
蜜麵之乾者十月開爐餅也蜜餌乃蜜麵少潤者
七夕蜜食也饊饊乃寒食之具無可疑者閩人會
爛名煎餅以糯粉和麵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

則能汚物且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和靖先生山中寒食詩云方塘波綠杜蘅青布谷提壺已足聽有客初嘗寒具罷攬梧垣腹散函經信乎此爲寒食之具矣又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家人纏臂金蓋以寒具爲餽子也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餽

唐人作寒食詩欲押餽字以無出處不用不知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餽者所吹

餽枝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八
俗以油煤粉餽綴之米糝名蓼花取其近似也放翁詩云新煤餽枝綴紅糝二字頗新

不托

東晉餅賦曰朝事之遽煮麥爲麵則麵之名蓋自此而出也魏世食湯餅晉以來有不托之號意不托之作緣湯餅而務簡矣今訛爲餽餽亦直曰麵也

饅頭薄特

東晉賦有饅頭薄特起漉牢九今惟饅頭而起漉牢九疑是餽餽薄特荀氏云薄夜今京師餅饅有一等餅名薄脆者恐是也饅亦作饅

麵食異品

今人呼煮麵爲湯餅唐人呼饅頭爲籠餅豈非水淪而食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有粥胡餅者不知名之所謂得非熟於爐而食者呼爲爐餅宜矣

五般餛飩

續釋常談引資暇錄云餛飩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從食不載故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宗回客預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吃五般餛飩及見果然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淪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切鬼氣炒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混沌之義信矣俱從食旁

鬻餅歌

刑部侍郎劉伯芻嘗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爐興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怜因與萬錢令多其大餅取餅以償欣然持餅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聲及呼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平日本領饒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

餅拭手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佯爲不悟更徐拭而啗之

食名

蒸浮萍爲茹曰萍齏食菜曰菜茹粗具曰草蔬草食曰毛食迭食曰遞食四時膳食曰好羞薄粥曰薄糜甘錫曰膏錫乾魚曰枯魚蟹醬曰蟹胥醋曰華池左味飭飲食傳舍曰厨傳中厨曰內厨仙厨曰行厨佛饌曰伊蒲有風傳削曰吹削哺哺當作柿音饌頭曰裹蒸粽子類曰水食菴生麵曰滌生麵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八

六

三

僧家食名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鷄爲鑽雞菜竟無所益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言按唐鄭僂爲江淮潯後家人僮夫人辰饌夫人顧其弟

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僂詬曰適已給何得又請

諸王修事

翰林學士賜食有物若畢羅大而味美曰諸王修事

八珍

八珍者淳熬也淳毋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腎也先儒不攷而分炮豚炮爲二皆非也

賜夾子

楚公使虜時館中有小胡執事甚謹亦能華言因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八

七

三

夾子以食不盡者與之拜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畱也又虜人負載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即驅役之耳一日將就馬一擔夫訴曰甚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遣之

蒸豚詩

王中令旣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饋蒸猪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飯酒肉耶尚有他技也僧云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嘴長毛短淺含

金一竹膳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熟軟真堪玉筋挑莫把瓊根來比並瓊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廿心氏

僞唐陳喬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畢而風味不淺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廿心氏先迎苦口師

炙獐

本草秋後其味勝羊道家羞爲白脯其骨可爲酒今稗史彙編卷之十一十八

作大樽用鹽酒香料淹少頃取羊脂包裹猛火炙熟去脂擘食其鹿鹿同法

兔本草兔肉補中益氣不可同雞食相反

向游武夷六曲訪止止師偶雪天得兔無庖人可製師云山間只有薄批酒醬椒料沃之以風爐安座上用水少半銚候湯响一盃後各分以筋令自笑入湯擺熟啖之乃隨宜各以汁供因用其法不獨易行且有團樂暖熟之樂越五六年來京師乃復於楊泳齋伯岩席上見此恍然去武夷如隔一世楊勲家嗜古學而清苦者宜安此山家之趣因

作詩云浪湧晴江雪風翻晚照霞日憶山中味忘貴客家

牛尾狸

本草云班如虎者最如猫者次之肉療痔病法去皮取腸脯用帛揩淨以清酒洗之椒蔥苗蘆於其內縫密蒸熟去料物壓隔宿薄切如玉雪天爐畔論詩把酒真奇物也故東坡有雪天牛尾之句或紙裹糟一宿尤佳楊誠齋詩云狐公韻勝冰玉肌字則未聞名季狸誤隨齊相燧牛尾策勲封作糟丘子南人或以爲鰮形如黃狗鼻尖而尾大者狐也稗史彙編卷之十一十八

煮羊

羊作齋真砂鍋內除葱椒外有一秘法只用搥真杏仁數枚活水煮之至骨亦糜爛每借此法若逢晉時一關內侯何足道哉

殺羊食士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大棘斟爲政遂敗劉毅東堂之射更悅厨饌甚盛不及殺毅曰身今年未得子豈能以殘炙見惠悅不答及後殺

貴表解悅官深相挫辱悅不得志卒于豫章

虛釘玲瓏石鎮羊

游士藻爲晉王記室予過其居知昨夜會客問食品曰第一虛裝玲瓏石鎮羊予曰好改裝作釘字便是一句詩士藻令取夜來食目對面全注云吾平生以順人性爲福獨一字違學士可乎

鴛鴦炙

有弋人携雙鴛至得之燂以油熅下酒醬香料熟飲餘吟倦得此甚適詩云盤中一筋休嫌瘦入骨相思定不肥不減錦帶矣靜言思之吐綬鴛鴦雖各

稗史彙編卷之十百二十八

十

三

以文彩烹然吐綬又能反哺烹之忍哉維不可與胡桃木耳

能同食

鼎卦雉膏

鼎卦雉膏乃食之美者山谷詩云數面欣羊胛論詩喜雉膏乃借用美食之意唐張演先有詩云雉膏美景在藜陰紅葢丹跗次第尋夷狄傳曰入烹羊胛熟東方日已明說文曰戴角曰脂無角曰胛

錦綬雞

蜀有雞喙中藏綬如錦遇晴則向陽擺之出二角寸許李文饒詩云葢綬散綬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

安石詩云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猜生而反哺亦名孝雞

土肉

黃金雞

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有度無口目可炙食李白詩云亭上十分醪醕酒盤中一味黃金雞其法燂雞淨洗用麻油鹽水煮入葱椒候熟劈釘以元汁別供或薦以酒則白酒初熟黃金雞正肥之樂得矣

蝦助

稗史彙編卷之十百二十八

十

蝦助海錯也一名水母又云海蜚吳人方言云其形一片如輪齒無目凡行蝦必附之故云

凡食以椒醢製之可以醒酒元薩天錫有詩云瀉濡沫綬蝦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王脆天風寒結紫雲腥霞衣褪色脂流滑瓊縷烹酒力醒疑是楚江萍實老誤隨朝夕落滄溟觀此不獨蝦助之風味可想薩詩亦膾炙人口多矣

持螯供有風中者不

蟹生於江者黃而腥生於河者紺而馨生於溪者蒼而清辛卯有錢君謙齋震祖惟觀存復歸於

秋偶遇之把酒論文留旬餘每旦市蟹必取其元
烹以酒醋襍以葱芹仰之以臍少俟其凝入各
其一痛飲大嚼何異乎拍浮於湖海之濱庸庖俗
釘非曰不文味恐失真此物風韻但以橙醋自足
以發揮其所蘊也且曰員臍膏尖臍螯秋風高圍
者豪請用手不必刀羹以蒿尤可饕因舉山谷詩
云一腹金相玉質兩螯明月秋江真可謂詩中騷
舉以手不以刀尤見錢君之豪也或曰蟹所惡晨
朝霧實築筐喫以醋雖千里無所誤因筆之爲蟹
助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八

三

蓮房魚包

蓮父三鮮蓮
菊羹湯羹也

蓮花中嫩房去柄截底剝穰留其孔以酒醬香料加
魚塊實其中仍以底坐甑內蒸熟或中紉塗以蜜
出櫟用漁父三鮮供之向在李春坊席上曾享此
供得詩云錦辦金簾織幾重問魚何用得相容湯
身既入花房去好度華池獨化龍李大喜送端硯
一方龍墨五笏

魚菜

鄱江士友命飲供以酒煮菜非菜也純以酒煮鯽魚
也且云鯽櫻所化以酒煮之甚有益以魚各菜私

癡疑之及觀趙與時賓退錄所載靖州風俗
不飲酒肉惟以魚爲蔬湖比謂之魚菜杜少陵詩
亦云細疑沾水族風俗當魚蔬始信魚即菜也

好羞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
之膳食若荊州之鯪楊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
蟹胥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亦美羊腔

河純鴨卵

成化丁未本府隸卒馮順盜庫署印毛二守怒其累
已捶楚柳首燭圖總王五監囚之欲致于死王以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八

三

鴨卵實生河純子于內令順食之竟無害後聞海
鄉人云河純與鴨卵同食則不能殺人

獬狴

陸楚公諱佃字使虜歸携所得獬狴至京師先君言
猶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臍甚畏日偶爲隳光所
射輒死性能糜肉一噉之肉以此物一大斃投鼎
中旋即糜爛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其味珍耳

黃鼠

宣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土人以爲珍饈
守臣歲以貢獻及餽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價

諸貴一鼠可值銀一錢頗為地方貽害凡捕鼠
必畜鬚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鼠穴知其
無有則入嚙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
鳥兒以捕魚也

謝比酥啟

沈約謝北酥啟曰曠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東自
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按西河舊事曰和連山冬
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當是此類

辯牛乳食

漸間以牛乳為素食佛以為奪常食嘉定間黃子仲
卿史彙編卷之十一百二十八 十四
大諫言向在廣中見韶陽屬邑乳源民訟于漕司
與民爭乳田親引而問之何謂乳田民田鄉中有
地種乳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于窖內以草蓋之
常以水澆壅之俟雨過氣出則發開而米粉已化
成蛹如蠶蟪狀取蛹作汁以米粉漬而蒸成乳食
之韶陽乃六祖禪師顯化道場而作此名為乳餅
潔淨之物方可供佛齋僧而今之愚人不知其故
反以牛乳為齋物謬矣

食卵

瑞應圖曰有虞氏馴百禽夏后之世始食卵鳳凰乃

去此蓋食卵之始

鹹杭子法

齊民要術有鹹杭子法用杭木皮搗碎漬鹽團雞卵
脉如金色今吳地用虎杖根打碎水漬和灰鹽以
上半月團者心正中如下半月團者心已偏矣亦
古遺法即今之鹹卵也

青精飯

青精飯首以此重穀也按本草南燭木今名黑飯草
即青精也採枝葉搗汁浸米蒸飯暴乾堅而碧色
久服益顏延壽仙方又有青精石飯世未知石何
為也按本草用赤石脂三斤青梁米一斗水浸越
三日搗為丸如李大日服一二丸可不飢是知石
即石脂也二法皆有據第以山居供客則當用前
法如欲效子房辟穀當用後法

蟠桃飯

採山桃用米泔煮熟漉實水中去核候飯湯同煮頃
之如盒飯法

雕菰飯

雕菰葉似蘆其米黑故杜有波翻菰米泥雲黑之句
今胡粳是也暴乾瀉洗造飯既香而滑杜詩又云

雕菰飯又會僧人顧軻事母孝母嗜雕菰
常自採擷家瀕太湖後湖中皆生雕菰無復餘
草此孝感如孟荀王魚豈偶然哉

玉井飯

車藝齋鑑宰德清時喜延客一日往訪之留晚酌數
杯命左右造玉井飯甚香美其法削藕截作塊採
新蓮去皮候飯少沸投之如盦飯法蓋取太華峯
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之句

金飯

危巽齋云梅以白爲正菊以黃爲正過此恐淵明和
稗史彙編卷之百二十八 上

靖三公不取也今世有七十二種菊正如本草所
謂今無真甘菊不可煎者法採紫莖黃色正菊英
以甘草湯和稍少許焯過候飯少熟投之同煮久
食可以明目延齡荷得南陽甘谷水煎之尤佳

愛菊詩

昔之愛菊者莫如楚屈平晉陶潛然孰知今之愛者
有劉石澗元茂焉雖一行一坐未嘗不在於菊有
繡帙得菊葉詩云何年霜後黃花葉色盡尤存舊
卷詩曾是往來籬下讀一枝閒弄微風吹觀此詩
不惟知其愛菊抑且爲人清介可知矣

洞庭餠

舊遊東嘉時在水心先生席上適淨居僧送餠至如
小錢大各合以橘葉清香靄然如在洞庭左右先
生詩曰不待歸來霜後熟蒸來便作洞庭香因謁
寺僧曰採蓬與橘葉搗汁加蜜和米粉作餠各合
以葉蒸之市亦有賣者特差大耳

梅粥

掃落英梅蕊淨洗用雪水煮白粥候熟同煮楊誠齋
詩曰才看臘後得春饒愁見風前作雪飄脫盡收
將熬粥吃落英仍好當香燒

稗史彙編卷之百二十八

茶蘼粥

本香

舊屏趙東崑子岩雲貫夫寄客詩中欸友一詩云好
春虛度三之一滿架茶蘼取次開有客相看無可
設數枝帶雨剪將來始謂非可食者一日過靈鷲
訪僧蘋洲德修午粥甚香美詢之乃茶蘼花也
其法採花片用甘草湯焯候粥熟同煮又採木香
嫩葉就原湯焯以姜油鹽醃爲菜茹僧苦嗜吟宜
乎知此味之清且知岩雲之詩不誣也

真君粥

杏子黃爛去核候粥熟同煮可謂真君粥向游廬山

聞董真君未仙時多種杏歲稔則以杏易穀歲歉則以穀賤糶時得活者甚衆後白日升仙世有詩云爭似蓮花峯下客種成紅杏亦升仙豈必專於煉丹服氣苟有功德於人雖未死而以仙名矣因名之

河祇粥

記魚乾曰藁古詩有酌醴焚枯魚之句南人謂之藁多煨食罕有造粥者比游天台山有取乾魚浸洗細截同米煮入醬料加胡椒言能愈頭風過於陳琳之檄亦有稭豆腐爲之者雞跖集云武夷君食稭史彙編卷之十有十八人

廣寒糕

採桂英去青蒂酒以甘草水春粉炊作糕大比歲土友咸作餅子相饋取廣寒高甲之識又有採花畧蒸暴乾作香者吟遣酒所以古鼎燃之尤有清意大耐糕

向杭雲公袞云夏日命飲作大耐糕意必粉麵爲之及出乃用大李子生者去皮剗核以白梅甘草湯焯過用蜜和松子攪仁填之入小甑蒸熟謂大耐糕也非熟則損淨且取先公大耐官職之意以此

見向有意於文翰之衣鉢也夫天下之士苟知耐之一字以節義自守豈患事業之不遠哉因賦之日既知大耐爲家學看取清名自此高

蓬糕

採白蓬嫩者熟煮細搗和米粉蒸熟以香爲度世之貴介第知鹿茸鍾乳爲重而不知食此實大有補

紅綾餅

唐御食紅綾餅餡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二十八人燕於曲江敕大官賜餅餡止二十八枚而已延孫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有詩云莫欺

稭史彙編

卷之十有十八人

十九

三〇七六

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餡來酉陽雜俎載今衣冠家有蕭家餠飽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餠饌又有胡突繪麋皮索餅之類號爲右食

松黃餅

暇日過大理寺訪秋岩陳評事介留飲出二童歌淵明歸去來辭以松黃餅供酒陳方中年美髯有超俗之標飲邊味此使人洒然起山林之興覺馳峯熊掌皆下風矣春末松花黃和蜜棗作餅如古龍涎狀不惟香味清耳亦自有所益也

黃精果

作之採根九蒸九曝搗如飴可作果實食之又可
細切一石水二石五升煮去苦味漉入絹袋壓汁
澄之再煎如膏以炒黑豆黃爲末作餅約二寸大
客至可供二枚又採苗可爲菜茹修羊公服法芝
草之精也一名仙人餘糧其補益可知矣

酥瓊葉

宿蒸餅薄切塗以蜜或以油就以火上炙鋪昏上散
火氣甚鬆脆且止疾化食楊誠齋詩云削成瓊葉
片嚼作雪花聲形容善矣

神仙餅

神史彙編 卷之十 百一十八
干
煮木與葛蒲曝乾爲末每一斤用蒸山藥末三斤煉
蜜水調入麵作餅暴乾收候客至蒸食切條亦可
作羹章簡公詩云木薦神仙餅葛蒲富貴花

梅花湯餅

泉之紫帽山有高人嘗作此供初浸白梅檀香末水
和麵作餛飩皮每一疊用五出鐵鑿如梅花樣者
鑿取之候煮熟乃過於雞汁內每客止百餘花後
留玉堂元剛有詩云恍如孤山下飛玉浮西湖

菜蔬麵

王整師承宣常搗菜蔬汁搜麵作餅謂能去麵毒本

地黃與菜蔬同食能白人髮髮水心先生酷嗜
牙服甚於服玉謂誠齋云菜蔬便是辣底玉僕與
靖逸葉賢良紹翁過從二十年每飯必索菜蔬與
皮生嚼乃快心肺所欲靖逸平生讀書不減水心
而所嗜畧同或曰能通心氣故文人嗜之然靖逸
未老而髮已皓豈地黃之故與

百合麵

春秋仲月採根暴乾搗節和麵作湯餅最益血氣又
蒸熟可以佐酒歲時廣記二月種法宜雞糞化書
山魃化爲百合乃宜雞糞宜物類之相感耶

神史彙編 卷之十 百一十八

玉涎

山藥名薯蕷秦楚間名玉涎花白細如棗葉青銳於
牽牛夏月溉以黃土壤則蕃冬採根白者爲上以
水浸入礬少許經宿淨洗去涎焙乾磨篩爲麵宜
作湯餅用如作索餅則熟研濾爲粉入竹筒微溜
於淺醋盆內出之於水浸去酸味如煮湯餅法如
煮食宜刮去皮離鹽蜜皆可其味溫無毒且有補
益故陳簡齋有玉涎賦陸放翁亦有詩云久綠
病疎雲液近爲長齋進玉涎比於抗節多見如
者名佛手山藥其味尤佳

地黃不托

崔元亮海上方治心痛去積追重取地黃大者洗搗汁和細麵作餅飪食之出重尺許即愈正元間通事舍人崔杭女作淘食之出重如薯狀白是心患除矣本草浮爲天黃半沉爲人黃惟沉者佳入鹽則不可食或淨細截和米煮粥良有益也

筴蕨餛飩

採筴蕨嫩者各用湯淪以香油和之酒醬香料裹作餛飩供何客江西梅少魯家屢作此品後坐古香亭下採筴蕨苗薦茶對玉茗花真佳適也玉茗似

神史彙編

卷之十

三

三

茶少異高約五尺許今獨林氏有之林乃金石臺山房之子清可想矣

椿根餛飩

劉禹錫煮椿根餛飩皮法立秋前後謂世多痢及腰痛取椿根一大握搗篩和麵捻餛飩如皂莢子大清水煮每日空腹服十枚並無禁忌山家早有客至先供之十數不惟有益亦可少延早食椿實而香樗疎而臭惟椿根可也

槐葉淘

杜甫詩云青青高槐葉採掇付中厨新麵來遶市汁

萍宛相俱入出資過熟加煖愁欲無即此見其法於夏採槐葉之高秀者入湯少淪研細瀝清和麵作淘乃以醃醬爲熟蠶簇細齒以盤盛之取其碧鮮可愛也末句云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不惟見詩人一食未嘗忘君且知貴爲君王亦用此山林之味

鳧茨粉

鳧茨可作粉食甚甘滑異於他粉鳧茨卽葶藶也採以暴乾磨而澄濾之如菰豆粉法詩云南山有鴟鴞春田多鳧茨何必沁之水可以樂我飢

神史彙編

卷之十

三

三

插蓂粉

孫思邈法潔掘大根厚削至白寸切水浸一日一易五日取出搗之貯以絹囊瀝爲玉液候其乾矣可爲粉食 稊梗爲糜番匙雪色加以乳酪食之補益

罌乳魚

罌中粟淨洗磨乳先以小粉實缸底用絹囊瀝乳下之去清入釜稍沸亟洒淡醋收聚仍入棗壓成塊乃以小粉皮鋪甌內下乳蒸熟畧以紅麴水洒之少蒸取出起作魚片名罌乳魚

爽團

為瀛王爽團法美色金杏新水浸沒生姜甘草丁香
蜀椒確砂仁白豆蔻鹽花沉檀龍射皆取末如麵
攪拌日晒乾候水蒸味透更以香藥鋪糝其功成
矣宿醒未解一枚可以盡消

雲英麪

鄭文質雲英麪予得食酷嗜之文寶贈方藕蓬麥芋
雞荳芋馨慈菰百合並擇淨肉爛蒸風前吹晒少
時石臼中搗極細入州糖蜜蒸熟再搗令相得取
出作一團停冷性堅以淨刀隨意切食糖多為佳
稗史彙編卷之二百二十八 二十四

蜜須宜少過則希薄不稠也

盤遊飯谷董羹

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鮓脯鱠炙無不有埋在飯中里
諺曰掘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
董羹詩云投醪谷董羹鍋內掘窖盤遊飯盆中

錦帶羹

錦帶又名文官花條生如錦葉始生柔脆可羹杜甫
詩有香聞錦帶羹之句或謂導之紫紆如帶導與
菰同生水濱昔張翰臨風必思葦鱸以下氣按本
草葦鱸同羹可以下氣止嘔以是知張翰在常世

太守羹

意氣抑鬱隨事嘔逆故有此思耳非葦鱸而何杜
甫臥病江閣恐同此意謂錦帶為花或未必然葦
居山時見有此花調羹香美注謂吐錦雞則遠矣
梁蔡遵為吳興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
為常餌世之醉醲飽鮮而怠於事者視此得無愧
乎然茄莧性俱凝冷必加芫姜為和始佳

碧澗羹

芹楚菜也又名水英有二種荻芹取根赤芹取葉與
莖俱可食二月三月作英時採之入湯取出以苦
酒研芥子入鹽與茴香漬之可菹惟淪而羹之者
既清而馨猶碧澗然故杜甫有香芹碧澗羹之句
或曰芹微草也杜甫何取焉而誦詠之不暇不思
野人持此猶欲以獻於君乎

驪塘羹

樂客驪塘書院每食後必出菜湯清白極可愛飯後
得之醍醐甘露未易及止用菜與蘆菔細切以井
水煮之爛為度初無他法後讀坡詩亦只用蔓菁
菜蕪而已詩云誰知南岳老解作東坡羹中有蘆
菔根向含曉露清芳語貴公子從渠嗜羶腥

玉帶羹

秦功趙蕤湖壁茅竹潭論詩把酒及夜無可供者湖
日吾有鏡湖之蕤潭曰吾有稽山之笋僕笑曰可
有一盃羹矣乃命庖作玉帶羹以筍似玉蕤微帶
也是夜甚適今猶喜其清高而愛客也每誦忠簡
公躍馬食肉付公等浮家泛宅真吾徒之句有此
兒孫宜矣

玉糝羹 或用山芋

東坡一夕與子由飲酣甚趙蘆蕤爛煮不用他料只
研白米爲糝食之忽放箸撫几曰若非天竺酥酪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八 主未 三十四
人間決無此味

鴨脚羹

葵似今蜀葵蓼短而葉大以傾陽故性溫其法與羹
菜同而風七月所烹者是也採之不傷其根則又
復生古詩故有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之句昔
公儀休相魯其妻植葵見而拔之曰食君之祿而
與民爭利可乎今之賣餅貨鬻錢市藥皆食祿
者又不止植葵小民豈可活哉白居易詩云祿米
麇牙稻園蔬鴨脚羹

沈滄漿

米壺珍

儀張一齋大客 醢酒昔何君時舉出沈滄漿一
與客分飲不覺酒美其法止用甘蕉葉煎各切
作方塊以水爛煮而已蓋蕉能化酒及葉能化
食也酒後得此其益可知楚辭有蕉漿恐只此也
太宗問蘇易簡曰食品珍者何物爲最對曰食無定
味適口者珍臣止知有整汁羹大宗笑問其故曰
臣一夕酷寒擁爐燒酒痛飲太醉擁以重衾忽醒
渴甚乘月中庭見殘雪中覆一盤益不暇呼童掬
雪盥手滿引數缶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覺肺風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八 主七 三十四
脂殆恐不及屢欲作米壺先生傳記其事未暇也
太宗笑而然之後有問其方者荅曰用清麴湯浸
以葉並解醉渴惟一味耳

山海漿

採筍蕨之嫩者以湯淪之取魚蝦之鮮者同切作
塊子用湯炮裹蒸熟入香油醬料研胡椒拌和以
粉皮乘覆各合於二盞內蒸熟今後施多進此名
蝦魚筍蕨漿今以所出不同而得同於俎豆間亦
一良遇也名山海漿或卽葵以筍蕨亦佳許梅屋
集詩云趁得山家筍蕨春借厨烹煮自炊薪倚誰

分我孟英去寄與中朝食肉人

木乃尹

回回地面有年老自願捨身濟衆者乃潔身絕食日
啖蜂蜜而已數月便溺皆蜜夫既死國人殮以石
槨仍以滿蜜浸之鐫志年月俟百年啟視之則已
成案刻名曰木乃尹人有損折肢體者食少許立
效補作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二十八終

主八

百廿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食類下

山家三脆

嫩笋小葷枸杞菜油炒作羹加胡椒尤佳趙竹溪嘗
夫酷嗜此味或作湯餅以奉親名三脆麵常有詩
云笋葷初萌枸杞菜纖燃松自煮供親嚴人間肉食
何曾鄙自是山林滋味甜葷亦名菰

玉灌肺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二十九

一

百廿三

真粉油餅芝蔴松子胡桃蒔蘿六者爲末拌和入甌
蒸熟切作肺樣塊用辣汁供今後苑名曰御愛玉
灌肺要之不過一素供耳然此見九重崇儉之意
居山者豈宜多乎

石橘粉銀絲

羹附

藕截細塊砂器內擦稍貢用梅水同胭脂染色調羹
豆粉拌之入清汁煮宛如石橘子狀又用熟笋細
絲亦和以粉煮名銀絲羹此二法恐相因而成者
故併存之

牡丹生菜

望清儉不嗜殺每令後死進生菜必採牡丹花
和之或用微麪裹燂之以酥又時收楊花爲饌襪
齋之屬姪恭僖每治生菜必於梅下取落花英蔬
以襪之甚香美

滿山香

陳習菴塤學圃詩曰只教人種菜莫悞客看花可謂
重本而知山林味矣僕春日渡湖訪薛獨菴遂畱
飲供春盤偶得詩云教童收拾春盤去城市如今
菜色多非薄菜也以其所感而不忍下箸也薛曰
昔人贊菜有云可使士大夫知此味不可使斯民

稗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二

三

有此色詩與文雖不同而憂時之意則無以異一
日煮姜油菜羹自以爲佳品偶鄭渭濱師呂至供
之乃曰予有一方爲獻只用茴香姜椒爲末貯以
葫蘆候煮菜少沸乃與熟油醬同下急覆之而滿
山已香矣試之果然名滿山香比聞湯將軍孝信
嗜食菜不用水只以油炒候得汁出和以醬料食
熟自謂香品過於茱萸湯武士也而不嗜殺異哉

考亭葍

考亭先生每飲後則以葍菜供葍一出於盱江分於
建陽一生於嚴灘石上公所供葍建陽種集有葍

可考山谷孫蟠以沙臥葍食其苗云生於臨江
者尤佳

脆琅玕

蒿苳去葉皮寸切淪以沸湯搗姜椒熟油醋拌漬之
頗甘脆杜甫種此二句不甲拆且嘆君子晚得微
綠輒軻不進猶芝蘭困荆杞以是知詩人非爲口
腹之奉實有感而作也又名蒿筍

元修菜

東坡有故人巢元修菜詩每讀豆筴員而小槐芽細
而豐之句未嘗不冥搜畦壟間必求其是時詢諸

稗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三

三

老圃亦罕能道者一日永嘉鄭文于歸自蜀過梅
邊首叩之答曰蠶豆即彎豆也蜀人謂之巢菜苗
葉嫩時可採以爲茹擇洗用真麻油熱炒下鹽醬
煮之春盡苗葉老則不可食坡所謂點酒下鹽豉
纓橙茱萸者正庖法也君子耻一物不知必游
歷久遠而後見聞博讀坡詩二十年一月得之喜
可知矣

鷺黃豆生

溫陵人前中元數日以水浸黑豆暴之及芽以糠皮
寘盆內鋪沙植豆用板壓及上則覆以桶曉則晒

之欲其齊而不爲風日損也中元則陳於祖宗之前越三日出之洗焯漬以油鹽苦酒香料可爲茹卷以麻餅尤佳色淺黃名驚黃豆生

當團參 北人名

白匾豆溫無毒和中下氣爛炊其味甘今取葛天民爛炊白匾豆便當紫團參之句因名之

茵譜

芝菌皆氣茁也靈華三秀稱瑞尚矣朝菌晦朔莊生訕之至若傳其食品古則未聞自商山茹芝而五臺山天花亦甲群靈仙居介台括叢山入天仙靈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九

四

三百五

所宮爰產異菌林居巖棲者左右芼之固藜莧之至腴蕁葵之上瑞比或以羞王公登玉食自有此山即有此菌未有此遇也遇不遇無預菌事緊欲盡菌之性而究其用第其品作茵譜

合蕈

邑西韋羗山高峻秀異寒極雪收林木堅瘦春氣微欲動而土鬆芽活此菌候也菌質外褐色肌理玉白芳薌韻味發金鬲聞百步外蓋菌多種例柔美皆無香獨合蕈香與味稱雖靈芝天花無比也即宜特尊之以冠諸菌合蕈始名舊傳昔嘗進上標

以台蕈上見誤讀因承誤云合十年來既充應山獠得善賈率暴乾以售罕獲生致邑孟溪山中亦同時產惟蕈柄高無香氣土人以是別於羗羗山焉

酒煮玉蕈

鮮蕈淨洗約水煮少熟乃以好酒煮或佐以臨漳綠竹笋尤佳施芸隱樞王簞詩云幸從腐木出敢被齒牙私真是山林味難教世俗知香痕浮玉葉生意滿瓊枝餐餐何多幸相酌獨有詩今後苑多用酥炙其風味尤不淺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九

五

三百五

驚膏蕈

生於高山狀類驚子久乃微開味殊甘滑不謝稠膏然與杜蕈相亂杜蕈者生土中俗言毒重氣所成食之殺人宜在所黜如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凡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雜白礬勺新水併咽之無不立愈因著之俾山居者享其美而遠其害此譜外之意也

稠膏蕈

邑西吐孟溪山窅邃深莫測秋中山氣重霏雨零露浸釀山膏水腴蓓爲菌花戢戢多生山上絕頂高

齒之梢初如薤珠員瑩類輕酥滴乳淺黃白色味
尤耳勝已乃傘張大幾掌味頃渝矣春時亦間生
不能多稠膏得名土人謂稠木膏液所生耳合輩
它邦尤或有之此菌獨此山所產故尤可貴煮法
當徐徐下鼎瀋伺沸漉起慎勿七撓撓則涎醒不
可食性參和衆味而獨宜於酒烹劑既調溫厚耳
滑雖蓴絲不足道也或欲致遠則復以沸湯蒸熟
貯之瓶罌然其味不耗

蔺蓴菜

舊客江西林山房書院春時多食此菜嫩莖去葉湯
裪用油鹽苦酒沃之爲茹或加以肉燥香脆良可
愛也後歸京師春輒思之偶問李竹垞云廣雅名
蔺蓴生下田中江西用作魚羹陸機疏云葉似艾
白色可蒸爲茹即漢廣言刈其蓴之蓴山谷詩云
蓴蒿數筋玉簪橫及証以詩注果然李乃怡軒之
子嘗從西山問宏詞法多識草木宜矣

進賢菜

蔺蓴

耳泉耳也江東名常泉幽州名爵耳形如鼠耳陸
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採嫩葉
洗焯以姜塩苦酒拌爲茹可療風疾詩之卷耳首

云嗟我懷人真彼周行酒醴嬾人之職臣下勤
勞君必勞之因採此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
此見古者后妃欲以進賢之道諷其上因名進賢
菜其子亦可櫟米粉爲糗故古詩有岩淵水淘蒼
耳針之句

如薺菜

劉彞學士宴集間必欲主人設苦薺秋武襄公青帥
邊時邊郡難以時置一日集彞與韓魏公對坐偶
此菜不設謾罵狄公爲黥卒秋聲色不動仍以先
生呼之魏公知秋真將相器也詩云誰謂茶苦劉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九

七

可謂耳之如薺者其法用醢醬獨拌生菜然作羹
則加姜塩而已禮記孟夏苦菜秀是也本草一名
茶安心益氣隱居作屑飲可不寐今交廣多種之
酥黃獨

雪夜芋正熟有仇從簡載酒來叩門就供之乃曰煮
芋有數法惟有酥黃獨世罕得之熟芋截片研榧
子杏仁和醬拖麵煎之且自侈爲甚妙詩云雪翻
夜鉢裁成玉春化寒酥剪作金

土芝丹

小者土栗黃

芋名土芝大者果以濕紙用煮酒和糟塗其外以櫟

皮火煨之候香熟取出安初地內去皮溫食冷則破血用鹽則泄精取其溫補名土芝丹昔嫺殘師正煨此牛糞火中有召者卻之曰尚無情緒收寒涕那得工夫伴俗人又山人詩曰深夜一爐火渾家團樂坐煨得芋頭熟天子不如我其嗜好可知矣小者暴乾入瓮候寒月用稻草盒熟香色如栗名土栗雅宜山舍擁爐之夜供趙兩山詩云煮芋雲生鉢燒茱雪上睂

翰林薹

石補闕崔後授翰林薹法每用時菜五七種擇去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九

入

三月十四

老梗細長破之以湯播去其堅待軟作汁量淺深慎啓閉時檢察待其玉潔而芳香則熟矣若飲食先煉雍州酥次下乾薹及鹽花冬春用熟筍夏春用生藕以刀破令形與薹同既熟攪於薹中極清美盧質學士在翰林時爲之

雀餚

翰林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庄一所一日若有甘露降布于林木子姪輩驚喜曰子鎬鎬味之慘然不憚子姪啓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餚也大非佳兆吾門衰矣踰年鎬薨連有八喪

柳葉韭

杜詩夜雨剪春韭世多誤爲剪之於畦不知剪字極有理蓋於爍時必先齊其本如烹雞買齊玉筋頭之意乃以左手持其末以其本豎湯內少煎其末棄其觸也只爍其本帶性投於冷水中出之甚脆然必以竹刀截之或云採嫩柳葉少許同爍尤佳故曰柳葉韭然柳葉恐言其葉之似耳非同爍也

鬆玉

文惠太子問周顒曰何菜爲最顒曰春初早韭秋末薑然然有三種惟白於玉者甚鬆脆如色稍青者絕無風味因侈其白者曰鬆玉亦欲世人知有所取擇也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九

九

三月十四

苜蓿盤

開元中東宮官寮清淡薛令之爲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針澁匙難滑羹稀飭易寬以此謝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幸東宮因題其旁云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惶恐謝病歸每誦此未知爲何物偶同宋雪嵩伯仁訪鄭墅鑰見所種者因得其種葉綠紫色而尖長或丈餘採用湯焯油炒姜鹽如意

羹如皆可風味本不惡今之何爲厭苦如此
官寮當極一時之選而唐世諸賢見於篇什皆爲
左遷今之寄興恐不在此上人乃諷以去薄矣

旁林鮮

夏初林笋盛時掃葉就竹邊取筍尖去壳煨熟其味
甚鮮名曰旁林鮮文與可守臨川正與家人煨筍
午飢忽得東坡詩云想見清貧饒太守渭川千畝
在胸中不覺噴飮滿案想作此供也大凡笋貴早
鮮勝食魚肉今俗庖多礪以肉不思才有小人便
壞君子也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崔東
坡之言微矣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九

十

三百九

博金煮工

筍取鮮嫩者以加料物和薄麵拖油煎燂如黃金色
甘脆可愛舊游莫十訪霍如菴正夫早供以笋切
作片和白米煮粥甚佳濟顛笋蔬云拖油盤內燂
黃金和米鑑中煮白玉二句兼得之矣

藍田玉

用瓢一二枚去皮毛截作二寸方片爛蒸以醬食之
不煩燒煉之功但除一切煩惱妄想久而自然中
清氣爽故名法製藍田玉

小鹽山

吳越外戚孫承祐奢侈異常用龍腦煎酥製小樣
山水竹房室人物林木橋道纖悉備具周而方丈
許

忘憂壺

嵇康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則曰丹棘
又名鹿蔥春採苗湯淪同醬作爲齋或燂以肉何
處順宰六合時多食此母乃以邊事未寧耶因贊
之曰春日戴陽林萱於堂天下樂兮憂乃忘

蜜漬梅花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九

十一

三百六

楊誠齋詩云免澄雪水釀春寒蜜漬梅花帶露食
夏畧無煙火氣更教誰上少陵壇剝白梅肉少許
浸雪水以梅花醞釀之露一宿取出蜜漬之可薦
酒枝之掃雪煎茶風味不殊也

菊煎

春游西馬塍會弘將使元咩軒畱飲命予草菊田賦
詩作墨蘭元甚喜歡盃後出菊煎其法採菊苗湯
淪用甘草水調山藥粉煎之以油裏然有楚曉之
風張深於藥者亦謂菊以紫莖爲正云

紫莖菊

名治藕本草名節花陶注云菊有二種莖葉繁氣香而味甘其葉乃可爲羹莖青而火氣似蒿而苦名苦蕒故非也今法春採苗畧炒者熟下姜鹽羹之可清心明目加枸杞葉尤妙天隨子杞菊賦云爾杞木棘爾菊木蒹其如子何本草葉似櫛而軟者能輕身益氣子員而有刺者名杞棘不可用

簕葡萄煎

舊訪劉漫塘宰畱午酌出此供清芳極可愛詢之乃梔子花也採大者以湯焯過少乾用甘草水希希麪拖油煎之名簕葡萄煎杜詩云於聲色有聞與道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二十九

十三

氣相和今既製之清和之風備矣

櫻桃煎

雨案則解毒

櫻桃經雨則虫自内生人莫之見用水一碗浸之良久其虫皆蟄而出乃可食也楊誠齋詩云何人弄好手萬顆搗虛脆印成花鈿薄染作水漸紫吐果非不多此味良獨美要之其法不過煮以梅水去核搗印爲餅而加以蜜耳

雪梨

雪梨大者碎截搗橙入醋少鹽醬拌供可佐酒吳興葛天民嘗吟此梨詩云每到年頭感物華新堂梨

到野人家其酸尚帶中原味腸斷春風不見花非啖梨然每愛其寓物有黍離之嘆故及之如咏雪梨則無如張斗笠蘊云蔽身三寸褐貯腹一團水之句被褐懷王者蓋有取焉

石蜜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趾其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冰破如棋謂之石蜜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味甜於浮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而耳柘變而凝輕注云其柘似竹煮而晒之則凝如石甜而輕魏文帝詔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域蒲萄石蜜合此數說觀之既曰柘漿所凝其狀如冰而名又爲石則今之糖霜是也又有崖蜜者蜂之釀蜜即峻崖懸置其窠使人不可扳取也而人有智者伺其窠蜜成熟用長竿繫木桶度可相及則以竿刺窠窠破蜜注桶中是名崖蜜也

木蜜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滋味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蜜味倍甜濃糯棗葉如柳實似柿而小味亦其美

鹽鼓

廣雅曰苦李作鼓廣志曰苦柰苦鼓則鼓自一物爾
三輔決錄曰南陽舊語曰南陽太守范仲公鹽鼓
蒜菓共一器史記貨殖傳曰犂麴鹽鼓千營蓋四
物也今京俗謂鼓曰鹽鼓或因此云然晉世已爲
此名世說武子云千里蓴羹未下鹽鼓

油

油通四方可食與燃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麻言其
性有八拘謂雨時薄收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
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針乃溢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九

古

三

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油皆堪作雨衣陝西
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燈祖珽以
蔓菁子薰目致失明今不聞爲患山東亦以蒼耳
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爲
燈但煙濃汗物畫像之類忌用之沾衣不可洗以
冬瓜滌之乃可去色青而味其悞食之令人吐利
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有灰爾嘗有
婦人悞以膏髮粘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斃去之
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
其烟尤臭故城市罕用烏和子油如脂可

南皆用處發等州有隸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和
中京西大儉人相食煉脂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
能辨也

五色鹽

鹽有五色青黃赤黑白又有紫鹽或曰戎鹽道書所
謂戎鹽壘邪者是也按都監錄鹽池賦云爛然之
溪明晃霞赤則是赤鹽者李太白詩客到但知畱
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又東坡水晶鹽瀝爲誰甜
金樓子曰胡中有鹽瑩如水晶謂之玉華鹽又南
史月氏恒水下有鹽色正白朝取暮生非煮海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九

五

三

東坡紛紛青子落紅鹽則恩州有鹽如絳雪或謂
煎染而成者又渠湖池中有桃花鹽色如桃花又
有青鹽螳螂頭鹽入藥可用也蔡邕投羊鉞書云
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有紫鹽也續漢
書云天竺國出黑鹽黃鹽安西城比澗中則有鹽
之所產及在外夷惟真青詞云吳鹽勝雪今四明
諸場多有之獨此中國產白鹽耳

鹽池

鹽本煮海而成然有不盡出於海者有井山池木石
種類匪一井則劔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隴西

有西河縣鹽井漳縣鹽井及今鎮南井二十餘山則永康軍之崖沈括筆談謂鹽生於土崖之間池則異之河有鹽池長五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又安邑一池東西二十五里西南北二十里晉雲中鴈門渤海俱有鹽池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衛有二大鹽池一小鹽池東牟有鹽泉池五原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胡地女真國鹽生木枝上淳泥蘇祿彭亨暹羅亦有鹽海西方地堅賦即出石鹽湯口域有石鬻以爲鹽水竭鹽成其水有石鹽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九

十六

三百五

煮鹽

世本曰宿沙氏煮海爲鹽宋秉曰宿沙齊靈公臣齊負海故有魚鹽之利或曰宿沙氏炎帝時諸侯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瀆重者用之瀆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瀆更薄即蓮沉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瀆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沉淋下瀆水或以他水漂之但識其舊痕以飯甑蓋之於中掠去面上水至舊痕元瀆盡在所去者皆他水或鹽耳陽

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分矣此理未曉孔融論云弊簞不能救鹽池之瀆即此事也鍊化術云飲食過鹹以飯簞竹數條炙之着其中則汁便淡

戒食殺牲

經曰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至於王者郊祀然後用犧牲此禮制然也所以別尊卑之分也後世壞法棄禮雖庶人而竊食牛牲矧於豕羊乎以庶人而食祀天之品物非惟有罪縱有福亦消矣蓋彼有不可食者二祀天之物不敢食之有功于民不忍食之若釋道之流論食牛罪業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九

十七

三百五

重報應之速予不復舉

食品宜戒

食品有妨生養者並宜戒之凡辛辛熱毒之物如胡椒等類啗之極能助火而發痼疾炙燥油膩之物如肥耳等類啗之極易生痰而發癰疽生冷鮮利之物如瓜果等類啗之極易壞脾而傷胃氣酒可以活血而開鬱若過醉則元神易耗或醉而行房則五臟俱損驚可以補陰而去積而中有頭足不縮者腰有黃紋者足不全者俱大毒誤食則能殺人河蛇可以去濕而殺虫顧中有入毒如肝子去

盡洗血粘未潔灰塵或少沾食之即能殺人犬
肉極補陽虛而不宜於血虛發熱之人鰻魚極殺
勞虫而獨防於腸滑泄瀉之輩牛肉健脾胃而
時溫當戒牛乳潤腸補胃而寒泄非宜蠐能耗血
而孕婦尤為不宜糟能發嗽而脾積尤為當忌菱
苗白菜利氣利痰而甜菜滑腸啖之頗毒荳粉麻
腐清腸清胃而茄子耗精食亦宜寡韭菜是白濁
瘀血之要藥而瘡疾有禁烏梅是久嗽宿痰之劫
劑而渴痢偏神胡椒剋食積且止腰疼而痰喘反
為孽障生梨利痰火更消酒渴而寒泄竟是仇家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九

十

三百五十四

呈於隨時樽節尤不可以不知時值清晨當使胃
氣常清苟多飲食漿而茹暈腥則神昏而脾有積
滯時方暮夜當令胃氣有餘恐恣食物件而縱飲
酒則精耗而脾有凝積酷暑而多食生冷則伏陰
在內者愈增寒濕至秋必發為瘡痢嚴寒而多食
辛辣則伏陽在內者愈釀熱毒至春必發為大病
此當因時而知戒者也

食物已疾

黃鳥食之止妬蟹魚食之止驕鵲居食之不饑酸魚
食之不醉鮓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月生宜忌

生于寅正月食鷄者奪美豕生于卯鴨生于辰魚
生于巳蟾生于午蝦生于未蠶生于申鷺生于酉
牛生于戌蟹生于亥羊生于子當其月食之俱不
利昔卯子已成丹不能出神有仙童來告曰月生
之月君之親族猶有不禁者陰德未遠上帝疑之
故遲君成仙之期耳卯子于是作家書一紙示之
明年蜀人大疫卯子親族無一人染者追齋

食用製法

磁石引針蠐黃解毒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
嘗讀之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己經驗者錄之於左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九

九

三百五十五

以俟欲為其事者之便也鷄豆煮者以防風水浸
之經月不壞生者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
以度年鵲鵲之膏塗刀永不銹杉木炭畫路則蟻
蟻不敢過矣蓋酒蟹一每器十隻用皂莢半挺置
中則經歲不壞好鹽中用皂莢于中雖簾籠盛之
無滲矣衣帛為漆所汚以麻油先清洗透令漆去
盡却以少水溶開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
與油相着即如米泔桐油亦然油污衣服用滑石
末糝於上隔紙用火熨之血則用蘿蔔嚼細旋擦

即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過時色不變而肉不壞犀角羚羊角先鎔爲片復以帛裹置人懷中久之出碾即爲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鉢中搗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兔絲子然紙條數枚寘其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毛炒之焦熟而後投於水內候浸透漉出暴日中微燥入搗臼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着力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爲末衣服梅鷺鳥花處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即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明日水草一洗即新矣好香油浸生鱗魚雖盛暑中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煮酒脚塗靈壁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繩定置於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瀝清末摻於縫處令其溶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矣近用鹽生補亦妙橙橘藏菜豆中不損收臘月冰雪水浸諸般青瓜菓可久酸酒每缸用醋一二斤燒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墨汚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隨一味搗爛揉少時水洗則去垢膩者用荳蔻灰或蘿蔔豆楷灰汁洗即去

鷄鳴以上硫黃研細拌食即肥鷄下邳時食肉夾麻子喂之則常下邳不抱矣肥皂淹鉄索過時可斷葶蔞淹銅過夜則爛用染坊淋退灰晒乾埋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錫打罐子裝揀好完橄欖入罐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葉搗汁浸絲絡則不亂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以艾葉投燕巢不復來猫不可過楊子金山過不捕鼠矣蛙鳴聒耳以芝蔴楷磨碎順風撒去則禁馳騁烟可殺蚊垂壁虱槐樹生虫搗鼓於下則盡落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築之必碎蘆蓆蓋碑經露必

善啖

文知州善啖宋太祖賜犢食盡腰有聲疑其腹裂明日問之云臣苦饑以帛束之昨賜飽不覺帛斷按癸辛雜志趙丞相溫叔健啖致仕日召一士人同食各啗若干臨別士人腰間有聲疑其腹斷明日無恙問之云平生苦饑以帶束之昨蒙賜飽不覺帶斷非有他也

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桶公尚未已也食豈亦有別勝耶如此飲食亦間世而一見者

五厨

五厨之說本出於釋氏今之士大夫家華筵盛饌廣殺牲命以爲享福不知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孔子釣不綱弋不宿是寓愛物之意於以禮用物之中即此便是盡物之性之一事五厨之目一曰戒厨二曰禮厨三曰福厨四曰侈厨五曰寃厨王者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九

廿

三百六十五

有郊社有禘嘗公卿大夫各主所犯七日戒三日齋不飲酒不茹葷與玄壇佛戒之中厨名香積一毫腥穢之物不入其間此戒厨也以此明德以此交神故第一聖人烹以享上帝而太烹以養聖賢若幽人以時田獵祭祀養老宴賓客之外不爲自身口腹殺一性命不爲孩提呱泣殺一性命即孔子獵較釣弋丈人止子路宿殺鷄爲泰之意蘇子瞻被逮就獄中作詩云魂飛湯火命如鷄自是不殺牲只吃三淨肉今吳中一二士大夫家凡宴賓客惟鬻烟味自死之物未嘗血厨不得已而殺牲

亦僅取成禮即此意也故曰禮厨在六道亦居人福故第二今人生於王侯公卿富貴之家其先世有大功德於天下貽肉食之福於其奕世之子孫又今之縉紳各敬事後食而享常秩之燕樂則農工商賈各勤所事而居積之厚皆能因分舉禮以自享一切食功食德食力之家自有不用命者充其庖厨但多寡厚薄自有命數常能樽節全活性命自可延壽福德無窮若恃先世自身應得如是厚饗殃必及身故宋仁宗中夜忍燒羊却烹蛤蜊邵堯夫詩云可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九

廿

三百六十五

意亦如此是曰福厨故第三豪家華筵一日宴會既殺牛殺猪殺羊烹鷄烹鵝烹鴨矣乃更宰鷄鶩鵝以燒之又數日前殺而煙之糟之魚而有鮮足與又更取而煎之煙之糟之鮮之又曰此常味也乃羅野雀獵野獸取蝦蟇煙蚶蛙蛤螺蟹鰕鱗之類無不入金鼎而登犀筋焉嗟嗟一切有氣血皆畏刀杖皆愛壽命不能不殺牲以供庖厨乃廣殺性命一至此極甚者烹鷄肋之黃漬蝦眼之漿然鼎大賓之前牽牲而過之庖丁以其芒刀割肉旋炒旋獻以將敬焉彼折肉之牲淋血哀金楚楚於

堂下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而賓主偃然如是眼前業報必有疽瘡惡疾窮乏不給饑餓羞辱而死身後果報必墮畜生受刀杖而死以償殺業是曰侈厨故第四十家之市必有屠宰以供所聚之肉味間約所聚宰猪宰羊分割鬻給又或網魚賣食皆是常品人道所需其鷄鴨鵝聽人家自養自宰以舉禮焉亦無甚罪業獨有惡趣之人不務生理專一窩殺賊牛縊織家犬斬蛙截蟻聚蛤樵螺射宿嫩雞搗巢剔孕往在市肆見一人一時殺鷄殺鴨殺鷄各數百隻分鬻其肉利其所退羽毛稱鬻田家礫其五內另價以賣嗟嗟一切如是之厨哀嗟穀祿千態萬狀不求爲不殺之術而求爲屠不求爲常味之屠而求爲冤有冤根者必有冤花有冤花者必有冤果奈何以一時之射利而借無間之冤債哉必墮無間地獄是曰冤厨故第五衢州有宋定光佛肉身其生常與趙清獻公遊且厚善既坐化清獻公記曰和尚往來吾三衢有年日募猪頭一箇晚携入室不見人號猪頭和尚忽有偵之者但見一餓鬼立燈前和尚以所募猪頭與之餓鬼輒盡食偵者笑之和尚乃出堂作偈曰猪頭千

個不把片嘗人來問我我是定光現遂坐化肉身至今存焉夫定光現市上宰猪者不爲定光亦不爲餓鬼只緣餓鬼有服事之業不能斷肉味日募猪頭一個以與之此淨肉也若趙清獻公不妄語者碑至今在詎不信夫

厨娘

中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襟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

級截平不系就中厨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之家必不可用予以寶祿丁已矣關雎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似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族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祀居里便箋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曹某官處庖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適口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托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華能笑能書且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憇五里

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序慶
幸即日伏侍左右未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面辭
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破顏
及入門客止循雅翠襖紅裙恭視左右乃退守大
過所望少選親朋執輦舉以爲賀厨娘亦遽致試
厨之請守日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厨娘請食
品菜品資次守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羹菜
品第一爲葱薑餘皆易辦者厨娘謹奉旨數舉筆
研具物料內羊頭羹五分各用羊首十箇葱薑五
瓣各用葱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九

某

三九十一

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察覘其所用竊旦厨師取物
料厨娘發行奩取鍋鏹孟杓湯盤之屬令小婢先
捧以行爛燦耀目皆黃金白銀所爲大約已該五
七十兩至如刀砧礮器亦一一精緻旁觀者噴然
厨娘更團襖圍裙銀索板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
徐起切抹批商方正慣熟條理精通真有運斤成
風之勢其治羊頭灑置几上剔畱臉肉餘悉擲之
地衆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
頃他所厨娘笑曰汝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
咎其治葱薑取葱輒微過湯沸悉去鬚葉視揀之

大小分寸而裁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心條之細
似蕪之黃者以淡酒醃浸漬餘弃不惜凡所供備
馨香脆美濟楚細賦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筋無
餘俱各相顧稱好既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日
試厨幸中台意後須照例支犒守方檢例厨娘曰
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帑以呈守曰是昨在
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
賜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拋者守破慳免強私竊謂
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厨
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
如此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九

某

三九十二

脯掾

何敬洙帥武昌時司倉彭相傑習知膳味就中脯腊
尤殊敬洙檄掌公厨郡中號爲脯掾

杏李奈味

玄宴先生曰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
陽食餅知塩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
牙別淄澠子陽食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
糧糗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奈味三果之熟
也不同意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

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故採以杏汁李奈時
將發又採以李奈汁故兼三味

玄晏春秋

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卷之一百二十九

艾

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衣服門

冠服類

冕

說文曰黃帝初曰冕世本曰黃帝作旃冕宋衷云冠
之垂旒者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
繢耳不聽讒言也應邵曰周始垂旒杜佑云宋更
名平天冕牛亨問稱冕又以爲繁露者附假玉而
下垂如露而繁也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

弁

世本曰魯昭公作弁而禮記稱三王共皮弁素幘然
則弁蓋三代之制非昭公所作也宋均謂作素弁
是則始以素爲弁矣孔子謂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吾從衆孔子之時冕已用純則冕弁之以絲自魯
昭公始也

幘頭

幘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暴首故曰幘頭幘字音伏
與幘被之幘同今訛爲幘唐人幘頭初以皂紗爲
之後以其軟遂斫桐木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

以爲起觀五代相承用之至宋乃易爲藤織片
仍肩以紗後又易以藤絲作觀周武所製不過如
今之結巾就垂兩肩初無帶唐人添四帶以兩脚
垂前兩脚垂後宋又添兩脚以鍊線張之庶免朝
見之時偶語轉轉番添故其樣古今不同如此

幞頭四脚

二儀寶錄曰上古被髮服皮自三代制冠皆列品命
黔首以皂絹三尺累髮亦爲軍戎服後周武帝裁
爲四脚名曰幞頭唐馬周請左右各三禩以三寸
重繫前脚法二儀詔從之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三

二

三十四

唐初女子不戴幘帽而戴皂羅方五尺亦謂之幘頭
至今婦人凶服亦戴之以布兩幅爲之齊衰加經
於上五服外至輕者以紗爲之俗謂蓋頭帛

朝天幘頭

廣順初簿閱太廟襍物其間有珠絡平金朝天幘頭
一事

小幘雲

士人暑天不欲露髻時頂短冠清泰間都下星舖賣
一冠于以爲之五葉平雲作三層安置貨賣

梁朝物志 卷之五 小幘雲求售

李家寬

清泰燕服凡二品幘頭謂之李家寬者添地加金線
秩樂四脚差細

歷代幘頭制

古之幘頭自隋以前即是皂縵纂其首唐馬周始製
二脚繫於上二脚垂於後又加巾子制度不一武
后賜臣下巾子謂之武家樣又有馬頭巾子明皇
賜臣下內巾子又裴冕嘗自製巾子謂之僕射巾
自唐中葉已後爲諸帝改製其垂二脚或圓或闊
用絲絃爲骨稍翹矣臣庶多效之然亦不妨就枕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三

三

三十五

子家有陳宏畫明皇褰頭坦腹仰卧吹玉笛圖又
鄭谷詩云玉塔春冷未催班雙解烏袍就笏眠其
便如此唐末喪亂自乾符後宮娥宦官皆用木圓
頭以帛絹爲襯脚用銅鍍爲骨就其製成而戴之
取其緩急之便不暇如平時對照繁褻也僖宗愛
之遂製成而進御五代帝王多褰朝天幘頭二脚
上翹四方僭位之主各創新樣或翹上而反折於
下或如團扇蕉葉之狀合抱於前爲孟蜀始以漆
紗爲之湖南馬希範二角左右長尺餘謂之龍角
人或候觸之則終日頭疼至劉漢祖始仕晉爲弁

州衙校褻幘頭脚左右長尺餘橫直之不復上翹
迄今不改其制予幼年嘗見先相文簡公舊物中
有幘頭羅一段織出花額花界道又是臨時裁剪
而爲之文簡公畏漆紗應舉時猶褻羅幘頭其後
服紗紗者須隔年製下乃可戴今時以垂角素紗
者爲纏褻不知起於何時

冠

燧人始以繩束髮爲髻儀作皮冠軒轅加以冕旒
充績堯加繡纓周公作幅巾魯昭公始以絹素爲
弁趙武靈王作貂蟬秦孝公作武幘漢高祖作竹
皮冠王莽制頭巾後漢始效北蕃制幘帽周武帝
作幘頭唐太宗始作紗帽其後始效南蕃制馬尾
帽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四

三十一

縹布冠

三禮圖曰縹布冠冠之始也太古冠布然則冠之興
其始自太古乎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後代聖人
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黃帝始用布帛或曰黃帝
已前用皮羽也六帖曰孔子作縹布冠誤矣

通天冠

蔡邕獨斷曰通天冠漢制秦禮無文漢作皮冠

武弁

戰國策曰昔趙武靈王好胡服貂蟬冠秦皇破趙得
其冠以賜侍中一曰武弁大冕侍中冠之金璫左
貂

貂蟬冠

胡服曰貂者取其文而不煥炳外柔易而內剛勁也
蟬者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
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長冠

漢書高祖紀帝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
治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漢以來曰長冠通典
曰漢高祖採楚制制長冠形如板以竹爲裏亦名
齊冠以高帝所制曰劉氏冠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五

三十三

高山冠

後漢志胡廣曰齊王冠秦滅齊以賜謁者服之董巴
志曰一曰側注傳子曰魏明帝以似通天乃毀變
其形除去卷簾令如介幘上加物以象山峰

法冠

後漢輿服志曰法冠一名柱後惠文或謂之獬豸冠
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爲冠楚執

法者服之御史是也淮南子曰楚文王好服獬冠
楚國效之注云獬豸冠也當是楚文王所制

進賢冠

古緇布冠之遺象也董巴以爲文儒之服漢官曰平
帝元始五年令公卿列侯冠三梁二千石兩梁千
石以下一梁梁別貴賤八等

文武冠

文武進賢冠古綏貌之遺像也武官緇布冠緇布冠
上古之法武人質直故須法焉

法冠楚冠也一日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纁裏鐵柱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一

卷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獬

豸獬豸獸名蓋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爲名非也

太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國語曰南

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

冠賜御史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

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貂蟬以飾之太傅胡公說

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秦滅趙以其

冠賜侍中齊冠或曰長冠竹裏以纁高七寸廣三

寸形制如

鵲尾冠

社冠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
人不識謂之鵲尾冠

聚鵲冠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珠九枚今以銅爲珠形制
似綏麗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曰鄭子臧好聚
鵲冠前圓一作徒以爲此制是也天地五郊明堂月
令舞者服之

方山冠

方山冠以五采縠爲之漢祀宗廟大享八佾樂五行
舞人服之衣冠各從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

神史彙編

七

頭巾

古以皂羅裹頭號頭巾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王莽
頭禿乃始施巾之始也筆談曰今庶人所帶頭巾
唐亦謂之四脚二繫腦後二繫領下取牢不脫繫
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領下兩帶遂爲虛說後又有
兩帶四帶之異蓋自本朝始

幅巾

古庶人幅巾士則冠矣傳子曰漢末主公多委王服
以幅巾爲雅素則幅巾古賤者服也漢如爲士人
之服袁紹戰敗幅巾渡江是也

實錄曰隋大業十年左丞相牛弘上議請着巾于以
桐木爲之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于武后內宴
賜宰相內樣巾于漢書梁冀改易其制爲埤幘狹
冠折上巾袁紹崔均雖在軍皆着繡巾又郭林宗
遇雨巾一角墊號曰折角巾晉陶潛葛巾漉酒後
人因置漉酒巾

順褻巾

郢王鳳曆之叛別置幘頭都如唐巾但更雙脚爲仙
騰耳其後號爲順褻巾

聖道通安樂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

八

三八六

周光既即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尚方進御巾名品
且新今伶人所有尚有合其遺製者曰聖道通安
樂巾珠龍便巾清涼寶山交龍太守六合舍人二
儀幘頭烏程樣人璫高常侍小朝天玄虛令漆相
公自在冠鳳翼三千月華輕利巾九葉雲黑三郎
慶雲仙聖天宜卿凡二十品

衣船

襟紐爲衣船

次綸

用修謂漢書注齊三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次綸不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

九

三六七

知何物梁費昶詩金輝起遙步紅彩發吹綸攄詩
意想是婦人所執之物如煖扇之類沈約詩畫扇
迎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粉白映紅輪元歐
陽玄詞十月都人供暖簾可以互證梁簡文柳詩
枝間通粉色葉裡映吹綸用修說如此竊疑費昶
詩未見是說所執之物以紅輪煖簾證吹綸九似
牽強按漢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統方空穀
吹綸絮註統素也冰言鮮潔如冰也釋名曰穀紗
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耶今之方目
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據此
則吹綸乃三服官所供之紗耳周公謹曰紗之至
輕者有所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
建宮詞嫌羅不着愛輕容元微之寄白樂天白輕
容樂天製爲衣而詩中容字爲人妄改爲庸又作
庸俗益不知其所出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
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
獻冠幘縱爲春服統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
師古曰縱與纒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荆
公詩云春衫猶未着方空者是也輕容方空吹綸
三紗名俱美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時有旨令士人繫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當時有謠詞云頭巾帶難理會三千貫從錢新行條例不得向後長番胡服相類法甚嚴人甚畏硬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呼為保義保義宋江字

化巾

素維翰服蟬翼紗大夫帽庶表四方名為化巾

蜀民皆冠白巾

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為蜀人為諸葛孔明服所居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

十

深遠者後遂不除

四方平定巾

皇明士庶所戴方頂大中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楊維禎戴此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以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為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再申明整理禮部右侍郎張智乃奏行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欵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裹竹絲添布此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申禁仍前違制者賣入

賈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網巾

網巾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 旨召道士命為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至今永為定制前世所無

幘

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孝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傳青鞵綠幘主贊曰館陶

律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

上

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上為之起乃賜衣冠

引上殿董仲舒武帝時人其上兩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皆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所宜

幘制

隋禮儀志曰幘按董巴云起於秦人施于武將初為絳帕以表貴賤漢文帝時加以高顏東觀記云賜段熲赤幘故知自上下通服之皆幘也厨人

人赤圍輦人黃駕五輅人逐車色其承遠迄者施以竿道謂之介幘承武弁者施以竿道謂之平巾

幘

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則帽名之始也周成王問周

公曰舜之冠何如曰古之人帽皮領或云義取覆其本纚也古者冠下有纚以縉爲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纚爲幘上下通服之五代梁姑矯爲今樣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天聖已前烏帽惟用光紗自後始用南紗迨熙寧中復稍稍用光紗矣實錄曰

通典

卷之三百三

士

三〇四

漢文帝時鄧通以擢船爲黃頭郎蓋染絹帛爲之漢以前未聞其制晉書王濛少美容姿常破帽入市買之群姬悅爭遺其帽子未詳誰人所制

續事

簾帽

吳處厚青箱雜記王衍在蜀好私行恐人識之令民戴大帽則世俗之戴簾帽始于王衍也實錄曰本羌人之首服以羊毛爲之謂之毡帽至秦漢中華競服之後以故簾爲骨而輓之謂之簾帽女人戴者其四緣垂下綢子飾以珠翠謂有障蔽之狀隋煬帝幸江都每御紫微樓觀市欲見女人姿容詔

令去綢子珠翠又按唐實錄曰高宗朝以國初人騎馬者倭齊隋舊制多着暴離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王公之家亦用之永徽以後復用幘帽施裙到腦漸爲淺露至幘帽大行暴離遂廢

皁白

漢官吏着皁其給使賤役着白按谷永曰擢之皁衣之吏張敞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着皁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

通典

卷之三百三

士

三〇五

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着皁舊矣

對客叢書

繡鬚

後漢書光武紀諸子繡鬚注云繡鬚半臂也又云字書無鬚字當作襖又按酉陽雜俎盜俠類有單練鬚之說練鬚與繡鬚同一類也鬚疑半臂羽衣故字從衫漢書作襖酉陽雜俎作鬚焉有鬚省也古有此字字書偶遺之爾何必強改爲襖字又薛安都臨陣着絳衲兩當衫亦半臂也

枕肘食山

大帽

又曰大帽野老之服也今重戴是本野夫岩叟之服
唐以皂縠爲之以隔風塵李氏資暇曰大裁帽也
談苑曰後魏孝文帝自雲中製以賜百僚五代以
來唯御史服之宋朝淳化初宰相學士御史北省
官尚書省五品已上皆令服之今唯郎中臺諫服
之自後魏始

幘帽

唐車服志曰幘帽創于隋代永徽中始用之施裙及
頸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紗若青金幅連綴于油帽
或他笠以障風塵爲法行之服益本此又有面衣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前後皆用紫羅爲幅下垂雜他色四帶垂於背爲
女子遠行乘馬之用亦曰面帽按西京雜記趙飛
燕皇后女弟昭儀上襪三十五條有金花紫羅面
衣則漢已有面衣也

安豐頂輕格

南漢僭創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者由是風俗亦變
皆以安豐頂爲尚又韓熙載在江南造輕帽匠作
謂爲韓君輕格

太監帽

國初時高麗未服上乃遣使覘其虛實并圖其王之

冠服而歸遂命諸內侍皆依式冠之因其使者來
換諸臣內侍之冠而謂之曰汝王自以爲尊貴乃
其章服僅得與此曹同耳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役
於朕汝王顧欲勉強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於王
從異遂舉國降

女飾類

帛拜

實錄曰三代無名制即香纓以五綵爲之婦廟見後
參舅姑即令人持香纓諮曰許見則出不許即收
之晉永嘉中尚用北齊魏廢隋大業五年宰相牛
弘建議古禮婦執香纓以爲請訊未爲永當自今
後請以素絹八尺中擗名曰帛拜以代香纓詔從
之

女髻

實錄曰自燧人氏而婦人束髮爲髻髻者繼也言女
必有繼於人也但以髮相繼而無物繫縛至女媧
氏以羊毛爲繩子向後繫之以荊枝及竹爲笄用
貫其髻髮而未有梳至詰胥氏造梳以木爲之二
十齒至黃帝有棟宇而去穴處皮毛之弊堯以桐
爲笄橫貫其髻後聖易之以絲及五色絹名曰頭

額髮加女人首飾釵雜以牙珎珎爲之周文王於
髻上加珠翠翹花傳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
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
之術及梳神仙髻髻紅妝翠眉漢宮尚之後有迎
春髻垂雲髻漢武就李夫人取玉簪搔頭自此宮
人多用玉時王母下降從者皆飛仙髻大環髻遂
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頭篋音篋髮篋也以珎爲之漢明帝
令宮人梳首合分髻髻音總髮尾也同心髻魏武帝令
宮人梳反結髻插雲頭篋中晉惠令宮人梳芙蓉
髻插通草五色花及陳宮中梳隨雲髻即暈妝隋
文宮中梳無真髻紅妝謂之桃花面插翠翹桃蘇
搔頭帖五色花于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髻髻異
哉陳宮而梳隨雲髻隋宮復梳迎唐髻皆預應入
隋居唐之徵也插翡翠髻子作日妝又令梳翻荷
髻作啼妝坐愁髻作紅妝至唐武德中宮中梳半
翻髻又梳反結髻樂遊髻郎水精殿名也開元中
梳雙髻望仙髻及迴鵲髻貞元中梳髻子歸順髻
帖五色花子又今古注云長安作盤桓髻鸞鵲髻
復作上音安下音墜髻一云梁冀妻隋馬髻之遺狀也

冠纓

之自唐明皇楊貴妃作之以爲飾貴妃私安祿山以
後頗無禮因狂悖指爪傷貴妃臂乳間遂作詞子
之飾以蔽之事見唐朱遺史

曲領

隋禮儀志曰曲領按釋名在單衣內襟領上橫以壅
領檢歷代衣服之制其物無文隋志于梁陳已來
始載之又據釋名爲劉熙所作當是曲領所起亦
漢儀也

蓋頭

唐初宮人着暴露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王公之
卿史彙編卷之百二十十六

家亦用之永徽之後用幘帽後又戴皂羅方五尺
亦謂之幘頭今曰蓋頭凶服者以三幅布爲之或
曰白碧絹若羅也

冠子

二儀實錄曰爰自黃帝制爲冠冕而婦人之首服無
文至周始有不過副笄而已漢宮掖承恩者賜碧
芙蓉冠或緋芙蓉冠子則其物自漢始矣古今註
曰魏文帝有絕寵四人吳瓊制蟬髻縹緲如蟬
翼段巧笑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陳尚衣能服
舞薛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

甲興書曰徵祥記曰太元中公主婦女緩髮傾髻以爲盛飾豐多可恒戴乃先於籠上瘥之名曰假髻

髻始續事

周禮王后夫人之服有以髮髻爲首飾者故詩鬢髮如雲不脩髻也蓋周制云馮鑑後事云晉永嘉中以髮爲步搖之狀名曰髻以爲禮容即今纏髮特髻乃其遺象

玉釵

禪史彙編
卷之一百一

丸

和惠洞真記曰漢武帝元鼎元年有神女留玉釵與帝故宮人作玉釵古今註曰梁吳婦所製

篋

說文曰櫛梳篦總名也櫛言其齒䟽也篦言其細相比也禮男女不同巾櫛是篦因梳而制也今作篦

粧

周文王時女人始傅鉛粉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
此粧之始也宋武效壽陽落梅之異作梅花粧隋
文官中紅粧謂之桃花面

首飾

錡曰燧人之始婦人束髮舜加首飾文王又加髮
翹步搖也

盡眉

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婦人畫眉之初也實錄
曰漢武爲宮人面色故名顰脂後人效之以紅花
染絳爲之非彼所謂顰脂也秦宮中悉紅粧當是
其物自秦始也一曰燕支實錄曰漢武帝令宮人
掃八字眉魏武令宮人掃青黛眉連頭眉一畫連
心細長謂之仙蛾妝齊梁間多効之唐貞元中又
令宮人青黛畫娥眉古今註云梁巢妻改翠眉爲
愁眉魏宮人畫長眉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妻文
君眉色如望遠山時人効之畫遠山眉

卷之二十一

子

三百六

臙脂

崔豹古今註云臙脂出西方似紫蘇花似茜工人以
染粉爲婦人面色一名臙脂一名紅藍後人効之
以紅花染絳爲臙脂

面脂

廣志曰面脂自魏興已來始有之殷周以降即塗鉛粉謂之胡粉又詩所造者二儀實錄曰秦弄玉善吹簫感蕭史遂移公鍊飛雲丹第一轉與弄玉

塗之名曰粉即水銀輕粉也

刷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曹公舊物有刷賦處尚可識又別有剔齒籤疑疑自秦漢已來也

春幡

續漢書曰禮儀志立春之日京都立春幡後漢書曰立春皆青幡幘今世或用綵錯緝爲幡勝雖朝廷之制亦綴金銀或繒絹爲之戴於首亦因此相承設之或於歲旦刻青繒爲小幡樣重累凡十餘連綴以簪之亦皆漢之遺事也俗間因又曰年幡後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主

三

亦其誤也

瑞絲

初學記云起於晉代賈充夫人所作瑞絲圖之形又曰取似王母戴勝也董勛問禮曰俗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絲爲人勝或綴金薄爲人以帖屏風尔

絲燕

荆楚歲時記曰立春日悉剪絲爲燕以戴之貼宜春字傳咸燕賦有其說

綵花

實錄曰晉惠帝令宮人挿五色通草花漢王祥潘夫

論已譏花采之費晉新野君傳家以貧

絹爲芙蓉捻蠟爲菱藕剪梅若生之事按之

花朵起於漢剪綵起於晉矣歲時記則云今新

謝靈運所制疑綵花也唐中宗景龍中立春日剪

綵花又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令侍臣迎春內出綵

花人賜一枝董勛問禮俗人日造花勝相遺不言

立春則立春之賜花自唐中宗始也

偏髻髻

北齊后官之服制女官八品偏髻髻注云髻所交切髮覆目也蓋夷中少女之飾其四垂短髮僅覆眉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三

三

目而頂心長髮繞爲臥髻宋詞所謂髻偏荷葉也今世猶有之髻字玉篇不收而獨出此佛書亦有之玄應贊寧不識而強以爲髻字之省非也

菩薩髻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瓔珞之飾曰菩薩髻曲名取此

羅離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有羅離全身障之自是古意又首有圓帽謂之蕭帽垂絲綢之

去席帽戴皂羅巾帽而以席帽油御雨云開二

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

蒲州婦人出又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鄉中婦

女戴次工大帽亦古制之遺也

蓋頭担子

齊隋婦人施繡離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

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

猶乘車輿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担子矣

唐志載咸亨中勅云多着帷帽遂屏幘離曾不乘

車別坐担子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

龍蓋簪

吳越孫妃嘗以一物施與龍寺形如朽木筋僧不以

為珍偶出示船上胡人曰此日本國龍蓋簪僧問

曰其價高低胡人曰價值二千緡不易得也

玉龍膏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為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

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婦人印面

今婦人面飾用之無不起目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

黥跡大曆中一妻多妬悍者婢妾少不如

意印面故有月點錢班之痕

的子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子本天子諸侯有群妾以次

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于口陳故注此於面的

然而識也王粲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傳玄鏡

賦曰珥明璫之雙照點隻的以發姿張景陽扇賦

皎質皦鮮玄的點絳漢律奸變亦謂月事也

花子

花子結事如面光眉翠月黃星靨其來尚矣結事之

相類者見拾遺孫和悅鄧夫人傷頰流血染袴和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

自紙瘡太醫曰癩髓雜玉及琥珀屑當滅痕和乃

作膏琥珀太多痕未滅而類有赤點細視之更益

其妍諸嬖要寵者以丹青點頰而後進幸一說上

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黥處

冠梳不度

錢明逸知開封府都下婦人白角冠闊四尺梳一尺

餘諫官上疏禁之重其罰告者有賞

象牙五色梳

洛陽少年崔榆卿嘗為娼女玉閨子造象牙五色梳

費錢近二十萬

北妝

江南李建陽進茶鹽油花餅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
綫金于面皆淡妝以比花餅施於額上時號北苑
妝今呼爲寶釧也拈珠翠一窠團者爲妙

條脫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爲何物宰臣未對上
曰直語言安妃有條脫爲臂飾即今釧也又直語
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一枚予按周處風土記
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
贈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達臂雙條達則
釋史彙編卷之二十三

三五

條達之爲釧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
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
繞腕雙跳脫但腕脫兩字不同

朱腕繩

王符潜夫論或紡絲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蓋絲
之類樂府雙行纏云朱絲繫繩真如白雪凝梁昭
明鳥栖曲云江南稚女朱腕繩

禮衣釵鈿髻

實錄曰自殷周之代內計命婦朝賀宴會服諸翟戴
步搖以髮爲之六釵髻迴插以鈿釵翠朵子垂

而尋常頭髻彷彿其樣前後插小花釵子釵梳
以爲容飾其狀不一其步搖之制不改晉永嘉以
髮爲步搖之狀名髻以爲禮容至隋及唐尚用之
服裙襦大袖謂之禮衣其上背飾以翟即今之翟
衣婦之正服至開元中婦見舅姑即戴步搖插釵
翠今通俗即戴髻而無釵及裙襦大袖也西京雜
記漢趙飛燕爲后其女弟遺其姊黃金步搖織成
上襦同心七寶釵又崔豹古今註曰魏宮人莫瓊
樹始作蟬髮望之縹緲如蟬翼

衣原第十一

釋史彙編卷之五十三

其

三〇六

伏犧作袞軒轅較臣胡曾作衣伯余爲裳因染采以表
貴賤舜始制袞及黻深衣禹作襦褲伊尹作夾襖
傳說作袍唐高祖作半臂馬周作襴衫宋太祖始
學制南蕃海青截褶

古制度

辯驗古之衣冠制度多於古圖中見之不可不詳加
審正漢魏晉時皆冠服未嘗有袍笏帽帶自五胡
亂華夷狄雜處至元魏時始有袍帽蓋胡服也唐
世亦自北而南所以襲其服制向有携舊圖唐明
皇潞州像不示予者緣袍黑鞋玉帶又嘗見李贊

像亦是黑鞋金帶咸謂未嘗有黑鞋而為玉帶者殊不詳攷唐朝惟有黑鞋至五代方有紅鞋是以知前代衣冠制度不可不詳審焉

衣裳

通典曰上古衣毛後代以麻易之先知為上以制衣後知為下以制裳易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世本曰胡曾作衣宋裏曰黃帝臣呂氏春秋亦云淮南子曰伯余初作衣許慎註云黃帝臣也孟詵錦帶前書曰十紀合雄紀四始教人食鳥獸衣其皮

御袍

神農集編

卷之三十三

七

三〇

三儀實錄曰唐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及衫後漸用赤黃遂禁止士庶不得服其事自唐神堯始後又曰赭黃王建宮詞曰日色赭黃相似謂赤黃也今俗又以天子常服淺黃為赭黃事物紀原

服御

唐會要曰天寶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常綽奏御案床褥望去紫用赤黃制可然則天子服御之以黃自

常綽請也

事物紀原

衮衣

事始曰黃帝作畫日月星辰于衣以象天故有衮龍

之頌黃帝內傳曰帝伐蚩尤乃服衮冕至舜始備十二章書稱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

五色作服是也

袍

二儀實錄曰殷周以來貴賤通服至後周晉公卿文護始令袍加襴煬帝詔丞相牛弘憲章曰制衣冠皆有差等三品四品通着紫純袍五品以下用綠官更以青庶人服白商周

制殺士卒以黃

神農集編

卷之三十三

廿八 三十六

五采

董巴輿服志曰上衣衣毛而冒皮後聖易之以綵觀蜚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効之始作五采成以作服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

錦

拾遺曰員嶠環丘有水垂霜覆之然後成繭繭長一尺五其色五采唐堯之時海人織錦以獻後代効之染五色絲織以為錦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步妙蓋始于蜀記也蜀自秦昭王時通中國而三代已有錦見於禮多矣王嘉所記為近

之

繡

事始曰錦繡西施造非也虞書舜命禹作服正義云舜令禹制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則自舜始也

纈

事始曰夾纈微子造二儀實錄曰秦漢間始有之不知何人造陳梁間貴賤通服之潘氏記聞譚曰唐代宗寶應二年吳皇后將合祔肅宗陵啓舊堂衣服繒綵如撮染成花鳥之狀玄宗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因使工鏤板為雜花打為夾纈初獻皇后一匹代宗賞之勅宮中依樣製造當時甚秘後漸出徧天下此似始為夾纈之制也

褒衣

董巴漢輿服志曰周公抱成王晏居故施褒衣

中單

實錄曰古者朝宴褒服之中有白紗中單百官知響服之中有明衣皆汗衫之狀至漢高祖與項羽戰爭之際汗透中衣單遂改名汗衫貴賤皆通服也

半臂

錄曰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除即今之長袖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今背子也江淮間謂之緯子

朝服

晉書輿服志云漢制五郊天子與執事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無官絳衣而已魏以來名朝服公服

筆談曰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稍優博矣通典

裨史彙編

卷之百三

三

曰宇文護始袍加下襪遂為後制即今公服之制也此蓋原矣

襴衫

二儀實錄曰三代皆依數而服冕服後至以景紵為衫以為上服貴女功之始也初命以黃至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唐馬周上議曰臣尋究禮經無衫服之文三代以布為深衣今請於深衣之下添襴及裙即今四袴衫也蓋自馬周始云

披衫

實錄曰披衫為制蓋因褸翟而來但取其紅紫一色

而無花綵長與人齊大袖下其領即暑月之服自漢宮有之宮掖承恩者賜紫披衫後漢書百官端午各賜一對魏晉以為故事永嘉中貴賤通服之

襖子

舊唐書輿服志曰燕服古褻服也亦謂之長服江南以巾褐裙襦北朝雜以戎夷之制至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青黃各任所好若非元正大會一切通用蓋取于便事則今代襖子之始自齊起也

披襖子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一

三二八十七

實錄曰蓋士帟衣遺狀也尚黑色而無花綵秦漢以五色魏文帝詔今春正月婦獻上舅姑披襖子毡履

綬

禮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綬則綬蓋貫佩玉而相承受者也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綬佩間其綵綵以采組相連結於綵轉相受今之帶綬蓋起於七國而名之自三代也

駮

五經要義曰駮綬所制禮明堂位曰有虞氏駮夏后

氏龍章鄭康成注曰駮綬所作也以尊祭服三代增以畫文蓋冕服之駮也周諸臣所服又有溫赤之別蘇氏演義曰昔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駮字遂從帛皮也春秋正義云戰國以駮非兵鋒去之漢復周制用赤魏晉以還易以絳紗字遂有從糸者蓋太古蔽膝之法象冕服謂之駮朝服謂之鞞也

雜服類

涼衫

筆談曰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衫蒙之謂之涼衫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一

三二八十五

移亦古遺法儀禮曰朝服加景但不知古人制度何如耳

織

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蠶神獻絲絲稱織維之功因之廣織此言廣明其前有黃帝廣之尔一云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緣麻索綵手經指緯蓋織之始也

禁銷金

真宗禁銷金自東封回杜嬋好者昭憲太后姪女迎駕服之真宗見之怒送太和宮令出家為道士是

天下無敢犯禁

火簪綿

此綿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則蒸熱不可

鷓鴣字

後周皇后服制受蘭則服鷓鴣衣聽女教則服鷓鴣衣音卓歸寧則服鷓鴣衣音秩鷓鴣字惟見此蓋蘇綽所制也

閒居野服

朱晦菴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榜一帖於客位云宋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對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某衰朽無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

三

三

狀雖幸叨誤恩許致其仕前此或蒙賓客不副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在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煩脫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祖宗盛時京師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靈敏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以容之為大幸也

素積

古之素積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倞注云素積為裳十五升而為之感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千五百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

織絲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為注遂稱織絲注聲相近也或為紵為紵則轉訛矣紵音宁非注也

子氎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氎子謂毛之細者氎柔毛虞書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

三

三

堯典云鳥獸氎毛是也今訛為紫茸

蒙衫

今之蒙衫即古之毳衣蒙謂毛之細軟貌如絲所謂狐裘蒙茸之蒙俗作毳音模其實即是毛衫毛訛為蒙蒙又轉而為毳

帔子帔帛

實錄曰三代無帔子之說秦有帔帛以繅帛為之漢以羅晉永嘉中制絳暈帔子開元中令王妃以下通服之是帔帛始于秦帔子始于晉矣今代有五等霞帔非上賜不得服為婦人之命服而直帔通

子民間也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披帔帛出適人則披帔子以別出處之義今仕族亦有御用者

背子

實錄曰秦二世詔衫子上朝服加背子袖短於衫以金銀絹繡爲之上服宴會朝賀悉令服之其袖在背子下身與衫子齊而大袖以爲禮服

一儀實錄曰古者女子衣與裳連下有裙隨衣色而下有緣自堯舜以降或有六破及着直縫皆去緣

殷周以女人衣服太質稍加之花繡令裙上綴五色花以羅縠爲之梁天監中武帝造五色綉裙加

裨史彙編

卷之三百三

三五

朱纒真珠爲飾至隋帝作長裙十二段名曰仙裙

上綴五色翠花唐初馬周上疏女人裙請交解裁之而去朱纒其餘從舊

實錄云古女子衣與裳連狀如披衫而制之短長與體相似秦始皇方今作短衫子長袖獨至於腰陳時宮中尚短裙窄小衫子纔用八尺物爲衫顏色不同隋文帝用丈物爲之即有印戲顯衫子唐宮人亦以一丈爲之

貉袖

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

最厚之帛爲之仍用夾裡或其中用綿者以紫白色名曰貉袖聞起於御馬院圍人短前後襟者坐於鞍馬上不妨脫着短袖者以其便於控馭而古所謂貉袖之厚以居褻長短右袂制皆如此今以所謂貉袖者襲於衣上男女皆然三代衣冠常至於伏誅今士大夫亦服此而不知恠

刻絲等

定州出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布於木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

裨史彙編

卷之三百三

三五

如繡之象故曰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單州城武縣織薄縑條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空之如露者故浣之亦不絀踈鄆陵有一種縑幅甚狹而光密忝出獨早舊嘗端午充貢涇州雖遠而皆能撚茸毛爲綿織方勝花一疋重十四兩者宣和間一疋鐵錢至四百千又出嵌鑰石鐵石之類甚工巧一對至五六千潘鐻子每枚兩貫郊寧出線紬鳳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值數十緡原州善造鐵御銕水繩隱花皮作鞍之華好者用七

寶鏡廁飾以馬價珠多者費直千緡而夏與州出良弓中國購得之每張數百千時邊將有以十數獻童賁者河間善造篋刀子以水精美玉爲範鉞錢如絲髮陳起宇爲詹度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儺州開化山僻人麓習而製茶籠鉄鎖亦佳蘇州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細幾若羅段越州足皆善織謂之光綾者乃北方隱織耳名著天下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綫終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雨仙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三七 二廿二

張崇帥廬在鎮不法酷於聚斂從者數千人出遇雨雪皆頂蓮花帽琥珀衫所費細絹不知紀極世人稱曰雨仙

小太清

臨川上饒之民以心志新初作省骨紗用純絲蕉骨相蕪撚織夏月衣之輕涼適體陳鳳閣喬始以爲外衫號太清髦又爲四襟肉衫子呼爲小太清

拂嬌

同光年上因暇日晚霽登長興閣見彩霞光燦可人命染院作霞大樣紗作千褶裙分賜宮嬪是後民

間尚之競爲衫裙號爲拂嬌

髦裝

男子出家學佛始用墨染衫謂之墨髦裝

闌單帶疊幄衫

諺曰闌單帶疊幄衫肥人也覺瘦若若闌單者破裂裂狀疊塚補衲益掩之多耳

鳳尾袍

鳳尾袍者相國桑維翰未仕時緼衣也謂其藍綫穿結類乎鳳尾

蒸黃綉襖子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三八 二廿三

明宗天姿恭儉嘗因苦寒左右進蒸黃綉襖子不肯服索托羅毡襖衣之

抱玉絲

武帝服金丹毒發躁亂內侍童膺褐布盲進抱玉絲用綉作虛帶實以冰裸腹繫之心腹俱涼移時冰消溶復別更替

偏後衣

古者衣服短而齊不至於地後漢書梁冀始製狐尾單衣詔曰狐尾曳地若狐尾至今婦人裙衫皆偏裁其後俗呼曰偏後

後宮服色

中宮常服初疑與士大夫之家異後見乾道邸報臨安府浙漕司所進誠恭后御衣之目乃知與家人等耳其目直紅羅大袖真紅羅生色領子真紅羅長裙真紅霞帔金玉真紅羅背子真紅生色領子黃紗衫子明黃生色領子粉紅紗衫子粉紅生色領子熟白紗襦袴白絹襯衣明黃紗裙子粉紅紗抹胸真紅羅裹肚粉紅紗短裙子嘗記賈生言倡優被后服不知至今猶然

單衣短袖

御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

堯 三

皇帝尚涵養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裝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衣霧縠單衣飄若蟬翼帝入晏息之房命賢卿易輕衣小袖不用帶帶脩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効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眼

袂衣

舊唐書王武傳武袂衣坐胡牀運氣受參脩直之士用者

遵制服曳撒

予休致家居時即喜襲武接賓客訪親友則具冠帶盛服爲禮其餘燕居則冠小帽或東坡學士巾而

多服曳撒或有請服深衣幅巾者予應之曰昔叨

侍 憲宗皇帝觀鮮于後苑伏覩所御青花紵絲

窄簷大帽大紅織金龍紗曳撒寶裝鈎條又侍

孝宗皇帝講讀於青宮早則翼善冠袞綉圓領食

後則服曳撒王鈞條而予蒙賜衣內亦有曳撒一

件此 時王之制所宜遵也宋司馬溫公好服深

衣幅巾一日問邵康節先生曰何不服此康節對

曰某爲今世之人當服今人之衣溫公嘆服杜祁

公因門人請服此服則答曰某一生叨服仕者之

服豈敢復竊高士之名門人爲之敬羨予今服曳

御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

甲 三

襪不惟遵 時王之制亦且得康節祈公之意非

簡褻也

石絨

元史奸臣阿合馬傳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

能然請遣官採取漢書梁冀傳冀有火浣布悅羨

污冀佯怒投烈焰中火振之色愈鮮潔又魏武帝

不信世有此布既而方物有致貢者予聞姑蘇張

諭建義有之蟻舟求觀得凡如宋崇寧大錢者色

白瑩試之果然豈石絨歟東方朔十洲記以爲火

穴鼠鬣千斤一文者妄也

繫臂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縷猶封繫臂紗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者以絳紗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拚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故事也

雨衣

事始曰凡雨衣周已有之左傳云陳成子衣製伏戈杜預註曰製雨衣也是矣炙轂子曰絹油之製及油帽陳始有之馮鑑又引左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以證雨衣按虞開父為周陶正神史彙編卷之百三十 聖一 三百一十一
註曰陶白氏取為尚衣之職杜預又以復陶為油衣蓋若晉武所焚雉頭裘唐太平公主所服百鳥毛裙今世馳褐之類也不得為雨衣

退紅

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倡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樂府云床小上薰籠韶州新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而髹器亦有作此色者今無之矣紹興末縑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謂之不皂亦退紅類耶

偏衫

僧尼之上服北史略曰後魏宮中見僧自恣偏袒右肩乃施一邊衣號偏衫全其兩肩衿袖失祇支之體此疑其始也

服妖

晉傳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著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綉紅襪蓋東晉南朝之人病不特服妖而已王儉作解散影信斜帽服妖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

聖一

煮浣雨衣

淳化中有一司言雨衣帝幙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而浣之命尚方染局染以雜色刺為旗幟焉

裘

黃帝出軍決曰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然則彼時已有裘之名說文曰裘皮衣蓋上古衣毛冒皮之遺像也

吉光裘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服此裘以聽朝玄宗與貴妃避暑于興慶宮飲宴于露陽樹下

玄宗命進碧芬之裘碧芬出林氏國騶吾與
豹交而生此獸大如犬毛碧於黛香聞數里國人
裘褥俱用其皮太宗時國人致貢上謂妙于貂鼠
不啻天壤名曰鮮渠上沮鮮渠華上言碧上沮華言
芬芳也鷄籠山

布帛

禮運曰昔先王食鳥獸之肉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
羽皮後聖有作然後治其絲麻以為布帛漢王逸
機賦曰帝軒龍躍桑葉是創仰覽三光悟彼織女
爰制布帛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 三十
諸乾坤孔穎達疏曰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
麻布帛所作衣裳長大故云垂裳此則布帛自黃
帝制也

吉貝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
花為布號吉貝布予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
林邑等國出吉貝木其花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
之以作布與苧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正
此種也蓋俗呼古為吉耳

火浣布

南海商人齋火浣布三端杰公遙識曰一是緝木
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
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其別也以陽
燧火山陰柘木焚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腰帶始末

古革帶也自三代以來隆盛至秦漢皆庶人服之而
貴賤通以銅為鑄以韋為鞆六品以上用銀為鑄
九品以上及庶人以鍤為鑄服皆向下垂頭而取
順合呼撻尾漢中興每以端午賜百寮烏犀腰帶
魏武帝賜官人金隱起獅子鑄腰帶以助將軍之
勇也太宗貞觀中端午日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
官黑革腰帶示色不改更故也

九環帶

唐華隋政天下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腰帶品格

寶錄曰自古皆有革帶反垂垂頭至秦二世始名腰
帶唐高祖令向下挿垂頭取順下之義名鉤尾上
元年自三品官至庶人各有等制以金玉犀銀鍤
石銅鐵為飾自十三鎗至六鎗筆談曰北齊全用
胡服鞬鞞帶所垂蓋欲以佩帶弓劍粉帨等囊刀

帶稱一圖

古謂帶爲一腰亦爲一圖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腰

天子乘輿赤綬

天子乘輿之制赤綬四彩黃赤縹紺黃色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將軍紫綬

紫綬二彩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公王

御史彙編卷之百十

聖

三百

對君綬紫服九卿中二千石綵綬三彩青白紅青圭長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一千石六百石黑綬二彩青紺淳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五百石之長同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一彩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綬青紺綸一彩婉轉綠織長一丈二尺自青綬以上皆長二尺二寸綠綬同彩而首半之縫者蓋佩璲也祿綬相迎受古曰縫紫綬已上縫綬之間施玉璲璲墨綬已下縫皆長三尺黃綬同彩而首半之凡各單方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

之類後去鞬鞍猶存其循環所銜以鞬鞍如馬鞬根即金帶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環爲卽唐開元之後帶向并帶本爲孔本朝加順折也

實錄曰腰帶之制蓋自古皆有革帶皆反插垂頭至秦二世始名腰帶至唐高祖詔腰帶向下插垂頭上元元年勅文官并帶手巾魚袋刀子礪武官亦聽帶文武三品以上金帶玉帶十三銙四品金帶十二銙五品十銙六品犀帶九銙七品銀帶八品九品礪石並八銙庶人六銙銅鐵帶

金帶

御史彙編卷之百十

聖

三百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珠澤之人獻白玉天子賜黃金六環三五珠此即金帶之起也至唐令爲四品服宋太祖又以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金也作金紋裘方團帶賜政府御仙花帶賜侍臣今世謂笏頭笏枝者此其始也

犀帶

江西鍾氏既滅第二十子匡範同母氏遂歸於國錢武肅王優禮居通越驛範獻雲霍通天水犀帶賜錢二萬緡因登碧波亭命許彥方繫行水開七尺許至瑞石山上岸大爲驚賞

笏

唐會要曰笏周制也周禮諸侯象大夫魚鬚文竹晉宋以來謂之手板西魏以後五品以上通用象牙武德四年七月六日詔五品以上象笏六品以上竹木笏舊制三品以上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也淮南子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恐後世鬭爭不已對曰王欲九持則塞民于兌于是解其劍而帶笏此蓋周人制笏之始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袒免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

四七

三

笏袋

唐明皇雜記曰故事皆搢笏于袋然後乘馬張九齡體羸不服因設笏囊使人持之馬前遂以爲常制梁職義曰八座尚書以紫花紗裹手垂白絲于手如笏通志曰今僕射尚書以紫囊之又似笏此設囊之始

笏帛

酉陽雜俎曰陳希烈不便搢笏騎馬以帛囊之左右持之笏設帛自此始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禮云天子以玉諸侯以球大夫

以魚須一品至五品以象爲之六品至九品以木爲之禮云端畢紳搢笏唐德宗朝太尉段秀實以笏擊逆臣朱泚不中反遭其禍

佩

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臣皆佩玉蓋起于夏后氏至周始制其等禮玉藻所記天子佩白玉公侯山玄大夫蒼世子瑜玉士瑞玖是也

玉佩

玉佩之法漢末喪亂而不傳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之法更制焉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

四八

三

古珥筆之遺像也腰帶劍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也

魚袋

實錄曰三代以帛爲之謂之算袋盛算子及置小刀子磨石等至魏易之爲龜袋唐高祖給隨身魚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其飾銀故名魚袋後改爲龜後復曰魚神龍初賜紫則給金魚賜緋則給銀魚不限品也唐會要曰唐初卿大夫歿追取魚袋永徽五年敕五品以上薨歿隨身魚袋不用追取

景雲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赦文魚袋著紫者金裝
者銀裝宋朝神宗元豐末親王又賜玉魚以副金
金魚以副王韓文公之詩曰不知官高卑玉帶懸
帶以書禮也金魚是也

布囊

邵康公美公劉之厚於民也其詩曰乃裹餼糧于橐
于橐毛詩曰大曰橐小曰囊御覽云古行者之食
以布囊貯糧則是布囊為裹糧之用自公劉之世
已然矣

兜鍪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

四十九

三九六

胄也黃帝內傳所述蓋玄女請帝製之以備戰也准
南子紀論訓曰有整頭而總領以王天下者也許
慎注曰蓋三皇所以整頭者兜鍪也則是黃帝
之制胄亦以古整頭之事耳故自古以兜鍪為首
飾之名

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黑漆作百花更獸之
紋如世所用犀毗器極工妙又以小白貝累絡甲
縫及裝兜鍪疑左傳古貝胄朱綬遺製云藤兜鍪
海南黎人所用以藤織為之

衣甲

世本曰杼作甲杼或作與少康子也墨子亦云太白
陰經曰蚩尤割革為甲管子亦云玄女請帝制甲
胄以備身

蠻甲

蠻甲惟大理國最工甲胄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
如龜壳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為被膊護項
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

鎧

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之制以為鎧說
文曰甲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

五十

三一

袴褶定制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
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之上緋褶通
用細綾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通用小綾
土藻云革為網引急也帛為褶褶袷也鄭云單為
網有衣裳而裏者也帛為褶有表裡而無著者也
周遷輿服雜事云趙武靈王綬胡之戎服有袴褶
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續嚴文武百
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使不舒散皇朝導駕
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唐書崇敬傳曰德宗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袷
敬非之建言三代逮漢無其制隋已來始有服者
千寶搜神記亦或言其物蓋隋已來有其制也通
典晉衣服制有之云袴

武臣鍍袴襖子

隋煬帝征遼召武臣服鐵袴襖子其三品以上皆紫
至武德元年高祖召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
服鐵袴襖子織成紫端獸襖子左右武將軍服豹
文襖子左右翊衛將軍服鷹文襖子其七品以上
倍位官員等皆服綠無文綾襖子至今不易其制

唐書

卷之一百三十

五十二

三百

又侍中馬周請給汗衫等服立冬日加服小缺及
鐵袴襖子詔從之永以為式

芭蕉袴

予在翰林以油衣漸故遣吏市新者回云馬行油作
鋪目錄入朝避雨衫芭蕉袴一副三貫

佛光袴

潞王從珂出馳獵從者皆輕衫佛光袴蓋以襍色
橫合為之

袴

史記屠岸賈趙朔之妻有遺腹生男賈索之

人置其袴中稱始見此實錄曰上古食肉衣皮
遂以為袴褶今武士大口袴褶是魏文上馬袴也

褌

實錄曰西戎以皮為之夏后氏以來用絹長至于膝
漢晉名犢鼻比齊則與袴長短相似而省犢鼻之
名

實錄曰上古以皮為袴名曰褌至今朝祭之服及鹵
簿中武士皆服緋衫大口袴褶至魏文帝止名曰
袴

裙

唐書
卷之一百三十
五十二
三百
古制已有裙八幅直縫乘騎至唐初馬周以五幅為
衣交解裁之寬於八幅者

馬尾裙

馬尾裙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
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後武臣多服
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
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體虛麥
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公洪謨
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絃貫其腰者
大臣不服者惟數人而已此服妖也弘

治初始有禁例

履舄

世本曰于則作扉履宋東曰黃帝臣草曰扉皮曰履實錄曰三代皆以皮爲之單底曰履重底曰舄古今註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乃履之不帶者蓋祭服謂之舄朝服謂之履燕服謂之扉周禮履人有赤履二舄素舄今等四履亦通名耳

始皇二年以皮爲之西晉永嘉元年始用黃革爲之宮內妃御皆着之始有鳩頭鳳頭履齊高祖令宮人紫皮履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爲之名解脫履唐御史彙編卷之十一百二十

五十三

三百四

天曆中進五朵履古注舄色似裳履也

履者履之不帶也不借單履也一也其輕賤易得故人自有不假借也

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

舄者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

凡舄色皆象裳也禮云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跪而

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漢制功臣賜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肩輿入宮淳于髡諫楚王

曰若堂上燭滅男女雜坐履舄交錯臣當此之時

一飲一石晏子諫齊景公今之履賤而踊貴

尊王履

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倣孔子履製進名魯風韞宰相諸王效而制之微殺其式後又別改作尊王履

半月履

趙廷芝安定人作半月履裁千紋布爲之托以精銀續以絳縹唐輔明過之奪取以貯酒已乃自飲芝問之荅曰公器皿太微此履有滄海之積耳

飛雲履

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樂天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

御史彙編

卷之十一百三十

五十四

三百五

美直說

不借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

雨有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我

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

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爲不借

白雲履

晁采痛夫遠行解足下青絲白雲履一鞢贈之曰如妾踵君而行也履下置木出于采手極爲精巧至京遇博物君子窺見之曰此謂白雲青舄王母御

之會穆王于赤水之上者也故中國傳其制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婦人之舄飾以白雲口綴雙珠越兩月歸試問采曰此履于古有制乎對曰此西王母御以降赤水其夫益敬重焉

內觀日疏

鞞

實錄曰胡履也趙武靈王好胡衣常服短鞞鞞黃皮爲之漸以長靴鞞軍戎通服之故事胡虜之服不許服着入殿省至唐舄以麻爲之殺其鞞加以靴鞞擅入殿省又唐初天子服六合靴未知其制開元初裴叔通以羊皮爲之謂之隱麋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

五五

三十一

麻鞞

麻鞞實錄曰自夏殷皆以草爲之左氏謂非履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鞞貴賤通着之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官禁內貴妃以下皆着之

鞞舄

鞞舄實錄曰三代皆以皮爲之鞞鞞禮曰單底曰履重底曰舄朝祭之服多服之自始皇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鞞鞞至二世加以鳳首尚以蒲爲之西晉永嘉元年始尚用黃草爲之宮內妃御皆着之始有伏鳩頭履于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爲之名

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及唐六層中進五朵草履子至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至今其樣轉多差異

鞋

古草謂之屨皮謂之履實錄曰鞋夏商皆以草爲之周以麻晉永嘉中以絲或云馬周始以麻爲之名鞋也古今註曰魏文帝絕寵段巧笑始製絲履則非晉永嘉中始以絲爲鞋矣按禮少儀二國雖靡敝君子不服絲履則周人已用絲爲履也

屨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

五五

三十一

畢超曰介子推抱木燒死晉文公伐以制屨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發楚王塚獲玉屨論語隱義曰孔子至蔡有取孔子屨履之爲物春秋之間已見于世矣至司馬晉遂爲常服古今註曰屨即舄之制而木底有齒者

靴

靴者蓋出西胡也昔趙武靈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鞞黃皮閑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鞞以殺之加之鞞及錦穿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輕捷爲文武百寮盛服至貞觀三年西安國進緋韋短鞞靴詔

襪

神錦衾

稗史彙編

五十七

三〇五

被

陽出杜編

合歡被

稗史彙編

五

三・三・七

子 142-57

鴛毛被

毛被前道之首蒙多選鴛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為被復縱橫納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鴛被柔軟而性偏溫宜覆嬰兒兼辟驚癇

六合被

莊宗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為被被成賜名六合被

起紋秋水席

顯德中書堂設起紋秋水席色如蒲萄紫而柔薄類綿不識其何物為之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

席

淮南子曰席先萑葦注云席之先所從生出于萑與葦也拾遺記曰軒皇使群臣列玉于蘭蒲席上以蘭蒲為席而薦圭玉之重器不嫌其陋初有物故也韓子曰禹為蔣席頰緣此彌侈矣蓋至禹始加純緣之飾也至周司几筵掌五席有莞藻次蒲熊之名其純有粉畫黼綴玄之別

簟

詩斯千曰下莞上簟注云竹葦曰簟說文簟竹席也以竹為席謂之簟則是因席遂為簟也故周成王

之顧命曰敷重篋席注謂篋桃竹也其物雖已

于周初而猶以竹名號席則簟之名當出于周之中葉故宣王之雅始見簟名焉

大同簟

李文饒家藏會昌所賜大同簟其體白竹也閉磨平密了無罅隙

左宮枕

左宮枕青玉為之冬溫夏涼醉者破醒夢者仙游云是左宮王夫人以授杜光庭進之蜀主而與明皇帳為二寶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

楊花枕

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悉不可用親舊間作楊花枕贈之

褥

黃帝內傳曰王母為帝列七寶登真之床敷華茸淨光之褥疑二物此其起爾趙昭儀上皇后祿三十條有鴛鴦褥

氍

周官掌皮供毳毛為氍則周制也或曰黃帝作旃古氍字也

毳毯異名

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爲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毳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毳毼毼服虔通俗文云織毛褥謂之毼毼細者謂之毼毼施大床之前小床之上榻而登床者手巾

禮浴用二巾上絺下綌雖上下異用而無異名此三代之制也漢王莽之斥逐王閼也閼伏泣元后親以手巾拭之於是始見手巾之目事雖出于三代而制名當自漢世

稗史彙編卷之十一百三十

本

瑞英簾

人家畜一簾赤紫色人在簾內自外望之繞身有光云得於天寶之亂蓋宮禁物也有貴臣識之曰此瑞英簾耳

尊重纈帳

顯德中創行尊重纈帳淡墨體花深黃陳昌達好緣飾貨琴劍作纈帳一具

明皇帳

明皇帳色淺紅如絞綃之類於波紋中有十州三島像施之大小床皆稱

青城幄

又曰天聖二年三月太常禮院按周禮幕人掌帷幄幄帟綬之事鄭注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傍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若幄中坐上承塵皆繒爲之綬組所以繫帷也又掌次云王大旅上帝則張毼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注曰次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次既接祭退候之處聖朝自太祖以來每行禮皆營青城幄殿即周禮大次也又于東墀門外設更衣殿即小次也是則宋朝之設青城自周制也

稗史彙編卷之十一百三十

本

梅花紙帳

凡賢人君子養身之要獨宿爲最床旁四黑漆柱各挂以半錫瓶插梅數枝後設黑漆板約二尺自地及頂欲靠以靜坐左右設橫木一可挂衣班竹書貯一藏書三四挂承白塵一工作大方木頂用細白楮余作帳罩之前安小踏床於左植綠漆小荷葉一寔香鼎燃紫藤香中只用單布楮衾菊枕蒲褥乃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之意古語云千朝服藥不如一夜獨宿倘未能以此

爲戒宜亟移去梅花毋汚之又云菊枕松心資體梅花紙帳保天真此一聯可揭於獨寤之左右

幄

周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帳也則幄當周制也左傳有子我在幄又衛侯爲虎幄皆周事云又所寢之幄謂之帳黃帝內傳曰王母爲帝設九真十絕妙帳此疑帳之起也漢武帝作甲乙武帳蓋因此耳

甲乙帳

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夜光珠雜天下珍寶爲甲帳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

六十三

三〇八

其次爲乙甲者居神乙者自居

流蘓

倦游錄述流蘓文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黃公詔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蘓爲馬帳皆後世帟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蘓乃樂器之飾前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迥周禮金鐻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蘓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帟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帳

歸藏曰女媧張雲幕而占神明即幕之始也說文曰

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幕帳也又周禮幕人掌王之帷幙也左傳曰子我在幄注幄帳也又衛侯爲虎幄於籍國注云新造帷帳幄幙相類也

幔

六韜曰天將雨不張幔蓋拾遺記曰周穆王有鸞章錦幔蓋周時有其物也

拂廬

唐書吐蕃處于大壇帳名拂廬高宗永徽五年獻之高五丈廣袤各二十七步其後豪貴稍以青絹布爲之此蓋其始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

本

二〇三十三

水晶金瓜屏風

成德節度王鐸求長生不死自在平坐遂宇映水晶金瓜屏風吏民莫不竊笑

玉羅漢屏

宮中北庫孫氏有小石屏石色赤綠中有正白形如蒙頭坐真人京中人相沿號爲玉羅漢屏



祠祭門

郊禘類 五祀類

祭原

王于年拾遺記曰義使鬼物以致群祠以犧牲祭應
百神則祭祀之始也黃帝內傳黃帝始祠天祭地
所以明天道

郊社禘嘗

天地之祭莫大於郊舉郊則后土之祀六宗之禘皆
在焉矣百神之祀莫先於社舉社則山川之望群
神之徧皆在中矣故中庸言郊社之禮而承以祀
上帝之言蓋舉天帝之尊以統其餘也五年之祭
莫殷于禘舉禘則比年小祫三年大祫皆包之矣
四時之祭莫備于嘗舉嘗則春夏禴祠歲終祫蒸
皆可推矣故中庸言禘嘗之禮而承以祀先之言
蓋舉廟祭之盛以該其餘也

郊祀之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帝而宗堯
則茲禮始於虞舜

伏犧始享神祇創為圓丘方澤二郊神農始創

軒轅始祭社稷山川少昊始祭先農先蠶顓頊始

為表碣之祭帝嚳始祭日月星辰寒暑四時風雲

雷雨舜始類祀上帝及釋奠釋菜五嶽四瀆四方

百物之祭禹始大旅上帝及祭司寒水神商湯始

祭五祀周公始祭司命泰厲秦德公始祀伏秦始

皇變古制始行封禪王莽始合祭天地唐玄宗始

祭九宮神

伏犧始郊祀皇天后土神農始大享五天之祭於明

堂堯始以五人帝及五神配享舜始置五郊迎氣

各祭其方之天帝湯始置雩以四月總祭五帝於

南郊周公始以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建寅

之月祭神地祇於北郊

伏犧始祭天於郊神農加明堂祀舜始以嚳配郊殷

湯始以始祖配郊周公始以禘配明堂

后土

按西漢祭天于甘泉泰畤祭地于汾陰后土後漢始

定南北郊然則汾陰后土本漢祀地祇之所

合祀

祀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古今之通義也通典曰漢

平帝立王莽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合有別有
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
是始同祀于圓丘今南郊之合祀自王莽始也黃
圖載元始四年宰衡莽孟春親郊祭天南郊以地
配望秩山川徧于群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

祀典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
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
四季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祭惟冬至各祭天地
三年一舉耳 本朝無北郊每歲孟春天地合祭

御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三

三

于南郊名天地壇壇上又有大祀殿以爲行禮之
處聞議禮之初 高皇以義起之儒臣莫能奪也
宋朝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難曉如祭天
於圓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
矣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
祀赤帝也祭地於方澤而從以岳鎮海瀆則凡麗
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神州
地祇即京畿土地也程子常言既祭社則城隍不
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無議論至 世宗臨
御夏言考古而四郊之制始定

警報不廢禮

正德中季冬朔 駕當出郊壇視牲先是一夕傳
將復至霸州時日已暝京城各門已閉兵部尚書
何鑑令人傳於郭外巡視官軍差人遠探宮內宣
召內閣兵部議省牲事舉行否內閣曰省牲重事
聖駕不出示人以怯其關於 國體不細宜嚴
加禦備仍舊出郊太監張永深以爲然請自披戴
清道 駕以已刻出未刻入人心始安

配天

有虞爲禘郊之禮以配昊天上帝始有配食之事宗
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是也虞以上尚德用有
德者夏商稍用其姓代之至周始以父配天故孝
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周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注謂以
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蓋配享侑食肇于有虞而
明堂之嚴父配帝則自周公始也

壽星

通典曰周立壽星祠在下杜亳時奉焉宋朝會要曰
景德三年七月王欽若言禮記月令命有司秋分
享壽星于南郊唐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勅所司

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七星今百神咸秩而獨
畧壽星望俾崇祀禮院言壽星南極老人星也爾
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云
唐開元中上封事者言月令八月日會于壽星居
列宿之長請八月社日配壽星于大社壇享之當
時遂敕特置壽星壇

周伯

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二年九月邢中和言景德三
年周伯星出角亢之下角亢為太山之根果符上
封之應望于親郊日置周伯星于角亢間禮院言

和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五

言中

司天元秦周伯星出氏三度與亢相去不遠並壽
星之次乃設位于氏星之間

大火

康定元年十月朔言按春秋士弱對晉侯曰古之
火正或食于木陶唐火正曰閼伯居南丘祀大火
焉說文曰火正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後世以
為火祖相土契之曾孫代閼伯宋其後也商丘今
南京則閼伯之神主祀大火願列祀官祭大火禮
官議曰閼伯為高辛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以
閼伯配然則大火之祀始于帝嚳而宋朝仁宗復

其典也

靈星

漢有天下高祖詔今天下立靈星祠蓋祈穀也時興
八年矣通典曰周制仲秋祭靈星于國之東南則
非漢始祀之也

九宮

景德三年九月王欽若言九宮貴神天寶立祀咸平
四年三月杜鎬言唐明皇天寶中建九宮貴神次
昊天上帝明皇肅宗皆常親祀

社稷

和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六

言中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
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
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
故封稷而祭之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月
令仲春之月擇元日用王社稷神契曰仲秋稷禾
報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禮記三正曰王者
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太社
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太社尊為王社王
者諸侯必有誠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
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廢其上柴

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言與天地絕也社
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
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大夫有民其
有社稷者以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群立社
曰置社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社
無屋以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
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
使民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
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太社惟松東社
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
稷史彙編卷之十一

七

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
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天子
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
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南方
赤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
茅謹敬潔清也魯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旣
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至不
敢終於禮也

社

禮記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左氏曰共工氏有子曰句

龍爲后土實始爲社漢書高祖十年春有司奏今
縣道常以春二月祀社稷以羊彘蓋自三代以來
社稷爲諸侯命祀秦罷侯置守故諸侯之職縣守
令漢始以郡縣祠社稷

蜡祭

天子大蜡八一主先嗇以農事始於神農氏故爲諸
神之主也二祭司嗇爲其教民樹藝也三祭百種
爲其發生稼穡也四饗古田畯爲其稼穡有功也
五饗郵表畷爲其戒令所出也六迎貓虎而祭之
爲其食田鼠與田豕也七祭坊爲其足以障水也
稷史彙編卷之十一

八

八祭水庸謂其可備旱潦也無祭昆蟲之文集說
去百種而增之不知何故

八蜡戲禮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因
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
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
貓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
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
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神州

二者所居卜吉土五千里內之地名也通典于周制方丘篇始錄之則是神州之祭自周人始

封禪

史記封禪書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無懷氏爲之始蓋在太昊之前也管子亦云遁甲開山記則太昊之後自女媧至無懷凡十五代乃在太昊後炎帝前也

高禘

禮記要義曰高禘先王子孫之祀也注云高辛妃簡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九

三九七

秋春燕卵而生契後王以爲禘官故後世因而祀之事始

六神別名

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明星神一曰靈星其象在天舊說曰靈星火星也一日龍星火爲天曰厲山氏之子柱死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總祠此三神以報其功也漢書稱高帝五年初置靈星祠后土祠位在壬地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勾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爲土正天下賴其功庀祠以爲社

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

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位在未地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爲田正天下賴其功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社稷之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先農神先農者蓋神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

五祀

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雷也人之所處出入飲食故爲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十

三九八

神而祭之祭五祀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雷中雷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

五祀儀

門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戶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

礼尸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行冬爲太陰
虛寒爲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拔壤厚二尺
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拔土一作沃壤竈夏
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祀竈之禮在廟門外
之東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竈陁也中雷季夏
之月土氣始盛其祀中雷雷神在室祀中雷設主
十牖下也

五祀沿革

湯以戶竈中雷門行路爲五祀周公加厲戶司命爲
七祀漢高祖始廢戶而祭井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十一

五祀品級

國初以禮部尚書崔亮議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祭
朝廷祭門戶竈中雷井四品以上竈中雷門三神五品
以下門竈二神 命爲令又詔以司中司命司民
司祿壽星五神爲中祀 命翰林院撰文

井神

少昊母皇娥璇宮之側有井曰盤靈白帝之子與皇
娥宴于宮帝子命江妃歌冲景旋歸之曲盤靈之
神吹簫以和之故至今號井神曰吹簫女子
竈神

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
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
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爲
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已丑日日出郊時上天禺中
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
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劓上童子突上紫官軍太
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日竈神名壤子

祭竈

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燔器
也祭竈以祭先燔也今俗祭竈必辟婦女不知何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十二

故范至能祭竈詞男兒獻酌女兒避蓋昔人已如
此鄭玄云竈神祝融是老婦按祝融主火化莫大
於養祀祝融爲竈神則宜乎有老婦之稱
從祀類

釋奠釋菜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於學歐公記襄州穀城縣
夫子之廟有云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之見師
以采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祭其先師其學
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
其祭又畧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荐饌

南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予讀其文因考之禮
學官春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
合也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師見文王世子
出征執有罪友釋奠於學以獻馘告見王制皆言
釋奠而釋奠必於學春官太祝大會同造于廟宜
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甸祝掌四時
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禰亦如之師甸致禽
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飲禽則
在祖禰亦云舍奠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

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樂必習舞釋菜見
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見學記大胥春入學舍
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奠也而亦莫不于學士
昏禮舅姑既沒後則嬖人三日乃奠菜士喪禮君
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
門內春官喪人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謂猶
釋菜萌菜始生則凡祭禮皆有釋菜也鄭人以釋
奠者設荐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見
釋菜奠幣孔氏以爲直奠置於物方氏以爲釋其
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存

鄉國公廟

則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爲言停也停饌
具而已又按周禮注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
馨香之菜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
以菜爲贄菜謂蔬食美者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
夫之子衣服采飾舍菜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
師也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乃蘋菜之屬呂氏
春秋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
前以贄神采菜兩音而異義議禮之家當有所折
衷矣

宋元豐以孟子爲國公廟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
春乃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
爵焉樂正子克利國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
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
克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
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陽伯咸丘蒙須城伯
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
陽伯子叔平陽伯自渡江以後鄒魯隔絕而孟子
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罕知後有機緣舉而行之
兗鄒位次

崇寧中以王荊公配先聖亞兗公而居鄒公之上故遷于兗之次靖康初詔黜荆公但昇塑像不復移鄒公于舊位至今天下庠序未正兗鄒並列而虛右雖後來重建者舉而沿襲而竟不能革也

從祀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故于太學祀之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何子容曰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五十一

十五

三

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總意林引劉獻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耶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會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我太祖高皇帝祀仲舒而黜楊雄英宗朝旋舉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吳澄之祀弘治九年復進楊時嘉靖九年去公伯寮等二十人或罷祀或祀于其鄉則吳澄復黜而進后蒼王通等五人隆慶五年進本朝薛瑄萬曆十二年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真合天下萬世

之公論矣何子容又以公孫尼子之封祀未行於今日爲歎闡幽發潛意甚勤夫其論之當否尚有待于議禮君子

孔廟從祀

洪武癸酉崇仁縣令羅恢上言孔子廟庭從祀如論語稱有若者四責宰我者二宜以有若居十哲而以宰子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人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奏不報恢字師聖永豐人仕至國子博士見周叙撰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五十一

十六

三

配享失次

三代已來學宮皆釋菜先聖先師非以尚功蓋崇德也夫德莫大於明倫倫莫大於父子莫先於長幼唐列先賢配饗從祀是時人惟尚藝士鮮希賢進淵以先無繇而父子之性系乎參以誦季路而長少之叙垂延於有宋回參與偁高享廟堂咸先父食聖明釐正大祀革去濫封別祭哲繇使共啓聖厚倫敦典莫此爲宜所惜諸君當制作之時鮮將順之美不惟明崇德象賢之義去四配十哲之稱次食堂階惟長其少孔子六歲者顏路季路有

若伯魚以次就列而淵與思孟叙齒後從父子無
先食之嫌侑饗有家庭之樂則啓聖之祀自在孔
林可以無建矣夫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乃於明倫敷教之區顧嚴以朝廷列爵之制是唐
人不學之故後代因而蹈故襲常耳今其長幼失
倫皆由釐正未盡回參坐先於父執伋軻班越於
先賢俎豆有多寡之殊牲牢致羊豕之異逝者苟
作必不馨香萬一執禮之人重爲建白睿謨聖鑒
一覽曉然世教人心固有補也

祈禳類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十七

三百四

誦經持呪

世人不思積善積惡殃禍各以類至惟託緇黃誦經
持呪或謂保扶或謂攘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資
財者皆可免禍矣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
半作幡身半作腳挂在空中驚鳥雀行立坐臥思
量着不如把與窮漢做衣者達哉斯言也

以身代犧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間朝隱詣少室
山時爲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
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

賞資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時
厚賜然亦鄙其爲人

易齋笑林

施絹得男

唐代國公主適榮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
者如狂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主大安寺修營
殿閣和和嘗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
子惟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
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云修功德乃謂
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天下爲公主作兒又曰
公主腹小能併娠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十八 三百五

泥人祈晴

玄宗天寶十三載自八月連雨十餘日京城市垣頽
壞勅令人家門前作泥人長三尺左手指天右手
指地以祈晴也婦前漢書董仲舒推陰陽術用多
則閉北門旱則閉南門即坊市門也

始事

禱河獲詔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
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進舟水觸舟舟覆

失詔彥佐驚憂不寢食者六日乃令津吏不得盡死吏懼請公一禱于河冀憑肘響彥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詞卒忽有聲如雷河冰中斷可三十丈乃沉鈎即隨鈎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

朱熊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沉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主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十九

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

語之文

朝獻

筆談曰唐制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祭告惟太清宮太廟則上親行謂之奏告止南郊爲正祠天寶九載詔以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宜稱朝饗自此失奏告之名又皆爲正祠其禮自唐始也

牙盤

宋乾德六年和峴言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遂廢詔自今親享廟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同之按唐會要曰天寶五載四月十六日詔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則享廟之設牙盤自唐明皇始

獻菓

叔孫通傳孝惠曾春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熟可獻願因出取獻宗廟帝從之諸菓之獻由此興也按禮記有天子羞含桃荐之寢廟又似周制非始于通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二十

祀神類

破散

五代會要曰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之禮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則今人有破散之語自後唐莊宗始

水陸齋

今釋氏教中有水陸大齋儀按其事始於梁武帝初常居法雲殿一夕夢僧教設水陸齋覺而求其儀而世無其說因自撰集銓次既成設之於金山寶天鑒七年也大抵取救燭口經事云爾

先壟

入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禮雖葬與祭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節詣墳所約有半載餘實其親於荒坵青草滿地已爲非禮况祭之日大率與兄弟妻子親戚契交放情游覽盡歡而歸至節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然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揆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舉杯酒亦未害若孝養有虧卽當收歛酒饌返舍嘗喜一前輩作初人仕啓二句云祿不及親飽妻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二

三

墓祭

南軒云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廟墓以藏體魄而祭之於義何居文豹以爲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父母之所植尤致敬焉况體魄之所藏乎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及其國不哭莫墓而入孔子塋泗上子貢廬於冢六年魯世世以時祀孔冢禮儀甚厚聖門許之蔡邕

曰古不祭墓始謂上陵之禮可省今觀威儀則

明帝至孝出於天性不可奪也晉武帝欲詣文帝陵群臣以秋暑恐帝感動傷推帝曰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今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而游宦他州至有樂其風土而遂家焉如歐蕪諸公皆然是固未敢輕議要之父母之邦墳墓所在豈容忽然周公反葬於周孔子遲遲而去魯鍾儀在晉而操南音高祖都關中而惓惓於豐沛皆仁厚之意宜和間中書侍郎馮熙載與宰相王勣不協言者以熙載不省墳墓黜之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二

三

人靈依墓

近與吳原明提學論墓祭非禮之說原明言其鄉一路傍皆古墓嘗因開拓城池損墓頗多日落後每聞悲哭怨嘆聲陰雨尤甚人畏不敢行有司聞之遂爲封築久之始息以此知人之靈不離魄魄依其墓墓祭之禮似不可無

廣濟王

在永康軍遵江縣李冰廟也秦孝文王時冰爲蜀郡守自汶山壅江灌漑三郡開稻田歷代以來蜀人之饗祀不絕魏蜀封大安王孟昶又號應聖靈感

王開寶七年改號廣濟王

英顯王

廟在梓州梓潼縣本神也舊記曰神本張惡子仕晉戰死而廟存唐明皇狩蜀神迎於萬里橋追封左丞相僖宗播遷封濟順王咸平中益卒爲亂王師討之忽以狀聞故命追封英顯王

順濟王

筆談曰彭蠡小龍顯異人人能道之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龍卽伏其中乘風日數百里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祠下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二十三

英烈王

大中祥符五年詔杭州吳山廟神宜特封英烈王神卽伍子胥時新葺廟故也

炳靈公

五代會要曰後唐長興四年七月封泰山三郎爲威雄大將軍時上不豫泰山僧進藥小康僧請封之宋朝會要曰廟在兗州泰山下卽泰山神也後唐詔封威雄將軍爲炳靈公

嘉應侯

民間百姓共立東岳張太尉祠國城之外東南隅借傳神姓張氏淮陰人死隸岳神主陰府要職京東州郡往往有祠世謂張舍人者是也至此號太尉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祈有感始封嘉應侯

神祇

非溪陳先生言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祀作一項論又以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又以哉斯言苟不先述古人所爲鬼神祭祀之說則其理不明不述後世淫祀妖怪之說則又何以窮世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二十四

三五五十六

儒之疑耶若釋氏道家之論鬼神可笑之尤者予生長吳楚間每見邑里之人歲時承管非然食飲而已至於山川鬼神妄言微福動致大牲以祀享之問之則曰名山大川禮所當祭其亦不思之甚矣夫祀禮莫大於分今以一夫之微而欲僭王侯之卿之祭其越分踰禮爲何如哉若是者不獲戾於鬼神幸也况求福乎

神不能禍福人

世之謂神者以其有靈可以禍福於人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精誠所禱往玉無愆祀亦至矣然神未

嘗福於人未嘗禍於人世之興衰人之窮達皆有命也且漢文景之間有不禱于神者歟而吳犯關東虜寇塞上仲尼之聖賈生之賢有不敬於神者歟而見逐於魯不行於漢故知神不能禍福於人若能禍福於人王莽僭而何不殺之董卓亂而何不戮之堯舜將崩而何不生之桀紂欲狂而何不死之柳下惠之屈何不伸之董仲舒之出何不止之以是言之神之於人也世之將興則福於人世之將亂則禍於人神人之道與時升降焉者昔蔣子文敗符堅是晉之未亡也及劉裕之取晉室豈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三五

三

無蔣子文是晉之亡也子文不能救則知人之憧憧然禱於神妄也夫神者聰明正直豈其享而人不見其吐謂之享乎然則謂之人所神非神自神也

神靈盛衰

廟食之神有至靈者先正謂其浸久亦散豈亦有氣數歟宇內氣數神實爲之鬼神雖無形固不能逃其外也今民間神廟靈者只是人心誠歸向人心一移靈響隨息所謂致生則神死之不神其枉枉鄉廟占山水最惡處神多靈而在平地反是有同

是廟同一神名相去里所而靈不靈異者此地氣所致地之氣固又不能無盛衰時也朱子語錄先生每見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可見地土關係如此耳

馬神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其文甚明今北方府州縣官凡有馬政者每歲祭馬神廟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常在定州適知州送祭馬廟昨問所祭馬神何稱云稱馬明王之神及師生入揖問之亦然蓋此禮不講已久但不知太僕寺致祭如何未及問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三六

三

帝神女

山海經洞庭之中帝之二女居之郭璞註云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離騷所謂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是也河圖玉板云堯之二女爲舜之妃死葬於此塚在縣北一百六十里

青草山

神名

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致虛閣雜俎膏神曰鳳藻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餐

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昔楊太真粧束每件呼之人謂之神粧採蘭雜志

刑天

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辯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五大夫

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欲謁武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七

三

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迹恐是聖人王使尚父謝五大夫曰幸賓臨之失不先問方修法服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天寒故進熟粥以禦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河伯風伯雨師粥既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告武王曰客可見矣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夷風伯雨師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謁者于殿下

門外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嘆祝融拜武王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勅風伯雨師各奉其職武王曰子歲時亦無廢禮太公伏符陰謀金匱

梓潼神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官事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土水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掇科之士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八

九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終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祠祭門

百神類中

扁鵲

扁鵲墓在河間任丘縣其祠名藥王祠祠前有地數畝病者禱神乃以投卜之許則云從某方取藥如言掘土果得藥服之無弗愈者其色味不一四方來者日掘千窟越宿俱平壤矣

女夷

釋史彙編卷之百三十二

潘南子云女夷鼓吹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艸木注云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郭璞江賦云水夷倚浪以傲睨注云水仙也李善本為水夷山海經曰水夷即馮夷也

河伯姓字

唐河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章懷博注引聖賢冢墓記云馮夷弘農華陽潼鄉隄道里人服食得水仙為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無稽據則同

神女廟

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祕不可觀馮況學士之幼子秀美如玉年十五隨況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入廟必拍手褰裳見神女日動歸時頭疼三日卒

周宣靈王

衢州周宣靈王者故市里細民死而屍浮於水亭灘流去復來土人異之祝曰果神也香三日臭三日吾則奉事汝已而滿城皆聞異香自屍出三日臭亦如之乃泥其屍為像其母聞而往拜像面其頭至今頭不正顯異百出嘗作一長年操舟載杭商

釋史彙編卷之百三十二

入閩他舟祭其舟故不行商尤之乃曰汝欲即到乎閉目勿動一夕開目已到清湖去杭七百里矣每年四月八日為其生辰必有巨蛙三五出於廟下色正綠文如列星或携升坐舫吸酒一盃旬餘不見今往來者禱謝無虛筮

上帝賜孫久中

張元素字君師從事荆南府其同事孫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寫鶴鳳為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采煥羅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號曰廉正君其後及子皆有名號論初外傳皆非

世人所知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復置蒼枝數於亭前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不無異病者取蒼盆中水飲之即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卒于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神避食狶

廣德祠山神曰張避食狶按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長興縣疏淫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爲狶役使陰兵後爲夫人李氏所覘其工遂輟食之避狶蓋以此淮南子載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輟轅之道塗山神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一
氏見之慙而化爲石二事實相類

爵廟神音

衡山九疑皆有爵廟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祀則如聞絃歌之聲

女靈神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低鬟蛾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怪石圍數畝上列三峰皆十餘丈森然肖太華也詢之老人云大初中斯地忽暴風驟雨襄丘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

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爲吾立祠於山前山名女靈吾所持來者無曠春秋祭吾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官書祀典歷數世矣咸通末予調補縣長吏實尸嘗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祠內禎獨拳拳不能去乃索卮酒醉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觀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乎旣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愴恍不寐若爲陰物所中其僕來告予走視之則目瞪口呆不能言矣予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焉余命吏載楫鉤挈尊席而禱曰夫人岳鎮愛衆疆場明祗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某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戲竿之餘至有慢言曠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違好生之德常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祇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泆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輶顧交甫而解明佩若九闌一叫必貽幃箔不脩之責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矣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神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一

二十八宿名義

朱晦菴云真武非是有一个神人被髮者蓋玄武之稱所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亦非是有四个物也以角星為角心星為心尾星為尾是為青龍虛為星如龜螣蛇在虛危之下故為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故改為真參星有四角如虎故為白虎翼星為翼軫星如項下喙井星如冠為朱雀盧仝詩頭戴井冠楊子雲言龜蛇正是如此乃真武之肝腸也玄武即龜之異名水猴也水屬北方色黑故曰玄有甲能捍禦曰武其實只是龜之一物耳北方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五

三

七宿如龜形其下有蛇星蛇火屬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相交遂繪為龜蛇蟠虬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有龜蛇二將耳

伍子胥

伍子胥累諫吳王賜屬鏹劍死臨終戒其子曰懸我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鯁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內肥河

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肥河之水亦鼓而起至其廟前高一二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

屈原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恒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曲係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及五色

神史彙編

卷之五

六

三

汨羅水之遺風

出續齊詩記

李冰

李冰為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為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強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為牛今江神必亦為牛矣我以太白練為束以鞭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湏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鬪於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為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瀾瀾而去唐太和五年洪水騰潰冰神為龍

與龍聞於淮中猶以白練爲誌水遂漂下左綿梓
潼皆浮川溢峽唯西蜀無害

出成都記

張璞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擇用致微意妻覺問故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如故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七

三四四

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乃復投已女及得度遙見二女在上有更立于岝側曰吾廬君上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

也出搜神記

橋成神助

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時有神人舂驅石下海石行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爲赤陽城十一岩盡起東傾如相隨狀至今猶尔秦皇於

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力所建海神爲之監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欲求相見神云我形醜惡不敢相見若不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以石橋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左右巧者潛以脚画神形神怒而速去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

老嫗

漢何比干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子未已門首有老嫗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濕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八

三三十一

晉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九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

出明錄

道逢書生告葬地

表安父亡道逢三書生告安葬地云葬此地世世爲貴公安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

蔣侯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爲賊擊傷右項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

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謂吏曰我當主此土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立祠孫權聞之於是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緒爲長水校尉

陽雍

魏陽雍河南洛陽人兄弟六人以傭書爲業公少修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歿葬禮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絕水漿處大道峻坂下爲屋晨夜輦水漿給行旅無補履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子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薺餘爲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九

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育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乃試求之徐氏笑以爲狂然聞其好善戲答媒曰得白薺一雙錢百萬與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諸陽其後也

出齊德傳

鍾山神

晉書符堅傳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若神有力焉嘗觀爲善陰騭書亦載求助之事而

通鑑綱目止有艸木皆兵之說餘不及焉蓋蘇峻反祈鍾山神許盡朱鬚紫蹄馬碧蓋朱絡車後

郗鑒入援亦祈鍾山神神謂鑒曰蘇峻爲逆人神共憤當與蔣子文共誅鋤之峻亦祈我豈可助之爲虐今以疏相示及案收而疏見

金陵志

陶侃

陶侃字士行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單衣平上幘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見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二

十

穢所襍五行書曰廟神曰後帝也

出異苑

宜陽女子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強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殺時娥負器出汲於澤間賊至走還正見婦鮮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仰呼曰皇天寧有神否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群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鵝

土人因歸曰石雞山女娥潭出唐明錄

王猛

王猛者北齊人少貧賤曾至洛陽貨畜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畜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猛隨去行不覺遠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往樹下當先啟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床頭髻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畜價遣人送猛出猛顧視乃嵩山也出中典書

臨汝侯猷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一

十一

三

崇寧臨汝侯猷爲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禱必應後爲益州刺史時江陵人齊狗兒反衆十餘萬攻州城猷兵糧已盡人有二心乃遙禱請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騎絡鉄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曰已瞞騎語父曰後人來可令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仍請飲田父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兒及猷卒謚曰靈與神交故也出南史

洛神

後魏孝昌中有洛子淵自云洛中人戍於彭城同營人樊元寶還子淵附書至洛書上題云宅上靈臺南延洛水既至洛忽逢一老翁曰吾兒書也引入門館甚盛呼坐命酒酒至色赤甚香美寶告退老翁出送但見高岍對水無復人家及還彭城子淵已失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水神也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猪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一尺大早下竭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鑿夜過其側有髮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詰汾遇天女

後魏聖武帝拓拔氏名詰汾常獵山澤間見美婦人乘輜輶自天而下既至出曰我天女也受命而來與君相偶旦日謂帝曰比與君合今已有娠約以

明季再會於此言終而別明年帝如期而往天女果至以所生男子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言訖辭去帝名其子曰力微即神元帝也是爲魏之始祖時人爲之語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出類

張秉遇仙女

張秉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仙女詣秉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秉如期往果見前女以襁褓子歸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名子曰渤爲祠山神

一統志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三

三

木馬

段暉字長祚姑臧人漢太尉頽後也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乞伏熾盤時歷御史大夫海西侯

後魏書

神像卜世數

周隋間有術士銘金爲神像天后朝命置宮中局其

殿宇甚嚴玄宗常幸其殿啟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幸侍上上問力士此神像何所異乎亦有說耶力士曰此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年數其法當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徒一撼而止上即嚴聲叱之其像若有懼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搖動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年肅宗在位六年代宗在位十有九年盡契其占

青山靈燈

青山觀前有靈燈齊曰必見或五或十亦無定數常因玄宗勅道士王仙卿就黃帝壇修醮其燈徧山僖宗幸蜀之年山中修靈道場周天大醮神燈千餘輝灼林表

韋秀莊

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叅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荅曰即城隍之主又問何來荅云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尅後五日大戰於河清恐力不禁故來求救于使君爾



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也惟君圖之秀莊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帥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頃更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氣形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峰之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下此後漸退至今五六里

出廣異記

賴鯉示靈

開元中琅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雨之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五

三六

安昌齡乃命使賞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輛草履子上之又詩一首詩曰青驥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浪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時市艸履子時兼市錯刀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能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錯刀子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昭然明驗嘗聞葛仙翁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

車亦頗同

柳神

李固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也已用柳汁涂子衣矣科第疑得藍袍當以棗餠祀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第三集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載餘夢人令采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峩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海九雲諸已降于豆隴下可取甬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掖門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滿室有聲曰解后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出文

子儀捨女

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為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息當以女奉為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于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

巫支祁



康永泰中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繫
不復出漁者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鉄鑊盤繞山
足尋不知極遂告刺史李湯湯命漁人能水者數
十獲其鑊力莫能掣加以牛五十餘頭鑊乃稍稍
就岍鑊之末見一獸狀如猿白首長鬚雪牙金爪
高五丈許目若電顧視人欲發狂怒觀者奔走歎
亦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莫知其由元
和九年李公佐得古岳瀆經讀之知禹所囚淮瀆
水神名巫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陽
之遠近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禹鎖之淮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十七

陰龜山足下淮水始永安流注海

白衣老人

穆宗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翽主
役於御院之西序見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
皇帝過路必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翽惶遽使修
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古井也驚顧之際已失
老人所在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奏之帝至宮
朝獻畢赴南郊于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稱賀
遂命翰林院學士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
書於實井之上名曰聖瑞感應紀仍賜鄭翽緋衣

出唐
統紀

王審知

福州海口黃碕岍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
為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役力軋寧中因夢
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
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
甫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
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
行旋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
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具載其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十八

一妃九龍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瀛王之
女也夏縣司馬仲才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
配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

婦女不宜入神祠

許州長葛令嚴郃衣冠族也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
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
妍白光啓乙巳歲年十五矣時遇清明節嚴公盡
室登陞山山西峯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
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千

道左塵全晦冥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地變色不能言髮上又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爲第三子婦其家遽使賞酒肴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座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祠所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於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托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即予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紅裳女

宋真宗封泰山武臣楊六郎者見一紅裳女子自靈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九

三

岩山洞中出頂香迎駕而前楊抽矢射之而隱取香以呈帝帝嘉其異命六郎爲守土巡檢有司立精理寺以表神迹有松一株大數抱本朝弘治中知府遣老人薪之老人尋爲虎所傷家亦被焚今其山下有楊六郎墓

昭陵返真

歲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東嶽祠下謂之朝拜嘉祐八年是日風寒如深冬時至明日地皆結冰寒甚幾欲裂面墮指人皆閉戶道無行迹日欲入忽聞傳呼之聲自南而北儀衛雄其近道

人家有自戶牖潛窺者見馬高數尺甲士皆不類常人織扇車乘皆如今乘輿行至廟門而入廟之重門洞開異香載路有丈夫絳袍幘頭坐黃幃之下微聞鶩蹕之聲亦有言去朝真君回來又有言真君已歸皆相顧合掌中夜方不聞人語又明日天氣復溫皆揮扇而行後數日方聞昭陵其日升遐

祠寺傳訛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成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二十

三

而俚俗多遵其舊名今傳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孤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俗傳孤爲姑江側有一大石硯謂之澎浪硯遂傳爲彭郎硯云彭郎小姑壻也予常至小孤山廟像乃一婦而勑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闕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予常見其廟像甚勇手持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

復祀萊公

寇萊公常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

士陳和叔知州下今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夾子就梓失之已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大怖駭立榜示百姓依舊祭享

太白山封爵

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爲守秦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得詔封山神爲靈應公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主

三

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髮髯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因作奏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復爲文記之且脩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岳侯神降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將軍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如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辨空自游魂徧九州丞相秦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多有死

者

范之綱妻

會稽士人范之綱居於城中壯歲下世有二子能謹畏治生日以給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禱天地百神旦誦經五十遍凡十餘年未嘗少懈淳熙元年下元日設三官位供事甚勤燭下一神人出現語之曰婆鰥年來家道長進两个兒子留意產業孫男女五人仍有奴僕又已身安強無疾病居于塵世真不易得此外更復何求而朝朝暮暮香火臻至願聞所欲母謝曰老妾感謝天地護祐一家百無所望只願安然得飽飯吃神曰衣食定不缺若欲安然得之恐難耳語畢而沒予謂世之人無功無德坐享富貴使聞范姬之事宜知所警

蕪湖龍祠

紹熙五年春江西安撫司將官林應趾部豫章米綱往金陵抵蕪湖內一舟最大所載千斛中夜忽漏水入如湧舟中之人惶窘無計林具衣冠向龍祠拜禱舟有七倉輒用甲乙次叙書七闌以上所向遂得第二闌未及搬運而漏自止於是安寢至旦後三日晚至采石舟復漏乃集綱衆如神告之證

空第二倉見底板正脫一節一小魚當漏處帖帖如遮護然已腐矣蓋前者漏止正以魚故神之賜佑大矣哉

李侯托夢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倅時謀立濟王爲帝事事業不成理宗賜濟王鵠酒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改湖州爲安吉州史彌遠取旨差文統制領軍勦洗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文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義興人民敬祀以報其靈威

和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壬

三十四

潭州都監

潭州兵馬都監某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行道過青艸洞庭河泊舟罷王廟當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偏強且憚費薦供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每事加謹某殊不畏時夏夜月明生於船艙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煜煜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於舟人曰此諸神嬉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爲耶彈弓射之纔一彈落光采霍然而滅明日詣廟審視則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遍体有坼裂紋昨夕彈圓正在袋中

以告都監使謝過亦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其一舟失米數百斛罄二年俸予僅能償直全家震怖幸不焚魚腹大抵鬼神多譴故尤畏彈也

陽武四將軍

黃河之南陽武下堤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每一修築至用丁夫數千萬工虜皇統中嘗以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溺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曰下有長蛇爲害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寢于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許以相俟至午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携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即時掃壘守欲奉與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不旋踵而死守爲立祠於其處請於朝封爲四將軍以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識者疑爲神云

宋中正

魏人王貞外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戾自暴出過神祠太嘗加敬或指而詈侮虜亮正隆初有士人通謁宋中正見爲縱陳禍福其言似

和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壬

三十四

涉訊戒王曰天生德於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
恃力復讎匪朝伊夕榮惑真君將不日降臨速禱
之尚可免戾王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
來乎客咄咄不已王叱遣之經旬又一客緋衣亦
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詞王復叱之其人出外
仰天大呼即有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猶鵠
張大言曰此不過能熱吾廬舍耳俄頃火焰旋轉
散爲數十炬王室邸無遠近一切蕩然金玉堅白
俱成煨燼其屋之側故有火星廟畧無所損

淑明殿馬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王

三

金瓶梅時泰安守不室里始到郡謁東岳廟通禮
辭祠至淑明寢殿地有流血大驚躬率從吏周行
檢視見後塑像一指折血淋漓弗止而首飾臂釧
及供床黃白器皆亡失即捕典者繫獄訊治不得
其實後因月旦詣禱曰獄久不決必累無辜惟神
聰明願顯示誅殛以快民意明日聞卒走報殿西
廊素壁間舊繪馬四匹早忽不見久之各啣一人
至一僧一童行兩胡奴不室里急策馬往驗問四
囚絳械簾下如有物執持者是時有千戶曰阿失
打厓歛所部誅求貨賄其二人無以應命與竹林

同謀自殿屋山翼鑽瓦斷椽竊去諸物
藏於僧所重行與聞之於是具奏虜廷亮令校緝
千戶兩奴放爲良黥竄僧童於遠裔

紫姑詩

經典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鵬爲題詩云寒山雪
壓松枝折班班刺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
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
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

曹娥始末

野語

宋朝崇信道教當時官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鬼神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王

三

少有不封爵號者如上虞曹娥廟大觀四年八月
封爲靈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爲靈孝昭順
夫人淳祐六年六月封爲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又
封娥父爲和應侯母爲度善夫人各有封勅尚存
予常謂當時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鬼神幹事其
代言之臣尤爲孟浪如漢碑言娥父所能按節歌舞
婆娑樂神婆娑盡舞貌其於和應侯封勅乃云爾
迎婆娑之神至於溺死其命矣夫不亦可笑乎
本朝著令有司春秋致祭神主曰漢孝女曹娥之
神革去前代以爲正言順其言爲萬世法矣弘

治壬子四月曾謁此祠守祠者出宋敕觀之且得蔡卞所書卽卽淳碑榻本然娥之孝豈待爵號顯哉今其江其鎮其館駟監場壩堰急通鋪之類皆以曹娥為名蓋將歷萬世而不泯矣

爐下山

慈人劉平江諱志業中嘉靖乙丑進士生平敬事漢壽亭侯及守漳州怪無壽亭廟偶位演武場視其地曠莽捐俸立廟廟成之一巨爐眾報某山有一石可為爐令工琢之而石大山峻數千人不能下公方躊躇越宿眾報石已在山足矣關公之靈應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主

三

類如此

人姓訛傳

温州府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杜拾遺訛為杜十姨也伍子胥訛為五髭鬚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為十姨豈不唯我耶

一百三十三

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祠祭門

百神類下

鄭氏忠孝鬼

義門鄭氏有天神主之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姪男女以次序列神常現形云吾天地間忠孝鬼曹主江州陳氏今奉帝命為女家依表母得為非義以取禍言訖而隱鄭氏建神光閣奉安其所以累葉同居者神有助焉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一

鮑君

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罾且以捕麀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麀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乃以一頭置罾中而去本主來於罾中得鮑魚恠之以為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因共置屋立廟號為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祠積七八年鮑魚主復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為說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

出抱朴子

着餌石人

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覲着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鷄豚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爲人說無復往者

出抱朴子

殤神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子

子

九歌國殤非閔雲長輩不足當所謂生爲人傑歿爲鬼雄也江鄉淫祠有馬坡大王爲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爲靈響俗呼殤神必是小人歿聞忿怒之氣不泯而爲厲者有老嫗言十六七時避盜山間與其婦女處於屋後小室內忽覺簷間有聲如蝙蝠其家婦女倉皇出門仰視之扣齒而言曰待去叫丈夫漢歸老嫗亦隨之到門外仰視但彷彿見空中有黑影如蝴蝶狀散去問婦人何故如此應曰神道心亦不知何異數日後盜息婦家以告長上方知其家亦祀此神非良民也俚俗傳之其聲作

於前則吉而勝作於後則凶而負楚俗有此

斗神書藏經

元時遣使徵能書者寫佛經五千四十八卷藏諸名山句容觀音寺方事延請而七道人求見曰我能書觀王許之肩閉一室中至明有七鶴飛去而藏經已完墨蹟如出一手乃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至今藏寺中近得覩一卷於雞鳴山字體如蘇子瞻云

真武

太和山真武像披髮跣足相傳 永樂時塑像不識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子

子

其貌請之文皇帝時 成祖正披髮去胠云當如我然真仙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旣沐降臨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釧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

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
於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圖
本藏於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乃宣取展看與
見本無殊帝愈悅則真武本像如是非取像於
成祖皇帝

顯佑王

皇明

太祖皇帝征偽漢在鄱陽湖中數日風不利一夕夢

一神啓云某即此湖王者也公當克此寇爲天下

主所乏者順風耳來日某謹獻一陣以爲助翌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四

風果利遂克之 上封爲顯佑王

黎山靈異

黎山神本唐建州刺史李頻當咸通兵攘之際能保

障郡民德之歿而奉其像於其所遊地至宋元

豐中因禱兩有驗降勅褒祀乃信郡官之誤以爲

宰相李回紹興中洪邁知郡始正其繆靈蹟累著

真賽無虛日元末陳友諒遣賊帥鄧友龍來攻見

神兵驅逐兩敗而去洪武元年 上命大將軍胡

廷瑞副將軍何道南征道屯兵水西寺夜夢一人

偉貌唐衣冠來呼曰何左丞我以一城生靈付女

勿枉害一人言畢而覺問之士人云黎王最靈
乃身往謁廟諭令早降總管達也先送款胡廷瑞
初在友諒軍中至是怒言蠻子向不降今降何也
父老曰向天命未定今 真王已出故降左丞然
之因賜酒廷瑞怒欲縱軍士搜掠乃以牙木銅爲
三牌默令曰得牙者免得木者掠得銅者夷其民
道密諭達也先即抽其牙牌廷瑞乃已正統中郡
人康臘黎乘沙尤之亂率衆攻城人見空中神兵
因乘勢奮擊敗去城以獲全今土人圖其感應之
狀於壁予乞夢於神如驗當續書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五

徐真人

男子曾甲世居閩縣金鰲峰下灌園爲業園中有破

祠其神嘗栖箕自稱兄弟二人南唐徐知誥之弟

知誥知詳也晉開運二年率師入閩秋毫無犯閩

人祀我于此自是書符療病驗若影嚮未樂間

成祖皇帝北征弗豫詔曾甲入侍運箕有驗遂封

知誥清微洞玄真人知詳弘靜高明真人勅有司

建廟金鰲峰下歲遣龍扁山張真人齋賜衣袍久

之張弗堪其役致命畢按劍坐殿上召之須臾三

金鰲自帳中出前張叱之曰何等小畜敢

煩乃翁明歲復來當斬汝矣先是每歲賜袍明日
二真人親至雲頭謝恩至是奏免張真人今但遣
官而已

蕭公

蕭公者清江市里人平生朴直不妄言笑年八十二
無疾坐亡家人以桶盛其屍置中堂祀之其家瀕
江累爲水蝕傾圯一日隣人舟行者見蕭公寄一
錢猶曰此吾家物煩君附載至蕭灘下其人辭以
重公舉手携至舟輕如一葉其人受之珍重而別
亦不知其死也至灘以告其家乃大驚置於水次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

六

子

遂不復圯蕭公之生也嘗與鄉人飲座間隱几少
瞑須臾起顧座客曰適江中有覆舟者吾往救之
凡幾人生矣好事者亟往江濱物色之其言信然
能分身四出或一時爲人招邀處處赴之暨會語
及各有一蕭公也歿遂爲神 太祖伐僞漢鄱陽
之役敵人言正見空中有數萬甲兵皆衣紅以助
戰幟上大書蕭公字由是 太祖加以封爵各軍
衛廟祀之其家至今族屬蕃盛子孫家人死者亦
多隸公部下爲陰官陰兵亦專以拯溺爲事往往
降鸞箕判禍福人有受福欲報以咨于神神或判

云要銀若干或金錢粟米之屬判其數今送其家
或運賃作家書道及家事又云今遣人送回某物
若干每歲恒有數百金寄回家賴以給凡長年黃
帽事之最謹而兵衛將士及漕運官軍尤極誠篤
聞外夷之人亦奉祀之

歸叔度崑山人洪武初避事挈妻子之蜀至某州暮
抵一民舍寓宿坐定一老負笠而來翁顧叔度曰
子南來良苦叔度疑其爲邏者蹤跡至此意頗恐
翁曰子無怖吾故此土民也叔度始以入蜀告翁
曰此去蜀甚遠况道非所由子將爲往叔度顧妻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

七

子

子歎且泣翁曰姑就寢明日吾爲子先導吾每十
步束草爲識子行第視所結草盡處問蕭公家吾
其遲子矣叔度俛首謝詰旦趣妻子起就道果見
束草皆不出十步外視有草處行皆聞然幽絕之
境然路徑皆平坦不覺有跋涉之艱叔度心異之
日未夕抵山下相與憩一巨石回顧向所涉處巖
險峯嶺若在天上下而所結草至是亦無有矣叔度
自詫蕭公其神乎頃之髣髴聞雞犬声俯瞰石下
見居民十數家趨往就之民皆驚問所自來語以
老翁先導之意且問就爲蕭公家衆詰其狀貌曰

得非長身而荷笠者乎曰然衆賀曰公大有福人得神相遂指一小丘謂曰此即蕭公家矣叔度趨進見有廟巍然入門像設儼如昨暮所見者叔度稽首再拜衆相率具雞黍留之數日各致餽遺而別別未三日即抵成都叔度居成都二十餘年始還鄉後年九十餘尚強力善飯每與人追叙舊事輒欷歔泣下叔度爲人敦厚謹恪故得全於患難如此戴冠筆記

晏公神

勸江岸常崩蓋猪婆龍於下搜挾故也有老漁教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八

以炙猪爲餌釣之釣之而力不能起老漁又曰四足爬土石爲力耳當以甕通其底貫釣緝而下之甕豈其項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老漁曰告天子江岸可成矣衆問姓曰晏姓倏爾不見後岸成太祖悟曰昔嘗收我於覆舟山遂封晏公都督大元帥廟而祀之以爾雅考之有翼曰翬狀如守宮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酋健善攻碣岸

城隍神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不應復有城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九

唐故唐李陽公諱城隍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然京城中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今白作常鄂州碑謂大水浸淫城郭抗辭正色言于城隍其應如响杜牧爲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日如韓文公於潮州鞠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駕并鷁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爲然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南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爲合於禮之入錯祭坊與水塘者今按禮記注水塘溝也正義云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水塘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塘蓋今之溝澮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朝家或賜廟額或頒封爵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江陰以爲周勃真州六合以爲黥布和州爲范增襄陽與穀城爲蕭何興國軍爲姚弋仲紹興府爲龐玉寶麗堅四世祖事具在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提管鄂州爲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爲屈垣吳尚書僕射冕之子也台州之治蓋其故居鐫州爲項州

時祀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知縣鎮郡時祀本
曰唐縣令也惟筠之祈昌祀西晉邑宰盧姓者紹
興之嵯祀陳長官慶元昌化因祀邑人茹侯三者
不得其名爾耳目所不接者尚缺如也嘉佑禱志
載吳春卿爲藍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餅
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餅此童
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爲厲鬼乃封爲
屬國侯使末爲臨安土地故塑像爲十餘歲小兒
今不知塑像如何而土地之稱已轉爲城隍矣太
平廣記載宣州司戶公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

三

晉桓爰也與所傳不同然爰今別廟食於紹興辛
未潼川守沈諺將新城隍祠夢人賁文書來稱新
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監序事愈涉怪瀛熙間李
異守龍舒有總於民法郡人遂相傳必爲城隍神
矣尤淺妄不經

姑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
後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爲都
邑吳地志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廟食
於此地固宜

城隍祀典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內
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於理者衣冠而肖之加
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
神皆有監察司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
詞蓋其時 皇祖尚未有定制三年乃正祀典詔
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前時爵
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
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
在正中壁上却回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
廊壁上此今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新惜乎全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一

三

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爲衣冠之像甚者又爲
夫人以配之遂使 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
陰道守

洪武中知府李公之官見一巨艦同行問之云蘇州
太守也驚而訪之曰我陰道守公陽道守也並行
至城隍廟乃不見按玄怪錄云有人授同州督郵
道遇貴人陰道督郵也隨之州見其妻被縛在厩
問拙室何以至此答以被罪祈而免之及見妻具
如神語

浙江城隍

杭州府城隍之神宜稱浙江城隍之神神粵之南海
人名周新字志新國初以郡學生入太學授大理
寺評事永樂二年轉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貴
戚皆憚之目爲冷面寒鐵人因稱冷面寒鐵公擢
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浙有冤民聞命下喜相告
曰吾生矣冷面寒鐵公來也公至果直其冤發姦
摘伏如神苞苴不入妻孥荆布而已郡縣望風股
栗莫敢觸法然矜恤小民嘗濬西湖以備旱潦民
賴之後竟以峭直忤權姦排擠誣歟臨危呼曰某
生得爲直臣歟當作直鬼 文皇尋悟其枉他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五 主

龔弘遇神

嘉定龔公弘由郎署擢兗州知府將之任舟阻北河
旁近艤有官艦詢之荅曰兗州新知府赴任也公
驚曰豈有一府除兩知府者使人通問艦中冠袍
貴人卽造公舟拜謁公怪之荅曰知府雖同幽明
則異公曰得非我望之神乎曰然以公正直故相

見耳公曰到任後可許再見乎曰公入廟時第止
騶從於門外公獨登堂則相見矣他日公謁府
如教輒相見一日公問神所司可使見乎曰公第
閉目卽見矣公因閉目果見堂下囚徒紛紜哀苦
百狀有一婦人乃公同寮推官妻也以鐵釘釘一
指望見公哀鳴乞救公詢于神且爲營救神曰此
婦妬悍殺妾子三四人致推官絕嗣故受此報奉
公教稍寬指釘但歿則不可免也又見府中工役
某吏兩手俱釘公問神神曰此人先爲刑房用法
斃人今當抵罪已而公還府入問疾推官曰頃者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五 主

張太子神詩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像旁設張太子位永
樂戊子士人王英卜秋舉降筮曰玉霄一點墮雲
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支不就貴人頭上
請君看皆隱語寓王英高中四字也又士人袖芭
蕉葉問曰我非 第言袖中何物詩云兩手

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
減却窓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問其名詩云蘇
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階前
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雁來紅也如是驗者甚
多或謂時有旅櫬寓廟中必其所為後櫬移而神
不顯

禱雨文

景泰五年七月寧德旱甚禱雨龍湫疏文未善須臾
浮出片紙取視之乃至正間禱雨文也其詞云某
等俯陳曦悃仰瀆龍顏乞鑒凡心願舒聖眼言念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古

三十三

禱居在世治本於農蒙天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
濡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塗足之勤秋獲冬藏實切
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恒暘爰從九夏之初逮
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
停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既竭慨旱魃之為凶知
作孽自我蒸民故降災實由上帝敢深俯省特申
禱詞虔擇某時恭詣龍湫恪求聖水願施甘雨稍
收枯苗伏望龍顏大悅賜涓滴於金甌龜壑全消
需霧沱於隴畝庸賦實粟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
佑我民迓續乃命

云

衆為誦之須臾大雨如注

張曷遇神

張曷字仲明寧波人登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初
縣有賣薪者嗜鱸一日從市歸乘飢恣啖頃之腹
痛而必隣保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
械繫踰年曷初蒞任白晝坐堂上忽有綠袍黑帽
者自門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覺及案前長揖曰吾
乃邑某鄉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願公雪之曷問
故神曰某以中鱸毒歿非妻殺也公試置群鱸於
水壺中有昂首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烹以啖狗
爾必歿矣言訖不見曷如其言試之果驗遂釋其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十五

三十三

張翰林

臨江有寺獨設一殿以祀伽藍閔王之神嘉靖間翰
林張公春未達時肄業其地一夕夢神告曰吾適
病耳君能治之當有以報張覺見蜂巢於像耳為
剔去之次夜夢神來謝且曰君讀春秋未知興義
乃為講解數章極有理趣自是每夕皆然張以所
得質之人無不欽服及赴省試復夢神曰君但行
我當輔君三場張未嘗構思覺筆陣有神滔滔不
竭時廣東霍某崖公子也以麟經擅長且家多

秘書閣張經義出人意表策皆秘書鄭夾冷中語
大奇之力呈此卷丁未會試亦然殿試及第張官
翰茲遇請文者紛沓即懸筆禱神神必代作古雅
博洽時輩罕及張與姜金和公同官親言其事

神船

陽山惠瑤說其鄰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張家
灣附船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
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言欲往蘇州求附
載貴人即命載之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著草
履置身畔以衣囊爲枕暫睡不覺沉寢既寤開目
視身臥草野中囊藉首如故而草履不見驚起
視日猶未晡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益
大駭循途走至閭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像
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粧飾不少
異探其尾則草履在焉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
相公廟也

劉節使

蔣給事魯因公差泊舟江許有一官船繼至相並即
過船其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圓桶官遣隸人
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有哭聲蔣謂是此女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宋 三

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歿矣再三勸解尋命
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
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陵風而去上有旗號曰
江湖劉節使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舡者皆覆沒
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清樂難得

有士人曾至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
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
所欲士荅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
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
界神仙之樂汝何以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因歷
數古人極貴思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
天之所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夢神施藥

湖州隆報寺故中書侍郎林彥振功德院也林父子
繼亡無後族人拆屋伐木蕩無一椽所遺神像一
切暴露善人一軀仆地上巧者吳大和泥補葺且
昇施圓證寺久之吳大結屋墜梯折腰傷勢甚急
夢神來云汝昔嘗救我我不敢忘報以乳香飲方
其法用酒浸虎骨敗龜黃芪牛膝葦蘆續斷乳香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七

七品覺即喚子買藥敬服之一旬而愈

柳王祠

都勻有柳王祠其像悍惡深目廣頤喙尖而長人率之盛羅牲醴拜祝畢出而闔戶從隙處窺之見青巨蛇從神口躍出食盡仍入口少不虞輒得禍祀者接踵吉安陳僉憲過而聞之曰吾當爲一方除崇命具饗又設麵包中藏寸刀公爲文自禱神亦闔戶窺之蛇食如前未幾有饗神者蛇不復出公令毀像蛇斃神腹崇遂滅

玉女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六

三百廿

相傳漢時聖帝座下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胡亂華之際殿圯石像亦仆至唐而金童泐盡玉女淪沒於池宋真宗封泰山還至御帳滌手池內見一石人頭出水面出而滌之命有司建小廟安奉其後殿轉加廣而香火日盛遂號爲聖帝之女封爲天仙玉女碧霞元君自鄒魯齊秦以至晉冀多尸而△祝焉今香錢歲數萬各王府及三司廩給咸自

此出云

張翼德廟

蜀車騎將軍張翼德廟在遂寧之涪江紹興初元北

虜振搖開輔張魏公宣撫處置秦蜀移屯閬中秋八月歿卒有更生者轉傳戒語欲助順誅逆已而虜酋元术婁室連犯漢中皆折角而退魏公以神安國用便宜進封爲忠顯王又有廟在長州縣長灘鎮火烽山之下邦人張氏創爲之至獻可者老而無子詣涪州樂溫謁王別廟再拜以禱是夕夢神告曰汝實吾裔當有子名司明日與婦飲見五色光氣如綫投婦盃中飲散而孕明年生男曰述於是獻可捨已田以爲廟移樂溫之楓歸植於門東西偏示不忘本且志異也述長而擢進士第終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九

三百廿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毋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歿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

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去郎其大婦也小姑可也
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莫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
色即跳躑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鈎好
則大儻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
自躍穿屋失所在出異苑

女妻河伯

河南師友談紀載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河甚爲患
子儀禱於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焉已而河
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乃以其骨塑於
廟祀之至今猶存惜乎事不見於史也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子

子

廁神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見黃衣女子自云廁
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
謝自古無之神遂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頭點少膏
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
必有所得民明日見柱礎下群蟻紛紜憶其言乃
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何故云其
其下有寶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銖

諸葛一鳴

諸葛一鳴山陰士人也庚午元旦未曉有所適遇唱

騶者爲貴人而前驅鼓吹若有所擁漸近貴人乃
金甲神也士迎問前驅擁者何物曰今科舉子榜
也曰吾固秀才有名否神曰君名在下科榜中士
曰我貧甚其何能需神能移置今榜實大造我神
曰請爲公圖之公見名在移置中是我力第多焚
冥錢爲購耳不然我且得罪榜登士喜甚竟忘焚
錢宴歸見鬼披髮馬前哭曰我爲受禍矣士亦自
恚曰尚可焚錢救否曰不可然亦有少助士因多
焚錢及上春官鬼來曰我能助公登第初試七題
皆能預報士喜不自勝次試直待入闈而報始至
士曰不及矣曰公第以文置巾內吾護持不洩也
士從之一見朱衣而巾中文墜受大械削籍蓋鬼
縱相擲掄報前怨也

興善神異

台州城中委巷有興善廟神頗顯應有趙小一者游
其中遇商人攜囊金息肩廡下入夜小一殺商人
取其金祝神曰神道切莫說方下拜神語曰我到
不說只怕爾自說小一驚起隔數歲小一同友人
過廟門詫曰此廟神極靈友人問故小一曰吾往
歲殺商人取金祝神莫說神曰云云此其顯靈也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子

子

友人嘆異後小一與友人交惡友人以其事訴二
官小一坐臥

林九姑

閩古田有喬松松下祠神曰林九姑禱祈者雲集靈
應如響毛秉義者自福清來貧不能歸求濟於神
或謊之曰汝能償神貸汝義曰可即書券置案上
翌日松枝上有羅綃累懸金數九十義得大喜過
望持歸數年息千倍饒裕矣而忘償姑以聲至其
家見索起居飲噉皆如人義但盛供具爲枝詞軟
語而無償意姑曰不償吾金恐貽禍在胤子義有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子

子九歲即潛匿其師家戒毋出姑曰兒安所匿顧
兒無罪也吾但焚而居義復戒室子甚爲之備數
日火起義有叔曰孔墀亦來救焚姑告之曰相公
貴人也公家安得有負財人如義曾不念資所自
來而久負至宅索又不與我非欲奪其所有還其
所本無耳自是義貧如洗孔墀成甲戌進士副戶
部尚書郎莊靜甫談

胡朝散夢

華亭胡朝散置夜雨納涼因踞胡床而睡夢一偉丈
夫着白道服撼之使起曰君家有不恰好一事宜

急起理會胡驚悟亟出戶果見一人自縊于廊下
往視之其子婦房中使妾也婦者同邑張氏女賦
性慘妬此妾小有過杖之百不勝楚毒乃就灰胡
即解縊移時復醒胡氏供事應使張王甚嚴敬舉
家不食猪肉故蒙神力云然張婦之惡猶不少悛

戲神獲疾

常熟福山東嶽行宮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
判官對立戲掣惡者筆歸至舟次見一使來曰判
官拘君子文甚懼沿路默誦金剛經至廟見兩人
對坐西向者怒甚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子

其情可恕子文叩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賜更生
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少懲以筆點
其背曰去遂寤背生一疽百日方愈有是日持經
不輟

楊尚書

歐陽氏廬陵之富室也得一沉香辛天君像于水中
奉之甚謹他日召仙天君忽降筆云感汝一家敬
事之勤當錫予汝福庸有求乎主人言惟欲得吉
環安坐答云問雷部楊尚書問尚書爲誰曰唐末
楊筠松也頃之筠松至云君家地安在吾爲君相

之歷示諸處乃曰此地壘之出官一斗芝蔴之數
遂依言而寔今果大發舉進士者二十餘人貢例
小官不可勝紀

戚編脩

登文莊公濤初與戚編脩瀾字文湍同館友善戚公
以母喪歸所居在餘姚縣長亭港服闋將入都夜
過嶺山嶠塔子嶺前遙見燈燭人馬夾岸而至戚
公方醉寢舟中人告之戚公起推蓬謂之曰君等
爲迎我來者即當前驅不爲迎我來者宜自散去
一時所見恍惚皆前行既遠漸不見戚公至錢塘
稗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五

病作或枕有神降自稱戚編脩戚爲錢塘潮神人
最神之弘治甲寅瓊山夫人吳氏至京師道出鄱
陽夜夢戚見之且告以來日將有風波之厄戒勿
行比明天極晴朗夫人故以他事緩之同艤數十
舟行無何皆遇暴風雨漂歿獨夫人舟無恙至京
以告公公爲詩文遣官齋御酒香帛至浙江屬布
政使李贊於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
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蓉城主太白常留翰
苑名念我明明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
對黃封酒悵恨難壇負舊盟明年公薨夫人扶柩

歸經錢塘時贊猶在任仍設祭江許以戚公配享

城隍鞭背

潮有王郎中者初在鄉校夜坐于書室中燈影下若
見兩朱衣吏者回顧乃在背後一吏舉鉄鞭鞭其
背者三曰王秀才城隍以汝今秋奏捷而怠惰不
學故令責汝汝好自力言訖不見背痛不可忍呼
妻解衣燭之紅腫卓起且疑且喜明日易衣膏脯
奠于城隍祠且告以夜來所見曰果神之命今秋
擲其一轉而爲陰則成勝兆心未信曰果神不誣
稗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五

再求一勝又擲純陰其一翻而爲陽又勝也大喜
百拜而出遂閉門力學至秋果中式繼舉進士

木居士

木居士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在今衡州之
來陽縣北汭流三十里鼈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
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爲令析而焚之主僧道
符乃更刻木爲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
見之題詩于壁而去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
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黜而頑者則曰將軍
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

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
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
氓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
之問神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刺物命所費不
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弗償其
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患為可倚惴惴
然不敢少懈也豈獨若曹乎

天妃救厄

嘉靖壬辰上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
入司行人高澄齋捧詔勅前往琉球八月侃等
神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五
海裝戒行飛航萬里風濤叵測用閩人故事禱于
天妃之神將至其國逆風蕩舟罅縫皆開以數十
輓轡引水水莫能禦齊呼天妃而號餞頃風定尋
罅塞之舟乃得達及還解纜越一日中夜風大作
桅折舵毀舟中哭聲震天大呼天妃求救俄有紅
光若燭籠自空來舟人皆喜舟果少寧

大士救馬石渚

石渚馬公初任河南左方伯時於碣山河次覆舟家
眷皆沒舟底之下分皆必歿忽見一婦人提魚籃
來救少時舟人呼匠鑿開船底一隙正值馬公頭

上遂得出活其趙夫人并第六子俱不得出至
子孫供奉觀音像云

三官神

湖湘間事三官神甚謹多獲徵報郴州阮君以教官
登第仕為主事患目疾雙瞽醫藥無效素奉此神
日夕焚誦願賜濟拔一夕夢三神來呼問所苦以
手揭其目皮曰吾為汝治不日當愈覺而自喜四
目抱小女子于膝適有人餽桃阮取一枚食之未
入口為小女所攫爪入其目流血沾襟則其驚為
爪所破無纖毫瑕類始知神明示化建醮虔謝云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十五

聖像

禮書丘公世史正綱有云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為像
以後又為土木之偶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
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則
前此固有為塑像者矣但宣聖坐而諸賢皆立至
是乃改立為坐耳按晦菴先生跪坐拜說聞成都
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猶是文翁
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墓
府因信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做文翁石像
水土偶以此觀之則先聖先師之置像蓋自漢

來已有此矣丘公在翰林最號該博不知何以嘗見此而云然也

王弼鬼案

宋學士景濂作秦州王弼傳其略云廬陵巫王萬里以妖術行延安龍沙市見辱於弼夜遣鬼物害之弼方讀金滕篇聞牕外悲嘯聲啟視莫有所見翌日晝復哭於門弼諮之曰汝鬼耶豈我與汝有宿冤將報復歟抑別有冤事亦當爲汝白焉鬼曰我周氏女名月惜居大同豐州之黑河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卜因識其人母歿百有五日當重紀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三十五

元年秋九月丙申萬里一日瞰兒父兄皆他出以兒所生年月日禁架昏迷不能語負至柳林反接手于樹先髡兒髮次乃穴兒心肝暨眼舌耳鼻之屬粉之爲塊呪却精魂使附于紙形爲奴稍怠則以針刺不勝苦痛昨因君少拂其意故遣兒來相害兒心不忍也君其爲兒白諸語訖嗚咽時在弼坐者十人聯署姓名具白于縣急捕萬里與月惜反覆辯鞫仍錄其行囊得有符印長針短釘既伏辜後有二鬼泣言曰我爲耿頑童我爲李延奴其冤與月惜類望君亦白之按其事逮頑童之父德

實延奴之父福保詳驗無異第其爲巫者一姓劉一姓鄭失其籍貫莫之獲也三鬼遂終依於弼洪武四年冬十二月有司誤謂弼有異術貢于朝太祖賜以衣物遣還

博物志補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堂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纏縛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往迎其女此出於風俗通因知祭享誠不可妄古云神不歆非類信矣

鬼哭母嫁

顧彥輝吳郡人成化庚子往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南會昏夜晦黑遙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中孤燈懸壁翁嫗二人織履爲業一小兒扶床號泣彥輝問之嫗曰此吾孫也以早孤母欲改嫁故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旦謝去始放舟忽不見此室乃一荒墓松栢森茂幽僻殊甚彥輝異之遇一婦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三十五

人乘舟而至語曰此地素無人至客何從而出
輝告以是事婦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
於此今特辭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噎至塚號
泣遂不復嫁

羅源女神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永樂初
出海軍張元誨等戴星過嶺遇簪二乘侍女數輩
執燭籠前導元誨等疑為千歸之婦弛擔候之忽
然不見知為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
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手

三四七

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
繼投河厥家時林孝子慙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
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吟咏閑雅月華有百
尺潺湲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雪英有肉芝勝
比蓮花鮓甘露何如竹葉醲之句謂慙孫曰吾石
氏女遭難而歿上帝憫吾貞烈勅吾為火部曜靈
真妃吾妹為水部風毒真妃封此巖為紫霄巖命
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
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慙孫回望無復人字矣

志

箕仙

宋慶子寓永嘉時適逢七夕學徒釀飲有僧法辨善
五星每以八煞為說酒邊一士致仙切試事忽箕
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
夕新詞即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
書鵲橋仙一闕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
畔刺尤雲帶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綠
幔月明銀蟾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
盡是甚時結煞

齊東野語

仙女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手

三四

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
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窓和雨夢梨花
松影侵壇琳館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
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
淡水滴滴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

齊東野語

神號

採訪號

筆談曰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
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山門人陳若拙發地

錢有應元保運四字至四年有詔進號九
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
額賜之乃與錢文同符

五鎮號

隋書開皇十四年立冀鎮霍山祠開元禮惟祭四鎮
開室後益霍山為五唐天寶十載正月二十三日
始封東鎮沂山為東安公南鎮會稽山為永興公
西鎮吳山為成德公中鎮霍山為應聖公北鎮醫
巫閭山為廣寧公

封爵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三

三

宋大中祥符以來東封既崇封爵遂濫凡天下神祇
古今義烈咸降勅進封或奉冊尊號延於南渡歲
日無虛及至前元濫觴益甚岳岱皆帝川瀆同王
如楚之三閭大夫屈原漢之漢壽亭侯關羽商之
夷齊趙之嬰杵各號王公竇典素彙莫此為極
高皇既一天下悉令革去山川仍其本土之號賢
達用其當時之官五岳四瀆并各城隍土偶俱令
毀壞今之岳廟及郡縣城隍多有像在不知自何
時重塑抑當時庸懦有司奉行未盡耶屈祠在湘
潭湖沔者今已多稱本封惟雲長之廟布滿中原

尚仍義勇武安王之號固皆洪武已後所建祠也
昨過夷齊祠亦有塑像怨容蹙額形神慘怛二子
積餓本其素懷斷案已經孔子明其無所悔尤矣
其牌位左曰昭義清惠公右曰崇讓仁惠公且端
冕垂旒比肩南面濫名淫祀明德不馨二子有靈
萬無陟降永守張子將新其宇吾謂宜改題曰孤
竹長子伯夷孤竹少子叔齊以禮殿為祠堂易周
冕為殷嘒雲車風馬庶二子之來嘗乎張曰諾五
固將易之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三

三

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祠祭門

鬼物類上

王主簿

張氏據蘇日骨門有王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積俸貲頗厚主簿感傷寒七日歿既葬二子析產求其貲不得疑母匿之以咎母母無以自明終日喧競主簿對門有徐姓者商於遠方歸至金山泊舟五聖廟下黎明時起見一舟上五人冠帶坐皆衣紳史彙編卷之五十五

白中一人則主簿也徐故與王通家未知其歿揖問丈何緣至此主簿曰吾在此數日矣來時匆遽不及處分家事吾有薄貲若干藏卧榻中板下分書一紙藏匣中置房門簾楹上君爲我語之又密謂曰君歸告吾家早晚有大兵到吳城城中人當大半歿宜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恍然登舟而別歸到主簿家具道所以二子發地板果得白金八百兩視簾楹匣子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與徐望家遷於杭未數日而大兵圍城矣

下壺墓

武中 上嘗微行至朝天宮前一婦人衣綠

大笑問之曰爾被服若是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爲國而歿爲忠臣子爲父而歿爲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也 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 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坏艸木蒼鬱掘地數尺有誌石焉視之晉下壺墓也面如生色两手皆拳其指甲爪出手背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上以其忠臣也遂命拊之仍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五

爲立廟 命有司春秋祀之

體玄道遙翁

卓敬字惟恭温州瑞安人幼警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過目終身不忘七歲時從群兒遊有異人過而見之曰此兒骨法非常後日當爲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恐不能善其終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雨雨避大樹下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可有讀書聲敬扣其門首有一童子應聲而出仰視其門大書體玄二字爲扁遂相携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

下問童子翁爲誰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名
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微因
懇乞還家翁謂敬郎君既不肯待旦吾有一牛可
騎而歸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
可將吾舊籠及僧帽爲贈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繼
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
牛牛行甚駛已及門牛忽咆哮化爲一黑虎而去
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
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墓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
所經行者其聲有潘閬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

稗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

三

三百五

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
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按潘閬字逍
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爲王繼恩所薦
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出
入廬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閬
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閬時方在講堂巷藥
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入多遜鄰家其鄰匿
之牆中事稍解髣髴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
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樓上縣令見之曰
此必潘逍遙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故人阮道時爲

秦理稼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
助教招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奪其家其中緘
題往來詩頌多聞者閬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
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
尺者一切不問釋閬罪以爲滁州參軍卒泗上
按敬登洪武壬辰進士除給事中遷宗人府經歷
建文君登極上疏言燕藩宜遷徙內地以消其
萌上不聽靖難師起悔之陞戶部侍郎文廟
繼統執敬數其罪繫獄將赦之卒以姚廣孝之言
不得免禍私諡忠貞

稗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

四

三百五

鬼狀

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時有一鉄匠役罷而歸過
岳王廟側遇一故識匠與其少唾罵之鬼大怒與
之相撲久不解忽公前驅至鬼挽之同匿河濱曰
我何敢見徐相公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
隨至匠乃大呼三司駐節視之鬼作聲云此人負
我錢六百三十文今必還我有劉僉事者問匠有
諸乎匠曰有之劉乃謂鬼吾爲汝追還汝可急釋
之鬼即聽命而滅劉復諭匠多焚燹以酬鬼已而
平安

錢志

蘇小箕對

蘇小小南齊錢塘名娼也宋時司馬樵初在洛陽書
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後五年以蘇子瞻薦應制
舉中遂為錢塘幕官復夢美姝迎笑曰夙願諧矣
遂與同寢贈以詩樵曰吾少年登第何勸吾退曰
如命何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為同寮談之咸曰公
屏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
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
舟即前睹之聲斷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家則才
仲歿矣至我朝弘治初于景瞻自都歸杭邀馬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浩瀾同游西湖泊舟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
十年矣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之浩瀾乃作
詩翌日召箕仙問曰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
此句久未有對即書云跌寶座西方大佛六丈金
身箕運如飛復成一律後書云錢塘蘇小小和馬
先生昨日湖橋首倡二公相顧若失莫測所以

鬼妾生予

高郵張指揮以無子屢求美妾弗獲弘治中出湖上
見敕船板坐一女子甚麗浮波而來詢知為覆溺
之餘也挾以歸與之寢甚洽踰年生一子其女每

巨櫛沐必掩戶無使見者偶一婢從隙中覘之
見取頭置膝上簪珥畢仍加於頭婢駭異以告主
母母往視之如婢言急排戶逐之女已不見唯有
敝船板耳時其子已數歲後讓父職人號為鬼張
至今猶存

近峰聞錄及
西樵野記

許巡檢女

上官守弘治壬戌雲南巡按使者宿其駟明燭獨坐
忽聞窗外有為女人聲者吟曰夜月懸金鏡春風
颺錦帆江花如有意飛點綉衣衫又曰旭日轉洪
鈞園林萬樹新画屏朝弄色彩檻夜移春巢雀俱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六

堪托人家盡不貧獨憐寒谷底黃華尚凝塵公大
詔曰有是哉女乎何以至此女曰妾非人有沉寃
欲訴耳公令前女跪燈下泣曰妾欽州許巡檢女
也五年前從父赴任至此馴駟夫悅妾貌毒殺父
犯妾妾固不從羅巾縊死屍猶瘞園中淺土纔覆
面耳惟大人憐察忽不見明發公集駟夫庭下曰
五年前有許巡檢負重罪逃至此有能捕獲者厚
賞一卒曰曾有人殺之矣公大怒曰殺者即汝也
一訊即吐實發女屍園中面如生命具棺殮葬之
而械囚具奏斬於市

程學士降筆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國未
發芹廬卒是年有雪夜祈仙者先生啓筆云夜偕
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
始有甚焉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江山何日許重
來白竹青林事可哀吾黨真憐清夢遠海東東去
是蓬萊又二律云紫閣勛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
儒流孤忠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醵
龍遭衆謗杜陵荒艸喚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
首青山一故丘斯文今古亦堪哀道學真傳已作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七

王綸念故

王綸字演文慶陽人弘治末進士至江西參政以受
宸濠偽命伏誅後二日友人聞扣門聲啓之則綸
也問君見囚何因至綸曰吾非人也向憶得罪在
獄不知何由體飄飄任其所之今日偶念故人如
君者不可不一面身即馳赴千里頃刻吾亦不自

知問何所需曰無也得一靜室容我避喧
想已絕毋用他物爲友如其言亦爲設酒食
之而已仕途聞者多來問訊相與對榻談解其
發不異生時或及江西事則黯然泣下居數日其
形漸小踰月大纔如嬰兒問何以然答云不自覺
歷兩月縮至數寸而滅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海暮倚門獨
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
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見皆花繒綴股其行甚疾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八

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
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
討之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出庚 二編

馮電報德

上海朱辟馮電二人少同筆硯甚相親電以賣酒爲
業一人時賒其酒後以其貧無行不與販之及犯
盜誣電爲渠魁下獄時辟爲刑房吏一見其子於
無辜至此我當屈旋日供其酒肉且養其妻子於
家正德末電當解蘇州辟亦隨之電泣曰

思歟必有以報辭目其就縛爲之雪涕不已電亦
睨目視之不能言及刑即市棺爲綴首于項而殯
之才入舟即發狂大言我馮電也受兄山海之思
今隨兄至家爲奴兄其勿惧以四塊冥楮實盒中
有使令吾力爲之不敢怠也自是受人賄送必來
告曰此可此否得預爲之計無一敗者如欲買物
即於盒視之曰馮公買某物來少選得其物於盒
內坐此家日豐阜一日入蘇城鬼請隨行一遊至
閭門大哭曰宋相公收去作奴與兄永別矣竟寂
然無聲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九

王半山附箕

荊州士子多信然姑嘉靖壬午春鄭天祐與徐岳李
完李中孚四人被箕問前程事至則云我王安石
也天佑方秉誠致詞神遽書李完笑我當年事新
法于今我自愚堪咲史官皆太貶晦翁方是半相
知不荅所請而去予謂是詩鄙下決非半山翁特
下鬼假其名以集英爽耳

箕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獲嘉靖戊子兵備四川云川之
笮都間有曹將軍家久舍一仙自稱宋狀元何賦

或題筆空書或箕頭染翰談詩論文評書作詩

往有出人屢難三司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
詩云飛簾忘俗慮觸景動幽思疎嬾真如夢繁華
易過時鶯隨喬木老燕挽落蒼悲惟有琴書趣閑
庭書覺遲又如和宿草集詩云春逼疎簾醉午風
客懷吟思幾叢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
象中日月東西成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
俎男兒事何媿青山飲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僉憲
自幼無父欲求其父像於仙仙曰待子探之明日
画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十

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仙禱事有驗鄉人遂爲
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者不拘多少置卷
于廟過日則墨遍還之也自稱爲洞窟彌天民常
見贈老年得子者詩云爭美孤梅得遇春煖風殘
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奇瑞點破紅蕖露十分似
亦可取

詩鬼降箕

崑山蓮坡周翁子和之父也嘉靖辛卯召仙叩子
和秋闈消息有降箕者曰我巡檢也正德中竊升
斗於石浦司捕盜吳淞江上賊勢猖獗反爲所殺

姓氏湮沒不顯人間遂賦詩曰幾番西浦又黃昏
千古難消創戟痕惟有吳淞江上月清光夜夜照
孤魂賦畢不答翁所問而逝然子和竟以是秋捷
噫官秩難微亦死王事其靈爽未散以翁居近吳
淞故憑箕而降也監司既不能表其貞懿於前翁
又不能叩其姓氏於後惜哉

侯元報仇

葛三者嘉定人評事鏞之子嘗以小民侯氏田在宅
左欲得之而侯不從乃嗾海盜誣指爲同劫斃之
獄數年其子婦忽爲鬼憑徵索食飲跳擲上下頗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一

語家人曰爲我召某甲來某甲至歛歛謂曰我非
邪祟乃故老儒侯元吾孫爲葛三所害使吾家老
母下堂生妻去室痛恨之懷何可言諭今日始得
報此賊矣其家惧秘不洩於外而婦嗥叫不已遂
延一道士治之初見即拱手云我與而翁交好久
不見若突而弁邪良久道士握劍往擊因奮怒曰
狂兒敢爾起握巨柴痛毆之哀號乞命乃舍之一
日語曰老賊害吾孫吾昨亦擊其長孫首令不得
活其孫果頭痛死數日又曰賊幼孫苦病疹其母
抱以采桑被我以泥塗其半面今亦將死是日幼

孫隨母至桑下半面紫腫而斃久之大言云老賊
不久矣昨吾擊其背心若干下葛三果瘳其號
呼殆絕時李千戶者方以妖術游吳下家人邀其
入祈其祛祟李取巨瓮至勅將吏押鬼入瓮叱問
爲誰答曰我侯元也具述葛三害孫狀且曰法官
何欠聰明也夫鬼之禍人因衰而至如葛三者枉
殺我兒延至今日是葛三命盡之期也彼既合盡
法官安能續其大數我固可執閻羅老子亦可拒
邪李咲曰汝言有理碎其瓮而去鬼仍附其婦云
適來李法官見吾理直碎瓮放我葛三今定死明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二

旦果絕婦亦平復

戴尚書

浮梁戴尚書珊家食時課業於水次之小樓夜間二
鬼相與言吾得代矣明日有婦投水者即是也明
旦伺之果有少婦蓬首泣於水濱若將自溺者公
下樓呼問之答曰兒里中某甲妻也某甲不肖罄
吾嫁資爲飲博今虧吾爲娼兒本良家子甘心死
庶免爲父母辱公止之良久狂夫披髮而至公召
而責之因出其妻并銀一笏與之曰以此謀生并
作鄉邦羞夫婦泣拜而去是夕聞二鬼歎息曰三

年待得替身又被戴尚書救却後公異至郡御中
進尚書致仕

鬼知方伯

雁蕩章公玄應出南雍訪友晚過珍珠橋微月影中
見二三人長可二尺許漸近則大如人公心異之
問曰爾非鬼耶曰然有一對子即能對吾不崇之
否則甘心子矣二月春分八月秋分晝夜無長無
短公即應曰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歲月無過無差
鬼即拜公曰戲公耳前程遠大仕至方伯今年南
畿試名列在第二名然為人妬即當舍去下科浙
科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三

省又中第二名則連登矣因泣下曰我黃州某人
以貢來此七口俱疫死長子為生員在家因無音
信故某樞停橋下乞差一人往泰州某場官處說
一信感戴不勝矣公允之遂送去往洪武門而別
既而遣一人去果其人為場官蓋連襟也因召某
子來始得送其樞歸公是年南畿中第二名科道
以他故欲論之公隨手裂公據而歸遂以次科歸
浙發解一如鬼言後至方伯

亡妻復合

陝西王文獻貢士六妻美而大哭之數月不止一夕

其妻至曰感君悼念來了宿緣文獻遂起小避
曰無害也登榻求宿文獻甚懼妻強之並食而去
宵則復來荏苒旬日殊忘其來而妻亦不覺
奴婢紉飾衣衾亦不異生時親戚咸驚其異
獸以舊愛故不忍舍往復歲餘乃持夫嗚咽曰已
託生某地遂去而文獻益追思之久乃悟曰吾生
人與鬼交殆非佳兆乎明年舉進士授給事中迄
無他患

白鵬女

浙江陳生隨父官泉州出行見一女子哭於麓問何
科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四

人曰我姓白隨父之官為盜掠殺一家吾僅免無
歸是以傷痛生艷其美遂置之密室父母使人窺
之乃見一白鵬至門化為女子而入父母語生早
加斥絕生謂女曰卿是白鵬精何為誤我謝曰我
非妖精乃前任林知縣之女無罪為父逼死藁葬
城外故託白鵬以見君他日前程遠大位至御史
能念舊者為葬朽尸且恤吾母則終天之感永切
泉壤矣生許之女因謝去後生果貴仕至御史巡
按廣東道出泉州求女尸葬之吉壤以千金周其
母生

劉福死孝

劉福蘇衛人所居值石塔營西貧甚恒稱貸負薪以給日日以所贏歸貸主滿一券則易券復貸一日貸券滿劉病作力疾賃券復往貸貸主羅洪然慮劉以病費所貸錢無所取償而拒劉憤恨病劇死後三日貸主暮從石塔醉歸忽見劉梓木索券羅昏憤仆地昇至家以拳擊牆若相搏狀指爪流血曰各三百文不貸致我死何忍也家人知爲劉羅拜乞免焚以楮幣祀以牲牢終不釋良久曰喚吾父來厚贈之家人匍匐強其父往以青蚨千章爲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五

三十一

魏羅忽甦嗟夫若劉者可謂孝矣既死猶顧其親世之有親而不宜顧者媿於劉多矣書以勸之

伏屍作祟

休寧縣中有萬安街所居吳士勇家常日空中拋擲瓦礫其家延法師厭禁皆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地下必有伏屍因人居其上而讓其陽氣致有此祟乃命人發之果有水楓二十餘因令遷於隙地設祭以奠之其後投擲息每見人家患此者或謂之五通神爲祟不遠然也又先大夫嘗言湖州閔公爲官時得一棄宅人不敢居閔曰

此宅幽暗故陰氣盛也乃揭瓦推壁使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蓋其陰氣已散故也

鬼代試卷

中州有一少年得與科舉臨場不欲去其父強之至及入場僅能成書義三篇經義全不曉闕筆茫然忽一生至其漏舍問少年何所若少年以實告其生曰君勿憂吾當口授於君少年遂得完場因詢其所寓其生曰吾所寓在城外僻遠難尋惟舍弟某見寓布政司前某家君三場畢可去訪之既見舍弟即知我所在也少年如其言其弟問君何由與家兄相知少年具告場中事乃云家兄某本中州名士上科入場在此漏舍病熱歾因撫膺大慟嗟嘆不已少年此科遂登第至家置神主于家廟祀之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六

三十二

暴死入場

前輩有一縉紳爲諸生時應秋試臨入場之時三鼓食畢忽所隨一僕暴死默以蘆席覆之及士人三鼓出場則見暴死之僕在貢院門首來迎士人驚問應曰某非死也乃場中取入監號如陽世之監軍耳吾在號時見主入筆墜於地吾爲拾之起

見主人面前樹紅旗一黃旗一某有紅旗無黃旗
某有鬼使以釘釘其胸某有鬼使以釘釘其眼主
人忽憶果有墜筆忽不知筆復在視過已笑至二
場三場皆死一日方蘇所云釘釘胸者忽暴心疼
麪糊眼者目不能視竟扶出其年此公果登科遂
登甲榜其云樹紅旗者則終於乙榜矣

放生見錄

周八尺兩臂度長八尺故得名漁于閭門城濠忽一夜有青衣
散髮者從木簾下起謂周曰某溺死於此有年矣
君肯遺一飯并紙錢常有以報周如其所須鬼飯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三

十七

三七九

訖囊紙錢云詰朝于某處張網則獲魚若干果然
是後鬼常起簾下得所須則預告捕魚數無爽又
云下塘兩周秀才甲科貴人也一夕欣欣然有喜
色曰明日午時替身來矣周問爲誰曰挾鵝者及
明果有一人爲鵝矢濡濯諸水濱然竟無恙鬼言
彼有老親吾故舍之某月某夕有婦人來吾可取
而代也至期方某某氏與夫爭競投水家人奔救
得免周叩其故曰此婦有娠何忍害其兩命耶久
之鬼來告云吾本下鬼以再次放生之仁見錄於
上帝勅我爲無錫北門土地從此逝矣某日廟中

塑像成衆共賽社即吾到任之期也君可不來相
賀乎周問已之生業曰母柩栖於此無錫東門乃
爾發跡地也是後無復影響周如期携麪酒至廟
果像成建會男女雜遝見此鬼冠帶而出與之對
飲傾壺而別他人不見也此景泰末事及天順甲
申兩周秀才瑄現同舉進士周到無錫東門備於
寡婦之家遂與爲偶經營產業漸致富與婦生
一子鬼之言悉驗

鬼訴倒形

明師文元質侍郎知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
呼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自稱吳伴姑吏白無有
斯須復夢如初既覺復呼吏曰倅廳庖舍在何所
其戶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駕至彼率倅同觀指
一隅命鍾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尸倒植土中衣
履未敗蓋前倅子舍之婢因捶歿瘞於此人莫有
知之因命具棺余薦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
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
徐伯通與直時爲館客親見此事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三

十八

三七七

鬼厭託生

陝人有召詩仙箕者因問其仙書一鬼字又問既

鬼如何不求托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秋
也無煩惱也無愁人皆勸我歸塵世只恐人間不
到頭書畢請留名復書一鬼字而去予謂此鬼不
妄托神仙之名可謂奇矣然知鬼之不必復爲人
其亦黠哉

無頭鬼

諸葛景江浦人嘗伸紙賦詩方思索未及得已有詩
書紙上矣景惟之不以告人他日屢試之皆然日
焚香禮之凡有詩文必求代筆常求一見乃期與
暮會景俱拉其友伺候之至夜聞戶外彈指聲開
門出迎乃一無頭人景遂驚仆自是求代筆不應
矣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

十九

深山厲鬼

周宗伯洪謨之父常爲長陽訓導作妖魅說言門生
何璿與其弟欽民家璿醉歸失弟所在搜於山累
日得之木上問其故云一人引至此今見尔輩來
遁去矣蓋山鬼也又門生之父鄭老者入深山采
藥遇木有大齒乃取之行數里有人追問曰何以
割吾耳當見還鄭老巫者有穢鬼術其人不加
害而去然精思恍惚迷其歸路後數日家人尋得

之邀使歸固不肯乃執以歸藥之而醒備言其
如一夢也大抵深山幽谷中前代避兵而歿者故
多餓鬼又雜以木石鳥獸之怪人不知戒故有禍
行遇害者書以示人使凡入深山者知所警耳

淫鬼

吳中有鬼善淫凡懷春之女多被其污與之善者金
帛首飾皆爲盜致崑山真義民家一女將被汚女
曰涇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云彼女
心正女怒曰吾心獨不正邪遂去更不復來乃知
邪不干正之說良有以也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二十

渡河負鬼

里人曾孟源常夜行有水當涉遇一舊識云吾負汝
過孟源喜從之及上其身忽悟云此人已死安得
在此必鬼欲逮我耳乃堅附其背既登岸負者云
可以下矣孟源附之益堅忽變爲一板抱至民家
叩門乞火燭之火焦棺板也

江鬼

有人憫溺江人召黃冠立醮壇於江陽第一山作祭
江科儀誦經三宿用飯米二十石江燈數百施食
冥衣遍薦九州亡鬼當夜江東之人遙見燈影中

有人爲移燈搬物之狀明早果西畔棚燈多
於東畔沙地又有來遲而不得超拔之鬼遂作
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攝物或夜
半叫冤居民不安其生於是羣至家中訴擾復置
如前始獲寧寂

餽骸怪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
騎出城昇殺酒爲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
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柳瓢盛酒擣蒜汁濡肉自
啖回顧一餽骸在旁夾肉濡蒜戲納餽骸口中
問之曰辣否餽骸即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
已來驚悸令人去其肉呼亦不止遂啓行至海子
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往遂入城始絕來至家
得病數日而歿

唐渡

侯官唐渡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忽一鬼
吟詩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沉沙漾水痕幾寸
柔腸魚嚼斷不閉今夜聽啼猿又有吟者曰飢鳥
送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
餽骸戴土生春艸後吟者謂前吟者曰明日鐵帽

生至天子當得代遂脫沉淪因相與噫吁而散明
日渡停舟候之至日中果有數騎于首者將涉渡
告之故得無恙其夜前鬼至其哀項之一鬼來謂
曰鐵帽生未至乎曰至矣爲唐奉政所救渡聞之
大喜自負必貴且日親作奏章告於上帝度此二
鬼越數日坐於堂中有二人拜謝於前曰蒙公保
奏今得生善地矣語畢忽然不見明年渡遂登第
官至山東奉政

以妾乳子

浙中一上舍有嬖妾懷娠欲產妾臨產時上舍以事
往錢塘妾產難昏死其妻不待其絕而逆殯之及
上舍歸但以產死言不復窮問上舍偶一日過宅
邊賣餅家見其篋中有銀簪一隻乃其妾所常簪
者詢其從來賣餅人曰一婦人稱說所產兒之乳
留此質炊餅飼兒黃昏輒來來得餅即去問其去
路則妾所葬之處也上舍大駭夜潛至其墓伏而
竊聽果有兒啼乃開墓啓棺棺則死妾之上有生兒
伏焉抱之以歸及長以質入監爲縣簿昔晉于寶
死其家以寶所昵三婢殉葬伏於棺上又二十年
寶妻死其子開棺欲合塚則其婢尚活詢其所以

生曰干郎飲食我一如生前也其子將婢婦嫁人更活數年以上舍之妾觀之尤信

鬼役

劉進士庭蘭閩人住京邸子十餘歲忽穎敏特發異之而蒼頭適於門外見群丐中一兒呼蒼頭名曰我某哥也可送我歸蒼頭愕不顧歸以語其主人主人曰安有是乎倘再見可拉之來數日至其舊行處兒呼語如前蒼頭挽得將之反及門而家兒狂噪入廁不見洗沐來兒乃真子曰某日有送喪者過門我出觀之不知何由入其中蓋兒爲鬼役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二十三

三十五

而家兒鬼也孫給舍鵬初語係近年事人皆知之進士亦尋卒

湯叅將鬼詩

湯胤勛爲叅將守邊一日胡寇突至胤勛領兵出戰爲寇所害後數月口外某驛天將曉忽兵官至騶從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研燈燭開戶而寢明早驛卒候其起開戶寂無所見但壁間有詩云手持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颺胡馬踐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彈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游魂歸未得幽冥空築望鄉臺

人始知其爲胤勛云

范文遇鬼隸

少叅臨海范公文初下第歸自杭急欲抵家馳至山時已四鼓稍憩嶺上遇隸兵曰君何爲破曉此公曰不才落第白日無顏過此故也隸兵曰他日登甲第仕爲郡終叅藩何慮也公謝曰安得有此因詰曰汝安得至此荅曰我奉官差至新昌拘罪人聞其人在此山下故來此今同君下山也至山麓公曰飢甚隸兵入田家取粥一盂食焉食訖隸兵送孟還田家囑曰君宜少候山下有虎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二十四

三十六

不宜獨往隸兵出偕行至家門隸兵曰我入此家若聞哭聲我走君即走少頃果有猛虎咆哮而過隸兵於門內拘一人踰牆出即聞哭聲公遂驚走平明乃止始悟隸兵爲陰司攝人之鬼也公後登景泰甲戌進士官悉如所言

志異

馬姬迎婿

紹興董元瑞之子聘同邑馬氏女爲室以馬之女未二十不爲之婚男女各懷怨懟同日得瘵疾既二年並患在亟一日董氏村人見大官艦泊河下一皂隸上問何處董宅人指示之忽不見數日又至

村人怪而窺之見舟中端坐一女子盛飾美容光彩奪目左右騰侍十餘人或問誰家女曰此馬氏姊也來迎女婿或報董氏使老嫗往覘其容嚴與馬姬無二又明日董生死馬姬亦亡其官艦中坐者疑姬之魂魄先赴云

異鬼

雜聞宦客云某地某都司家晨起見廳壁画有王者一人軍騎數件男女侍衛者又數十人晃晃動躍少頃下坐列于廳奔走應答真人物也主人驚出且疑且告曰尊官何來下顧於余王曰吾非祟也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二五

三五

暫過借宿不擾不侵無喧無恐吾當有益于汝一時婦女進于內侍從繫于厨或易于市或役于庭除車馬行本各置其所遂主一家于空室柴米家具與之共往來冠蓋皆不識之人踰半月謂主人曰某人橫負汝財吾為汝追之批帖令人召曰三日內不來償主焚某處為室其人恐疑問某地之屋焚矣辦值急付其主明日別主人冉冉自室而去初以宦客欺已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寧波府象山縣梁家忽至一老嫗四媳二女口云借宿其家俱不見獨一幼婦見而迎之落以尊客素昧居亡

何處嫗曰世為宅戚也婦走白翁姑翁姑疑為祟急辦牲醴賽之嫗怒曰我非為禍祟者何為生食我令婦熟而進之飲啖言笑起卧如生人婦女皆國色嫗雖老而容儀亦修潔半月始去以此證彼信實有也然鬼無形與聲條忽變化則有之雖五行之妖亦不如是至於始皇之時素車白馬持璧與客之異王莽時池陽小人無數或乘馬或步持時劉歆以為人變皆屬皇之不極今又非其時也豈幽怪錄所謂世間人鬼雜半之說耶

巫覡類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二六

三六

投巫

西門豹為鄴令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曰至時幸來告我及告豹往會河上見巫女數十人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抱大巫嫗投之河有頃曰何久也令弟子趣之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自白煩三老為入白之復三老河中良久欲使廷掾等入趣之皆扣頭流涕乃免自是不復言河伯娶婦矣

巫術

沈氏筆談載山陽有女巫極靈數白黑基擲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基不數而問之則不能知其數矣又元人小說載江州有卜者問無不驗一人以錢置盒中曰欲知其數言不復驗其人曰是勘人神術也我知之彼即知之錢數既不自知彼又安能知邪二事偶類足以破巫術之妄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正此謂耳

巫祝殺人

江東村落間有蔡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寢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

神史彙編

卷之十

二十七

三六

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謀諸少年告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啖之斯須則為父械祈哀之狀庶不敗吾事今先賂汝錢五萬少年許諾受金翌日果復來廟廷袒裼喧嘩極口醜詆傷民大驚觀者如堵少年徐舉所祀酒肴盡飲啗之亡何俯躬如受繫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湧出七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首告乃捕治引伏魁坐分隸諸郡靈響遂息

巫覡致妖

吉鎮地近甌粵其俗信鬼父老言巫覡挾邪一登門妖怪隨至當斥絕之因觀漢武惑桑大之術封侯賜茆土大夜祠於家將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乃信父老之言不誣

俗巫不足恃

南人信巫有癘不召醫惟命巫使行呪禁辛巳年臨汀大疫群巫盡死餘人不治多自差然則俗巫豈足恃乎

女樂本巫覡

神史彙編

卷之十

二十八

三六

女樂之興本于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楚詞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承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妝服雅麗歌舞輕徊其解佩褰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六祝

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策祝遠罪病也

關王幞頭

潼州關雲長廟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謹偶
數十軀其一黃衣急足面怒而多髯容狀可畏
都駛卒王雲至府巫祝喻天祐見之以爲與廟中
黃衣絕相似乃招至其家飲之酒賂以銀且附錢
五千并大幞頭範樣語之曰煩於取舖製造一頂
須寬與日期冀得精巧雲不解其意以意外有獲
即從其戒至耿肆耿默念安得有頭圖如是大者
約爲施工俟其來取而查不至後數月因出郊入
關王祠見黃衣塑像大駭曰此是去年以錢五千
神史彙編卷之五十五 二九

金造大幞頭者也陰以索度其首還較視不差分
寸悚然謂爲神立捧獻之事寢淫傳一府爭先瞻
敬天祐籍此鼓唱抄注民俗錢帛凡得萬緡歷十
年雲復來潼人見者多指點笑語怪而問其故或
以告之雲因詰天祐天祐恐敗其事了不接識雲
恨怒訴於官天祐坐黥竄盡籍其貲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聞土人何婆
善琵琶上與同行郭司法共質何婆士女填門
滿道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

和氣曰箇丈夫當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
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
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
後三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終
沒品郭大罵而起出朝野僉載

阿馬婆

唐玄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莫
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
左朱髮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勒阿馬婆敕
先歸帝至廟見神囊韃俯伏殿庭東南大栢下又
神史彙編卷之五十五 三

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
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嶽封爲金天王帝自製碑文
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
下碑莫大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
作壯麗鑄琢精巧無比倫出開天傳信記

韋觀

唐太僕卿韋觀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
忽詣韋曰某善禱祝星辰凡求官職者必能應
韋不知其詐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
巫者巫者乘醉而至請韋自書官階一道度

醺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觀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合族拜乞無爲此言凡所玩用財物盡與之一里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太僕卿韋觀曾令我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宜宗究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觀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罪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掾州司馬

二祝世傳

東京城北有祆廟呼烟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襲自云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三百五十七

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丞相綱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踰二百年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者其祠祝周氏亦自唐開成年守祠事至今其子孫今分爲八家悉爲祝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其鮮曾二祝之不若也

聖七娘

癸亥初車駕駐蹕揚州中原士大夫避地來南多不暇挈家淄川姜近言到行在參選以母夫人與弟爲念日夕憂惱邦人盛稱女巫聖七娘者法通靈能預知未來事乃造其家焚香默禱才入門見巫蓋盛年女子已跣足立於通紅火磚之上首戴熱神將方降即云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姜跪問母與弟消息更十日當知又三日可相見聞語敬拜積憂稍釋恰旬日果得書又三日家人皆至姜悲喜交集厚致錢往謝一切弗受唯留香燭幡花而已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三百五十八

姜後爲工部侍郎每爲客道此

廖氏魚塘

紹熙四年六月呂德卿以石城宰詣府道經零都縣曲陽舖東暫泊於居民廖少大旅舍因言有親弟少四好使酒尚氣向時每每相凌置不與校所居有兩塘各廣袤二十畝田疇素薄只仰魚利以資生弟忽起分析之議至取魚之時弟倩村巫書符于瓦上沉於東塘洎舉網不獲一鱗徐知其然亦召此巫如前法於是西塘亦然其後巫來相告曰汝兩人親弟兄自不相容而使我以邪術干正廣

貽譴罰各宜悔初心復同居共業吾當爲爾解之兄弟皆奉其戒巫乃別画二符投之魚塘遂如故今每歲獲直不下數百緡巫能不爲利誘使人和協爲可嘉尚惜不問其姓名

喪葬類

王匣

漢帝送葬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永息菴

右補闕正巳四十四致仕預製一棺題曰永息菴置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

諸寢室人勸移之僻處曰吾欲日日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婪憎愛耳壽至七十八無疾而逝

漆宅

嘗臨外氏之喪正見漆工髹裹凶器因言棺槨何必用此堅法漆工曰此即隨身富貴一生爲人止羸得一座漆宅豈可令人家子孫齒養

壽安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寧初因雨而圯牛壁銜土棺棺下有木橫亘之木見風成塵而土形尚固滌之泥汨於水粉膩而蠟質剖其腹依稀骸骨因

近代無以土爲周身之器者戴記云夏

出唐

布漆山

天成開運已來俗尚巨棺有停之中堂兩邊不相見者號曰布漆山

漆宮沙府

蘇司空禹珪薨百官致祭御史何登撰板文曰漆宮永闕沙府告成予問沙府之說曰自隧道至窆棺之旁皆鋪沙以防陰雨泥滑唐人常用之

大小脫空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

長安人物繁習俗侈喪葬陳拽寓象其表以綾絹金銀者曰大脫空楮外設色者曰小脫空

泉臺上寶

周顯德六年世宗慶陵發引之日百司設祭于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盡口雕印字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游聖寶

祖載

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曰寧設表門乎公曰不也夫表門起于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寧設表門乎公曰然

出奔聞古公薨還赴喪故作菰廬以障其尸吾父無泰伯之罪何用此爲寧設五穀囊乎公曰五穀囊者伯夷叔齊餓死首陽恐其魂之飢也故設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寧設掛樹乎公曰掛樹者晉文公有內難出亡介子推從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歸國忽亡子推子推奏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禄子推奔介山抱木燒死國人恐其魂魄賈於地故作掛樹吾父生于宮殿死于枕席何掛樹爲寧設魂衣乎公曰魂衣起宛荆宛荆于山下道逢寒死羊角哀迎其尸恐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綈綌歿于衣被何用此爲寧設桐人乎公曰齊人展禽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自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爲寧設三桃湯乎公曰桃湯起于衛靈公有女嫁楚乳母送之道聞夫死欲得新婦還婦曰女有三從今属于人死當卒哀因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桃湯爲

王肅表
服要上

古人薄葬

古人云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

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德彌厚者葬愈薄知愈深葬愈微丘壟彌高發掘必速此古人之炯戒也

假葬

胡楷世行嘗言先世由徽來雪買屋廣化寺側修理夾壁得故攢堂一尸僵卧如生觸之輒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始聞疑信相半後閱通典有假葬三年除服諒郊誅母亡不致喪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瑾以其不應除服而諒之說以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求之晉史亦然始

印胡言之信

寓錢

今楮鏹也漢以來墓者皆有瘞錢後世里稍以紙寓錢爲鬼事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

石羊虎

羊虎襍錄云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石虎石羊石八石柱之類皆以飾墳壠如生前之像衛喜太公葬九山關前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石羊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

封樹

後漢太尉楊震葬日令方相入壙驅罔象罔象好令
亡者肝腦人家不能令方相立于墓側而罔象畏
虎與柏故墓上樹柏墓前立虎或說陳倉人掘地
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此名為媼常
在地中食亡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
由是墓前皆樹以柏二說各異未知孰是禮云大
夫樹桑士楊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
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云樹吾
墓檟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墓側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七

蓋殷周以來尊卑之制未必專以罔象之故廬思
道面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
有碑碑有石柱東南有亭因以石柱為名則石人
石獸石柱自漢代有之矣

魃頭

宋朝葬令有魃頭之別皆是其品所當用而世以
四目為方相兩目為魃頭按漢世逐疫用魃頭亦
周禮方相之北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以索室
毆疫鄭注云如今魃頭是也
如蒙魃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髮如魃天下

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若
俱音欺韵略無此字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厚死女合葬史以為譏周禮
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
殤妃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者

碑碣類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
神道外墾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始於此又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八

霍光茔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安志

碑碣

前漢碑極少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
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
杙也楬杙于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如立楬然則
物有標榜皆謂之楬郭景純江賦云峨嵒為泉陽
之楬玉壘作東別之標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為
墓碣因而從石說文曰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
從石兩体皆通隋氏之制五品以上碣螭首

上不得過四尺近代碑碣稍衆有力者多贅金以祈作者之諛蔡邕則云吾於人作碑多矣獨於郭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只一卷吏書足矣不然徒爲後人作鎮石爾唐則甚盛李北海以此得潤筆金帛駢羅皆是諛墓之物韓退之亦不免焉本朝惟東坡獨能守之所作止司馬公范蜀公等六碑

古碑

古碑有三種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麗者猶繫也以之

碑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三十九

三五

繫牲則必有穿矣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曰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櫛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爲轆轤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統四碑諸侯四統二碑大夫二緯無碑蓋古葬惟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自周衰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其後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款識矣今人掘地得古碑或文字而有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也

晉古冢碑

華人發古冢得碑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留郡雍丘縣都鄉州周闡字道舒妻活晉尋陽太守譙國龍圻縣桓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皆鐫成文按此周闡之妻桓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其中無他物惟得銅銚一二足螭柄面闊四寸餘深半之制作不甚工野人來求售適得之云尚有一石臺高二尺許有花文先爲漢南人取去升平四年至今紹興十六年正七百八十七年自有道視之殆朝暮爾今吾復居于此未知後七百八十七年來者復誰亦可以一笑也

碑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四十

三十四

唐陵無碑

宋張師正倦游錄

唐陵皆無碑記惟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餘尺螭首龜趺端然表裏無一字亦不知其何謂而立

墓碑不書姓名

歐陽永叔爲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書曰刻石時

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其告之詳如此近世士夫有不肖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伴死人耳彼容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說也東坡常云某從來不作不書銘誌近與溫公作行狀書墓銘者報其嘗為先妣墓誌之故其他決不為也今考坡集自代張方平為趙康靖神道碑外有趙清獻司馬溫公富鄭公三神道碑坡所謂獨銘三人皆盛德故也坡為僧懷璉撰

碑史彙編

卷之百五

聖

二百五

宸奎閣碑與之書曰碑上別作二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為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不為龜趺承之云云他日為潮守王滌撰韓文公廟碑與之書曰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拘流俗之意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碑石上摸字不着一物為佳云云嘗怪今時碑制反

欲從簡素又見名家多有然者自以考古不取輒議及觀歐蘇手書乃知流俗染習耳目久矣不然二公何於一片石叨叨如此其書可為後世鐫刻者式故備錄之

太湖石碑本朝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鐫碑陰鐫紋朗朗而款開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墓父鐫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瓦亦取於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翰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恠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為戒

碑史彙編

卷之百五

聖

二百五

祠祭門

鬼物類下

鬼物畏白

天下無處非鬼克塞無間獨互入國白王城自女牆至城下俱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黑而畏白耳玄俗至此城得其故歸以白石繞屋爲墻是時河間多疫癘獨玄俗家無染者至今除夕人家用白堊繞門畫城池列干戈之類亦遺意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異聞志

以夢喻鬼

人睡有有夢者有無夢者春嘗以譬人死有有鬼者有無鬼者先儒謂人死無鬼是不信有夢者若偶因聞見謂人死有鬼是不信無夢者也釋氏地水火風之說以鬼爲火風鬼爲地水朱子亦嘗取之云人死火風先散則不能爲鬼蓋鬼先散故也地水先散而火風去尚遲則能爲祟蓋鬼氣猶存故也然則鬼氣猶存能爲祟則不能無鬼鬼先散爲祟則不能有鬼所謂鬼與祟者豈常理之所有者

載

辟鬼法

夜臥以所眠上草抽一莖出長三寸許鬼魅不敢壓人田野中見遊光者鬼火也其名曰磷或人死血久漬地爲野火遊然不常或出或沒來逼人奪人氣精以較兩輅相叩作聲其火即滅

鬼不足畏

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則鬼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二

三〇十

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汝不見所謂其仙者乎此亦鬼也甫焚符誦呪隨感而至豈擇野外乎故君子不懈情于閭屋不矯飾于廣坐莊生有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且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妙觀

鬼衣

阮宣子者無鬼論謂今人或見死人爲鬼其衣服與生時相似人死有鬼衣服亦有見耶吳志少帝時

全主謂殺其妹朱上理於石子岡後主欲改葬之
塚亦相亞不可識別而官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
乃使兩巫各待一處以伺其靈使人監之不得相
近久之二巫各言見一女年可三十許上着青錦
衣頭紫曰袷裳丹錦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
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便止徘徊奄然
不見遂開塚衣服與所言同金陵志江南李後主
之不朝宋其臣陳喬預其謀宋師問罪誓以固守
及城陷喬自縊於稅事廳內從吏撤罪瘞之明年
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其屍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

律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三

○三八

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就掘得屍如
所觀者然則衣服亦有鬼也邵康節語程伊川先
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云鞍轡之類
何處得來朱子謂邵意則是以爲有鬼春按程之
所難者則亦是阮宣子衣服之疑雖大儒不能決
朱嘗有言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
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
莫理會可也

序錄

鬼物附語

東坡仇池筆記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

不久當死者其聲言止皆初死者言其有鬼有
如此即昔有人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
妻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問空
中聲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其所
取得之遂發其棺大歸反以爲鬼程氏遺書鬼
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耳有人平生不識一
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
間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
詩是世上實有者故入之心病及其精一有箇道
理自相感通人心在此托夢在彼只是心感通耳

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四

○三八

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必
死矣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其婢子通傳
墮水之妻在其處作甚事以爲誠死及至三二日
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疑於急
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
相感通既是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別二事
可以會看

疫鬼

縉雲樞密管師仁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
數輩形狀猙獰叱問之對曰我疫鬼也歲旦當行

疫於人家管曰我家有乎曰無也凡三世積德
門戶方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皆不敢犯言畢
遂不見

驅讎

禮緯曰高陽有三子生而亡爲疫鬼二居江水中爲
瘧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於是以正歲十
一月命祠官時讎以索室中而驅疫鬼軒轅本紀
曰東海度索山有神荼鬱壘之神以禦凶鬼爲民
除害因制驅讎之神按周禮有大儺漢官儀有假
子要之雖原始于黃帝而周官歲終命方相氏率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三十五 五 三〇三
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則周周之舊制也

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
不生致虛陽

山臊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長丈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
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致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
鹽以食蝦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
爆山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
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又神異經

穆永嘉郡記作山魃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
一名熱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
五斗器飾以堊土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使
火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蕭

鬼喜隱密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爲室
當使戶牖踈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鬼市

海邊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鬼母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三十五 六 三〇四
南海小嶺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
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鱗目蛟眉

冤鬼

杜國之伯名曰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
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
信之用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
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
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
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
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

猶為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爲人而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告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後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伏歿而死寬寬志

委蛇

齊桓公遊於澤管仲御公見鬼焉公友談始爲病皇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七

子告敖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惡聞雷車之音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公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蕪娥

漢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蕪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理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緡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質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趨

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斷絕不敢前行因即畱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姓字長會乞藥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臂欲淫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脇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杠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告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八

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出還寬錄

鬼婚

盧克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克一日出家西獵見一壘塞弓而射卽中之麋倒而復起克逐之不觉去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客克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克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克著盡同

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
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克克父
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歔歔無辭崔即敷內
令女郎莊嚴使克就東廊克至婦已下車立席頭
共拜爲婚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
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畱自養敎外嚴車送客崔
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
襲被褥一副克便上車去如雲遊須臾至家家人
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思懊惋
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九

晉書

既上岸克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
載克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
在可卽見少府克往問訊女抱兒還克又與金盃
爲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
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惟霜萎榮麗
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
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
愛恩從此別腸斷傷肝脾克取兒盤及詩忽不見
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食遙唾之形如故
問兒誰是汝父兒逕投克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

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克詣市賣盤高舉其價不
欲速售冀有識者欲有一老婢問得盤之由還報
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克曰我姨姊崔
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着棺中今
視卿盤甚似得盤本末可得聞不克以事對卽詣
克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克貌蓋幽婚也兒遂
成爲公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字子
幹有名天下

項羽廟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三十五

十

三國志

鬼物之於人但徇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
死命或未衰則亦無如之何如吳興郡有項羽廟
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卽屢事安床幙爲神坐
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再拜祠以軀下
牛旣祭避居他室南史孔靖爲守居之無害太始
初蕭惠明亦守是郡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
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瘡旬日卒其從
子琛後亦爲守旣至著屐登屨事閭室中有叱聲
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屨事何
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羽竟不能害
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

於此悲明而李恭產若無聞焉此無傳也曰之
死期偶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

鬼訟

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爲長安長有所乘駟馬日
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繇與帝連婚特勢索之直
辭以亡考所乘不敢輒奉繇因致恨密構孝直受
賕事乃敕下獄不令家下通往直知不免使告妻
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訴意欲殺我我必
死矣汝等勿冲未能申雪可將紙筆安我墓中當
自申理直死獄中家人收葬如其言置之不五十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十一

五百四

日景帝大宴群臣孝直於殿前上表訴冤併以繇
不法事二十一條奏別狀帝覽表訖直忽不見
帝甚異之詔收繇付獄勘之事皆不虛帝勅將繇
於直墓所斬而祭之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
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

抄神記

女鬼潛墨

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
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歡曉別贈墨一九肅
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女鬼訴冤

後漢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仕郡功曹州治中

從事舉茂才除都令到官至豫亭亭長曰亭有鬼
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
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忱
視曰有何枉狀不可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
忱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過宿
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
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樓下盜者
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
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惠故殺之忱曰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十一

五百五

鬼變桃人

魏常英卒妻梁氏嫁向氏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
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爲桃人

驚鬼鬼

吳景帝有疾召巫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鷄而埋
於苑中架小屋於床几以婦人屣鞋服物着其上
乃使巫視之告曰若能視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

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言然則鵝死亦有鬼也稽神錄云楊遵嘗田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鬼搏之無有如是者三即其草而求之得鬼骨一具則鬼亦有鬼也

曹公船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常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竿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傳云曹公載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五

王

出廣古今
五行記

于吉

吳孫策殺于吉後被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叫創裂而死

稽康

稽康字叔夜譙國人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爲人發露乞爲塋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脰長三尺人遂收塋之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

郭長生

永嘉中太山巢氏居晉陵家婢採薪忽見一人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與婢飲酒輒吹笛而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杜靈之

鎮南劉弘以王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着布單衣自持秦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怪問京兆去此數千里那得朝發即到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矩大懼因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五

王

三

求紙筆曰君必不解天上書乃更作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開比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情悵乃開視書云今召王矩爲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

王隱晉書
幽明錄

王弼家

陸士衡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近夕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無以酬抗士衡提繯古今總驗名實此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繯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

王家墓耳士衛怪恨這路都無居民惟空野
雲雲根木蔽日如所遇者信王輔嗣也士衛由此
妙達玄理或云是士龍

史萬歲

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常
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
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鬼曰我漢將軍樊
噲墓近君居廁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
歲許諾因責殺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
也及掘得骸柩因為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為
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為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
已戰必大捷京記

神兵助陣

唐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時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
州端兒夜過端津口明月方出白霧初澄小橋上
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
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
東岳命岳神管押七十二穴付龍門助將軍討賊
某二人埋骨在此少憩亦自感傷蕪欲先知於將
軍耳神堯訝其言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

也非侯卒之暇公不常過言訖蒼皇辭去神堯
喜明日破賊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為左右

裴武公鬼詩

開元末裴武公軍營夜宿武林帳前見一介冑者擲
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一詩詩曰屢策羸驂歷
亂响叢嵐映日晝如熏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
岐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
興盡係前生定休衒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
悅紙隨手落為燼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
月餘卒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十六

幽州衛將

開元中有幽州衛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
娶妻李氏悍妬狠戾屢遇五子日鞭撻之五子不
堪其苦哭母墓前母忽于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
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念成故人掩涕每
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皆將
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
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
呈其父慟哭訴于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
嶺南張停所職出本

鍾馗

開元中明皇病居小殿夢二鬼一鬼大一鬼小小者轉一足懸一履於腰間竊太真紫香囊及詰玉笛吹之頗喧擾已而大者稱臣武舉所乘鍾馗也將為陛下煞之遂擒小者以右手大指撻其口食之覺而疾愈因命吳生如夢圖之一云開元中明皇晝寢夢一小兒盜上玉笛吹上叱之曰臣虛耗也上怒欲呼武士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束角帶徑捉小兒先剗其臂而啖之上問為誰對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因應舉不捷觸殿堦而死奉旨

唐東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十七

宋叅軍

唐坊州宋叅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宅宅住舊知宅凶每夕恒誦經忽見婦人立於戶外良久宋問汝非鬼耶曰然又問得非有枉事乎婦人便悲泣言身是前司士之妻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袍裹屍投於堂西北角漏廁中不勝穢臭人來多欲陳訴見形必懼所以幽憤不達驢聞

執事以持念為功豈不憫之宋云當為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掘獲之棺內但餘骨在再為洗濯移於別所其夕又來拜謝謂曰君有二子夫者難養小者必能有後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改官祿宋兄府君具叙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宋具白其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為人所殺何以不報云前人今尚為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復

出廣異記

鬼詩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八

李道昌大曆十三年為蘄州觀察使一日郡城外虎丘山有鬼題詩二首隱於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鬼鬼安能迴况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覓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悅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鑄莊生問枯骨王樂成虛言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勅令致祭道昌為之文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

三
哀莫復生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
月深草重楊黃鶯百啭聲斷腸不題姓字牢辨
賢良嗚呼哀哉嘆昔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
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復痛今
何處賓悲復悲今萬古墳能作詩今動天地聲悲
怨今淚霑巾感我皇今列清酌願當生今事明君
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云幽冥雖異路平
昔參攻文欲知潛竊處山北兩孤墳于寺後山之
地果有三墳極高大荆榛叢茂詢諸耆艾竟不知
何姓氏至今猶存唐宋遺文通幽記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十九

鬼書壁

唐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
壁文相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
得幾時易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削易
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
年易之籍沒入官出朝野金載

鬼書

段成式與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開居
第下是歲冬至大雪凌晨有叩門者僕大視之乃

隔扉投一竹筒云段少常送書來庭筠謂誤開之
乃成式手札也辭曰慟發幽門哀斷短數平生已
矣後世何云况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
武子成語自是井陘流鶻庭鍾舞鶴交昆之故承
斷私情慨慷所深刀筆難盡不具荆州牧段成式
頓首自後寂無所聞書云卷之字字書所無以意讀
之當作郡字耳溫段二家皆傳其本予安節前沂
王傳乃庭筠壻也自說之折開

掠剽使

杜陵帝元方外兄裴瑛任新平縣尉既卒于官長慶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二十

初元方客隴右出關數十里逢武吏躍馬來車
從甚盛元方窺見似瑛也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
何從吏之赴赴乎瑛曰吾爲陰官隴右二州掠剽
使元方曰何爲典耶裴曰人間所得踰外之財即
謂之剽故掠之常曰焉知其剽而掠之裴曰人生
一飲一酌莫非前定陰司所籍俱有限數陰吏狀
來即掠之耳常曰將奪之乎曰非也或令虛耗或
令他事以竭士農工商所得各有分限不令過也
子之逢我亦分也合得白金二十斤因曰予以公
事欲還解署不得久延因取白金二十斤贈之以

別裴復躍馬行去數里不復見顧其所遺乃真白金也

鄭顏鬼事

唐鄭政之父亞未達時旅遊諸處皆娶與婢在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母汗吾清境不然殺汝妻竟不遷及五鼓免娠而殞道衆乃殯於墻外亞夜夢妻曰余命未盡焉神殺也北去十里有一寺僧可五十能活之當再三哀祈亞赴寺果見此僧亞告之初不顧亞懇再三僧乃許曰從吾入定尋訪夜半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三

三

出戶者十有三年

神史彙編

劉軻

唐侍御劉軻者韶石人也居廬嶽東林寺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逝於此室因瘞牖下屍骸跼促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體具棺改寢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勸軻立食軻嚙而吞焉後乃精於儒學善屬文章因策名上第歷任史館

盧僕射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三 三
盧僕射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路因鎮維揚既而誦逆賜死康州寶曆元年家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州召焉巫曰某知未來之事乃召鬼者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之鬼精神俊爽性性自與人言貧賤之鬼氣劣神悴假某以言應前秋林下有二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問曰湘遠官歸朝愛疑日極乞賜一言以示其榮悴空中曰此去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賜

梧州州又聞終更不言乃去湘到潭下以奇貨才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者其後事也

鬼虎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窻夜坐忽聞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窻下過往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忽吐痛開戶如廁褒方愕駭未及言婢出已為虎所搏亟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也見西陽雜俎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三

黃巢藉手殺人

湖州自李師悅薨後高彥為牧天祐丙寅卒武肅王以其子禮嗣之性麤暴指諸縣民戶三丁抽一立都額為三丁軍思鄉圖反禮召聚一時斬戮湖州南有漁人採捕至一高塘蘆葦夾道漁者舍舟行百餘步見一大古宅登堂見一人頭荷鐵爐炎炎火起呼漁人曰汝勿奔走寄語禮吾是黃巢天遣吾誅戮天下人湖州藉汝手速殺人耳

魏臣見崇

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往往見宋齊丘陳

思本微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諫南幸太冀既病數見太弟遂為崇於昭慶宮中

鬼爭

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太后金滕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魏王德昭岐王德芳皆由普以死後普病見廷美坐于床側與之忿爭而卒李齊賢別

附元宗文清公集

燕太尉樓

燕建太尉元祐初以殿前都指揮使終于京師家有樓甚宏麗其孫祐年十三歲頗剛果一夕見吏士數十輩擁一男子着淺黃衫墨青荷巾執白羽扇徑登樓歌童舞女繼至男子正中坐眾姬以次奉伎酒行正洽祐自隙窺之嘆僕妾執器伏飲上纔至梯半聞空中人厲聲曰漢王子在此不可無禮逮到樓間無所覩而酒炙果實在焉所用樽疊七著悉燕氏物也高明鬼瞰其語誠然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二

冥官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皆有能稱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遠喪未還鄉其侄珣一日晡時恍然如

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叩頭拜之問叔
今代滿耶曰我今爲忠孝節義司判官矣其職甚
高而閑逸故來別汝功久而言曰適廣州叔來其
言如是衆方悲駭知緒死矣又曰叔臨去有紫衣
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即立祠以祀之後
呼工爲像一塑遂肖其容

記鬼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
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
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
破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
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
會說鬼衆舉此聊爲之記

焚屍妖絕

縉雲英華死唐李陽水之女陽水知縉雲未卒前一
女英華死遂壅後山中地靈至宋能爲祟與邑
人陳生爲夫婦引之遊湖唱和之詩號英華集
人欲害之者輒得禍後一知縣掘其墓得死如生
瘞之而絕

亡妻復來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其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
而其官者至因自言其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既再
娶夫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呼子狀二
三日輒一至其問之曰君亦有形乎即見形如平
生序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起執
其手則堅冷如水鍊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復來
愠曰前日遽驚我何耶其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
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怪乃陰府失
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鬼書

宣和末有題字數行於寶鑑宮瑞仙殿左扉云家中
水甃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巨木又摧傾始
不可辯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
火德吉人巨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
薄如蟬翼日中無影紙長四尺高一尺乃宣和七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圖城四日時有一黃衣人
自稱鬼郎中送書於寶鑑宮黃衣人忽然不知所
在其書上題云寶鑑宮徐知官下云玄都領補次
部郎中行北鄉探遺事鬼仲微封其中大半言金
人變盟兆亂之事其末有一項不曉今記于後云

東中西祖六化四夫能以千尺絲繫之必可連三
權而補三極也北宴開南海興能康濟天下者真
人出焉太華雖崩衡岷特起魚龍燕鳳在在於人
可記乎凡六十字其書徐知宮徒弟周太安收之
予曾見之非人世物也近不知存否

郭節士

浮梁縣令宅堂柱廊作橋三間紹興丁丑歲永嘉薛
季益服爲令以夏日觀吏牘於橋上據胡床倦臥
恍惚見朱衣人立其前訴曰某姓郭氏二十年前
承乏邑宰不幸草寇犯境悉力拒敵盡室皆死既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二十七

三十五

沒之後冥官錄其忠義仰之爲神而朽骨猶埋後
圖願尚書掩之爲惠實大薛曰吾爲邑長安得以
尚書見稱曰在冥間聞公當居此職非敢僞倭也
許之遂不見翼日命數卒訪其尸果得於花檻之
側乃具棺斂而葬諸原處其後趙善著宰邑亦感
夢不肯與人言但求其當官政跡書之碑版而塑
厥像於崇聖寺以其抱忠節隕命故目曰郭節士
薛令果至權吏部尚書

吳山井鬼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有溺者董德之太尉率

衆作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裁可行汲遂無溺
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出錢者云你幾個怕
壞了活人我幾個幾時托生

三古中式

淳熙中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將就道約一布衣
友會于富陽蕭寺中與之對榻密謂曰某此行得
與貢舉其省試易義程文冊中用三古字爲驗其
人感且喜而去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用三
古字者竟置前列比拆卷非也私怪之未幾得中
者來謁玉山問曰老兄易義冊中用三古字何也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二十八

三十八

其人對曰此事甚怪某來就試時假宿富陽蕭寺
中與僧同步見一棺停于廡下僧指曰此官員女
也殞且十年無人來問葬是夕夢一女子謂某曰
官人省試頭場冊中可用三古字必中幸安厝
妾骨爲感某用其言果叨前列今往葬此女矣

張旒

宋孫九鼎七夕日由汴岸一忽遇已死張旒邀與
同飲久之悟其爲鬼懼爾死久我得無不利乎
張曰君福頗大無害也行至麗景門鬼曰至此切
勿傾顧即死夫君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必暴下

切勿服他藥只平胃散足矣蒼木厚朴陳皮廿五
爲末姜棗煎湯調服孫回人訝其面黃沃之以酒
暮大瀉十餘次如其言服平胃散而愈後爲秘書
少監

鬼方愈疾

質祐間龍興富家子患頭痛百藥不愈設齋之夕有
漁舟聞傍人云某人病乃壁虱入耳晝伏夜動治
之相稗燒灰滓汁伺夜靜投數勺於耳即愈舟人
四顧寂然明日往告如法治之越一日便覺清醒
逾數日虱皮出於耳者盈掬遂愈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二十九

眠屍遺跡

福州鄭丞相府所居清風堂石塔墀上有眠屍形跡
天陰雨時其迹尤著鄭在宋末暮年登科尋躋相
位當爲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廬舍以廣其居民爲
逼抑者遂自殺於堂墀下嘗游園中親至其堂取
水碾石上其迹果見今所居竟爲官家所據子孫
不絕如綫書脉遂斬然夫可爲世之強梗鑒

湖北稜睜鬼

故人祭鬼之姦湖北最盛其鬼名曰稜睜神得官員
士秀謂之聰明人一可當三師僧道士謂之修行

人一可當二此外婦人小兒一而已建安劉忠

恭云福州一士少年登科未娶鄉人爲湖北憲使
齋持金幣就臨安爲轎婿士之父以貨茶荒爲生
聞之大喜即從之昇車乘已至乃迎而西入境之
日午炊於村店愛其山水之美因縱步游行見古
木陰森之下元設片石若以慈行人者即坐其上
飯已熟急趣之已失所在因挽店主人以俱主人
變色搔首急往冥搜得諸深山灌莽之間既剖其
肝夫人卒兼程報憲憲驚痛下令捕盜杳無踪跡
由是店主人及鄰里皆迭獄訊掠獄未竟未忍白
其父母累月後始知之同日自縊死此風浸淫被
於江西撫州村居人遺妻歸寧以所饋微薄不欲
偕行而相去不過百步道深山然後出田間則望
見婦家夫夫俟久不出疾走物色見支徑新殺一
婦人斷其頭去其肝衣服皆非所着者又趨而進
遇兩婦人面色蒼惶正着已妻之衣執而索之得
妻頭於籠內告於官遂窮其黨悉伏誅此類不勝
紀今湖北鬼區官司盡已除蕩不容有廟食木陰
石片蓋其祀所也

硃然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三十

三十五

其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
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
屋覓人不得次入廬室中虎子惶懼無計床頭先
有一囊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間
板下無人耶云無遂相率而去幽明錄

呼初孔賓

和嘉字孔賓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窓中有聲呼
曰初孔賓隱去來修飾人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
未毫銖所喪如山崖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三十二

三十三

繼子

白希郢中人爲徵仕郎無子抱屠家子子之後希死
數年仲冬偶客過訪舊側室東方未明聞有琴
走聲客起視見男婦數人或仕服或儒服或青服
徘徊顧盼若有飢色又一人賤服腰插一刀長尺
許踉蹌而進竟入室後少頃陽陽鼓腹而出數人
頓足嘆曰苦矣休矣又不得殮矣凄然而退客驚
愕莫解備審之伊家老翁頭云是夜以長至本作
祖考祀其持刀者主人生父也頓足去者其白氏
宗也

鬼責虐子

建人有再娶虐前妻之子不能制忽見亡妻入門責
後妻曰誰無死誰無子母之情乃虐我子如是訴
於地下吾十日誨汝汝不改必殺汝夫妻再拜爲
具酒食滿十日將去責戒甚切舉家送入栢林中
乃不見

李德裕幽獄

學士馮浩有女適呂氏子有女屬囑其室曰爾前身
某甲之妻我乃妾也苦妬而害我我訴於帝十年
始許復仇又尋若十年不知再生爲呂氏婦今相
與歸陰府對辯耳自茲日夕與家人襟處忽不聞
其聲者踰旬已復至詢其所適乃曰往看斷李德
裕公事耳或問李德裕唐朝人逮今二百餘年獄
事何以至今方決曰陰司之獄以人生死往來之
不常獄繁多二百年而決者問其得罪者多與唐
史同亦有史中無者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三十三

三十三

妖女吟詩

番禺鄭侯射管游湘中宿於駟樓夜遇女子誦詩曰
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
年頃刻不見

文正爲閻羅

都官員外郎龔公捐館至五七日其夫人前一夕夢還家急取新裳而去因問何匆促如此答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爲尚在冥間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死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爲此官耶

入鬼互叱

劉燁侍郎有別第在襄陽燁卒長子庫部又卒乃粥其第爲茅廬士所得夜聞呼曰庫部來俄一人頂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三十三

鬼婦咏詩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世嘗得句云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忽見二素衣婦人徐步吟賞此句數日唐卒

商仲堪

商仲堪在丹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能移我在

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遂水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酌酒以奠其夕夢見其人來并謝

空舟血痕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曉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公疑之遣視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絲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願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願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豈鬼物衝冤而訴乎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三十四

枯骸行酒

楚公常游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妓絕色獻盃鬢髮未嘗見手衆惟之有客被酒戲曰非六指手乎乃強牽視之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

俊鬼子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於橋欄上臥軍人少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舍我當有醉軍人曰得何物曰有一銀盞少間來送軍人遂舍之其

妻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公將盡歸投其妻而去
至晚軍人回將蓋示之夫且說早事且曰適看其
蓋有似我家者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
然曰大是俊鬼子

清燕堂

張澤民死七日復生自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有堂
高隆上扁曰五相清燕之堂澤民問其守閤吏曰
五相可得聞乎曰呂相夷簡劉相廸李相沆龐相
籍富相弼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並作善之
人聲應氣合芝蘭必以叢也語云天堂無則已有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五 三五

則君子登信哉

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五終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器用門

五明扇

崔豹古今注曰舜廣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作五明扇
而黃帝內傳亦有五明扇扇之起以五明而製也
陸機扇賦曰昔武王玄覽造扇於前然則今以招
涼者周武王所作云故傳有武王扇扇之事一曰
夏禹也

雉尾扇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六

一

起於殷世高宗有雉尾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
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翟即緝雉羽爲扇翼
以障翳風塵也漢朝兼輿服制有之後以賜梁孝
王魏晉以來帝及諸王皆得用之

章扇

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制長扇

輪扇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以七輪相連一人運之
滿堂寒顚及禁中宗戚貴室亦多爲此物蓋起自
漢丁緩云

羽扇

傳元羽扇賦曰吳人取鳶鳥翼播之滅吳之後翕然
貴重似爲羽扇之起而裴啓語林言諸葛亮持白
羽扇指麾三軍又在晉武滅吳之前矣按王嘉拾
遺記曰周昭王時修塗國獻丹鵲一雌一雄子夏
取鵲翅以爲扇一名條融一名万景此疑羽扇之
始

莫難扇

石季龍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
二面彩圖列仙奇鳥異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
裨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六 二
細綫縫其際采色明徹看之如可取故名其難季
龍出以扇扶乘輿

朱團扇

宋朝會要曰本漢世長柄扇宋孝武時詔王侯鄣扇
不得用雉尾故王公以下有朱團扇疑自此始也

摺扇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爲作琴
者非是琴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
面觀前人題咏及圖畫中可見已開撒扇始永樂
中因朝鮮國進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

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來良家
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于薄也

風流箭

寶曆中帝造紙箭竹皮弓紙間密貯龍麝香末每宮
嬪群聚帝射之中有濃香觸體了無楚害宮中名
風流箭爲之語曰風流箭中的人人願也

香器

凡帳中香器多有鼻鈕鑲之長吉詩屈膝銅鑲阿
甄又七星挂城聞漏版多是器也義山詩金蟬嚙
鑽燒香入玉獸牽絲汲井圓又鑲香金屈戌帶酒
裨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六 三
玉崑崙成即膝耳今釘鉸亦其類二季好使僻事
乃近於瑣瑣非夫倚頃誰知碧侶何等

簾箔

莊子曰有張毅者高門懸箔無不走也而談數有戶
下懸簾明知是箔則懸箔即簾矣荀子有局室簾
簾之文由此推之疑三代物禮曰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幃

銀蒜

歐陽六一似玉臺體詩銀絲鈎簾宛地垂東坡哨遍
詞睡起畫堂銀蒜珠幃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

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蒜銀羅帳銀蒜蓋銀
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
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紅藤簾

瓊州出紅簾一呼爲簾或謂之藤條亦謂之行唐其
色殷紅瑩而不垢又不如溪鵲紅席竿散卧簾柳
子坐席蒲褥筍席花統卧簾月支毛席流黃簾象
牙席爲優

象簾

安南郡上舍說其祖初入朝時貢金枕象簾者凡象
裨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四

齒之中悉是逐條縱橫於內用法者軟逐條抽出
之柔韌如線以織爲席今橫截牙心有花紋即是
也縱時可抽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蔡翦安可常不
知桃笙爲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簾謂之笙乃
悟桃笙以桃竹爲簾也

觀雪菴

觀雪菴長九尺闊八尺高六尺以輕木爲格紙糊之
三面如柅屏風上以一格覆之面前施夾帳中

可容小座狀四面不妨設火及欵具隨處移
風可展之迥地即就雪中卓之比之氍毹輕而
闊不碍瞻眺施之別用皆可不獨觀雪也

湯鎗

湯鎗溫酒爲鉄銅鎗深三寸平底可貯二寸湯以酒
杯排湯上溫酒即取飲冬時擁爐靜話免使僮僕
紛紛然殊亦幽致

剔齒籤

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剔齒籤一枚以寄兄酉陽雜俎
曰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
裨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五

虎鬚及熟插于齒間即愈更拔幾莖與之所謂籤
者當是此類若以金絲類爲之無足奇者何必寄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
却老先生至矣 南康記

西皮

髹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
馬轡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爲
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效爲之

西毘

漆器有所謂犀皮者出西毘國訛而為犀皮桂槩之
出桂槩國訛而為桂槩以此推之甕甕恐即是
搜國名音同而字不同耳西毘亦即是犀皮名訛
而為西毘也奈搜織皮出禹貢書今之累朱漆
而刻畫為文以作器皿名曰犀皮意海犀之皮必
不如是匈奴傳文帝遣單于黃金犀毘一注云帶
鈎也

郎當

郎當淨櫛也

比疎

御史彙編一

卷之三百五

不

古者尚沐故治髮之具櫛而已玉藻曰沐稷而櫛梁
櫛用櫛櫛髮時用象櫛如比然櫛已有比之義詩
云其比如櫛箋謂相近迫也至漢書所言比疎則
視櫛櫛為加密矣然尤非今之比疎也注以為編
髮之飾則今女子首飾所着金翠珍異之梳耳後
世憚數沐而櫛用所以為去垢之具則與漢之所
言比疎名雖同而實又異也

木齒丹

脩養術家謂梳為木齒丹法用奴婢細膩者執梳輕
便自無斷損梳之愈多則精血通流一身舒暢

盤盂

禮大學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
世已有盤制而湯始銘之也或曰盤盂黃帝臣孔
甲造此蓋二物之所起也

十二時盤

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圓三尺四周有物象逐時更
變且如辰時花柳間皆見威龍轉側為蛇矣故彌
十二時盤流傳至朱梁尤在

仙臺秘府小中白

郭從義嘗洛第發池得一甕受可五升餘體如綠玉
御史彙編一

卷之三百五

七

形正方其中可用杆物旁有篆文曰仙臺秘府小
中白按杜陽雜記仙臺秘府乃武宗脩合藥餌之
所

水罐

盧緝曰晉惠帝征成都軍敗帝渴帳下賁五升銅罐
取水就飲之後人因有水罐之制晉東宮舊事曰
太子初拜有塗金澡罐一井青絲三合繩即此也

小海甌

耀州陶匠創造平底深盤狀簡古號為小海甌許
慎說文曰盆音小甌楊雄方言曰甌甌音雄慎皆

漢人月所記非戰國即秦漢之說三代飲燕之具俱俎豆之類故也

抵鵲盆

抵鵲盆房州刺史元自誠之物類珉而色淺黃因夏月浸桃李與水果俱水齒盛冬貯水則竟夕不冰可為異也

占景盆

郭江州有巧思多創物見遺上占景盆古銅為之花唇平底深可四寸許底上出細筒殆數十每用時滿貯清水擇繁花插筒中可留十餘日不衰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八

十六

盆

盆謂之缶注云今盆也呂氏春秋曰堯命質以麋斲置缶而鼓之則缶已用於堯世矣周官牛人祭祀共其禮器孔子曰與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此又二物之名出於周代也

五位餅

五位餅自同光至開運盛行以銀銅為之高三尺圓八九寸上下直如筒樣安飲蓋其口有微窪處可以傾酒春日郊行家家用之

木瓜桶

避素

段文昌以木瓜益脚漆銀枝木瓜胡樣桶用之濯足雲水人以小竹掃為方筴上為方蓋通之中實衣食之屬蓋之下藏藥物之屬負之於背以行名曰避素此二字班馬書皆載於四皓事龐參物因事以名其源流有如此者

二儀刀

上饒葛溪鉄精而工細余中表以剪刀二遺贈遇物如風一上有繫字曰二儀刀

惺惺三十六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九

十六

博陵隱語以骰子呼為惺惺三十六又曰象六謂六隻成一副

小三山

吳越孫摠監承祐富傾霸朝用千金市得石硯一塊天質嵯峨如山命匠治為博山香爐峰尖止一竅出烟一穗親朋效之呼為小三山

三雲鳳

李煜僞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王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互字金鳳口罌王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為之

平一公

博學記云度量衡有虞所不敢廢舜典同律度量衡
孔安國注謂丈尺斗斛斤兩文具俱備名曰平一
公

獸子

貴顯家褻器有所謂獸子其製以銅形鬣尾皆具而
背為大穴用距之以溺獸子為馬形蓋取登距時
如跨馬之狀意以便於坐備雅觀也今世名肥桶
曰馬子者乃沿乎此

夜渚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六
十
溺曰房中若水見於道書溺器曰夜渚見唐人文集

虎子

虎子即溺器也出漢書周禮王府掌王之燕衣褻器
注謂清灑虎子之屬

客問瑤卿曰溺器而曰虎子何也荅曰神鳥之山去
中國二十五萬里有獸焉名曰麟主服眾獸而却
百邪此獸欲溺則虎伏地仰首麟主于是垂其背
而溺其口故中國制溺器名虎子也 出雲憲私志

燈檠

黃帝內傳曰王母授帝九華燈檠于是燈有檠注膏

油以為燈明其前也

法燭

漢淮南王招致方術之士延八公等撰鴻寶方法燭
是其一也以非民所急故不行于世然則法燭之
起自劉安始也

光濟叟

武宗同光年高麗行人至副使朴岩叟文雅如中朝
賢士既行吏掃除其館舍得餘燭半挺其末紅印
篆文曰光濟叟蓋以命燭也

烏白金奴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六
十
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臘淮以烏白子油但
呼烏白案上捧燭鑄一鉄人高丈五云是楊氏時
馬廐中物一日黃昏急湏燭喚小黃門搬過我烏
白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白金奴正好作對

宋時官燭

趙寶文以紅羅命匠作燭心匠以綃易之召詰之伏
罪羅燒則灰飛綃則餘燼而已出傳聞錄宋代官
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挂燒燭則灰飛
而香散又有令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
何藥物也

仙音燭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其遺冥福其狀如高層露臺為之花鳥皆玲瓏臺上安燭既燃點則玲瓏者皆動丁當清妙燭下無響絕其測其理

小摩尼數珠

漢隱帝之禍手中猶持小摩尼數珠凡百八枚蓋小浦珠也

百八丸

和尚市以念珠為一百八丸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土

三

還元竹

自紙行於世簡編之制遂絕予曾與所親言當取江湖大竹火上出汗候色變白磨瑩破之闊半寸長七寸厚三分兩兩膠固白圈在外細線為繩三道編聯使卷舒快利每片書字一行密則倍之不欲人見者加囊封宜號還元竹終以身未至南山但成漫語

方侯

明皇因對宣王問卿近日棋神威力何如王奏臣憑托陛下聖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將方亭侯來二宮

人以玉界局進之遂與王對手

方便囊

唐季王侯競作方便囊重錦為之每出行襍置衣巾笈鑑香藥調丹之物

金頭黃綱山品

針之為物甚微問諸女流醫工則詳言利病如吾儒之用筆也朱湯匠氏諳熟精好四方所推金頭金綱山品鑿工用之以砭刺者

金剛炭

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孟口自唐宋末五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土

三

代時雖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稍劣者必退之殿一爐可以終日

黑金社

廬山白鹿洞進士輻湊每冬寒醮金市烏薪為禦寒之脩號為黑金社

星子炭

唐玄宗命方士作丹餌之病中熱不敢衣帛擁爐坐月冷坐殿中宮人以金盤置桴炭火以進御止手而已禁闈因呼桴炭火為星子炭

黑太陽

法出韋郇公家用精炭搗治作末研細煎湯投和
勣預辨真鉄範滿內炭末連鉄面搗實擊五七十
下出範陰乾巨細若盞口厚如兩餅餅于寒爐下
煖十數枚烘燃徹夜晉人以爲鉄炭只此類耶

廬州火甲正

室既密爐既深火正舉其熾香若非運七治灰則淺
深緩急將焉托我七之爲功審矣命之曰廬州火
甲正

鍊了事

杜岷公倅以刺耳匙子呼爲鍊了事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古

薛醜刀

里人有薛姓者善栽植常持厚春利刀焚洗繁穢遂
名爲薛醜刀

淨君

商山館中窓額上有八句詩云淨君掃浮塵原主招
清風是帚與扇也

珠龍九五鞍

劉鑒自結龍九五鞍獻於闕下頗著勤勞

巧先生

石牛信堂庫奴蕭雲夜開庫私取錢幣惶惶失鎖不

敢明言但云不見又手鍊龍周顯戲曰何不問巧
先生求之意以鎖口尚啣鑰也

眉匠

篋誠瑣紉物也然丈夫整鬚婦人作眉舍此無以代
之予名之曰鬚師眉匠

漆方士

王丞相海還政閒居四方書牘答報皆手筆然不過
百字繼以紙札封固自造赤漆小版書其上僕吏
以帕蒙傳去雖一時間可發數十公自爲本牋後
加類匣安抽面以啓閉字濕則能護之故又有漆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五

方士之名

火寸

夜宮中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智者披杉木條漆硃
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燦然既神之呼引光
如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

逍遙座

胡床施轉閑于足轉縮須臾重不斂斤明皇遊幸頗
多從臣或待詔野填扈駕登山不能跋立欲息則
無以安身遂創爲逍遙座

青少連二枕

舒雅作青砂連二枕滿貯茶糜木犀瑞香散並一座
清香可愛

襖綽一盤

五代時五十年間易姓更代如翻餅然官爵益濫小
人乘君子之器富貴出於非意視國家安危如秦
越不相聞故將相大臣得意竊草安筵具更相
尚侈水陸珍異畢集于前至于方丈所列朱花玉
果辣筍鮓醢糖品香劑參差數百品謂之襖綽一
盤

印章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木

銀印金印曰銀黃公侯印龜紐綬紫曰傳龜腹紫印
紐曰印靛繫草所添綬曰盤綬此草似艾又曰艾
綬

機杆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絲麻素縷手經指緯後
世爲之機杆體服以辦此機杆之始也注伯余黃
帝臣一曰伯余黃帝也

隨塵尾

釋藏指歸云鹿之大者曰麀麀隨之皆看麀所往
隨麀尾所轉爲準今講僧執麀尾拂子蓋象彼有

所指塵尾耳

懸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狹始作麀尾隱囊之製
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顧氏家訓云梁朝
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簪車跟高齒屐坐基子
方褥憑斑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
囊紗帽坐談基

懸鈴

翰林院有懸鈴以備中夜警急文書出入則引索以
代傳呼長慶中贊皇爲學士時河北用兵鈴數有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七

聲終不見人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慢曾真
之差元相時亦在院元詩有神據條是也天幕開談

鐵馬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後每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爲
作薄玉龍數十枝以縷線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
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
今之鐵馬是其遺制雲志私志

熨

帝王世紀曰紂欲作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焚之
使人牽手輒爛與姐已爲戲笑今人以伸帛者其

遺意也

羅

世本曰庖義臣勾芒作羅羅鳥罟也

網

古史考曰伏羲氏觀蒙面而作網世本曰勾芒作易繫辭曰庖義結繩為網罟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車子釣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撥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唐譚用之詩云碧玉蟬蛸迎客酒黃金轂轆釣魚車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十八

三十四

又云翩翩蠶絲葉晴浦轂轆魚車響釣舟是其事也宋史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針

禮記內則有紉針請縫之事由此考之當是自始制衣裳則宜有針線矣帝王世記曰太昊制九針由此始也

繩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書序曰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則是繩出于太昊之前高氏小史曰燧人氏

時結繩刻木以記事則繩自燧人始也

歌罷

周公作歌罷石虎始置木鳳啣赦西魏文帝造二歌罷其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蓋有山山有香氣別有一仙人持一金餅以臨罷上以水灌山則出於餅而注於罷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罷其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罷上以水注芙蓉而盈于器又為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歌罷二盤各有一鉢鉢圓而鉢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罷如觥形滿則平溢則傾置之前殿以警滿盈焉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十九

三十五

撲滿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元狩五年為國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鄉長倩贈以撲滿一枚云撲滿以土為罷以畜錢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相物錢重貨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以贈君然則漢武帝時已為此罷出於畜聚之厚也

匱

國語曰夏之衰也褒之神化為二龍夏后布幣而褒

告之下藏其發吉龍云而聚在樓車昭曰樓車也
書武王有疾周公作冊納之金縢之匱中蓋樓車
一槌也夏后謂之積周始謂之匱然則三代之制
也

積食

國老開談曰真宗問杜鎬積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
景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
之食料必差殊乃命大官每日具兩檐積以賜之
此其始也

碓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二千

桓譚新論曰伏羲制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因以身踐
碓而利十倍則碓蓋起于杵臼之遺法也

磴

世本日公輸般作磴今以礮穀山東謂之磴江浙之
間或曰礮編木附泥為之所以破穀出米

磨

方言曰磴謂之礮錯礮切說文曰礮石礮也方言礮
以礮為磨則磨以礮而作也蓋起於公輸作礮之
後礮古磨字

張

後漢書云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
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礮此疑礮之始也

春堂

春堂以渾木剝而為槽一槽兩邊約排十杵男女間
立以春稻粟敲磕舂皆使遍槽聲若鼓聞于數里
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瀏亮也

杵臼

桓譚新論曰伏羲制杵臼世本乃云雍父作春杵臼
呂氏春秋曰赤冀作杵臼皆非也黃帝內傳曰帝
既斬蚩尤因舂杵臼易繫辭曰神農氏末黃帝堯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舜氏作斷木為杵掘地為臼白杵之利萬民以濟
蓋取諸小過此疑杵臼之始也

鉄鑊文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鉄鑊梁天監中鑄東
坡遊寺詩云蕭翁古鉄鑊相對空圍圍坡陀受百
斛積雨生微瀾是也予往來數見之然未嘗稽考
本何物為何用也近復遊寺因熟觀之蓋有文
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
日乙卯皇帝親造鉄鑊於解脫佛殿前貯滿甘泉
種以荷葉供養十方一切諸物以佛神力遍至十

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今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
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
如蓮花在泥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
之用本給鮮八珍典滌五味生繩我皇淨照慈
被無邊法喜神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而成妙緣
勝如碧水生發紅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遷又一行
云五十石鑊始知二鑊乃當時植蓮供佛之器耳

筭筭

世本曰少康作筭筭許慎云陳留以飯筭爲筭今人
亦呼飯筭慎漢人所記疑皆秦漢時事耳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

金甌

古史考曰黃帝始造金甌火食之道成矣詩疏引禮
運云中古未有金甌而中古謂神農時也易允曰
甌坤爲釜

題七

方言曰七謂之題說文曰題所以取飯文王之贊易
至震曰不喪匕鬯大東之詩曰有採棘匕注云匕
所以載鼎實則匕三王之制也

箸

禮記曰飯黍無以箸韓子曰紂爲象箸則前已有之

非商紂始也特以象爲之耳即今之箸筭之
達趙達吳國人也善將一箸而筭無不徵應

齊眉大士

會浦有書生張奉世貧苦飄泊詣登有位之門獵取
酒食一日酒半士友各言其能或私謂曰張君亦
有藝彼多差使齊眉大士功力如神聞者莫不大
嘖蓋謂運筋敏速盤無留味也

鳴鞭

又曰唐及五代有之周官條狼氏執鞭趨辟之遺法
也鳴鞭雖始于唐亦本周事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

鞭

說文所爲驅遲者也古用革以騎馬左傳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是也後世易之以竹故或謂之箠蓋
策之以進馬太王杖馬箠去邪是也虞書曰鞭作
官刑則得名于堯舜之代始爲薄刑之用

鞍轡

桓寬鹽鐵論云古者繩鞅艸鞮皮薦而已後代以革
鞍而不飾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
者誅推此當是三代之制蓋黃帝始服牛乘馬
未騎也

鬼功迷

嘗有象牙自越中直通一窟內車二重皆可轉動故謂之鬼功迷或云宋內院作者

鬼功石

嘗有戒指欺馬腦一塊面上碾成十二支生屬其紋細如髮似非人功故謂之鬼功石又名鬼國石

笛

楊旆夫有玄鉄笛字曰鉄龍楊孟載為歌顧仲英有蒼玉簫辨曰玉為孟載為之引二詩語奇頗復有孫至如楊咏春艸云六朝舊恨斜楊裡南浦新愁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笛

音

細雨中跡其音律何不佳者終未若白傳詩更自灼然

相風

黃帝傳有相風鳥疑黃帝作拾遺記曰少昊母曰皇娥遊窮桑之浦有神童稱為帝子與皇娥譙戲泛于海以桂枝為表結芳茅為族刻玉為鳩置于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鳥亦其遺象古今注曰相風為夏禹所作周遷輿服禮事曰相風周公所造即鳴鳶之象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後代改為烏沈約輿服志曰相風秦制

紙鳶

俗謂之風箏古今相傳云韓信所作高祖征陳豨信謀從中起故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欲以穿地隧入宮中也蓋昔傳如此理或然矣梁太清中侯景攻臺城內外斷絕羊侃教小兒作紙鳶藏於中間文帝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放之翼得達援軍賊謂是厭勝又射下之見馬聰通曆云然其事初一見於此知其審為韓信造矣

叫子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吹之能作人言嘗有癡瘖者為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試取叫子令領之作聲如傀儡子其冤獲伸亦可記也

指南針石

陰陽家以磁石引針定向每有戊午丙午之異按本草演義磁石磨針則能指南然嘗偏東不全南也其法新續中獨緩以半分子蟬綴于針腰無風處垂之則針常指南以針橫貫燈草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蓋丙為火庚辛金受其制故如是物類相感耳

養和

程氏蕃露載李泌訪隱者選異菜怪木蟠枝以贈隱者曰養和人至今效之予按皮日休以五物送毘陵處士魏不琢其一曰烏龍養和皮陸皆有詩皮詩云壽木養教尺天然形狀幽把疑傷施節用恐破地瘤置于合月觀買須雲肆頭料君携去處烟雨太湖舟龜蒙詩養和名字好偏寄道情深所以親通客無能助五箭倚看滄浪望釣勝白雲吟不是道遙侶誰知物外心

執水而踞

左傳執水而踞杜預以水為器初疑其不然及觀詩稗史彙編卷之百五十六 王夫之
大叔于田抑釋棚忌注棚水所以覆矢也弓師古釋文棚音水所以覆矢也馬氏云積員蓋也今韵畧注云箭房之蓋蓋棚過作水乃知預之說為有據也

鞦韆

古今藝術圖云北方戎狄愛習輕越之能每至寒食為之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綵繩懸樓立架謂之鞦韆

大雛面具

政和中大雛下桂府進而其比進到稱一副訝其少

及見乃是八百枚為副老少妍媸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事皆不能及

戲具

宋朝王詔開熙河之後亦以舞逐鼓使諸羌出觀遂破鬼章此兩得以為策也今元宵舞者是其遺制然舞者乃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字舞花舞馬舞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健舞舞曲有綠腰蘇合香屈柘湖潤州團乳泉甘州等字舞以身亞地布成字也今慶壽錫熊排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着綠衣偃身合成花即今柘枝舞有花心者是也馬舞者以攏馬人着彩衫執鞭於床上舞蹀躞皆應節奏唐宴吐蕃蹀馬之戲皆五色彩絲金具裝於鞍上加麟首鳳翅樂作馬皆隨音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明皇之舞馬亦其遺意爾

雙陸

長行局魏時曹植字子建始造雙陸局取兄弟之義雙陸盤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渠故名雙陸雙陸最近古號為雅戲始於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晉魏

齊隋唐間宋太宗摘於聲詩紀于奎文雙陸有光焉

竿詩

近者聞界竿戰詩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賈相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意齊東野語趙南仲赴鎮日曹西士賦詩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看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似略雅

竹鼓戲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詐又其製作之法曰瞞上不瞞下通備用以爲戲云

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六

程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器用門

度量衡類

三器序

序曰天地肇判陰陽攸分六位時成萬物形者是故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類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重輕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準之上黨竿頭山之桓叅焉以之測幽隱之情以之達精微之理推三光之運則不失其度通八音之變則可召其和

程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七

三十一

以辨上下則有品以分隆殺則有節凡朝廷之出治生民之日用未有頃刻不資焉者也歷考往古如虞舜慎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欲揅序於萬類舍是則何以我嘗見有司頒禮既謬誤而莫知先儒談經亦闕畧而未講於是采歷代之制考載藉之文而述度量衡三器之圖義焉淳熙十年閏十一月丁酉序

總論三器

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然後黃鐘之作可求八音五聲從之而應也宋皇祐中阮逸胡瑗

累黍定尺既大於周尺姑欲合其量也然竟於不合乃謂黍稱二兩已得官秤一兩反疑史書之誤及韓忠獻公丁文簡公詳定知阮胡之失亦莫能以三鼂黍相考也先是范蜀公上封事曰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音聲也音聲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侖也誦也斛也筭數也權稱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而後爲得也乃謂以黍定三鼂則十者無不該三者尺爲之本周尺也者先儒考其制脗合者不一至宋景文公取隋書大業中歷代尺十五等獨以周尺爲之本以考諸尺頃司馬倫刻石存此尺樣苟以是定尺又以是參定權量以合諸鼂如挈裘而振其領庶乎其可矣

歷代尺

一 周尺漢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荀勗所定晉前尺祖冲之銅尺並同近年司馬倫刻周尺漢劉歆尺晉前尺今圖于後條又云高敏之以漢錢五物參校尺同

二 晉田父玉尺梁法尺實比周尺一尺七釐

三 梁表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奇隋時始用木尺而定律呂大業中更詔用梁表律調八音之器

四 漢官尺晉時始平掘得古銅尺實比周尺一尺三分七釐晉荀勗既定晉前尺阮咸說其聲高則悲非典國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不知所出何代果長昂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而莫能措意焉宋景文公謂時人掘地得尺乃破周漢之二器亦近夫貴耳賤目者也五 魏尺實比周尺一尺四分七釐杜夔所用者

六 晉後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一分二釐晉氏江東所用者

七 後魏前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七釐

八 中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九 後尺實比周尺一尺一寸八分一釐即隋開皇官尺謂鉄尺及後周市尺

十 東後魏尺實比周尺一尺三分八毫

十一 蔡邕銅簫尺後周玉尺同實比周尺一尺一寸

十二 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鉄尺同實比周

五分八釐

五 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鉄尺同實比周

尺一尺六分四釐後周時達奚震等議今期同

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古者

寸重一斤今鑄金校驗缺尺爲近司馬倫刻

後周尺又云太常寺樂律尺少府監祭器景圭渾

儀尺皆同實比周尺一尺五分

十三隋萬寶常永尺實比周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

十四襍尺實比周尺一尺五分趙劉曜渾天儀土圭

所用者

十五梁朝俗簡尺實比周尺一尺七分二釐

十六五代周王朴律准尺比周尺一尺二分有奇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七

十七宋朝和峴景表尺比周尺一尺 分有奇

十八阮逸胡瑗皇祐樂書黍尺比周尺一尺七分

韓丁校定

宋韓忠獻公丁文簡公校阮胡尺令尺匠石素等耳

累黍制尺二條其一比周尺一尺三分五釐

三司布帛尺

宋司馬倫刻三司布帛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

禮器尺

宋禮部頒祭祀儀式造禮器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二

分

度

古者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

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歷代度制

蔡邕鄭康成荀勗所論尺有增損始勗當武帝泰始

中校大樂八音不和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乃

與劉公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以古尺更鑄銅

律調叶聲韻後汲冢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

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聲暗同于時郡國或得漢

時故鐘勗吹律以合之其聲皆應時人稱爲精密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七

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遂施用之勗去千載之

下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合聲韻又諧亦可謂密切

而有證也

論量

量用一千二百黍爲龠謂十十龠爲合謂二十十合

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考工記臬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龠

注云六斗四升爲龠考工記龠法積百萬分乘

布筭則龠爲七百八十一分二釐五毫實黍一

百合爲千五百六十二分五釐實黍二千

為萬五千二百六十七分實黍二萬四千補為百萬分實黍百五十三萬六千大元數曰凡七十有八萬黃鐘之數立焉正與此合於是見阮胡俞今升斗皆大而鄧保信林億等皆小

斛石之辨

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為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若酒言石從其味之醕醕如以石米釀酒醕者止七斗或六斗而醕者多至于十五六斗未嘗有定數也至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六

三

論權

權以百黍之重為銖二十銖為兩謂兩黃連之律十六兩為斤謂三百八十二兩三十斤為鈞重萬有一千五百二

四鈞為石准四營之數

秒忽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秒禾芒也

忽如蛛網細者也

銖秤

皇祐新樂圖有銖秤其圖幹十分二十四銖為一兩止一面有星一繫一盤如民間金銀等子者其鍾形如環

什物類

總序

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器軍法曰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其器具什物故云又作役者十人為火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從夥者非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七

三

器物總論

武士陳列殿下曰陸戰其宮中出入者本官封有衣戟傳審印信然後受之曰榮信王公已下用榮戟前驅曰油戟天子乘舟曰鸛首一曰文鸛吳船曰舳舻水中稱棹曰枋稱舳飾蘭檻曰舳蘭船縫皮為船曰華船人在內楫在外曰露橈肅宗賜尚書劍手署其名曰韓校劍首以玉作鹿盧形曰楸具小刀曰童子刀魯寶刀曰孟勞角端似牛角為弓曰角端弓弩名曰大黃亦曰谿子又曰黃門窓在曰日間雨曰銀斧銀音華大斧曰閭斧椎曰終斧

大鼓曰谷鼓植鼓曰建鼓堂鼓員曰剛別附動名
于鐘曰景襄鐘作獸蒲半形于鐘上曰蒲半鐘以
鯨魚杵擊之輒大鳴蓋以獸素畏鯨也伯牙琴名
曰遞鍾大鼎曰由牛鼎夏后氏尊画山曰山疊其
足下附有侶堂房曰房俎西域毛席曰氍毹其細
曰氍毹鳥桓爾曰氍毹上力于反下胡堯反又曰
毳布褐曰毛布匈奴所以受酒酪者曰服匿旃帳
曰穹廬乳酪曰北酥爾紙曰三韓紙氈曰毛席無
茵席曰簀床踞床邊曰踞廁桃枝竹席曰桃笙扇
曰便面曰屏面王母騎雲母屏面以其地產木名
杖曰靈壽杖書囊曰方底東篋曰緘勝小紙曰赫
蹠設機車引水上曰翻車渴烏水碓曰水春布袋
曰排囊長鋸曰琅當馬胸前以韋爲蔽曰馬當胸
繫腹帶曰鍤膚甲馬曰介馬馬額鏡曰月題小棺
曰槨音音載棺曰載木朱飾棺曰朱壽之罷賜
木曰東園秘器柏爲題頭曰黃腸以頭內向曰題
湊藏中便坐曰便房墓前明堂曰券臺楮錢曰瘞
錢燭曰脂炬大燭曰猛燭大炬曰猛炬惡火曰墳
燭簾曰妓衣卧視書歌案曰倚書牀鑷白具曰却
老先生

漆器

韓子曰舜作食器黑漆其上画作祭器黑漆其外朱
画其內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則髹
之布漆自舜始也蓋堯燬土銅飯土簋故爾

陶器

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甕器是也今
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
玉而貴銅甕遂有赭色甕器世言錢氏有甕越州
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陸龜
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甕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

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聞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
始於錢氏宋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
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瓷爲
魁江南則處州麗泉縣瓷質頗粗厚宜政間京師
自置窑燒造名曰官窑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
後苑號邵局罷故京遺制置窑于內司脩造青器
名內窑澄泥爲範極有精微油色瑩徹爲世所珍
後郊壇下別立新窑亦曰官窑比之舊窑大不侔
矣餘如烏泥窑餘姚窑續窑皆此類若謂舊窑不
不復見矣

磁器

江浙官窑燒造供上磁器其始博作塗飾求其精一也開窑之日反覆比量而美惡辨矣其中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有同是色而特為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復能與是之謂窑變蓋數十窑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然監窑官見則必毀之窑變實珍奇而不敢以進御以非可歲供物也供上之磁石惟取其端正合制瑩無疵瑕色澤如一者耳噫物苦窳不足追也物亦矣用珍奇為民間燒磁舊聞有一二變者大者亦毀之蓋覓小者藏去鬻諸富室價與金玉等夫金玉物產之英華聖人貴之彼磁雖奇出於所變者上之不得用於宗廟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毀裂竟同瓦礫而瑣瑣者以供富室私翫奚以變為哉願質于司甄陶者其亦致惜是物否乎或曰是造化之責吾不得而知也

二窑

哥窑與龍泉窑皆出處州龍泉縣南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弟凡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為哥窑以兄名也生二所陶為龍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澁

一其足皆鉄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馬惟土脉細薄油水分粹者最貴哥窑則多斷文號曰百圾破龍泉窑至今溫處人稱為章窑聞國初先正章溢乃其裔云

瀝青補鉄缸

酒醋缸有裂破縫者可先用竹篾箍定却於烈日中晒令十分乾仍用炭燒縫上令極熱却以好瀝青末糝縫處令融液入縫內令滿更用火畧烘塗間永不滲漏勝於油灰多矣

環

神史彙編卷之百十七 十一
鐵音減以鉄金飾馬首又曰鉄質金文曰鉄也西京賦金鏤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鏤玉環詩云鈎膺鏤錫國語曰懷纓挾環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鏤錫事件當用此鏤字或作鏤非之語他書罕用此鏤飾曰環嵌生活當用此環字俗作廂非

鈿金

張懷瓘書錄云往翰林見古鍾二枚高一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記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以大篆書影驚人蓋三代鈿金為篆其精類如此又李伯時得彫戈蟲鳥書黃金文銘六字曰主周父作彫戈鈿

金法今亦不傳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釧金曰拍金曰鍍金曰鐵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鍍金曰燃金曰戩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累金而鈿金不在其中今併其名亦不知矣

金釧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釧器揚雄蜀都賦曰雕鐫釧器百伎千工

蒜汁捕金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画然後再入窑燒永不復脫凡碾工描玉上用石榴皮汁則見水不脫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七

十二

銅器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感陰氣翠潤如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螭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能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蒸陶易盡故有鏽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微骨或其中有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傳流人間色紫

禍如有殊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土等辰砂入釜以拂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偽者以添調殊砂為之易辨也

古器辟祟

古銅器多能辟異祟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水魅之能為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鍾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諸祟

銅腥

上等古器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者執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七

十三

歷代識文不同

夏禹鳥迹篆商則虫魚周以虫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皆用楷書唐宋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假篆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為決非三代物也

古器款文不一

款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款乃花紋以易辨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

款識真偽

古人作車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明淨分曉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一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或模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蠟模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為模如此器樣又加款識刻畫釋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七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畧寬入模于桶中其桶底之縫勿令有絲線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候乾再澆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并紙筋固濟于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緩中以銅汁寫入然一鑄未必便成此所以為貴也

句容器

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至南唐后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場官花押其形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

青色者世所希見天寶時有鳳環瓶此亦極品也
偽古銅器

其法以水銀襍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蘸醋調細刷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膈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膈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之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為水銀所墮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開不能逃識者之見

古器無識文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七古人惟鐘鼎彝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孟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為非古但辨其體質文顏色臭味足矣

古器不知名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器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二環娶州馬舖嶺人家掘得古銅盆有兩環在腹之下足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為之歛罷

辨追蠡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起岐注以追為鐘鈕於

其未安者追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陶家漸粉令
凸起謂之追粉所謂追蠶蓋古銅器款文追起處
漫滅也趙氏釋蠶為絕亦非蓋剝蝕也今人以器
約用久而剝蝕者為蠶

鐘筵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鐘削木為筵叩鐘則鏗然而
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筵叩墻墻則不
鳴叩鐘則鳴是聲在銅中甲曰以筵叩錢積則不
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鐘虛中是聲在虛器
之中甲曰以水泥為鐘則無聲聲果在虛中之器
乎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二十七

十六

三十三

擊迷

擊迷駁馬無當於車按檀材可以為車檀與擊迷相
似又似駁馬故里語曰所檀不諦得擊迷擊迷尚
可得駁馬梓榆擊迷一名挈檻

刁斗鏢斗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所見古刁斗柄
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
鑿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莽鑄威斗厭勝家所用
耳或於上刻二師將軍字及其它官號尤表其偽

大抵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鏢子可炊一人食即古
之刁斗世訛刁字為鏢字耳字書以鏢為田器不
言可炊也若鏢斗亦如今有柄鏢子而加三足予
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蓋刁鏢皆有柄故
皆謂之斗鏢無足而鏢有足耳又字書以鏢為溫
器蓋古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熱故溫以烹冷物
一二人食則用鏢予所見者正然

古劔款識

予常至南內千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劔而無刃
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闊及寸背款銀作
童子捧牌舞牌上有古并聶家四字面嵌銀題模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二十七

十七

三十三

枝難斷伎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假使英雄生胆
氣從今不用佩吳鉤詩直似元宋人作然不可考
矣

古銅瓶鉢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色鮮明如枝
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
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鉢鈔

本天竺國器故語謂之鉢多羅漢云應器省量畧彼

土言故名鉢西國有佛鉢是也宋廬江王以

餉祖祈則是晉宋之間始為中夏所用也廣雅曰
綃謂之鉢說文云溫器也曹操上獻帝表曰臣祖
騰有順帝賜純銀粉鉢疑淳人始為之也

魚鑰

鉢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有守夜之義

爐

周禮天官冢宰之屬宮人九寢中共爐炭則爐三代
之制也

香爐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七

人

三百八十六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用香爐
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為之爵爐則古之爵後貌爐
則古之瓊足豆香毬則古之鬯其等不一或有新
鑄而象古為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
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偽者富以物色辨之

晉冢古器

或傳嶧縣僧舍治池得一磚上有永和二字及掘得
銅器即今之香爐有蓋蓋上有三足如小竹筒空
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另有銅盤
承之

便身器 枕

西京雜記曰李廣與兄遊獵冥山北見猛虎一矢斃
之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此為虎枕之始魏成熙
中得梁冀玉虎枕廳下有題曰帝辛九年帝辛即
紂也是則商紂之時已有其制矣

山房三益

秋米山甘菊貯以紅綦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
穢米蒲花如柳絮者熟糠貯以方青囊作坐褥甚
溫煥雖木綿不可及也采松樹枝作曲几以靠背
古名恭和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七

十九

三百八十八

鷄鳴枕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
起插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
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為怪乃碎之及
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乃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牀

孟子曰象往入舜官舜在牀琴黃帝內傳有七寶登
真之牀則牀疑始於有熊氏

胡牀

搜神記曰胡牀戎狄之器也風俗通曰武靈王好胡

服作胡床此蓋其始也今交椅是

節目翁

陸龜蒙談雅有一竹裊裊常用腰憩時天已寒童忘鋪毡袍龜蒙已坐凜然急起呼曰此節目翁須是與它些衣服不然寒我也寒

欹牀

如今之欹牀但兩向施橫齊高令曲尺上平僧家亦

亦有不當然高低若皆倚坐橫乃右可几臂倚右

檔乃左可几臂倚左左右几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蟠足蟠膝或枕橫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

裊史彙編

卷之三百三十七

二十

三十八

可方二尺高一尺八寸橫高一尺五寸從至橫其

三木製藤網或竹爲之

醉床之制

床七尺廣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半以上別爲子面嵌

大床中間子面廣二尺五寸長三尺皆木製韋綜

之韋下虛二寸床底以板鋪之勿令通風子面嵌

下與大床平一頭施轉軸子面底設一拐撐分爲

五刻子面首挂一枕若欲危坐即撐起今子面直

上便可靠背以枕承腦欲稍偃則退一刻即與大

床平矣凡飲酒飯後不宜便臥當倚床而坐稍倦

則稍偃之困即放平而卧使一童移撐高下如意不須移身可以盡四體之適大床兩椽有二尺餘前後鑿二竅孔爲直几一其下爲筍欲倚手則歇几于竅孔中

案

有虞三代有俎而無案戰國始有其稱燕太子丹與

荆軻等同案而食是也案蓋俎之遺當作盤孟光

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衡語林云案乃古

盤謂舉盤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

裊史彙編

卷之三百三十七

三

三十九

案謂青玉盤

几

漢李尤几銘叙曰黃帝軒轅仁智忍事有闕作與几

之法則几創始自黃帝也

嬾架

陸法言切韻曰曹公作欹案卧視書今嬾架即古制

也則是此器起自魏武帝

鏡

玄中記曰尹壽堯臣也作鏡黃帝內傳曰既與王母

會於王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則鏡蓋摩

於軒轅非尹氏始作也

咸陽宮鏡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礪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骸人有病疾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泰如皇常以照宮人胆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并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鏡臺

律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七

王九

魏武雜物記曰鏡臺出魏宮中有參帶鏡臺七子貴人公主鏡臺

玉平脫雙葡萄鏡

開運既私寵馮夫人以其事尤秘會高祖御器之用有玉平脫雙葡萄鏡乃高祖所愛帝初即位舉以賜馮夫人咸訝之未久冊為皇后

古鏡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每至此時則博棋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二鏡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碧金仙

有刁蕭者携一鏡色碧體瑩背有字曰碧金仙大中元年十二月銅坊長老自九峰鑄造予以俸粒五石換之置于文瑞堂呼為銅坊君

光音王

光叔之賢會昌微忌之帝因引照戲令宮嬪離合鏡亭洎更以光音王奏帝曰鏡子封王耶不憚而罷距宣宗即位止三四年

寶鏡銘

姚子真字歆孟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作自商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七

王三

三十九

方銅焉產自丹陽觀其藏延年益壽樂且康芳名寶鏡俱未央

子真古鏡記

鐘樣鏡

近見一鏡如鐘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悉平于字也

春陵古鏡

道州民於春陵侯家得一古鏡于背上作花四朵極精巧其鏡面皆用水銀即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畧昏而不黑並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乃西漢

時物入土千年三代無此物其質並未變信知古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亦無此也

光明藏

出行如居家一物不可缺缺則不便於我畢集焉惟荷者惟其害予取小薄鏡入奩糊紙左右室白牌題曰光明藏

鏡臍不可懸玉籤

俗以鏡臍懸玉籤但知為美觀至銅滑綠處兩強不能相下以致千載傳世出土之物古色一旦磨盪壞之有餘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三函

七寶鏡臺

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一婦人各執鑲總下一闕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出開諸門咸啓婦人各出戶前

出皇覽

爪杖

釋藏音義指歸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用竹木削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背脊有養手所不到用以搔爬如人之意

如意

如意者昔有貧士多玄善陰德旁及鳥獸

瞻忽遇一道士遺以一物謂之如意曰汝陰功感神故以相與勿輕用也凡心有所欲一舉之頃即

如意雖冬雷夏雪起死延年皆可得之今商之世有十四年大旱天運自然孰敢有違汝欲救之當解其半耳商世果大旱至七年湯乃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繫白茅以為犧牲禱於桑林天忽大雨及數千里其人方私隱元元為之一舉耳後人倣其制號如意云

采蘭雜志

王如意

王時林陵有掘得銅匣開之有白玉如意所執處皆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三五

三九七

刻龍虎及蟬形胡綜謂秦始皇東遊埋寶以當氣此蓋是也則如意之始非周之舊當戰國事

犀如意

犀如意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

杖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爭走道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已見杖矣蓋起於此乎大戴禮武王有杖銘

毬杖

宋朝會要曰毬杖非古蓋唐世尚之以資至

騎龍杖

天師杜光庭騎龍杖紅如猩血重若玉石似非藤竹所為相傳是仙人留賜

酒器

樽

禮運曰禮之初始諸飲食污樽而杯飲注云鑿地為樽此樽名始也後世或以瓦木為之取諸此或以有虞始又以秦名樽

三昇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七

王

三

又曰灌尊夏后氏以鷄彝商以斚周以黃此三昇之始也

銅樽

韓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欹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為銅鳩毡上摩之熱則鳴如真鳩之聲出朝野僉載

杯

禮玉藻曰母沒則杯圈不能飲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獻常滿杯蓋杯三代之制也紂為纣矣

椰杯

椰杯產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刺客得其首因梟於樹已而化為椰子林邑王憤之乃命製為飲器越富刺時方大醉故今椰漿味尚如酒飲之可醉然予嘗記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豈亦椰子類耶但椰漿素所醞而核之酒則臨時所釀此為特異竟亦莫知為何木也

三雅杯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七

王

三

神史彙編有雅池出潘遠紀聞譚云昔有人修此池得二銅瓶狀如杯盤上各有二篆字一曰伯雅二曰仲雅三曰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為三雅池予常覽魏文典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金劉表一子好飲乃制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大注一斗中注七升小注五升

紫霞盃

會稽鄧經有紫霞盃其造法傳自宣和徽宗常賜名太乙盃飲酒可療弱疾唐愚士學士為之贊曰割

丹砂割乳石杵玄金曰白壁陽燧輝方諸溢離化
精坎成質規其形運軌則虛其中極太極假靈氣
薦瓊液丹田滋玉池滴九虫遁三尸匿齊日月壽
罔息商厥功疇敢匹羽觴潛大白斥宋大觀求所
憚錫以字曰太乙越之邑鄧氏逸器斯製垂無斁
愛其文之古雅故筆之以時觀焉

牙盃

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
之言古人軀體大升合小仲景傷寒證治論湯劑
之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

神史彙編卷之百三十七

二八

曾信矣余按廣韻孟字云酒器牙雅同音則雅字
蓋借用三雅乃酒盃也無可疑者

九曲螺盃

為孟亦無甚奇惟較穴極灣曲則可以藏酒跡
為九曲螺盃

金蓮盃

楊鉄蛭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舞女有纏足纖小者
則脫其鞋載盃以行酒謂之金蓮盃余竊怪其可
厭後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鳬詩云
將時行地羅裙掩兩兩更驚春漱瀝傍人都道不

須鮮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醺葡萄暎和笑勸
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刻踏金蓮行欵欵觀
此詩則老子疎狂有自來矣

錄耕

一散

禮經載酒器如曰竿尊爵觶角觥觚至後世有伯雅
升雅季雅大白婪尾觴等號人皆知之詩簡兮簡
兮公言錫爵注惠下不過一散散酒爵也受五升
此二字亦奇

金叵羅

據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

神史彙編卷之百三十七

二九

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入詩中用已見
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為酒器
然觀史云祖挺盜金叵羅置髻上髻豈可以置酒
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燕羽觴

江南中書省宰相飲器有燕羽觴一似常盃而狹長
兩邊作羽形塗以佳漆云省有宰相因惡五色耗
明凡器用類改令黑

盤盞

周官司尊彝之職六彝皆有舟鄭司農云舟

若今承盤蓋今世所用盤蓋之象其事已略見
漢世則盤蓋之起亦法周人舟舁之制而為漢世
承盤之遺事也

神童蓋

文宗時宦豎專橫頗以酣飲為娛嬪御厭患之爭路
內執事造金蓋以金蓮荷葉菱茨為瑛束盤其實
中空蓋滿則潛引入盤中人初不知也遂有神童
蓋之名

水晶不落

白樂天送春詩云銀花不落從君勸不落酒器也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七

三十

玉家有水晶不落一枚

托子

建中初崔寧女以金蓋無儲病其熨指取櫟子承之
既噉而盃傾乃以蠟環櫟子盃遂定即遣匠以
環易蠟寧奇之製名托子遂行於代後傳者更
其底

勺杓

禮明堂位曰勺夏古以龍勺商以疏勺周以蒲勺
龍疏蒲勺飾也後王加文耳然則勺之具當有
始創之故無飾也至夏后加以飾杓即勺也祭祀

曰勺民用曰杓其實一也或以勺之所容不過千
而杓則加廣其所受皆取酌焉遂異其名制也

注子

事始曰唐元和初酌酒用樽勺雖十數人一樽一杓
了無遺滴無幾改用注子雖起自元和時而失其
所造之人

偏提

形如罌而蓋嘴柄皆具元和中宦者仇士良惡注子
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着瓶而小異之目曰偏
提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七

三十一

酒具

山徑既以寒驢載酒詎容無具舊有偏提猶今之酒
甕長可尺五而隘容斗餘上置竅入出如小錢大
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革惟漆為之和靖公
送李山人詩有身上祇衣粗直撥馬前長帶古偏
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蘆隔以三酒下果中置
上以青絲絛負之或付書篋可作一担加以酒具
及琴書皆可較之沈存中游山具差勝惟酒標
依沈制用細篾絲編者漆之又輕不損不必用
銀瓦缶之物也

遊山食具

竹爲之二榻并底蓋爲四食盤檮子三四每盤果子
檮十矮酒樽一可容數升以備沽酒飽一杯三漆
合子貯脯脩乾果佳蔬各數品餅餌少許以備飲
食不時猝應惟三食盤相重爲一榻其餘分任之
暑月亦可備冷肴鮮果熏魚膾肉不畏大暑之物
一肩竹榻二下爲匱上爲虛榻左榻上層書廂一
帑筆墨硯剪刀韻畧襍書冊匱中食碗檮箸各六
七各備生果數物亦要削果小刀右榻上層琴一
竹匱貯之展摺棋局一匱中碁子茶碾二品膳茶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七

三十一

三十一

即檮者盞各托三四及孟瓠等及附帶雜物小
斧子砑刀劊藥鋤子腊燭二柱杖釘鞋靴木屐棕
鞋雨衣油衫簪笠棕帽織笠油披肩食鈔虎子急
須子油筒

五色藤

瓊州出五色藤合子書囊之類細於錦綺亦藤工之
妙手也新州作五色藤臺皆一時之精絕昔梁
劉孝儀謝太子藤筵蹄一枚云炎州采藤麗窮綺
縵得非筵臺與蹄語訛歟

常筆

官州陳氏世祚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

柳公權求筆於宣城先與三管語其子曰如學

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

幾柳以不入用別求遂與之常筆陳云先與者三

筆非右軍不能用也柳信與之遠矣文房四寶類
說作宜州諸

氏

彤管

古人注牛享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赤滌史官載事用

赤管言可赤心記事

拂

御史彙編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三十一

周公瑾曰今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
傳東巡載來南載耨注鋤也婦去草西載鉗北載
拂注音拂以擊治禾今謂之柳慶曆初知并州楊
偕伏所製拂連枷拂簡藏秘府狄武以拂連枷
破僂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梔亦作梓及捧
又連枷也見玉篇此梔杖之梔其字從木本非止
於擊禾又以鉄爲之短兵之利便也

筌筍

大唐新語曰漁具摠曰筌筌漁服摠曰枝朽唐書元
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筌筍全獨而保生能學

訝保宗而全冢風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
簪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弊挺
矣故蘇子美松江觀魚詩曰鳴榔莫動蛟龍
網時聞魚驚腥我實宦遊無况者擬來隨尔
客皆作平音今韵畧不收此字

鞭賈

楊用修云柳宗元鞭賈云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
五千必曰五萬復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
小怒五千則大怒必至五萬而後可此雖寓言亦
必因當時鞭價而立說也又顧况有露青竹鞭歌

神史彙編卷之百二十七

三五

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束蜀兒采
馬鞭聯灰煮蠟光爛然章仇兼瓊持上天忽見楊
州北邸前祇有人還千一錢蓋言其物貴而價賤
也然一鞭之直何至五萬而千一之錢猶以爲少
當時好尚如此又唐人進士絲鞭工緻爲最洪武
中江南富家猶有藏之者見高啓詩集予讀杜陽
襟編天寶中異國獻玉鞭鞭末有文曰歌玉鞭元
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代宗
於興慶宮複辟間寶匣中得之嘆爲異物命
綉爲囊碧玉絲爲勒又貞元中中常侍自蜀使回

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
鱗甲毛羽無不畢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暗中揮
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及覽此鞭頗甚稱旨
遂置之明珠匣云此二鞭者不知當時價又何如
也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七

三五

器用門

兵器類

五兵

者戈戟矛劍之總名也太白陰經曰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蚩尤乃鑠金為兵割革為甲始制五兵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戈戟酋矛楯也本蚩尤以金作兵器然則兵蓋始于炎帝而鑄金為刀自蚩尤始

神史彙編卷之百三十八

斧鉞

服志曰黃帝置內傳曰帝將伐蚩尤玄女授帝金鉞以主煞此其始也以銅為之省啣刀事物紀原

金斧

斧黃斧也鉞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為戒漢制諸公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斬妲己故為諸公之飾焉大將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為之黃金塗兩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者則為特賜名為特斬郎

公主建鉞

名偏架無槽箭偏架而射也

魯金僕姑

魯人有僕忽不見旬日而返主欲笞之僕曰臣之姑脩玄女術得道白日上昇昨降于泰山召臣飲極歡不覺遂旬日臨別贈臣以金矢一乘曰此矢不必善射宛轉中人而復歸于竿主人試之果然讀而寶焉因以金僕姑名之自後魯之良矢皆以此名勝菴

鳴鏑

漢劉歆傳曰冒頓作鳴鏑應邵曰驍箭也射殺頭

神史彙編卷之百三十八

雙單于者

弩甲

藥箭化外諸蠻所用弩雖小弱而以毒藥濡箭幹中者立死藥以毒蛇草為之蠻中惟大理國最工甲冑皆用象皮腦背各一大片似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為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梵蓋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黑漆作百花虫獸之紋

器仗

二儀實錄曰器仗皆自有虞氏始獨鹿箭筒施

通謂之三伏蓋將備儀也左傳曰左橐韃韃是也禮樂記曰武王克商倒載干戈包以韃之曰建橐王建讀爲韃印之衣曰橐周禮有矢用是也

射的

虞書曰侯以明之注云作射侯之禮以明善惡則射侯始見于堯舜矣至周有熊虎麋豕三五正侯後世就簡但爲射的蓋侯之遺意也射以量計之亦三正五正之遺事也俗亦曰射帖

礮石

軍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八

五

漢書甘延壽投石絕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蜚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今邊城有礮蓋出于范蠡蜚石之制因事增廣爲今法蓋其始也唐書李密行田茂造廣雲礮三百具以礮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

鐵砲

西安城上舊貯鉄砲曰震天雷狀如合碗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宋盛樂以火點之砲舉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宋藝園半畝以上火點着鉄甲皆透又其宋

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人耳目不可缺也以至列子之三劍影青光承孫權之六劍白蛇紫電祥邪唐武庫之四刀儀刀鞘刀紛紛種種豈特過半哉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按范甯註曰孟勞寶刀

名夫孟勞爲寶刀在傳已註矣註當言所以名意爲是而顧畧之楊士勛疏不復申說觀吳越春秋載干將莫邪夫妻二人皆善鑄劍干將莫邪即二人名知干將莫邪爲作劍之人因以名劍則知孟勞爲作刀之人因以名刀矣緣此知古人以所爲器爲名者受殺是也器以所爲人爲名者孟勞干

軍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八

七

將莫耶是也

匕首

漢王莽傳曰莽避火坐宣室前殿持震帝匕首則匕首之制舜時已有然兵械之原多出于黃帝亦其時事耶按左氏魯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歷代刀名

思召刀表紹在黎陽夢有一神授一寶刀及覺果在臥所名曰思召紹解之曰召紹字也吳刀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煉赤朱山鉄爲一刀名曰吳刀後被范強所殺強將此刀入於吳

刺山刀諸葛亮定黔中人馬俱從青石祠過抽刀
山投刀不援而去行人莫測

赤血刀黃忠爲漢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於血於漢
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刃百數

宜爲將刀姜維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
將軍及爲蜀將戰敗失此刀

王雙刀王雙曾於市中買一刀賣者曰得之者貴言
訖忽不見後雙佩之果爲魏將

太乙刀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乙會
藏入帳下王伯升伯升後渡江刀遂飛入水中不

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八

碑下刀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丘碑碑下掘得一刀
黑如漆長三尺刀柄上常有氣淒淒然時人以爲

神物

項羽刀董卓少時畊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氣作

山雲又廟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中郎將蔡邕邕
曰此項羽之刀也

五色刀少帝義符景平元年造一刀名曰五色刀小
篆書

上血刀宋順帝準昇明元年掘得一刀名曰上血

刀照一室帝奇之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鐵女
玉候女不得懼必用以弑帝果如其名知凶吉之
徵先見矣

定業刀齊高帝蕭道成以建元二年造一刀名曰定
業長五尺篆書自制之

朝儀刀明帝鬱以建武二年造一刀名曰朝儀長四
尺小篆書

梁武帝神劍

梁武帝蕭衍天監二年即位至普通中命弘景造神
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鐵錫五色合爲之長短各依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九

劍衍法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並小篆書

貞白二刀陶貞白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
騰如青蛇

滅賊刀前趙劉淵元熙二年造一刀長三尺九寸文
曰滅賊隸書

建平刀趙石勒建平元年造一刀用五百金工用萬
人頭尖長三尺六寸名曰建平隸書勒未貴時畊
地得一刀名曰石氏後昌篆書

帝石氏刀石季龍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名
曰皇帝石氏隸書

勝馬刀後蜀劉雄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勝馬
隸書

霸刀前涼張寔造刀百口無故刀遺失文曰霸刀

赤冶刀魏道武帝拓拔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刺

刀十口金鑲赤冶二字

鎮山刀趙武帝琰登國元年於嵩河鑄一刀名曰鎮

山隸書

吳大帝寶刀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清情

三曰漏影

白鹿刀宣武帝恪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刀文曰白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三

十

鹿隸書

神術刀前秦苻堅甘露四年造一刀五千工名曰神

術隸書

二十八將刀前燕慕容皝元璽元年造二十八口刀

名以二十八將隸書

雌雄刀後燕慕容垂建興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雌

一雄若居一處安靜若分二處則鳴

中山刀後秦姚萇建初元年造刀名曰中山長三尺

七寸隸書

建義刀西秦乞伏國仁建義三年造一刀名曰建義

隸書

劍

管子曰昔葛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
劍鎧矛戟此劍甲之始也

歷代劍名

帝啓銅劍夏帝啓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

藏於秦望山腹刻二十八宿面文爲星辰背記山

川日月

太康劍夏太康辛卯春鑄銅爲劍有八卦長三尺三

寸頭方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三

土

劍孔甲九年甲辰採牛首山鐵鑄一劍名曰夾古

文篆書長四尺一寸

定光劍殷太甲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

篆書

照膽劍武丁元年戊午鑄一劍長三尺名曰照膽古

文篆書

鎮岳劍周昭王瑕二年壬午鑄五劍令投五岳鎮

鎮岳尚方古文篆書長五尺

駿劍周簡王夷元年癸酉鑄一劍長三尺名曰駿

篆書

誠劍秦昭王穆元年丙午鑄一劍長三尺名曰

篆書

定秦劍始皇三年丁巳採北砥銅鑄二劍名定秦小篆書李斯刻一埋阿房宮閣下一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

赤霄劍始皇三十四年漢高祖於南山得一鐵劍長

三尺名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即斬蛇劍康時武庫人有孔子履智伯頭斬蛇劍二物皆煨爐劍獨存飛上天而去

韓信劍吳赤烏年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以賜周輪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七

三四八

八服劍漢武帝徵元光五年乙巳鑄八劍長三尺六寸名曰八服小篆書嵩恒霍華太山五岳皆埋之

入玄武宮

此劍漢武帝七夕幸開襟樓忽見殿北方綵雲縹緲有美女騎一物翩跹而下即以所騎物上帝曰

此榮東之劍羣仙寶之能辟諸邪妾乘之而來頃刻百里矣後入吳宮大帝號曰辟邪亦曰百里

毛貴劍漢宣帝詢本始四年鑄二劍長三尺一曰

二曰貴以足下有毛故爲之皆小篆書

衍劍漢平帝衍元始元年掘得一劍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歲斗劍王莽建國五年庚午造歲斗及神劍皆煉五色石爲之名曰神券萬里伏小篆書長三尺六寸

更國劍更始自造一劍名曰更國小篆書

秀霸劍後漢光武秀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龍形劍漢明帝莊永平元年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形沉之於洛水清時常有見之者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七

三四八

金劍漢章帝烜建初八年鑄一金劍令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恠弘景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人浴之輒沒不復出想疑此爲恠

安帝劍漢安帝祐元初二年鑄一劍藏峨嵋山

安漢劍漢順帝保未建元時鑄一劍長三尺四寸名

曰安漢小篆書後改年號

中興四劍漢靈帝宏建寧三年鑄四劍文曰中興一劍無故自失並小篆書

孟德劍魏武帝建元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上有金字名曰孟德常服之

齊王失劍齊王芳正始六年鑄一劍常服之

失但有空匣如故後有禪代之事兆始於此

重武八劍蜀先主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鍊鑄八

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

王理一與曹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

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

師古貞元季年因理第掘得一劍上有章武字師

古奏請改名蓋八劍之一也又博物志張茂先亦

曰蜀相諸葛亮所佩劍也

鑄山劍漢後主禪延熙二年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八

古

三六

鎮劉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大吳刀劍吳主孫權以黃武五年採武昌銅鐵作千

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皆是南銅越

作之曰大吳少

流光劍孫亮以建元二年鑄一劍文曰流光小篆書

吳天皇帝劍孫皓以建衡元年鑄一劍文曰吳天皇

帝小篆書

司馬晉劍晉武帝咸寧元年造八十口劍名曰司馬

晉劍時牛斗間常有紫色張華知是劍氣乃以雷

煥爲豐城令煥到縣乃掘縣獄約深丈餘得劍二

枚一送張華一煥自佩後華卒子璉佩過延平劍

躍入津水化爲龍而去

步光劍晉懷帝熾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名曰步

光小篆書

興國劍晉成帝衍咸和元年造十二口劍名曰興國

五方劍晉穆帝聃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劍名曰五

方軍符小篆書

神劍孝武帝昌明太元元年於華山埋一劍名神劍

隸書

鑄劍開元儀纂曰漢制朝服帶劍取五色班爛之義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六

主

三〇三

晉代之以木謂之班劍宋齊謂之象劍

定國劍宋武帝永初元年鑄一劍曰定國小篆書長

四尺後入於梁

斬馬劍漢成帝時朱雲請上方斬馬劍斷張禹頭以

勸其餘則斬馬劍之名已見于漢代矣宋朝神宗

熙寧中又製斬馬刀其犀利莫比蓋亦取漢氏舊

名爲稱也

太常劍元帝嗣以太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名曰太

常至真元元年有道士繼天師曰爲帝造劍長三

尺六寸隸書因改元真君

永昌劍後廢帝皇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劍名永昌

小篆書

青蛇劍于將墓今匠門城東數里有人畊其旁忽見青蛇一條騰盤草上其人遽以刀誅之上半節躍入草中不可尋視下半節乃劍也至暮欲持歸則不見矣方子通詩已載其事

薛燭劍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

字極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

終歸之野鑿鉄鍊精薛燭是造百目斯成採蘭雜志

聖祖侯安祿山得飛剛寶劍欲奏上乞封劍為堅利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夫

侯德屬以無此例力止之

玉柄龍

謝方裨將其父常夢人曰吾開陽長史天命以玉柄

龍授君若遇索齋翁宜付之汾陽王誕日裨將以

奉得夢六日買是劍後藏四年歸汾陽王

護聖將軍之館

貞明末帝夜擒刺客自戮之造雲母匣貯所用劍名

匣曰護聖將軍之館

木劍

所賜從所佩假劍以木為之號曰木劍隋禮

儀志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

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

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今謂為象劍言象於劍又

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劍以

進此皆假劍之始然施於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

為輿衛之飾

戟

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戟其一也又管子黃帝問

于伯高伯高曰雍狐之山祭水出金受而制之以

為雍狐之戟此戟之始也龍魚河圖曰蚩尤造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七

續事始曰魏武加蝦蟇頭幡實錄曰自夏后氏有

之如鎗兩岐置刃謂之戟今為門戟親王加朱戟

榮之謂之榮續事

立戟

開元禮太廟社宮殿各施二十四戟一品十六戟郡

王以下十四戟至十戟蝦蟇幡帶凡戟帶每副二

十條以五色物充玄宗廟始有戟制度也續事

闕戟

史記趙良謂衛鞅曰君之出也操楫戟者旁車而趨

續輿服志曰漢大駕前驅有鳳凰闕戟疑秦制也

云蚩尤作五兵有酋矛夷矛則矛蓋蚩尤所作

馬槊

梁簡文帝馬槊譜序馬槊為用雖非遠法近代但稍以成藝按曹操父子橫槊賦詩于鞍馬之間則馬槊之事已見于此矣豈其事所起乎

兵械隱語

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械器之名以犯者為不祥至孟氏時尤有能道其畧者劍曰奪命龍刀曰小遼巡槍曰肩二斧曰鉄鏐糜甲曰千金使弓曰滿尚書弩曰百步王箭曰飛即鼓曰聖牛兒鐸曰响八

種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左

族曰愁眉錦鉄蒺藜曰冷尖

急就章

曾武驪子都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機皆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者晉人極畏此文士戲呼為急就章

火龍標

梁祖初起每令左右持大赤旗緩急之際用以揮軍因目為火龍標

玉跨兒腰器

唐劍具稍短常施於脇下名為腰器隴西人常景珍

衣玉篆袍佩玉跨兒腰器修飾若神人李太白識之見感遇詩

金翅將軍

葛從周有水堂餞甲遇箭鎗戟不入甚堅妙周常以候尅其驗若神日以香酒奉之設位于中寢曰金翅將軍之位

銅虎符

半金銅虎漢兵制也背刻篆云某處發兵符腹上皆戊戌字

金牌

種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平

飛電望之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里軍中有機速處分直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皆不得與被之者莫敢遲延猶唐之朱書御札也

指

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于華囂之野羿持弓矢鑿齒持楯春秋元命包曰帝嚳戴干宋衷曰干楯也王

傍牌

二儀寶錄曰自夷牟始也步卒用八尺牛肋牌馬軍

用朱漆刷牌近世兵杖中有鏢牌蓋出濔洞

熙寧中王師征交趾得其法乃盛傳于中國至神宗設于行陣今諸軍習之宋朝會要曰太宗開南方以鏢槍傍牌爲兵今肅廷皓取廣德軍習之軍士之用鏢牌此其始也

鋸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管子曰軍中必有一斧一鋸

鐵蒺藜鐵菱角

事始云鐵蒺藜菱角等起于隋煬帝征遼東置之要路水中以刺人馬非也按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主 三百五十八

於武功五丈原亮卒懿追之亮長史楊儀多布鉄蒺藜則三國之際已有其物非自隋煬帝始也文帝時晁錯言守邊議云具蘭石布渠各注云渠者鐵蒺藜也此又漢初事爾雖然非三代仁義之守也

軍容抹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其威及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鍍甲者又有不披甲者或以紅絹抹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抹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劍以爲衛從乃是海神來朝

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以後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抹額緋衫大口袴以爲軍容至今不易其制

等仗

建隆二年五月太祖以六師老壯不等乃蒐揀強勇士謂之兵樣散降諸道令依樣招收其後募兵之制爲木仗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仗設旗及賞募之法此其始也

棒

棒者崔正熊注車輪漢朝柳棒晉金吾亦用棒以銅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主 三百五十八

爲之黃金塗兩足故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諫校尉兵卒亦得執焉用以夾車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曰車輻魏曹操洛陽北部尉乃懸五色棒於門以滅豪猾

狸頭白首

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哭於帝前見武士戴狸皮曰首猷畏而遁遂以爲軍仗儀服皆作狸頭白首以威不虞

柝

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說文柝夜

行令擊木為聲以持更籌者是俗曰蝦蟆更
拆乃古今字耳

木驢雉尾炬

梁侯景為安頂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雉尾炬施鐵鉞以油灌之擲木驢上俄頃而盡

農器

耒

易繫辭曰庖羲氏沒神農氏作耒木為耜探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禮含文嘉亦曰神農作耒耜古史亦云而世本則曰倭作又以爲倭神史彙編卷之百五十八

蘇作非也白虎通云人食禽獸肉神農時人多禽獸不足神農乃因天時地利制耒耜教人農作高氏小史亦云炎帝種五谷為耒耜以利百姓

犁

山海經曰稷降百穀種之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又曰后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耕注云用牛犁也是則耕之用牛自叔均始矣後魏賈勰齊民要術曰趙過始為牛耕實勝耒耜之利崔寔正論曰漢武帝以趙過為牛耕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犂一牛一人將之下

則牛耕始自趙過也崔賈之論為有所由爾

樓耕

魏略曰皇甫隆為熒煌太守民不曉耕隆乃教民作樓犁省力過半

鋤

周書曰神農時天雨粟帝種之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則鋤蓋神農造也詩曰痔乃錢鏹注鋤也世本曰倭作耨釋名曰鋤類爾雅釋器所斷廣雅曰鋤謂之耨然則耨即鋤矣

鑿

神史彙編卷之百五十八

孟子

孔子問吾丘子振鐮帶而哭然則三代之田也

水車

魏略曰馬鈞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無水以灌漑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灌水自覆今田家有水車天旱時引水以溉田者即此器也詳此則其制起自魏馬鈞而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設機束以引水洒南北郊路又自畢嵐所制矣未知孰是

樓樺

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

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
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棹則今之水車即其機

桔槔

邊方備警急作高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
薪蒿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
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車拂

厚水之車拂也楊倞以爲連枷之拂乃打穀之器非
車拂也

水輪灌禾

水輪灌禾

嚴州山中灌禾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

千尺如其度爲輪輪之輻以軸大幹爲之每軸出

杓處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
仰置軸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
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水急水急則輪
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
向下水瀉水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自足蓋
利器也夫桔槔隨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
運以牛機器之巧無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槔
之巧莫能施矣於是乎有水輪之制焉蓋制器利

用苟有益於斯世則君子取焉漢陰抱甕之
儋世疾邪之所爲耳

水輪灌禾
嚴州山中灌禾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
千尺如其度爲輪輪之輻以軸大幹爲之每軸出
杓處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
仰置軸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
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水急水急則輪
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
向下水瀉水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自足蓋
利器也夫桔槔隨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
運以牛機器之巧無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槔
之巧莫能施矣於是乎有水輪之制焉蓋制器利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器用門

鼎彝類

鼎

史記黃帝內傳鍾繇疏皆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于荆山此鼎之始也後至夏禹復鑄以象物白孔六帖黃帝作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以鑄九鼎

鼎彝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一

二〇九十一

三代彝器具存至今者人皆實爲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郕大鼎於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晉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甌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鍾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鑿鑑納魯侯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及乎磨室是也

辯古鍾鼎彝器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

予嘗見夏雕戈于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陽窳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謬爲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樽里鼎

秦丞相樽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足古文大篆書荀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壺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

漢鼎

漢官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柱

鼎一足如馬蹄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二

二〇九十二

鼎大小

漢館陶侯鼎可容三斗則三代可知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攷其款識則真古物也亦謂之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蓋古之祭物名曰從彝日從則其器不一蓋以貯已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鉉釜者凡曰鼎曰匜曰甌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識曰寶尊彝

張陵鼎

張陵在雲臺山得仙作一鼎寫丹經埋於雲臺山下

孔光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書

胡廣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蔡邕

蔡伯喈為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記漢家曆數邕自書藏于泰山

龍敦

宣和中子在唐州外氏吳家襄陽府光化縣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四腹皆雷紋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三

中有龍形而耳為饗饗足為蚩尤制作甚精表舅唐愍帝仲以數千得之以予舅氏順圖好古博雅乃以歸之而名曰龍鼎且作歌以記之予得熟視焉予以謂古之鼎皆無蓋而足皆圓直無作獸形者此乃敦耳兩舅皆以予言為然乃名曰龍敦極寶惜之時京西轉運使陳聞有此器諷太守王升來取之舅氏秘而不出後欲自携往京師并以關中侯金印獻之上方未幾而假援外門避地湘渾平時玩好書畫寶玉悉為賊有不知此器存亡所惜哉

祭器類

簠簋瑚璉

墨子曰堯飯土簋禮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商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之器也始本於陶唐之土簋

簠簋豆鋪

傳古圖簠簋豆鋪同為一類簠盛嘉膳簋盛常膳豆盛水土之品實濡物之器也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鋪亦古器名有公劉鋪有天君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四

三百三十七

簠鋪形亦如簠但簠方而鋪圓耳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形乃鋪陳之義又按鋪字從金宮門銅環所謂金鋪也其制不始于漢三代以來有之或以蕭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王之德今俗歲節以蕭索門亦古意也佛經金摩竭魚裝飾門柱亦金鋪之象

簠簋飾

鼎而飾以饗饗食之戒也呂氏春秋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言及其身簠簋而飾之廉之勸也孔子家語古之大夫自生不廉汗穢而退故之者則曰簠簋不飾注簠簋蓋人莫不飲食也可省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

於是乎

組豆

明堂位曰有虞氏以碗俎注云斷木為四足而已然則斷木而為之足不致文餘創始為之故也唐太宗曰禹雕其俎至夏乃用雕文則俎自虞帝始也又曰夏以以揭豆注云揭無異物之飾凡造物之初未始不本於樸素後王以為未足致誠敬故因之加文焉則豆無異飾初為其器也豆疑始於夏后氏禮記曰俎豆有虞氏以碗夏氏以厥殷以俎周以房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五

遶登

爾雅曰竹豆謂之遶瓦豆謂之登蓋二物取法於豆而製也疑出有夏氏之後

更漏類

漏點

夜漏五五相連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始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點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更點擊鉦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鉦也太史門有典百八十八人掌擊編鍾

鍾鼓

天下晨昏鍾聲固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紛然不同自吳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乃息越州歌曰繁十八慢十八六遍奏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十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奏成一百八又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為一通三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六

千六百九十聲為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過為

一通千過為三通

旗蓋類

建旗

沈約輿服志曰車服以庸著在唐虞夏建旌旗辨其尊卑通典曰夏后氏俾車正奚仲建旌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級則車輅之建旗常始于此也

太常

周禮巾車玉輅建太常疏曰按司馬法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釋名曰日月為常畫

日月于旗為常明也云自夏后始其仲為車正
加以旗常於是旂旒有差用明尊卑之別

豹尾

古今注曰豹尾周禮也所以象君子之豹變尾言謙
也古軍正建之今惟乘輿得建謂晉代也通典曰
漢制大駕法駕出于車最後一乘馳豹尾宋志按
徐廣淮南子軍正執豹皮以正其眾禮記前有士
師則載虎皮乘輿宋朝會要曰唐貞觀後始加此
車於鹵簿內

旌旄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七

世本曰黃帝作旌說文曰旌曲柄也旌以表賢人之
德旆以彰善人之德旌類旗之象旆類白旄之制

麾旄

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黃旄
三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旌節

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見楚王王悅之得將軍之節
將軍賜節戰國已然周禮六節道路用旌節孟說
錦帶前書云以竹為之使人執之又周使節其一
也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制有旌節畫曰獸而析羽

於其首有車轅志曰高祖初大將出賜旌以額
賜節以額受旌以絳帛五丈紘畫虎銅龍一首初
旌旄紫綵纓轅油囊為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
寸闊垂赤麻餘與旌同此蓋唐制也

信幡

古之徵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之信幡
乘輿則畫為白虎取其信而有威也魏朝有青龍
幡朱雀幡玄武幡白虎幡而五色以昭東方郡國
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
信北方郡國以玄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信亦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八

牙旗

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
一軍之形候也即知牙旗之製始自置軍之時有
征伐則置五彩牙旗今五方旗是孫權因之作黃
龍大牙旗

六纛

二儀寶錄曰商有纛皂絲為之似蚩尤首五百八

一書黃帝內傳曰玄女爲帝制玄纁十二以主兵是則纁自黃帝始天子作六軍六纁唐初置二十四纁每歲一祭之軍發處祭纁用人及白馬牲所祭蚩尤主也

旗幟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鵬鵠爲旗幟故今旗物或綵錯爲鵬鵠取諸此也太白陰經曰蚩尤建旗幟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制旗幟以象雲物此蓋旗幟之始也

五方旗

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九

二〇九士

通典曰黃帝振兵設五方旗黃帝內傳曰帝制五彩旗指顧向背黃帝出軍訣曰攻伐五彩牙旗青引東赤南白西黑北中黃是也亦自黃帝制之

鸞旗

通典曰鸞旗車漢制編羽旄列繫幡傍胡廣曰以銅作鸞鳥于車衡上宋朝會要曰漢制爲前驅上載赤旗繡鸞皇祐大饗明堂記曰景祐五年重制此旗赤質繡鸞載以重也

合璧旗

漢書律曆志曰武帝選治曆者造太初曆復使淳于

渠陵覆曆脩曆望茲朔最密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七政周起牽牛初度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大饗明堂記曰宋朝取此義制二旗并以禮物謂日月合璧一五星連珠一俱祥雲二夾之

五嶽旗

大饗明堂記曰五嶽五方神五龍五鳳四瀆神等旗

宋朝新制

引駕旗

皇祐大饗明堂記曰引駕旗唐禮今無文開寶通禮新加謂十二辰天王二等旗也

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十

二一〇士

龍舞旗

龍舞旗唐禮今無文開寶通禮新加謂天下太平與五方各一君王萬歲一日月各一

攝提旗

建隆四年將郊祀禮儀使陶穀建議取天文北角攝提之所作攝提旗及北斗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嶽五方神四瀆旗也

白兔旗

乾德六年太祖親郊有司請以國初以來祥異者旗章遂作金鸞鸞玉兔馴象三旗注云建隆二年臘

州楊勲獻鸚鵡鄆州姚光輔獻白兔及馴象白

龍旗

開寶通禮新加則自宋朝新制謂風伯雨師雷公電母各一五星左右攝提二北斗一也

負圖旗

宋朝會要曰建隆中將郊祀太祖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一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一天下太平一獅子二金鸞金鳳各一五龍五鳳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大黃龍負圖旗陳于殿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十一

二百六十二

門前餘二十旗悉立於宿頓宮前朝會冊禮亦陳于殿庭

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花蓋焉

曲蓋

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以制曲蓋焉戰國時常以賜將帥漢朝爲乘輿之用謂曰駟輓

傾蓋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曰孔子之郊遇程子於途而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也蓋駐車也

張蓋

戴席帽謂之張蓋春秋後語曰商君問趙良曰吾相秦何如五穀大夫良曰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其斃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君不如也

雨傘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十一 六韜曰天雨不張蓋幔周初事也通俗文曰張帛避雨謂之繖蓋即雨傘之用三代已有之繖傘字通

傘

通典曰北齊庶姓王儀同已下翟尾扇傘皇宗三品已上青朱褰其青傘碧褰達於士人按晉代諸臣皆乘車有蓋無傘元魏自代北有中國北俗便於騎則傘蓋施於騎耳疑是後魏時制亦古張帛爲繖之遺事也高齊始爲之等差云今天子用紅黃二等而庶僚通用青其天子以黃蓋倣秦漢黃屋左纛之制也

方繳

宋朝會要曰方繳古張帛避雨之制今有方繳
則是繳之制始於古張帛也

泥金五簷傘

曹少主北遷至孟津界遺下所張紫羅傘五層者疊
塚深簷仍泥金作盤花

高密侯

江南周則少賤制造雨傘爲業其後戚連椒闔后主
戲問之言臣急於米鹽日造二傘貨之得雨霖連
月則道大亨後生理微溫至於遭遇盛明遂舍舊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十三

業后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携起家
也明年當封汝爲高密侯其實諂之

舟車類

舟楫

淮南子曰見歟木浮而知爲舟呂氏春秋曰虞姁
作物理論曰化狐作墨子曰工倕作山海經曰
偶作東哲發蒙記曰伯益作世本日鼓貨狄作注
云並黃帝臣釋名曰黃帝造拾遺記曰軒皇變
桴以造舟楫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乃舩舟
易繫辭曰黃帝氏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蓋以

爲是故曰燧人以匏濟水伏犧始乘桴軒轅作
桴顓頊作篙堯帝學作櫓堯作維牽夏禹作舵加
以蓬碇帆櫓伍員作樓船

武王蜂舟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諸侯皆濟
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畫於旗上翼
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
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事出太公六韜上陸字
公書武王使畫其像於幡旗以爲吉兆今幡旗皆
爲寫畫則遺像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十四

戰舟

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鈎拒此
戰舟之始也太白陰經曰水戰之具始于伍員製
之以船爲車以櫓爲馬云

腰舟

莊子言魏王大瓠落無所用何不以其爲大尊而浮
之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於人身浮於江海所
謂腰舟也亦鵲冠子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者也

樓船
漢武帝欲征昆明開池以習水戰造樓船戈船後湯

僕為樓船將軍續事始

月臺四船

武帝於鵲臺西起俯月臺下穿影娥池池中有游月船觸月船鴻毛船遠見船或以青桂之枝為棹或木蘭之心為楫練實之竹為篙紉石之絲為繩纜

赤馬

孫權時名舸為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

馬權命工人潘芳造船夜夢一老父謂曰船將下

水夫第楫微楫之入宜更殺其角枕福枕離水處宜

更殺其頭福上曲處則日行千里矣言畢化赤龍飛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十五

去如法果然笑囊

百丈

南史宋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前鋒入河軍人緣河兩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杜詩上蜀百言百丈也

水龍

昔人謂戰艦曰水龍隋梁肅請伐陳文帝答詔曰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畧誠須責罪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造舟賜號

元豐元年春命安燾陳陸二學士使高麗敕明州萬斛船二隻仍賜號一為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一為虛飛順濟神舟令御書院勒字明州造牌

夜航船

夜船惟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答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克君信携酒三瓶寄夜航

筏

拾遺記曰軒皇變乘桴以造舟楫則是未為舟前第乘桴以濟矣筏即桴也蓋其事出自黃帝之前今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十六

竹木之稱謂之筏是也

馬門

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者謂之馬門必先闖首而後能入因其字義析而稱之也

相風鳥

古今注曰夏禹置火穀子曰舟船於檣上刻木作鳥啣幡以候四方之風名五兩竿軍行以鷺毛為之亦曰相風鳥

舟名

采石戰艦曰蒙衝曰海艚紹興辛巳逆亮至江

民船欲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今日旗舉即
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
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
靂礮蓋以紙為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
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
而石灰散為烟霧眯其人馬之目遂壓虜舟人馬
皆溺大敗之楊誠齋海
遺集賦序

木蘭舟

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
過不知舟是此花身一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汎舟
狎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十七
以木蘭為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
物色之乃李義山之鬼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
集載此詩陸龜蒙於蘇守張搏坐上賦木蘭堂詩
未知孰是

車

通典曰上古聖人觀蓬轉而為輪輪行可載因物智
生復為之輿輿輪相承流運罔極任重致遠以利
天下此車之始也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
方初曲於是曲其輻也春秋曆命序曰人皇駕六
銜乘雲車周記曰三皇乘軹車出谷曰呂氏春秋

曰奚仲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
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通典又以堯乘彤車
白馬為駕馬之始世本又曰黃帝之臣臣肱作服
牛相土作駕馬未知孰是釋名曰黃帝造舟車黃
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因乘車輅又云帝令邑夷
造車以便民因話錄裴諫議問東津先生先生曰
軒轅制車服按易繫九事言黃帝服牛乘馬引重
致遠蓋取諸隨則車非奚仲造黃帝造也

車輦輅杖

漢書始乘牛馬而制羈繫輅杖軒轅作輅輅造鞍的
狎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十八
制輅駕六馬建旌旌旂旒以別尊卑等級夏禹制
輅周公制建賢四望二車秦始皇作輅漢高祖作
竹葉漢武帝作羊車芝車宋園毅制大輦小輿真
宗始置大安輦

駕六馬

晉人皇駕六羽史記曰秦并天下自以水德故始駕
六馬按夏書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御六馬則駕
六之制夏后已然非自秦始皇起也逸禮王度記
曰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二士庶人一易京房
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亦云而周禮四

馬爲乘詩天子至大夫同駕書顧命諸侯皆布
黃朱後漢輿服志劉熙補注云今帝者駕六自漢
制與古異爾

車輅總序

象輅曰鏤象駕六馬曰六玉蚪曰騁六飛法當從曰
法從毛羽幢在乘輿左曰左肅羽林先驅曰旄頭
騎羽葆曰葆車親耕所乘曰芝車蘭輿輕車曰軫
獵車併駕曰驪駕朝會陳法物于庭者曰克庭車
大駕相屬曰屬車駕行曰騎吹水行曰雲吹陸曰
棲車公卿侍從曰奉引大旌曰旌夏畫旗曰靈旗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十九

前漢旌旗曰九旒雲罕山出瑞車曰重載車飾鳳
凰曰鳳轄后法駕曰金根車后乘輜輶衣車曰輶
車皇孫所乘曰綠車二千石車曰皂蓋朱轡小使
車曰赤車小車傳曰輶傳置驛曰疾置虎皮爲軒
曰皮軒編竹爲輿曰輿輿曰籃輿纓容一鹿曰鹿
車編茅曰茅車編葦曰葦車行澤者曰下澤車戰
車有巾有蓋曰武剛車喪車飾柳雲曰輶輶車曰
廣柳車象生時容飾曰容車

指南車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民迷四方

于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位
說云周公所作也周公致治太平越裳氏重譯
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
錫以文錦二疋駟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
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得至國使
大夫婁將送至國而還始制車轄臺具皆以鐵環
堅制巾車氏攻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
四方尚方故事有車法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
生鈞紹而作焉今之指南車馬先生遺法也

驚車鈞車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二十

禮記曰驚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

戎車

右司馬法曰戎車夏曰鈞車商曰寅車周曰元戎則
戎車出于夏后之前至夏后始名也

雲梯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左傳曰楚子使解楊登
樓車文王之雅曰臨衝開闢注云臨車即左氏所
謂樓車也蓋雲梯當是三代之制而公輸加
爾續事始曰魯人公輸般造以攻宋城可以凌空
立之太白陰經謂之飛梯

屬車

周末諸侯有二車九乘二車即屬車也亦周制所
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八十一乘

副車

禮記有二車鄭康成云副車又有佐車然則副車亦
周事也通典曰秦平天下以諸侯之車爲副又周
禮戎車五倅有戎輅及廣闕辛經等車之倅副則
輅車有副周制然也

金根

古今註曰秦制也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於商得
神史彙編卷之十一百三十九 二五

瑞山車一日金根故作金根之車乃增飾爲乘輿
漢因而不改董巴輿服志曰商瑞山車金根之色
商人以爲大輅于是秦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
制爲乘輿孔子所謂乘商之輅也然則金根之制
盖出于商人大輅之法大戴禮曰昔成湯郊祀因
有山車之瑞亦謂桑根秦謂金根也

辟惡車

秦制也桃弓常矢所以擁除不祥也春秋云桃弓
矢以除其灾所謂辟惡車也

皮軒

通典曰皮軒車漢制以虎皮爲軒宋朝會要曰漢
前驅車也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

耕根

通典曰漢制如副車有三盖一日芝車置車輻耒耜
之服上親耕所乘晉駕四馬隋以青質羽葆雕裝
軾青農乘耜而加之也

羊車

梁綬儀引後漢劉熙釋名曰羸車羊車各以其駕名
之隋禮義曰漢氏或以人牽或以駕果下馬此乃
漢代已有晉武偶取乘于後宮非特爲掖庭制也
神史彙編卷之十一百三十九 二五

然則羊車漢儀非晉始有也宋朝會要曰古輦車
也亦爲畫輪車駕以牛隋駕果下馬今亦駕以二
馬景德五年九月賈昌期上言羊車本漢晉二代
乘于後宮隋大業中增金寶之飾駕以小駟自是
以來遂爲法從

黃鉞車

宋朝會要曰黃鉞車漢制唐貞觀後始加此車於鹵
簿內

牛車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純駟將相或乘牛車

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
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
衣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
駕自緣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漢常玄成以
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
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
車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
遂改用牛晉王導短轅轎車轎牛犢也王濟之八
百里駁駁亦牛也言其色駁而行速日可行八百
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獨異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二五

三九

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紗輓下牛以祭項羽知駕
車用牛也豈通三晉之制皆不得駕馬耶予於是
考按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
乘馬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
古之耕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耕字伯牛豈
前此未以牛耕耶詩十千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
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犁也其耆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詩曰四牡騤騤蕭蕭馬鳴有車磷磷有馬
白頭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耕又不駕
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車重而鈍又未有

人知用馬爲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
之有此制殆難攷也

象車

西京雜記漢朝輿駕有象車鼓吹十三人前導晉輿
服志曰象車漢鹵簿最在前通典曰晉武太康中
平吳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使越人騎之大
駕鹵簿行則試橋梁國朝象亦居先設木蓮花生
金蕉然則象之先導自晉始也

小車

蜀相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馬以運餉蓋巴蜀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二五

三九

漢郡國志巴郡有江州縣疑亮始作之於江州縣
故後人以爲名也

衝車

魏書云蜀諸葛亮圍陳倉時將軍郝昭築陳倉城亮
進攻起雲梯衝車昭以火箭逆射梯又以繩連石
磨擊其衝車車折亮更爲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
土瓦填塹欲直舉城昭築重牆障之亮又鑿城突
以攻昭又於城中穿地橫截之

霹靂車

魏書太祖與袁紹戰起土山射營中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號霹靂車續事始

鼓吹車

通典曰隋置一名鼓吹車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鸞棲焉宋朝會要曰隋所制也柱杪刻木為鸞啣鸞毛

鍾鼓輿行漏車

宋朝會要曰隋大駕鍾車鼓車也隋大業雜記曰大駕羽衛有行漏車鍾車鼓車今為輿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二十五

三百六

輿子

唐書輿服志曰開成未定制宰相三公諸司官及致仕官疾病官許乘輿子如漢魏載輿之制按唐乾元以來始用輿龍代車輿疑此為輿子之制也亦漢魏載輿步輿之遺事云然則今大臣朝廷所崇敬而老疾則賜以肩輿蓋倣開成之制也

輿子

又曰輿子巴蜀婦人所用乾元以來蕃將多著勲於朝輿龍易於檐負京師始用輿龍代車輿美輿龍即今之輿子蓋其制起於巴蜀而用於中朝自唐

乾元以來也

腰輿

通典曰唐有腰輿大駕先五輅行

十二辰車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

進賢車

通典曰周致仕之老及后乘之漢有五時安車各以方色宋朝會要曰進賢古安車也乾德元年八月改今名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二十六

三百七

明遠車

宋朝會要曰古四望車也駕以牛乾德元年八月改仍駕四馬制如屋上層四面垂簾通典曰齊四望車亦曰皂輪車以嘉貴臣按齊已上無文便為齊制明矣又曰唐始駕四馬

崇德車

宋朝會要曰崇德車本秦辟惡車上有桃弧棘矢所以禳却不祥乾德元年八月改今名中載皇旗太

十二神輿

宋朝會要曰開寶新定禮所增大饗明堂記曰十二神輿載十二月之神象自鉦鼓漏鍾及神輿舊禮今無文

小輿

又通典曰按小輿今犢車駟車之流宋制小輿形如輅車小行幸則乘之

文武車耳

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記里鼓車賦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二十七

古有記里鼓車其制載晉書輿服志楊鐵崖嘗本之作賦其語云虛輪暈軫橫轅倚輓平廂層構低高間施木鑄象以正立手潛奮而有携列鼓鑄於上下各扣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逢逢而運規途倍五以至十鏗金聲以應期縱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候之旁羅已默測而先知此車制之大槩也嘗記本朝曾以命題試士俱失其說因筆之以示學者

肩輿之便

古稱肩輿腰輿版輿兜子即今轎也洪武元

臣無乘轎者觀南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知矣或云乘轎始於宣德成化間始有禁例又三品以上得乘四品以下乘馬宋儒謂乘轎以人代畜於理不宜固是正論然南中亦有無驢馬顧騎處縱有之山嶺陡峻局促處非馬驢所能行兩人肩一轎便捷之甚此又當從民便不可執一論也

脂轄

遠行者謂之脂轄詩曰巾車脂轄行在何日

五輅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二十八

隋書禮樂志曰輅虞氏謂之鸞車夏后謂之車輅謂之大輅周謂乘輅按此則謂之輅自商人始也周人初制五輅金玉象革以飾木輅無飾後漢書擴文晉時加鸞翅亦謂之鸞車注于旂左加鸞車鑾者所謂和鑾也禮云行前朱雀謂朱鳥也鸞者上金爵者朱鳥口銜鈴故謂之鑾或謂爲鸞字一而異義也

五牛輅

通典曰東晉過江副車遺缺有事權以馬車代之建

旗其上後制五色木牛象五時車立旗于背行使人挽之晉書輿服志曰五牛輅平吳後所造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周遷輿服雜事亦云晉平吳後造作非過江始爲也

輦

通典曰夏后制輦商曰胡奴車周曰輅車隋制輦而不施輪以人荷之注云人牽爲輦正義曰秦始皇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爲人君之乘

芳亭

通典唐制輦七其五曰芳亭輦蓋始以爲大駕羽衛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二十九

二〇八六

輦一曰大鳳輦前世無文疑唐所造今止曰鳳輦

流星輦

蜀主衍荒於遊幸乃造平地木車設二十四輪牽以駿馬其去如飛謂之流星輦

大輦

宋朝會要曰周官巾車氏有輦車以人組挽之宮中從容所乘建隆四年南郊陶穀爲禮儀使創意造爲大輦也

大安輦

宋朝會要曰乾興元年九月禮儀院奏周守鳳

聖旨製皇太后御座檐子乞詳定制度所稱名目詔以大安輦爲名

安車之制

安車輪不欲高高則搖車身止長六尺可以臥其廣合轍軻以蒲索纏之索如錢大車上設四柱蓋密簾爲之紙糊黑漆廂高尺四寸設茵轎車後爲門前設扶板加于廂上在前可凭在後可倚臨時移徙以鍊距子簪于兩廂之上板可開尺餘令可容書策及肴樽之類廂下以板鋪之臥則可蔽風雨近後爲窻戶以備側臥可觀山景車後施油幪幪兩頭有軸雨則展之傳於前柱欲障風則半展或偏展一邊臨時以鐵距子簪于車蓋梁及廂下無用則卷之立於車後車前爲納陛令可垂足而生要臥則以板架之令平

山輅

夏禹山行乘橈漢南粵王興矯過嶺顏師古北人固不知南人乘輅度嶺而洪景廋亦爲山行之車車只可平地而行執若今輅爲便若山輅則無如今廬山建昌高下輪轉之制或施以青草用肩折低輿之今貴介郊行者甚便遊賞有如謝靈運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三十

三〇四四

山則去前山下山則去後商非不為雅馴若今釘
展亦為便

裨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終

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九

三十一

裨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

珍寶門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珠玉類

珠池

蘇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
史修貢自監珠戶入池采以充貢賦者舊傳云人
皆采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與海通又
池水極深莫測也珠如豌豆大或有如彈丸者亦
時有得徑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說不可遇也又取
裨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
小蚌肉貫之以篋曝乾謂之珠母容桂率將脯燒
之以薦酒肉中有細珠如梁粟乃知珠池之蚌隨
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出頌表

珠池

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番人沒水採蚌取之歲有豐
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
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得蚌之細碎蔓延於外
者始得而采

取珠法

珠池居海中蜃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蜃丁皆居海艇

中采珠以大舶環池以石懸大絕別以小繩繫諸
蜃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
人緣大絕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沒水取
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鉄爲
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脚墜
石用本池山麻繩絞傾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惟
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也

珠品

越志珠品一寸以上謂之大品珠而底平如覆釜謂
之瑤珠次曰走珠又次曰骨珠又次曰礫何珠其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二

三九

又次曰玳珠

鯨魚目

南海有珠即鯨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凡珠有龍
珠龍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南海俗云蛇珠千枚
不及一玫瑰言蛇珠賤也玫瑰亦珠名越人俗云
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
謂之珠娘生男名珠兒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
如玉者合浦有珠市

異記

雲澤珠

西王母獻穆王以雲澤之珠又名却病設有入病在

心則東向合之肝北腎西脾南肺別俯身向下無
不應時而愈

清涼珠

拾遺記黑蚌珠千年一生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
之月體自輕涼彌消暑招涼之珠

莫難珠

莫難珠其色黃生東夷又有明珠又有夜光大珠皆
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形至圓置之平地終
日轉動不停

記事珠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

三九

舊傳張說有記事珠紺色事之忘者玩珠則復能
記國初撒馬兒罕附馬帖木兒遣使奉表來朝有
欽仰聖心如照世杯之語照世杯者或曰其國舊
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然則世誠
有此杯與此珠乎秦皇照膽之鏡亦必有然者矣

青泥珠

則天時西國獻毗婁憐義天王下頰骨及辟支佛舌
并青泥珠一枚則天懸額及舌以示百姓額大如
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類拇指微青后不知貴
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

講見珠縱視目不甞捨如是積十餘日但于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胡欲買珠耶胡云必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靳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腿肉中還西國僧尋聞奏則天敕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剖其腹胡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重價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實可得則天因寶持之至玄宗時猶在出廣異記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

四

三百五十五

水珠

唐大安國寺睿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焉王嘗施一寶珠今鎖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匱中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匱用寶物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寺僧諺曰此凡物耳何得值億萬也試賣之於市中令一寺僧監賣且試其醺直居數日貴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醺價

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闕寺求寶見珠大喜偕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值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億萬然胡客久止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王寺王許諾明日納錢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王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嘗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渴自亡珠後行軍每苦渴之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傾泉湧其色清冷汎汎而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出記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

五

三百五十六

傳國寶珠

司徒李勉開元初作浚儀尉秩滿將還廣陵行及睢陽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詣勉曰異鄉子抱恙甚始思歸江都知公長者願托仁蔭勉哀之因命登艦仍給饘粥胡人極懷慙愧因曰我本國王貴種也商販於此已逾二十年家有子計必有求我

來者不日舟至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
國內頃亡傳國寶珠募能獲者世家公相因是去
鄉而來尋近已得之歸即富貴矣其珠價當百萬
俱懷寶越鄉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將歿感公
恩義敬以相奉即抽刀決股珠出而絕勉遂資其
衣余瘞於淮上掩坎之際因密以珠舍之而去即
抵維陽寓目旗亭忽與羣胡左右依隨因得言語
相接傍有胡雛質貌肖逝者勉即詢訪果與逝者
所敘契合勉即究問事迹乃亡胡之子告以瘞所
胡雛踴泣發墓而去

出集異記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六

三頁

胡人珠

李淮者不知何許人性孤靜常次洪州建昌縣倚舟
於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淮憫其將盡以
湯粥給之數日而卒臨絕指所臥黑氈曰中有一
珠可徑寸將疇其惠及死氈有微光溢耀淮取視
得珠買棺葬之密以珠內胡口中植木誌墓其後
十年復過舊邑時楊憑為觀察使有外國符牒以
胡人歿於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詰訊經年
淮因具言本末告縣察偕往郭播伐樹樹已合拱
矣發棺視死胡貌如生乃於口探得一珠還之其

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

出獨異志

上清珠

肅宗為兒時常為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
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
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是開元
中劉賓客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
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
往往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
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涕示近臣曰此
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七

三頁

林卧內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
不應驗也

出西陽雜俎

南珠

南海蚌中南番者好廣西者易黃若身負及色白
而精光者價高

北珠

出北海亦論大小分兩定價其身分圓轉青色披肩
結頂者價高

九曲珠

小說云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淫

於線使蟻通焉此與列子兩兒辨日事相侶言

人亦有所不知也珠孔本人所鑽世豈有九曲珠

平東坡祥符九曲觀燈詩金鼎轉丹光吐夜寶珠

穿蟻開連宵陳簡齋瀑布泉詩九孔穿針可得過

水垂映日吐寒波皆用此事

馬價珠

青珠兒出西番諸國色青如翠道地有指面大轉身

青者多做管索兒用亦有當三折二錢大者顏色

好直價如馬故謂之馬價珠

夜光珠

神史彙編

卷之百

八

三

廣東老嫗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

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嫗惧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

有光燭天鄰里驚起以為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

出乃珠也明日納於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

見之其大如彈狀如水晶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

七星隱然而見者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蜈蚣珠

柳州種甘堂頃年夜有光出柱上蠹穴中滿堂如月

太守知異物集吏卒持斧鋏刺之有聲磬然破柱

乃大蜈蚣長竟柱破腦得珠如鵝卵圓瑩光彩無

價寶也

蛇珠

欽州村婦黃氏屋木內有一巨蛇蟠屈口吐一物圓

潤光耀奪目蛇躍出婦拾視之乃一大珠懷歸是

夜滿室光耀鄰佑聞于官追索稍緊婦驚俱以飯

餽內蒸過遂晦而不明後遇識者曰此蛇珠也若

不蒸過價無限矣

黃蛇珠

有人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故名蛇珠亦曰鎖

珠語曰寧失千里駒勿失黃蛇珠

神史彙編

卷之百

九

力珠

力珠如龍眼大含之多力可以挽象尾使之倒行劉

鼎得一顆于舜封能伏虎豹蛟龍嘗提虎尾立雉

城慙之虎怒號聲聞數里又以中指無名指夾生

牛皮一條帝使力士奪之自一人益至十人皮斷

而終不去手

徑寸珠

松江華亭縣有陸四官廟元和初有塩船數十泊于

廟前夜中雨過守船者忽見廟前光明如火乃窺

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或吞或

吐船人不知何物乃以竹篙遙擲之此物騰入
光遺在地前視之乃一珠徑寸光耀射目此人得
之恐光明爲人所見以衣裹之光透出因思寶物
怕穢乃脫褻衣裹之光遂不出後無人知者至楊
州胡店賣之獲數千緡問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
告而去原化錄

養珠法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
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
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如此

和史彙編

卷之三百四

十

七

經兩秋即成真珠矣

禹氏玉

管子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沙漠珠起于赤野

玉品

玉出藍田昆岡木岬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
亭部界曰南廬容水中外國于闐踈勒諸處皆善
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
御多是于闐之玉晋天福中平君誨從使于闐
判官作記紀其珠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
山西流千三百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曰白玉河

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
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河變故色不同
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大小水
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王未采禁人至河濱大
觀中添創八寶從使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
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譯表語而後答詔其表
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天下西方五百國五
百條頭生師子黑汗王表上日時出東方赤赤大
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頭主阿舊大官家尔前
時要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稱尺寸底
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絕得以稱尺寸底便奉上
也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三尺色如截
肪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方部落西
夏玉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
黑如點漆紅如雞冠緋若胭脂惟有青碧二色高
下最多端帶白色者名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上
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中中之下下之上下之
中下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同異玉次第
排定凡玉至則以此等之高下自見今內府有金
等子亦此法

和史彙編

卷之三百四

十一

三十七

玉之所產

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扶餘瑜玉玄玉水蒼玉皆佩用

玉五色

玉出西域于闐國有五色利刀刮不動溫潤而澤摸之靈泉應手而生凡看器物白色為上黃金碧色亦貴更碾琢奇巧敦厚者尤佳有瑕玷散動夾石及色不正欠溫潤者價低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貴但冷色^{即微}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黃玉如粟者為貴謂之甘黃玉焦黃者又次之碧玉其色青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十一

三十三

玉器物

古玉器物白玉上有紅如血謂之血古又謂之屍古最佳青玉上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者價低嘗見萊玉聯環上儼然黃土一重並洗不去此上古也

沙子玉

此玉罕得比之白玉則粉紅潤澤多作刀靶環子之類少有大大者

罐子玉

雪白罐子玉係北方用藥于罐子內燒成者若無氣眼者與真玉相似但比真玉則微有蠅脚久遠不潤抑且脆甚

真玉

今世真玉甚少雖金鉄不可近湏沙碾而後成者以爲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湏定州磁器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死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十二

四十五

辨真玉

淳厚風論辨真玉云其色溫潤嘗如肥物所滌敲之其聲清引若金磬之餘響絕而復起殘聲遠沉徐徐方盡此真玉也予頃在唐州見任布叅政之孫喻字義可收一壁凝滑如脂無有蠅缺惟有两米大赤點盖尸沁也以綿繩掛而擊之其清越之聲餘韻悠揚正如淳風之說與所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後聞爲一中都貴人取去自是不復得見

火玉

會昌元年扶餘國貢三寶曰火玉曰澄明酒及風松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曜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冬則不復須挾纊宮人常用澄明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風松石方一丈堂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颯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今置於殿內覺秋氣颯颯即今徹去即宣室志

觀日玉

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五 十四
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古玉

宋陳伯博識奇古昔在蜀中曾見玉麟符如今香囊白玉為質臺碾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寸濶二三指如刀有靶名抹衣石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使無摺皺又片石甚薄上銳下闊多壓舌殉墓合玉也又塊如玉筍名代指講筵用以點呈經籍漢唐遺物

食玉

白氏國人白如玉國中無五穀惟種玉食之玉成惟

為屑采近地樹葉同食之王得葉即柔軟味甘而肥若宴客則以膏露浸玉屑少選便成美酒飲一升醉三年始醒人有活千歲者異聞

玉龍

梁大同八年戊王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聲如琵琶水盡乃止出西陽雜俎

玉龍子

唐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縱令自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玄宗端坐畧不為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嘗置之衣箱中及帝載誕之三日以后以珠絡衣襦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之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師僦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注逼而祝之若奮鱗鬣開元中三輔大旱玄宗復祈禱而涉旬無雨帝密投函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及幸西蜀車駕

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
美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泫然流泣曰此
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自後每夜中光彩輝燭一
室上既還京為小黃門攘竊以遺李輔國李輔國
常置於櫃中輔國將敗夜間櫃中有聲開視之已
亡其所

金剛石海馬骨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傳
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
其子往擊應手而碎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甲

十六

三

馬不進以問杭僧贊寧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
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精隨毀鉉試之果然夫二物
之為體堅矣而不能不有所制亦理之自然耳物
未有一成而不毀者鉄硯銀金銀百十兩不毀以
惟皂角則一夕破碎鞭捶馬愈久愈潤以擊犬隨
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哉圖經本草云黔蜀中
有獵土人於黔蜀中
為所食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推銀鉄皆碎落少小
不能使人得之詎作佛骨以誑里俗然春未聞單
竟何物可制之也

玉馬

沈傳師為宣武節度使堂前忽馬嘶其聲甚哀求之

不得他日愈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餘遇小空洞
其間得一玉馬高三二寸長四五寸嘶則如壯馬
之聲其前置碎硃砂貯以金槽糞如菽豆而赤如
金色沈公恒以硃砂餵之山開
奇錄

玉龜

南京紫金山即古之鍾山蔣山也高皇陵寢在焉
葬之時掘土數尺見一玉龜頭頸長數寸口目足
尾儼然皆真今藏太廟久晴而腹下有水則雨久
雨而腹下燥則晴其異如此予于萬曆庚子秋謁
陵請之守者得觀膚理細澤類墨玉然又聞土中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甲

十七

三

原有九玉龜掘時飛逸其八眾人急掩之僅得一
龜存焉記此以俟考證

烽火樹

漢宮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
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曰烽火樹
夜有光常欲然出西京
雜記

珊瑚市

又攸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一
株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
父人云海上有珊瑚宮

又拂林國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飛橋渡海而西至
蘭國自且蘭有積石積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
於水底大船載鉄網下海中初生時肌理軟膩似
菌經一年挺出網目間變作黃色見風則硬變紅
色者爲貴支條交錯高者三尺次者尺餘三年色
青似鉄鈔其根於船上爲絞車舉鉄網而出之
故名其所爲珊瑚洲久而不采却蠹爛糜朽出冷
國記

珊瑚婦人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令植於殿前謂之女珊
瑚一日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十八

亡之兆

述異

瑪瑙

瑪瑙品類多不同出產有南北其實一石卵爾大者
如斗其體質堅硬碾造費工若南瑪瑙產大食等
國色正紅而無瑕可作盃盤器其生西北者色青
黑謂之鬼面青亦須間以紅色如硃砂者爲妙若
靈夏瓜沙羌地砂磧中間得之者尤奇有柏枝瑪
瑙質如冰玉上有枝葉儼如柏枝又有節子瑪瑙
黑白相間大不過一二寸又有令子瑪瑙質理純
黑中間白綠者可作數珠又有夾胎瑪瑙正視之

則瑩白光彩側視之則若凝血蓋一物而有两色
也出西羌砂磧中世不多見又有紫雲瑪瑙者今
和州產大者可作屏障卓面等用寶石爾金陵雨
花臺下有小瑪瑙子但可充盆盞水石之玩均不
足第品類也

瑪瑙多出北方南番西番亦有非石非玉堅而且脆
快刀刮切不動凡看碗盞器皿要樣軀好碾得薄
不夾石者爲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

玻璃

玻璃與琉璃同類亦分五色比之琉璃其質頗厚亦
石汁銷冶而成多出西域諸蕃之國爲最但異於
琉璃張見齋惠卿家有軟玻璃盞通天犀火浣布
三物得之廣船近好事家亦有軟玻璃墜兒是五
代時大秦國來獻蓋彼中能造亦是銷冶而成見
火則燦冷則凝結世不多見李賀詩云羲和敲月
玻璃聲乃形容耳非真成聲也

白光琉璃

西京雜記載漢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暗室照十餘
丈如晝此琉璃乃自然之物幽深光潤踰於衆玉
其色不常乃真琉璃也佛書謂碑礪琉璃用以布

地言其廣大恐未必然今世者率以石汁銷冶眾藥灌成之蓋始於月氏國元魏時未有今北方有者不多見惟大食高麗有之青白紫綠皆塗以金翠輝煌燦爛蔡京嘗以大食琉璃酒器獻淵聖時在東宮却而不受蓋已盛於宣政矣予得一瓶以銅爲胚胎傳之以華外爲觚觥彩繪外國之人奇形偉狀却以琉璃磨之極其工巧不知何物聞是蜀賓國之物更當質于博識者

水晶

古云千年冰化爲水晶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冰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痕者爲佳倭國水晶第一南方水晶白北方水晶黑信州水晶濁鞠獄家取水晶千數種僞用人初不論既出乃知案牘故闇者水晶承日照之乃見

琥珀

出西番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爲琥珀其色黃而明瑩潤澤其性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黃色者謂之蠟珀紅者謂之血珀

假珀

神農本草云鷄卵可作琥珀其法鷄卵取黃白渾雜

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而善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者

碑礪

碑礪似大蚌海人磨治其殼爲諸玩物色白有紋理不甚貴

貝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貿絲則曰粟易械器然而鹽鉄論錯幣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專使之物矣今吳中大江以北則兼用錢兩都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三十一

三百六十八

亦用錢尤便於細民滇中則用肥大如指頂其色文肥字從貝即貝之屬也故古人謂之寶貝但民間用之其數浮於錢數倍上人習已安之近有欲行錢法於滇中者夫以彼中之所生濟彼中之交易則海南之貝將安置乎民告不便矣夫通變不倦神化宜民不宜於民弗談可也若貴竹則間用之耳此論錢穀者所當知

相貝經

朱仲受之於某高某高乘魚浮于河海水涯仲學于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漢武帝去不知所之

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
於助曰皇帝唐堯受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祕
寶其有次此者且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
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綬謂之綬貝黑綬黃
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虫
雖不能延齡增壽其除害一也後有下此者鸞蜺
蟬脊以逐濕去水無奇功夏大者如輪文王得大
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壳懸于昭觀秦穆公以遺
燕龜貝可明目遠察宜王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
白駁甚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欲無以近
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
齒唇點齒有赤駁是也嚼貝使人胎消勿以近孕
婦赤帶通脊者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
幟肉壳赤絡者是也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青唇
赤鼻者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勾唇是也
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魅狼
豹百獸赤中員者是也雨則輕霽則重然則雨惟
曰大者鮐小者鱗餘賦黃文餘白黃文蠅大而陰
蟻小而精亦其畧也館閣書目載云

丹砂

真如八寶

丹砂本草以辰砂爲上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
處與湖北大牙山北爲辰砂南爲宜砂地脉不殊
無甚分別宜砂老者白色有墻壁如鏡生白石床
上可入煉無讓辰砂本草圖經乃云宜砂出土石
間非白床所生即是未識宜砂也別有一種色紅
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間者不甚耐火
州亦有砂大者數十百兩作塊黑闇少墻碎爵之
紫黯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圖經又云融
州亦有砂今融元無砂豈融聲相近蓋似誤耳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捨俗爲
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
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
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
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
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
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
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皂衣引真如東南
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整肅皂
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寶

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
天諸天坐命真如進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
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
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二
寶又一天曰今厲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二寶不足
以勝之須以第三寶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
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旆進達於
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
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慎勿易
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皂
衣者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
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以縣狀示從事盧恒曰
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惟之甚也亟往訊之恒至縣
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
墜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
恒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
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粟澤若凝脂
辟人間兵疫邪厲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
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
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雞鳴之狀王者得之

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
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光
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恒曰玉信玉矣安知寶乎真
如乃悉出寶盤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
光之所極也恒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翼日旆至恒
白於旆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旆覆驗無異歎駭
久之即具事白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
府欲歷觀之真如曰不可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
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鷄卵光色
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韃鞬大如巨
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
可破也其三曰瑯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
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
中着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長五六
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
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一寸許無孔臍
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
燭耀如月其所歷勝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
也圓爲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旆自爲若何圓
惧而止旆乃遣盧恒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

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
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二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
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
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
賜得寶之故即日改爲寶應元年上既登位乃昇
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
史及進寶官皆有超擢彌真如爲寶和大師寵錫
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
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壩高廠
境物盛茂遺址後爲六合縣尉崔理所居西堂之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中

三

三百六十五

而瞻禮焉

出杜陽編

于闐玉印

矢禧中秦州言澶州軍士王貴至州自云得于闐國
玉印一以獻初太平興國中王貴晝日忽見使者
至門急召偕行至河橋駟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
騰空而去洎吏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令貴入
其內容衛制度悉如王者之所王冠冕端嚴倚龍
床謂貴曰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
一異寶以奉皇帝宜志之遂復乘馬凌雲而旋軍

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
煦以聞奏太宗釋之至是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
遵前戒西至于闐尋寶許其行貴至神州以道達
悔恨俄而市中遇一道士引貴至州城登高原問
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目視見山
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
至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
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道士曰此秦州之地道士
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萬年永寶

玉璽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中

三

三百六十六

紹聖五年春永興軍農夫段義畊得玉璽上于禮部
尚書以爲秦之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紹興禮部翰林秘書御史太常官驗定集議方
圓二寸半印文深琢如碑字背白而地紅字畫乃
篆篆

殷王鉞

宣和殿所藏殷王鉞長三尺餘一段美玉文藻精甚
三代之寶也後歸于金後又入于元每大朝會必
設之外廷

蟾蜍噴香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

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力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鎖於金函石櫃中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拂芬馥經年縱漸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之坐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輔國遂碎之爲粉不周歲而輔國死始碎辟邪時輔國嬖奴慕容官知異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以錢二十萬買之朝恩將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二天

三言九

伏誅其香化爲白蝶冲天而去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識又有迎涼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雖若乾枯未常凋落盛暑懸之窓戶間涼氣自至又有鳳首木高一尺而雕刻如鳳凰形其木頗似枯稿毛羽禿落不甚盡雖嚴凝時置於大厦中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曰常春木縱以烈火焚之終不焦黑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云火林國出

出杜陽編

軟玉鞭

德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中獲玉鞭其末

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也

光明可鑒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徑直如繩雖以斧鎖鍛研終不傷缺德宗歎爲神物遂命聯蟬綉爲囊碧蚕絲爲鞘碧蚕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也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至連延十數里小者亦蔭百畝其上有蚕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蚕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及撚爲鞘表裏通莹如貫瑟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果絃鬼神愁驚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百步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三言九

三言九

上令藏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闕其鞭不知所在

玉如意

吳孫權時有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薛綜綜博物者也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檢諸山阜處處埋寶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出酉陽雜俎

玉枕成妖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遶宮而行閭官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

使宦者伺之果見白虎徧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在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諸宮內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傷血痕尚溫帝駭甚古傳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其額下有篆書字云帝辛之枕常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玉精益

馬侍中常寶一玉精益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曰痛合之立愈

玉導

南齊高祖性清儉主永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長弊源即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追及桓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篋之類耳導擇也美取擇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

祿山獻玉器

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洞知律度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中官自

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沙擅為之光潤如金縷紅紋感成雙鳳

冷煖玉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碁上勅待詔顏師言對手王子出楸玉碁局冷煖玉碁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疑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煖玉更產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碁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

俱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子即謂之鎮神頭

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睜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詰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顏師言三十三下鎮神

頭圖

珠襦玉匣

珠襦玉匣東園祕器此漢世侯王之葬具也董仲舒

哀帝賜之陳德公一日以片玉示予方正而狹長五六寸中有負竅古而潤叩予曰何物予曰恐是漢之玉桺爾蓋玉桺以玉琢方片中貫以鑲排嵌于棺用以籍尸者德公首肯予後得方玉無竅上有古篆四字不可識四角有四小孔是亦玉桺之一也

魚腹古鏡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常秋夕登黃鶴樓遙望大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鯉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

三

三

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鱗鬣爪角悉具既磨瑩一則常有光曜公寶之置納巾箱中及相國薨遂亦亡去

玉脂燈臺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油一兩可照十夜光燭鑑人毛髮風雨塵埃皆所不能侵御用必將之駕幸香山寺權璫瑾竊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瑾畜逆謀以爲已祥暗祝曰我成大事封汝作天下光明大元帥花忽凋萎仍作詫

噫聲越數尺飛濺瑾衣袍成油暈數處氣腥如血滿室闇晦瑾大怒拔金如意碎之逆謀因之遲回竟以誅滅屈軼指佞神羊觸邪猶是生類玉脂臺雖然則尤異矣豈古神劍騰空之類耶

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

三

珍寶門

寶器類

龍角釵

代宗大曆中鷄林國獻龍角釵因其國有海東北四萬里國西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鑒人五臟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國人有疾輒照之便知起於某臟某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釵類玉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帝賜獨孤

釋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一

一

火齊

予舊見有婦人耳環色紫而光艷照映若紫玻璃其質甚薄不識是何物也或稱爲紫辣子近觀韓昌黎永貞行云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蓋指言環也又陸務觀詩云火齊堆盤滿珊瑚列庫裝中天竺國有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甚有光輝照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王子年拾遺

記曰董偃常邀我延清堂上設火齊屏風光耀一室今世不多見惟見耳環必火齊也

璣子

出南番西番性堅有紅水璣紫璣亦有酒色者俱明瑩有大如指面者亦有小者多儘貴古云璣重一錢價直十萬可厠嵌釧鐲蓋戒指

猫睛

南番白胡山出猫睛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得此山有胡人徧身俱白素無生業惟畜一猫徧处埋于山中久之猫忽見夢曰我已得活矣不信者可

釋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一

二

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怪之夜又見夢云埋此于山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集山人置酒食爲別及吞即有一猫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猫睛猫睛一名獅負仙女上玄宗獅負二枚即此玄宗藏于牡丹鈿合中以驗時

碧靛子

碧石出南番青綠色好者頗與馬價珠相類有黑綠

色者最低皆不甚直錢又謂之黑蔴子宜相

石榴子

出南番瑪瑙顏色紅而明瑩如石榴相似故名石榴子宜扇嵌用

鋪絨綠

此石顏色純綠明瑩與鋪絨之綠色相似宜扇嵌條環等用不甚貴

金星石

出金坑色青如頭濺無金星不夾石者好有金星蠟色者不中

硝子

假水晶用藥燒成者色暗青有氣眼或有青黃色者亦有白者但不潔白明瑩

玻璃

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者與水晶相似

犀角

出南番西番雲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兒好及正透者價高成株瘦小分兩輕重花兒不好者但可入藥用

毛犀

其色與花斑類山犀而無粟紋其紋理似竹故謂之蒼犀此非犀也不為奇

影犀淚珠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簾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蛟人之舍得淚珠則蛟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辟暑犀

提要錄唐文宗夏月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犀章簡公端午帖子云已持犀辟暑更聞草迎涼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罷人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玳瑁

出南番大海中白多黑少價高黑斑多者不為奇有移斑者用龜筒夾玳瑁黑點兒宜細驗之

鶴頂

出南番大海中有魚頂中鮫紅如血故名鰓魚今用
龜筒夾鰓魚鮫爲梳故名鰓頂梳

象牙

出南番西番及廣西交趾皆有南番者長大廣西交
趾者短小新鋸開粉紅色者佳

江猪牙

出南番如棗色紋理分粗細與象牙相似世傳多年
龍牙多作刀靶扇柄假者以白象牙用藥煮成

花全角

出北地黑色白花者高白色黑花者低作刀靶漆
神史彙編 卷之五

油不滑尾乃靶鴻鴻木爲最花羊角次之

馬肝石

漢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春碎以和九轉之丹
服之弥年不飢渴鬚髮白者皆黑是時公卿語曰
不甲作方伯惟須馬肝石

龜寶

漢太尉若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於海淺瀨
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
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畧無暫已瓶項極小
不知所入之由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舫壓

重乃起視之即有衆龜疊就船而上其人人
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視而投諸海衆龜遂
散既而語于海船有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
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能勝也
苟或得而藏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惋歎不已

鞠通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
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孔若蛭
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蛭不除之
則將壞乃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即

神史彙編 卷之五
有一綠色虫走出背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虫

竹筒中竟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
博物君子說及此事歎曰此異寶也謂之鞠通有
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喜食枯桐尤愛古墨鳳
始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

續絃膠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
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鷟鷁
各爲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爲
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絃膠或名

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二物之妙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無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弓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燃帝於是乃

都膚

武帝以金彈彈鳥破其白光琉璃馬鞍甚悔恨之李

少君取續骨和稀膏接之映日而視初無痕處續骨一名都膚形色如櫻桃言出于鞠陵之東以其能接人骨故以爲名婦人傳之膚色都麗故又曰都膚也宮人指甲破損輒用接之故宮中語曰枯容悴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續骨

記事

金膏水碧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爲奇寶之屬莫究其出也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束皙曰金膏可以續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水玉也山海經助山多水碧墨子火藥有水脂碧唐

詩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又採碧時逢姮女船

秦寶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槃龍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高三尺列于筵上琴筑笙等各有所執皆點綴華彩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管一人約繩則琴筑笙等皆鳴如真樂不

殊有琴長六尺按十三弦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
名曰渥璵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車
馬山林隱嶙相次吹息則不復見名曰昭華之管

北虜鎮國

劉通判云曩在江陵見淮甸一客因話世間異物言
紹興辛巳之冬虜亮拔滅隨行帑藏舟車多爲王
師所掠吾亦從而奮獲一生首將揮之以劍其人
哀鳴乞命曰舟中有寶當取獻以自贖乃釋其縛
遣二卒從之以往少頃携一匣來啓視皆金玉裝
飾第三匣內一石三稜上尖而下大色微黃石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九

腰有玉龍旋繞抑首左爪撲一玉珠爪牙鱗鬣
雄然親如生不與世間繪圖者類其人云虜主以
此寶爲鎮國尋常欲觀其變化則用淨盆貯水候
夜半置於水中須臾間黑雲叢覆其上必急收之
稍緩恐或飛去如所言試之果然遂尔珍藏到今
劉曰物今在此否曰常以隨行因從借觀明日出
示留之至夜亦一試之悉然又明日復歸之不知
其後存與亡也

龍皮扇

元載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

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洒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
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去取看
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白龍皮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權威勢與恩澤無比
每好搜撥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常因
暇日休澣邀同列宰輔及朝士晏語時畏景熾曦
咸有鬱蒸之苦軒蓋侯門已及亭午縉紳名士交
扇不暇時共思憩息於清涼之所既延入小齋不
覺寬殿四辟施設皆有古書名畫而炎鏤之患未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十

已及刺坐開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風凜冽如涉
高秋橋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熯然
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察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
水浸白龍皮置於坐末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
人見而識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
贖之又煖金帶辟塵簪皆希世之寶

漬龍皮

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
體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瓦礫蘸藥
水爲黃金以娛客

澄水帛

杜陽編同昌公主一日大會暑氣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高軒蒲座皆思挾纈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

水絲綢

樂府律錄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綢以半千獲之有波斯人見之乃曰此是水蠶絲所織暑月置于座蒲室清涼即酬千萬

水寶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十一

三

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性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庸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毋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十金回回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十金回回曰諾即益之民曰戲耳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民俱乃聞於縣縣令亦令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復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惧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故以此逗遛數日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

我當與汝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取椎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昇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無番交試問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下唯二寶耳水火是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二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

聚寶盆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十二

三

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事云盆在沈氏貯少物物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我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籍沒乃復歸禁中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見宋初人吳淑秘閣閒談云巴東下岩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櫛於中流徒徒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弃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然則昔人亦嘗傳此世果有此物乎院主

之識高矣

張氏傳鈞

京兆長安有張氏者獨處空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氏披懷而祝之曰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來入吾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鈞焉遂寶之自此之後子孫昌盛有爲必偶貲財萬倍蜀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竊鈞與之張既失鈞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爲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賁鈞反張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鈞云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十三

訶黎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訶黎勒長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覺腹痛因快痢十餘行初謂訶黎勒爲祟因欲棄之以問大食長老長老云此物人帶一切病消痢者出惡物耳仙芝甚寶惜之天寶末被誅遂失所在

出唐異記

驅山鐸

宜春界鐘山有硤數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迴環澄澈深不可測曾有漁人垂釣得一金鐸引之數百尺而獲一鐘又如鐸形漁人舉之有聲如霹靂天

畫晦山川振動鐘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漁人皆沈舟落水其山摧處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識者云此即秦始皇驅山之鐸也

出玉堂

晉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見林下踣一屍已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鳥鳥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試看之見死人頭上着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鳥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王薨後落褚太宰處褚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人遂斷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十四

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床頭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終不得受枉酷江夫人惡之月餘遂薨

開州銅鈔

天台陳達善淳熙中自監左藏庫出知開州得一銅鈔不知其爲異物闊徑剛三寸下列三足上有蓋其薄如紙或告之曰投食物於中然紙炬燎之少頃即熟陳試取猪石一雙使庖人如常法批切漬以塩酒仍注水焉自持一炬燎其腹俄聞鈔中汨汨有聲及炬盡舉蓋石子已糜熟自是

用此法食畢乃出視事後爲湖杜轉運使見過
渚聞其說

郴州銅盆

郴州支邑村落中有小民圃蓋昔之達官故宅基其
畔有小池水泓澄可愛常見雙鯉出遊比翼而嬉
略不暫捨離雖經二年三歲亦無他鱗而其小大
只如此民懷貪意投網欲取之訖不可得後因灌
溉竭澤於泥內獲一銅盆中鑄兩魚形狀與向者
不異條淨持歸挹水注滿魚撥刺去來如前事聞
於縣令將奪之閱租籍視其逋賦擬加囚責乃
釋史彙編 卷之百一十一 十五

警惡刀

貴妃父楊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途間多
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
似警於人也玄琰寶之

馬蹶得刀

莊浪泰將隨安兒士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
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鞘者寸餘鞘當刀
口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
口安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爲之脩以是守

邊有年卒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自來此刀與
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王子喬劍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有人盜發之都無見惟有
一劍懸在壙中欲取而劍作龍虎之聲遂不敢近
俄而徑飛上天神仙經云真人去世多以劍代五
百年後屢見靈化此其驗也

昆吾山劍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于
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一十一 十六

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艸木皆勁利
土亦剛而精至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牛馬祀昆
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
則光晝暗金陰物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
劃水開而不即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則蟾兔爲
之側轉四名懸剪飛鳥遊虫偶觸其刃如斬截焉
五名驚鯢以之泛海則鯨鯢爲之深入六名威風
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
止八名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不知所

王度古鏡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可遠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遠真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辰外又置二十四氣字周遶輪郭文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侯生又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七

前有一客携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之由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去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府君捕逐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游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願絨鏡於匣許盡醉而終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諱婢頃大醉再拜化爲老狸而歿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書肝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照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明如故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十八

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其夜正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畫顧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嘆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

勳曰法師何以得知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願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今擇良日欲一觀勳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勳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燕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祀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乃密懸此鏡於樹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其樹雷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瘡死於樹度復收鏡妖怪遂絕其年冬以持史帶芮城令持使節河北道開倉賑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

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水着体冷故臍
臍即時熱定至曉悉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有濟於
衆今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泠然鳴
聲甚微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
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
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
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
救物目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
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大業十年度
弟勣自六合丞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
策度不得已與之訣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凡
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
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即以與之勣得鏡
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
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
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岩勣棲息
焉月夜一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
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
私居也勣曰何人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公
往往有異象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開匣

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
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
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觀王井井傍有池
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
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電浸
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尔池
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
有一魚可長丈餘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
色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鯢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
困而不能遠去勣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
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
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
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即被殺床下有雄雞死
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
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涌波舟子失容慮有覆沒
勣携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明徹底風雲四歛波
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或攀絕頂或入深洞群鳥
環人而噪教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
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教百里而聞舟
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

勦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波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微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爲授勦周彈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呪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勦故人趙丹任豐城縣尉勦因過之

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白色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後尋奇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栖息長松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勦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幸速歸家鄉也勦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勦曰我蒙卿兄厚礼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兄請早歸長安勦夢中許之及曉獨屈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勦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勦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鏡湖大鏡

會稽鏡湖在唐日廣袤三百里後來貧民盜占爲田今之視昔不及十分之一也崇寧間漁人夜引網罟覺甚重強加挽拽竟不能舉乃召集同輩合力久而方升乃一大古鏡方五六尺厚五寸形奇

怪或持以鑑形於昏暗中腸胃肝鬲皆洞見之
之舟內欲明日賞詣越府貨于市忽鏗然有聲光
采炫晃湖水如畫俄頃復躍于波心風激浪涌移
時始定湖濬父老今尚有及見者

萊州陸安寶鏡

萊州呂肚集張氏築土垣掘得一鏡徑可二尺光明
不蝕照之四方各見百五十里市井人物歷歷具
休衆爭欲得之不覺墮地而碎陸安州有湖介于
無爲之間漁手日以千計一日有漁父網得鏡如
盤照見衆漁大半牛馬異形或角或翼若虎若虺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五

天壇玉鏡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祀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八玉
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漢
陽杜敬主王屋簿親見之

照病鏡

葉法善有一鉄鏡鑒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
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任中宣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
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編纂云水銀陰精百煉
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謫南
度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
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
中宣因問姓字乃笑而不荅持鏡而去夢回亟視
篋中已失所在

秦淮寶鏡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曾有漁人于秦淮磯網下深處
忽覺力舉異于常時得古銅鏡尺餘光浮于波際
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臟腑絡脉既竦駭神醒
因脫戰而墜問之於公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五

眼鏡

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觀書小字看出西海中
虜人得而製之以遺中國爲世寶也予意恐即文
選中所謂玉珧海月及讀臨海異物誌載海月如
鏡白色正圓有腹無口目可炙食又緯畧引郭璞
江賦晋安海物異名記侯鯖等錄明玉珧屢俱不
言製鏡之事後與霍都司子麟言霍送一枚質

如白瑠璃大可如錢用骨鑲成二片若圓燈剪然可開合而折疊問其所來則曰舊任甘肅吏人貢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間未若人言也每疑而問人豐萬曰乃刮大車渠之珠囊制之常養露中勿令乾死然後可照字予意西番所來是矣然西番少車渠露養亦未必然得已廿年寶之無用不猶鼠之藏金乎

透光鏡

透光鏡日中映之背上文字花樣盡存影中纖悉無失宋沈存中筆談載以爲奇金麻知幾賦透光鏡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二十七

三

詩見中州集而皆莫能明其理豈古亦罕有製法無傳故邪元吾子行云鏡對日射影於辟鏡背文漆於影中一一皆見磨之愈明蓋是銅有清濁之故假如鏡背鑄作盤龍亦於鏡面竅刻作龍如背所狀復以稍濁之銅填補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上舉以向日影光相射隨銅清濁分明暗也吾自云親見人有碎此鏡者如其言云歐陽公記呂文穆公爲相時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二公相去時不甚遠共事所載必其當時必真有

此物又不知何以能照二百里也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得方鏡表裏有明照人腸胃五臟皆歷歷無碍元遺山集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此又最奇怪者鑄造之器與天產異其理誠有不可臆推者矣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夜明枕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二十八

三

重明枕

有海外國貢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類於水精中有樓臺之形四面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鏤木丹青真人之首簪帔無不悉具仍通堂焉

出廣德神異錄

水晶枕環

邵氏聞見錄載洛陽楚氏所寶水精枕其間有半開杏花一枝自北方携之來南建炎中胡騎犯淮委於山澤今不知所在錢塘閨子東博士家

州其孫出乃祖所藏水晶條環表裏瑩徹中有生竹葉一片二者皆異物也

雞鳴枕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擣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恠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雞鳴枕也夫鼓聲刻漏不差旣奇異雞鳴之聲何自乎此殆不可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九

方瓦餅

張文定公齊賢裔孫名虞卿者居西京伊陽縣水鎮得古瓦餅于土中色甚黑頗愛之置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爲凍裂明日視之凡物有水者皆凍獨此餅不然異之試注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餅於篋傾水淪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珍惜不意爲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厚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識其爲何時物

自暖盃

內康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七寶硯鑑

內庫中有七寶硯鑑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鑑上水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陟險未嘗足失蓋杖之力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二十

永樂茶盃

楚湘陰夏忠靖元吉爲童子時讀書一廟中失墨怒書神背曰發鄴都其夜師夢神語云云師令公洗去鄰有富室女爲祟所束縛欲效公偶過其家祟畏避去女得安其家因以女聘公公書女脫曰夏元吉妻崇遂永絕後以卿薦登朝相 文皇寵遇隆盛常在 上前蒙賜茶盃是白磁覺其異爲一注目 上曰以賜卿令卿子孫世世見朕今盃猶藏其家內有永樂二字所謂世世見朕蓋以二字而公始覺其異今果爲世寶知天不偶然也

金銀類

生金

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礦出民以淘砂爲生淋土出之自有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作煨金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則重煉取足色耗去十二三既煉則是熟金丹砂所須生金故錄其所出

透骨金

李少君有透骨之金大如彈丸凡物近之便成金色帝試以檀香屑共聚一處置李夫人枕傍詰旦視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之皆化爲金屑銷之不更變視其枕亦微有金光遂號爲金光枕道篇

辟寒金

古今詩話嗽金鳥出崑明國形如雀色黃魏明帝時其國來獻飼以真珠及兔腦常吐金屑如粟宮人爭取爲釵鈿謂之辟寒金此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憐古樂府云誰似辟寒金聊借與空床煖

黃金

黃金生天下爭黃金土天下古

屏金

金曾經在丘冢及爲釵釧洩罷陶隱居謂之屏金不可合鍊

金犀

西方日官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石土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餘即銀又入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髹故淮南子有曰鈺丹陽之僞金即此也出神異記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論金鹽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用四萬斤間楚董卓眉鳩金亦多其餘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亦未有以百金予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爲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或復歸山澤耶嘗聞鹽亦然峽中大寧監煎鹽日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鹽泉頓增乃知尋常便液之出不拘遠近皆歸本原也

金鳳皇

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飾之每夜車轡上有金鳳皇飛去莫知所至曉乃還守車人亦見之南郡黃君仲舍北山羅鳥得一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翮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車轡上鳳皇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曉不還恐爲人所得尤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關上金鳳皇子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俟然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轡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故嵇康遊仙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是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

翁仲孺

漢時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涓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於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兩翁世世具富

童氏金鴨

南城童夢弼宗說教授自其上祖因浴於水濱忽見一物如飛蛾從座而下試引手撲之而獲形狀全似鴨不能動時已近暮歸而燭之黃金所爲也大如人拇指而羽翮纖悉畢備神承便具混然天成畧無彫刻入功亟藏于笥寶藏之寢諸枕席之上越三日啟視其尻乃有金屑蓋遺糞也大異之自

是數日輒一掃取積之益久持貨於肆皆紫金色得價多於常品家資賴以行盛至錢流地上傳之累代及子孫分析一位拈得之偶子婦半夜生男感熱疾醫者急欲生金煎湯下藥姑喜於得孫謂釵釧金不潔不可用於是煮金鴨挹其湯既一經煮不復有糞其家亦浸以衰削今飲湯之兒犹在貧無置錙矣鴨亦失所在

李氏獲金

李杲字明之其祖貧時夜坐讀書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與杲祖坐談甚美少頃漸以身親杲祖杲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四十一

三

祖屹然不動時告去杲祖問曰汝是何神何鬼耶女子取筆書于几上曰許身愧比雙南遂復入地中已而闕子美詩始悟其爲金也掘之得金一笥笥上壓一石石面刻云金一笥畀李氏孫以鑒名於世後杲果從張元素學鑒術盡傳其業號東垣先生

金鼎化銅

前秦苻堅建元五年長安樵人于城南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城化爲銅鼎

唾化爲金

南唐書縣跨江南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嘗有神雜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凡之輒走入穴中因號此石為鷄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鷄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鷄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着穴上石徑六尺許下垂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盤酒食訖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乃唾盤內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

五

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異記

宅中藏金

張奮者家巨富後暴衰遂賣宅與黎陽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繼轉賣與鄴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見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蒼曰無之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誰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也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誰也曰銀也在

牆東北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及曉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出列

石化為金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通入蜀至劍門外忽見四黃石皆大如十通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肴皆化為金通至城貨之得錢百萬沽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肴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於席末通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

五

不動亦不嗔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等取我金去不記應乎盡取通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空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通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十餘年却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將所將之妾遊行償債從極多見通皆大笑問之不之及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勝測也

出列

禁金

宋太宗詔花用通草不得用繖帛又詔自中宮以下

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銷金貼金縷金間金
圈金解金剔金燃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
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
不可得而絕也至仁宗以儉朴躬行於慶曆二年
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
置于法然議者猶以爲有未至焉自是而後此意
泯矣王栢語按此糜金之名可謂悉矣徐明善天
南行紀載安南國王陳日烜入貢品物有所謂楞
金犀蓋粧金真珠者其制當亦不出前數件其名
則異因筆之

成弼金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七

隋末有道者居於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成因得道
居山數十年有成弼者給侍之道者與居十餘歲
而不告以道弼後以家艱辭去道者曰子從我久
今復有憂吾無以遺子遺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
斤赤銅則黃金矣足以辦葬事弼乃還如言化黃
金以足用辦葬訖弼有異志復入山見之更求還
丹道者不與弼乃持白刃劫之既不得丹則斷道
者兩手又不得則刎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滋怒
則斬其頭及解衣肘後有赤囊開之則丹也弼喜

持丹山下忽聞呼弼聲回顧乃道者也弼大驚而
謂弼曰吾不期汝至此無德受丹神必誅汝終如
吾矣回不見弼既得丹多變黃金金色稍赤優於
常金可以服餌家既殷富則爲人所告云弼有奸
捕得弼自列能成黃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聞之
召令造黃金金成帝悅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
盡天下之銅乃已弼造金凡數萬斤而丹盡其金
所謂大唐金也百煉益精甚貴之弼既窮窮而請
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實不知方訴之帝謂其詐怒
殺之以兵弼猶自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則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八

三十三

則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而大
唐金遂流用矣後有婆羅門號爲別寶帝入庫遍
閱婆羅門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寶耳問毯有何
奇異而謂之寶婆羅門令舒毯於地以水濡之水
皆流去毯竟不濕至今外國傳成弼金以爲寶貨
也出唐書

玄金

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
地隱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尺出西漢書

鄒駱駝

鄉駱馳長安入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勝業坊角有伏碑車觸之即翻弊土泥其餅馳苦之乃將鏤斷去十餘碑下有窰窰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駙馬交好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鄉駱馳兒非閑道德合只爲錢相知

裴談

裴談爲懷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見山穴開有黃金焉可數間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錠皆長尺餘因以石室穴且志之又數日往則迷其處樵者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三十九

三十九

頗詣山谷即於洛城懷州造開石物鏤鑿數車州有崔司戶知而助之將往開而談妻有疾請道家奏章請命奏章道士忽傳天帝詔曰帝詔裴談今吾太行山天藏開北有樵夫見之吾已遺金五錠命其閉塞而愚人貪得重求不獲乃與惡念將開吾藏已造鏤鑿數車若開不休或中吾伏藏公若州且死盡深無所益此州崔司戶與其同心但讀崔驗之自當有見急止之汝妻疾自當瘳矣談大異之即召崔子問故果符所言乃沒其開石之禁禁止之妻尋有間

出紀

牛氏僮

牛肅曾祖太父皆葬河內出家僮二戶守之開元二十八年家僮以男小安質於裴氏齒牙爲疾廐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起但取仙人杖根煮湯含之可以愈疾小安驚顧不見人而又寢未久告之如初安曰此豈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杖得大叢掘其根根轉壯入地三尺忽得大碑有銘焉揭碑已下有銅鉢斗於其中盡黃金錠丹砂等小安不知書既藏金則以碑銘示人楊之侃侃留銘示人而不告之銘曰碑下黃金五百兩至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四十

四十

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賊胡人年二十二姓史者得之澤州城北二十二里白浮圖之南亦二十五里有金五百兩亦此人得之諸人既見銘道路誼聞於裴氏子問小安且諱執鞭之終不言於是考訊萬端不對拘而閉諸室會有画工來訪小安市丹砂焉裴氏子誘問之画工言其得金所以又曰吾昨於人處用錢一百市砂一斤砂既補好故來更市裴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画工示之安曰掘得銘後下得數斤丹砂今無遺矣金實不得則又加筆答治之卒不言夜中亡去會裴

氏蒼頭自太原赴河內遇小安於澤州小安邀市酒飲酣而去意者小安更取澤之金乎及蒼頭至裴言之方悟山紀

字文進

夏縣令宇文泰猶子進嘗於田間得一崑崙子洗拭之乃黃金也因寶持之數載後財貨充溢家族蕃昌後一夕失之而產業耗敗矣

蘇遇

天寶中長安永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無復人住暫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四十一

金

存因生艸樹甚多有扶風蘇遇苦貧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質之但立契書未有一錢歸主至夕乃自携一榻當堂鋪設而寢一更已後未寢出於堂徬徨而行忽見東墻下有一赤物如人形無手足表裏通徹光明而叫曰咄遇視之不動良久又接聲呼曰爛木咄西墻下有物應曰諾問曰甚麼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鏘爛木對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退下階中即呼爛木曰金精合屬我緣何敢叫喚對曰不知遇又問曰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

遂喪逝亦不曾數傷耳至明更無事遇乃自假鑊

鑊之徒先於西墻下掘入地三尺見一朽柱當心

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于東墻下掘兩日至一

丈方見一方石闊一丈四寸長一尺八寸上以篆

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遇乃自思我

何以爲德又自爲計曰我得此寶然後修德亦可

穰之沉吟未決至夜又歎息不定其爛木忽語曰

何不改名爲有德即可矣遇曰善遂稱有德爛木

曰君子倘能送其於昆明池中自是不復撓屈人

矣有德許之明晨更掘丈餘得一鉄甕開之得紫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四十一

金

金三十斤有德乃還宅價修葺送爛木於昆明池

遂閉戶讀書三年爲范陽請入幕七年乃獲冀州

刺史其宅更無事

異志

韋思玄

寶應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嘗慕神仙

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

壽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追赤松駕廣成

矣思玄於是求煉金之術積十年遇術士數百終

不能得其妙後一日有居士辛銳者貌甚清癯

然有寒色衣敝裘叩思玄門謂思玄曰吾病又窮

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其後居士身疾瘳盡遺而且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常請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璨然真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也而銳字從金兌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

和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四三

三五九

符然

室志

李子貞

進士李貞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負獨處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韵金石樂如是久不絕俄而有歌者其音極清越冷冷然又久不已貞竊誌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音闕貞且驚且異朝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貞方獨處又聞其聲悽越且久亦歌如前詞竟貞心知爲怪也默然異之如

是凡數夕常聞焉後至秋始七日夜有甚雨墮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負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若翳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則其韻極長即命滌去塵蘚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座右銘也貞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出宣室志

虞卿道士

虞卿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醺壇久之復入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沂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趙懷正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賀常以女工教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賀一環復焉趙夜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則無所覺趙

和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四十四

三五九

枕輒復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子請碎視之趙言脫
碎之無所見是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
之經歲餘趙病死妻令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錠
如模鑄者所函錠處其模似預曾勘入無絲髮隙
不知從何而入也錠各長三寸餘濶如巨指遂貨
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賀前任洛惠節坊段
成式家人雇其紉針親見其說出西陽雜俎

金蛇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則自寶庫中出遊於階陛
開光明照耀不可擒獲宮人擲珊瑚玦以擊之遂
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一

四十五

三百五

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庫內得黃
金蛇而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為晉王
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今不知此蛇得自何處
左右因視額下有阿廢字上蹙然曰果不失朕所
疑阿廢即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
遂命取玻璃連環係蛇於玉鼻之前足其後竟不
復有所見以鼻食蛇也出杜陽編

銀井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半道見
三老人徧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往他所先知是

奮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受刀忽不見視其斷
是銀其井後遂不生銀

張拱之銀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夢白衣人二
十餘輩拜揖於床下問其何人皆不荅旋沒于地
心雖怪之亦不以為絕異已而每夕皆然於是命
僕掘所沒處方深三尺得大銀二十枚各重五十
兩樣製甚古料為千歲前物一一書花而藏于篋
笥不為子弟言亦未嘗非時閱視也他日又夢來
別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宅造屋恨不得久從君

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哭

三百五

游然終當復來張疑焉旦而發笥空無所見矣始
大駭欲窮其驗專詣長沙訪之果于善化縣傍有
趙宅方興工創大第治廳事張老納謁趙宿問其
名亟出迎坐少定張起白曰君家治地曾于土中
獲何物趙不復隱告以得白金千兩張曰乃我家
故所蓄每錠有花書取視之信然張乃訪前夢願
以他銀換易趙欣然許之張携喚銀匠鑄為一巨
毬當中穿竅用鉄索維繫寘于床脚使不可復動
入夜常聞泣聲後經兵盜不知所往矣俗云張循
王在日家多銀每以千兩鑄一毬目為沒奈何止

此類也

莫日藏銀

吳江莫旦以文學推重一時弘治間領鄉薦出仕爲學職將之官有銀數錠密與其子荷鍾瘞于床之側他日有鄉人以田求售子欲之啓瘞銀爲用直無所得田議中阻父歸問所藏銀子曰無矣父未之信後發之則銀宛然在以是觀之天地間物各有所主雖子亦不可倖於父況他人乎

造竈得盆

金閶氏有周末香者家富釀酒爲業一日造竈作酒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

四七

三九八

其酒傭方掘土間忽自言腹疼告歸主母令家人畢其工得銀盃數枚於土中隨報主母曰酒傭非疾乃得藏銀耳亟追之見傭鋤田固無恙也家僮詰其得藏銀之故傭不能諱告曰初得銀盃十二納於懷歸至中途懷中忽動即視之皆水蛙也怒擲於水拉僮踪跡之十二銀盃宛在也遂懷之而歸

上清童子

岑文本避暑山亭有叩門來見曰上清童子元寶後驗之乃一古錢

藏物變怪

州民有宅一區多出變怪無有售之者林頴大卿獨買之既徙入中夜據廳事獨坐以示其不恐忽見一白衣婦人縱其所如俄至一所潛伏不見詰朝使人穿其地得銀百餘錠其上皆鐫一林字此無異尉遲敬德事也

水銀

水銀以邕州溪洞朱砂未入爐燒取極易成以百兩爲一銚制之以猪胞爲骨外糊厚紙數重貯之不

漏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

四八

三九八

水銀海

元延祐間佛林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并數十然後使其駿馬皆貼以金薄進運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撲没人馬既迴遠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并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艸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爲藥銀

然畢竟是假若彼國煎而爲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異也

黃銀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欲及杜如晦而如晦已不在帝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夫不賜黃銀而別賜金帶則改賜之帶必爲黃金無疑矣然則先賜帶名爲黃銀者果何物也世有鍤石者質實爲銅而色如黃金特差淡耳則太宗之謂黃銀者其殆鍤石也鍤金屬也而附以石者爲其不皆天然自生亦用蘆甘石煮煉而成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四九

者故兼舉二物而合爲之名也說文無鍤字玉篇唐音集韻皆有之豈前乎漢者未知以石煮銅故其名不附石耶諺云真鍤不博金甚言其可貴也夫天然自生者既名真鍤則蘆甘石所煮決爲假鍤矣元和郡縣志曰太原出赤銅不是直言出銅而特言赤銅似是鍤石矣而史無明據不敢堅斷隋高祖時辛公義守并州常大水流岫黃銀以上于朝此之黃銀即太宗用以飾帶而槩賜房杜者矣今世之言鍤石者太原所產爲最而太原即并州也則公義并州所得蓋自然之鍤不經蘆甘石

煮煉者也故公義所上不云赤銅而云黃銀也黃銀云者其貴重可以比銀而色特又黃也是故兼黃銀兩名而命其美也且又有可驗者鬼神畏銅古有其傳矣佩玉之音其中商律也皆去之不用而廟樂之聲爲商者亦闕之不奏即是太宗鬼畏之論所從出也然則黃銀之不爲銀而爲銅此尤可証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五十一

辛公義爲并州刺史冬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患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澤黃銀獲之以獻蓋知以爲異物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太宗賜之黃銀之黃銀印一枚有表以謝若以黃銀爲鍤是恐不然按唐書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並鍤石帶入勝唐固有鍤石帶也又按唐慎微證類本草載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唐田華子論曰銀凡十七種水銀白錫銀青銀工碌銀生鉄銀生銅銀砒霜銀雄黃銀鍤石銀又有至藥銀山澤銀艸砂銀丹砂銀黑鉛銀五者爲真餘則假也本碑曰丹砂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則雄黃雌黃銀也

太宗賜帶之時如晦已死故帝不賜黃銀以鬼神畏之也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唐書本艸其中稱黃銀作器辟惡亦知黃銀為瑞物也方勺泊宅編曰黃銀蜀中人罕識朝散郎顏京監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釵質銀者其色與上金無異試之則正白此說尤明

百煉純鋼

世傳鍛鍊所謂鋼鉄者用柔鉄屈盤之乃以生鉄陷其中泥封煉之煨令相入謂之團員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鉄以為堅二三煉則生鉄自熟仍是柔鉄然而天下莫以為非者蓋未識真鋼耳予出使至磁州煨坊觀煉鉄方知真鋼凡鉄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鉄煨之百餘火每煨稱之一煨一輕至累煨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鉄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黠黠然青黑與常鉄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係地之所產如此也

金鋼鑽

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作鷹架釘食在上

用肉吃于腹中却于野地鷹糞中獲得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偽于煨火中燒紅入醋醋中浸之假者疎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中搗之响者是也

錢幣類

錢原

軒轅臣伯陵始造錢刀夏禹始造龜貝銀王之貨軒轅臣伯陵始以布帛為楮幣漢武帝改制皮幣唐憲宗始置開子時呼為飛錢宋孝宗改制會子元世祖始造交鈔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五

三

錢文

鑄造錢而無文周景王改鑄大錢始為有文公孫述始鑄鉄錢魏孝武始以年號鑄錢

錢貨之興尚矣周太公立九府圜法其文無見景王鑄大錢班固云文曰寶貨秦漢則半兩五銖王莽則貨泉貨布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李莊用楊福計永安二年福建鑄文曰永安五銖自是始以年號鑄于錢文唐會要曰武德四年七月十日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自此又以通元為文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時則

曰乾元重寶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詔
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及僞蜀之制有光天咸康
通正天漢乾德之號皆曰元寶至于宋朝每改元
又更鑄其號于錢文矣蓋錢文之以年自後魏孝
文太和始也以寶者自周景王大錢始也以通者
自高祖武德始也以重者自肅宗乾元始也以元
者自晉高祖天福始也

錢文有寶字

宋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
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一 五十三

草書錢文

錢文前世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
既成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蓋嚴故事也

古錢

漢有厭勝錢藕心錢狀如盾長且方不圓蓋古
布之變也與近世花蕊夫人封綬及穿鎗錢相似
見封演及李孝美錢譜

鉄錢

通典曰王莽改革漢錢百姓皆不便之公孫述廢銅

錢置鉄官鑄鉄爲錢始于公孫述之據蜀也後僞
蜀乾德二年復行鉄錢以十當銅錢之一是歲納
國

錢銖

唐志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二兩計一
千重六斤四兩蘇冕曰今錢爲古秤七銖以上比
古五銖錢則加重二銖以上通謂一大兩爲七十
二銖即一錢爲七銖畸十分銖之二則所謂三兩
爲一大兩者可無疑矣

飛錢

唐食貨志曰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富家以
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每千增給百令
大府給公據次以字號兌便如盧坦請曰鈔錢蓋
唐飛錢之舊也起于憲宗之世

青蚨

青蚨本蟲也今以喻錢按搜神記漢時南方有蟲其
形蠶其子着艸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
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
文凡市物或先母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唐南
子循以之還錢名曰青蚨唐人詩云君臣藥集

夢病子母錢成豈患貧蓋本此也

錢陌

自古用錢貫皆以千陌皆以足梁武帝時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而人不從 錢陌益少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錢以八十爲陌蓋自梁始也其事見通典唐昭宗時京師用錢八十五十爲貫河南府以八百爲貫筆談曰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以七十七爲陌謂之省陌蓋自五代漢始也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五五

三

錢神論

卮言云作錢神論人知有魯褒而不知有綦毋氏成公綏今觀類文民之論略曰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寓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德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大牢未足爲德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驅惟我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日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

錢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清水銅車

荆之清水口旁義熙十二年有兒群浴此水忽見岸側有錢出于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復流去乃以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銅牛牽車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諸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時沈敞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

出西陽雜俎

跳墊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五五 又曰憲宗朝吳元濟王承宗拒命經費盡竭皇甫鎛建議内外用錢每緡墊二十民間墊陌至七十鎛宗即位米塩每陌錢墊七八所在用錢墊不一詔從風俗所宜則跳之起自唐皇甫鎛也今俗謂明除者爲跳暗者爲墊

甲跡

今開元通寶錢綬上有文如初月者譚寶錄曰武德初行開元通寶錢初進樣日文德皇后指一甲因不復改唐要曰武德四年七月十日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制詞及書字含八分篆隸三體圓環

之亦謂之開通元寶鄭虔會粹云詢初進蠟樣曰
文德皇后指一甲跡故錢上有指文熙寧中劉斧
撰青瑣集則謂事由明皇楊貴妃而天下謂之曰
兒錢謬矣彼徒見錢文有開元字便謂明皇開元
事亦亦不攷實之過也

諫用錢

元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曰錢用
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
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
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迨武宗頗
用之不久輒罷此雖術數纖緯之學然驗之於今
果如所言

貫索

雲南用海貝小者以貿易以一爲莊以四爲手二十
則爲索謂之索者其數至是可貫以一索南部新
書載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蓋亦謂錢之貫于
索者一百有八耳今北以千錢爲一吊以百錢爲
一串曰弔曰串亦是索之義也

課簿造鈔

國初造鈔屢不就一夕高皇帝夢神告曰當用秀

才心肝爲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爲之耶
高后曰不然士君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心肝也
上命取太學所積課簿搗而爲之遂成自是令歲
輸上方以脩鈔料

鈔制

鈔字韵書平去二聲皆爲略寫錄之義無以爲楮幣
之名者今之鈔即古之布詩云抱布貿絲周禮宅
不毛者有里布是也但古以皮故曰皮幣今以楮
故曰楮幣耳夫有交子會子關子錢引度牒公據
等名皆所以權變錢貨以趨便皆不言其制惟今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中益有鹽鈔鈔之名始見宋史蓋即今鹽引也今
文移中有關子僧道簪剃有度牒鄉試舉人投禮
部有公據茶鹽等貨俱有引皆公文耳今又記交
鈔之制外爲關作花紋其橫貫例外書禁條關下
脩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一貫至五十
貫名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鈔以七年兩限
新舊易跡元史記鈔之文云以十記者四曰一百
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一百記者三曰一百
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記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
然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蓋始於金而元承

其制 本朝沿襲之聞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
今但有貫文者每貫值銀三厘錢二文非復
初之直矣今鈔之制以桑楮皮爲之堅長一官尺
橫八寸額上橫作指書云大明通行寶鈔中作指
書一貫二字字下圖一貫錢形左右作登幣各四
字云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其下指書鈔法禁例上
下鈔戶部印四圍花文闌

錢疏

仙遊鄭戶書記嘗進疏通錢法疏中有曰鑄錢之法
每鑄料一百斤內用薄餅南銅七十五斤黑鉛二
斤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五十九

十五斤加番錫三四斤下爐鑄化傾出鑄料一百
斤若所鑄之錢只重一錢則一百斤之料該錢一
萬六千文計鑄料資本該值銀七兩并炭火油麻
等項寬計作銀一兩鑄造刮磨至于精微可用每
錢一千文該工食銀六分一萬六千該工食銀九
錢六分通計物料工食該一萬六千錢截長補短
共用銀九兩其錢依時價每七十文值銀一錢則
一萬六千文該值銀二十二兩一本將及二息
近日私造之錢每文只重六分而銅鉛相半
本將五息矣豈能禁其不爲耶又曰洪武之

小而重一錢永樂之錢稍大而重八分輕重大小
殊無定制今鑄錢若以一錢六分爲則比之永樂
之錢耳大一圓每鑄料一百斤止該錢一萬文仍
要鑄匠刮磨光潔如是則本息相去不遠而人自
不爲此立法之深機也

錢詠 出明皇雜咏
唐鄭廣謨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
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以予觀之錢
之爲錢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而構
怨愁累公卿大夫以之而敗名壞節勞商達賈以
之而損軀墮命市井交易以之而鬪毆戮辱乍來
乍去倏貧倏富其籠絡乎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
而禍於人多常熟視其形象模範金旁着兩戈字
真殺人利物而世人莫之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
之貧求尔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
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大錢村

湖州城外十八里曰大錢村乾道十年春農民朱七
爲人傭耕一日天氣陰晦見一青物自東北乘風
飛過狀若遽際墜下散錢如雨俯拾之得七百餘

救俗所謂錢龍者疑此是也

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居民甄氏牧牛於野值兩人東西相逢迎如今羽客衣冠擎拳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久已墮壞宜急倩一夫整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獨行至山側峻崑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溢出即解衣包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來取且慮他人得見乃搏泥控塞穿處回至中途復遇前二客其一又問錢庫門已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三百債雇一牧童填補訖甄時年十七八歲晚其語歸為父言之數其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泊家入集元慶穴不復可尋矣

貨財沿革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禹以歷山之金並鑄幣以救人之用也至周始以金銀為錢太公立九府圉法始為錢之形外負金方輕重以銖國語云古曰泉後轉而曰錢食貨志曰禹湯始用金鑄錢周立九府圉法貨寶於金利於刀布于泉布于布言錢之流布通于泉流秦鑄半兩錢漢祖鑄八銖錢文帝鑄四銖錢武帝鑄五銖錢又鑄

半兩錢又鑄赤側錢一當五漢興有榆莢錢以錢重難用更鑄榆莢小錢以當百狀如榆莢王莽鑄貨泉徑六分重一銖曰小錢一當十五銖曰幼錢一當二十七銖曰中錢一當三十銖曰壯錢一當四十并大錢一當五十立為九品漢公孫述鑄鉞錢梁末鑄鵝眼錢食貨志曰貯藏曰泉流行曰布

古文錢

半兩漢志曰秦始皇鑄質如周錢重如之其文曰半兩漢呂后鑄重八銖文帝鑄重四銖應劭曰今民間半兩中最小輕者是四銖錢也漢武帝建元元年鑄重三銖錢文曰三銖封演曰三銖又有別號穿下有三豎文恐以此三畫為銖之別錢重三銖文曰半兩今有折二小錢共六樣皆篆文五銖漢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王莽廢光武復行之三國魏帝黃初二年鑄南北朝宋武帝梁武帝亦鑄有小五銖錢謂之堆錢陳文帝後魏宣帝西魏文帝又有鷄目五銖錢隋文帝鑄小五銖其制輕小八九萬絕滿半斛唐高祖武德四年鑄五銖錢行開元錢今以篆文推之有七樣大五銖

錢今有內郭者小五銖錢亦有內郭者而錢之背有兩星大五銖無內郭者錢之背有兩星董道錢譜引張合曰五銖又有川上一星五字上下各一星南朝梁宋各兩柱錢錢面旁一星至三星者五字之內上下各一星上或有一小星字或有五字穿上橫文穿下橫文外四角缺文有郭無郭闊緣不可窮盡疑皆當時工人之意非有別於年代今考於古四角缺文有郭無郭自是一種殆未嘗考也又封演曰別有最小五銖文字輕薄未見晉志因吳興沈充又鑄小五銖錢謂之沈郎錢是也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一

本三

三百元

四道五銖錢

後漢靈帝鑄錢背內郭四角有路抵于外輪

四出文錢

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流布四海

角錢

錢譜曰五銖有四出道於緣俗謂之角錢或謂豈非

此錢成京師將壞而四出流布四海乎至董卓焚

宮乃切盡與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矣

傳形五銖錢

傳形五銖錢劉倫所鑄文字輕重大小與五銖

無別但以五字在左銖字在右謂之傳形今考古蜀嘗鑄矣但不言傳形耳

貨錢

王莽新鑄徑一寸重五銖今又有內郭者有無郭者後光武起春陵泉銅文成白水真人是驗其識也

大泉

五十國語注云王莽鑄大泉一當五十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直如其文今有折二錢又有小錢亦不多見今見錢有十劔龜蛇之文者未之考也

大泉五百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一

本四

三百元

吳王孫權嘉禾五年鑄一當五百錢又一當二千又

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又太平百錢未詳所鑄年代

一當百又南朝梁武帝鑄一當百錢又南朝宋文

帝鑄又宋世祖鑄重比四銖

布泉

陳文帝天嘉二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百與五銖并

行後周武帝寶定元年亦鑄布泉以一當五今有

玉箸篆者有柳葉篆者又有重郭者董道錢譜云

藏曰泉流曰布又引石氏曰錢徑一寸重四銖懸

針書者自梁武帝以來有之文曰布泉世謂之男

錢書布泉徑一寸重四銖半婦人佩之即生男也天子頒下詔非勅鑄之錢並不用敦素疑王莽時鑄亦無所據後周布泉字皆玉筋與此甚異

大貨六銖

陳書宣帝紀曰天建十一年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隋志曰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復當一人皆不從乃相與謠言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徐氏曰謠言大貨六銖有類人又腰哭未幾宣帝崩竟至陳亡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此錢矣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五

五十五

五行大布

後周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收商賈之利與布帛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入四關張合曰小者重徑八分舊錢之文上王下行又有上天下布者皆古篆文

永通萬國

後周宣帝紀曰大象元年十一月初鑄文曰永通萬國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背面尚好又有徑一寸二分半重八銖皆一當十

永通泉貨

後周宣帝鑄以一當十南唐李璟亦鑄大錢以一當十大定錄曰顯德九年七月江南李氏亦鑄永通泉貨

永安五銖

後魏敬宗永安年鑄徑九分重五銖北齊神武皇帝亦鑄永安五銖

太和五銖

後魏獻文帝皇興年中鑄其文曰太和五銖徑一寸重五銖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五

五十六

常平五銖

北齊文帝天保三年改鑄其文曰常平五銖徑八分重五銖皆篆文

已上古錢計二十一様自秦至隋所鑄之錢銖之大小文之篆籀郭之有無計之共五十三様董道曰又有所謂異錢雖不見于傳紀然制之近古者今錄之如李唐鑄楸帳錢其文有曰長命富貴金玉滿堂又有忠孝傳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封侯拜相之類又博戲之錢有皆字鏤者不及錄

平錢

開元通寶唐會要曰唐高祖武德四年七月十七日

鑄開元通寶歐陽詢制詞及書字含篆隸二体

謂之開元通寶其錢徑八分重五十銖積十錢

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又有左挑開元錢雙挑

開元錢篆文開元錢封演曰武宗會昌五年鑄開

元錢時廢天下佛寺宰相李德裕請以廢寺銅鐘

佛像及僧尼瓶碗等物命所在鑄錢楊州節度使

李紳乃以所廢寺名鑄錢背加昌字以表年號又

有敕令鑄錢所各加本郡州號名為背文

京京兆洛河南秦鳳翔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梁汴州荆江陵桂廣西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潭河南廣廣東福福建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越杭東洪江西潤鎮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蜀成都鄂湖廣兗兗州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梓東川襄襄州丹河北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益益州宣宣州平燕山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楊楊州藍藍田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乾封泉寶唐會要曰高祖祀昊天上帝於泰山改元
乾封以是年鑄故名乾封泉寶徑一寸重十二
六分以一當十其年舊錢皆廢明年又因舊錢

貴商賈不行又明年詔罷之仍行開元錢

乾元重寶唐肅宗乾元二年第五琦請鑄小錢徑寸

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

重輪錢第五琦復為相命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四

分重十二銖其文篆曰重輪背之外郭謂之重輪

又謂之重稜每緡十二斤以一當五十法既屢易

物貨騰涌米斗錢至十千餓死者滿道上元元年

減重輪錢一當二十開元舊錢與乾元錢皆以一

當十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重輪錢代宗即位乾元小錢一當二重輪大錢一當

三元載作相凡大小錢皆以一當一唐書謂之重

輪今有當三折二小錢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大曆元寶唐代宗鑄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建中通寶唐德宗鑄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天成年寶後唐明宗年號至德年間安慶緒亦改元

天成未知鑄錢否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天福鎮寶晉氏旧史以為趙石勒所鑄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漢元通寶後漢劉知遠年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周元通寶後周世宗毀天下銅佛鑄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已上平錢係大唐至于五代末所鑄之錢共四

十二樣惟開元至今猶行

借偽錢

得一元寶 唐史思明僭鑄

保天元寶 江南王李璟鑄

唐國通寶

大唐通寶 南唐世家鑄五代史不載

天德元寶 未詳所鑄之地

壽昌元寶 遼道宗壽昌年鑄

大興平寶 錢之鏤存丁字疑五代僭偽錢也

大德重寶 偽殷王延政所鑄錢之鏤有殷字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六九 三百廿

乾亨重寶 偽漢劉儼所鑄

承平元寶 前偽蜀王建鑄

通正元寶 前偽蜀王建鑄

天漢元寶 前偽蜀王建鑄

克天元寶 前偽蜀王建鑄

乾德元寶 前偽蜀王衍鑄

咸康元寶 前偽蜀王衍鑄

廣政通寶 後偽蜀孟昶鑄

已上係唐末并五代間僭偽所鑄共二十四樣

北地錢

乾亨通寶 宋太平興國七年遼王耶律隆緒鑄

統和元寶 宋太平興國八年耶律隆緒鑄

天禧元寶 宋天禧五年耶律隆緒鑄

清寧通寶 宋至和二年耶律隆緒鑄

咸雍通寶 宋治平二年耶律洪基鑄

大康元寶 宋熙寧七年耶律洪基鑄

永康通寶 宋熙寧七年耶律洪基鑄

泰安元寶 宋神宗元豐七年耶律洪基鑄

乾純元寶 宋徽宗崇寧元年耶律洪基鑄

天慶元寶 宋政和二年契丹國主在燕山府鑄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七十一 三百廿七

昌昌重寶 高宗建炎四年偽齊劉豫僭號改元阜昌其時鑄

天定元寶 金世宗鑄鐸有申酉字

正隆元寶 金海陵王鑄于太原府

已上係北地錢共一十三樣

苗錢

聖統重寶 楷書一樣 東國通寶 楷書篆二樣

東國重寶 海東通寶

海東重寶 朝鮮通寶 真書

已上是海東苗錢共六樣董通錢譜引徐氏曰

又有重狀國錢徑七分厚薄內外不異中夏敦
素曰字文若梵書凡十樣

宋朝錢

觀德元寶 宋太祖鑄

宋元通寶 宋太祖鑄

太平通寶 宋太宗鑄

聖道元寶 宋真宗鑄

淳化元寶 咸平元寶

景德元寶 大中通寶

祥符通寶 天禧通寶 以上宋真宗鑄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景祐元寶 慶曆重寶

明道元寶 至和元寶

至和通寶 至和重寶

嘉祐元寶 嘉祐通寶 以上宋仁宗鑄

治平元寶 治平通寶 英宗鑄

熙寧元寶 熙寧重寶

元豐通寶 元祐通寶

紹聖通寶 紹聖重寶

紹聖元寶 以上宋神宗鑄

景寧通寶 大觀通寶

政和通寶 宣和通寶 以上宋徽宗鑄

靖康元寶 靖康通寶 以上宋欽宗鑄

建炎通寶 建炎元寶

建炎重寶 紹興元寶

紹興通寶 隆興元寶

乾道元寶 淳熙元寶

紹熙元寶 慶元通寶

嘉泰元寶 開禧元寶

開禧通寶 嘉定通寶 以上宋寧宗鑄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大宋通寶 紹定通寶

端平元寶 端平通寶

嘉禧元寶 淳祐元寶

寶祐元寶 開慶元寶

景定元寶 咸淳元寶 度宗鑄

德祐元寶 幼主

以上宋朝錢共一百三十五樣

元錢鈔

統元寶交鈔 世祖造

元中行寶 至大銀鈔 武宗造

至大通寶 武宗

皇慶通寶 仁宗

至治通寶 英宗

至和通寶 文宗

至正通寶 英宗

以上元朝鈔三樣錢一十四樣

國朝錢鈔

洪武通寶 洪武年鑄

大元皇寶 洪武年

大明通行寶鈔

永樂通寶 永樂年間鑄

宣德通寶

弘治通寶

嘉靖通寶

隆慶通寶

萬曆通寶

神史彙編卷之三百五

十三

上國鈔二樣錢七樣

博戲中私鑄錢

合門清吉

秦將散騎 錢有騎馬

無心遂意 錢有珠

出入通寶 錢有馬鞍

長生不老 錢有雲日花

八卦錢 錢有八卦文

龍鳳錢 錢有十二生肖

龍鳳文錢

鑾錢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中賣薪為業嘗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錢流下稍上尋之獲數十可及山半大樹下有大甕高五六尺

其中而甕小歛故錢流出於是推而正之以石棹之以衣襟貯五百餘而歸盡率家人復往將盡取既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甕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為甕歛以五百領尔正之餘不可妄想也 出稽神錄

雨錢

汀洲有林氏其先嘗為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為禍於此速止林氏之福也應聲而止所收已鉅萬至今為福富人云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一

十四

一百九十九

音樂門

樂律類

樂原

伏羲始作樂而辨五音其臣葛天制歌陰康制舞軒轅臣伶倫始作律呂

樂始

山海經曰祝融生長琴是處崑崙山始作樂風注云創樂風曲也通典曰伏羲樂名扶徠亦曰立基神農

神農樂編

卷之百四十二

二十六

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隋樂記曰伏羲有網罟之詠伊耆有韋簫之音葛天氏歌八闕神農五弦其來尚矣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捉歌八闕則非長琴始為樂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是始為樂至黃帝命伶倫考八音調和八風則其事于是乎備

帝王樂名

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

女樂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女積

之後宮作爛熳之樂晉獻公欲伐虞遺以女樂二八左傳鄭賂晉以女樂論語齊人歸女樂自周末皆有而桀為之始

鼓吹

唐樂志曰黃帝使岐伯作鼓吹以揚德建武唐紹傳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

凱歌

蔡邕禮志曰黃帝使岐伯作軍樂凱歌今迴軍有樂即其遺意

孟嘉論樂

神農樂編

卷之百四十二

二

二十六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絲聲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今

教坊

唐明皇開元二年蓬萊宮側始立教坊以隸散樂倡優曼衍

樂營將

開元二年玄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優倡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

及爲之使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
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爲弟子命伶魁爲樂
營將者此其始也

鈞容

宋朝會要曰鈞容軍樂也太平興國中詔籍軍之善
樂者命曰引龍直每巡省遊幸則騎導車駕而奏
樂端拱二年又選捧日等軍曉暢音律者增多其
數藩臣以樂工進亦隸之淳化三年改名鈞容直
取鈞天之義

雲韶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雲韶部者黃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內臣之聰警
者得八十人令于教坊習樂賜名簫韶部雍熙初
改名雲韶舊唐志曰武德以來置內教坊于禁中
則天改曰雲韶府會要曰如意元年五月二十八
日也則雲韶之名已見于是矣

雞唱

光黃人二三月羣聚謳歌不中音律宛轉如雞鳴與
宮人唱漏微相似但極鄙野漢官儀宮中不畜雞
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雞唱又
應劭曰今雞鳴歌晉大康地道記曰後漢衛士習

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唱是也顏師古不考本古
妄破此說豈雞唱之遺音乎今土人謂之山歌云

散樂

散樂出周禮注云野人之能樂舞者今乃謂之路岐
人

雜劇名目

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惟以
襍劇爲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法
部胡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舞
旋色歌板色襍劇色赤軍色色色有色長部有部頭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一

四

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範者皆是命官紹
興十一年省廢教坊之後每遇大宴則差撥臨安
府衙前樂等人充應屬脩內司教樂所掌管雜劇
中末泥爲首每四人或五人爲一場先做尋常熟
事一段名曰色艷段次做正襍劇通名爲兩段末
泥色至張引戲色分傳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譚
又或添一人妝孤老其次曲破斷送者謂把色
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
細樂以簫管笙簫箏琴方響之類合動小樂器只一
二人合動
清樂比馬後樂加方響笙笛用小提鼓

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破大率重起輕殺嘯唱謂上鼓面唱今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要曲兒為一體叫聲自京師起撰因市井諸色歌吟賣物之聲採合宮調而成也

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遂撰賺賺者悞賺之意也

維扮或名雜班又名紐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

段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百戲相撲

踢弄雜手藝弄懸絲傀儡影戲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五

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鉄

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

謂參禪說史書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

商謎舊用鼓板吹賀聖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杜

謎本是隱語有道謎說來客念引語正猜來客下套

者以物類相似貼套貼套調爽以定其猜走智

改物類以橫下人猜問句問句頭

魁偶琵琶

窟礪子云魁偶子作偶人以戲嬉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而唐亦有

之見唐音律志今字作傀儡漢武帝樂工丘仲作云其源出於羌中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者琵琶四弦漢樂也初秦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割琴為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恩推而遠之曰琵琶引而近之曰琵琶以其便於事也

胡部

唐禮樂志曰自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始分雅俗二部今俗樂二十八調是也又有俗部四本寫樂形類雅音而曲出于胡部此名胡部之始也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六

復有銀字中管之別皆前代應律之器後人失其傳而更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于雅樂筆談曰外

國之聲前自別為四夷樂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

曲與胡部合奏自此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

樂新聲為清樂合胡部為宴樂

四夷樂名

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而

歌之以管樂為之聲東方曰鼗南方曰佗

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鼓盤為樂

越俗飲宴即以鼓盤為樂取大素圓盤廣尺六者抱
着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舞

律呂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取竹于嶰谷
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
以為十二筒聽鳳鳴以為十二律雄鳴六為律雌
鳴六為呂月令章句曰上古聖人木陰陽別風氣
乃截竹為管謂之律

二變七律

禮典曰商以前但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自周加文武
二聲謂之三變孟詵錦帶前書曰變宮變徵自商
以前皆用五聲配十二辰至周文武克商之時從
午至于天有七助故加文武二變聲是為七音五
聲為體二變為和依此相生迭為之宮尚書大傳
七始為七律其五聲為正二聲為變然則變宮變
徵乃始于周也按國語周景王問七律伶州鳩曰
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星在天竈姬氏出
自天竈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凡神人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為數而
律和其聲故有七律此蓋其始也

諸調

筆談曰宮商角為正聲徵羽為變聲加變徵則徵之
變聲已清矣隋鄭譚始調具之均展轉相生為八
十四調清濁淵流紛亂無統並流為新聲自後有
聲側聲煞音煞偏字傍字雙半字之法然則今胡
部諸調皆始于鄭譚

樂府律調

古人所作有同名而異調者有異名而同辭者又有
名同而句字可以增損者莫知謂何後見元人周
德清有作詞起例一書然後知當同當異者自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二 八

數調句字可以增損者亦有數調惜此書已少又
雜記於衆詞名中一時檢閱亦難今特錄出以便

觀覽

黃鍾子雙調子黃鍾集兒越調集兒仙呂端正

正宮端正仙呂急雙調急仙呂上京商調上

馬中呂開鶴越調開鶴中呂紅為南呂紅為中呂

風醉春雙調醉春

已上名同而音律不同者

黃鍾計三紅錦袍即紅綵樓春即地雙鳳翅即女正

宮計四靈壽杖即朵伴讀書即秀黑漆弩即學上

曲六么遍即柳大石調計四歸塞北即塞北金錢
 開口催花樂即柳仙呂計一金盞兒即醉中青杏
 兒即大石調仙呂計一金盞兒即醉中青杏
 紅綉鞋即朱喜春來朝天子即蘇武持節即
 賣花聲即昇平樂南宮計六一枝花即玄鶴鳴
 皇天採茶歌即草池春即金經即翠盤
 秋亦入中宮雙調上二步步嬌即銀漢浮槎即
 木落梅風即雁兒落即德勝令即滴金即
 水仙子即殿前歡即滴金即
 水折桂令即漢江秋即荆山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九 四十六
 玉兒即搗練子即沽美酒即駙馬還朝即
 公掛玉鈞即醉娘子即小拜門即慢金
 盞即撥不斷即不羅即越調計四調笑
 令即禿廝兒即寨兒令即三臺印即急
 調計一梧葉兒即般涉調計三臉兒紅即急
 曲子即耍孩兒即
 已上名異而詞調同者
 正宮計六端正好即兒煞尾即混江龍即後庭花即青歌
 兒南呂計三草池春即鵲兒黃鍾尾即雙調計四新
 水令折桂令梅花酒尾聲

已上句字不拘可以增損者
 論五聲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弘
 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
 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
 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方以約其和清以
 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當急就之故其
 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
 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宮
 唱而商和是謂喜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十一 三十八
 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相生應
 即爲和不相應則爲亂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
 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脣謂之角其
 音喔喔確確然齒含脣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嚙嚙
 然齒開脣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善歌
 古之善歌者云當使聲中有字字中有聲凡止是
 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纒耳字則有喉脣齒舌

不同當使字字高舉末皆輕圓悉融入声中令轉
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有字古人謂之貫珠今謂
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
宮爲商謂之此字中有聲也善謂者謂之內裏聲
不善謂者謂之念曲聲無含韻謂之叫曲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
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
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
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二 土 三七三

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
甚長淫佚之意也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
所謂勞病腔之類耳考工記善坊者小淫左傳
星在歲紀而淫於玄枵

雅部俗部

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
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填轉而已雖
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槩高於雅部不啻數
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律中一時高下隨工
任意移易此病歌與
絲音爲最蓋視金元之時又失之矣自
國初來公私尚用優伶年來所謂南戲盛行更爲

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
之温州雜劇予見往牒其時有趙閣夫榜禁頗述
名目如趙貞女蔡中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
遍滿四方轉轉改益又不如舊而歌唱愈繆極厭
觀聽蓋已略無音律腔調音者七音律者十二律
呂腔者章句字數長短
高下疾徐抑揚之節各有部位調者舊八十四調
後十七宮調今十一調正宮不可爲中呂之類此
四者無愚人蠢工徇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
一不具愚人蠢工徇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
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趨逐抑揚杜撰百
端若以被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爲
自誤耳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二

土

三七三

樂府類上

樂府沿革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發感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
三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
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
器歌章古調併入隋樂餘波至李唐始絕中葉雖
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渺矣士大夫作者不過
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
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
古樂府古樂府變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

不及古故相懸耳而士大夫亦不知歌詞之變

舊曲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為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調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班佐李延年之徒以歌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鏐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又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玄雲鈞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輦舞三國能存者有殿前生桂樹五曲其辭則亡漢代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二

三

三四八

胡角摩訶梵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麟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雲公莫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憺石城莫愁楊妝烏夜啼玉樹后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詞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詞者七今不復見矣唐歌曲比前世蓋多聲行於今聲見於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

涼州

樂府所使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聚曰自晉播遷內

地古樂遂分散存堅城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

十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間中收之入於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之正聲也乃置清商總謂之清樂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公莫巴渝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為梁州

亡國之音

後庭花亡陳之曲也思越人亡吳之曲也柳枝歌亡隋之曲也

鹽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二

五

三五五

玄淫錄載邊蔭二娘唱阿鵲鹽曲又有突厥鹽黃帝塩白鴿塩神雀塩疎勒塩滿坐塩歸國塩唐詩媚賴吳娘唱是塩更奏新聲刮骨塩謂之塩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

搭鼓

樂有搭鼓即腰鼓也昔有人父為虎傷上山尋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

樂府題解

維朝飛操者衛女傳母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私問傳母曰何如傳母曰且往當喪

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傳母悔之取女所自

於塚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傳母撫雌雉曰

女果為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傳母悲

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出揚雄琴清英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潁宣時人年五十

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

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

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

學鼓琴琴特異於諸妓善為新聲能傳此曲盧女

至明帝崩後放出嫁為尹更生之妻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二

圭

三八五

別崔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

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

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偏天端山川悠遠路

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為樂章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為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

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恭覺聞其聲

以為吏追乃犇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

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于

斥澤援琴鼓之為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

士遂與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所作也援門生袁寄生善吹笛

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

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

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

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

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二

六

三四九

歎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

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

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

怨之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

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

死鬼晞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

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

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奉延年乃分為二曲
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
歌之世呼為挽歌

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
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
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
乃彈箏作陌上歌以自明

杞梁妻杞植妻之妹所作也杞植戰歿妻嘆曰上則
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難至矣乃抗聲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二

七

三百六十一

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顛遂投水而歿其妹悲其姊
之貞操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
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
竿之詩今傳為古曲

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漢董卓作亂卒以逃亡

後人習之以為歌章樂府奏之以為炯戒

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威揚

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

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

樂群臣短簫鏡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歿兄不字其孤弟者
隣人為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

日重光月重輪群臣為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為太子
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
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
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
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霜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
云重爾

江南曲度關山古詩云魏武所作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二

太

三百六十二

鷄唱曲對酒古辭魏武所賦

烏生八九子燕歌行晉國為樂章

秋胡行胡妻歿後人思而賦之

苦寒行魏武賦晉用為樂

塘上行一曰塘上辛苦行魏文帝甄后作

善哉行 東門行 西門行 皇皇京洛行 艷歌

何常行一曰飛鶴行 步出下東門行一曰臨西

行 滿歌行 櫂歌行 雁門太守行 已上樂

府相和歌按相和歌並漢世街陌謳謠之句錄其

更相和為執節者歌之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

近夜宿始十七曲後合爲十三曲今所載之外
有氣出唱精列東光引等三篇自短歌行以下晉
荀勗采撰

駿前生桂樹樂府鞞舞歌漢代燕享用之不詳所起
其歌又有關東賢女章帝所造章和三年中樂久
長四方望等五曲其辭皆云近史云鞞舞本漢巴
渝舞也高祖造

白鳩篇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云

白鳬鳩察其詞吳人患孫皓之害政思從晉也碣

石篇樂魏武帝辭已上樂府拂舞篇按拂舞前史

神史彙編卷之百廿一

九三、五二

白鳩一篇余並非吳歌未詳所起

白紵歌按舊史說吳地所出白紵舞也梁武帝使沈

約改其辭爲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春

歌也周處風土記云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船船

白也時和歌者猶云行行白紵蓋出於此炙數子

曰白紵細白生紵布也今湖州者最上按左傳吳

季札上獻編帶於子產贈之以紵布

上之回 巫山高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

子班 臨高臺 已上樂府鏡歌皆漢曲又有朱

子班 臨高臺 已上樂府鏡歌皆漢曲又有朱

驚艾如張將進酒聖人出共十八曲字皆訛
可曉解

隴頭吟 黃雀吟 望行人 折楊柳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橫行 梅花 紫騮馬 驄

馬 雨雪 劉生 已上樂府橫吹曲按此曲有

鼓角周禮以鼗鼓鼓角舊說蚩尤氏率魍魎與黃

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始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及

魏武征烏丸越沙漠軍士聞之悲思於是減爲中

鳴尤更悲矣又有胡笳之聲後漸用乏又橫吹者

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

神史彙編卷之百廿一

子

得摩呵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變之更造新聲

二十八解其法乘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將和

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

具在世用者止有出關入關出塞入塞黃華子赤

之楊黃雀吟隴頭吟折楊柳望行人等十曲皆無

辭若關山月以下十八曲後代所加也

王昭君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 子夜晉有女子

名子夜所作又前漢車騎將軍沈攸所作 烏夜

啼宋臨川王義慶石城宋臧質所作 莫愁襄陽

城宋隨王誕所作 已上樂府清商曲南朝舊樂

也故蔡邕云清商曲其辭不足采其曲名有出郭
西門陸地行車俠鍾朱堂寢奉法五曲非止王昭
君等永嘉之亂中朝舊曲散亂江左兼復宋梁新
聲後魏孝文纂緒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即
此隋平陳因置清商巴渝白紵辭皆在焉

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 艷歌行 怨

歌行 飲馬長城窟或云此蔡邕之詞 君子行

鞠歌行 豫章行 門有車馬客行 猛虎行

齊驅行 會吟行 出自薊北行 結客少年場

行 東虎吟行或云無 苦熱行 放歌行 西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二 三

上長安行 怨歌行 昇天行 鳳將雛舊說漢世樂曲

白馬篇 空城雀 半渡溪 起夜來 獨

不見 攜手曲 陽春曲 新城亦曰長樂宮行

大垂手 小垂手 獨搖手 行路難 蜀道

難 秦王卷衣行 輕薄篇 苦哉行 悲哉行

已上樂府雜題皆不知所起今據後人所擬采其

意而注之如曹植鴛鴦種葛明君笙篴滿吾生行

晏樂無少年東海人生坐玉殿閨日與月日月

既逝隻翼太極白馬名都盤古驅車東嶽妍歌結

客大垂手等擬氣出唱為喉乾酒行為於穆精列

行為兩儀陌上桑為望雲有所思為嗟佳人善哉

行為苦日短長歌行為鰥鰥墨出尺蠖出東門為

推賢苦寒行為吁嗟飲馬長城窟為扶桑嗟生豫

章行為窮途薤露為天地秋胡行為在昔妾薄命

為日月齊吟行為美女太山梁父吟為八方等篇

雖大禹以上行亦多是擬古所作後繼之故不錄

如傅休奕有女秋蘭車搖搖美人謝會却東西晨

風前有尊酒陳歌越諍等行緩聲伐後等歌諸家

集復有城上麻攜手薤臺送歸夾樹渡易水胡無

入相柏山華陰山近代吳均輩多擬此等並自為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二 三

樂府皆闕古辭亦不書以俟知者

思歸引一曰離拘操衛女作 水仙操伯牙作 公

無渡河本曰篴篴引 走馬引 雉朝飛 別雀

操 已上樂府琴曲皆出琴操記事與本傳相違

今並存之以廣異聞

卡門怨 婕妤怨 銅雀臺一曰銅雀妓 四愁

、同聲詩皆張平子所作

定情詩漢繁欽所作 合歡詩晉陽方所作

反招隱晉王康琚所作 聯句起漢武柏梁

自君之去也出徐幹室思詩等三人 燕人作

離合詩起漢孔融離合其字以成文

盤屈詩盤屈書之是實酒妻蘇氏迴文詩也迴復之皆韻而成章

百年歌每十歲爲一首陸士衡作

步虛辭道觀所唱道里名詩草木鳥獸名八音

六府建除風人詩梁簡文帝作陳江總謂之

吳歌其文盡鄙褻上句述一詩用下句釋之以成云圖棋燒敗襖着子故依然是此類也

已上古題及後代雜題按古題多起漢代雜題多起齊梁又有古歌詩數十篇亦兩漢之什大行於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一

三

世而題目又如兩頭纖纖五雜俎桓敬道子詩等體復不類並不載之炙轂子曰此部全出樂府鮮余加以古今注附之義有關者採經史以補之

雉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作雉噫注雉噫猶歌嘆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巴送之曰大夫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成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

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

皆衣文衣而舞容穠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

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楊子所云雉

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雉

噫於東魯亦用楊子語也

青溪五曲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

五曲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

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中曲即鬼谷先生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二

三

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生愁西曲灌水吟秋故作秋思

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踏謡娘

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酒每醉輒毆其妻妻啗悲訴於隣里時人弄之犬夫着婦人衣隨步入場每一疊傍人齊聲和之云踏謡娘苦和來踏謡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謡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踣躄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

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言或呼爲談客娘
又非

烏夜啼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囚之潯陽後
宥之使未達衡陽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
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將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
老不去其子從駕方在家時彈琵琶令言驚問此
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番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二

五

三

涕悲愴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
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
之遂有此曲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二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府類中

歌曲所起 碧鷄漫志

或問歌曲所起曰人生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
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
心爲志發言爲詩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
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詠其聲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一

三

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
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
歌詠言即詩也非於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
製詞從之倒置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
外古詩或名樂府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
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以古樂府特指爲詩
之流而以詩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
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
風卿雲之歌必聲律應古者采詩命太師爲樂章

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詩至於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管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琴自倚其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

樂工非庸人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于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於家語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二

三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琴爲官然能於琴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肆直而慈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者宜歌頌廣大而舒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一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稿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也今有遇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

漢之歌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成諸王負罪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猶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華夫人兩譚又不在諸王下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情性不足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歿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勅勒歌其辭畧云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兩漢後獨勅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三

三

晉之歌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懊恨歌曰絲布澁難縫桓伊侍孝武飲讌撫弦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騰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能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歌曰祖風颺起蓋山陵氣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歿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

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躡驄文馬鍔鍛鞍七尺
大刀奮如端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然
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躡驄窺岩幽爲我外援而
縣頭西河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劉曜聞
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於史者蓋如
是耳

唐之歌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陶沙拋毬樂楊柳枝乃
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
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四

三十三

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
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余數十詩樂天亦
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
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
和又付新詩與艷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
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
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歌詞其所賦尤
多怨鬱悽艷之巧誠足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
偶矣惜乎其終亦不被聲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
府數十篇雲韶詩工皆合之弦管又稱李賀詩名

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

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武元

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弦又舊說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

伶官亦與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第

甲乙試觀詩伶歌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

一伶唱適絕句渙之曰任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

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須史妓唱渙

之詩渙之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

唐伶妓取當時名士諸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蜀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五

三十三

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行
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有取陶淵明
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
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孫吳耳

涼州辨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
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
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
陷吐蕃開元傳記亦云西涼州獻此曲寧王憲曰
音始於宮散於南成於角徵羽斯曲也宮雜而不

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
播遷之禍及安史亂世頗思憲審音而楊妃外傳
乃謂上皇居南內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
詞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乘月登樓命
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即妃所製上親御笛爲倚樓
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予謂皆非
也梁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內乃
謂肅宗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
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抑豈加于詞乎舊史及諸
家小說謂妃善歌舞遂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六

三十九

傳及明皇雜錄誇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
因廣傳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
本宮調今涼州見於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鍾宮無
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
何宮也然七曲宮知其三是唐曲黃鍾羽調高宮
者是也陸說云西涼州本在正宮正元初康崑崙
翻入琵琶王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名命合
衆樂即黃鍾也予謂黃鍾即俗呼正宮崑崙豈能
捨正宮外別製黃鍾梁州乎因王宸殿奏琵琶就
易美名此樂工誇大之常態而陸說便謂翻入琵琶

琵琶王宸宮調新史雖取其正云康崑崙寓其聲於
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王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
鍾宮得之矣張祐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梁
州急徧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
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
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
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
伯和尚者自製羽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
半爲贈乃傳據張祐詩上皇已有此曲特幽閒鼓
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歌高調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三

七

三百八

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
張絃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沈寥大呂宮俗呼高
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
宮也史及陸說有云涼州有大遍非也凡大曲有
散序及排遍擷正擷入破虛催實催袞拍遍歇殺
袞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
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以簡省而管
絃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
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徹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
史及陸說謂有大遍小遍其誤識此乎

伊州調

伊州見於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拍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借尺字殺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餘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二十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三

八

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又考唐史突厥傳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述爲瞰欲谷所敗白衣檢校涼州事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卿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人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忽有秋風詞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人平時萬國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奏差霞競格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

浸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名花霓裳羽衣號天

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爲法曲一數也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西涼創作明皇潤色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使輔璆琳宣進止今於太常寺刊石內黃鍾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描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昭合遂以月宮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三

九

荒誕惟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人錄云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遊月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起烟霧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笑於廣庭桂樹之下樂音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月以柱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練素霓裳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曲

鹿革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者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湖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至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按唐史及唐人詩集諸公家小說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常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纓絡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蕩霓裳翻又云天閣沉沉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奏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飛散後驪山無復舞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

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子弟王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獻歎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求開元雅樂制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馬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况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洲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洲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洲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箇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疏矣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橫擊柷吹彈聲遞遷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騷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注云散序六遍不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却收超啖雀曲終長引

聲注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傳播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師曾端伯增損其辭爲白遺隊口號亦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鐘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瞻自言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十一

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鳴白樂天長恨歌傳

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版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顛入破虛催袞袞歇拍殺袞音律節奏與白紵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

胡渭州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弟兄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窈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唐史吐蕃傳亦云奏京胡渭錄要

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

六么

六么亦名錄腰一名樂世一名錄受元微之琵琶歌云錄要散序多懽然又云管兒遠爲彈錄要錄要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誌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錄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今錄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十一

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遍云管急弦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如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軀未免愁注云樂世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么作腰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六么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闕琵琶錄又云正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蒲市折闌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自謂無敵曲罷市西樓

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
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
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
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
花拍共二十三拍樂家者流謂花拍蓋非正也曲
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毬六么至花十八
益奇

西河長命女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納尚
書餞於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有云

卷之百四十三

五

爲公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任人理道要訣長
命女在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脞說
云張紅紅者大曆初隨父歌丐食過將軍常清所
居清納爲姬自傳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
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間先歌於清
清令紅紅潛聽以小豆數合記其拍詒云女弟子
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
請與相見嘆伏不已兼云有聲不穩今已正矣尋
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
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曆間樂工加減

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疑有長
曲僞蜀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
不知孰爲古製林鍾羽併大曆加減者

楊柳枝

楊柳枝錄或曰楊柳枝歌云隋之曲前輩詩云萬里
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去不回又云樂罷隋堤事已空萬條猶
舞舊春風皆指汴梁事而張枯折楊柳枝兩絕句
其一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傷心
日暮煙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睂則知隋有此曲傳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五

喝馱子

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致景德三年爲開
封府界檢勝戶田宿有胡店曰葱落忽見三婦人
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

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姐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大姨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姨及戰得勝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徵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六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

蘭陵王

和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去

三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着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之曰蘭陵王入陳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色用大凡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

虞美人

虞美人勝說稱起於項籍虞兮之歌予謂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於當時非也曾宣子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

和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七

三

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飲翳又云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為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為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艷態花無主湖中蓮萼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和追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為英雄少楚歌聲起霸圖休野葛荒蕞老蕪城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鮮婆娑只有當時冤鬼未消磨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出虞美人草歌此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有虞美人草上如鷄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三雅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州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為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為娛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遇人作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

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
草鼓之枝葉皆動乃目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
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
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誰何爲吳音東齊記事云
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

水調歌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
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因疑水調非曲名乃
俗呼音調之異名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
製水調只非水調中製歌也世以今水調歌爲煬
帝自製今曲乃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宮商則今俗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三

太

三十七

呼中管林鍾商也腔說云水調歌煬帝將幸江都
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今言謂其弟子
曰不返矣水調歌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
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
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
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
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
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
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

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腔說亦云
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
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
聲新水調謾人道是采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
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常令
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
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回上悟覆杯賜金帛此又一
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今楊花飛水調
中撰詞也外史檣杪云王衍泛舟閬中舟子皆衣
錦偶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
世所唱中呂調歌乃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之
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决非樂天所聞之曲河
傳唐詞在者二其一屬南呂宮九前段平韻其一
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
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
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今也

萬歲樂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太常寺
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六曲而鳥歌爲一
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

制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常稱萬歲為樂以其之聲三人緋大袖並画鸛鶴冠作鳥象又云今嶺南有鳥似鸛鶴能言名吉了音異哉武后也其為昭儀至篡奪殺一后一妃又殺王侯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武僅有免者又最甚則親生四子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幾危得脫視他人性命如糞土至聞鳥歌萬歲欲集慶厥躬在衆人則欲速歿在一身則欲久長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即鳥歌萬歲樂

釋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主

也又唐舊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弘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而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曲後曲

夜半樂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樂兵誅肅皇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今黃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宮入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為正

何滿子

釋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主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張歌能宛轉天寶年中始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不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子弟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為曲名御府親提樂府纂其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好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說云其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興牡丹賦歎息泣下令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柘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泥恨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五字者字句既異即知非舊曲張祜作孟才人詩云偶因歌態詠嬌嬈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為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吊孟才人其

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
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
此就繼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
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
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棺舉之愈重議
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觀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云
冠劍不隨君去江湖還共恩深似爲孟才人發枯
又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
子雙淚落君前

凌波神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五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
廣裳舞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
知音乞賜一曲爲作凌波曲奏之神出波間楊妃
外傳云上夢艷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
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
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作凌波池奏新
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
因立廟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
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
以金粟妝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有凌

凌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
林鍾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
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
管林宮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云時號水調今
南呂商舊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
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
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五

三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
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每
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
滋甚比開龍時香滿一空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
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作
音樂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
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
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長
安回望綉城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遞齋閒覽非之曰明皇每歲
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好而
失事實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魄散馬嵬間

只有紅塵無驛使今歇拍大石兩調皆有近拍
知何者為本曲

阿濫堆

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
玉笛採其聲翻為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於遠
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
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
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波灩灩塞管
孤吹新阿濫即謂阿濫堆江湖尚有此聲予未之
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三 圭

念奴嬌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
潛伴諸郎宿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娼善歌舞
樓下酺宴萬眾喧溢嚴安之常黃裳輩辟易不能
禁眾樂為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
遣念奴唱歌仰二十五郎吹小管遂看能聽否皆
悄然奉詔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

已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妓中第一帝嘗
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
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為天寶間所製曲
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念體慢曲子而近世有
填連昌辭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
入高宮大石調

清平樂

清平樂松窓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
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以步輦從
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三 圭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三 圭
念奴嬌為念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
雲章上命梨園子弟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
真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均房旌說指此為清平樂
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辭乃是今白於清平調
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為三曰清調平調
側調此謂三調明皇止今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
調故也况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
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調然唐人不深考妄
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至今盛行于世今又
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清

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雨淋鈴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采其聲作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箏篋因吹之遂傳於世予攷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潼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為天子猶魂斷窮着荷衣好涕零劍水多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五

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深媿先生教聚螢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持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多非舊人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回顧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云刻木牽絲老作翁鷄皮雀髮與真同須臾美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杜牧之詩云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祐詩云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

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即張野狐也或謂祐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祐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却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絃濕水泉鳴咽鶯聲澁因茲絃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真本曲遺聲

春光好

春光好羯鼓錄云唐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此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五

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坼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乎今夾鍾宮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蠻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初中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珞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人

中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令
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
於人由是疎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
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
之數耳

望江南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
南亦云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
好第二第三江南憶亦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
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
柳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天三

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
爲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
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

麥秀兩岐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
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孟索麥秀兩岐曲
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
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
舉一遍封爲唱徹衆已盡記於是終席動此曲封
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

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優作青樓妓婦人抱
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詞叙其拾麥勤苦
封面如灰灰復過金州不復言矣世所傳麥秀兩
岐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疑一曲與今曲不
同

文淑子

文淑子盧氏雜說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淑爲入內
大德得罪流之弟子牧拾院中藏入家具猶作師
講聲上采其聲製曲曰文淑子予考資治通鑑敬
宗寶曆二年六月已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

柳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无三

講辯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淑哉至所謂俗
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群小至
使人主臨觀爲一笑之樂歟尚晚矣是黃鍾宮大
石調林鍾商歇拍調皆有十拍未知孰是而激字
或悞作序者

後庭花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
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
其尤艷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
玉樹後庭花堂上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

造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大樂令
胥採其尤輕艷者爲此曲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
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殘王
氣終景陽鍾動戍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
堪聽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
云綵牋曾襞欺江摠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
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殘海
雲黑庭花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窻又
云後庭新聲嘆樵牧又云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
聽吹玉樹花吳蜀鷄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
寸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曰後庭花又按國
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
土人謂之玉樹楊雄甘泉賦玉樹青蔥左思以爲
假稱珎恠者寔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有玉
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
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
連稱者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
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是令也今
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盃角兒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三

三百六十六

盃角兒嘉祐雜志云梅聖俞說始教坊人家市盃於
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盃角兒令
是也歐陽永叔嘗製詞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
朱鷺奏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鳬鍾鷺鼓之句宋
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騎皆用此事蓋鷺
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
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
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
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三

三

三百五十五

踏春歌

真聞錄邢鳳之子夢數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
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
白髮人又西陽雜俎云元和初有士人醉臥廳中
及醒見古屏上婦人悉千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少
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
眉空帶九秋霜又歌曰流水涓涓片長芽野鳥雙
飛客還家荒村無處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其
中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曰首髻及地腰勢如弓

也士人驚叱之忽皆上屏東坡詩云城上湖光暖
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又詹克爰春睡詩云覺後
不知身是幻耳根猶聽踏歌聲

黃聰疊急

宋宗定中原所乘戰馬也後遇征遼馬斃上嘆息乃
命樂工撰此曲

大郎神

宋后朝一士人陷冤獄其妻配入掖庭善吹簫栗撰
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大郎行第也畏
人知遂易名悲切子終號怨回鶻

神史彙編 卷之十四

三

得寶子

唐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遊處一
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姬持舊錦襦貨粥乃以半千
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至寶此
是水蚕丝所織暑日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即酬
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康卒樂
人嘆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明皇初納太真喜
謂後宮曰得楊氏女如得至寶亦製曲名得寶子

傾盆樂

宣宗善吹簫管自製此曲有數聲不均上初捻管命

俳兒辛骨鉗拍不中上瞋目厲之骨鉗憂懼一旦
而殞

道調子

懿宗命樂工史敬納吹簫栗初弄道調上謂是曲乃
誤拍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此曲

三臺

劉公嘉話錄曰三臺送酒蓋因北齊文宣王毀銅雀
臺宮人拍促呼上三臺因以送酒資暇云三十拍
促曲名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遊宴之地近樂工
造此曲促飲也又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尚

神史彙編 卷之十四

三

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製此曲以悅邕三說
未知孰是

明君曲

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
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間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
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
凡有七曲

天寶樂名

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太簇
宮時號婆娑調太簇商時號大石調太簇羽時號

般涉調中呂商時號養調神鵲並有此四曲

衡山樂曲

張芸叟南遷錄云元豐中至衡山謁嶽祠有樂工六十四人隸祠下每歲立夏之日致祠潭州通判與縣官備三獻奏曲侑神初曰蘇合香次曰皇帝監終曰四朶子三曲皆開元中所降至今不廢器服音調與今不同然其曲甚長自四更始奏至旦方罷祠官頗以為勞多從殺減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三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三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府類下

古今樂府

古樂府題目多不可解余故畧存其名上自唐虞下逮陳隋凡有篇題者悉志之至唐宋元樂工所歌亦具錄左端蓋古今樂辭止此矣

歌辭二十七曲

擊壤歌 康衢謠 卿雲歌 南風歌 夏人歌 結襪子 黃澤辭 白澤謠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四

穆天子謠 南山歌 庚癸歌 越人歌 成人歌 徐人歌 若之何歌 杞梁妻 紫玉歌

彈鋏歌 垓下歌 大風歌 楚歌 鷄鳴歌

平城歌 秋風辭 瓠子歌 天馬歌 李夫人歌

琴歌二十二曲 思親操 襄陵操 箕子操 拘幽操 文王操 克商操 傷殷操 採薇操 越裳操 神鳳操 履霜操 猗蘭操 將歸操

龜山操 雉朝飛操 別鶴操 處女吟 黃鵠歌 渡易水 采芝操 八公操 走馬引

漢七十曲 朱鸞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

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上

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流以上八曲 箜篌

引 江南曲 東光 薤露歌 蒿里曲 鷄鳴

烏生 平陵東 陌上桑 白頭吟 王昭君

怨歌行 怨詩行 王子喬 長歌行 猛虎

行 君子行 董逃行 五噫歌 相逢行 長

安有狹斜行 隴西行 步出夏門行 折楊柳

行 西門行 東門行 飲馬長城篇行 上雷

和史彙編 卷之十四 四

田行 孤兒行 雁門太守行 艷歌何嘗行

艷歌行 牆上難為趨 日重光 月重輪

樂府吟 滿歌行 蜨蝶行 驅車上東門行

傷歌行 悲歌 羽林郎 前緩聲歌 東飛伯

勞歌 董嬌嬈 枯魚過河 冉冉孤生竹 武

溪深行 同聲歌 定情篇 焦仲卿妻 善哉

行 四十七曲 精列 鈞竿歌 度關山 淮漢行

挽歌 封酒 蝦鱖篇 短歌行 燕歌行 從

軍行 苦寒行 塘上行 蒲生行 浮萍篇

當來日大難 却東西門行 野田黃雀行

煌京洛行 門有萬里客 權歌行 泰山梁甫

行 俞兒舞 碣石篇 觀滄海 冬十月 土

不同 龜雖壽 桂之樹行 秦女休行 駕出

北郭門行 妾薄命 齊瑟行 名都篇 美女

篇 白馬篇 升天行 五游 七哀 遠遊篇

仙人篇 飛龍篇 丹霞蔽日行 種瓜東井

上 閭鷄篇 當牆欲高行 苦思行 種葛篇

晉五十九曲 淮南王篇 鐸舞雲門篇 拂舞白

鶴篇 獨漉篇 濟濟篇 日出東南隅行 君

和史彙編 卷之十四 四

子有所思行 大雅吟 楚妃歎 何當行 鞠

歌行 齊謳行 豫章行 悲哉行 苦相篇

長安行 麗列婦行 順東西門行 吳趨行

門有車馬客行 東武吟行 輕薄篇 大道

曲 班婕妤 胡姬年十五 子夜歌 子夜四

時歌 大子夜歌 子夜警歌 子夜變歌 上

聲歌 歡聞歌 歡聞變歌 前溪歌 阿子歌

團扇郎 七日夜女歌 長史變歌 黃鸝曲

桃葉歌 長樂佳 懊儂歌 黃竹子歌 宿

阿曲 道君曲 聖即曲 嬌女詩 白石即曲

青溪小姑曲	湖就姑曲	姑恩曲	採蓮童
曲 明下童曲	同生曲	<small>已上十一曲</small>	江陵女
歌 白紵舞歌	合歡詩	出塞	入塞
宋五十一曲	曾吟行	結客少年場	鳴雁 梅
花落	江南志	丁都護歌	碧玉歌 華山畿
讀曲歌	石城樂	烏夜啼	莫愁樂 襄陽
樂 西烏夜飛	青陽度	青驄白馬	共戲樂
安東平	女兒子	來羅	那阿灘 孟珠
翳樂夜黃	夜度娘	雙行纏	黃督 平西樂
白浮鴈	拔蒲	壽陽樂	作蠶絲 月節折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四	四	三
楊柳歌	<small>十一月及閏</small>	自君之出矣	長相思
行路難	北風行	空城雀	苦熱行
齊十二曲	耶鄆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銅雀妓	
玉階怨	估客樂	仙人攬	六著篇 求明樂
耶鄆行	愛且吟	江臯曲	蘇小小歌 蒲
坂行	伴侶曲		
梁九十二曲	閨闔篇	隴頭水	入關 折楊柳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紫驪馬 驄馬
驅 劉生	企喻歌	瑯琊王歌	鉅鹿公主歌
紫驪馬歌	黃淡思歌	地驅樂歌	雀勞利

歌 慕容垂歌	隴頭流水歌	隔谷歌	淳于
王歌	東平劉生歌	捉搦歌	折楊柳歌 幽
州馬客吟歌	高陽樂人歌	白鼻騮	木蘭辭
<small>已上十八曲</small>	楊白華	燉煌樂	阿那瓌 雞
鳴高樹顛又曰鷄鳴篇	烏生八九子	城上烏	
昭君辭	雙桐生空井	泛舟橫大江	新城
安樂官行	蜀道難	長門怨	襄陽蹋銅鞮
採桑度	江陵樂	江南弄	<small>已上九曲</small> 龍笛曲
採蓮曲	鳳笙曲	採菱曲	遊女曲 朝雲曲
鳳臺曲	桐栢曲	方諸曲	玉龜曲 金丹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五	三
曲 金陵曲	趙瑟曲	秦箏曲	陽春曲 四
時白紵歌	<small>凡四</small>	當壚曲	游獵篇 晨風行
占別離	西洲曲	長干曲	秦王捲衣 愛妾
換馬	棗下何纂纂	半渡溪	半路溪 陵臺
曲 採荷調	起夜來	獨不見	携手曲 大
垂手	小垂手	夜夜曲	寒夜怨 獨處愁
春江行	映水曲	登樓曲	越城曲 樹中草
河中之水歌	走馬行		
陳十二曲	銅雀臺	從軍五更轉	三洲歌 應
龍篇	大堤	荆軻歌	舞媚娘 玉樹後庭花

堂堂曲 雜曲 日出行 步虛詞

隋十三曲 紀遼東 泛龍舟 水調河傳 春江

花月夜 浮游花 喜春游歌 錦石擣流黃

江都夏 東宮春 長安秋 十索 昔昔鹽

東征歌

唐三百二十七曲 獻天花 和風柳一作美唐

風 透壁空 平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平正

大定樂 龍飛樂石小 慶雲樂夫人制 繞殿樂

泛舟樂 傾盃樂 拋毬樂 太平樂 長慶

樂 黃鐘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即還

神史彙編 卷之十四 六

京樂 放鵲樂 鎮西樂 大明樂 破陣樂觀

金殿樂 回波樂 賀聖樂 天下樂 同

心樂 千秋樂 千春樂 奉聖樂 龜茲樂

賀聖朝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一名愁倚

闌 秋風高 迎春花 黃鸝疊 鳳樓春 負

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蒲園春 長命女

離別難即大郎神亦名切子又名愁迴鵲 武媚

娘 如意娘武后 杜韋娘 柳青娘 踏謠娘

一作談 客娘非 楊柳枝 柳含烟 贊楊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牕恨 金策

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本名

謝秋娘一名夢江南又名江南好亦名憶江南李德裕

易作 好即君 想夫憐即相府蓮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大面 墻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大邊

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常庭月 思

帝鄉平正 歸國遙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並宮 憶漢月 憶先王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神史彙編 卷之十四 七

芳草洞 守陵宮即感皇恩 臨江仙 虞

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

帶 同心結 一捻監 阿也黃 却家難 綠

頭鴨 下水船 畱客住 喜長新 羞心怨

女王國 繞踏歌 天外間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

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

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
凌波神又名馮夷曲一名湘妃怨 <small>明皇制</small>	綠釧子	水仙子	即吟子	生香子
唐四姐	醉公子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惜大子	風流子	吳
陵王慢	小秦王	花正發	望遠行	思友人
留諸錯	黃羊兒	蘭陵王亦名大犯	又有蘭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七星管	朝天	木笛	看月宮	宮人怨
採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伊州調	甘州	灤陽女	靜戎煙	三臺
變	漁父引	喜秋天	胡渭州	<small>李龜年作</small>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喜回
兩歧	金雀兒	漣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萬年歡	曲玉管	謁金門	巫山一	
望月波羅門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慘土不下	麥秀	
段雲				
鵲踏枝				

羅步底	醉渾脫	映山鷄	晨破	舞春風
神	大姊	舞大姊	念奴嬌	千秋歲
香	皇明	急月記	斷弓弦	碧霄吟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斛鹽	羊頭
雨霖鈴	<small>張野狐作</small>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桑	霄裳	伴侶	阿溫堆	<small>明皇制</small>
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一名六么	過亦名
錄要又名急藥總名	安世	薄媚	泛龍舟	采
子	文宗	康老子	得寶子	四會子
花子	寒雁子	倪偶子	道調子	<small>版納</small>
子	稻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多利子	毗沙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
棹子	何滿子	<small>開元滄州歌者作</small>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蛾子	捨麥子
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
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	
神子	得達子	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井州子	歷刺子	鎮西子	壯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
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棹子	何滿子	<small>開元滄州歌者作</small>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蛾子	捨麥子
子	多利子	毗沙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子	稻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花子	寒雁子	倪偶子	道調子	<small>版納</small>
子	文宗	康老子	得寶子	四會子
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一名六么	過亦名
錄要又名急藥總名	安世	薄媚	泛龍舟	采
桑	霄裳	伴侶	阿溫堆	<small>明皇制</small>
雨霖鈴	<small>張野狐作</small>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斛鹽	羊頭
神	大姊	舞大姊	念奴嬌	千秋歲
香	皇明	急月記	斷弓弦	碧霄吟
羅步底	醉渾脫	映山鷄	晨破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又中春 詠中秋 迎

宋詞小令凡五十二曲 搗練子 憶王孫 如夢

令 長相思 生查子 點絳脣 浣溪紗一名

山花子 菩薩蠻一名重疊金又名子夜歌亦與

醉公子相近 訴衷情 醜奴兒令一名羅敷令

亦名采桑子 卜算子平韻即巫山一段雲 好

事近 憶秦娥一名秦樓月 謁金門 清平樂

更漏子 阮郎歸 畫堂春 武陵春 青衫

濕 海棠春 浪淘沙 錦堂春 朝中措 眼

稗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十 三五

兒媚一名秋波媚 賀聖朝 柳梢青 西江月

桃源憶故人 探春令 少年遊 青門引

醉花陰 南柯子即南歌子 怨王孫 鷓鴣天

玉樓春一名木蘭花 木蘭花令 鵲橋仙

虞美人 南鄉子 雨中花 醉落魄 梅花引

踏莎行 小重山一名小冲山 相見歡一名

秋夜月又名上西樓 攤破浣溪沙 撼亭月

鳳孤飛 憶悶令 愁倚闌令

宋詞中調凡五十有五曲 一剪梅 臨江仙 蝶

戀花一名鳳樓梧又名鵲踏枝 唐多令 蘇幕

遮 漁家傲 顥芳詞 醉春風 品令

竹香子 聲聲令 錦纏道 風中柳 鳳凰

閣 青玉案 天仙子 江城子即江神子 千

秋歲 風入松 隔浦蓮 何蒲子 傳言玉女

解蹀躞 訴衷情近 祝英臺近 側犯 四

園竹 武陵春 御街行 過澗歇 陽關引

紅林擒近 金人捧露盤 鬪百花 新荷葉

瓜茉莉 驀山溪 千秋歲引 早梅芳 蒲路

花 蕙蘭芳引 華胥引 洞仙歌 江城梅花

引 八六子 魚遊春水 惜雙雙

稗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三六

慶金枝 勸金船 山亭柳 于飛樂 好女兒

碧牡丹 西地錦

宋詞長調凡一百有四曲 東風齊着力 法曲獻

仙音 意難忘 塞翁吟 蒲江紅 尾犯一名

碧芙蓉 六么令 掃地花 天香 燕臺春

蒲庭芳 鳳凰臺上憶吹簫 水調歌頭 燭影

搖紅 塞垣春 倦尋芳 黃鸝兒一名金衣公

子 漢宮春 聲聲慢 醉蓬萊 帝臺春 八

聲甘州 夏初臨 慶清朝慢 玲瓏四犯

雙燕 孤鸞 瑣窗寒 高陽臺 金菊對芙蓉

玉蝴蝶	渡江雲	絳都春	念奴嬌	一名時
江月又名大江東去亦名百字令總名赤璧詞	遶佛閣	解語花	慶春澤	萬年歡
玉蘭花慢	桂枝香	一名疎簾淡月	憶舊游	
水龍吟	瑞鶴仙	慶春宮	拜星月慢	石州
慢	畫錦堂	南浦	宴清都	齊天樂
喜遷鶯	春雲怨	春從天上來	綺羅香	
雨霖鈴	永遇樂	送入我門來	歸朝歡	花
心動	瀟湘逢故人慢	應天長	尉遲杯	西
河	春霖	秋霖	解連環	二即神
望遠行				
望梅	傾盃樂	望湘人	望海潮	夜飛鵲
薄倖	大聖樂	風流子	一名內家嬌	霜葉
飛	女冠子	過秦樓	惜餘春慢	丹鳳吟
沁園春	摸魚兒	賀新郎	金明池	白苧
十二時	蘭陵王	瑞龍吟	大酺	浪淘沙慢
玉女搖仙珮	多麗	六醜	寶鼎現	三臺
哨遍	迷仙引	關詠	選冠子	楊太
元曲比黃鐘凡二十八章	推金索	金殿樂	三	
臺	寒雁兒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	地風	四門子	水仙子	雙調
塞兒令	神使			

兒然	節節高一	名接接高	者刺古	願成
雙	賀聖朝	紅錦袍	即紅衲襖	侍香金童
降黃龍表	雙鳳翹	即女冠子	傾盃序	文如
錦	九條龍	興隆引	隆一	晝夜樂
綵樓春	即拋毬樂	尾聲		
元曲正官凡三十五章	朝天紫	十二月	快活	
三	堯民歌	剔銀燈	道和	柳青娘
蒲庭芳	端正好	不句字	滾綉毬	母作子
才	母調	靈壽杖	即呆骨朵	叨叨令
秋	脫布衫	小梁州	醉太平	律讀書
即村				
秀才	笑和尚	白鶴子	中呂	雙鴛鴦
即兒	轉調	蠻姑兒	窮河西	芙蓉花
薩蠻	中呂	黑漆弩	即學士吟	鸚鵡曲
庭	六么	遍即柳稍青	甘草子	三煞
兒然	中呂	煞尾	收尾	
元曲太石調凡二十四章	女冠子	林裏雞	近	
鷓鴣天	六國朝	歸塞北	即望江南	卜金錢
即初間口	怨別離	鴈過南樓	催花樂	即播
鼓催	淨瓶兒	念奴嬌	喜秋風	好觀音
煞	青杏子	蒙童兒	即憨郭郎	還京樂
茶				

蘼香 催拍子 陽關三疊 驀山溪 初生月

兒 百字令 玉翼蟬然亦作 隨然

元曲仙呂凡四十六章 江西後庭花此曲八 撒

破天下樂 得勝樂 六么遍 端正好兒 賞

花時 八聲甘州 點絳脣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那吒令 鵲踏枝 寄生草 六么

序 醉中天 金錢兒即醉金錢 醉扶歸 憶

王孫 一半兒 瑞鶴仙 憶帝京 村裏迂鼓

元和令 上馬嬌 遊四門 勝葫蘆 後庭

花亦作 柳葉兒 青哥兒 翠裙腰 六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四 西

公令 上京馬 祇神急 大安樂 綠窓愁

穿窬月 四季花 雁兒 玉花秋 三番玉樓

人亦入 錦橙梅 雙燕子 太常引 柳外樓

賺然尾

元曲中呂凡四十五章 般涉哨遍 雙鴛鴦 窮

河西 乾荷葉 菩薩蠻 墻頭花 鶻打兔

酥棗兒 鎮江回 鵲鵲兒 鴛鴦兒 風流體

雙調 粉蝶兒 叫聲 醉春風 迎仙客 紅

綉鞋即朱履曲 普天樂 醉高歌 喜春來即

陽春曲 石榴花 聞鵲鵲 上小樓 滿庭芳

正宮 十二月 堯民歌 快活三正宮 鮑老

兒 一作鮑老 鮑老 紅芍藥 剔銀燈

蔓菁菜 柳青娘正宮 道和 朝天子即謁金

門 四邊靜 齊天樂 紅衫兒 蘇武持節即

山坡羊 賣花聲即昇平樂亦作 四換頭 撒

破喜春來 喬捉蛇 然尾 耍孩兒收尾

元曲南宮凡二十四章 哭皇天 攤破茶歌 一

枝花即占春魁 梁州第七 隔尾 牧羊關

菩薩梁州 玄鶴鳴即哭皇天 烏夜啼 罵玉

郎 感恩恩 採茶歌即楚江秋 賀新郎一作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四 五

梧桐樹雙調 紅芍藥 四塊玉 草池春即

關蝦蟆 鵲鵲兒 閱金經即金字經 翠盤秋

即乾荷葉亦入 玉交枝 三煞 隨然尾 黃

鐘尾增損

元曲雙調凡一百八章 落梅花 梧桐樹 太平

歌 小婦孩兒 挂柯燈 蝶戀花 棗卿詞

鵲鵲刺 新水令可增 駐馬聽即應天長 喬

牌兒 沉醉東風 步步嬌即潘妃曲 夜行船

銀漢浮槎即喬木查 慶宣和 五供養 月

上海棠 慶東原 撥不斷即續斷弦 攪尋宣

落梅風即壽陽曲	風入松	萬花方三臺	雁兒落即平沙落雁	得勝令即陣陣樂凱歌回	水仙子即凌波仙	大德歌	鎮江迴	殿前	歡即鳳將雛	滴滴金即甜水令	折挂令即秋	風第一枝天香引蟾宮曲步蟾宮	增損	清江引	春歸怨	牡丹春	漢江秋即荆襄怨	小將	軍	慶豐年	太清歌	小陽關	搗練子即胡	搗練	秋蓮曲	掛玉鉤序	荆山玉即側磚兒	竹枝歌	沽美酒即瓊林宴	太平令	快活	年	亂柳葉	豆萊黃	川撥棹	七弟兄	梅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太	三十四					
花酒	不拘	收江南	挂玉鉤即挂搭估	早鄉	詞	石竹子	一作石	山石榴	醉娘子即醉也	摩沙可	駙馬還朝即相公愛	胡十八	一錠	銀	阿納忽	小拜門即不拜門	慢金盞即金	盞兒	大拜門	也不羅即野落索	小喜人心	風流體	古多白	一作忽	唐元及	一作	河西水仙子	華嚴讚	行香子	錦上花	碧	玉簫	伏神急	驟雨打新荷	駐馬聽近	金	娥神曲	神曲纏	得勝樂	大德樂	楚天遇	天仙令	新時令	阿忽令	花	十捧

鼓	殿前喜	播海令	大喜人心	醉春風	間金四塊玉	減字木蘭兒	高歌金盞兒	對	玉環	青玉案	魚遊春水	秋江送	秋江送	秋江送	秋江送	河西六娘子	皂旗兒	本調煞	鴛鴦兒煞	尾	離亭宴帶歇拍煞	收尾	元曲越調凡三十四章	闕鶴鷄	紫花兒序	金	蕉葉	小桃紅	踏陣馬	天淨沙	調笑令即	合笑花	禿廝兒即小沙門	聖樂王	麻郎兒	東原樂	絡絲娘	送遠行	綿搭絮	拙魯	連	雪裏梅	古竹馬	鄆州春	眉兒灣	酒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太	三十四
旗兒	青山口	寨兒令即柳營曲	黃薔薇	慶元貞	三臺印即鬼三台	凭闌人	耍三台	梅花引	看花回	南鄉子	糖多令	雪中	梅	小絡絲娘煞尾	收尾	元曲商調凡三十四章	後庭花	此曲五	青哥兒	柳葉兒	仙宮	黃鶯兒	踏莎行	垂絲鈎	蓋天旗	集賢賓	逍遙樂	上京馬	梧葉兒	即知秋令	金菊香	醋葫蘆	掛金索	此曲別	未	浪來裏	亦作	雙雁兒	望遠行	鳳鸞吟	玉抱肚	雙調	秦樓月	桃花娘	高平煞					

隨調煞 尾聲

樂府解題備矣凡諸詞曲未知其始末者具列于後
沁園春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官掖聲
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崔湜詩沁園東郭
外裴駕一來遊李適詩歌舞平陽地園亭沁水林
李又詩平陽外館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呂岩
有沁園春詞 菊花新齊東野語思陵朝掖庭有
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之冠宮中號
菊部頭因演爲曲名曰菊花新教坊管王公諱
所作也 金錢花酉陽雜俎此花本出外國朶大

押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四

六

三

同二年進中土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
金錢花相足魚弘謂之花勝得錢 六州歌頭廣
繁露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
六州爲曲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
爲警場 黃鸞兒大寶遺事明皇每於禁苑中見
黃鸞常呼之爲金衣公子 喜遷鶯劉賓客佳話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毛詩伐木篇鳥鳴
嚶嚶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
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
非誤歟 梁州序隨筆梁州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

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傳爲梁州
唐人已言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
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老去將何散旅愁新
教小玉唱伊州來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
州細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
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
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
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
涼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涼
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春

押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四

六

三

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梁州急遍吹促張弦柱吹高
管一曲涼州入沈寥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
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蒲眼
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涼州曲昨夜喧傳報國讐
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
涼州皆王昌齡王建張籍張祐劉禹錫白居易高
駢溫庭筠諸人詩也 滿江紅冥音錄曲名有上
江虹卽蒲江紅 紅隄影卽紅隄過 玉女行觴
神仙畱客皆煬帝造曲 阿那紇那李郢上元詩
謝公畱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朋劉禹錫夔州

詞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那披綠羅皆當時用
調笑挑打不隱子白樂天詩打嫌調笑易飲訝
卷波連 鷓鴣天唐鄭谷詩春遊鷓鴣鹿寒家在鷓
鴣天 聲聲慢鈕涓母筵賦哀曼則晨花朝滅
曼與慢通如石州慢之類 如夢令金剛經如夢
幻泡影東坡志林此曲本唐莊宗制一名憶仙姿
其詞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 狀元紅復雅
詞劉幾在神宗時與范蜀公重定大樂洛陽花品
曰狀元紅爲一時之冠樂工花日新能爲新聲汴
妓鵲懿以色著秘監致仕制伯壽尤精音律熙寧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二十 三八三
中同幾花日新就鵲懿懽詠仍填詞以贈之 桂
枝香 據言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
詣平康里因宿千里中詰旦賦詩曰銀釭斜背解
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
惹桂枝香又哀皓贈妓詩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
香惹蕊珠香又岑參詩桂折一枝香 二即神園
菊錄二即神蜀漢孟果像藝祖平蜀得花蕊夫人
奉果小像於宮中藝祖怪問對曰此灌口二郎神
也因名 江神子 復齋漫錄施肩吾及第後過楊
子江詩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遂以曲名 魚

遊春水政和中中貴人使越得詞于古碑陰錄以
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 一封書白
樂天寄徐州兄弟絕句云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
鄉淚一封書 西江月唐李白詩只今惟有西江
月曾照吳王宮裏人高適詩同舟南楚下望月西
江裏張祐詩西江江上月遠遠照征衣 玉山頽
本世說稽康玉山將頽語元稹九日詩未報亂離
今日後且謀歡洽玉山頽又裴脩然詩金吾出供
問俱道玉山頽又鄭審詩何曾斟酌處不使玉山
頽 風光好戴叔倫詩年年日日春光好今日風
光好更新 上小樓王績詩望氣登重閣占星上
小樓 義陽子國史補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
反目觸死申叔惟爲樂曲 瑤臺第一層後山詩
箇武才人出興慶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
獻新聲爲作此詞 雙鷺瀾劇談錄伊闕前臨大
溪每僚佐有入朝者即水中先有石灘漲出牛相
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翼日邑宰與同僚列筵
亭上觀之有老吏曰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鷺瀾
相國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有雙鷺瀾宴未終
俄有飛下者不旬日拜西臺御史又杜甫詩一雙

鴻鵠對沉浮 武媚娘樂苑永徵末天下唱武媚
娘未幾立武氏爲后然陳後主已有此歌蓋羽調
曲 解語花天寶遺事帝與妃子共賞太液池十
葉蓮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 春鶯轉
樂苑大春鶯轉虞世南蔡亮作又有小春鶯轉並
羽調曲 太平樂樂苑商調曲白居易作 撲燈
蛾洞微志京邸上元節畢微樂教坊伶人戲爲撲
燈蛾 浪陶沙劉禹錫有浪陶沙九首皆絕句
入破唐曲凡十一疊前五疊爲歇後六疊爲入破
岑參歌翻入破如有神 畫錦堂項羽傳富貴不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四 世 三十一
歸故鄉如衣綉夜行歐陽修有畫錦堂記 夏雲
峯顧愷之詩夏雲多奇峯 清都宴沈約詩夜宴
清都關 萬年歡武平一詩願持栢葉酒朝奏萬
年歡 霜葉飛杜甫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
玉樓春白居易詩玉樓宴罷醉和春 丁香結
古詩丁香結眼新 風流子文選註風流言其風
美之聲流于天下子者男子通稱 玉燭新爾雅
四時調曰玉燭 華胥引列子黃帝晝寢遊華胥
氏之國 解連環莊子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
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 塞垣春後漢鮮卑傳有

塞垣語 蘭陵王朝野僉載蘭陵王有巧思爲舞
胡子王意所欲動則胡子捧杯以揖之故以名詞
花心動田不伐莊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
上云玉蝴蝶戀花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右
陳隋唐宋詞名 傾盃序序一作樂宣宗喜吹蘆管自制
此曲 拋毬樂劉禹錫所作絕句名 小梁州賈
逵曰梁米出于蜀漢香美愈于諸梁號竹根黃梁
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間亦產梁米 類蜀
故號小梁州 快活三鶴林玉露魏鶴山詩弄成
晚歲即當曲正是三即快活時小說載明皇自蜀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四 世 三十一
還京聞駝馬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
幡綽曰似言三即即當即當三即明皇愧且笑
滿庭芳柳子厚詩滿庭芳草積 朝天紫陸游壯
丹譜蜀牡丹花色正紫如金紫大夫服色故名朝
天紫今曲紫作子非 靈壽杖漢平帝賜孔光靈
壽杖杖出靈壽地者佳 呆骨朵關中人謂腹大
者爲胍胍音孤都後訛爲骨朵耳今曲名之 點
絳唇江淹美人春游詩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
油葫蘆按食經有油葫蘆醋葫蘆故名 八聲
甘州青樓集李定奴歌喉宛轉善雜劇勾欄中曾

唱耳州喝采八聲遂名 那叱令佛氏有那叱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 三番玉樓人宋人詩玉樓人醉杏花天 醉扶歸張演詩家家扶得醉人歸 寄生草法藏碎金嘗見公館壁上題詩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鵲踏枝曹操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 十二月樂詞凡十二首見樂府詩集又載李賀歌中 四換頭唐醉公子詞云門外狗兒吠知是蕭郎至剗鞞下香堦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獨睡時

韓子蒼曰此八句而四轉換也 一枝花唐公乘憶詩翠攢千片葉金剪一枝花 賀新涼古今詞話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蓋應對湖中有宴群妓畢至唯秀蘭不來子瞻問其故則以髮結沐浴云坐中倖屬意于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取其沐浴新涼也後誤爲賀新涼 草池春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 新水令荷

覺寮雜記大曲新水歌一名新水令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爲中元日故名本事詩作上元非 沽美酒李白寄王明府詩莫惜連船沽美

酒千金一擲買春芳又廣陵贈別詩玉壺沽美酒數甲送君還 青玉案張衡四愁詩何以贈之青玉案 風入松葉集本晉嵇康所作釋皎然歌名之 落梅花古笛中有落梅花曲唐郭利正詩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李白詩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步步嬌即潘妃步步生蓮事鳳將雛古樂府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故名蝶戀花梁簡文詩翻皆蛺蝶戀花情 竹枝歌劉禹錫有竹枝詞 山丹花何仙姑曲每尾句着山丹花開也那 看花回劉禹錫詩無人不道看

花園 酒旗兒杜牧詩水村山郭酒旗風 聖藥王佛書有藥王藥上 踏莎行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溪 逍遙樂莊子有逍遙遊篇 秦樓月李百詞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 陽關三疊王摩詰詩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因歌之近又歌入小秦王名陽關引蘭畹集載寇萊公此詞送別曲當爲第一 右並元北九宮曲名

審音類

曹紹夔

樂工曹紹夔天下莫能以聲欺者與衛道師皆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夔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其或効乃具饌以待之夔食訖出懷中錯鈺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擊彼此應僧大喜其疾亦愈

出國史纂要

裴知古

裴知古直太常路逢乘者聞其聲竊言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死又嘗

稗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某

三十一

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開元十二年年百歲而卒

出國史纂要

宋沆

宋沆爲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風鐺聲傾聽久之朝廻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鈴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沆曰其間有一是古製某請一登塔循金索試歷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非此耶沆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之因求摘取而觀曰此姑洗之編鐘耳

詰旦獨撥於庭而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

其時彼叩本懸此果應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

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

隨乘行認一鈴言亦編鐘也他人但覺鏗鏘獨工

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此

亦誠徵在金奏者與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

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孫遂召賜對坐與論音樂喜

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外誤乖濫悉可

言之沆曰容臣與樂官商榷講論具狀條奏上使

宣徽使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然後奏進樂工多

稗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七

三十一

言沆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又瞶疾不可議樂上

頗異之又宣召見對曰臣年老多疾耳實失聰上

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

沆顧笑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

驚問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即

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

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駭焉令主者潛伺察之

既而琵琶者爲同儕告訐稱其六七年前其父自

縊不得端由即今按鞠遂伏罪笙者乃憂恐不食

旬日而卒上轉加欽重面賜章服累召對每令察

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敗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慘痛迫切之音盡在於是永嘉之亂是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禍所以託之鬼神也臯之於音可謂至矣

出盧氏雜記

黃幡綽

黃幡綽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四

九

三十七

使尋捕之綽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曲罷後改曲纔三數十聲綽即走入上問何處來口有親故遠適送至城外上領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意至必禍適方思之長入供奉五十餘日斃一日出外不可不許他東西過往綽拜謝畢內官有相偶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而候其時入上問綽綽言上方怒及解怒之際皆無少差誤上奇之復厲聲謂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聽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謂我如何綽遂下

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監金鷄上大笑而止

胡二姊

有舉子白秀才寓京師偶值宮娃內弟子出民間白即納一妓焉跨驢之洛因夜風淒月朗是妓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因遊靈武李靈曜尚書廣場設筵白預坐末廣張妓樂至有唱何滿子者四坐傾聽俱稱絕妙白曰某有妓人聲調不異於此促召至短髻薄妝態度閑雅發問曰適唱何曲曰何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清響激越諸樂不能逐部中有一面琵琶聲音高下節拍無差遂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姊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耶二人相對洗瀾欵戲不已

康崑崙僧善本

建中有康崑崙稱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兩市祈雨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鬪聲樂街東則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至街西豪俠閱樂東市稍誚之亦於綵樓上出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是曲燕移千風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妙絕入

神崑崙驚愕乃拜爲師女即遂更衣出見乃莊嚴
寺僧善本姓翌日德宗召入內令教授崑崙段
師奏曰且請令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
驚曰師神人也臣少年初學藝時偶于鄰家女巫
處授一品弦調後乃屢易數師之藝今段師精識
如此玄妙段師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忘
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段師之藝

曹綱裴興奴

元和中王芬曹保之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精此藝
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綱善運撥若風雨然不事
抑史彙編卷之二十四 世一
捏弦與奴則蓋於攏撚指撥稍軟時謂綱有右手
興奴有左手

蕪郊

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人蕪郊者師于曹綱盡綱
之能綱嘗謂其流云教授人多矣未嘗有此性靈
弟子也郊常詣平原別墅於池上彈琵琶調忽有
片方鉢躍出有識者謂之疑賓鉢也蓋是指撥精
妙律呂相應耳

楊志善

安節門下有樂史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更妙絕本

宣徽弟子後出官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
入聞每至夜深方彈志善懇求教授終不允且曰
吾藝死不傳人揚乃略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
姑彈弄仍以自繫脂皮鞮帶以脂書帶記其節奏
遂得一兩曲調明日請姑彈之姑大驚異揚即實
陳其事姑意方回乃盡傳其能

鄭中丞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中丞當時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面號大忽雷小忽雷因爲匙頭脫損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有
抑史彙編卷之二十四 世一

二趙家最妙時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曠縣之西南西臨渭河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流過長五七尺許上以錦纏之令家童接得就岸乃秘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即妝色儼然以羅巾繫頸遂解其領巾視之口鼻之間尚有餘息即移內室中將養經旬方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忤旨令內人縊殺投于河中錦卽是弟子刑相贈耳及如故垂泣感謝厚本無妻卽納爲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在南趙家修理恰值誦此事人莫有知者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

分敢輕彈後值良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覺閉彈幾曲是時有黃門放鴿子過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也竊窺識之翌日達上聽文宗始常追悔至是驚喜遣中使宣召問其來乃捨厚本罪任從匹偶仍加賜資焉

米和即

咸通中有米和即即米嘉榮弟田從道尤妙後有王連兒名金兩

賀申智杜彬

開元中有賀申智善琵琶以石爲槽以鴉鷂筋作弦神史彙編卷之二十四

用鍍撥彈至今傳以爲異不知宋仁宗時杜彬又過於賀以皮爲弦促節清音響徹林木故歐陽有詩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無所傳

羅黑黑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聲撥倍麗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目此曲吾官人能之取大琵琶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寧王知音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之上召諸王於便殿同觀焉曲江諸王拜賀蹈舞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所聞焉夫音也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襲於宮商斯曲也宮離而少微商亂而加暴宮若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於詠歌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世

及安史亂作華夏昇沸始見寧王審音之妙出開元傳

許子和

開元中內人許子和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入宮因名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明月喉轉一聲响傳九陌一日大酺於勤政樓萬衆誼譁莫能聞魚龍百戲之音永新乃撩髮舉袂直奏曼聲廣場寂寂若無人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後士人卒遂落風塵臨卒謂其母曰錢樹子倒矣

楊收

楊收博學強記他藝無不通解澤陽新得古鐘高尺

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副拭有刻在兩樂果

然嘗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焉

靡附灌木然時有安洗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

五絃外其二云何洗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

收曰能為文王操乎洗即以黃鐘為宮而奏之以

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始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

王安得武聲乎洗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上

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

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鐘之合

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

黃鐘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鍾為宮黃鐘

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大簇

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

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

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

減圓鍾函鍾之說故自其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

黃鍾一均章帝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

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

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

律為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

則五聲為節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洗洗時

年七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喬孟符該博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有法曰鳳

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

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

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

今水仙子之類

姚金寶

御史彙編卷之百四十四

姚金寶者南京織工子也太祖微行聞其唱曲乃

召而責之曰若何以不治生而習謳答曰臣業織

造為攀花手不有歌唱則欠伸思睡故藉此以自

遣上曰佳哉此兒命犧牲等物所倒死牛羊皆

賜其家至今二百餘年日享天厨之饗其公文開

云某牲某年月日死姚某領回金陵人傳

楊彬

顧東橋文譽藉甚喜設客每燕必用教坊樂工以箏

琶佐觴有小樂工名楊彬者頗俊雅先生甚喜之

常詫客曰蔣南泠詩所謂消得楊郎一曲歌者正

此子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四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四

世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舞類

舞之始

山海經曰刑天與地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眼以
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又曰帝俊八子是始爲舞孟
頴引教坊記昔陰康氏次葛天氏元氣肇分災沴
未弭民有臃腫之疾思所以通利關節是始制舞
然則舞自陰康氏始也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五

陰多滯伏民多墮闕故爲作舞以宣導之誤矣孟
詵錦帶前書則曰舞樂之興始於黃帝故周用六
代之樂越取黃帝以爲始舞可遵也周禮六舞五
曰人舞注無執以手袖爲威儀祀星辰舞之即今
代之舞出于此也

舞衣

尚書曰胤之舞衣孔安國曰胤舞衣中法度

姒娟提摸

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摸並玉質凝體輕香馥郁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王登重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其舞一名紫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亦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人之懷袖也

傀儡子舞

傀儡子起于漢祖平城之圍陳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闕支望見謂是生人慮冒頓必納之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本朝王韶開熙河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五

二 三七七

之役亦以舞送鼓使諸羌出觀遂破鬼章此兩得以為策也今元宵舞者是其遺製然舞者乃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字舞花舞馬舞或象鸞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提舞軟舞樂曲有綠腰蘇合香屈拓湖州圍乳旋甘州等字舞以身亞地布成字也今慶壽錫宴排場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着綠衣偃身合成花即今拓舞有花心者是也馬舞者以攏馬人着彩衫執鞭於床上舞躑躅皆應節奏堂宴吐蕃蹀馬之戲皆五色絲金具裝于鞍上如麟首鳳翅樂作馬

皆隨音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明皇之舞馬亦其遺意耳

垂手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柘枝

舞柘枝本出拓拔氏之國流傳誤為柘枝也

郭郎

歌舞郭郎者長正髯善優笑里閭呼為郭郎凡戲場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五

三

二六八

在俳兒之首

左右教坊

唐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宮人擲彈家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一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敘習琵琶

琵琶三絃篋篳篥等物者謂搗彈家

宜春院引隊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搗彈家彌月不可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搗彈家在行間令學他舉首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既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相閑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爲之合殺尤要快捷所以更須能者

軟舞健舞服飾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五

四

三四六

聖壽樂舞花襟首各綉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綉窠也舞人初出樂吹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覲者忽見衆女咸文綉炳煥莫不驚異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名目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去不離此兩曲餘盡隸內人也重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轉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鸞拂林大渭州遠摩之屬謂之健

舞

幡綽標弄

凡樓下兩院進襟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舞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爲屈突子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保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

散樂呼

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覲斗以每日長在至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五

五

三五

尊左右爲長入

歌舞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巫山女	度江春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拋毬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堂春	繞池春	滿園春

下水船	同心結	牧羊怨	送征衣	臥沙堆	臨江仙	破南蠻	定風波	戀情深	憶趙十	柳史彙編	戀皇恩	杜常娘	太白星	二郎神	墻頭花	別趙十	望梅花	撒金沙	柳含烟	長命女
留客住	阿也黃	掃市舞	送行人	怨黃沙	虞美人	八拍蠻	木蘭花	憶漢月	北門西	卷之三十四	皇帝感	醉思鄉	剪春羅	醉鄉遊	摘得新	念家山	望江南	紗窓恨	替楊柳	看嬌娘
喜長新	却家鷄	鳳歸雲	望梅怨	遐方怨	映山紅	芳草洞	更漏長	憶先皇	燈下見	六	浣溪沙	歸國遙	會佳賓	醉花間	煮羊頭	紅羅襖	好郎君	金義嶺	倒垂柳	柳青娘
羌心怨	綠頭鴨	羅裙帶	阮郎迷	怨胡人	獻忠心	守陵宮	菩薩蠻	聖無憂	思帝鄉	三	恨無媒	感皇恩	當庭月	大遶鄚	河瀆神	烏夜啼	想夫憐	隔簾聽	浪淘沙	楊柳枝

留諸錯	帝歸京	駐征遊	看月宮	七星管	大酺樂	中韻	漢陽女	喜秋天	太平樂	柳史彙編	蘇東情	玉搔頭	傾盃樂	賀皇化	鵲踏枝	拜新月	月遮樓	滿堂紅	女國王
如意娘	喜還京	泛濤溪	宮人怨	醉公子	金羅縫	下韻	靜戎煙	大郎神	長慶樂	卷之三十五	蘇幕遮	鸚鵡杯	謁金門	感庭秋	萬年歡	團圓旋	感恩多	南天竺	綾踏歌
黃羊兒	遊春夢	胡相問	嘆疆場	朝天子	蘇合香	普恩光	三臺	胡渭州	喜回鑾	七	遊春苑	路逢花	金雀兒	上行盃	一捻盃	喜春顰	長相思	定西番	天外聞
蘭陵王	柘枝引	廣陵散	拂霓裳	木笳	山鷓鴣	戀情歡	上韻	夢江南	漁父引	洞仙歌	黃鍾樂	初漏滿	淮水吟	曲玉管	離別難	大獻壽	西江月	荷葉杯	五雲仙

小秦王	花王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鵲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醉胡子	山花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蝴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甘州子	得逢子
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破陣子
歷劍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八			
穆護子	劍舉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雀子	模魚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何滿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化生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上元子	金娥子	拾麥子	多利子
毗沙子	胡檳子	西溪子	劍閣子
惜琴子	莫璧子	唧唧子	亂花子
踏金蓮	送神子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采桑

巫山騷	霓裳	樹庭花	伴侶
雨淋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逐	呂太后	突厥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絃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匠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鷄	吳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雁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西河獅子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揀工不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九			
楊下採桑	西國朝天	望月波羅門	
玉樹後庭花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假面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若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着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樂器類上			
鐘			
月令章句曰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不可以文載口傳于是始鑄金作鐘以至十二月之聲			

山海經曰炎帝之孫伯岐因鼓遂爲鐘又曰伯岐生鼓延是始爲鐘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世本曰黃帝工人倕所造皇圖要紀帝嚳造鐘聲禮曰倕之和鐘鄭康成云倕堯時鐘工也

鑄鐘

隋音樂志曰鑄鐘即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者也宋朝會要載馮元等議曰昔黃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鐘以調律月令鑄鐘是也

黃帝鐘

欽定四庫全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十三

聲以象成功大者其鐘特大蓋黃鐘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黃鐘之本故景鐘爲樂之祖

鐘毀

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音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

晏子春秋

圓潭墜鐘

福州長溪縣境有圓潭者水深巨測紹興二年近居

村民姚更當秋夜聞鐘聲鏗訇響振山谷偕二子乘月往觀之正見一鐘墜于潭潭之側三寺環遠僧知其異明旦各持誦經呪投牒請禱冀得鐘左右二寺逸然弗應惟中寺纔擲牒水即湧高丈餘鐘隨而浮上僧具威儀梵唄迎以歸其重三千斤幾龍蟠結精巧特甚安奉於寺樓上繼此一潭帖然不復有異數歲寺遭火一空獨鍾樓屹然不動

鐸

蜀子曰禹治天下以五聲聽爲銘書于笥簠曰教寡人以事者振鐸禹世已有此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十三

車鐸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章懷太子嘗作寶慶曲閣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榮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地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鉦

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鑄鉦鐸以擬雷擊之聲今銅

鐸其遺事也

方響鐵

蜀將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堂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自意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切調蕤賓夜復鳴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擊水如魚跳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泥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出西陽雜俎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主 二 全

鉦

通典曰鉦亦名銅鑪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索相擊以和樂南蠻大者圓數寸或謂穆王時所造

銅鼓

銅鼓古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為馬伏波所遺其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鑿餘兩人昇行以手拊之聲似鞀鼓

磬

說文曰曲勾氏作磬世本亦云樂錄曰磬叔所造古

史考曰堯時人也禮記曰叔之離磬黃帝使伶倫造磬尚書泗濱浮磬

銅磬

通典曰梁有銅磬則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為之以代磬唐書禮樂志方響體以應石審此則是出于編磬之制而梁始為之者

閩州磬

閩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闕其一宜於黃鍾九尺掘之必得焉勅州求之如言而得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主 三 全

擊甌

呂氏春秋曰堯使質以麋絡魚缶而鼓之詩宛丘曰坎其擊缶史記秦趙會渑池秦王擊缶則古有擊缶為樂者擊甌蓋擊缶之遺事也唐初郭道源善之用越甌邢甌十二旋加減水以筋擊之其音妙于方響音人于此紀其法疑道源始也

琴

伏羲時嬰璽貢梓帝命下相栢皇斲而為琴一曰丹維二曰祖牀三曰委文四曰衡華文選西都賦曰伏羲作琴世本曰伏羲造琴琴操曰伏羲作琴長

三尺六寸六分琴書曰伏羲氏王天下削桐為琴
帝王世紀曰炎帝作五絃之琴桓譚新論曰神農
氏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又曰周文王武王各加
一絃廣雅云神農琴三尺六寸六分止有五絃文
武增二絃隋音樂志曰琴神農製五絃周文王加
二絃為七者也高氏小史曰炎帝教人作五絃之
琴通禮儀纂曰堯使母句作琴五絃楊雄琴清英
曰舜彈五絃琴堯加二絃山海經曰帝俊生宴龍
是始為琴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雖諸
家記所始長短增絃不同要之以太昊作之為是

觀此則是伏羲所制

祝融取樛山之櫟作琴彈之有異聲能致五色鳥舞

于庭中琴之至寶者一曰皇來二曰駕來三曰鳳

來故生長子即名曰琴

帝俊有琴曰電母一作鼓每夏月電光一照則絃自鳴

此與豐山之鐘謂之霜鳴皆異寶也

晏龍者帝俊之子也有良琴六一曰菌一作苗首二曰

義輔三曰蓬明四曰白民五曰簡開六曰垂漆

大戊三十一年伊陟作琴名曰國阿

左氏襄公二年穆姜擇美楨自為頌琴杜預曰琴名
也猶言雅樂按周禮有頌笙頌磬予嘗疑之若謂
此之二器以需頌為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
其器不記於周禮也因閱杜語乃悟頌云者其
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寶之琴有二名一名响泉
一名韵磬其義亦取此乎

祝牧入山樵採得異木其狀類琴因斲成之名曰太

古與妻偕隱嘗作歌鼓之曰天下有道我斲于佩

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相樂以

終身楚王子無虧有琴曰青翻後質于秦不得歸

琴歌曰洞庭兮木秋濛陽兮草衰去千里之

家園作咸陽之布衣

秦惠文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閑邪故夏侯湛琴賦云

聊閑邪於五絃兮翼宣和于萬里

司馬相如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之琴文

木之几扶餘之珠琴銘曰桐梓合精

張安世五歲能鼓琴讀書過目成誦後為成帝侍中

其所寶琴二一曰秋梧疎雨一說四字即琴銘也

二曰白鶴背有子野兩字

常玄成有琴曰常清玄成字少翁孟六代孫累官至

太常

崔駰涿郡人字季伯有琴曰臥水背銘云空桑之桐

泗濱梓丁爰造琴于策底彈之福降壽穠已李斯

小篆

桓麟字元龍有琴曰叢竹流風榮之孫也

建武十一年蓋國女王遣使獻五絃琴中國制也上

有十六字皆鵠頭書惟首伊王二字可識故名曰

伊王琴上寶之

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材也因

請之削以為琴號曰焦尾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七

荀季和淑有琴曰龍唇一日大風雨失去三年後復

大風雨有黑龍飛入李膺堂中膺諦視識之曰此

荀季和舊物也即送還季和恐復飛去嵌金於背

曰劉累以厭之改名曰飛龍

吳叔治脩夏曰納涼門外時聞桐樹下有琴聲後一

胡請以五百金買此樹叔治曰金欲得耳第吾自

以口就食即見此樹今何忍伐之後叔治出為北

海王簿歸已為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琴至示叔

治一曰陰姬一曰陽娃不加少漆斲磨光亮其文

宛然各有仙女弄琴之狀云涼天月夜不鼓而自

鳴請留其一以相報叔治拒而不受

潘正叔尼有琴題曰抱寢八分書

羅陽令賀韶得吹臺之桐為琴二一曰嘯魚二曰恒

壽

呂安罹事稽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文王於是

錄康閉獄臨歿而兄弟親族咸與其別康顏色不

變問其兄曰何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

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矣

文士傳

稽康臨歿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袁孝尼嘗從吾學

廣陵散吾惜故不與廣陵散於是絕矣

竹林七賢傳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七

應璩與劉劭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故傳玄琴賦云

馬融譚思于止息稽康琴賦云次其曲引所宜則

廣陵止息東武太山夫德璉季長俱在康前而康

賦有廣陵止息之語故知琴曲之名其來舊矣可

云稽所撰曲耶太平引廣陵散雅音之說互有不

同伯通館月華亭畫夢之言各家並載又豈可謂

散自廣陵託之神鬼耶韓臯詭辭以欺人而史氏

載之于傳豈聆音察理者耶

宋太祖琴曰靡玉即命蕭思誥彈於鍾山賜銀鍾者

載達有琴號曰黑鵲背刻讚云至人託玩道德宣情

微音虛遠感物悟靈皆小篆書後不應

王

三

對使破之無不惋惜

戴仲若達子也有琴曰躍魴兄勃有琴曰應谷作垂

露書

王敬伯琴曰感靈舊說敬伯一日泊江渚中是夜月

明露下敬伯悵然心動援琴微弄因感劉惠明亡

女之靈相就如平生敬伯復撫絃歌曰低露下深

幕垂月照孤琴空絃咽宵淚誰憐此夜心女和之

曰歌宛轉琴復哀願為烟與露氤氲共此懷故成

此名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大

三

王韶之琴曰要晨風韶之字休泰偉子也

宣城王鸞有古琴傳是始元中物背銀嵌谷風二字

細古篆文王極愛重一日命謝朓為詩詠之詩成

王擊節稱賞遂用為驃騎眺字玄暉其詩曰洞庭

風雨幹龍門生虬枝雕刻分布護冲響鬱清危春

風搖蕙艸殊月蒲方池是時別霍叶浸淫客淚垂

何仲弘偃為吏部尚書有琴曰霜空淮響

虞蘇琴刻曰歷山夜雨虎爪材梅花斷紋

虞炎會稽人少時至秦望山見獵人得一鹿向炎悲

鳴炎買而放之後過山下遇一人贈以古琴忽不

見背有芝英書不可辨後示沈約約覽久之

離塵曾獲貝遇文惠至驃騎將軍矣沈嘆異久之蓋

文惠太子所重官至驃騎將軍矣沈嘆異久之蓋

土離塵鹿也曾獲貝贈也始悟其為放鹿報也

梁武帝賜張士簡玉琴一張琴首金嵌淮木春鶯四

字道勁有法

柳文暢惲琴號曰春風徐脩仁勉琴銘曰貧士舊傳

即五柳先生無絃琴

錢塘僧淨暉字昭曠學琴於僧則全完仲遂造精妙

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門嘗得一舊琴脩治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大

三

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隱若有字痕重加磨礪得

古篆霜鏤二字黃金填之字畫勁妙有法中官陳

彥和以七百千得之別以馬價珠為徽白玉為軫

修成彈之清越聲壓數琴非雷氏未易臻此靖康

丁未辛道符趙方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鎮江府時

彥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

吳琚節使蓄雷氏古琴號曰九霄環珮

趙碧瀾名由祚字佑之有古琴名為雪夜冰

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思長養之恩也後增以文武二

絃師曠一曲未終則大風雨隨之三年國大旱甚

此名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大

三

王韶之琴曰要晨風韶之字休泰偉子也

宣城王鸞有古琴傳是始元中物背銀嵌谷風二字

細古篆文王極愛重一日命謝朓為詩詠之詩成

王擊節稱賞遂用為驃騎眺字玄暉其詩曰洞庭

風雨幹龍門生虬枝雕刻分布護冲響鬱清危春

風搖蕙艸殊月蒲方池是時別霍叶浸淫客淚垂

何仲弘偃為吏部尚書有琴曰霜空淮響

虞蘇琴刻曰歷山夜雨虎爪材梅花斷紋

虞炎會稽人少時至秦望山見獵人得一鹿向炎悲

鳴炎買而放之後過山下遇一人贈以古琴忽不

見背有芝英書不可辨後示沈約約覽久之

離塵曾獲貝遇文惠至驃騎將軍矣沈嘆異久之蓋

文惠太子所重官至驃騎將軍矣沈嘆異久之蓋

土離塵鹿也曾獲貝贈也始悟其為放鹿報也

梁武帝賜張士簡玉琴一張琴首金嵌淮木春鶯四

字道勁有法

柳文暢惲琴號曰春風徐脩仁勉琴銘曰貧士舊傳

即五柳先生無絃琴

錢塘僧淨暉字昭曠學琴於僧則全完仲遂造精妙

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門嘗得一舊琴脩治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大

三

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隱若有字痕重加磨礪得

古篆霜鏤二字黃金填之字畫勁妙有法中官陳

彥和以七百千得之別以馬價珠為徽白玉為軫

修成彈之清越聲壓數琴非雷氏未易臻此靖康

丁未辛道符趙方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鎮江府時

彥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

吳琚節使蓄雷氏古琴號曰九霄環珮

趙碧瀾名由祚字佑之有古琴名為雪夜冰

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思長養之恩也後增以文武二

絃師曠一曲未終則大風雨隨之三年國大旱甚

哉正聲之作薄德者不可聽也其曲不過廣陵散
風入松別寵怨十餘弄耳今好琴者雜以新聲
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製最妙一不博
金二不換玉三泛峽吟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
憤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二其名太
宗改不博金曰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

銀絲供

張約齋鑑性喜延山林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盃後
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教好又要真
味衆客謂必繪也良久出琴一張請琴師彈離騷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子
一曲衆始知銀絲乃琴絃也調和教好調和也又
要有真味蓋取淵明琴書中有真味之意也張本
勲貴家也而能知此真味賢矣哉

一絃琴

通典曰一絃琴有十二柱柱如琵琶晉紀曰孫登居
白鹿蘇門二山彈一絃琴按拾遺記云師延商樂
工也商時總脩三皇五帝之樂一絃之琴或作瑟
則地祇皆升是商代已有矣馬明王別傳曰明王
入石室金床玉几彈琴有一絃五音奏令著石盤
之通典曰擊琴柳惲所作惲嘗爲文思有所屬還

筆誤中琴因以管爲琴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
琴而聲亮舉以擊之以節曲按南史柳惲傳初父
世隆寫曲彈琴爲士流第一惲每奏父曲哀感復
變體備寫古曲常賦詩未就以筆搯琴坐客過以
筋扣之惲驚其韻哀乃制雅音後傳擊琴自此始
今世俗有彈獨絃琴以竹扣擊之即此

藝以神遇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
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
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子
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汨澎湃
之聲林木宵冥群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移
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
牙遂爲天下妙絕唐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
術曰吾于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
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
五絃也此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歟藝
而至是始可與語藝矣

孔子鼓琴

孔叢子孔子晝息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

櫛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
沉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爲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爲
施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
吾有之嚮見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
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
韓詩外傳孔子鼓瑟曾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
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辟之行子貢入夫
子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鄉者
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鼠循屋微行便蹙厥目曲
脊逆之色獲不得丘以瑟爲其音參以丘爲貪狼
邪僻不亦宜乎

和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三

三四十六

琴有殺心

後漢蔡邕在陳留有彈琴於屏邕聽之曰以酒召我
而有殺心何也彈琴者曰向我鼓絃見螳螂方向
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
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色乎邕莞
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辨古琴

古琴以斷文爲證琴不歷五百年不斷愈久則斷愈
多斷有數等有蛇腹斷其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

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細斷如髮千百
條多在琴傍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
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非千餘載不能有
也蓋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以他器用布漆
琴則不用他器安閑而琴日夜爲絃所激又兼歲
久桐腐而漆相枯破則如斷紋隱隱然有妙處雖
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其斷紋如劍
鋒僞則否

僞作斷紋

僞作斷紋者用信州薄連紙先漆一層于上加灰紙

和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三

三四十六

斷則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熱用雪罨之
激烈或用小刀刻畫以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
鋒亦自易辨

古琴樣制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
並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嵌堅
木以承弦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潤非若今
琴而缺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于岳
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如凸瓶狀或以夫子
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

古制又於第四弦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也可笑也

琴名玲瓏玉

南昌士家有古琴面上三穿孔然皆不當弦不碍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足市之而去紹興諸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弦今已亡矣

琴材陰陽

古琴陰陽材者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也日不照者爲陰也如不信取新舊桐木置于水上陽浮陰沉雖反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琴士所未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五

古材造琴

自昔論擇才者曰紙甌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榱桷然梁柱恐爲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甌水槽患其薄而受濕氣多惟木魚鼓腔晨夕長近鍾鼓爲金聲所入最爲良材然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鑒今陳述之昔吳越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

寺聞瀑布聲在簷外晨起視之瀑下淙石處正對

一渥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柱則爲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更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後錢氏納貢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傳至雪川葉夢得家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吹日晒之金石水聲感入之所處况在空曠清幽消散之地而不聞塵凡喧礫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五

雷張琴

今人見栗池沼有雷文張越像便以爲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留心斲雷張未必過也

造琴不可促辦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之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辦每一事如槽腹琴面之類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斲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

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于卓上橫厚木於鼻下夾卓以篾絞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方解底必襍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乾再上一次面灰用細極骨灰如薄紙止一層二層一月方乾面上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徽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製造之法諸琴書脩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古琴不可再漆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先退盡惟黯黯如海船所貨鳥木此最奇古而或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亦滯琴之聲此大戒也

純陽琴聲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暮夜陰雨之際聲不沉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

琴底必須舊樟木

今人多擇而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墮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樟木鋸開以指甲槌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琴材貴實紋直

桐木太鬆而理疎琴聲多泛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線之密條達而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也亦以槓不入爲奇其槓得入者疎粗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素胎者非梧桐也今人多誤用之

琴材出於自然

燠晒琴材古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灶上或風吹日晒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地間必歷多年然後受陰陽氣足而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灰陰陽之氣去盡然後反本還元復與太虛同體其奇好處乃與造化同功豈人力所能致 吹晒所能成哉

桐木異種

有梧桐生子如簪箕者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花桐有櫻桐其實堪以榨油有刺桐其木皆偏身生刺如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皮即今花桐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即今之梧桐也二者皆可以爲琴而梧桐理疎而堅花桐柔而不堅梧桐勝於花桐明矣今取舊才但知輕者爲桐

而不知堅而輕者為梧桐母惟乎滿天下無良琴也但諺曰新桐舊桐蓋指言梧桐也

琴底用梓漆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色用以為琴底者有黃心梓其理正類櫟木而極細更白不堪若作器皿用難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為琴底須不經取漆而老大方可用

琴腹有法

製琴腹至安鳳足處須小扼之過足則復寬之蓋聲遇扼則不直達遇寬則復悠揚而去所以韻長乃

是唐雷文秘法此論琴腹橫廣也面底皆然

琴足軫尾

琴足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如鐫切忌尖與凹足之杓與琴之鑿必大小相當毋差毫釐若杓小而以紙副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宜用此三等木切不可金玉犀象為飾多招盜賊併為琴害矣

雷張槽腹妙訣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于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形於龍池鳳沼之鉉微令有唇餘處悉窪之正

銅錢之背穿眼處有絃凸起今聲有關閉既取其面底者如尾相合而池沼之唇又關閉不直達故聲有所置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予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於池沼間以指探之果如此

得古琴去土氣法

古之愛琴者歿則戒子孫藏之冢間或有石匣者復出而為世用多是沉聲闇闇然蓋以受土氣多濕氣勝耳法當用大甑蒸之以去濕土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于風日處挂晾其聲則復

琴州浦江有一士大夫家數地得琴長大有斷紋紹

興間獻之御府為巨璫所沮曰此堽墓中物豈宜

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之愈久而聲方出此琴若用蒸晒去土氣當無比矣

按琴之法

按琴須作維摩樣按脚不碍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脚今世更平不假坵板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面案固佳然薄必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餘若得大栢大棗木不用膠合以漆合之尤妙又今見人作琴卓僅

容一琴須闊可容三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案較琴聲便可見琴案上切不可置香爐燭物於前吳自強雲山集於案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琴室宜實

前輩或理琴以寃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琴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歛園圃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于高林大木或岩洞石室之下清曠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手 三 四 五

何異

挂琴之法

挂琴不宜着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為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所不到處當挂時作一錦絀之袋袋之以蔽塵埃或用匣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濕氣梅月須早入匣周以厚紙糊縫安樓上或閣上陰涼處琴匣須低矮窄小僅可容琴蓋令客受子口仍用釘鉸銷若令童僕抱琴勿宜橫抱倘遇物觸損雲牙不若於袋上作帶攀壁甘於肩後則無損矣然攀須繫緊不可寬也

陽材琴

霧下彈琴而聲不泛蓋陽材也若鐘鳴鷄唱霜清月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彈琴必對清香味木

彈琴對花惟崑桂江梅茉莉茶蘼簷前等香清而色不艷者方妙若妖紅艷紫非所宜也

彈琴貴月明人靜

夜深人靜月明當軒香爇水沉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在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三

二十七

彈琴用蚌徽

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愈煥發了然分明此正為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產珠蚌也別蚌無光彩故不用

斷琴名手

斷琴名手唐雷霄雷威雷班郭亮皆蜀人沈鐔張錢皆江南人蔡獻僧智仁衛中立慶曆末人馬希仁馬希先並宋崇寧間人

琴名

北方名琴春雷玉振流泉並不在不出左高寒玉實腹

琴制木冠名韵磬秋嘯伯金儒萬壑松風

瓊响方端玉壺水小字趙玉溪澗素紫雲玉雀

玉雁皆宣和御府大雅趙菊松雪周浮奔

雷樊潭八百存古張受秋澗泉楊守玉玲瓏伯

百衲太平興國年趙仁濟術進入越國王宮今李

公略得之據云其家舊物也

秦姬曲

燕丹傳秦王謂荆軻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

而故召姬人漏月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

神史彙編 卷之百廿五 三

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軻可負而拔王於

是奮袖超屏風走然則秦王之免姬人力也乃賜

夏無且金而不及姬人何耶

琴書類集

凡諸調弄諸家譜錄盡分三古若以琴道之始則伏

義爲上古明矣今並取自堯製神人暢等諸曲爲

上古秦始皇制脉道德爲中古蔡邕制遊春等五

弄爲下古先賢既分今亦列之左右

神人暢堯制思寥操明歷山

五老彈舜制又云舜南風之詩即是

襄陵操禹制明

克商操武伐

主受命

越王操周公

千金操並文

采薇操伯夷

履霜操尹伯

龜山操

畏匡操

東武泰山操

神史彙編 卷之百廿五 三

憶顏回操已上十二奏

懷陸操

幽蘭泉操

流水操已上並

殘形操

鹿鳴操周人

伐檀操魏文

玉女引操

霹靂引操樊高

南遊引操徐蘭

禹上會禹制訓日操

離美操文王制思士操

岐山操

神鳳操成王傷毀操藏子

離駒操

箕子操許由文王操師襄

歡樂操

將歸操

獲麟操

厄陳操

悲風操

望仙操

水仙操

仙道操

石上流泉操

三峽流泉操

別雀操商陵穆雉朝飛操牧犢

梁甫吟操

白雲操並曹

騶虞操邵國虞鵲巢操女

伯姬引操晉保起馬引操藏

思歸引操魏文列女引操樊

子胥引操子胥北郭引操子

相妃怨操女英三

鳳歸林操美門先

楚光明操楚明 楚妃歎操楚妃

沉湘怨操屈原

風入松操雅門 易水操

幽蘭

右並上古琴弄名

詠道德始皇

秦浴日同上

秦琴姬秦姬

刺韓王聶政

梁嬀怨杞梁

大風起漢祖

拔山操項王

采芝操四皓

昭君操明妃

八公操淮南

文君操相如

楚引操龍丘

將軍歌霍去

董逃歌後漢

五調琴五調

長樂聲胡宗

武溪深馬援

雙燕離巢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處女吟

鵲鷄吟

遠游吟

招來吟

胡笳吟

千里吟

延壽吟

黃老吟

五香吟

飛龍引

走馬引

枯魚引

箜篌引

梁甫引

大雄引

東武引

白頭吟

青箱引

猛虎行

堂上引

燕歌行

君子引

妬嬀行

秋胡行

豫章行

從軍行

長安行

洛陽道

平陵道

度龍曲

度現山

飛天白雀

右並中古琴弄名

游春

淶水

幽居

坐愁

秋思此五曲蔡邕所製

廣陵散嵇康

蜀明君劉備

烏夜啼王象

武帝哀思而成此曲

郢客歸思

失女怨衛元

十仙游

楚歌吟

楚歌行

楚客吟

秋夜聞猿

清宵秋竹悲

燕初歸

玄雀吟

仙雀舞

樂松操

仙人歡酒

歸山雀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望老傾酒

嵇康索酒

羽客銜盃

草蟲子

登龍望秦

竹吟風

哀松露

悲漢月

長清

短清

長側

短側此四曲謂之

登高望引

幽人折芳桂

悲風吟

龍頭

鳳游春

神鳳操

望月操

雙飛操

霜鴻操

澗底松

崑前桂

秋風落葉

怡神調

金丹熟

天女怨

華池燕

對竹吟

大胡茄十八拍

憶胡兒

出塞

竹林七賢

葉下聞蟬

平戎操
鍾並
調黃

玉不換

孤猿吟

看花回

對秋月

聖德頌

三

思寥吟

楚歌

邊城聞曉角

調慢角

祥雲出洞

伯牙憶子期

陳康撰

獨孤定撰

獨醒

並淒涼或云西調

右並下古琴弄名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五

卷之一百四十五

三

音樂門

樂器類下

瑟

世本曰伏羲造瑟王子年拾遺記曰庖羲氏絃桑爲瑟世本又曰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帝王世紀曰伏羲作瑟三十六絃隋音樂志曰瑟二十七絃伏羲所作者也高氏小史曰太昊作二十絃之瑟西都賦曰神農作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一

日三十五

呂氏春秋曰朱襄氏之王天下爲陽氣蓄積果實不成故王建作五絃之瑟高誘曰王建朱襄之臣瞽叟制爲十五絃舜益以八絃爲二十三絃山海經曰晏龍始爲瑟數說雖異以世本之說爲得集韻謂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爲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爲箏又曰箏箏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鼓樂記乃曰箏更拌五絃之琴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謨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

八絃以爲二十五絃之瑟然則瑟之在古其規模更蓋亦屢矣固審音者宜畧知也

琵琶

隋音樂志曰曲項琵琶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也事始云碎葉國所獻

大忽雷小忽雷乃內庫琵琶名冷聞記鰐魚名忽雷陳後主孔貴嬪琵琶名懷風

渾不似

琵琶又名鼉婆唐詩琵琶皆作入聲音弼如斷腸猶繫琵琶絃之類是也王昭君琵琶壞胡人重造而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六

二

三百七

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胡撥

琵琶所始

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漢迷烏孫公主入番念其行遠思慕本朝使知音者馬上奏琵琶以慰悅之琵琶有直項曲項者蓋便於關軸也樂錄云琵琶本出於絃鼉而杜摯以爲秦之末世苦於長城之役百姓絃鼉而鼓之古曲陌上桑閒范曄石苞謝奕孫

落外夷

阮咸

樂器有似琵琶而圓者曰阮咸大曆中愚之再從叔翁司徒沂公之鎮渭也因與賓客會琴話及斯樂曰往中宗朝元賓客行中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冢獲其銅鑄成者獻之元曰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人以木為之音韻清朗頗難為名權以仲容姓名呼焉於今未蒙佳號况阮公昔賢豈可以名氏而號樂器乎其形象月其聲合琴目為月琴宜矣自是知之者不以舊名呼今人以為李崖州

相月所號非也

稽琴

杜肇賦序曰秦人苦長城之役絃鼓而鼓之紀以為琵琶之始按鼓如鼓而小有柄長尺餘然則繁絃于鼓首而屬之于柄末與琵琶極不彷彿其狀則今稽琴也是稽琴為絃鼓遺象明矣唐禮樂志曰琵琶軀圓修頸而小號秦漢子蓋絃鼓之遺製出于胡中傳為秦漢所作今人又號稽琴稽康所製故名稽琴雖出于傳誦理或然也

箏

唐法言切韻曰箏秦蒙恬所造風俗通曰箏秦聲也而五絃今十三絃不知誰作傳玄箏賦序曰或以謂蒙恬造去國之臣不能關思也隋音樂志曰箏十三絃所謂秦聲蒙恬所作傳子曰上圓象天下平象地空準六合絃柱準十二月乃仁智之器阮瑤箏賦曰長六尺應律數晉陶融妻陳氏云箏后製創制子野考成也

箏

音簫都下所謂排簫是也今言簫管乃別器箏秦樂也乃瑟之流古瑟五十絃自黃帝令素女鼓瑟帝

悲不止破之自後瑟止二十五絃秦人鼓瑟兄爭之又破為二箏之名自此始今之制十三絃而古制亦有十二絃者謂之秦箏世俗有樂器而小用七絃名乾箏今乃謂之箏如是則簫管以二物為一名箏箏以一名為二物矣武云蒙恬分瑟為兩則恐無爭之義

篳篥

釋名曰師洎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好也晉應劭曰漢武命侯調始造此器史記封禪書漢武禱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作篳篥杜佑曰或云侯暉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六

五

三十八

其聲坎坎應節故曰坎侯誤為空侯侯者因樂人姓耳謂師洎非也宋鹽州守劉義慶空侯賦曰侯牽化而始造通典說其形似瑟而小用撥彈之非今器也又有云篳篥胡樂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謂之聲正今物也續漢書曰靈帝胡服作胡篳篥侯隋音樂志曰篳篥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也

統梁

列子韓娥歌音統梁樂書統梁樂器也與篳篥相似宋武帝大明中懷遠謂之遠梁懷遠亡其器亦絕

矣又楚莊王琴名統梁

箎

世本曰蘇成公造箎宋均曰周平王時候也又曰暴公所造舊制一月管不知暴公何代人然非舜前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管則暴公安得造也隋書音樂志曰箎長尺四寸七孔蘇公所作者通典曰帝嚳平共工之亂作鼓鼓揭控塤箎故樂記以為聖人作此六者古史曰古有箎尚矣蘇成公善箎而記者因以為作謬矣

箎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六

六

三十九

禮記曰土鼓篴篴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古天子號蓋伊耆氏所作

笛

馬融長笛賦序曰此器起于近代本出羌中風俗通曰漢武帝時丘仲所造長尺四寸七孔京房曰丘仲工其事不言所造廣雅曰箎謂之笛有七竅而周官笙師教絲篴藝文類聚有宋玉笛賦則笛前于丘仲遠矣隋書音樂志曰笛丘仲所作其辨五音有七孔以應七聲太平御覽曰皇帝使伶倫伐竹於嶺溪而作笛吹之作鳳鳴箎談曰有雅笛

有卷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刻其上五孔出其背正似今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乃今橫笛耳鼓吹部謂之橫吹非融所賦者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世所謂商聲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遂乃今時所吹五孔竹筴亦橫設而五孔不知出何典

簫

禮記集解曰伏羲作簫十六管事始云女媧造風俗

和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七

簫

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世本亦曰舜作長二尺隋音樂志曰簫十管長二尺與舜所造者不同而古今以爲舜作

尺八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所膜焉足黃鍾一均聲或謂之尺八管容齋隨筆引逸史及孫夷中仙隱傳呂才傳皆有尺八事又醉鄉日月唐人酒令云遠望漁舟不濶尺八憑闌一吐已覺空侯

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院布施及覺問之無知者乃遣募訪訪

僧自出應召資持所夢物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深峻處見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觀其額乃迴向也僧至聞鐘磬及禮佛之音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令與入相隨歷房布施惟餘一分一房但空榻無人僧頓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也問僧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汝回可將尺八付之并手巾袈裟今自收也狂僧膜拜出門數步不復見寺所在矣

和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五

八

尺八

字

世本曰隋作筚篥注云女媧氏之臣也通禮儀集口漢武帝時丘仲作筚篥三十六管而韓子有齊宣王好吹竽之事則筚篥非丘仲所作明矣世本之說是

筚

禮記明堂位曰女媧之笙簧簧笙中之簧也世本曰女媧作笙簧高氏小史亦云曹植女媧贊曰造簧

作笙隋書樂志曰笙竽並女媧之所作也釋名曰笙以匏爲之十二管有簧

塤

世本曰塤暴公所作宋均云周平王時諸侯通與曰不知何代人周之畿內有暴國豈其人乎承謂世本所記當是以諸侯有暴公爲卿士而諧蘇公作何人斯以絕之其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以言其俱爲王臣恩如兄弟故謂伯仲其相應和如塤篪便爲暴公作塤蘇公造篪按樂記曰聖人作爲鞀鼓控揭塤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隋書樂志曰

仲史樂編卷之百四十六 九

鼓

禮記明堂位曰土鼓箬柝者氏之樂也帝王世紀曰黃帝殺夔以其皮爲鼓黃帝內傳曰帝與蚩尤戰玄女爲帝製夔鼓又請帝製鼓以當雷霆世本曰夷作鼓蓋起于伊耆氏之土鼓也

鼓足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鄭注云足是四足毛公詩注曰夏后氏加四足謂之鼓足

建鼓

明堂位曰商楹鼓詩商頌曰置我鞀鼓毛公注云商人置鼓鄭箋云湯改夏之制乃始植我商家之鼓楹謂之柱以楹貫植之隋書樂志曰建鼓商人以柱貫之謂之楹鼓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蓋商所作也又棲翔鶴于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鵠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鷺鼓越置大鼓于雷門以壓吳雙鷺從鼓而飛雲中或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非周道之衰頌聲輒飾以鷺存其流風未知孰是

懸鼓

明堂位曰周懸鼓按周頌有瞽之詩曰應田懸鼓周禮雷靈路鼗鼗等鼓皆有簨簴以懸之隋書樂志曰建鼓人懸之謂之懸鼓

鞀

呂氏春秋曰帝嚳使垂作鼓通曆曰帝嚳平共工之亂作鞀鼓今不言播鼓而曰撚梢子世俗之陋也又如擊鼓云超舞云征徭之類甚多

鞀

唐韻曰鞀騎上鼓鞀鞀也裨助鼓節亦作鞀今軍行

馬上所擊是也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制鼓聲以當雷霆是則黃帝制之以伐蚩尤也呂氏春秋曰帝學令倮作鼗鼓之樂又云倮作鞀以節鼓

鞀

呂氏春秋曰倮作鞀當子禹爲銘書于簋虞語寡人以獄訟者搖鞀

雷門鼓

吳王夫差起蛇門以厭越人越爲雷門以穰之擊大鼓于雷門之下而蛇門開焉後移鼓于建昌宮之端門有雙鷺從鼓飛出或云鷺鼓精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六

十一

街鼓

舊唐制京城內金吾衛軍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廐請置六街之鼓號曰鼕鼕鼓防奸禦盜也

羯鼓

羯鼓錄曰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唐禮樂志曰蓋本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明皇稱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

羯鼓錄唐南卓刺史羯鼓出外更樂以戎羯之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部高昌部疎勒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都曇鼓似帶鼓而小

即指答臘鼓也鷄婁鼓之上聶如漆桶山桑木爲之有小牙床承之擊用雙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景明月清風破室透空特異衆樂杖用黃櫨木狗脊花楸等木須至乾濕氣而復柔賦乾收發越嚮亮取戰震健舉捲用鋼鐵當精鍊捲當至勻若不勻應候高下擲振不得即鼓面緩急若琴徽之炆病諸曲調如太簇曲色但勝乞婁婆曜日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製其餘徵羽調曲皆與胡部同故不載上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六

十一

胡部皆與胡部隨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玉笛嘗遇二月初吉柳杏將吐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柳杏皆已發折及製秋風高至秋空迥徹纖雲不起則奏之必遠風方徐來夜葉下墜其曲絕妙入神例皆如此汝陽王璣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遊幸頃刻不捨常戴緋緇帽抽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於帽上簷處二

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

洛上大喜賜璫金器一厨因誇曰真花奴璫字花奴

宋開府雖耿介不群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樂部行

南山起雲此山起始承恩顧與上論鼓事曰頭如

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即羯鼓之能事也山峯取

不動雨點取碎急即上與開府兼善兩鼓也而羯

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

其孫沈亦工之并有音律之學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調集長安僦居務

本重夜聞羯鼓聲頗妙於月下步尋至小宅門極

和史彙編卷之五百四十六

畢隆扣請羯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鷄乎

雖至精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

事無入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

近張通儒入長安某家事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

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守之竟無結尾聲故夜夜求

之宛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

何索尾焉工曰柰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

盡者須以他曲解之可盡其聲也夫耶婆色鷄

當用掘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教果相諧協曲意皆

盡如柘枝用澤耳州用工泣而謝之即立言於寺

卿奏為主簿後累轉至太常卿宰相杜鴻漸亦

之丞泰中為三川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因

言比有別墅近華嚴閣每遇風景晴朗時或登閣

奏此初見群羊牧於山下忽數頭蹣蹣不已某不

謂以鼓然也及止群羊亦止某復鼓羊亦然遂以

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

家走而吠之及群羊側逐聲俯仰若有聽少選即

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士林中無習者唯僕射

韓皇善亦不甚露焉

祝敬

和史彙編卷之五百四十六

禮樂記曰聖人作為柷敔生示調祝敬也通曆曰帝

嚳平共工之亂作樂

角

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

一云出于越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製角一十四

以警像通禮儀纂曰蚩尤師蚩蚩與黃帝戰帝命

始吹角作龍鳴以禦之蓋角肇於黃帝氏也谷僉

角賦曰黃帝會群臣于泰山作清角之音號令之

限度也軍中置之司昏曉故角為軍容也

本堂禹錫道州鼓角樓記云鼓角之制其來遠矣

帝之禦宇戰蚩尤於涿野克壯乎虎旅取象乎龍吟爾後始備于鹵簿稷嗣定于雅樂前征鳥蠻之國遂寢于兜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于天驕之奏故有屹襄湖之俊雉敞雲構之飛譙三吹之調切深七萃之師咸肅不顯乎威武底寧乎邊鄙則知聖人備物制用其利博哉近世胡祭酒儼云畫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詞初弄云爲君難爲臣難難又難耳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烏烏皆難字之變聲其說甚新然不著出處諸書亦不見其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六

十五

三

笳

杜摯笳賦序曰昔伯陽避亂入戎懷土遂建斯樂又胡笳漢舊錄有其物不記所出本末云胡人卷蘆葉吹之名曰胡笳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自懷

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解圍而走劉疇避亂鳩壁賈胡數百欲害之疇援笳吹爲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群胡皆垂泣而去二人得免于阨其事絕類狠心不可以言論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然則聖人之樂其能治人神和上下也宜矣今樂之作者能動人乎哉人情物理非異也音節不足相激發耳

感栗

說文曰乃羌人所吹屠廐以驚馬樂錄曰笳管也何承天纂文曰羌胡器出于胡中其聲悲本名悲栗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六

十六

三

亦云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乃以笳爲之管爲管樂府雜錄曰本龜茲國樂唐編四簿爲笳管用之雅樂以爲雅管六竅則爲鳳管今狐揆樂要曰篳栗出胡中或云龜茲國徐景山曰本胡人牧馬截骨爲筒用蘆貫首吹之以驚群馬因爲竅以成音律今胡部在管音前故世亦云頭管

拍板

樂府雜錄曰明皇令黃幡綽撰拍板譜綽曰但有此板則不失其節奏或曰幡綽於紙上畫兩此板曰但有耳道即無失節奏通典有擊以代拊擊節也

因其聲以節奏是拍板蓋出于擊節也又晉魏之代有宋識善擊節以板拍而代擊節是則拍板之始也鄴城舊事曰華林園齊武成時穿池爲北海中有一拍板則此器已見于北齊矣牛僧孺謂之樂句

篳篥

禮記曰夏后氏之龍篳篥蓋樂之制自造鍾磬則宜有篳篥而飾之以龍則自夏后氏始也虞虛呂切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勾陳也說文鍾鼓之附飾爲猛獸釋名橫曰篳縱曰篥

釋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十六

七

參撾

後漢彌衡傳云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躞而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自搥地來前蹀躞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復擊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按撾及搥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七糾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以參爲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是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楊文

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左中書舍人尤嗜學該博領集賢學士校書郎校理詩書吳淑校古樂府中有參字者淑多改爲標蓋章草之變錯曰非可以一

例若漁陽參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彌衡作漁陽參撾古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慘黃塵蕭蕭白日

暗淑歎服之予謂撾鼓一也故或用撾字然參字當如徐說音七鑒反三撾鼓也以其三撾故因謂之參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漁陽時干戈未得

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參彌衡撾亦以去聲讀之也觀存中筆談論廣陵散乃曲名參如操

釋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十六

太

三

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爲曲名明矣所謂漁陽參者正如廣陵散也又云宋景公文信詩云波生客浦揚舠遠潤逼漁陽作修遲又逆李冀州詩云征聲曲曲漁陽慘後乘人人歎下才皆以去聲呼之但參字從人爲異耳

哨笛研鼓

政和三年六月尚書省言今已降新樂其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研鼓十般舞之類悉行禁止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六終

花木門

花木總論

草木始生

盤古之君身後毛髮為草木淮南子曰日馮生陽開
陽開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廢木凡根拔木
者生于廢木根拔生若程若程生玄玉玄玉生醴
泉醴泉生皇華皇華生廢草凡根拔草許慎注云
馬木之先也段成式酉陽雜俎曰日馮生陽開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七
陽開生麟胎麟胎生幹木幹木生廢木招搖生程
程程君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應黃應黃生
黃華黃華生廢草與淮南子小異此蓋草木之始
也

山居草木記

園庭草木佳樹芳草或致自山人或得於樵客始則
盈尺今已豐尋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
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榲櫨刺溪之
紅桂厚朴海嶠之香檳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
山之月桂青颺之楊梅曲柯之山桂溫樹金陵之

株栢蠻荆杜鵑茆山之山斄側栢南蜀宜春之柳

栢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眼其水物之美者有

白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茆山東溪之茅

蓀復有日觀震巫鎮羅浮之桂木嚴湍鹿草漏澤

之石焉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

白蕖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標天台之

海石楠桂林之茆蘅台嶺山與八公山之怪石巫

峽嚴湍琅臺之水石而布於青渠之側仙人迹鹿

兔迹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

木兼容剡中之真紅桂凱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七

蘇桐桐山茗重臺黃薔薇東陽之紅桂紫石楠九

華山藥樹木蓼青檳黃心梔子朱杉龍骨庚申歲

後得宜春之金筆密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姜

碧色百合焉

原物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

自根生命在根

草木別名

黃曰曆英朱草曰赤草琥珀曰江珠薏苡曰簞珠雲

芝水芝土芝曰三芝白芝曰玉芝凡芝曰石蘭霍

香曰管松香附子曰省頭香桑寄生曰雷木
胥地筋曰青蛇或曰黃芝可理五臟莖蒲根曰
本天門冬曰顛棘又曰潘羊猪苓曰承冬人參出
名山者曰紫園何首烏曰支藤火實曰雞頭木曰
山精又曰山薑大棗口壺聚火明日英光芍藥曰
可離鹿葱花曰宜男亦曰丹棘又令草出常山能
夜叱戶盜曰護門草一日雷草夜合花曰合昏櫻
桃曰麥英又曰荆桃亦曰合桃夢草曰懷蓉白麻
曰瑤華薔薇曰雀麥又曰燕麥舊麥曰宿麥胡麥名
曰指星可作餅曰菰子苔曰水衣曰石髮曰圓蘇
曰絲錢曰金苔曰夜明苔曰沿薊竹萌曰筍蘗又
曰竹胎凡竹皆曰明开竹實曰練實蔗錫曰石蜜
荔挺曰馬薤野薤曰天薤曰澤薤薤曰水葵曰兔
葵蜀葵曰戎葵胡豆曰戎菽芋根曰芋魁又曰蹲
鴟生下田中似龍鬚而細根曰鳧苳可以染紫曰
此草此紫通用梧桐曰榮木烏桓草實如葵子曰
東璫菊始開曰落英櫻樹曰柝欄櫟實曰櫟實松
一叢五葉如釵曰五鬣松栢曰鬼廷石櫛曰丹茗
橄欖曰南威合歡樹曰青棠又曰蠲忿龍眼曰荔
枝奴憶木曰萬歲樹亦曰萬年枝種楸于道曰長

秋柳黃色曰翅塵晝合夜舒曰守宮槐夏
陰所傷曰樹創以瓜博曰賭瓜以瓜食曰練瓜出
空同曰靈瓜出崑崙曰玉瓜甜棗曰木蜜櫻桃曰
石蜜赤莧苗曰人莧青莧實曰馬莧

合樹花

信州弋陽縣海棠蒲山村人至伐以爲薪廣南以根
啖猪處州龍泉竹筍亦然温州四時有蘭各有一
種衡州耒陽縣有桃一株結子而穰不堪食廣州
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枝嚴州通判廳下有
花數種而合爲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宣和間
欲移取屢矣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終無
能名者

植物異種

京師有李實者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
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洒淚有
舜哥麥其穗無芒熟時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
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祐之而生王莽時每
竿著二三節必有割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
於其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多附會之說然其
造化之妙莫能測度

蓮花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進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止姚黃魏紫花三四朵用菜葉實籠中籍覆上下使馬不動搖亦所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

評花品

嘗評花以梅有林下之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倚門市娼李如東鄰貧女

名果異實

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七

五

三六

名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大芳梨小大谷梨細

葉梨縹葉梨金葉梨出琅邪王野家東王梨出海

瀚海梨耐寒不枯紫條梨大棗七弱枝棗玉門棗

棠棗青華棗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山棗三侯栗

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桃十秦桃桃桃相核

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可食胡桃桃出西域

桃含桃李十五紫核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

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出楚

李燕李蠻李侯李奈三白奈紫奈色紫綠奈色綠

查三縵查猴查菴查樺三青樺赤葉樺烏樺棠四

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

心梅麗枝梅燕梅侯梅杏二文杏

都尉于吉所獻一枝花種桐三椅桐梧桐

五邑六出云是仙人所食桐三椅桐梧桐

檉十株黃銀樹十株枇杷十株燈十株安有能十

株白銀樹十株槐六百四十年長生樹十株萬

年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宮槐十株金明樹

二十株搖風樹十株琉璃樹十株池離樹十七株

離婁樹十株白榆樹桂蜀漆樹十株枰四株機六

株楔四株楓四株枯十株

木序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七

六

紫薇夫人木序范曄撰和香方兩清事正堪局李

賀詩練香薰宋鵲亭前踏盧龍差為不倫惟陸龜

蒙詩曰白月半窓抄木序清泉一器授芝圖討探

芝木亦是人生仙福

贈花

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

無文無一名當歸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

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

青棠青棠一名合懽則忘忿

花名尊貴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王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君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物性

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涼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底者性多溫草木如蓮實性涼芡實性熱藕在池中性溫魚虫如海螵烏賊之屬性涼赤鯉河鮑之屬性熱鯽魚鱖魚燕在土中性溫

草木同名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十七

七

三月

知母亦名兒草又芫花亦名兒草紫參名牡蒙孫亦名牡蒙禹餘糧又赭魁亦名禹餘糧童梁名守田半夏亦名守田枸杞名仙人杖山有莖自死筍亦名仙人杖石楠名鬼目而楊亦名鬼目

花忌嫉

陽之楠西榮東枯廬嶺之梅南煖北寒枯者或就榮寒者不先煖木之精液通有所感而地之氣候各有所在也是故事不能兩勝物不容並美矣

洛陽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其大類魏紫與之迭爲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意者木之妖亦相忌嫉而勢或不並立歟

物產異常

山深土厚之處物產之異蓋巨靈所鍾誠有足駭觀者如天目山老檜其大可六七人抱閩中之荔枝樹榕樹大亦可數人抱比天目少差滇中之巨竹叢生一堆非若南方之竹山與園林散漫其奇異處僅數十株一叢根如虬龍蟠結出土上色如石其大如斗若截之可以汲水又若天目山巔之仙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十七

八

一百

人解鋸石約一二里道傍林林無筭或六七尺或及丈自上至下皆空一寸許直截如片虎丘試劍石又不足言又若雁山之天柱峯平地突然隆起週圍無所緣如湖南之雷峯塔然其高與大則又數倍

黃花青子

花中黃者多矣而菊稱黃花菊品不皆黃然黃其正色月令以桃桐并菊華志氣候而菊獨曰黃故曰黃花人知其爲菊也凡果之生皆青而橄欖稱青子東坡詩有之蓋果及熟必變色青而黃或紅而

橄欖雖熟亦青故曰青子人知其爲橄欖也

評花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橙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竹但恨時不同耳然牡丹醅醲楊梅枇杷幸爲執友

長卿簡子

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簡子秋紅句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也簡子不知何出近觀齊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李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王應麟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七

九

花太醫

蘇直善治花瘡者腹之病者安之人稱爲花太醫

移栽

神農始種五穀軒轅始種桑麻蔬菓草木漢張騫始移植大宛油麻大蒜大夏芫荽苜蓿葡萄安石榴西羌胡桃於中國唐太宗始移植占城早稻唐金桃波稜菜五代胡嵩始移種回鶻西瓜

接花木

凡花木之異多人力所爲種樹家謂樹上接海州花如墨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其開花亦白

相半以蓮葯投醃甕中經年移種則發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靛水調蘸花蕊上用紙裹之來日開花亦成碧色此雖非本然能奪造化亦一奇也

炙樹

河南湖廣之俗樹衰將死以沸湯灌之令浹洽即復茂盛名曰炙樹竹林時車水灌之故其竹不衰

草木相似

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真砥磬石似美玉蛇床亂藤蕪薺危亂人參杜蘅亂細辛百部似門冬房葵似狼毒鉤吻草似苻華拔楔似一名狗脊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四十七

十

三十

五穀類

后稷樹藝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穀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獲死也

五穀貴稻

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鷄配爲

黍謂野人之食也以聚菽配飲水謂貧者之食也以稷食對菜羹謂賤降之食也以麥餅對蔥葉謂草草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祀則以稻爲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稻爲嘉膳

穀種

董越集云孟子言五穀周子言九穀尚書言百穀釋之者曰五穀稻黍稷粱秫也九穀則五穀加大小麥大小豆也百穀則于九穀分別各等種類舉其成數也

紅蓮稻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七

十一

紅蓮早稻從古有之陸魯望詩云遙爲晚風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

紫米

唐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紫米上異之翼日出示術士白元佐李元戢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則可以禦風紫米有類巨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黑顏色好

占城稻

江淮之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旱而成實早作飯

真宗常植于苑中始自占城國傳其種遂植南方粒尖謂之黃和音仙

嘉禾應

成王時三苗貫葉而生同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廂民有得而獻上王問周公曰何也周公曰天下其和爲一乎三年越裳氏重譯來朝

胡麻

筆談曰胡麻即今油麻也中國之麻謂之大麻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

黍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七

十一

以大暑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爲酒即今人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蓋小米有二種如稻有粳糯耳黍是小米之糯者稷者五穀之長五穀不可遍祭以長者該之故祭稷靈曜云中星鳥可以種稷一歲之中最先種者亦北方所有比黍稍大較穀則小紫黑色已毛關西呼靡冀州呼緊音欠不甚珍貴農家種之以備穀之不熟即南方所謂烏山稻類稻粳糯摠名若詩書所謂當依文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是粳也月令穠稌必齊則是糯也但字林云糯黏稻也當屬糯米

即今之粟也古不以粟為穀之名但粟厚乎殼故米之有孚殼者皆稱梁世有白梁黃梁之說爾雅云少種梁者以梁損地力而收穫少也

黍稷誤註

朱子註詩云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嘗與比人論辨黍之形狀乃知所謂苗似蘆高丈餘者即今南方名蘆粟北方名蜀秫其幹名秫稻者是也蓋自是一種非黍也其所謂一名稌似黍而小者此乃是黍非稷也今南人謂黍為黃稌北人名黃米粘膩可釀酒其註鶴云頂赤身白尾黑黑羽實生於翅非尾也此皆一時之誤

稷史彙編卷之二百四十七

十三

麥

諺云麥過不入口靖康元年麥高於人既熟大雨所損十八

延精麥

延精麥言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腑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淳和麥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麥穗中有露甘如飴出王于年拾遺記

靈光豆

靈光豆大小類中華之綠莢其色殷紅而光芒可長數尺亦謂之諸多珠和石菹蒲煮之即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稠之可重一觔代宗唱一丸其香美無比數日不復言飢渴

五穀耗地氣

凡五穀耗地氣為最甚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漢光武元年野蚕成繭被於山澤至五年漸少而農事益修益上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日久發而為野蚕旅穀其理甚明凡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亦其理也

稷史彙編卷之二百四十七

十四

米穀貴賤

前漢食貨志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飢米石五千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乙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易錢二百緡也後漢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曾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為錢五百緡也梁侯景入石頭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

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
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亦可爲至廉矣然北史東
魏元象間穀斛九錢漢書紀穀石五錢自古來米
賤又無有如是之甚者

苗長兆凶

鄉人以苗之易長爲不熟之候成化辛丑苗插於田
不數日皆勃然而興默然而黑農甚憂之至八月
朔風雨暴作水復橫流苗皆縮而不實明年大飢
弘治改元正月置閏五月初苗之插者殆遍易長
如辛丑祀苗祖者奔走不絕十八日早大風忽
起東南來須臾有拔山之勢大雨隨之半日水湧
數尺屋壞樹倒者十之三四夜半方止苗被淹者
大半

牡丹類

染牡丹花

唐韓文公愈有疎從子湘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
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遂送街西僧院
中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
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慶女所爲如
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只有一藝恨叔不知因

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韓大奇
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曲箔盡遮牡丹叢不令人
窺掘燦四面深及其根實容人坐唯齋紫鑛輕粉
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遂掩坑白其叔曰恨較
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黃紅歷綠
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關時詩頭
一韻曰雲橫素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
字韓大驚異遂乃辭歸江淮竟不願仕出西陽雜俎

牡丹初盛

唐詩集傳牡丹唐人亦曰木芍藥開元時官中及
民間競尚之今品極多一說武后冬月遊後苑花
偶開而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今言牡丹者以
西洛爲冠首劉公嘉話云世謂牡丹花近有益以
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禹錫嘗言楊子華有
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比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
矣西陽雜俎曰前史中無說牡丹唯謝康樂集中
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殿成式檢隋朝種植法初不
記說則知隋朝花葉中所無開元末裴士淹使園
其至汾州聚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長興私第
爲都下奇賞至德中馬僕射又得紅紫二色移于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夫

三十五

城中青瑣集有隋朝海
賢所說如此

牡丹譜序

姚黃千葉黃花也色極鮮潔精彩射入有深紫檀心
近青瓶旋心一匝與瓶同色開頭可八九寸許其
花本出北印山下白司馬坡姚氏家今洛中名圃
中傳接雖多惟水北歲有開者大率間歲乃成千
葉餘皆單葉水南率數歲一開千葉然不及水北
之盛蓋本出山中宜高近市多糞壤非其性也其
開最晚在衆花彫零之後芍藥未開之前其色甚
和史彙編卷之二十四十七
香高潔之性數榮之時特異於衆花故洛人賞之
號爲花王城中經歲不過開三數朵都人士女必
傾城往觀

姚黃爲王魏紅爲妃

姚黃以中色近萬乘之尊故爲王

縷金黃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
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予侍
親在郡時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鷺雉而淡
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

本姚黃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
紫蓋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縷金黃名之以遞際
作柵屋圍幃復張青帘護之於門首遣人約止遊
人人輪十錢乃得入觀十日間其家得數百千予
亦獲見之郡守聞之欲剪以進內府衆園戶皆言
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爲常倘他時復來索
此品何以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爲辭乃已明
年花開果如舊品

一捻紅

今牡丹中有一捻紅每一花葉端有深紅一點如半
指明皇時有以此花上者值妃子正作粧偶以粧
指捻之燕脂之痕染焉植之明年花開俱有迹見
明皇雜錄

樓子牡丹

江南自錢氏以來及宋元盛時習尚繁華富貴之家
於樓前種椿樹接各色牡丹于其杪花時登樓賞
詠近在闌檻間名樓子牡丹今人以花瓣多者名
樓子未知其實故也

冬月牡丹

唐宣宗十月中欲令牡丹發花衆莫敢承有一老

自言能之但給所須詔令內侍院監其役羗欄土
爲深池中畱一墩叢植牡丹其上又於池外丈許
掘淺池日夜以炭置外池中而覆以密簾令煖氣
融液至十二月牡丹果茁時值大雪上率諸妃
嬪設宴共賞花氣芳郁紅紫交映與春和無少異
上極喜厚賜其羗畱以時藝號爲仙圃云然明
年牡丹皆死羗之此法蓋即用古之鬱養強熟遺
意而人不自知耳種牡丹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
細土用白欬末一觔和之蓋其根甜多引虫食白
欬能殺虫此種花之法也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十七

十九

三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疎親謂之看花
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雲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
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
因小會養花天氣爲輕陰

藥培牡丹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爲白牡丹如玉千葉又
培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歲貢禁府價
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未識

牡丹別名

本草牡丹一名百兩金又名鼠姑

牡丹變化

唐穆宗嘗於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
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視芳盛嘆人間未有自
是官中每夜即有黃白蝴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耀
光照耀達曙方去官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
上令張網於官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
以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
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
於粧奩中其夜開寶厨視金屑玉屑藏內將有化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十七

二十

爲蝶者官中方覺焉

陽編

種藝

洛人宋单父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
紅白間色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彩不同賜
金千餘兩內人呼爲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壅牡丹法

常以九月取角屑硫黃礬如麵拌細土粉挑動花根
壅壅入土一寸地脉既煖立春漸有花蕾即掐去
惟中心一莖聚氣故花肥無侵至開時大如盆面
色亦艷

詠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未云其美且異也然按白公集有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處花十戶人中賦而古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三十日一城之人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廿一

三十一

皆若狂之句又寄微之百韵詩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注云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花詩云明朝風起吹應落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盡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韵白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韵醉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有之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

芍藥類

花木有知

皇明南內有紅芍藥一本仁宗爲太子監國時遇華開嘗設宴與宣宗賞之後宣宗嗣位移植京師禁中歷宣德正統兩朝無歲不華繁郁無比景泰改元復添植二本凡歷七年皆不華及英宗復辟之春華忽盛開如故識者異之謂花木知有主也當時賞花諸學士計花開多寡合其同升之數亦淺之乎其爲言者矣然此豈草木之有知亦大化假此以示異也

婪尾春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廿一

三十一

婪尾春云餅肉數枝婪尾春時人問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婪尾酒乃醉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

贈婦人芍藥

辭藻洵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注曰芍藥香草也牡丹古謂之木芍藥有所謂牡丹皮者宜於婦人是猶視爾如收貽我握椒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也椒性溫亦宜婦人應劭漢官儀曰所謂以椒塗屋者取其溫暖也細素雜記曰芍藥破血令人無子所以爲男淫女椒氣下達用以養陽所

以爲女淫男頗得詩人深意

楊州芍藥譜序

楊州芍藥名著天下仁宗朝魏公以副樞出鎮維揚
初夏芍藥盛開忽於鼓中得黃絲綬者四朶土人
嘗爲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
魏公開宴召三人者同賞爲王禹玉作監郡王荆
公爲幕官陳秀公初授衛尉寺丞爲過客其後四
人者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續序

維揚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深一隨人力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七

卷之一百四十七

廿

三

之玉拙而移故奇容異色間出以人而盜天地之
功維揚大抵土壤肥腴於草木爲宜屈人以治花
相尚方九月十月時悉出其根滌以甘泉剝削老
硬病腐之處調沙糞以培之易其故土凡花但約
三年或二年一分不分則舊根老硬侵蝕新芽花
不成就分之數則小而不紓花既萎落宜亟剪去
其子屈槃枝條使不離披散亂脉理不肯上行皆
歸於根明年新花繁茂而色潤花品舊傳龍興寺
山中羅漢觀音彌陀四院冠於州其後民間稍稍
傳賂以丐其本培壅事治遂過於龍興今以朱氏

之園爲冠南北二園幾五六萬株意自古種花之
盛宋之有也朱氏當花之盛開餉亭宇以待遊者
逾月不絕不下龍興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七

卷之一百四十七

苗

種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海棠類

海棠譜

梅花占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

獨海棠一種風姿艷質固不在二花之下自杜陵

入蜀絕吟世因此薄之其後都官鄭谷已為舉似

本朝列聖品題於雲章奎畫燿耀千古始得顯聞

於詩盛傳於世矣今採諸家稊錄及彙次唐以來

種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諸公詩句為一篇曰海棠譜

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為首章賜近臣倡

和則知海棠足與牡丹抗衡而可獨步於西川唐

相賈元靖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為花中神仙近世

名儒巨賢發於歌咏清辭麗句往往而得惟杜子

美居蜀累年吟咏殆遍不及海棠何耶鄭谷詩云

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石延年云杜

甫句何畧薛能詩未王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

唐着意頻李定詩云不沾工部風騷力尤占句芒

造化權獨王荆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為有意所

謂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又云多謝

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為尤工也

出韻語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

銀燭照紅妝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

太真妃醉未醒命力士侍兒扶掖而至妃子殘妝

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海棠睡未足耶

出韻語 東坡謫黃州居於定惠院之東雜花滿

山獨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東坡為作長篇云吾

平生最得意之詩也 出古今 韓持國維剛果特

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昌崔相之

種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侍御舊第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二株持國於

花時載酒日飲其下歲以為常至今故吏尚能言

之詩話 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棠橋橋之南北

海棠甚多有一老書生家海棠叢開少游醉臥宿

於花下明日題其柱曰喚起一聲人悄衾煖羅寒

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杜翁釀成微

笑半破癯瓢共嚼漸衰健倒急投林醉鄉廣大入

間小東坡甚愛之恨不得其腔 出古今 李丹客

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收

授鄧州倅劉淵才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誰為

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儼曰供給豐乎曰

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才

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

爲笑出羣客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

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陳俗哉山谷

作茶蘼詩曰露溫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

乃用賢丈夫比之若將出類而吾序淵才作海棠

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

意尤工也出羣客閩中曹宗修貢堂海棠極盛

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餘真所未見今江浙間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八三

別有一種柔枝長蒂顏色淺紅垂英向下謂之垂

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蓋強名耳出羣客劉淵

才曰平生就死無恨惟有五事不甘耳人間其故

淵才曰第二恨鯽魚多骨第二恨金橋太酸第三

恨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

能詩問者大笑出羣客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

章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同他妓

因燕席中有得東坡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東坡

爭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得無言及乎

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出羣客

徐檢樂道隱于藥肆中家植海棠結巢其上引客

登木而飲出羣客

菊類

菊譜

洛陽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數比它州爲盛劉元孫

伯紹者隱居伊洛水之漚菴諸菊而植之朝夕笑

詠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甲申九月予

得爲龍門之游得至君屋坐於墊囑堂上顧玩而

樂之于是相與討論訪其屋之未嘗有者因次第

焉夫牡丹荔枝香筍茶竹研墨之類有名數者前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八四

人皆譜錄今菊品之盛至于三十餘種可不類聚

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序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菊實

曹吳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

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一

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鄰女周少

夫者年十六姿甚淑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

食已忽乘風飛去吳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誓

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有

父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

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地方
百里三年無菊吳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即此物
也出玄虛子仙志

黃巢詠菊

黃巢五歲時侍翁父爲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信
口應曰堪與百花爲總首自然天賜緒黃衣父怪
欲擊巢乃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令再賦一
篇巢應之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
他年我若爲青帝把共莢花一處開巢後舉進士
不第遂聚衆爲盜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八

五

金剛不壞王

懿宗賞花歌云長生日久視中黃共拜金剛不壞王
謂菊花也

菊品

玉璫之類則以瑰異而升焉至於順聖妃之類
轉紅愛色不正故雖有芬香態度不得與諸花爭
也然獨以龍腦爲諸花之冠是以君子貴其質焉
花總數有三十五品龍腦第一一名小銀毫出京
師開以九月末類金萬鈴而葉尖謂花上葉色類
人間漆鬚金而外葉純白夫黃菊有深淺色兩樣

而是花獨得深淺之中又香氣芬烈絕似龍腦
花與香色俱可貴也新羅第二一名玉梅千葉
白長短不次而花葉大薄鮮明瑩徹花始放時中
有青黃細葉盛開之後細葉舒展乃始見其蕊蕊
分爲五出如人之有支肱也與花相映標韻高雅
似非尋常之比一枝一花雖有旁菊枝生亦少雙
頭並闕者正潔素獨立之意都勝第三出陳州鵝
黃千葉形圓厚有雙紋花葉大者每葉上皆有雙
畫直紋而內外大小重疊相次凡花形千葉如金
鈴則太厚單葉如大金鈴則太薄惟都勝新羅御
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八

六

安樂棠頗得厚薄之中而都勝又其最美者也御
愛第四出京師一名笑靨一名喜容淡黃千葉葉
有雙紋齊短而潤葉端皆有两缺內外鱗次但恨
枝梗差粗玉璫第五出陳州多葉白花近蕊微有
紅色花外大葉有雙紋瑩白齊長而蕊中小葉如
剪茸初開時有青壳久而退去盛開後小葉舒展
臂與花外長葉相似倒垂如玉璫玉萬鈴第六純
白千葉中有細鈴白花中如玉璫新羅形態高雅
出於其上而此菊與之爭勝故予特次二菊金萬
鈴第七深黃千葉正黃色而葉有鐸形大金鈴第

八深黃有鈴中皆五出細花下有黃葉承之每葉有雙紋銀臺第九深黃如萬鈴葉有五出而下有雙紋白葉開以初秋疑與龍腦菊一種但花形差大且不甚香棣棠第十出西京深黃雙紋多葉自東至外長短相次如千葉棣棠小萬鈴第十一千葉深黃花形圓小而有鈴葉擁聚細視若蜂窠之狀鵝毛第十二淡黃纖色細如毛生於花莖上自內而外葉皆一等但長短上下有鬚毬子第十三深黃千葉尖細重疊皆有倫理一枝之稍聚生百餘花若小毬夏金鈴第十四夏金鈴出西京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八 七

有深淡二色甚類薔薇惟形差小而近蕊多有乳葉甘菊第二十生雍州川澤深黃單葉餘醴第二十一出相州純白千葉自中至外長短相次玉盆第二十二出滑州多葉黃心內深外淡而下有闊白大葉連綴承之有如盆盂中盛花狀鄧州白第二十三單葉雙紋白花中有細蕊出鈴萼中香比諸菊甚烈正為藥中所用白菊第二十四單葉白並與鄧州白相類銀盆第二十五出西京花皆細鈴比夏秋金萬鈴差疎而形色似之鈴葉之下別有雙紋白葉順聖淺紫第二十六出陳鄧州多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八 八

六月深黃千葉類金萬鈴而花頭瘦小不佳鮮麗蓋以生非時故也秋金鈴第十五出西京深黃雙紋重葉花中細蕊皆出小鈴萼中亦如鈴葉但此花葉短硬而青金錢第十六出西京深黃雙紋重葉似大金菊而花形圓齊頗類滴滴金鄧州黃第十七單葉雙紋深於鵝黃而淺於鬱金中有細葉出鈴萼上薔薇第十八淡黃雙紋單葉有黃細蕊出小鈴萼中枝幹差細葉有枝股而圓今微有紅黃千葉單葉二種而單葉者差淡間謂之野薔薇二色黃第十九如鵝黃雙紋多葉一花之間

葉比諸菊最大一花不過六七葉而每葉盤疊凡三四重花葉空形處間有小葉輔之花枝幹類垂絲海棠但色紫花大爾夏萬鈴第二十七出鄧州開以五月紫色細鈴生於雙紋大葉之上以時別之者以有秋時紫花故也秋萬鈴第二十八千葉淺紫其中細葉盡為五出鐸形而下有雙紋大葉承之綉毬第二十九出西京千葉花二葉尖潤相合叢生如金鈴葉之狀荔枝第三十葉紫者出西京千葉紫花葉卷為筒大小相間上下左右攢聚而生垂絲粉紅第三十一出西京千葉其紅如紺

得者有金絲菊者紫花黃心以蓋得名

史正志菊譜序

菊艸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槩稱黃花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九日而用時之艸也南陽郡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仙傳有康生常食其花而仙去攷其理菊性冷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始有微霜故也本草一名日精一名傳延年所宜貴者苗可以採花食亦可藥囊之用亦可作枕臥釀酒可飲所以高人隱士

簞落畦圃之間不可無此花也陶淵明植於三徑採於東篱真露啜英泛以忘憂鍾會賦以五美謂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穠后土色也早植晚發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休輕神仙食也其爲所重如此然品物有數十種白菊二三年多有變黃色者

菊之開也既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有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於枝上花瓣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衰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王介甫

武夷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留與詩人仔細吟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辭云夕飡秋菊之落英東坡乃歐公之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騷人賦落英之句與夫云却繞東籬嗅落英亦用楚辭語耳王彥實言古人之言不必盡循者如楚辭言秋菊落英之語予謂詩人所以多識艸木之名蓋爲是也歐王二公文章擅專一世而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尤未盡識而不知有落與不落者耶王彥實之

徒又從而爲之贅疣蓋遠矣夫可食者乃菊之初開芳馨可嗅耳若大衰謝而後落豈復有可食之味楚辭之過乃在于此或云詩之訪落以落訓始也意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証殆亦未之思與

蘭類

金漳蘭譜

余南康解印還里卜屋築第引泉植竹因以爲亭曰簣簣世界回峯轉向依山疊石盡植花木叢雜其間繁陰之地環列蘭花映左右以爲游息即詢其名默而識之自嘉定改元以後又有數品高出于向時所植盡得其花之容質無失封培愛護之法而品第爲卷名曰金漳蘭譜續前人牋易於枝譜之意

序蘭容質

陳夢良家蘭色深紫每幹十二萼花頭極大至若朝暉微照曉露滋溫則灼然騰芳亭無幾片青劍旁敷團栞門向婉媚嬌綽立凝思如不勝情花三片尾如帶微青葉三尺頗寬弱然而綠葉如劍劍脊至尾則軟薄而針最爲佳種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八

十一

吳氏蘭花色深紫有十五萼餘紫英紅得所養則收

而生至有二十萼花頭差大色映人目如翔鸞翥鳳千態萬狀葉則高大剛毅勁節蒼然可愛

潘氏蘭花深紫有十五萼餘紫貞匪齊整疎密得宜疏不露餘密不簇枝綽約作態窈窕逞姿真所謂

艷中之艷花中之花也視之愈久愈見精神使人不能舍花中近心厥色如吳紫艷麗過於衆花葉

則差小於吳峭直雄健衆莫能及其色特深亦云仙霞乃潘氏西山於仙霞嶺得之故人更以爲名

謝氏家之蘭色紫有十五萼始萌甚紅開時若晚霞

釋史彙編

卷之五百四十八

十二

煉日色更精明葉色深綠宜於沙土則勁直肥聳超出群品亦云趙師博蓋其名也

顧氏之蘭色紫中紅有十四萼花頭倒壓亦不甚綠

品外之奇

金稜邊色深紫有十二萼出於長泰陳氏家色如吳

花片則差小幹亦如之葉亦如之且亦勁健所可貴者葉自尖處二邊各一線許直下至葉中處色

映日如金線其家寶之犹未廣也

白蘭甲

齊老氏家有蘭十二萼標致不凡如淡妝西子素裳

縞衣不染一塵葉與施花近似更高一二寸得所
養則岐而生亦號一線紅

龜山有十五萼色碧玉花枝開體膚鬆美顯昂昂
雅秀特麗真蘭中之魁品也每生並餘花最碧葉
綠而瘦薄開花生子蒂如苦蕒葉相似俗呼為綠
衣郎又號為碧玉幹

施氏之蘭色微黃有十五萼並餘而生計二十五萼
或進於根美則美矣每根有蕒葉最綠肥厚花
頭似開不開幹雖高而實瘦葉雖勁而實柔亦是
花中之上品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八

十三

李通判家有白蘭十五萼特雅淡追風浥露如泣
如訴人愛之咸謂類鄭花然減一頭地位葉小劍
脊最長亦花中之上品惜乎不甚勁

直惠知客家白蘭有十五萼賦質清癯圓簇齊整或
向或背嬌柔瘦困花英淡紫片尾凝黃葉雖綠茂
細而觀之但亦柔弱又馬大同之蘭色碧而綠有
十二萼花頭微大開有向上者中多紅暈葉則高
聳蒼然肥厚花幹勁直在上品之下

少峯家白色蘭有十四萼瑩然孤潔極為可愛葉
則修長而瘦散亂所謂蓬頭少峯也亦有數種只

是花有多少葉有堅柔之別白花能生者無出於
此花其姿質可愛為白花之翹楚

黃兌家白色花有十二萼喜於抽幹頗似鄭花惜乎
餘弱不能支持葉綠而直

周染家白色花有十二萼與鄭花無異第幹短弱耳
夕陽紅色花有十八萼花片凝尖色則微紅如夕

陽照於物上故以為名
觀音堂有白色花七萼花幹如簇葉不甚高可供女
人曉妝

青蒲色白有七萼挺肩露骨甚類龜山而花潔白葉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八

十四

小而直且綠只高五六寸甚妙

名第色白有五大萼花似鄭葉最柔軟如長新葉則
舊葉隨萎人多不植

弱脚只是獨頭蘭也色綠花大如鷹爪一幹一花高
二三寸葉瘦長二三尺臘月開其花熏馥可愛而

香有餘
魚魴蘭有十二萼花片澄徹宛如魚魴採而沈之水
中無影可指葉頗勁綠此白蘭之奇品也

玉峯幽蘭

高疎仙玉峯山四畔皆幽蘭日採數十花酌明水箋

離騷自謂靈均有知常領春意

世愛君

南華封蘭為世愛君

橫蘭

橫人好植蘭至蓄百十餘本者其品不一紫梗青花者為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之餘不入品大率種時亦自有法將山土水和勻搏成茶甌大以猛火煨令紅取錘碎襍以皮屑納盆缶中二八月間分種時而溉之則一莖著三十餘花以火煨土者蓋其根甚甘恐蚯蚓蟻蠅傷之耳花時列

釋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八

五

五

晁米題蘭

晁采閣中蘭花始發其父命目之應聲目曰隱于谷裏頭于濃澤貴比白玉重匹黃金既入燕姬之夢還鳴宋玉之琴其慧敏如此

內宛

待女花

蘭得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花宜男草是絕

對也

採蘭

香祖

蘭吐一花空中亦馥郁襲衣弥旬不散故江南

以蘭為香祖又云蘭無偶稱為第一香

馨烈侯

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院令取滬溪

美土為馨烈侯壅培之具

羅勒

蘭本名羅勒後趙石勒以羅勒犯已名改為蘭香至今以為名

王摩詰貯蘭

王摩詰貯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釋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八

六

六

荷類

荷花凡十七種

單葉蓮

千葉紅蓮

玉骨朵蓮

白樓子

紅樓

子

碧蓮子

白蘋子

穿心蓮

草荇

水紅

瑞蓮

雙頭瑞蓮

佛頭蓮

蓮

千葉朱紫蓮

朝日蓮

釵頭蓮

甘艸

夜舒荷

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

三朵瑞蓮

三朵瑞蓮

偽蜀主當僭位諸勳貴功臣競起甲第獨偽主令趙
廷隱起南宅北宅千梁萬拱具諸奢靡莫之與儔
後枕江濱池中有三島嶼遠覽石循池四岬皆種
垂楊或間雜木芙蓉池中種藕至秋夏花開魚躍
柳陰之下有士子執卷者垂綸者執如意者執麈
尾者譚詩論道者听之隈有蓮一莖上分兩岐開
二朵士女拖香肆艷看者甚衆趙廷隱画圖以進
蜀主歎賞無何禁苑中有蓮一莖岐分三朵蜀主
開筵召羣臣賞之詞臣皆貢詩有好事者圖以繪
事至今傳之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四十八 十七

蓮花十丈

韓昌黎古意詩太華峯頭王并蓮花開十丈藕如船
始意退之自爲豪偉之辭後見真人關令尹喜傳
老子曰真人游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莖十丈有返
生靈香逆水聞三十里又北齊脩文御覽有返生
香一門亦載此事諸家集注韓詩皆遺而不收特
表出之

荷別名

爾雅云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種藕以酒糟塗之
則盛

睡蓮

南海有睡蓮葉如竹而大沉于水面其花布葉數重
不房蕊凡五重色當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與
夢艸畫偏入地夜即復出何異

水蓮

花之美者有水蓮葉柔而無刺

水芝

白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有赤白紅
紫青黃紅白二色花大者至百葉

芝類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四十八 十八

芝

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菌狀若飛鳥沈子玉曰此
謂禽芝以處文中單穰之則活煮而食之可數百
歲謝入取中單有鄰女乞火跨之翩然飛去謝但
嘆恨而已

屋柱芝

屋柱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喜其
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蛇龜類者田
蚕耗

芝名

七名九光石芝也威喜樂木芝名也獨播牛角龍
仙皆岬芝名也

蒲蓮王者有孝德則生於厨靈芝王者有仁德則生於宮

科名艸

杜荀鶴舍前椿樹上生芝艸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
貯于盆中擲于几上號曰科名岬

雜花類

平陽杜鵑

稗史彙編

九

順伯爲温州平陽尉嘗以九月詣村墅視旱田道
間見杜鵑花一本甚高花正開幾數千朵色如渥
丹照映人面皆頰訝其非時以詢土氓皆云此種
只出山谷一歲四番開於春秋爲盛順伯欲訪求
小者竟不可得疑亦但有其一云

耶悉茗

耶悉茗花又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
人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
百花不香比得二花特芳香美甚緣自西胡國移
至植此不隨水土而變交冬則死或大熱大寒枝

葉焦枯亦死彼之女子以爲無穿結花心以爲首
飾茉莉花似薔薇之白若愈香北戶錄云耶悉茗
即今素馨司空圖菩薩蠻謂茉莉花爲瀛州玉雨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茉莉花爲衆花之冠嶺
外人或云抹麗謂能掩衆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
人以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爲嘉玩然
性不耐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多死亦土地之異
宜也

小南強

南澳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慕四方傲中國之志每
稗史彙編

二十

見北人盛誇海南之強世宗遣人於嶺南館接者
遺未利文其名曰小南強兩本及餞面縛稱臣到
闕見洛陽牡丹大駭有緝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

檀桐

道君嘗暇于禁中檀桐花盛開問左右曰何以名此
衆不知所對上曰可賜名珊瑚林

水仙

和氣旁薄陰陽得理則配玄榮于堂配玄即今水仙
花也一名儷蘭一名女星出三姚姓者住長離橋
十一月夜半大寒觀星墜于地化爲水仙花甚

香美摘食之覺而產一女長而令淑有文因以名焉觀星即女史星在天柱下故迄今水仙名女史花又名姚女兒內觀

紅梔子

蜀主昇平間常理園苑異花芳艸畢集其間一日有青城山叟申迅入內進花子蜀主知聖上理苑圃輒進名花兩樹以助興東帛至朝市散與貧人遂不知去處蜀主子種之不覺成樹二載其葉婆娑則梔子花爛紅六出其香馥人蜀主甚愛重之或令圖寫于團扇或綉神史彙編卷之四百八 三十一

梔子

梔子可染黃其花白而甚香五月間極茂凡花不過五出唯梔六出大者七出其實黃亦以七棱者為良或曰此即西域之簪荷花

瓊花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構意其上扁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

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楊州著隆觀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新是也其花後萎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傅子容詩云比場如簪終未嘉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為玉蕊王介甫名為瑤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供染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簪荷花本艸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

神史彙編

卷之四百八

三十一

瑞香畏廡

詩云五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踪跡惟見斑斑滿地花王建詩一樹瓊瓊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說又因仙女取花飄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咏物托言也真雲霞處有之村姑採挿盈路仙女抑何多乎

瑞香花種出江州廬山今長沙一枝有至百千花者
最忌麝或佩麝觸之花輒萎死惟頻淪建茶灌其
根則不爲虫所蝕 廬山一比丘晝夜寢一磐石
上夢中常聞花香烈酷既覺尋香求之因名睡香
四方奇之謂之花中祥瑞以瑞香稱

酴醾詩

酴醾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種花大而棘
長條而紫心者爲酴醾一種花小而繁細枝而檀
心者爲木香題詠者多有范無外韓持國張文潛
黃魯直等作俱爲勝絕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六

三

金鳳花

金鳳花如鳳唳飛舞每種各具一色聚開則五色成
花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中都習宮閨族語
謂鳳兒花慈懿之生有鸞鸞像于里邸名曰鳳娘
迨居坤極六宮避舊諱稱曰好兒女花至今猶然

金錢花

金錢花梁時荊州橡屬雙六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
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酉陽雜俎曰毗尸沙一
名曰中金錢花出外國梁大同二年始來中土
水葱花

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婦人懷宜
佩其花生男者即此非今鹿葱也交廣人佩之極
有驗然其土愛女不愛男故不常佩

素馨

素馨有白淡黃或曰雙瓣者即茉莉單瓣者素馨以
浙米漿日澆之則作花不絕可奈一夏花亦大且
多六月六日又澆以魚腥水亦佳

石岩花

此花與杜鵑花本一種石岩先敷葉後着花其色丹
杜鵑先着花後敷葉色差淡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八

五

朱槿花

朱槿花莖葉皆如桑葉光而且厚樹高四五尺而枝
葉婆娑自五月開花至仲冬即歇其花深紅色五
出大如蜀葵至仲冬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燦疑若
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朵朝開暮落挿枝即活
出高涼郡一名赤槿一名日及

紅裳女

南郡烟花錄煬帝令袁寶兒持花號紅裳女續仙傳
鶴林寺杜鵑花開有紅裳女子遊花下謂殷七七
曰此花今爲有道者開之

指甲花

花細白絕芳香今番人重之但未詳其名蜀賓國獻泥樓鉢羅花皆中國所無者又云指甲花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耶悉茉莉花相似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極繁細如米粒半許彼人多折置于襟袖間蓋資其芬馥尔一名散洙花

優鉢羅花

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書所不載意為幻言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艸為佛之名

釋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八

三五

三百五十九

愚惑世道故以仙人柏為羅漢松三春柳為觀音柳獨脚蓮名觀音蓮慈苾子為菩提子大林檣為貧婆葉金蓮花為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為此花昨讀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於天山之南其狀異於眾艸勢龍從如冠弁凝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媚景其歌云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

謂紅蓮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芳生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堂耻與眾艸之為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為人之所賞芳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於君王

蝴蝶花

予所居京師道院中有僮豎開植艸花叢生滋多葉似竹葉花小而碧其蕊黃稍類飛蟲之狀俗謂之碧蝴蝶花其花至晚而歛縮將及夜而盡結視之不見暨乎晨朝則其花漸出日升弥高而花復盛

釋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八

三六

三百六十

開因知物理陰慘陽舒自然有盛衰以其隨昏明而卷舒近乎智而強名之曰近智花

紫風流

廬山僧舍有射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后主詔取數十根植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旌節花

唐王侍中慶固嘗于私第延接布素之士欲尋覓藥術神仙之道一旦有道士造謁王公從容置酒擲其談論清風洒然甚仰之曰弟子有志清閒思于青城山下置小道院居住道士曰未也因于山童

腰間取劍細點階前土廣尺餘囊中取花子種
令以盆覆上遂巡開其盆花已生矣隨目長大形
長五尺層層有花爛然可愛道士曰此仙家旌節
花也王公命食不食唯飲酒數盃而退曰珍重善
為寶愛出門旋失所在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
仕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

獨立仙

孟昶時每膺月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子梁守貞
獻忘憂花綵金于花上曰獨立仙

黃玉玦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八
御微以弟信鎮湖州芙蓉枝上穿一黃玉玦枝梢交
護不知從何而穿也信截榦取獻人謂真仙來游
留此以警世耳

玉雞苗

東平城南許司馬後園薔薇花繁大欲分植忽花下
掘一石如雞狀五色人呼薔薇為玉雞苗

樣羅曆

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間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
勅還宮鎖苑門曙後普集角勝負于殿中宦士把
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樣羅曆以驗姓名法制

其嚴時苑花禁負者獻銀買宴

許文帳

許智老居長沙有木芙蓉二株庇可畝餘一日盛開
賓客盈座中有王子懷言花不踰萬若過之受罰
指所携妓買三英以胡錦四文帳時值智老命僕
群採凡一萬三千餘朶子懷褰帳納主人覲而默
遁

花九錫

驚忘錄載羅虹模九錫以為必須蕭蕙奔蓮乃可
披襟若芙蓉踰水仙石榴之類何錫之云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八

重頂幢

障風金錯刀 剪折甘泉浸玉缸 貯
雕大堂座 安置 畫圖 垂挂 懸曲 翻美 酬賞

新詩

花五宜

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龍腦
茶蔭宜沉水香蘭宜四絕含笑宜麝香簪荷宜檀
香故韓熙載有花宜五香之說

花君子

溫風 細風 清露 暖日 微雲 沃壤 永晝
油恭 朱門 甘泉 淳酒 珍饈 新樂

名信

花小人

狂風 猛雨 赤日 苦寒 蜜蜂 蜘蛛 螻蛄

蚯蚓 白晝青蠅 黃昏蝙蝠 飛塵 茹芳

蠹 射香 桑蝶蛸

花亭泰

閏三月 五風十雨 主人多喜事 婢能歌樂

妻奴不倦排宴 童僕勤幹 子弟韞藉 正開

花值生日 欲謝時待解醒 門下人解裁接

從貧處移入富家 借園亭排筵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八

二十九

花屯難

醜婦妬親鄰來 猥人愛與嫌 盛開時忌私摘

主人慳鄙 園僻有屠沽 三月內霜雹 賞處

水電狂風 債主臨門 破蘆簾遮蓋 官宦豪

奴打門進着 正飲遇醉人突入 剪時扣花眼

正歡賞酒 頭戴如廁穢 園吏澆溫糞 好

花落任寺觀內

花名二十客

花名十客世以為雅戲姚氏殘語演為三十客其中有未當者暇日易其一二且復得二十客併著之

以寓猶賢之意

梅為清客 蘭為幽客 桃為天客 杏為

豔客 蓮為淨客 桂為岩客 海棠為蜀

客 踰躅為山客 梨為淡客 瑞香為閨客

芙蓉為醉客 菊為壽客 茶蘼為才客 臘梅

為寒客 素馨為韻客 瓊花為仙客 丁香為情客

葵花為忠客 含笑為使客 柳

花為狂客 玫瑰為刺客 月季為癡客 木槿

為時客 石榴為村客 鼓子花為田客

蔓陀羅花為神客 金灯花為窮客 棠梨花為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十八

三十

鬼客 棣棠花為俗客 木筆花為文客 芍藥花為嬌客

鳳仙花為羽客 紫薇花為詞

客 水仙花為雅客 杜鵑花為仙客 萱草花

為歡客 橘花為高客 梔子為禪客 林檎花

為靚客 山攀花為幽客 棟花為晚客 菖蒲

花為隱客 枇杷花為粗客 綉球花為弔客

茉莉花為狎客 李花為俗客 凌霄花為勢客

迎春花為僭客 山丹花為豪客 菱花為水客

花宜稱

花宜稱

花之宜稱二十有六一澹陰二曉日三薄寒四

雨五輕烟六佳月七夕陽八微雪九晚霞十珍禽

十一孤鶴十二清溪十三小橋十四籬邊十五松

下十六明窓十七疎籬十八蒼崖十九綠苔二十

銅瓶二十一紙帳二十二林間吹笛二十三膝上

橫琴二十四石枰下碁二十五掃雪煎茶二十六

美人淡妝簪戴

花憎嫉

花之憎嫉十有四一狂風二連雨三烈日四苦寒五

醜婦六俗子七老鴉八惡詩九講時事十論差除

稗史彙編卷之百四十八

三十一

十一花徑唱道十二對花張緋幙十三賞動鼓板

十四梅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

花之榮寵有二一主人好事二種富家園內

花屈辱

花之屈辱凡十一主人慳鄙二與粗婢命名三蟠結

作并四賞命猥妓五庸僧窓下種六酒食店中

瓶七樹下有狗屎八枝下晒衣裳九青粉屏

生猥巷穢溝邊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草類

明莖草

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

方之事惟東方朔曰臣北游至鍾火之山有園圃

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

炬照見鬼物之形亦名洞冥草亦名照魅草采以

藉足履水不沉

稗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懷夢草

懷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草懷其

葉則知變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

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名懷夢草

鳳葵草

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以食令人身輕赤松子服

萱草

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

諼之義爲忘故草名萱亦取其忘憂北堂謂之背

婦洗在北堂見於婚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於嵇

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謂毋而又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毋思其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毋也又按盤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喻毋意或本此

鹿活草

酉陽雜俎曰天名精也昔青州劉愷宋元嘉中射鹿剖其胎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愷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因密錄種之主傷折俗呼劉愷草亦曰鹿活異苑所載正同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九

二

三百

碧色茭

有都翠水中有茭碧色狀如鷄飛亦曰翔鷄茭食之骨輕兼身生毛羽

離地草

門無草藉足離地二尺不步而行行速千步東西南北上下罔有所礙無不如意欲止則抱定一物去草即止出免床國人不用車馬草多便可負重達摩至中國見梁武帝去來自如有此草也其葉如蘆故人傳達摩折蘆渡江甚誤一名離地草

無畏草

此草

無畏草本名乾先佩之虎豹施爪張牙不畏

不敢傷也出壽麻國戰國時仙人陸與進十莖于

魏安釐王無忌既為如姬報父仇如姬感之盜兵

符臨行又贈以夜光之珠乾先之草無忌辟珠而

受草至趙昇朱亥以助其威後朱亥入秦秦王命

力士推入柙中虎與朱亥處之宴如虎亦相視如

其類也秦王慚厚禮而遣之

雲窓私志

却睡草

有五味草食之使人眠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為布以文石為床人形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九

二

三十一

雖小而屋宇崇曠織鳳毛為錦帷幙

薤和膏

烏衣國有龍爪薤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千歲不飢語曰薤和膏生身也

掌中芥

有掌中芥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于地上食之能空中獨立足不躡地亦名不躡地草

福德線

福德線謂吉祥草草師婆謂父也

蕉迷居士

南漢貴璫趙純節性喜芭蕉凡谿軒窓館臺宇咸種之時稱純節爲蕉迷居士

草帝

青城山叟謝調芭蕉歌畧云草中一種無倫比瑣屑

蒿萊望帝尊

扇子仙

南海城中蘇氏園幽勝第一廣主常與幸姬李蟾妃微行至此憩酌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蘇氏於廣主草宴之所建一亭曰扇子亭

稗史彙編

卷之四百十九

四

二十六十四

綠天

懷素居零陵菴東郊植芭蕉根蒂幾千取葉代紙而書旣其所曰綠天菴後有通州刺史追作綠天銘楊嵩詩云野人無帳幃愛此綠參差

水蕉

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黃吳永安中孫休嘗遣使取二花終不可致但圖画以進

雪中芭蕉

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不拘四時信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宋

新仲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乃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陸安甫最殘錄云郭都督鉉近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後亦不壞噫讀天下書未遍不得便妄下雌黃

甘蕉如樹

甘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花有如酒盃形色如芙蓉其花莖末百餘子小房相連累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花一圍各有五六子先后相次子不俱生

稗史彙編

卷之四百十九

五

三六十四

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芭蕉剥其子上皮色黃白味似葡萄甜而脆亦可療飢此有三種子大如拊指長而銳有類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鷄卵有類牛乳名牛乳蕉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下也其莖鮮散如絲以灰煉之可紡績爲絺綌謂之蕉葛雖脆而好黃不如葛赤色也交廣俱有之三輔黃圖曰漢武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果有甘蕉二本

芭蕉治疾

南方寺觀及人家庭院中多種芭蕉或以代荷葉襯蒸麵食然婦人有癥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甚是不可用也聞猪瘟者以其根倒之魚泛者以其幹挫削投池中則已未之試也

護惜君子

常保衡呼麥門冬與鹿葱為護惜君子金釵玉簪為綠莊嚴

綠物兒

花下苔蘚少助野景而經年不生乃曰耐這綠物兒如何不肯發茸一名地錢一名綠木元寶

稗史彙編 卷之四百九

六

芸草

古人藏書之所謂之芸香閣採置書帙中即去蠹虫置於席下去蚤虱臭虫栽園庭間香聞數十步極可愛葉類豌豆微小葉生秋間葉上微白如粉南人謂之七里香文潞公為相日赴秘書省曝書令堂吏視閣下芸草公乃曰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因問辟蠹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畧公喜甚即借以歸

治葛吉利良耀

毒草也蔓生葉如蘿大而厚一名胡蔓草毒人者多

襍以蔬進之悟者速以藥解不尔半月輒死山羊

食其苗即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蛇蓋物

類相制伏也吉利草其草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

類考藥交廣俚俗多畜蟲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

黃武中江夏李侯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

吉利者偶得是草與侯服之遂解吉利即遁去蓋

徙非其罪或侯自有隱德神明遣吉利者救之耶

良耀草枝葉如麻黃秋結子如小栗煨而食之能

解毒功用亞於吉利始有得是藥者梁氏之子耀

故以為名梁轉為良尔花白李出高家傳

稗史彙編 卷之四百九

七

葛三材

葛為世用花入藥餌根參果筋脩綯織具上三材之用亦草中之要物

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續婦箴出南海地記

吉財

新州郡境有藥土人呼為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頗異自謂即斃以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

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之實草根也類符藥遇毒者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且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而不詳其故或云昔有異媼病蠱其子為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什於地其子又告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若二堅哉出投荒錄

蕉毒草

蕉毒草如羊區狀如雀頭置乾地則潤置濕地則乾稗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然饑時種於籠上比飯熟即着花結子人食之立死出處應經

牧麻草

牧麻草大毒風吹其氣所至則數里內稻皆即死李淳風云其汁本清得水則稠見日則濕入廐即乾在夏欲涼在冬欲溫出處應經

金薺草

晉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異草三株莖黃葉綠若惣金抽翠花條葍弱狀如金薺時人未知是何祥瑞也故隱蔽不聽外人窺眎有羌人姓

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應金德之瑞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此草故茂先金薺賦云擢九莖于漢庭美二株于茲館貴表祥乎金德名比類而相亂至惠帝咸熙元年三株草化為三樹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楊璠之事時有楊雋弟瑤弟濟三楊之驗也出處應經

望舒草

晉太始十年立河橋之歲有挾衣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如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內穿池稗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廣有步名曰望舒池愍帝之末胡人移其種於胡中至今絕矣其池尋亦平地出處遺記

蕺荷

郭相奎甫偶問蕺荷能治蠱毒因引本草注蔣士先中毒家人以蕺荷葉布席下忽大笑曰毒我者張小也蕺荷是何物一時無以應因憶楊用修丘文莊有說尋考之文莊群書抄方引柳子厚種白蕺荷詩曰子厚在柳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仕于茲土者其物色之是文莊亦不識為何物也用修引松江志載急就章注云即今甘露考之本草其形

性正同據柳詩注蕤草直也堪爲蔬誠與甘露相
似但甘露一名玉環隨處皆有文莊何遜不識陳
藏器謂蕤荷有二種一白一紅今甘露未見有紅
者子厚詩紛敷碧樹陰眊眊心所親大抵生于陸
地而好陰之物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
注藥物其狀未聞宗慤引以注本草曰蕤荷嘉草
也是蕤荷一名嘉草一名蕤其爲甘露與否尚
當考之

酒盃藤

酒盃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其
種史彙編 卷之三百四九 十 三百九十六
堅固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杯
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
酒仍以實銷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
得之事見張騫出關志

楹藤

依樹蔓生如通草藤其子紫黑色一名象頭三年方
熟其殼貯藥物所用歷年不壞生于南海能解諸
藥毒

瓔珞藤

終南山出瓔珞藤軟碧可愛葉甚細小有子累累然

纏固其上真似瓔珞

重有皮

重有皮花白子黑置酒中歷二三十年亦不腐敗其
莖截置烟中經時成紫香可以降神靈

蘆荻

說文云葦之未秀者曰蘆徐鉉曰未秀言尚小也又
曰葦之未秀者曰葦又曰荻荻也古篆作蘆淮南
子作藹易說卦荻葦注適也今文作荻又曰葦大
葦也爾雅葦抽芳言其葉皆有芳秀遇風則吹揚
如雪其聚地如絮詩行葦注葦初生名葦稍大爲
蘆長成乃名爲葦說文解字云荻之初生一曰
蘆一曰蘆草色如蘆在青白之間詩大車注荻蘆
也八月荻葦注初生爲荻長大爲蘆成則名荻又
名蘆一物四名郭云荻似葦而小又云兼似荻而
細是兼小於荻荻小於葦字說曰蘆謂之葦其小
曰荻荻謂之兼其小曰葦其始生白曰荻又謂之
蘆荻強而兼荻高而葦下荻中亦始生末黑已
而赤故曰荻其根旁行牽揉盤互故曰蘆陳承之
本草圖經曰蘆葦也葦即蘆之成者兼似荻而細
長江東人呼爲兼適者謂荻爲蘆似葦而小中實

種史彙編

卷之三百四九

十

三百九十六

江東人呼爲烏蘆音者或謂之荻至秋而成即謂之荻其花皆名荻其萌筍皆名蘆若然所謂蘆葦通一物也所謂兼今作蘆者是也所謂荻人以當薪爨者也又北人以葦與蘆爲二物水傍下濕所生者爲葦其細不及指人家池園間所植者爲蘆其幹差大深碧色者謂之碧蘆亦難得

假節侯

蘆之爲物大類此君但霜雪侵凌改素爲愧耳故好事君子號蘆爲蕭寒郡假節侯

沙箸

和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十一

沙箸生於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勁可爲酒籌凡欲採者須輕步向前兩手急拔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中掘尋之終不可得

蕙草

一名熏草葉如麻兩兩相對氣如靡蕪可以止痢出南海志又云綠葉紫花魏武以爲香燒之

菖蒲

菖蒲番禺多有水澗中生者皆一寸有九節安期生採而服之以成仙去但晉玉鳥

菖九

齊春太守虞果郡齋植菖蒲五莖果子夢髯翁自言

菖九願賜保養

梁元帝玄覽賦曰金監臣政堯韭舜榮梁太子賁河

南萊啓云堯韭未信如歎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歎

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

庭爲韭

芒茅

芒茅枯時瘴疫大作交廣皆尔土人呼曰黃茅瘴又

曰茅瘴

和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十一

羅漢條

後洞有草蔓結如帶長丈餘附木而生相傳謂之羅

漢條畢田詩云五百移栖絕洞深空留轍迹香

尋綠絲條帶何人施長到春來掛滿林

虞美人

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鸚鵡冠花葉

皆相對唱虞美人曲葉皆應拍而舞他曲則否

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

兔絲

兔絲無根或曰非無根也但不屬耳其根下

也羊蹄燒為灰種土生蘆葍羊蹄豈蘆葍之根

陶隱居本草云羊角馬蹄燒作灰着于濕地馬蹄之即生羅勒俗呼為西王母菜

兔絲燕麥

古樂府云道傍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獲言虛名無用也蓋兔絲非絲而有絲之名劉禹錫文作兔葵燕麥非也今按兔絲虛名是也燕麥滇南霑益一路有之土人以爲朝夕常食非虛名也或古雲南未通中國但有燕麥之名未見其實耳

始皇蒲

齊陽城東有蒲臺秦始皇所頃處時始皇在臺下陰柳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古 三·五二

蒲臺馬至今蒲生猶繁俗謂之始皇蒲

鶴子草

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南人云是媚草其神可比懷草夢芝采之曝乾以代面靨形如飛鶴狀翅羽嘴距無不畢備亦草之奇者草蔓上春生有虫嘗食其葉土人收於奩粉間飼之如養蚕法虫老不食而蛻爲蝶女子佩之如細鳥皮號爲蝴蝶郭子橫記勒畢猷細鳥以方赤玉籠盛致百形大於蛻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之間如黃鵠國人以此鳥候日晷亦曰候日虫帝得之旬日飛盡明年有細鳥

集於帷帶或襲人衣袖因名蟬衣宮內嬪御有息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未稍稍自死人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

因物占年

大戴禮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謂薺也歲欲歉苦草先生謂薺薺也歲若惡惡草先生謂水藻也惡謂澇也歲若旱則旱草先生謂蒺藜也皆以孟春占之極驗

無名花

廣州之南數百里有蔓草生焉其草吐一葉白莖片柳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古 三·五二

大如掌初夏開偏問土人莫有知者

瓦松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墻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梁簡文帝詠薇曰綠階覆綺依層暎昔耶大曆中脩舍元殿有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衆工不服因曰若能瓦畢不生瓦松乎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能布瓦如齒不通縫亦無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山陽有人離舍爲四字曰一元水公

不死草

祖洲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服之令人長生昔秦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有司聞秦始皇遣使者賁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于是慨然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

神芝仙草

藏洲在東海中地對會稽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

神芝仙草

十六

三百八

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薜荔

楚詞披薜荔兮帶女蘿注薜荔無根緣物而生不言為何物據本草絡石也在石曰石縹在地曰地錦繞叢木曰常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也

轉蓬

蓬花枝葉相屬團圞于地遇風即轉即轉蓬也

龍菊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草名龍菊馬食之日行千里古詩云一秣龍菊化為龍駒

護門草

梁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按贊寧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北彼處人取置門戶上夜或有過其門此草必叱之為盜者皆驚奔俗呼為護門草一曰百靈草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叢叢葉紫而心殷紅有一人醉過

神芝仙草

卷之百四十九

十七

二七五

於草傍不覺失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哄之立醒故欲為醒醉草

宮人草

楚中宮人草狀如金盞而其芬氤花色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怨曠有囚死於宮中者葬之墓上悉生此草

述異記

書帶草

鄭玄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經諸賢于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呼為康成書帶草

三齊書記

薤葉

薤蛇之地必生鳩鳥有治葛之地必生薤葉天地
生物不能無毒者而必有所以制毒者焉此天地
之仁也草木疏治葛有大毒以薤葉汁滴其苗當
時萎死薤可蔬也而能制大毒如此山羊食治葛
豈即肥而大而人食山羊不害蓋物有相化伏也
與去鳩蛇鳩鳥之均毒者異矣

山花燕支

山花燕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花似蓼
正月開土人采其含苞者賣之用為燕支粉或持
稗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燕支其紅不下藍花又鄭公虔云石榴花堪作
胭脂青微子服飾變古錄云燕脂紉製以紅藍汁
凝而為之常賜宮人塗之號為堯花粉藍池水清
合之色鮮至唐頗進貢惟后妃得賜曰燕脂崔豹
古今注云燕脂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
染名燕脂中國亦為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謂胭
脂粉今人以重絳為燕脂非燕脂花所染也燕脂
花自為紅藍耳舊謂赤白之間為紅即今所謂紅
藍也而河舊事云失我初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金鹽

五加皮蜀中名曰刺顛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
用此作灰亦以煮石東華真人煮石經曰舜帝登
蒼梧之山曰朕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
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
久何不食石蓄金鹽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
玉滿車又名文章草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
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近有
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憐玉笋相競採金
鹽近讀煮石經知是五加皮一名金鹽始知玉笋
稗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金鹽對極妙而初不掌詩源氏

苴草

廣西柳州產苴草如茅高三三尺食之多壽亦名不
死草夏月採置几筵中則蚊蠅不近物亦不速腐

麋御

本草曰麋春日遊牝既多即瘦瘠食此物乃復肥盛
因名麋御

羊負來

博物志曰洛中有人驅羊入蜀胡泉子著羊毛蜀人
種之曰羊負來故今人亦以名泉耳陶弘景本草

注曰昔中國無此從外國逐羊毛中來因以名

苜蓿

樂游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為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又云此草出自西域彼人以秣馬張騫使人夏得其種以歸與葡萄並種于離宮館傍極茂盛蓋漢始至中國也

牛尾蒿

右丞相傳曰漢祖為兒牧牛山野與群童戲殺牛以烹之其尾為報其家云牛忽陷地人共引之其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九

王

五八

皮膚愈深入于地後其處生蒿作尾刷

青草赤草

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薤處草青故名青塚朱溫殺唐昭宗於椒蘭殿前血浸地處生赤草岳武穆墳樹枝皆南向前二事不可見岳墳嘗往拜謁南枝之樹乃親見焉

都管草

都管草一莖六葉辟蜈蚣蛇

蜀黍

莊子云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獨腳蓮

鄱陽山間生一種草始萌芽時便似蓮房俗呼為獨腳蓮移植于居宅隙地及園圃中蛇虺不敢過其下王季光宅後榛莽叢中有穴蛇常出為人害乃種此草數本于穴外自是其患不作至暑月間穴內臭甚使園丁掘土訪求得死蛇十數蓋為草氣所薰漬也又一小蛇來到草傍立化為水

和事草

慈和羹如眾藥劑必用甘草所以曰和事草

蒺藜精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九

王

二九一

石芥聚長協曰可謂巉然特立賓王曰誠如公言但恨黃髮之年變成蒺藜精耳協已耳順聞而哂之

諸草雜用

南方冬無積藁瀕海郡邑多馬有草葉類梧桐而厚取以秣馬謂之肥馬草馬頻耆而食之果肥壯冬菜薑葉也苞苴物交廣皆用之南方地煖物易腐敗惟冬葉藏之乃可持久 莆葵如枳櫚而柔薄可為葵笠出龍川

蔬類

千金菜

周國使者來漢隋人求得菜種酹之甚厚故名千金菜今尚莖菜也

胡麻自然汁

葵壅寸斷連汁潔器中煉置胡麻自然汁投之更入白鹽搗姜撓勻潑湯淡餅此乃餘杭壽禪師之法非事佛者加煉熟葱韭益佳

百歲羹

俗呼葵為百歲羹言至貧者亦可具雖百歲可嘗享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九

主

龍鬚菜

出閩中凡百毒悉能解之引蔓而生土人號龍鬚菜

一束金

杜順食不可無非人惡其嗽穢候僕市還潛取棄之怒罵曰奴狗奴狗安得去此一束金養生訣云韭性暖無毒利小水號草鍾乳

五鼎芝

北方桑樹上生白耳名桑鵝貴有力者咸嗜之呼五

鼎芝

題頭菌

保大中村民於爛木上採菌幾一担狀如蓮葉而色赤黃因呼為題頭菌

蕈毒

金溪士人丘岑就館于鄉豪家園僕居在傍朝暮供送飲饌僕嘗得大蕈煮作羹一家五口飽食之以一盃獻岑岑曰此珍味也不可徒食命學生歸求酒一升許滿飲然後啜蕈既而聞僕夫妻皆嘔血困仆往視之則兩子復然不移時四人盡死主人料岑必及禍畏其或隕于門內且為累亟買酒三醵延之償其束修之直遣轎舁之歸又餉以一尊主家去岑舍三十里行半途與友生相遇因詰其事遂留連共飲空其尊醉仆即榻迨醒畧無所苦識者謂酒能解蕈毒云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九

主

三十五

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土人戲呼笑矣乎

湖湘習俗為毒藥以中人其法取一大蛇斃之厚用茅草蓋卷幾句則生菌蕈發根自蛇骨候肥盛採之令乾搗末糝於茶酒湯食之遇者無不赴泉壤世人號為休休散

筭奴菌妾

江右多菰菜粥筭者惡之罵曰此是筭奴菌妾

金毛菜

石髮吳越亦有之新羅者為上彼人呼為金毛菜

射香草

蘇五代時宮中呼名射香草

練雀一美

居士李魏求道雪竇山中畦蔬自供有問魏曰日進

何味答曰以練雀一美

老禪云練得醉飽三銚時以薄荷搗是菜羹薄荷餅也

纏齒草

不取聞達馬希範問之迎入府希範病酒厭

仲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九

主中

膏肓屈道曰大王今日始得富貴享纏齒草詢其

故則蔬茹也

淨家槌

瓠少味無韵葷素俱不相宜俗呼淨家槌

天公掌

漢上薯蕷稱最大者為天公掌次者為骨柚芋又蜀

孟昶月旦必素冷性喜薯蕷左右呼為月一盤即

薯蕷唐避代宗嫌名故民間諱為薯蕷至宋朝嘉

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人避嫌諱遂改曰山藥自

此全失其本稱矣

菜玉

衢州蘿蔔最大味甘冬月尤美其魁如六斗斛人家

得此不敢賣戚友以鼓樂導迎至家設酒謂之菜

玉以為一歲豐亨之祥訪生王夷善營度子弟不

許仕宦每年止種玉乳蘿蔔壺城馬面松可致千

緡

蒼接

陸機草木疏蒼接白莖葉紫赤色正負徑寸餘浮水

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莖大如釵股上青下白煮

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供按酒

仲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九

三五

二七五

睡菜

睡菜五六月生於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稍土人

採根為醢或云好睡郭子橫云五味草食之能

使人不睡亦名却睡草

波稜

劉公嘉話錄曰波稜菜西國有僧將其子來韋絢云

豈非頗陵國來語之訛為波稜也唐會要曰尼婆

羅國獻婆稜類紅藍實似萊菔

三無比

鍾謨嘗波稜菜文其名曰雨花菜又以葵蒿蘆服波

稜謂之三無比

諸葛菜

劉禹錫嘉話曰諸葛所止令軍士種蔓菁韮云其纔出可生啗一也葉可煮食二也久屈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可惜四也回則易尋而采五也冬則有根可斷食六也此蔬其利不亦博乎蜀人呼爲諸葛菜

薤菜

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薤爲筏作小孔浮於水上種子於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

釋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壬午 三〇八

出於薤筏孔中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治葛有大毒以薤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帝能噉治葛至一尺殆先食此菜後食此汁其毒盡消矣

菰

越中有菰葉似蕎麥地肥亦能蔓生莖葉紫赤色多生山谷陰處吳越春秋云越王嘗嘗采於此山故名本草云閩中謂之菰菜齊民要術亦有菰菰法然生櫛之有臭氣凶年民斷根食之諺曰豐年惡爾吳荒年賴爾救今所謂魚腥草是爐火家謂之天蕎菱能爛玉石作泥

巢菜

蜀蔬有兩巢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中東坡所賦元脩菜也吳中絕多名標播華一名野蚕豆

蒟醬

蒟醬蔓莢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華莢生于蕃禺者小而青謂之蒟可以調食故謂醬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蔓生

風藥忌芋

大凡服治風藥不可食芋嘗目擊之不惟無効甚有所反江右楊萬里親語此嘗見人食之至于死

釋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壬午

三〇九

玉枕藟

嶺外多藟間有發深山邃谷而得者枝塊連屬有重數十斤者味極甘香人多自食名玉枕藟

甘藟

甘藟或曰芋之類根葉亦如芋大如拳有大如甌者皮紫而肉白蒸食之味如薯蕷性冷生於朱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業耕稼惟掘地種甘藟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作飯食之貯之以充飢是名藟糧北方人至者或盛具牛豕膾炙諸味以甘藟薦之若梗粟然海中之人壽百餘歲者由食甘藟故

耳

蕪青

蕪青嶺嶠已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官携種就彼栽之出地則變為芥亦如橘種江北為枳實之義也至曲江有松彼人謂之春松

崑味

落蘇本名茄子煬帝綠飾為崑崙紫瓜亦名崑味

茄樹

交廣艸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葉幹乃成大樹每夏秋成熟則梯倚樹採之至五年後樹老子希即伐去之別栽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十九

天

百五

綽菜

綽菜夏生于池沼間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為貞菜

益智子

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蓮著實五六片熟味辛穢五味中芬芳亦可用鹽晒乾可食出交趾合浦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張津常以益智子作粽獻於魏武帝帝以賜羣臣

葵

辭言烹葵及菽而唐人云烹葵邀上客葵之可食久矣乃今無一烹之者常過西湖寺見千葉丹葵爛焉如錦恨不得作我清供然聞僧每取而去其膚食其幹脆如蒿苳特未之試耳他日以翠釜烹之當添一佳味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九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九

天

花木門

藥艸類

百藥

淮南子曰神農始嘗百艸之滋味嘗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世本曰神農和藥濟人則百藥自神農始也史記云伏羲嘗百藥非也梁陶弘景本艸序曰神農氏王天下宜藥療疾以拯夭傷高氏小史曰嘗百藥以治病嘗藥之時百死百生

和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

五天

藥有五天決明爲肝天紫苑爲肺天神麴爲脾天達志爲心天茯苓爲腎天

神藥

枸杞神藥也修真之士服食多昇仙歲久者根如犬形夜能鳴吠羅浮山記云山中有枸杞樹大三四圍高二丈餘時有赤犬見于其下夜聞其吠今所至有之但鮮得枝幹太者唐州東南城隅上下枸杞甚茂枝幹有如盃盂者春時嫩條如指甘美無復苦味斲之深二三尺形如一大頭足悉具唯一

和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

二 三四七

足差細其嫩皮厚寸許治其皮得數斤諸君爭取之而盡崔公度伯易所進枸杞詩序云臣嘗聞隱君子言枸杞數百歲根類生物得而食之定顏長年後閱仙書數有驗者常與道士宇文希真遊南岳朱陵洞天過古蘭若基留宿庵下有聲類狗吠希真謂此非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臣憶舊說黎明祈客欲識其處未至百步皆曰彼婆娑出衆榮者是也臣與希真將前客急止曰此神物也其側常有蛇虎守護必待導道之士以歸吾等無得輕近自是每念之或入山中遇樵薪必訪焉問云往往有見但苦在深絕不可到之地

三清蔓

按清冷真君外訣枸杞號爲三清蔓其苗爲換骨菜

丁公藤

南史解叔謙雁門人母有疾夜于庭中稽顙祈告聞空中云得丁公藤治即差訪鑿及本艸無之至宜都山中見一老翁伐木曰此丁公藤可治風乃拜泣求得之及漬酒法受畢失翁所在母疾遂愈本艸謂之南藤蓋本朝附之于經云

威靈仙

唐會要曰德宗正元二年九月鄧思齊獻威靈仙

出嚼吞之至日出乃止踴迎年佩

能愈衆疾上于禁中試有驗今編附本草

大靈豆

威靈仙難得其真俗醫所用多蒙本之細者其驗以

華山陳搏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力如

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

故顏色如嬰

有細塵起向明視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錫錫

椒又名扁鵲鈴蜀產者上葉屬木故青皮本火故赤

眼此數者脩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

花應土故黃膜兆金故白子符水故黑五行全足

可已

却老霜

木瓜槌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方家

却老霜九煉松脂爲之能辟穀長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一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一

四

二十六

鐵脚梨

雲母鍾乳

遠志江蘿

太清艸木方云服雲母者成日面天賜餌鍾乳者登

遠志苗曰小艸根曰遠志芎藭苗曰江蘿根曰芎藭

福衢壽車

地脂

艸創刀圭

高展爲并州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撥之試塗

高麗博學記云酥名大刀圭醍醐爲小刀圭乳腐名

一老吏面上皺皮頃改如少年之色展以謂必是

艸創刀圭

神藥問承天道士荅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

乞力伽

狀碑已無所觀

方輿編年

迎年佩

藥有乞力伽木也瀕海所產一根有至數斤者剉漬

正旦未明佩紫赤囊中盛人參木香如豆樣時時

子取以作煎劑今可丸餌之可以長生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厥死後復有藥解活始以爲妄昨讀周州憲癸辛雜志云回回國有藥名狎不慮有土人采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以備不虞又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一艸食之即死三日後亦活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采爲末置人飲食中即皆醉據是則蒙汗藥非妄

三伏苦艸

山東有人家共蠶五百餘口二百年不染疫癘其家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三十一

每年三伏日收苦草陰乾冬至日爲末正旦五更用蜜調每人用一匕此即古人屠蘇法也

人參

人參別名神草其花蕊世所未識王績詩家豐松葉酒罷貯來花客溫飛卿詩香風軟透人參蕊第不言何狀

阿魏

三佛齊志阿魏樹不甚高土人納竹筒于樹稍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脂即阿魏也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采時繫羊于樹下自遠射之脂毒着于

羊羊斃即爲阿魏

沒藥

三佛齊沒藥樹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爲坎用斧伐其皮脂流于坎旬餘方取之

血竭

三佛齊血竭樹與沒藥相似采亦如之

草麴

草麴南海不用麴藥但杵米粉雜以衆艸葉泊葛汁漉漉之大如卵置蓬蒿中陰蔽之經月而成用此

冷糯米爲酒飲之既醒猶頭熱溲溲以艸中少有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

六

三十一

毒故也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出候冬池竭時實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渚水漲亦不復發及文將嫁乃取陂酒以供賀客謂之女酒其味絕美

栴榔

栴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枝不小調直停停千萬若一森杳無椅端頂有葉葉似甘蔗條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于鳳竹風至動搖似舉羽扇之狀大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薔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

實也味苦澁剖其皮鬻其膚熟如貫珠堅如乾栗以扶留藤石瓦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彼人遇貴婚族客必先進一名賓門藥錢

荳蔻花

荳蔻花其苗如蘆其葉似姜其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花微紅穗頭深色葉漸舒花漸出舊云此花食之破氣消痰進酒增倍太康二年交州貢一筐上試之有驗以賜近臣

莢草

子美有除莢草一篇蜀中謂之毛莢毛莢可畏觸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七

之如蜂蠆治風疹以此草點之一身失去葉背紫者入藥杜詩注云莢音濤山筐也

紫霞丹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規其勿服山谷答云卷蛆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始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香薷

藥有所謂香薷者薷字不見於篇韻獨本草有此字北人呼為香薷南人呼為香薷其實音同耳鑒家亦不多識劉世延為孫君作觀縷圖記載其字

巴豆

衡陽試院中聞同官趙博霖傳進食方用枳壳一枚切作兩片去穰內巴豆一粒以麻皮繫合不拘多少水煮令枳壳軟爛去巴豆焙乾枳壳為末麵糊丸如梧子大食後熱水下十九老少皆可服

大黃

陝州山丹衛出錦紋大黃最佳回回入貢還輒滿載以婦搥督楊一清閉關絕貢疏云大黃不去則人畜受暑熱之災麝香不去則床榻盤虺虺之害蓋回回用大黃消暑麝香制虺極切日用故疏云云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八

番藥

西域回紇部得思千城產藥十餘種皆中國所無療疾甚効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傷用豆許嚙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永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傳瘡上即出曰奴哥撒兒形如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傳之自續回紇有虫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葡萄酒吐則解

獅子术

潜山產善术以其緊結醜恠有獸之形因號獅子术

白术苗

淳熙中台州天台縣樵夫入山見小木堅直伐以為担其芬香異常樵不識也負新出市賣有識者曰此白术苗也安得如許大殆必神物可更往取之樵夫復尋原處茫不可識信步入脚墜一穴中遙望竅隙光如當三錢大隨之以行了無窒礙約一口久聞頭上有鳴櫓聲又一日許乃從黃岩縣委羽洞出焉蓋冥行幾三晝夜殊不覺飢渴其為神仙境界可知矣

豕首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

九

經云豕首呂氏春秋云豕首生而麥無葉神農錄謂之天名精一名天蔓菁又名蟾蜍蘭今俗名豕首是也又蠶寶亦名豕首即月令所名荔挺也以冬至生與此同名而異物云

秘藏方

經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湯洗翻花痔立愈又法以蘿葡代瓜皮亦療痔白芷甘松三賴附子尖飛藍皮硝輕粉少許肥皂共搗丸治雀子斑烏藥細磨冷濃茶治湯火用生白礬末半分入臍以一指甲水

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積年坑廁上鷄壳煮湯服

治乾霍亂用細辛白芷雄黃好酒研末入麝香少

許服治毒蛇風狗傷鹽和油敷上治蜘蛛咬遍身

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鼻衄欲歿黃連一兩酒浸

晒吳茱萸一兩滾湯泡七八次木香晒乾用真神

麴為糊作丸如梧子大食後荷葉湯送下二十九

治梅核隔客陀僧滑石等分生姜汁調敷治腎囊

瘡

益智

海南產益智花實作長穗而分為三節觀其實熟否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

十

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早禾中上亦如之大

凶之歲則皆不實蓋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為藥治

氣止水而無益于智智豈求于藥者乎其得此名

殆以其知歲耶

史君子

唐潘州郭使君以此療小兒得其効時人因刺史所

用治小兒故曰史君子

劉寄奴

金瘡藥也宋武帝劉裕微時伐荻新洲射傷大蛇明

日復往聞杵臼聲見數青衣童子擣藥問之答曰

我王爲劉寄奴所射今合藥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灰叱之皆散收得藥時人因此名其草曰劉寄奴寄奴帝小字也

何首烏

本艸曰夜合藤昔有姓何人見其葉夜交異于餘艸意其有靈采服其根老而不衰頭髮愈黑因名之曰何首烏一曰即其人姓名

鍾乳

鍾乳桂林宜融山中洞穴至多勝連州遠甚予游洞親訪之仰視石脉湧起取即有乳床如玉雪石液

神史藥編

卷之百五十一

十一

三十

融結所爲也乳床下垂如倒敎峯峯端漸銳且長如冰粧柱端輕薄中空如鵝管乳水滴瀝未已且凝此乳之最精者且滴以竹管仰承輒取之其治家又以鷺管之端尤輕明如雲母爪甲者爲勝

磁石

錢乙言治病周髀者本艸磁石主周髀隨血脉上下不能左右去謂之周髀乙以藥使瘴氣歸肢體以寬心腹之苦故手足牽而心腑無恙

熊膽

錢乙言熊膽奇藥家有小兒不可無此佳者也

如米粒用艸蓬點入水轉如飛惟性急者良餘膽入水亦能轉但緩耳勇力所聚爲膽故也

茯苓

華山毛女峯有隸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真一旦一九三十三斤疑爲服茯苓法也今山下人用三十水煮藥三斤水盡爲度蜜和而蒸服而不九道者趙翁云蓋茯苓不蒸煮不能去陰氣余謂不煮不能去皮梗

砒霜

砒霜舊不著所出今近銅山處有之惟信州者佳凡

神史藥編

卷之百五十一

十二

三十三

毒用冷水研綠豆漿飲之乃解

空青

圖經曰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銅精重則生空青今信州亦時有之狀若楊梅故別名楊梅青其腹中空破之有漿者絕難得亦有大者如鷄子小者如豆子三月中旬采亦無時治眼翳障爲最要之物又曾青所出與此同山瘵脈頗相似而色理亦無異但其形壘聚如聯珠相綴又有白青出豫章山谷亦似空青圓如鉄珠色白而腹不

空亦謂之碧青以其研之色碧也亦謂魚目青其形似魚目也無空青亦可用

石鱗

石鱗生千崖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賦最寒但鱗入則不運動片時成石矣置之几案能明目

附子

東蜀楊天惠謨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漢地唐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宜附子摠四鄉之地為田五百二十頃有奇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得附子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

十三

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為多廉水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捷小平者良其澧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黃莖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疎以故富室之家入常美貧者雖接畛或不盡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罕若有物焉陰為之故因人將采常禱于神或目為藥妖云其釀法用醴醅安密室淹覆弥月乃俟以時暴晾久乃乾定方出釀其大時有如拳者

已之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

七實本同而未異其種之化者為烏頭附烏頭而

旁生者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為鬲子又附

而長者為天雄又附而尖者為天佳又附而上出

者為側子又附而散者為漏藍皆脈絡連貫如子

附母而附子為貴故獨專名子其形以蹲坐正節

角少為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

浸者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為上鉄色次之青綠

為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握為勝而漏藍側

子園人以乞役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

十四

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絕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絕市其中者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今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者皆良五歲為天雄

狗寶馬黑

今藥店暨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二種之藥羊哀謂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驚癇也然牛黃常用易識羊哀形如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亦罕余友人親得之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鵝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考之本州

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越集集中云
馬有馬黑在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不知
何用

獼爪

宣和間真州天慶觀一法師考召極精有婦人投狀
天樞院稱家病者為祟所憑瀆吏迫至附語云非
我為禍別是一鬼亦因病人命衰所致渠今成形
為虫在病者肺中食肺系故令吐血聲嘶師謂曰
此虫畏何物久而不吞再掠之始云惟畏獼爪為
末以酒服之則去矣如其言而愈時後方云治五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三百一十

荆芥

瑞州楊駐泊者有人求醫欲取藥殺仇人醫欲不與
恐求別處則傷人不得已以消風散與之其仇致
死楊怪消風散安得殺人往問死家服藥前後再
食何物曰其日飽黃鰱魚食而後服此藥至夜無
病死楊乃悟荆芥反黃鰱魚消風散有荆芥也

淡竹

淡竹對苦竹而言除苦竹則皆淡竹也後人不曉于

本州內別疏淡竹為一物今人食笋有苦笋淡笋
即淡竹也

杏仁

翰林學士黃遜頂年居青城山側古仙道院在一
峰之頂內有塑像皇姑則唐玄宗女也一夕夢見
召黃遜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堅壯心
力不倦亦資于年壽黃遜夢中拜請其法則與怡
神論中者同玄宗孫申天師元有怡神論二卷下
卷中有神仙秘方三十首則甘草丸為首食杏仁
法次之杏仁七個去皮尖早晨溫漱了內于口中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三百一十一

夢中得方

潘主府長史王庭任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頗
危殆一日昏憤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吃小水好
庭信飲小水一椀頓甦遂日加消飲勢漸退易鑿
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藥不愈夢
人語云鬼痰藥可治王尋取液飲之痛不可忍俄

項洞泄迸出虫一條長丈餘腹尋愈此命不當死
或有陰德鬼神默祐之耶

溫茶

溫茶即辟麝香艸酒煎服治毒瘡其功與一枝箭等
未知果否一枝箭出貴州同五味子根金銀藤共
煎能愈毒瘡

貓胎衣

貓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酒調服之治噎塞病有
効聞貓生子後即食胎衣欲取之必候其生時急
取則得稍遲則入其口矣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一

七

班貓

梅瑞先生有顛狗咬方隨試輒驗用班貓七个去翹
足爲末洒服搜于盆內有衣沫如狗形者爲妙如
無再服七次雖無亦不發

蘿葡

王文公安石爲相日奏事殿中忽患偏頭痛不可忍
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令且暫在中書偃臥已而
小黃門持一小金盃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即灌右
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即時痛愈明日入
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不傳人間此

其一也因并賜此方蘇軾自黃州歸過金陵安石
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頭痛即愈法用新
蘿葡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使人滴
入鼻竅

葉珠

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癩疔之疾重墜
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即慈以仁也用東方璧土
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
酒調下二錢即消沙隨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親
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葉珠只于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一

十八

生藥鋪買慈苳仁亦佳按本草慈苳仁味甘微寒
無毒主拘攣不可屈伸除風濕痺下氣除筋骨寒
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
氣其根下三蟲生真定平澤及田野八月采實采
根無時今在在有之

杜仲酒

饒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腎震腰漏沙隨先生以其
尊人所傳宋誼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
末無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三服而愈

吳茱萸

沙隨先生在泰興時有乳姬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堪忍知縣錢和老名壽之以藥與之一服痛止再服即無他其藥以陳萊更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錢云高宗常以賜近臣時有婦正宵校尉添差縣尉後婦正人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第王得中又以其藥歸昌國愈人疾真奇方也

蛛網作丸

孫紹先傳治暴吐血方急以竹子往屋簷頭取蜘蛛網搓成丸子用米湯飲下一服立止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

九

芋梗治蜂螫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于齋中見一大蜂離于蛛網搏之為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徐行入艸中齧芋根微破以瘡就齧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健如故自後有人為蜂螫者按芋梗治之則愈

地漿治菌毒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殺入者蓋地毒氣熏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治見本艸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

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瓦壘子

治走馬疳方用瓦壘子連肉火煨存性置冷地用盞子覆蓋候冷取出碾為末乾糝患即消

沉檀香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檀香燃不拘多少於火盆內焚抱兒於烟上熏之即起

黃連

治破傷風用黃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黃蠟一錢同煎和滓服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

十

地骨皮

小兒耳後瘡腎甘也地骨皮一味為末粗者煎湯洗細者香油調搽

石榴根皮

治金蚕蠱毒濃煎石榴根皮汁飲之吐出虫無不愈者李暉之云或以白礬芽茶搗末冷水飲之

紫粉治聾

知邛州事龔頴建溪人許渙即真君遠孫真君升天之後渙常病耳聾龔曰恨蜀中無紫粉為子脩藥餌之立差因以尋常紫粉獻之龔笑曰非是乃

於極間自然出糞也

蜣螂

猪脂二兩蜣螂三枚同搗爛如泥塗疽瘡上立愈又野田中農人矢被鳥咬殘者去矢取其下土尺許傳瘡徹心寒冷無不愈者

巴豆

治喉閉含卒之疾用巴豆以竹紙滲油令滿作燃點燈令着吹滅之以烟熏喉間即吐出惡血而消

栗

治金瘡及刀斧瘡用獨壳大栗焙為乾末付之立止

和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

王

或倉卒難尋則用生栗傳之亦得

黃瓜

暑中癰子用黃瓜摩之即消

香白芷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間為蛇傷足毒氣蔓延汲淨水洗腐膿敗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搥以軟帛取藥末均搥瘡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用香白芷為末入鴨嘴胆礬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

絲瓜

元時杭人宋會之善醫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

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為度去巴

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

瓜研之為末和清水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

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也去而不用

籍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鮮于樞記

巴豆雲母

河間王病瘕瘕莫能治一人合巴豆雲母賣于鄉井

王買其藥服之下地數頭後人忽不見

獨活湯

和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

王

三〇三

婦人疾莫大於產蓐倉卒為庸醫所殺者多矣舊嘗

見杜任作醫準一卷其一記郝質子婦產四日瘕

瘕載商弓背反張任以為產病以大紫豆湯獨活

湯而愈政和間予妻經分婉猶在蓐中忽作此症

頭足皆腫四肢無力語言蹇澁家人驚駭以數婢

強拘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為之

召醫未至進三劑遂能直豎至則愈矣更不復用

大豆湯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鴨血

凡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即可活

斷腸艸

太白集妾薄命云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艸注引陶

隱屈云斷腸艸其花美好名芙蓉其根不可食食

之斷腸河上

煉骨湯

潛山老黃冠年一百一歲扈長官好修攝賂黃冠僕

竊藥而來乃吳茱萸艾葉川椒杜仲乾木瓜木鱉

肉瓦上松花皂信之名曰煉骨湯仙家謂之水灸

火靈庫

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飲食故事以硫黃末撓粥

稗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

三

啖鷄男不使交十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

隻始亦見功終致絕命

大道丸

食艸木方云黑豆一升杏仁去皮尖重一兩甘草如

之茯苓蒼朮確砂減半剉了用水五升同豆熬煮

火須文武緊慢得中直至水盡揀去藥取豆搗如

泥作鷄頭實大用蓋甕瓶密封黃巢亂江淮入窠

入山林多餓死于八公山有利帝利種文稗製此

藥名大道丸嚼一九則恣食苗葉可為終日飽雖

異花殊木素所不知識亦無毒甘甜與進飢糧同

獲濟者眾

救急藥

金絲荷葉艸搗汁服之查塗患處治蛇毒用烏骨白

鷄血少許抹唇上即活治小兒驚風卒死用甘草

濃煎汁調地龍糞輕塗上治小兒陰囊虛腫熊胆

塗患處治痔人中白火煨存性一錢銅綠三分麝

香二分為末每朝白湯下三五匙治痔舊棕燒灰

又放在瓦上收火氣侵晨溫茶調服三四錢治婦

人血山崩血海敗千年蓮葉除乾炭火燒存性酒

送下治腦漏鷄子白和百艸霜搽治小兒赤瘤

稗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

二

治魔怪方

降香一錢麝香三分硃砂三分雄黃三分皂角二錢

艾揉五錢另研細拌勻以意用乾葛烏梅甘草各

為末在藥用艸紙包為長筒用瓦二塊入內點火

留一頭出烟放在床上床下則夢魘百怪俱除也

却思婦人雞犬四眼

世為益藥

猪牙皂角及生薑西國良姜熟地黃水澤旱蓮槐角

子細辛荷蒂荷葉也要相當青塩等分同燒煨研

細將來使最良指齒牢牙鬆鬆黑誰知世上有仙

方

辟時疾藥

孔平仲云邪氣氤氲未嘗無所以故宜聖軫念世人垂不忍之心設此術以溥濟生靈避凶趨吉不致夭橫孔氏經今七十餘代用之未嘗有此患其法每遇鴈月二十四日五更取井花水平明第盛淨器中量人口多少浸乳香至歲旦五更煖令溫從小至大每人以乳香一小塊飲水三呷嚥下則一年不患時病

治癰疽瘡藥

稗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五

王五

癰疽瘡初腫起當歸黃柏皮羌活為細末生鷄鵝藤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傳之恐毒氣四出不可收矣

生地黃

冀州士人徐璠因墜馬跌折手足痛甚命醫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夜夢龜言吾惟整痛不能整骨有奇方奉告勿害我命遂云取生地黃一斤生薑四兩搗碎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止痛大有神効璠用其法果驗

青蒿

東坡在王郎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語坡曰此牛發豆斑痧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効常舉似章子厚謂君母云我自謫居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

治翻胃藥

天順間有周岐鳳者江陰人巧黠無比既死友人偶召箕問翻胃病周忽至運箕如飛頃刻數百言詩尾有云菊莊老人此老病翻胃實由胃寒枇杷葉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五 王五 芳白豆蔻紫蘇子芳莫川謬良姜官桂用此三酒厚朴陳皮為功奏半夏枳椇白茯苓沉香丁香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杵頭糠芳尋至誠三片生薑兩枚東切切分明向君道人參乃是佐使藥食前一服沉痾好

藥艸製法

今醫家修製藥品往往遵古法如本艸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已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銚火上微炙隨手漸剝極易為力又不為

湯漬去其藥味如乳香沒藥最難研者若作丸則以乳鉢研畧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用酒糊為丸則酒研若以入麪為丸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耗失分兩

造海石法

凡用苦瓜萆搗汁用煨過蛤殼粉拌勻作餅晒乾入藥用此藥最能破痰蓋蛤生海中得鹹性多鹹能軟堅而瓜萆又去痰之藥也若以海中浮石為海石非是

雷公炮炙論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

三七

三百四十一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眉髮墜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雖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杕視繫若根囊便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飲酒服熱雄遍體瘰癧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艸苓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瘕去塊全仗硝礪益食加飭須前盧朴強筋健骨酒丸菰鱗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疥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莫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墜落者煉生半夏取涎塗髮落

厥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雌雄三葉為雄五葉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雖者正脚有肉杕者取良宿根繫視帶上永瘥多小便者煎草解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太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枯如故血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七服瘰癧風者側子側子生者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癰塊若以礪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煨好酒服神効不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莖葉并鱖魚作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

三八

三百四十二

蠱毒方

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而古田長溪為最其種有四一曰蠱二曰金蚕蠱三曰蜈蚣蠱四曰蝦蟇蠱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數月遠者二年

至期主家備禮迎降設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則毒浮于上乃以針眼刺取必于是日要一人蓋陰陽變化之氣納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則不能生故當日客至雖親戚宗室必施之凡飲食藥餌皆可入特不置熱湯中過熱則消爛矣或無外人至則推本家一人承之藥初入腹無所覺積久則虫生藉人氣血以活益久則滋長啞食五臟既久痛楚惟服百沸湯可暫息須更甚則叫呼已刮床席臨絕之日眼目口鼻涌出虫數百清於水曝乾久而得水復活人魂為祟所拘不能脫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

三九

三九

化其死尸雖火化而心肺獨存殆若峰窠浮熙二年吉田林紹先母黃氏遭毒垂死凡中毒燒其床簀照之必能自言黃氏遂云某年月日為黃谷妻賴氏藏毒于某物內所中其所事之神見在谷房裡厨中紹先告集都保入谷家開厨得銀珂領子五色線環玦及小木棋子兩面書五順五逆四字盛以七孔合又針兩包各五十內十一枚無眼告官捕谷鞠訊則伴死釋之則復甦類有鬼相助主簿余靖用礪刀斷其首持送府府師陳魏公剖提點刑獄謝師稷究實謝與水到谷家一蜈蚣

甚大出現謝曰此明證也攝賴氏自臨考之謂論死所謂順逆棋子者用以上順者客當之逆者家當之針之無眼者用以承藥既用則去之五色線者凡蠱毒食錦錦不可得乃以此代之其銀珂領者欲嫁禍他處真道旁冀見者取之也嘉祐中范兵部師道為福州守揭方刻石云凡中蠱毒無論年代遠近先煮一鷄卵插銀釵于內併含之約食頃取視釵卵俱黑即中毒也其方用五倍子二兩硫黃末一錢甘草三寸一半生一半炮出火毒丁香木香麝香各十分輕粉三分糯米二十粒共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

三十

三十

入味入小沙瓶內水十分煎取其七候藥面生細皮絹濾去其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臥令頭高覺腹間有物衝心者三即不得動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魚鰾之類乃是惡物吐罷飲茶一盞瀉亦無妨旋煮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酢醬十日後復服解毒丸三兩九又經旬日即平復

挑生

雲貴廣西有云挑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于胃腹害人至死而己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

州推官得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則服以升麻吐之
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想即今之下蠱云耳虞衡志
頗無而士宦常病此故揭出之

治地生毒藥

莆田人陳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如癰頃刻大如
盃識者云此挑生毒也五更以菴豆嚼試若香甜
是已便搗川升麻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速服
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葉皆具腫即消續煎
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平復

福州民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挑生值商人
裨史彙編卷之百五十

楊一善鑒治與藥服之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

生肉已成鷄形頭尾嘴翅悉備康即訴于州州即

捕林置獄呼楊生治言其畧云凡食魚肉瓜果湯

茶皆可挑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

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以

瘦悴此其候也在上膈則吐之其法用熱茶一甌

投胆礬半錢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鷄翎探

喉中即吐毒物在下膈則瀉之用米飲下鬱金末

二錢毒即瀉下乃碾入參白朮末半兩同無灰酒

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

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常

裨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

裨史彙編

圭

花木門

木類

樹肉

樹肉出五臺山其形如菴其質如玉煮一滾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熟猪無異地瘠食淡天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不變味

交讓樹

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一

一

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又魏記牂牁之都安縣有交讓樹兩相對更互枯芽不俱盛

靈陰樹

靈陰樹出女床之山羅公遠取獻一枝于帝帝植于興慶宮雖三伏烈日之下近樹丈許寒氣凜然久之索衣晚視其下時有冰霜雞籠山遊

指星木

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尋滅

青田核

烏孫國有青田核其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得

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酒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瓢空之以盛水飲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

雞桐

雞桐葉如棟其葉煮湯療足膝之疾

嘉木

木同本異枝其君有慶鄰邑來附者吉木生于君屋上及朝廷其君有聖子木生而有實其國有慶木生于城脇一園以上長數丈此謂城強其君大昌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一

二

桂

南方奇木上藥也桂林以桂名地實不產而出于賓宜州凡木葉心皆成縱理獨桂有兩文形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與皮無別而加芳美八喜咀嚼之

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為林更無雜樹交趾置桂園有三種葉如柏葉皮亦為丹桂葉似柿葉者為蘭桂其葉似枇杷者為牡桂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芝以桂為柱風來甚香

木犀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馥鬱餘花所不及也一種色黃深老者香尤烈其白者次之清曉過風香來真觀真天芬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近人以花半開香正濃時就枝頭採擷以冬青樹子搗揅其汁微用拌其花入磁瓶中以厚紙裹之至無花時於密室中取置盤中其香裏裏中人如秋開時復入器藏可留久

桂花桐皮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三
管遊歸宗岩桂香夾道問僧何以不取花爲供僧云桂葉採花則落不然雖擊之千下不墜也又武夷村下見野梧桐叢生道士云其皮可作席經以代麻桌亦翻在福州見吳學官摘一綠枝如芭蕉幹削其皮縷之加蒜醋可食謂之六月雪皆創見也

巴東折桂

巴東有一折桂直高三丈大十圍傳云是公孫述樓柱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松下風

四隱居好聽松聲所居庭院皆種松檜每聞其響欣

然爲樂吾家玉澗道旁古松皆合抱每微風驟至

清響琅琅然萬絃皆應若中音節或中夜達旦意亦喜之謝靈運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之音何但與絲竹爭美便作釣天之樂有何不可晉人好爲人目目李元禮曰謾謾如勁松下風劉真長亦云人言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小字也微固非元禮之比然蕭瑟幽達飄拂虛谷之間自是王微風致而力排雲雨撼摩半空此非元禮誰可比擬山屋常思無勝士往來每行松間時作此想便覺二人相去不遠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四

淺色沉

同光中秦隴野人得柏樹解截爲板已成器物置密室中時有馨芳之炁稍類沉水香初得而焚之不甚香蓋性不宜火衆云此淺色沉耳

木仙

張薦明隱樂山林中有古松十餘株謂人曰予乃人中之仙松木亦是木中之仙

古柏

濟南神寶寺古柏本漢物其大三人圍之不盡相傳唐末時建香積寺僧夜於樹東作餅有一毛手求

食僧輒予之凡數四不止一夕僧悟此安得有人且手而毛乎以熱油灌其掌失聲而去明且踪跡其油淋漓樹間遂枯其一枝柏今腹枵可容三人所見自茅山左紐常熟七星無慮十餘處未有及茲老壽者

武侯栢

成都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樹圍數十尺唐相段文昌有石刻詩在焉唐末漸枯瘁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至皇朝乾隆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之三國至乾隆初歷年一千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五

梓樹更榮

豫章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舉樹盡枯臥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茂大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

柳樹

柳樹初栽用鹽一二斗先置根下則易發幹木至斗大方結實五六月之交摘食去外皮其殼圓而黑潤肉至白內有水至清且甜飲之可祛暑氣今行商懸帶柳瓢是其殼也又有一種小者端圓堪作

酒盃出于文昌瓊山之境他處無

越王頭

柳樹葉如栢欄高六七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容瓜外有粗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之有白膚有半寸味似胡菰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醉俗謂之越王頭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使客刺之得其首懸之於樹化為柳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為飲罷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犹如酒云

榕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太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附幹而下以入土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語禽鳥銜其子寄生他木上便蔚茂根下至地得土氣久則過其所寄南海樹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是不可以為器也本甚稜理而深是不可以為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為薪也以其不才故能久而無傷其陰十畝故人以為息焉而又枝條既繁葉茂條細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稍入土即生枝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纏樹即南人以為常木不謂之瑞木也

枕柳樹

枕柳樹似蒲欄實其皮可作繩得水則柔韌故人以此木為舟皮中有屑如麪多者至數斛食之與常無異木性如竹紫黑色有紋理工人解之以製秤出九真其心為炙滋腴極美

訶梨勒樹

訶梨勒樹似木椀花白子形如橄欖六路肉相着可作飲變白髮髮令黑出九真

棹樹

棹樹枝葉俱似椿以其葉攪汁漬果呼為棹汁若以棹汁襪肉食之即時為雷震死棹出明州高涼郡棹一名披粥合浦東二百里有棹一硃漢安帝初平五年春葉落隨風飄入洛陽城其葉大如杉數十倍術士廉盛曰合浦杉葉也此休徵當出王者帝使使驗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樹役夫多歿者其後三百人坐斷株上食適足相容至今尤存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一

七

三十五

荆樹

荆寧浦有二三種金荆可作枕紫荆堪作床白荆亦作履與他處杜荆蔓荆全異又彼境有杜荆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等置于床

下雖危困自愈

荆根枕

賈人張弘者行至華岳廟前忽昏情不能前進繫馬於一金荆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走弘寤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乃于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為一枕獻於廟守廟者常以匱饑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

出聞奇錄

人面樹

人面子樹似含菟結子如菟實其核正如人面故以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一

八

三十八

為名春華夏實秋熟味甘酸以蜜漬之稍可食核亦可玩於席間釘鉅御客出南海志

水仙樹

构樓國有水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

倒生樹

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翕人去則葉舒出

東海

木綿樹

其實如酒盃皮薄中有如絲綿其色正白破一實得數錢廣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綿花紫白二種

不灰木

不灰木出上黨今澤潞山中皆有之蓋石類也其色青白如爛木燒之可燃或云滑石之根今處州山中出松石如松幹而實石即此類也然不能點燈後見格古要論云用石腦油蘸之方可點又開山圖云徐無山出不灰之木其木色似炭而黑無葉

人首花

大食國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咲則落

扶桑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九

扶桑在碧海中地方萬里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之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椹一體皆作金色有光飛翔空中其樹雖大而葉椹只如中國之桑但椹稀而赤色九千歲一生實味絕甘而香美

伽陀羅

南滇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罕常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琴

探寶

滄州令朱都巡往桂陽托趙守市杪板朱言產杪板地名沙甫洞羅扯洞羅浮江槩村龍查上坑夫村取板皆貧民下戶請財主出本累糧入窮谷結茅舍宿食每日四散用鉄錐插地探板謂之探寶或即采得或有空費糧食訖無所得者財主呼為糧甲頭木有三等上等等者價十倍常板次曰秋水次幹木但有鷺鷥鸞鷓鴣斑者為上板出下江道路之費倍於買價

杪板出處

湖南北杪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筍長數十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數株並生人家遭此者圻裂傾卸屋宇如掃然析之為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為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鉄為長錘入山刺地有板處鉄不能入不知地中何以有此毛叢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民有就河底掘得杪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沉香者滄州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柳州以多木名其木儲為貴其為樹四時無改柯易

葉質性堅於檜柏伐而材之雖百歲雨淋日炙弗
蠹弗腐作屋可當風雨之衝棺在土與石棺敵歲
結子小如榛土人取爲果實小實者爲圓珠儲大
者爲苦珠儲以此分二種其材固無異也按山海
經前山其木多蠹音注謂其樹生子可食冬夏恒
青作柱難腐蠹豈即此儲耶

太平木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破一木中有紫紋隸
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有識者解云不
應此時湏至破了方見太平爾自聖朝弔伐之後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十一

頻頒曠蕩之恩寬宥傷殘之俗後乃改太平興國
之號即知識者之言諒有証矣

木紋天尊

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樹上有木紋
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
比部員外郎劉公宗言遂繪事奏聞奉聖旨令津
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令州民皆圖供奉之

槐廳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前向有一巨槐素號槐廳
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牾

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爲學士時自觀其事

癭槐

華州三家店西北道邊有槐甚大慈鬻周迴可蔭數
畝槐有癭形如二猪相赴奔走其迴顧口耳頭足
如塑者出詩

音聲樹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
聲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鬼目鼠耳

莊子槐生五日而鬼目十日而鼠耳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十一

不平生

崔鳳墀陀夫志洛南天慶觀頗幽雅常陪友生夏月
招涼於古槐下戲曰予不登九品此槐不得爲手
版想亦助不平也是後朋從呼槐木爲不平生

道中槐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爲薪更栽小樹先
下符牒華陰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
剪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出補

錦心氏

懿宗時求老槐於城北筆頭谷李殊庄亦不下百

矣樹腰刻小字一曰錦心氏一曰綉腹郎云殊之祖愛甚故刻記之

槐影

萊州某村有大槐樹無影其影乃在十里外隨日周旋凡四十里或云雲南有富家倚此樹神為主歲必至以四更祀之人莫能見

鉄樹開花

長浙間嘗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鉄樹花開于橫之駟象衛般指揮買家園中見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樹葉細厚余問之殷

神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一

十三

此鉄樹也每遇一周年乃花吾父丁卯生其年花果開移置堂上置酒歡飲作詩稱慶其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一開累月不凋嗅之乃有艸氣不到此地焉知真有是物耶

木葉花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觀岩側有一木五緣初謂丹青之樹因命童僕采之頃獲一枝尚綴軟蝶凡二十餘个有翠紺縹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黑花者黃白者緋脈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因登岸視乃知木葉化者是知蝶生江南柑

橘樹蠹變爲蝶蝶鳥足之葉爲蝴蝶皆造化殆然非虛語也又會要云大食國西郊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紫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咲動其手脚若著樹枝使人摘取一枝小兒即死異花大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見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嘗伐竹遺竹一宿見雉頭頸盡就身猶未化此亦竹爲蛇虵爲雉也

石梅

石梅生海中一葉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

神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一

十四

無患木

拾樞木一名無患昔有神巫名曰實一作睡能符効百鬼得鬼則以此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

萬壽異木

汝陰學者多言萬壽之西潁水之上有林號阮子步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數百歲榮落不時舊有碑云粉黛塗容金剎一樹予過之往觀焉木下有剎石石有像文有銘云曹公頴悟悟心之

敬造浮圖式崇妙理文詞闡相粉黛塗容金刹

永作樊籠開元十六年歲在執除首旬五日建

故佛氏道場石乃刹下銘也粉黛塗容謂建像也

金刹一樹謂建刹也讀者寡陋傳者喜為緣飾苟

無此石亦足惑世

懸壺木

蔡州壺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其枝

垂入地有根復出為木枝復下垂如是三四重圍

環列如子孫然世傳費長房遇仙處木即縣壺者

沈丘令張戢聞人常至蔡為言乃榕木也嶺外多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一

十五

三十四

有之其四亞旁出無足怪者柳子厚柳州詩云榕

葉滿庭鶯亂啼者是也

合離樹

終南山多合離樹葉似江蘿而紅綠相襍基皆紫色

氣如羅勒其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蘂條狀如車

蓋一丹一青斑駁如錦綉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

華蓋樹生熊耳山中

山出西京雜記

玉樹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

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菁蔥左思以為假

稱珍異蓋未詳也出國史異纂

酒樹

瑣通國有酒樹如安石榴華汁停杯中數日成酒美

而醉人博物志酒樹出典遜國名撰酒出扶南記

木龍樹

徐之高家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轉塔高丈餘塔

側生一大樹索繞至塔頂枝榦交橫上平容十餘

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

呼為龍木梁武遣人圖寫焉

古文柱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一

十五

三十八

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永衡擊山麓崩長六丈尺

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

題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闕

隸書秦漢時柱也

楓人

江東西山中多楓人其樹生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

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嘗有人合以笠子

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旱時欲雨以竹束其頭

楔之即雨人取以為式盤極神驗出朝野僉載

江木楓竹

狝狝之間每構屋即命民踏木於江中短長細大
所取率松材也彼俗常用不知古何人斷絕埋泥
砂中既不朽蠹又多如是事可異也出嶺南異物志

花蝶樹

長安城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
落結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明後數日皆化為
紅蛺蝶飛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此必
前兆也出清相錄

端正樹

長安西端正樹去馬嵬一舍乃唐德宗皇帝幸奉天

神異錄

卷之百五十一

七

觀其蔽芾錫以美名後有文士經過題詩逆旅不
顯姓名詩曰昔日偏宮雨露榮德皇西幸賜嘉名
馬嵬此去無多地合向楊妃冢上生出村情詩

燕檀

稻舍南方艸木狀云蒟蒻子浸以蜂蜜點以燕檀所
謂燕檀者蓋以燕脂合檀木也紫檀木出交趾性
堅而色紅以水漫漫之色能染物又画家合色
有字用銀朱淺入老黑臘脂合之故曰燕檀俗
曰紫檀色訛為紫棠也

桑枝治病

治瘰癧用桑樹向南枝三條以刀輕刮去外面粗皮
用內青皮以鉄鏈鏈爛用井花水調敷患處即好

神桑

洛中願會寺魏中書侍郎王翊舍宅立也佛堂前生
桑樹一校直上五尺枝條橫遠柯葉旁布形如羽
蓋復高五尺又為五重每一重葉樞各異京師道
俗謂之神桑觀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為惑衆命
給事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暝下斧處
流血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出洛陽伽藍記

登第皂莢

神異錄

卷之百五十一

八

泉州先聖廟庭宇嚴峻庭中有皂莢樹每州人將登
第則生一莢以為常梁貞明中忽生一莢有半人
莫論其意乃其年州人陳述進士及第黃仁穎學
究及第仁穎耻之欲登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
莢之所復生全莢其年仁穎進士後數年廟為火
焚其年聞自稱尊號不復貢士遂至于今出稽神錄

椰椶樹

椰椶樹直聳枝皆高數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雖苦澁
咀之芬馥勝含鷄舌香吳時歲貢以賜近侍

娑羅樹

天寶初安西道進安羅枝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
惡禽如得托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此月中
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出西番海中每
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結實
如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晉永康元年巴陵顯
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一樹
生愈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棟
移房避之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板而
流涕曰此安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
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采元嘉十一年忽生

釋東叢編

卷之一百五十一

九

三百四

花形色如芙蓉樹今在此亦一方之奇迹也荆

墓棘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岐世以為異

孔子林無枳棘

聰明樹

李正字弘卿學道見東王父教之十七年後正身死
家人埋之於武陵冢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馬見
此花皆聰明文章日盛出武陵上

相思木

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成秦不返妻思

而卒既葬冢上生木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
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似石竹而節節相
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霜草人呼寮莎
蓋相思之流也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今
香不耗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憑妻美宋康王奪
之憑自殺妻自投臺下死王怒令異冢相望伯昔
有文梓木生冢端根交于下枝錯其上宋王哀之
因歸其木曰相思樹又聞之故老云昔人有北没于
邊其妻追思之泣於樹下而卒因歸相思樹黃捐
鵲鳩詩云而今世上多離別莫向相思樹下啼蓋
采其意也

釋東叢編

卷之一百五十一

二十

三百四

文章樹

張曲江第之側有古栢嘗因狂風拔其一根解為器
皿其紋甚奇人以公之手筆冠世目曰文章樹

靴鞋樹

金御路上老榆往來者就樹下易屨屨後以其舊懸
而去之行人指為靴鞋樹

三義樹

同川邵陽縣劉靖家兄弟不異居宅旁榆樹生素花

西廊梧桐生穀枝明年家中生白楊槍亦茂盛
人競榆爲義祖桐爲義孫白楊爲義曾孫分先後
也縣令出官錢爲建三義亭

人柳

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

柳賜姓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
之殿脚女至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
以年十口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計請用垂
柳栽于汴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出如護河堤二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
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
一株群臣次第種方及百姓謠曰天子先栽然
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曰楊柳

種柳

孟伯饒說宋用臣種柳唐思敬用常柳三株批開急
合爲一取圍直麻縷緊繫牛矢泥固濟深栽之一
年有三年力

漏春和尚

新栽柳樹必用糞泥固濟其末頗類比丘頭相元伯

玉宅前柳初春吐芽伯玉曰且得漏春和尚
已無恙蓋取子美洩漏春光有柳條之句

棧香樹

羅州多棧香樹身如柜柳皮堪搗紙土人斫爲香皮
紙小不及桑根竹莫紙羅州松皮紙日本側理紙
也又嘗讀謝康樂山賦云剝笈岩椒言及皮可爲
紙未詳其木

抱木

抱木生於水中於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
刀鋸可乘濕時剝而爲履易如削瓜既乾則堅不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有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
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出扶桑大秦諸國
大康六年扶南國貢百雙帝晒其制作之陋但置
外府以備方物而已按東方朔鎮語曰木履起於
晉文公時介子推避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
之遂以爲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
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木產水中葉細如檜其
身堅類柏唯根軟不勝刀鋸今潮州新州多剝之
爲屨按翔法師書云抱一名水松生水中無枝形
如筍亦曰松抱今爲屨是也又陳州弘正謝資漆

松抱屨云蒙此慈賜便得輕舉

樟樹

吳先王時陸敬叔爲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
數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
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
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出陳
神記

白頭公樹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
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不生穀遺客伐之有赤汁
六七斗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叔高怒曰樹老赤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三

汁有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
其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抗叔
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數四顧左右皆怖伏地
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是歲
司空辟叔高爲侍御史交州刺史以居二千石之
尊過鄉里薦祖考竟無他怪俗通

陽桐

陽桐葉細冬青臨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葉
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謂之陽桐飯道家
所謂青精飯也鄭畋二十八宿詩云貞明青精飯

光潤碧霞漿

櫟樹

櫟樹多生岡阜之上大則偃亞小則聳峻疎廣而性
直伐爲薪鍛爲炭其力倍於常木王政詩云未可
輕樛櫟尤能濟雪霜

桐木陳壽
桐譜

桐柔木也月令曰清明桐始華生葉故云始華詩大
雅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書云嶧陽孤桐古詩云椅
桐傾萬鳳又曰井梧栖鳳皇故詩書或稱桐或云梧
或曰梧桐一也自春徂夏乃結其實實乳尖而成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三

三四三

櫟子所謂桐乳致巢是也乃受冰隄之淳氣故
開春冬之二時其葉味苦微寒稍毒主惡蝕瘡腫
著陰皮亦主五痔殺三虫療癰疽氣病其花銅青
甚肥大三倍然其皮葉亦有效於人生於朝陽者
茂盛是以鳳喜集之詩稱椅桐梓漆後人不別椅
桐之異以爲是一木耳嵇叔夜琴賦云惟椅桐之
所生椅梓屬也大類桐而小別也椅與桐非一木
也夫桐之爲木其異于羣類尚矣生則肌膚脆而
嫩死則幹體堅而鞣燥之所加而不圻裂濕之所
漬而不敗腐故鄙諺云輕是桐重是桐難砍亦是

桐此物不可作薪用堪爲琴瑟書塾中

桐類

桐之類非一一種紋理粗而體性慢葉圓大而長尖光滑而柔維者三角因子而出者一年可拔三四尺由根而出者可五七尺已伐而出於巨椿者或幾尺圓始小成條之時心葉皆茸毳而嫩皮體清白喜生于朝陽之地其先葉而後開白花心內凝紅其實極光長而大可圖二四寸內有三房中有肉上細白而有黑點者即其子也謂之白花桐一種紋理細而體性繁葉且堅而紋理薄亦有擎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一

五

三

葉柄者毳而亦然多生于夕陽之地其茂拔但不如白朮之易長也其花先葉而後開紫色作橐有類同藤花也其實亦橐也如乳而微尖狀如訶子而粘者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正爲此也紫花桐實而中亦有繭房房中與白花實相似而差小謂之紫花桐其花亦有微紅而黃色者蓋亦與白花之小異者耳凡二桐皮色皆一類但花葉小異而體性緊慢不同耳至八月俱復有花至葉脫盡後開者作微黃色今山谷平原間多有白花者而紫花尤少又一種枝幹花葉與白桐花類其實大圓一

實中或四五子可取作油爲用今山家多種成林

蓋取其子以貨之也一種紋理細緊而性喜烈身

體有巨刺其葉如楓多生於山谷中謂之刺桐晉

安海物志云刺桐花其葉丹紅其枝有刺云凡二

桐者雖多榮茂其材雖可入器用亦不爲工匠所

瞻顧也一種枝不入用身葉俱滑今人多植于階

庭之下門牆之外亦名梧桐有子可噉一種身青

葉圓大而長高三四尺便有花真紅色甚可愛玩

花成朵而葉尤踈宜植于墻垣庭榭以爲夏秋之

榮觀厥名貞桐亦名爲賴桐焉凡二種雖得桐之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一

五

三

名而無工度之用且有近貴之色

桐出

夫桐之所出堪美材者嶧山之桐書曰嶧陽孤桐注

云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龍門山周禮春官大

司樂云龍門之琴瑟注云龍門山名也七發云龍

門之桐可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扶蘇以

分梗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溪湍流素波又

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飛震之所激也

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撼也朝則黃鸝鳴暮則鶯

雌迷鳥宿焉獨鵲晨號乎其中鵲鷄哀鳴翔乎其

下是言龍門所生之桐也雲和山周禮大司馬云雲和之琴瑟以禮天神注云雲和山名也又司樂云空桑之琴瑟以禮天地神祇也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大宴含黃鍾以吐餘據蒼岑而孤生又云晞三春之溢露迺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艸未綠而先調剪難賓之陽柯割大呂之陰莖注云大冥北方也

器用

賦桐之材采伐不時而無蛀虫漬濕所加而不腐敗風吹日晒而不垢裂雨濺淤泥而不枯蘇乾濡相蒸而其質不變榛櫟雖類而其永不敵與夫世所貴者卓矣故施之大厦可以棟梁桁柱莫比其固又世之爲棺槨其最堅者則以紫杉搽爲貴以堅而難朽不爲乾濕所壞而不知桐木之尤愈于是夫杉木齧釘久而可脫桐木則粘而不銹久而益固凡用琴瑟之材雖皆用桐木而必須擇其可堪者故禮記云龍門空桑桐爲琴瑟陶隱居云惟桐與白桐堪作琴瑟書曰嶧陽孤桐風俗通云生千岩石之上采東南孫枝以爲琴是擇其泉石向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二十七

三六

陽之材自然其聲清雅而可聽蔡伯喈聞聲音以爲佳號曰焦尾則知桐之材以爲器燥濕破而用之則不裂紫花桐之材紋理如梓而性堅不可爲醜以其易垢故也今之僧舍有刻以爲魚者亦白花之桐也匠人之用尤喜于紫花者白花澁而難光淨紫花緊而易光滑故也

桐雜說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教一葉爲一月閏則以十三葉視葉小則知閏何月也又看何葉不生則九州異主論衡云子長爲政欲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二十六

三六

囚情刻梧桐象囚形鑿地爲坎臥木囚其中若正木囚不動若有冤木囚動搖出人之情着木人也瑞應圖曰王者任用賢良則梧生東廂秦記曰初長安謠曰鳳皇止阿房符遂隱阿房二勇止於止越入必淪亡城中植桐類千餘株以待之其後慕容冲入阿房城而止焉冲小字鳳也晉書武帝時臨平岸崩坍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張華曰蜀中桐木刻作魚形扣之則鳴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後漢書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聞火大烈聲知其良木也因請裁爲琴果有美音故時人名之曰

焦尾琴齊書曰王晏為員外郎父曜齊時松樹忽
變成梧桐論者以梧桐雖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
節晏後果不終高僧傳曰僧瑜幼入釋門誓欲焚
身以報天地以宋孝建中集薪作龕請僧設齋禮
別而入火中經三日而瑜房門忽生梧桐樹其枝
豐葉茂翠鬱非常道俗異之號為雙梧沙門

禪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一

禪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一

无

禪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菓實類上

論物理

舒州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茨皆水物菱寒而
茨煖者菱花開皆日茨花開向日故也又曰桃杏
雙仁輒殺人者草木花皆五出惟雪花六出此殆
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

荔枝

荔枝

卷之一百五十二

十一

三十五

荔枝惟閩粵南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陀以之備
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蒼選離
支蓋誇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
一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
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和帝詔大官省之魏文帝
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訛其謬論豈當時南北斷隔
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猶愛嗜荔枝
歲命駟使時致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
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徬
彿顏色而耳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

安來於巴蜀雖曰獻鮮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之今之廣南州郡與瓊祥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其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也閩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爲奇特泉漳亦知名列品最高而寂寥無紀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惟種荔枝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不或嘗雖別品千計不爲滿意陳氏欲採必先閉戶隔墻入錢與之得者自以爲幸不敢爭

雜錄

卷之一百五十一

二

三八

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貢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紫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腴如桃之紅核亦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晶食之消爽如降雪霜其味至美不可得而狀荔枝以甘爲味百年之樹莫有同者過於甘爾淡者失味之中惟陳紫之於色香也味自其類此所爲天下第一也凡荔枝模形色一有類陳則已爲中品也若夫厚皮尖刺肥黃色附亦食有查及澁雖無酢味亦下等矣

福州種殖最多延迤原野洪塘水西尤盛一家之

至有千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麓爲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耀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爛如星火非明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迷觀覽之勝無與爲比初着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爲紅塩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好愛重利以酌之故商販益廣而鄉人種者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鄉人得飫食者益鮮以其斷林粥之也品目至衆惟江家綠爲州之第一

雜錄

卷之一百五十一

三

荔枝食之有益於人蠲渴補髓未必延年益壽能行五藏清華調血補精或以其性熱人有甘噉千顆未嘗爲疾即少覺熱以蜜漿水飲之稍解其熱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陳紫因治居第平谷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故佳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也江綠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故次之其樹已賣葉氏而民間尤以爲江家綠云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荔枝之大者皆莫

敢擬歲生一二百顆人罕得之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家並種之及其成也差小又時有焦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別名二紫亦分屬東西陳焉宋公家荔枝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有黃巢兵過欲斧作薪王氏媼抱樹號泣求告拜免如此樹死吾媼亦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誠年餘八旬子孫皆仕宦 藍家紅乃泉州第乙藍氏兄弟珪為太常博士琢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獨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異聲名大聞乃填然亦不失為上等 何家紅漳州何氏世為牙校嘗有郡中豪宦勢要將全樹買之樹在舍後將熟其子日領卒數十人穿其堂屋及至樹所任採無時舉家伏藏即欲去之而心不忍今尤存焉 法石白出泉山石院色青白其大小次於藍家紅 綠核頗類江綠色丹者如小荔枝皆紫核此以綠色見異出福州園丁曰香荔枝皆旁蒂大而下就此種體周貞與味皆勝虎皮者紅色絕大繞腹有青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泉山大業寺見之不知其

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皮厚肉濫福州惟有一株每歲貢乾荔枝常以牛心為准民倍倚購之以充予嘗黜而不用玳瑁紅荔枝上有黑點疎密如玳瑁福州泉東城皆有之 硃黃顏色正黃而刺微紅亦如小荔枝以色名之 朱柿色如柿紅而扁小亦云林柿出福州蒲萄荔枝穗生一朶至二三百將熟多破裂凡荔枝每顆梗長三寸附於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謂朶朶如蒲萄者正謂此也其品殊下 蚶殼者為深渠如瓦屋焉龍牙香荔枝之變俗者也其殼紅可長三四寸 曲如爪牙而無瓢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興化軍轉運司廳事之西嘗見之 水荔枝衆多而淡食之蠲渴荔枝宜依山或平陸有近水田河澗者清泉流澆其味遂美亦出興化軍 蜜荔枝絕其如蜜是謂過其失美之中耳 丁香荔枝核如小丁香樹或有之亦謂瓢核皆小實也大丁香生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瓢多而味微澁 雙髻小荔枝每朶生數十皆並蒂雙頭因以目之 真珠荔枝剖之純瓢真白荔枝之小者無過於此耳 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

閩中王氏有女第十八娘好歌此品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報國院家旁猶有此樹 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爲此官者種之後直以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欽頭荔枝顆紅而小可間婦人女子簪之側故貴之 粉紅荔枝深而色淺者爲異謂如付粉之飾故曰粉紅中元紅荔枝將絕才熟似以熟晚重於時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杷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

荔枝蜀廣俱有之今惟閩中者爲貴蓋他處實雖佳而不可乾獨閩中者可乾漢西京雜記載尉陀獻高祖龍眼樹即今之荔枝也唐天寶中楊貴妃愛食之置驛傳送唐都長安閩廣甚遠其荔枝乃蜀中涪陵所貢實小而味酸與廣閩不同今荔枝已

載蔡公之譜莆爲勝閩次之廣又次之而廣產甚多五月即有火山者先熟高梧州有無核荔枝

紅雲宴

南漢劉鋹每歲設紅雲宴則窓戶四壁悉皆荔枝望之如紅雲然宣和殿前亦有荔枝四株結實甚多

扶荔宮

荔枝樹高五六尺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花朱實大如鷄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脂甘而多汁下子百斛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蓋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百株植於庭無一生者連年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然終無花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死者十數人遂不復茂其實則歲貢焉郵傳疲斃於道極爲生處之患

無核荔枝

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枝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二

七

三十三

小劣其高潘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無核類雞卵大者其肪瑩白不減水晶性熱液甘乃奇實也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謂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蒲玉壺諱荔枝爲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特好奇爾

閩中玉女

關士赴科臨川人赴調會京師旗亭各舉鄉產閩士曰我土荔枝子其壓枝天子釘坐真人天下安有並駕者撫人不識荔枝之味故盛稱楊梅閩士忿忿遂成喧競旁有滑稽子徐爲一絕云閩中玉女含香雪吳會星郎駕火雲草木無情爭底事清明經對赤叅軍

海珠叢

賈人自嶺外還得一枝龍眼以鹽乾凡四十團共百枚至荆南獻高保勉因作小琅玕檻子立置之名曰海珠叢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二

八

龍眼

龍眼名綉球團川彈子按本草一名荔枝奴

洞庭柑

洞庭柑皮細而味美藏至來歲之春色如緋丹東坡洞庭春色賦有曰今黃頭之千枝卷震澤而與還翠勾銀罌紫絡青綸物固惟所用醞釀得宜真足以佐騷人之情興耳

金柑

金柑比他柑特小其大者如錢小者如圓眼色如金噉者不削去金衣尤佳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載其

香味甘美置之樽俎間光彩灼爍如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好食之由是貴重京師

木柑

木柑類洞庭膚理堅頑瓣大而乏膏液凡圃之所植柑比之橘纔十之一二大抵柑之植立甚難灌溉鉏治少有失時或歲寒霜雪風雨頻作柑之枝頭殆無生意橘則如故也得非瓊杯玉掌自昔易閑邪永嘉宰勾君燐有詩曰只須霜一顆壓盡橘千枝則黃柑位在陸吉上不待辨而知之也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二

九

貞柑

貞柑在品類中最貴可珍其柯木與花實皆異凡木本既婆娑葉則纖長茂密濃蔭滿地花時韵特清遠遠結實類皆貞正膚理如澤蠟始霜之旦園丁採以獻風味照座靡之則香霧噴人比有識者一見其爲貞矣一名乳柑謂其味甘似乳溫四邑之柑惟泥山者爲最泥山地不彌一里所產之柑亦不大止七寸貞皮薄而味珍不結瓣食不留滓一顆之核才有一二間有全無者南塘之柑比年尤盛太守燕賞爲盛事前太守泰政李公賞柑之

詩曰忘機白鳥銜將過堆按黃柑嘆手香侍郎嘗
公之辭曰滿樹葉繁枝重綴黃千百皆佳色
柑乃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有黃者顏者謂之壺柑
交趾人以席囊貯蟻鬻於市者其巢如薄絮囊皆
連枝窠蟻在其中並窠而賣蟻赤黃色大如常蟻
南方柑樹若無此蟻其實皆為群蠹所傷無復一
完者華林園有柑二株遇結實上命群臣宴飲於
旁以之分賜

變柑

新州出變柑有苞大於升者但皮薄如洞庭之橘他
種更柔編 卷之一百五十一 十
柑之所弗及傳云本自高要移植不及百里形味
俱變因以為名亦如踰淮為枳乃水土異也

甜柑

甜柑類洞庭橘高大者每顆必八瓣不待霜雪而黃
比之他柑為甜柑林未熟之日是柑取先摘置之
席間青黃照人長者先嘗之子弟懷以歸為親慶
壽焉然雖種不多見治圃者植一株二株者故少
為貴

瑞聖奴

天寶中內苑柑結實帝日與貴妃宴賞呼為瑞聖奴

天寶柑子

天寶十年上謂幸臣曰近於宮內種柑子數株今秋
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幸臣賀
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
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為禁中之華實相傳
云玄宗幸蜀年羅浮柑子不實嶺南有蟻大於秦
中馬蟻結巢於柑樹實時常循其上故其皮薄而
滑往往甘實在巢中冬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

香貢

這有辨如蓮子穿其中蓋接摘之始以枝之稍者為
之其體性終弱不可以犯霜雪不能耐久又名為
女兒橘

振子

振子木有刺似朱奕而小永嘉植之不若古栝之盛
比年亦競有之經霜早黃膚澤可愛狀微有似貞
柑但負正細實非貞柑比香氣馥郁可以熏袖可
以筆鮮可以漬蜜嘉實若貞柑則無是二三者人
自珍之是非瞭然在人耳目者蓋貞柑之細耶

自然橘

自然橘謂以子下種時其長歷十年始開花結實味

甚美由其本性自然不襍之人爲故其味全蓋它
柑與橘必以柑淡子香貢木著土俟其婆娑作樹
以枝接之爲柑種或接爲橘種俱非天然故是橘
以自然名之乃十年之計種之以木今之開闢者
多年歲間剔其膚以驗其枯榮糞壅其本以計其
久近誰能遲十年之久以取效耶是橘名之曰自
然當矣

綠橘

綠橘比它柑微小色紺碧可愛不待霜而食之味已
珍留之枝間色不盡變隆冬採之生意如新橫陽

雜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十三

人家有之時不常見

黃橘

黃橘狀比之柑差扁小而香露多於柑歲時風雨時
若則肌充而味其其圓四寸色方青黃風味尤勝
過是則香氣少減惟黃柑則避舍置之海紅生柑
之未以其先熟名之曰木奴真屈稱也

場橘

場橘狀大而扁其南枝之向陽者甚好外綠而心紅
經春味極甘美瓣大而多液其種不常有時橘之
次也

洞庭橘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橘雖多亦畏霜雪每霜時亦不
甚收惟洞庭霜雖多却不能損詢彼人云洞庭四
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開霜所以洞庭橘最宜
歲收不耗

橘奴

後漢李衡好貨殖將死其妻憂貧衡曰吾洲上木奴
可了千匹絹妻素不聞其有也曰此當謂橘耳衡
嘗于洲上種橘千株故也後代緣有橘奴之語六
帖曰李衡種甘橘千樹號千頭木奴

雜錄

卷之一百五十二

十三

凍橘

凍橘其類如常橘之半歲八月人日爲小春枝頭時
作細白花旣而橘已黃千株已盡乃始傲然冰雪
中著子甚繁春二三月始採之亦可愛前輩有詩
曰梅柳才先桃李晚東風元是一般春此詩不獨
咏桃李物理皆然

金香大丞相

莊宗小酌進新橘命諸伶咏之唐朝美詩先成曰金
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剥皮去滓了若个身
帝大笑賜所御軟金盃

朱奕

朱奕顆實皮粗瓣堅味酸惡不可食其大有至尺三四寸圍者摘之置几按間久則嗅如蘭蕙是品不足珍然取花絕香鄉人拾其英蒸香取核爲種析其皮入藥煎茶最有補於時其詳備於下橘

橘中二叟

有巴邛人不知其姓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皓然肌體紅潤皆相對象戲決賭賭訖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二

十四

三十八

黃十二枝紫綃帳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緗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摘下耳又一叟曰僕已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嚥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

古梅

去都二十里有古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初時有此謂之梅龍好事者載肴饌游之清江亦有大梅如數間屋旁枝四垂周遭可羅坐百人有運使任子嚴買得作凌風閣臨之

紅梅

紅梅粉紅色標格尤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中初春之絕景也梅聖俞詩云認桃無綠葉辯杏有青枝當時以爲題太着意東坡詩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謂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二

十五

三十八

其不韻爲紅梅解嘲云承平時此花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移植於西園圃中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開時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儉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吳郡聞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發精神粉瘦瓊寒露蕊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當時罕得如此比年展轉移接殆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方子迴一篇絕倡有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之

句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葉重有數層凡雙
必生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亦尤物之
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匾有斑爛色全似杏
味不及紅梅也臍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
色又相近甜似蜜脾故名臍梅凡三種花小香淡
其品最下俗謂之九英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
半含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
紫檀花蜜香濃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臍梅香極清
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多宿葉結實如垂鈴
尤長寸餘

御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三

六

韻格

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奇怪者爲
貴其新接種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茶
藤薔薇等者吳人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規利無
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盡壞力勝者於條上出
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
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甚繁
觀楊氏畫大畧皆氣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
惟蕭仲宣所作差有風致

烟姿玉骨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爲鄰屋烟氣所燦
貧人所寄豐即塗泥塞灶張幕蔽風久之拆去
屋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一笑耳
妓秋蟾出見乃云可與並驅爭先然脂粉之徒正
當在後

張洞

九川梅詩

紹興三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陽縣治東齊梅花盛開
嶺外梅著花固早于江浙然亦須至冬時乃有之
邑人甚以爲異士子多賦詩大抵皆諂令尹時梁
鄭公正爲館客寓此齋亦作一篇曰老菊殘培九
卿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七

霜誰將先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與南
枝特地香九其燮調端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
來水玉渾相映好取龍吟播樂章語意不凡殊類
王沂公雖然未得和羨用且向百花頭上開之句
明年還泉州解試第一又明年遂魁天下致位上
宰

梅社

陳祥道曰後世宋有棋社漢有枰榆社棋古梅字也
梅社事惟見此亦可爲梅詩事料

插花法

插梅每旦當刺以湯挿芙蓉當以沸湯閉其氣挿蓮
當先花而後水挿梔子當削去枝而槌破根挿牡
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能依
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御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二終
御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二

御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三

海右開民王圻纂

花木門

菓實類下

李花

蕭瑀陳叔達論李花有九標謂香雅細淡潔密宜月
夜宜綠鬢宜冷酒無異色

御李

魏武遷獻帝於武昌有小李色黃大如含桃帝常食
至今號爲御李

御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三

乙 二百三十六

龍耳李

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華龍必
割其耳血墮地故生此李

張莊美李

嘉慶李

帝述西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并鮮爲京師
之美故稱嘉慶李

紫花梨

唐武宗皇帝忽患心熱之疾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
妙於方藥帝即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
兩粒及取梨數枚絞汁而進之帝即愈因從穴間

其丹爲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頂有青芝兩株太
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昔歲曾遊二山偶獲兩
合煉成丹五十年來服食殆盡唯餘兩粒幸逢
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
梨即時奏上時恒州節度太尉公王達聞真定李
種梨數株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檢當
發之時每以輕綺紗縠遠加籠罩是時有李遵
侍御任恒州記室作進梨表云紫花開處檀美
林縹蒂懸時迥光秋景離離玉潤落落珠圓
得嘗脆難勝口表達闕下公卿見者多大笑之
曰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二

三

梨

梨梨實脆美北方者爲最所謂女兒梨鳳栖梨金鳳
梨最佳者鶯梨昔楊吉老在泗以醫得名忽有人
到門求診視者楊與按脉曰君來年當以疽毒死
今氣血凝無可解者沉思久之曰惟有鶯梨爾可
往京師多買鶯梨食若無生梨以梨乾煎汁飲并
食其滓其人如敎至期再往診視曰病已去矣恐
渴作若能更食則可安後果如其言

六斤梨

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樹大有占數畝地者

梨作離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
有老叟敎村童公觴於其廬實僚有曰梨號五
刀斧不宜多食叟笑云鵬冠云五臘刀斧乃離別
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人懷有若刀斧退就架取
小帙振拂以呈丞相乃鵬冠了也公大歎服

蜜父蠟兒

建業人種梨者詫其味曰蜜父種枇杷者恃其色曰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三

蠟兒或曰蠟兒

桃大如甕

王黼盛時搜求四方瓊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桃
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甚多
嘗觀冷閑記云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豈非此耶
又水部員外郎杜涉嘗見江淮市人桃核半扇量
米可容一升言於九疑山溪中得

出集
異記

偏核桃

古卑國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狀波斯人食之絕香美

綏山

緩山在峨眉西南諺曰得緩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
豪故度信詩經殄林慮李舊食緩山桃謂此

蟠桃賦

乙卯夏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
元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計其實大
如斗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千字塗以
金繪龜鶴雲氣之象 上因謂宋濂曰爾盍撰詞
以垂後戒濂因進蟠桃核賦今尚收之內帑

爭春館

楊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花開爛熳大設筵宴一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四

株下令一妓倚其傍站立館曰爭春開元中日日

賞宴夜闌之後有人聞花有嘆聲

楊州述

二花

阮文姬挿髮用杏花陶博公呼曰二花

河東俗記

嫁杏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楊州所居
堂前有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笑
語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携樽酒來云
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于杏上已而奠
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

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牛山多杏

嵩山東北有牛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
亂百姓餓殍皆資此爲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橄欖詩

江南多果實橄欖爲最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
皮肉苦且澀瀝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其如
飴我食何所喻喻彼忠臣辭直道逆君耳斥退授
天涯世亂思其言噬臍焉能追寄語采詩官毋輕
橄欖詩

王之元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五

橄欖

橄欖爲揖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

竹青棗

唐末羣方負固物產不通有南歸自閩越以橄欖獻
于廟君明日分賜大臣禁軍帥郝惟慶曰此君狀
類吾鄉竹青棗以蜂蔗二糖白鹽藥物煎釀曝糝
其味極佳郭宗誦家最善于此

橄欖子

八九月熟其大如棗廣志云有大如雞子者有野生
者高不可梯但刻其根方數寸許內鹽於中一夕

子皆落矣今高涼有銀坑橄欖子細長多味美諸郡產者其價亦貴

蟠桃黃中李

人知王母有蟠桃而不知有黃中李集真記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於蟠桃與紫陽真官博戲則以一二百枚遞分勝負然則此李者武帝所不得食方朔所不能偷真王母之所最惜者歟

紫柰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六

王注

有紫柰大如斗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煎浣亦名闇衣柰

聖柰

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有柰從溪穴流出名聖柰大如盞以為常

出洽
關記

青門瓜

漢咸陽宮第三門本名霸門民見門青色遂名青門邵平種瓜此門甚美名青門瓜

瓜名

瓜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魚瓜狸頭瓜

蜜筒瓜女臂瓜羊骸瓜大如斛出涼州舊陽城例院有青登瓜大如三斗斛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溫瓜至冬熟

種辰瓜

齊民要術二月辰日最宜種瓜山谷詩云夏栽醉竹餘千個春糞辰瓜蒲百區

土麝香

嘗因會客食瓜言最惡麝香座客中有張延祖者專帶麝香云是大不然吾家以麝香種瓜為鄉里冠但人不知制伏之術耳求麝一錢許懷去後旬日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七

王注

以藥末攪麝見送每種瓜一窠根下用藥一捻既結實破之得麝香撲鼻次年種其子名曰土麝香然不用藥麝止微香耳

御蟬香

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餘而極香美斗脆類蛾綠其上皺文酷似蟬形圃中人連蔓移土檻貢上命之曰御蟬香抱腰綠

百子瓮

果中子繁者惟夏瓜冬石榴故嗜果者呼為百子瓮獨子青

遼東一處有瓜若虎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爲十段
每段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一日之
糧國人珍之名獨子青

瓜戰

吳越稱雪上瓜錢氏子弟避暑收一瓜各言子之的
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

鼻選

瓜最盛者無踰齊趙車擔於市道路濃香故彼人云
未至舌交先以鼻選

黃金額

丘朋南嶺出甘蔗甜淡長大脆美朝友云黃金額
功德漿

功德漿

甘蔗盛於吳中亦有精粗如崑崙蔗青灰蔗皆可煉
糖枕柳蔗月岩蔗乃次品糖坊中人盜米煎蔗液
盈盆吸之名爲功德漿

交趾蔗

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闊數寸長丈餘頗如竹
食之甚甘筍其汁晒數日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
之石蜜吳王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
交州所獻甘蔗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飴中啓

言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
無油膩覆汚何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汝吏叩頭曰
嘗從臣求莞席臣以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
訊之具服南人云甘蔗可消酒毒能養五臟司馬
相如歌曰大尊蔗漿折朝醒是其義也太康六年
扶南國貢蔗一丈三節

雞冠棗

昨陽多善棗如雞冠者宜作醍醐名爲聖花兒

百益紅

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故醫氏目棗爲百益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九

紅梨爲百損黃

胡蘆棗

光州七里外村媼家植棗兩株於門外秋日棗熟一
道人過而求之媼曰兒子出田間無人打撲任先
生隨意啖食我不較也道人摘食十餘枚所佩一
葫蘆繫于木杪臨出顧語曰謝婆婆厚意明年當
生此樣棗既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錢遂去後如其
言今光州尚有茲種

鴨桃

櫻桃亦云鴨桃呂不常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

云合桃鴛所食故言合桃

掌扇櫻

櫻桃素盛睢陽地名掌扇岡尤繁妙有一樹收子至

二石者

櫻桃宴

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勣第三子覃

及第時勣以故相鎮淮南勣即吏曰以銀一錠資

醕置而覃所費往往數倍即吏以聞勣命取足而

已會時及薦新狀頭已下方議置覃潛遣人厚

以金帛預購數十樹矣於是其友某大會公卿

釋史彙編卷之三十五

十

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遠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

又和以糖酪用亭人各獻一小盤亦不啻數升以

至泰御葦塵不霑足

出據言

百二字

河東葡萄有極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師者百

二字紫粉頭而已

賜紫櫻桃

溫庭筠曰葡萄是賜紫櫻桃黃葵是鍍金木槿花

葡萄

俗言葡萄引於西南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我

得葡萄奇有滋味陳招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

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

肇師曰魏武自言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

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已泥沫稱奇

况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出自大宛張騫所致有黃

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

釀以爲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

五十畝中有葡萄百樹今在京邑非直止禁林也

太原尹

楊炎食葡萄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

河東修錄

釋史彙編卷之三十五

士

日精楊梅

陸展郎中見楊梅嘆曰此果恐是日精若無蜂兒採

香誰勝難和之味即以竹絲藍貯千枚并茶禮客

送衡山道士

常東貞湘潭記

羅浮楊梅

楊梅其子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

酸陸賈南越行記曰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統

其際南人時登採飽嗽不得持下東方朔林邑記

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青時極酸既紅味如

蜜以醞酒香耐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酸柿甜奔

番禺有酸柿甜奔李尤果賦生物之偏甜梅酸柿

柿七德

俗謂柿樹有七德一壽二多陰三無鳥窠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出西陽雜記

食柿之法

凡物相感者有出於自然非人知慮所及今唐鄭間多大柿其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楂置其中枯柿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耳

雜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三

如何實

顧凱之啓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西陽雜俎曰祁連山上有仙樹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割則苦以木刀割則酸以盧刀割則辛以金刀割則甘即此物也或曰此即仙經所謂火棗

鸚哥舌

鸚哥舌即紅藍草果之珍者實始結即擷取紅藍乾

之則小如雞舌

襖寶

崔遠家墅在長安城南就中襖池產巨藕甚脆其貴重一時相傳為襖寶又曰玉臂龍

玉角香

新羅使者每來多鬻松子有數等名為玉角香以此賂公卿家又有龍牙子惟玉角香最奇亦自珍之

棋

曲禮曰嬾人之贊枰榛脯修棗栗註云枰形似珊瑚噉之甘美如飴今俗謂之枰棋古今注云一名樹

雜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三

三

蜜一名木錫今學士大夫少有知者按埤雅棋支卷曲生實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餘冬錄云以棋木爲屋屋中酒輒味薄朱子語錄云棋味其能解酒毒可知矣詩云南山有枸嚴祭引陸機曰枸樹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生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其美能令酒薄名稱不同各書所載一也今貴州賣菜傭亦販之亦名曰枸子蓋音訛也

安石榴

石榴生自西域漢武時博望侯窮河源回得其子

傳中國陸機與弟書曰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葢安石榴也

河東飯

晉王嘗窮追汴師糧運不繼蒸栗以食軍中遂呼栗為河東飯

餘耳尉

鄴中環桃特異後唐莊宗曰昔人以橘為千頭木奴此不為餘耳尉乎

千歲子鈎緣子

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綠色交加如織其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古

二〇八

子一苞有二百餘顆皮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豆蔻出交趾五飲子大如木瓜黃色皮肉軟味酸上有五稜如刻出南人呼稜為飲故以為飲以蜜漬之其酸而美出南海志 鈎緣子形如瓜皮似橙檀而金色胡人重之極芬香肉甚厚白如脂玉胡女競雕鏤花鳥漬以蜜點作燕脂巧麗妙絕無以為比太康五年大秦國貢十年帝以一金賜王愷功其珍味誇示石崇

柚子

柚子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捲皮蘸墨以代毡制宜墨而不損紙極便于用此法可傳但北州無許大柚耳

訶子

本出南海諸蕃國胡人謂之訶梨勒後趙時避名故曰訶子今猶云然

般接婆

般接果出中印度那伐彈那國其樹最高葉如手掌其果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鵝卵又更剖之其汁黃赤其味其美或在樹枝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古

二九二

如眾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扶苓之在土國人甚貴重之大槩形像與嶺南椰子大同小異

摩勒

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實似李青黃色核員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術士以藥餌染白變黑鬚髮烏滋出孔貞子集

石栗

石栗樹與栗但生於山石罅間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熟時或為羣鳥鵲啄食之畧盡故彼人極珍貴之

山志

海梧桐海松

似梧桐子色白葉似青桐有子如大栗肥其可食世林邑海松子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形如小栗三角肥其香美亦樽俎間之佳果也

白果

開化縣有一株極大白果樹云自唐朝遺種其果不生于枝上却于樹丫枝中生一癭瘤大如數石甕將熟時即脹裂有白果數石可收云是神仙種又云一村皆然

銀杏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六

三八六

銀杏之得名以其實之白一名鴨脚取其葉之似其其木多歷歲年其大或至連抱可作棟梁又名公孫樹言其實久而後生公種而孫方食有雄雌雄者二稜雌者三稜須合種之二更開花三更結實或在池邊能結子而茂益臨池照影亦生也又云不結子於雌樹鑿一孔入雄樹木一塊以泥塗之便生子

竹類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青竹

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

彼人呼為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軀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為杖湖湘間有以竹為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紀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窓雜錄有異竹篴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篴竹可為舟龍公竹及篴竹雖未親觀以前所見推之詎不信哉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七

三〇八

竹譜

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山海經與爾雅皆以竹為草自經聖賢未有改易竹形類草既自乖殊但經中與說文又皆曰伐草又經云其草多殊復云其草多着又云雲山有桂竹竹若是草不應稱竹今既稱竹則非草可知矣竹是一族之摠名一形之偏稱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猶動品之中有魚鳥獸也

單竹

單竹大如排虛細長夾嶺南夷人取其筍未成竹者

以灰罨煮績以為布其精細者如縠焉

弓竹

弓竹出東垂諸山中長數十丈每節輒曲既長且軟不能自立若遇木乃可倚越高越長有紋須要膏塗火灼然後出之

般腸

般腸實中與筴相類於用寡宜為筴殊味般腸竹生東郡緣海諸山其筴最美云與筴竹相似出閩中並見沈志其形未詳

筴竹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大

三百七十三

筴竹長三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為矛其筴未成竹時堪為弩弓弦弛見徐忠奏章云劉淵林夷人能以藥竹為箭亦可為矛萬夫不敢與聞豈非一物而二名乎

百葉竹

百葉竹生於南重界甚有毒傷人必死一枝有百葉因以為名沈志劉淵林云筴竹有毒夷人以刺虎豹中之輒死或一物二名未詳其同異

筴與田衙

筴與田衙皆大竹也土人用為梁柱筴竹安成以南

有之其味古俗號筴田衙竹交州慶志云生於永昌郡為物叢生吳都賦所謂簞也筴音電性柔弱見三蒼

箭竹

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有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故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筴

筴二竹亦皆中矢皆出雲夢之澤禹貢篇云出荊州書云底貢厥名言其美名故貢之也大較攷是會稽箭耳皮特異以此為異呂氏春秋云駱越之筴然則南越亦產不但荆也

筴

筴亦謂之箭竹山海經云其竹名筴生非一處江南山谷所饒也故是箭竹類一尺節葉大如履可以作蓬亦中作矢其筴冬生廣志云魏時漢中太守王圖每獻箭俗謂之箭筴苦怪反

浮竹

浮竹亞節其筴未出時取以舂糟藏苦南人甚重之詩云我有旨蓄亦以禦冬是也

瑞竹

瑞竹又名合歡發地尺餘分為兩竿 沙摩竹生桂嶺一人止可擎一竿欲種則削其苗栽二尺許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期年長芽笋不三載而為林 簾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五六尺南人取嫩竹細細槌碎浸之織而為布一如簾網布亦希有

越王竹

嚴州產越王竹根於石上狀若秋枝高尺餘土人嘉其色用代酒籌

涕竹

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其笋甚美煮食之可止瘡瘍

竹中二仙

幽怪錄云廊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尺圍伐剖之內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為王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

天青竹

秦惟言數竹自是一種有成林者出三柱枝皆兩岐後問浙人云此是天青竹有時出一番雙竹皆分岐亦非年年生者蓋難得之物

簾氏

三友堂古柱礎有文曰虛中子生成紀姓節氏化龍之後也隔數年為笙簫令與壽貺叟堅文翁同志又其後云子苗封耳銳侯餘皆謾滅不存疑是昔人種竹記貺是松文是栢也苗是筍也

員通居士

比丘海光住廬山石虎庵夜夢一人身長清瘦而斑衣云舍身為庵中供養具俄而窓外竹生一笋白花紫穠如夢中人之衣者既成竹約六尺餘無節黃綠瑩淨江州太守聞之意將奪取此竹一夕自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主

三百十六

思勞竹

南番思勞國產竹質澁甚可以礪指甲唐崔鶚詩云時時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刈魚曲云思牢弩箭磨清石綉額蠻渠三虎刀是知亦可作箭今廣東新州有此種製琴樣為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則澁復初字書六豪韻笋字下注意意勞竹名

蚌蟻竹

江湖間有一種竹其葉糾結如蟲狀曰蚌蛭竹

鬱離

竹名鬱離不知所出偶觀沈詩云繁陰上鬱鬱促節下離離倡出於此又云得生君戶牖不願夾華池故南華封竹爲戶牖

慈母山竹

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惟此簫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采之王褒洞簫即稱此也其竹員綴異於他處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五

三十四

竹醉

岳州風土記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栽竹多茂盛又前輩作蒼筠傳云筠每歲惟五月十三日獨醉或爲人迎置他處不知也當時諺云此君經年常清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晉地茫然乘墜俱不知宋子京種竹詩云除地牆陰植翠筠疎枝茂葉與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是德全於酒人晏元獻公詩云竹醉人還醉蠶眠我亦眠又云苒苒渭濱族蕭蕭塵外客如能樂封植何必醉中移又東坡詩云竹是當年醉日栽

龍鍾竹

貞元五年番禺有海戶犯盜禁避羅浮山深入十三嶺遇巨竹百千萬竿竹圍二十一尺有二十九節節長二丈海戶因斫之爲筏會罷更遂挈而歸時有軍人獲一筏以爲奇者後獻於刺史李復命陸子羽畫而記之漢許慎說文有長節竹謂之公鍾得非羅浮山龍鍾之義乎

瀟洒侯

陸龜蒙詩藁竹當封瀟洒侯

方竹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五

三十四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勁健堪爲杖亦不讓張騫耶竹杖也其融州亦出大者數丈又海晏地名出蕭班拄杖高潘州出千歲藤拄杖小類貝多更有躁郎竹五六尺僧道多以爲杖又按會最云溱州通竹直上無節空心也

十二時竹

友人張堂宗朝以片紙錄示奇竹事云同邑安福西鄉地名下庄有周後井者嘗得十二時竹一根于某州植之家庭以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久不生筍及生筍又多憔悴不成竹歷十餘年筍成竹

者纔有二三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十二字點畫可數

惜竹

吾山有竹數萬本初多手自移今所在森然成林有
筴竹斤竹哺雞竹斑竹紫竹數十種略備而生筴
銀可食今歲自春不雨累月筴類不出顧頗念之
四月初一日雨筴忽裂地迸出亟取供庖而園人
斲之問其故云筴惟初出者盡成竹次出者多爲
蟲所傷十不得五六乃悟老杜詩云瓜須辰日種
竹要上番成之意遂忻然許之王子猷聞人有竹
裨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王孟 三五元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新篁嫩篠皆對抽並
支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
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筴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
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

竹吹之

相思竹

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卅女相悅交贈今竹有
桃釵之形筴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
思竹孟郊詩云竹嬋嬋籠曉烟指此也又有苦竹
黃苦青苦曰苦紫苦子孟浩然詩歲月青松老風霜
苦竹餘

聚寶竹

温州巨商張愿世爲海賈往來數千里未嘗失時紹
興七年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屆經五六日

裨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王孟

得一小山修竹憂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爲
篙棹之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界非汝
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船人拱手白曰某輩已
迷失路將葬魚腹仙翁幸教如何可達鄉間翁指
東南方果得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倭
客及崑崙奴望桅牆拊膺大叫可惜者不絕口既
泊纜衆凝睇船內見一竹尚存爭欲買曰吾不論
價愿度其意必欲得試需二千緡衆齊聲答曰好
郎就近取錢以償愿曰此至寶也我遠相戲耳非
五千緡勿復議崑崙尤喜如其數輦錢授之而後

立約約成愿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可番悔然我實不識是何寶物盍爲我言之對曰此乃寶玳山聚寶竹每立竹於巨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愿始嗟嘆而付之

江淮竹實

李畋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其竹即死信非鸞鳳之食也近有餘千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竹林茂密處頃因得之雖日久枯乾而味尚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

隴西竹實

唐天復甲子歲自隴而西迨于褒梁之境數千里內亢陽民多流散自冬經春饑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子饑民採之舂米而食珎於粳糯其子粒顏色紅纖與金紅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數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內居人如市人力者競置囷廩而貯之其竹自此千蹊萬谷皆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廿七

枯十年之後復產此君可謂百萬圓顙活之於貞筠之下

出玉堂開話

中書廳竹實

酉陽雜俎云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則結實枯死中書廳後有蓼竹碧潤尤盛至大中祥符六年秋九月此竹結實如粳米粒其後竹乃枯裂又聞京中諸處竹皆如此因知前言不謬信乎物必有數也

湖湘竹實

慶元二年湖湘粒米翔貴郊郭間無不艱食湘潭境內有昌山周圍四十里中多篠簜環而居者千室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廿七

三十五

尋常於竹取給焉或搗爲紙或售其骨或作簾或造鞋其品不一而不留意耕稼先是乙卯歲連山之竹皆開花花謝結實如麥粒而長人以長篙擊竹杪取米治之如稻谷每石可得米五斗或四斗其炊法和以粳米十之一沃以湯其香全與粳等民賴以濟至販糴於縣市遠近百里皆競取之穀價爲平昌山元有廟曰雷祖欲得米者先謁神盡敬則不勞而獲薄徒加慢戲者正得亦不多父老言家藏建隆二年上世祖關分析田產其中云某處莊竹米八十石每分當四十石則知昔日固有

之矣進士黃中具其事上其府求賜雷祖廟額不

報右七事皆得之

衡山周漢卿說

竹崇

正德四年春袁州府治內竹生花結米衆皆異之偶一道人紫冠黃服謁守者曰此饑饉之兆是年果大旱餓死者無筭及冬去其竹而嗣歲大熟人皆稱為竹崇

竹德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廿

三百七

杭州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葉之間苞絡成穗而實焉採之而春得黑色碎米炊之而食味少澁而飽人和飴爲餅餌最佳其地時遂就豐又見傳云竹實如雞子味食之清涼滿口故謂鳳凰食

竹刀

南中有以竹爲刀鋸者如刀鈍復以漿水洗之如初廣州記云石林竹勁利削爲刀切截象皮如截羊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三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草木門

香品類

香澤

史記淳于髡傳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禮所謂容臭荀子云側載華芷以養鼻注畢澤蘭也傳寫遺其水也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藥卽此崔寔四民月令有合香澤法清酒浸雞舌藿香首蓿蘭香四種以新綿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納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一

三百八

銅鑪中沸定下少許青蒿以絲綿繫鑪甗瓶口瀉之梁簡文帝樂府八月香油好煎澤元魏孝文帝詔煎御香澤須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焚香招靈異

元封中起方山冀招諸靈異東方朔言其祕臭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祗香明廷香金蟬香塗魂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

土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土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卽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

用沉香古未用也

平等香

清太中荆南有僧貨平等香貧富不二價不見市香和合疑是仙家之香

聞香會

中宗朝宗紀韋武間為雅會各携名香比試優劣名曰聞香會

尸主第一香

昭宗嘗賜崔胤香一黃綾角約二兩御題曰尸主第一香酷烈清妙雖焚豆大亦終日旖旎蓋咸通所

香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二 一百五十四

制賜同昌公主者

沉香鉢

後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明宗晏駕唐亂莊宗諸兒削髮為苾芻間道走蜀時知祥新稱帝公主賜待猶子勅器用皆以沉香降真為鉢木香為匙筋賜之常食堂展鉢眾僧私相謂曰我輩謂渠頂相衣服均是金輪王孫但面前四奇家具具有無不等耳

陀利華

顯德末道士賈願於九仙山遇靖長官拜而求道

篋中所遺沉香焚之靖曰此香全類斜光下等尺天所種芬芳為陀利華

香燕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皆以之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

香藥草

坡公與張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為行商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予攷紹聖元年廣東舶出香藥時好事者創創他

香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三

處未必然也

蔡京焚香有法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顧小鬟令焚香久之鬟曰香已滿聞近北卷簾聲其蓬煇滿室如霧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

焚香始漢

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陽國城野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勸龍下取水乃至登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按

江表傳有道士于谷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
制作符水以療病又按漢武帝故事亦云是時胡
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
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
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沉香甌

有賈至林邑一翁家日食其飮濃香滿室偶見一甌
則沉香所作也

山水香

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闔王景奉之爲師月給山水香

神東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四

十六

焚之香用精沉火半熾則沃以蘇合油

伴月香

徐玄或遇月夜露坐庭中但焚佳香一炷其所親私

號伴月香

雪香扇

孟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用以揮風名雪香扇

龍腦小兒

以龍腦爲佛像者有矣未見着色者汴都龍興寺惠

乘寶一龍腦小兒雕製極巧彩画可人

香與墨同關紐

廬庵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
久佳品乏絕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持治
之斫楓肪羈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
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置石鼎清晝焚香空
齋蕭瑟遂爲一日之供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
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關紐亦猶書之與画

香事

宋范曄字蔚宗撰香序云麝本多妄過分必害沉實
易和盈斤無傷零藿慘害蒼糖粘濕甘松蘇合安
息鬱金並被於外國無取於中華又棗膏昏蒙甲

神東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五

二百九十八

煎俗淺非惟無助於馨烈仍當彌增於尤疾也此
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妄比度景之棗膏
昏蒙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

香尉

述異記曰漢惟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治陽尉時謂之

香尉

懷香

漢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

香市

南海有香市以香交易亦有採香戶朱崖郡有香州

州中出諸異香

披香採香

漢宮有披香殿吳王闔閭起響礫廊採香徑

啗香

啗香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母以香啗瑤英故肌肉皆香美

雞舌香

雞舌香生崑崙國及交廣樹有雌雄雄者皮葉並似栗其花如梅結實如棗核雌樹不入香用亦無子而花比雄樹無異

狎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六

二百三

杜陽雜編云應劭為侍中年高口臭帝賜雞舌香含之

竊香

晉韓壽字德貞為賈充司空掾充女窺見壽而悅焉因與侍者通慙慙西域有奇香一着人身及衣中經月不散帝以賜充其女密盜以遺之充聞其香知女與壽通遂祕之因以妻焉

香溪

吳王故宮有香溪乃西施之浴池又呼為脂粉池香童

天寶遺事元載好賓客常於寢帳前立金童玉女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至曉

靈芳國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薔薇水蘇合香油為江池零藿丁香為樹熏陸為城鄣黃紫檀為屋宇白檀為人物方員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靈芳國或曰平蜀而得之者

旖旎香

高麗舶主王大世選沉水近千斤疊為旖旎山如衡岳七十二峰

狎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四

七

二百四

乞兒香

林邑占城閭婆交趾以襍出異香劑和而範之氣韻不凡謂中國三勺四絕為乞兒香

粧嚴餅子

長安大興寺徐瑾男楚琳平生作神香稱粧嚴餅子以為供佛之品作峭兒為延賓之用旖旎丸以自奉檀那概之曰楚琳和尚自作香丸餅子

六尺雪檀

南夷香茶到文登盡以易疋物同光中有舶上檀香色正雪白號為雪檀長六尺餘地人買捨僧房作

挂衣竿

握君

僧繼顓住五臺山手執香如意紫檀纏成劉繼元時
在潛邸以金易致母接僧賓則頂帽具三衣假比
丘秉此揮談名為握君

清閑處士

海舶來有乙沉香翁剡鏤若神鬼高尺餘舶酋以上
吳王目為清閑處士

龍腦

龍腦出波津國樹高八九丈大七八圍葉圓而背白

神史彙編

卷之三

八

天三

其樹有肥瘦形似松柏作杉木氣謂之龍腦香清
脂謂之波津膏子似葶藶淨如雪花者善如麥麩
者不佳合糯米黑豆相思子貯之則不耗仍分生
熟之異稱生龍腦則上之所載也其絕妙者謂之
梅花腦子有以飛結成塊者謂之熟龍腦氣味差
薄

波津
作波斯

麝香

麝香食栢葉及蛇採者多以一子真香分採三四子
亂取至復襍以餘物或有夏天食蠱多至寒則香
滿如春患病痛自以脚剔出人有得之者勝如人

帶麝非但香亦辟惡以真香一子着頭間枕

惡夢及尸疰鬼祟今或傳有水麝其香尤為佳美

沉水香

沉水香出天竺單于二國同是一樹葉似橘經冬不
凋夏生白花而員細秋結實如檳榔色紫似椹而
味辛皮青色木似巨柳重實黑色沉水者是也今
復有黃色沉水者謂之蠟沉丁香相傳香之類有
四曰沉曰蜜曰生結曰熟黃其為類也名有十三
今得其八九焉曰文格土人以木為格謂如烏文
木也曰黃蠟曰牛眼曰牛角曰牛蹄曰雞頭曰雞

神史彙編

卷之三

九

骨皆沉香也

檀香

白檀香出崑崙國又有紫檀人磨以酒服之能療風
腫之疾雖不生於中華人間偏有之

蘇合香

蘇合香生中臺山俗傳是獅子糞外國說不然今皆
從西域來真者紫赤色極堅實芬香重如石火之
灰白者甚佳主辟邪瘴

鬱金香

鬱金香生大秦國其香十二葉

熏陸香

熏陸香出天竺及耶鄴似楓松脂黃白色天竺

耶鄴者灰綠

薝蔔香

薝蔔香生昔安荖州及廣東交州難得佳者

丁香

丁香生廣州樹大丈餘葉似櫟而花圓細色黃子如釘長四五分紫色有粗大者長寸許呼為母丁香擊之則順理而拆

波浮香

神農本草綱目卷之百五十五

十

波浮香即波津膏也見龍腦門

乳香

乳香廣志云南海波斯國松樹脂有紫赤如櫻桃者名乳香蓋熏陸之類也今以通明者為勝目曰滴乳其次曰棟香又其次曰瓶香

雞骨香

雞骨香與沉水香同類以其枯燥輕浮故名之曰雞骨青桂香即沉水香有黑斑者

木香

木香一名蜜香從外國舶上來葉似薯蕷而根皮乾

紫色如雞骨堅實嚙之粘齒者良又有一種

青木香亦云雲南香根也

降真香

降真香出交廣舶上帶來其香如蘇方木燃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則美

艾衲香

艾衲香似細艾又有松樹綠皮亦名艾衲可合諸香燒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

煎香

煎香亦沉水香同類肥而肌理有黑脈葉子香即煎神農本草綱目卷之百五十五

十一

香之薄者尤勝於煎

芸香

芸香似邪蒿可食典畧云芸臺香辟蠹魚故稱為芸臺香

芳香

芳香即白芷也道家用此以除去尸疰虫

馬蹄香

馬蹄香即杜衡香也形如馬蹄惟道家多用服之令身及衣服皆香

蕙香

蕙香綠葉紫花魏武帝以爲焚香用之

都梁香

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

甲香

甲香山南海唐本草云蠶類大如拳青黃色長四五寸合香中用焉能發諸香聚烟高聳須酒蜜煮炙修製方可入用又有迷迷香廣志云出西域

靡蕪香

靡蕪香王子年拾遺記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一舞人嘗以此香屑鋪地使舞其上而無足迹辟寒香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二〇七

能辟邪氣又有瑞麟香金鳳香皆異國所獻自西漢至唐公主乘七香車四面綴五色玉香囊中貯此四香每一出滑則芬香滿路

月氏香

月氏香瑞應圖云天漢三年月氏國貢神香後長安疫宮人得疾者焚之卽瘥百里之間皆聞香氣每一焚之香數日不減

沉榆香

封禪記黃帝列珪玉於蘭圃席上燃沉榆之香

首犀香

首犀香靈帝初平三年西域所獻者爲湯與宮人沐浴經月香氣不散

石葉香

石葉香疊狀如雲母魏文帝時題腹國所獻

鳳腦香

鳳腦香穆宗常以此香於藏真島前焚之

紫木香

紫木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麝草香

百濯香

百濯香拾遺記孫亮寵姬四人合四香皆殊方異國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二〇八

所獻經踐躡晏息之處香氣在衣衿中經月不散

蘅蕪香

漢武帝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夢杳香氣猶着衣久之

金磬香

洞冥記金日磬旣入侍欲衣服香潔變故虜之氣自合此香

沉水香

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亦名土沉香少大塊其次如栗角如附子如芝蘭如茆竹葉者皆佳至輕薄

如帚者入水亦沉香之節因久墊土中滋液下問
結而為香米時香悉在下其皆帶木性者乃出土
上環島四郡果皆有之悉冠諸蕃所出又云出萬
安香最勝說者謂萬安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香
尤醞籍豐美大抵海南香氣皆清淑如花梅英鵝
梨蜜脾之類焚一爐氛翳彌堂翻之四面皆香至
煨燼氣不焦此海南香之辯也北人多不甚識蓋
海上自亦難得省民以牛博之於黎一牛博香一
担婦自差擇得沉水十不一二中州人士但用廣
州舶占城真臘等香近年又貴丁香眉束者予試
之乃不及海南中下品舶往往腥烈不堪腥者意
味又短帶木性尾烟必焦其出北海者生交趾及
交人得之海外蕃落而聚於欽州謂之欽香質重
實多大塊氣尤酷烈不復風味惟可入藥南人賤
之

蓬萊香

蓬萊香亦出海南即沉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
笠及大菌之狀有徑一二尺者極堅實色狀皆是
沉香惟入水則浮割去其背帶木處亦皆沉水

鵝鵝瑤香

鵝鵝瑤香亦得之於海南沉水蓬萊及絕好香中
槎牙輕鬆色褐黑而有白斑點點如鵝鵝臆上毛
氣尤清婉似蓮花

箋香

箋香出海南香如蠟皮栗蓬及漁簍狀蓋修治時彫
鏤費工去木留香棘刺森然香之精鍾於刺端芳
氣與它處箋香異別出北海者聚於欽州品極凡
與廣東舶上生熟速結等香相埒海南箋香之下
又有重漏生結等香皆下色

都夷香

都夷國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一粒如粟米
許投入水中俄頃滿似大盂

宣和異香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貢有雉耨龍涎香悉金顏
之類雉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斤數十斤白者止
一二斤以瓠盛之香性重漬破之可燒號瓠香
白者每兩價直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
為珍異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猫
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解蠱
毒之藥

五名香

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為返魂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牛乳聞之者皆心振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九名曰驚精香或名為振靈凡或名為返生香或名為人鳥精香或名為却死香一種五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氣乃活十洲記

安息香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六

三

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心微碧不結實刻其葉而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之通神明辟眾惡出西陽雜俎

一木五香

二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出西陽雜俎

藿齊香

藿齊香出波斯國拂林呼為頂勃黎咤長一丈圍一尺許皮青色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

狀如蜜微有香氣入缶瘴百病出西陽雜俎

薔薇水

西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鵝密封固其外尤香透徹開數十餘步洎着人衣袂經數十日香氣不散効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馨茉莉花為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水猶奴婢耳

香水

香木初一種也膏脈貫溢則沉實此為沉水香然沉水香有四熟結自然其間凝實者脫落因木朽而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七

三

自解者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脈聚焉虫漏因蟲傷蠹而後膏脈亦聚焉自然脫落為上以其氣和生結虫漏則氣烈斯為下矣沉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為弄水香番言名婆菜因其半結則實而色重半不結則不大實而色褐好事者謂之鵝鳩斑婆菜中則復有名水盤頭結實厚者亦近沉水凡香木被伐其根槩必有膏脈湧溢故亦結但數為雨淫其氣頗腥烈故婆菜中水槃頭為下餘雖有香氣不大疑實又一品號為婆菜大凡沉水婆菜箋香嘗出于一種而每目有上下

三者其產占城不若真臘國真臘不若海南諸
峒海南諸黎洞又不若萬安吉陽兩軍之間黎母
山至是為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又海北則
有髙化二郡亦產香然無是三者之別第為一種
類箋之上者海北香若沉水地號龍灶者髙凉地
號浪灘者官中時時擇其髙勝試熬一炷其香味
雖淺短乃更作花氣百和旖旎

百和香

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合及都梁又翫耗吾水
香迷迷艾納及都梁嘗按唐志都梁香出交廣形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

六

三四七

如霍迷迷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迷賦

嶺南諸香

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交榦連枝
岡嶺相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
木性虐柔山民或以摘苑廬或以為橋梁或以為
飯甑尤善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多在
折枝枯槁中或為沉或為煎或為黃熟自枯死者
謂之水槩香今思南高實等州惟產結香蓋山民
入山見香水之曲榦斜枝必以刀斫之成坎經年
得雨水清遂為結香復以鋸來取之刮去白木其

香結為斑點亦名鵝鵝斑燔之甚佳沉之良者
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木中取者宜用重衣
黃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
之青桂氣尤清香在土中歲久不待剝剔而積者
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磋之柔細者謂之黃蠟
沉尤難得

乞餒齋

江南山谷間有一種奇木射香樹其老根焚之亦清
烈可愛號為乞餒齋

鶯鶯香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

九

五

番禺牙僧徐審與一舶主何吉羅洽密不忍分判臨
岐出如鳥頭大者三枚贈審曰此鶯鶯香也價不
可言當患疫者中夜焚一顆則舉家無恙後八年
番禺大疫審焚香合門得免餘者供事之呼為吉
羅香

返魂香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一日僧自外歸見鍋
中湯沸揭視之二卵煮將熟言是行童取鶴巢中
者僧命還納巢中曰卵已熟吾豈望其生但免鶴
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令僕探其

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
僧供佛前後倭人入寺拈香見木問僧買之僧
之曰此香是三寶太監捨供者豈敢賣錢有能造
觀音閣者則與之倭願酬價五百金僧遂與之去
後數年倭人復來入貢訪僧僧已故其徒詢所取
之香何物也倭曰此仙香也焚之則死魂復生窟
州所出返魂香是也

欖香

橄欖木脂也狀如黑膠飴江東人取黃連木及楓木
脂以為香欖香有清烈出塵之意品格在黃連楓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子

三

香之上不能多得純脂不雜木皮者為甚佳

楓香

樹似白楊葉員而岐分有脂而香其子如鴨卵二月
花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晒乾可燒九真郡皆有之

水松

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香而此不大香
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
南方時不香於彼而香於此物理之難窮也

天仙椒

廣蘇割刺在峇魯之右大澤中高百尋然其木亦

皆赭色山產椒椒大如彈丸燃之香徹數里每然
椒則有鳥自雲際踰蹊五色名赭爾鳥蓋鳳凰種
也昔漢武帝遣將軍趙破奴逐匈奴得其椒不能
鮮詔問東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
能致鳳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
鳥翔集

新錄

神精香草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名荃蘿亦名春蕪
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枝如弦可為布所
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水紬每燒一片滿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子

三

室皆香女人帶之彌有芬馥

香品

環島四郡以萬安軍所採為絕品或謂萬安在島之
正東鍾朝陽之氣尤醞藉豐郁四面悉香番熱燼
餘而氣不焦所產處價與銀等洪駒父香譜亦以
沉香絕品現之黎洞南為最橄欖香出廣海之北
橄欖木之節因結成狀如膠飴而清烈無俗旖旎
氣烟清味嚴宛有真馥生香惟此品如素馨茉莉
柑柚為蒸香皆以降香為骨去其夙性而熏入馬
各有製法而素馨之重靈最佳高容雷化山間亦有

香但白如木不禁火力氣味極短疑亦無膏乳土人貨賣不論錢也先香箋香黃熟香生速香結排香蓬萊香皆出海外惟生結鷓鴣斑脫壳茆葉爲沉之最藥沉不預也大率沉水以萬安東洞爲第一品在海外則登流眉片沉可與黎東之香相伯仲登流眉有絕品乃千年枯木所結如石杵如拳如肘如鳳如孔雀如龜蛇如雲氣如神仙人物焚一片則盈室香霧越三日不散彼人自謂無價寶多歸兩廣帥府及大貴勢之家

龍涎香品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三七

香譜所載品類甚多獨龍涎龍睡于石上數月不起起則涎覆其上土人候其去則取之涎沫凝積如百藥煎而色白者良黑色者多雜以沙土不可用以其能聚諸香氣不散故用之宣政間有西王貴妃金香得名乃蜜劑者若今之安南香也光宗萬機之暇留意香品合和奇香號東閣雲頭其次則中興復古以占騰國沉香爲本雜以龍腦麝香施花之類香味氤氳極有清韵又有劉貴妃瑤英香元總管勝古香韓鈴轄正德香韓御帶清觀香陳司門木片香皆紹興乾淳間一時之盛耳

平原製閨古堂香氣味不減雲頭番禺有吳監視菱角香乃不假印脫手捏而成當盛夏烈日中一日而乾亦一時之絕品今好事之家有之泉南香不及廣香之爲妙都城肆有詹家香頗類廣香今日多用全類辛辣之氣無復有清芬韵度也雖御前宣揚號曰官香而香味亦淺薄非舊香之比不可入品題矣

龍涎諸說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三七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值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番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近海旁常有雲氣罩住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年或二三年土人更相守候視雲氣散則知龍已去矣往觀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之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仇殺或云龍多蟄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亦有魚聚而潛食之土人惟見沒處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於官府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欽腦射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國西海多龍枕石一卧涎沫浮

水積而能堅鰈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極細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烟縷所以然者如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雖有腥臊而香尚存惟汎水香可入香用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香

龍涎香玻璃母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大內諸司局於是乘輿御馬而從以二杖植於馬前大內諸司局大駭懼凡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庫入內藏庫馬時于奉宸庫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甌玻璃母者若今之鍊滓然塊有大小猶兒拳大莫知其用又歲久無籍且不知所從來或云

顯德間大食國所貢又謂真宗朝物也玻璃母諸璫常以意用彷彿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其香則多分賜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質古朴外視不大佳每以一豆大熱之輒作異花之氣芬郁滿室終日畧不歇于是太上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禁中因號曰古龍涎當是時一餅可直百緡金玉易得而古龍涎不易得諸大璫又爭取一餅以青絲貫之佩于衣領中摩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今之佩香蓋因古龍涎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香

漆炭類

新羅漆

高麗黃漆生島上六月刺取藩色若金日曝則乾本出百濟今浙人號新羅漆

石炭

石炭不知始於何時東坡作石炭行言其鍊作兵器甚精亦不著起於何時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鄒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于世久矣今西北處處有之

竹炭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西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燃亦無烟耐久真奇物也邛州出鐵烹煉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入城中

浮炭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內十餘帖皆與酒務官托買浮炭謂投之水中則浮故也樂天詩曰日暮半爐麤炭冷今人謂之麤炭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迫人而不可近

神史彙編卷之百五

未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總論

羽毛之始

淮南子曰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于庶鳥毛牘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于庶獸注云羽嘉飛蟲之先西陽雜俎亦云此蓋鳥獸之始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一

二十五

徐整三五曆曰天地之初有三白鳥故生衆鳥

鱗介之始

又曰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生鯁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于庶魚介瑱生龍先龍先生玄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于庶龜注云介鱗之先介瑱龜之先也段成式以龜爲鯢此蓋龜魚之始也

鳥虫別名

鳳曰長離龍翼馬身曰乘黃亦曰皆黃班犀曰駮犀通天犀曰駭雞瑋瑋曰文甲雉曰鷩鷩鷩曰游

維文曰澤雉曰曰素雉喜鵲曰芻尼鵲曰仁鳥
曰孝鳥雞曰燭夜鷺威儀曰魚雅雁頸曰殊翁水
鳥似鵲鵲者曰屬玉野鳬膏可瑩劍曰鴈鵲鵲善
食鴻曰鴻鵠沒羽曰珍羽似鶴黃白色曰鵲聲韓
國所饌雞曰寒雞駕鷺曰野鷺四時鷺鳥曰四尾
水獸能覆船者曰倉光野羊曰完羝似麟無角曰
符拔駁如馬食虎豹曰倨牙似豹無前足曰豹狂
熊曰鬪熊文虎曰雕虎大虎曰斥虎奔虎曰窮虎
似虎而大能噬暴虎曰酋耳白麕曰銀麕猪曰龍
慮老豕曰艾豕牛脊上隆高曰封牛小犢曰蘭栗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二

三

呼虫爲程

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子至延
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
舊俗之傳不能改也

虫名之誤

蔡郎中以反舌爲蝦蟇淮南子以螭爲蟻螭詩義以
螭爲螭蛄高誘以乾雀爲螭蟬

蟻穴蠅營

人但厭蟻之忙而不厭我之忙甚于蟻也人但惡蠅
之穢而不惡我之穢甚于蠅也必以塞蟻穴之心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

三百五十五

塞利穴則蟻聞銷必以驅蠅聚之心驅名聚則蠅
營破

桂蠹蓼虫

桂之蠹不厭桂之辛而去之蓼蓼之虫不虞蓼之螫
而慕乎蜜性所宜也永有蛆弗殭火有鼠弗熱吾
何疑

五官不全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於鼻龍無耳以角爲聰
盖牛耳無竅也草木子又曰龜雖有鼻而息以耳
此古人未言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

筋而能縮菟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龍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蛤蜊無臟獐無

膽鼠亦無膽或曰鼠膽在首鯪魚亦無膽又無顯猴無

脾兔亦無脾又無腎蟬無腸蝦蟆亦無腸鳥無肺

鳩無舌又無後指蛇無足或云蛇皆有足五月五

之置中足出又云蛇以豕無筋蚓亦無筋又無心

蝦蛤無血飛者無胃走者無翼麝有牙不能噬鹿

有角不能觸鷺有翼不能飛陳藏器本草引尸子

耕稼而巳無足而飛者惟騰蛇又云蛞蝓無鼻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水母無目蚕無胃魚鱉無耳蛇眼聰

鳥趾

凡鳥三趾向前一向後鸚鵡兩趾向後

物有毒

雞之毒在心燕之毒在尾羊之毒在駁名橋栗羊者

尤甚凡物之久者皆不可食

物有辨

雀糞名白丁香左旋為雄右旋為雌蝦蟇置地上凡

東行者為雄陽物受生氣也其皮硝入雞腹中同

煮食之可消痞疾

吐生

獸吐生者兔鳥吐生者鷓鴣蒼鴉兔唇缺鷓鴣胡大
此其異也以竅論胎卵亦不盡然

胎卵生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
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能走耳

物有制化

冶金以鹽攻玉以石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煮羊以鼈

煮鼈以蚊飯糝腐青石猫糞腐錫火灼蛇足則出

火燭龜肉則收魚食菽則灰鼠食菽則肥蟹得漆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則散麻得漆則湧桂得葱則軟樹得桂則朽石得

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金得伯勞血則昏鍊得

鷓鴣膏則瑩鷓鴣厭火孔雀辟惡琥珀拾芥獾膽

分杯戎塩累卵穀膠團沙物之相制也

物孕

鵲鵲觀抱雀胎抱龜龜影抱蝦蟆聲抱鷓鴣沫乳鵲跡

履鵲枝纏鴛鴦頸交鸚鵡鵲足交鶴聲生鸞望生鷄

鵲晴生鷺目生雁影生魚思生蛭空生孔雀雷孕

蟾蜍聽孕兔舐生鷓鴣口孕諸蛇中惟蝮是胎產

蝴蝶絡緯蟋蟀以化生豈不以須交凡鳥皆雄

雌惟雀鵲則鳩求雄

物忌

虎食狗鳩食桑椹猫食薄荷輒醉與燕避戊巳蝠代庚申都有所忌耳虎名李耳凡虎食畜產不至耳諱其名也惟每食一人耳為一缺乃食終不輟亦其性然耶

物占

狼倒地以占向鳩巫步以禁蛇鵲禹步以解雞鷄鷄水啄水畫符虎則舉爪圻地鵲奇偶而行今畫地下者蓋虎卜耳又有羊卜牛蹄卜鳥卜及瓦卜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六

音八

粟卜紫姑卜云

物精

郭景純龍精杜元凱蛇精張果老蝠精安祿山猪精

物名

夫勢一也承則曰豬牛則曰犛馬則曰扇人則曰閹蠹害一也木則曰生蝎石則曰生金魚龍為孽曰魚孽龍孽承馬為禍曰承禍馬禍鼓射為妖曰鼓妖射妖蠹子作灾曰蠹灾牛畜作疫曰牛疫梟鳥曰食母破鏡獸曰食父象州出獸曰獺婦獸淮南出魚曰獺婦魚蚊曰白鳥螢曰丹鳥衛羽鳥曰

周周比肩獸曰發發

蟹曰無腸公子龜曰玄衣督郵鼈曰河伯從事鸛曰河伯使者鸛曰綠衣使者白者曰雪衣娘猿曰臂叅軍羊曰髯主簿燕曰天女鵲曰神女雀曰嘉賓蟬曰齊女鵲曰飛奴蚯蚓曰歌女皆以人與官名之

物化

故而新者龍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象易牙蟹易螯皆終身一換惟鹿每歲一換龍象六十年骨全後換臭而神者朽木為蟬積穀為蠹壞裙為蝶腐齒為蜂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七

三三

五靈配五方

漢世先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也鳳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水生火火炮生土土生金金滲生水水液生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鳳至火官修麟至土官修白虎至金官修神龜至故曰視明禮修麒麟來游思睿信立白虎馴擾言從文武而神龜在沼聰聰正知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鳳凰鳴桐

羽鱗皆獸

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語吳譜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柴謂之禽亦百獸之例也

行屬鳴屬

考工記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虞外骨內骨却行反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注雕琢刻鏤祭器

和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八

三

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蟬延之屬反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蝸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蟥動股屬胸鳴榮原屬易說卦離爲鼃爲蟹爲龜注皆云外骨此以鼃有肉緣故稱內骨蟬延曲蟾也能兩頭行是却行鼃龜卽蝦蟆也脰項也精列爾雅蟋蟀螽蟴注云今促織也一名精習發皇爾雅蝦蟇蟬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七月詩斯螽動股陸機云幽州人謂之春箕長而青角長股股鳴者也楊雄云蛇醫或謂之榮原又虫異賦螭以胃鳴蜥蜴以胸鳴

因此經之注胸鳴者賈馬作胃賈云靈鳴也一又作骨云敝尻屬也敝尻不知何物

兔鳥

舊傳兔無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充論衡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兔脚撲榦雌兔眼迷離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然則兔自有雌雄特雌雄難辨耳詩曰詎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是鳥之雌雄亦難辨者古者日鳥月兔相傳已久傳曰日無光則鳥不現鳥不現則飛鳥隱竄漢元帝永光元年日中無光其日長安無鳥而今世卜兔之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則兔多月暗則兔少故說者謂天下之兔皆雌而顧兔爲雄然無謂天下之鳥皆雌而三足爲雄者

越睽駭

雲南越睽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糜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睽駭見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脛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脛骨而生脛未斷時馬旁踏振之卽跳躍而起入饌肥腴最美其皮宜作書尋見吳越

和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九

三

淵穎集廣中溫煇鴨卵輒出雛或以東廣火煇
對西域骨種羊子謂不如草馬之尤奇也雙塊歲掛

信天緣

陶九成云瀛莫二州之境塘澤之上有禽二種其類
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
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驚奔
走水間腐草泥沙啖啖然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
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
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稟性不同如此余按信
天緣一名信天翁國朝蘭廷瑞有詩荷錢荇帶綠
江空啖鯉含鯊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
死信天翁此說可以諷世詳錄

物靈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
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日瑋瑋輒閉
口不食野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己鵲
巢知肯太歲於此有以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雞獨
司晨鵲能警夜而已詳錄

物用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鼯鳥以其足獨

以其髯飛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鳴行者以足而
蟻蟻以其背砂梭子一名倒行以其身倒行聽者以
耳而龍以其角牛以其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其
鼻取視者以目而水母即蒲魚又借蝦視走者以股
而駝驢又借蛋蛋狼借狼走詳錄

人魚劍脊烏

乾道六年湖州市中弄蛇客養一魚於瓦盆狀似鮎
而黑腹下出兩手若人狀者拾指皆具蓋所謂人
魚也又武康山間產一種蛇名曰劍脊烏大而善
走逢人則昂首而立其尾着地不及寸須急趨避
之乃免其害

止風息潦

群毛止風孤槌息潦取黑犬皮并白毛鵲左翼剪燒
之揉鵲即風生揚犬即風止三寡婦七孤兒令各
持研朱槌孤兒仰天號寡婦向地哭即雨止有大
驗張華感應志

胡桃之券

胡桃之券令雞夜鳴餽瓦之契投梟自止以胡桃東
南枝劈之書券字記置之於雞栖下則夜鳴不止
以故餽瓦書契字置於牆上如聞梟鳴取以投之

即不敢更鳴也感應類

禽獸呼名

昔有解蛇語如神速姑者更興○沈仲彞曰人家呼雞則曰粥粥呼鷄則曰啊啊呼鴨呼咩呼猪囉囉呼猫囉囉呼羊哩哩然則不但人識畜言畜亦識人言矣囉哩等字似俗豈或有本

走異類

飛者棲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也走者棲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暝在風者眼走之類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三

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蟲陰物行必北首鱗海族行必東首鳥之雄者以左翼掩右鳥之雌者以右翼掩左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淨者是雌非獨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

九竅八竅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

鳥獸避患

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常有數十為群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為屨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屨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屨而着之乃為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鳥獸含生非不知患害之當避而愛動于中欲牽於外始戒終忘竟以身繫人之智其賢於翠鳥與猩猩者幾希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三

雄狐牝雞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群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獸稱牝牡禽為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之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二字從牛旁雌雄二字從佳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之外經史中亦不多見

火鼠雪蛆鐵虫

世間萬物無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于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則

為火浣布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錘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虫也

物類相制

礬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巴豆人食之則死鼠食之則肥周禮蝓氏掌去鼃鼃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虫無聲鼃取鼃也尤怒鳴牡鞠鞠不花者以其烟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土

三十八

來則于水東面為烟令烟西行被之水上則凡水虫無聲人家近水者此聲煩聒最為可惱此法未之試也然物類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鐵戎塩累卵獺膽分杯壤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至于蟹烟集鼠人肌粉犀諸如此類不可殫紀

物畏其天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鵠鴈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汗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

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竹中蜘蛛不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次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爛斷如齧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土

三十九

物性

夏月蚊虫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屋中左右而右無果子以毛臍於眉上一抹後用火煨決不炮蠟燭散心時以線繫縛下段後即不散也鷓鴣班鳩亦堪養馴但遇白露必然飛去蟬之

日而轉故上句近頭中句在心下句近尾熊之膽
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諸
物之膽附肝獨此二物可異也

地不產獸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虎西蜀無鶴

嶺南水族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茆蟬草蟲曰茅蝦鼠曰家
鹿蝦蟆曰蚺蛤皆嘗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
為鸚鵡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毫猪沙魚
之斑者化為鹿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五

六

十玩

武宗為穎王時邸園畜禽獸之可人者以備賞玩繪
十玩圖于今傳播九皋處士崔玄素先生鸛長鳴
都尉鸛靈壽子龜惶惶奴猴守門使者犬長耳公
驪鼠將貓茸客鹿辨哥鸛鸛

異類證果

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
蛇唐有鸚鵡舍利

禽獸有義

淮安有義鴛孝狗義鴛即寶應湖漁人得鴛烹之而

雖鴛亦下死於釜孝狗即城中某氏犬烹其母三
雛各銜其骨跑土埋之伏地鳴咽又孫辦事家有
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
塗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洗出本色子皆跳踴以
死人號為烈馬云

獸異

鄧艾征涪陵見狻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狻母其子
為拔箭以葉塞瘡艾歎息投弩水中華陽志周景式
至潯安逢獵徒逐猴母負子投水中乃以戟穿其
脇母隨其傍以手捫子而死見者慘焉豫章志孝慈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五

七

三六三

孝悌于天性物不異人也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
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
之跳躑遂斃蕭氏子為作孝猿傳元周公謹終平
雜志云武平素產金線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
不少置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
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死邑
人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
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不則不可育何取之者
之不仁如是乎宣驗記廬陵人吳唐少好獵射發
無不中後春月將兒出獵正值鹿鹿將麀唐射麀

卽死鹿母驚還悲鳴俯仰頓伏唐又射殺鹿母至
前逢一鹿上穹當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抱兒方
哭聞空中呼曰具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不仁之
毒感于神理殆非誣也

獸雜人形

朝野僉載唐先天中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
手長尺餘巡方而乞或曰牛前身是人釋氏之所
謂業報者也豈其然哉北窓記異真寧縣有牽羊
叫化者其羊胸前有一人手自右抱胸手有六指
甲如羊頗長見者皆言人前身爲惡今生致此或

釋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大

子

又曰不然蓋人與羊交耳彼牛安知其不然乎風
俗通云漢靈帝時司徒長史馮巡馬生胡子問養
馬胡蒼頭乃奸此馬以生子也朱子語錄或問人
死爲禽獸惡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
有猪毛及猪皮又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
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卽此究之世間禽
獸有雜人形者人有雜畜形者皆可以不疑矣

物忌

妊娠者不可啖兔肉不可見兔令兒唇缺又不可啖
生姜令兒多指

張華博物志人食鷺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卽隱
居本草亦言之何孟春曰蛟龍非潭淵不居食鷺
之泗游清淺何畏于龍不幸而墜潭淵自無活理
誰見彼食鷺者獨遭餌耶蓋小說家事可笑如此
梁四公子記云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燒鷺
孟春又曰人所以不可食鷺者其以是耶曲說之
不通又如此

嗜好

盜食之死熊而飛鼠饕食之死鼠而肥蠶豈惟物哉
人之嗜好亦有不可曉者曹公之野葛夏竦之鍾
乳硫黃是也

釋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九

子

異物可信

嘗聞犀雞食棘刺野羊刳腹取脂復生近日甘肅西
產繫羊取脂復生聞之高陽李文及彼處奏事人
云然犀雞之食棘刺所親見者

龍虎異性

凡食斷腸草者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飢凡食砒霜者
死龍食之而肥物性之異有如此者

客退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

如澆羊食如燒何相反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蒼而龐厚有春生之象馬聞死而齧蘇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馬見死而無懼亦喜殺性也二物稟生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

相物

相人之法古矣而物無不可相史云黃魯直陳君夫相犬留長叟相彘榮陽諸氏相牛呂賢又記古有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相頰子女厲相目衛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子

三六

息相繫許鄒相尻投代褐相胸脇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君贊相後於獸相馬人可知矣昭德讀書志例伯樂相馬經浮丘伯相鶴經寧戚相牛經鄭氏通志又加以周穆王相鶴經諸葛頻徐成相馬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相鴨經相雞經相鷺經抑皆古事耶不惟是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寶劍刀相六畜班孟堅謂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要其術如是而已世代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曰相貝經未詳何書

緯略云師曠有禽經浮丘伯有雀經雖六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虫魚有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其經怪奇豈即相貝經歟

獸類一

麒麟

詩麟趾孔穎達疏有曰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却麟謂此麟也然則漢唐宋所謂瑞麟者皆并州麟之類耶

似麟

嘉靖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千牛其夜有火光雷聲又見其角以為妖擊之口吐火數頃又蘇瘞之士又自起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致之省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角角麟馬蹄此則牛蹄古謂鶴胎生今鶴卵生豈記者誤耶抑形有變邪此亦記之誤耶抑似麟非麟者邪古又謂牛馬交則生麟此牛馬交者耶龍與馬交則生千里馬汗血腹下麟果然耶

麟鳴

麒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

騶虞

騶虞嚴氏作騶御乃虞人非獸也呂作獸

角仙

華清宮一鹿千年精俊不衰人呼曰角仙

玉署三牲

道家書言獐鹿麋是玉署三牲神仙所享故奉道者

不忌兼薦天真上帝

京山鹿寨

江同祖過郢州京山晚抵村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即
出觀之彌望可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外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

向而鹿鹿中處勃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躪

禾苗為之一空獵戶雜沓其傍云不可近近輒解

觸遭之者多死明旦引去獵人操弓矢戈矛而追

隨之伺巨者前行稍遠乃敢搏射其稚弱亦各有

所獲而還

鹿食九草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清烈多別糧草恒
食九物餘則不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
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危也享神用其
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必

不得力以鹿常啖鮮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
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

仙鹿

明皇狩近郊射中鹿張果曰千年仙鹿也漢武帝時
有生獲此鹿者帝活之且命以銅牌識其年月果
于左角上得一小牌

蒼鹿

鹿千年化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
玄鹿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
色仙方云玄鹿為脯食之壽至二千歲餘于縣有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

三十七

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鐫

字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蒼鹿

出述
異記

鹿雜說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鳥脰骨為管以
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
異或作鹿鹿聲則鹿鹿畢集蓋為牝聲所誘人得
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
瘦蓋游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自肥當角
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
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

然後殺鹿何其苦也夫狨麝孔雀以有用賈禍良可愍哉

獅服虎豹

後魏波斯國獻獅子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于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善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躍曳鎖而走帝大笑出御監記

獅子筋尾

釋氏書言獅子筋為絃鼓之衆絃皆絕集賢校理張

西

三

希復言舊有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舊

說蘇合香獅子糞也出西陽雜俎

吼

弘治已酉西番貢獅子其性怪險一番人長守之不離夜則同宿于大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忽變而作威矣一人因近視焉其舌畧露而面皮已去半矣又畜二小獸名之曰吼形類魚而耳尖長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蓋吼作溺着其體肉即腐爛吼又畏雄鴻鴻引吼高

鳴吼即畏伏又如象見獅子則奔且畏鼠飛蟲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各有所制有所畏不必強之而後馴也

獅子受制

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子哮吼奮迅左右咸驚汗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輓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于車上獅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殺之得其一志還未至洛陽三十里路中雞犬皆伏無鳴吠者

釋氏書言獅子筋為絃鼓之衆絃皆絕集賢校理張

玉

西域進獅

成化辛丑歲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時河間陳公鉞為尚書必欲為覆奏一司官草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駟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宜引珍禽異獸不入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律力言當却之如或憫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况以

萬乘之尊而求物於外夷寧不貽笑于天下後世
陳公覽之恐拂 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
為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
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初無大異輟耕錄
所載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隻醋蜜酪一瓶
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祿日給酒飯所費無筭在
廷無一人悟者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蜜醋酪以
飼之蓋胡人故為此以愚弄中國中國人惟知承
上意故甘受愚弄而不悟也

犀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

犀牛大約似牛而猪頭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
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較小為胡帽犀鼻上
者皆窘束而花點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
為毛犀俱有束文堪為腰帶千百犀中或偶有通
天者花點大小異奇固無常定有偏花路通者有
頂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價直
無筭矣若通處白黑分明花點奇異則價計巨萬
亦希世之寶也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
七八斤者云是牯牛犀額上者心花多是撒豆斑
色深者堪為鈐具斑散而淺者即拍為盤樑器皿

之類又有駭雞犀駭雞犀見辟塵犀為婦人簪飾辟
水犀此犀行于江海不為分溫明犀置于暗室則有光明此數
犀但聞其說即不可得而見也出續表

通天犀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絛者以盛米置群雞中雞欲
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犀得真角一
尺刻以為魚鉤入水中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息
氣水中以其角為釵者將煮毒藥為湯以此釵攪
之皆生白沫無復毒矣出續表

犀角雜說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趕不復
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
理有正插倒插腰鼓插倒插者一半已上不通正
插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
為白暗犀為黑暗段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皋常職
于南海郡見船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
如沮洳以犀前脚直常椅木而息木爛折則不能
起又云犀角一名奴角有鵠處必有犀也犀三毛
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潛埋于地人欲得者以假
角易之出西陽

僞犀

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南中有僞者磨之漸熱乃驗犀性涼磨之不熱

莫徭象牙

閩州莫徭以樵採爲事常於江邊刈蘆有小象奄至捲之上背行百餘里深入澤中澤有老象卧而喘息痛聲甚苦因舉其足見足中有竹丁莫徭曉其意以腰繩繫丁拔出膿血五六升許小象復鼻捲青艾欲令塞瘡莫徭摘艾熱按以次塞之盡艾方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天

五五九

滿久之病象能起回顧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聲小象乃去須臾將一牙至病象見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去復將一大牙至莫徭呼象爲將軍言未食患飢象往折山栗數枝食之乃飽然後送人及大牙還行五十里仍還取其遺刀送至本處小象搖耳久之乃去其牙載至洪州有商胡求買議直至四十萬他胡見牙色動私自主人許酬百萬又以一萬爲主人紹介二胡交爭遂至相毆白于縣縣以白府府詰其由胡初不肯實言府君曰此牙會獻天子汝輩不言亦終無益固斬胡左白云

牙中有二龍相踴而立可絕爲簡本國重此者以爲貨當值數十萬萬得之爲大商賈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並進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龍簡謂牙主曰汝貌貧賤不可多受錢物賜敕閩州每年給五十千盡而復取以終其身

出廣興記

獵夫救象

張景伯之爲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獵者常逐獸山中忽遇群象來圍獵夫令不得去有大象至鼻絞獵夫置之于背獵夫刀仗墜者象爲取還馱入深山五十里經大盤石石際無他物盡象之皮革血肉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天

五五九

存焉獵夫念曰得無于此啗我乎象負之又過石五十步有大松樹象以背依樹獵夫因得登木焉弓墜于地象又昇取仰送之象馳去俄而有一青獸自松樹南細草中出毳毛髮鬚爪牙可畏其大如屋電目雷音來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頃一次象自北而來遙見猛獸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懼戰慄獸見之喜以足取之投于空中投已接取猶未食噉獵夫望之嘆曰畜獸之愚猶請救于人向來將予于山欲予救此獸也于是引滿縱毒箭射之洞其左腋獸既中箭來趨獵夫又迎射貫心獸宛

轉而死小象乃馳還俄而諸象二百餘頭來至對
下皆長跪展轉獵夫下前所負象又以背負之出
山諸象圍繞喧號又至一處以鼻破阜出所藏牙
凡三百餘莖以示獵夫又負之至前所遇處象又
皆跪謝恩而去獵夫乃取其牙貨得錢數萬出山紀

象雜說

象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陶
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牙于藥旁南人言象尤惡
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單伺之有群象過則
為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三

倒則下潛刺殺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
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
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出西陽雜記

環玉國象

環玉國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餘牝者牙纔二尺
送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牝象臥其空地埋之號
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者可令代焚出西陽雜記

廣州象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循
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楚越之

間象皆青黑唯西方拂林大食國即多白象其向
有親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
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于百花樓樓
前入舞象曲動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
綉隨身隨拍騰蹋動頭搖尾皆合節奏即天寶中
舞馬之類也唐乾符四年占城國進馴象三頭當
殿引對亦能拜舞後放還本國出廣表錄

象孝

劉世用言見象母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
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三

識象胆

太宗一日聞後苑象死取胆不獲詔問徐鉉請於前
左足求之果得象胆隨時在足上歎其博識

象肉

舊說象胆在足予見寧陵簿田世程說象營死三象
其二胆果在足其一不見或言胆隨四時在千四
足未必然也皮骨齒皆輸內府香藥庫其肉折賣
肉理段段不相屬味各不同舊說象肉千味出然

耶

獨象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群然不為害惟獨象遇之遂蹂踐至骨肉糜碎乃去蓋獨象乃眾象之最獷悍不為群象所容者故遇之則忿而害人

象憤賊

唐明皇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率引其犀象駘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于河北向時之盛掃地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于人間其後歸于京師者十無一二祿山至東都既懷僭逆大設聲樂祿山揣幽燕土蕃胡酋長多未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三

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四海安得不從我于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不舞拜祿山大慚怒命左右置檻穽中以烈火蒸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冒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淚

象戰

海門縣上舍城仇池曾宦游西粵自擊交夷征戰每象一隻上備板鞍一付三面有欄如床之半屏前後鞅肚帶俱以大鐵繩為之象項一人執鐵鈎牽

引鞍上立十人各披鎧甲執器械行動如飛戰無不利兵甚安逸此亦中土之所罕聞者

義象

元有駕象皇明 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

蚩尾

蚩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言蚩尾水之精能却火災因致其象於上今謂之鴟尾則非也

蘇氏廣義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

二十九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五終

禽獸門

獸類二

說虎

凡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嘽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雖咫尺淺草能伏身及其唬然作聲則鬼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惧而不動故不能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十一

三

醒俟其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威能使自解是鬼之爲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不行曲路故也虎面值人不取須自遠作勢撲過人首而齧其衣領以去人但持苦竹鎗直立當之虎畏鎗礙腹不敢躍也入山勿鳴金鼓虎反尋聲而至無益也惟畏火器及織人以織張向之不敢犯虎所至俟鬼爲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布地蓋此鬼嗜酸而不役虎虎乃可擒虎將至則

噪或有腥風襲人義興山民能辨之虎交時其牝絕痛故不再交虎不入深林畏鳥糞又不便跳躍也有見人而不持者俗謂神虎非也此未食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齒無不搏噬者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爲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土人有能識此類者見則擒蠻能化形爲虎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着物獵人捕得記其頭籍之處須至日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珍用此主療小兒驚癇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蟲牙無復疼痛凡月暈虎必交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十二

三

虎生三子

虎生三子則一爲豹鵲生三子則一爲鴟賢子爲豹不肖子爲鴟

虎畏鼠蟲

偶宿民家犬爲虎啣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問何以無有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來復曰林木森森虎所隱庇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栗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於虎身着處必生蟲久則遍身爛瘡以至於死故畏不敢至方

悟宜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苑菁藂薄中止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間所蠹損又可証也

李吹口

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失踪誤入市市人千餘叫噪逐之虎為人逼耳瞞目而坐忽一跳身半空咆哮市人皆顛沛仆倒長吏遣善捕獵者李吹口失其名表云李吹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刀刺虎心前取血升餘飲之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乙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三

三

威震無官佩之無憎疾者

虎畏樂聲

紹興初岳少保制閩於荆襄是時墟落尤蕭條虎狼肆暴雖軍行結隊伍亦為所害有士人言猛獸畏樂聲若蕭鼓振作當自退避由是頗采其說乾道中王宣為副都統制自襄陽往鄂渚途次荆郢間從馬直以百數日猶銜山衆樂競奏候吏報一簞策部為虎於衆中馬上銜去正驚怖未已又報笛部頭一人亦然其處距宿驛幸不遠爭策馬赴之

解鞍良久簞策者奔喘而至顏無人色少定始能言初為虎所搏置之穴中復往取笛工至則啖食度已飽故未見傷害但與二雛弄作戲忽憶得腰間有所執器急取出大聲噴吹之巨虎駭震不暇挾其子踉蹌遽走不反顧望之極目乃敢歸免虎口也

朱子論虎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柰得其人何朱子以為有此理又聞鄉人云人先見虎即不怕虎虎先為人所見即怕人也小兒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更無避處曾問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畢虎自去虎寧有識文字理彼珉恃所聞亦自心能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街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誠有之邪

傳黃中

唐傳黃中為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鼻

中遂噴嚏聲大震虎遂驚躍便落崖腰墜下遂爲
人所得出朝野
僉載

種僮

種僮爲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曰害
人者低頭一虎低頭抵罪其一虎放之自是猛獸
皆出境吏目之爲神君出獨
異志

海門虎

淳熙二年八月通州海門縣下沙忽有虎暴民家牛
羊猪狗遭食者多居人畏其來至暮輒出避陳老
翁林舍窓戶籬壁皆爲觸倒陳語妻子曰虎吃人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六

五

三七

自係定數我一家人八口恐須有合受禍者我今
出外自當之妻子挽勸不聽即開門見虎肋間帶
一箭手爲之拔取虎騰身咆哮爲感悅之狀而去
次夜擲一野鼠以報自此絕跡

虎頭能致雨

東坡言太平廣記云以虎頭繩于龍湫潭中能致雨
須以長縋繫之雨足乃取出不尔雨不止試之有
驗愚謂東坡非欺人者今年江南旱甚惜未有以
此術白於有司者故表著之氣類相感理或然耳

周錦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

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
小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聞者不能搏焉問
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一字三寸許虎鏡在
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
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胷而通前左右二足
乃大觔也可爲帶底故名前脛骨三稜後脛骨圓
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
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繮雖劣者可御

長沙亭長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六

木

三五

長沙居民作檻伺虎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
赤幘大冠在檻中坐民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
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
被縣召不當有文書耶亭長即出懷中縣召文書
於是出之尋視之化爲虎稷神
記

李微化虎

隴西李微皇族子家於號略小善屬文弱冠從州府
貢號名士天寶十載春登楊汶榜進士第後調補
江南尉微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屢僚嘗鬱
鬱不樂謝秩歸閉門不與人通者歲餘後迫

乃具裝東遊吳楚以干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皆閉館以伏之宴遊極權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

索微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號略

至舍於汝墳逆旅忽被疾發狂鞭撻僕者僕者不勝其苦旬餘疾益甚夜狂走一月不回於是僕者

驅其乘馬挈其囊橐遠適明年陳郡李滂以監察

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行未一里有

一虎踞身草中作人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

傖聆音似李微傖昔與同登進士契分極深遂問

曰李君何為至是也虎曰向見君有二吏驅而前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七

三

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為御史而出使乎傖曰近

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乃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

學立身位登朝序憲臺清峻分紂百揆喜故人居

此地甚可賀傖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

深密今日獲君念舊之言何為不我見而自匿于

草莽中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

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自

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臂則有斑毛生焉

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負而奔者翼而翔者毳而

馳者則欲得而啗之既至漢陰南以鐵腸所迫值

一人膽然其肥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此率以為常

行負神祇化為異獸有覩於人故分不欲見耳因

呼吟咨嗟繼之以泣傖且問曰君今既為異類何

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其悟然君自南

方回車我丹值君必當昧其平生君亦宜嚴其警

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初

於逆旅中為疾發狂既至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

衣囊悉逝去吾妻孥尚在號略豈念我化為異類

乎君若自南回為書訪妻子又吾於人世且無

資業有子尚稚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八

三

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又曰君銜命乘傳

當甚奔迫今久留驛隸兢悚萬端與君永訣異途

之恨何可言哉傖亦與之叙別久而方去傖自南

回遂專命傳書及賙賻之禮寄於微子月餘微子

自號畧來京詣傖門求先人之柩傖不得已具跪

其事後傖以已俸均給微妻子免饑凍焉傖後官

至兵部侍郎

出宣室志

白虎王君

陳留耆舊傳曰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有德政天子徵之道卒於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

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百姓
其棠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今猶
云白虎王水經注

虎化僧

昔有處士馬拯馬沾相會於南嶽衡山晚宿一庵見
一老僧古貌龐眉揖見甚喜僧乃倩馬之僕持錢
往山下市少鹽酪僧亦尾其後久而不歸須臾馬
沾至乃云在路逢一虎食人方畢既脫班衣而衣
禪衲拯詰虎食之人服色乃知已之僕也沾指視
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僧口吻尚有餘血二人相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九

三十六

頤駭懼夜不安枕極力撐持房門終夜默禱南嶽
之神忽空中有人吟詩曰寅人且入欄中水午子
須分艮畔金君教特進重張弩過後將軍必損心
次早啓戶見外只一古井甚深乃伴設計謂井中
有一怪物拉僧看視極力推僧墮井尋以巨石壓
上回入庵中見佛案上有白金四錠二人相與分
携急趨以歸至半山遇一獵者張機于道旁而居
于棚上謂二人曰山下尚遠群虎方暴且止于棚
毋自輕往二人方攀緣上棚忽見數十人武備武
道或男或女歌吟戲舞而至機所號泣大驚

上二賊害我禪師今又有人敢張機害我將軍
發弩機而去二人嗟訝因問之曰彼衆何人也獵

人曰此倭鬼也昔爲虎食既已爲鬼遂爲虎之役
使其前導再問張弩人姓名則牛進也方悟詩中
特進重張弩之句遂令牛進再張伏弩方畢見一
大虎咆哮而至觸其機箭貫心而斃衆倭鬼奔走
却回俯伏虎前號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也
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等倭鬼無知生爲虎食
殞身喪命乃汝大仇今復受役以爲前導幸虎之
斃又從而號哭盡哀豈非大惑衆鬼大悟相與捨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十

三十一

去

封邵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
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不治
民喜食民出述異記

虎化人

安帝隆安元年五月涼州牧李嵩微服出城逢一虎
在道邊因化爲人遙呼嵩爲西涼君嵩因彎弧待
之又遙呼嵩曰汝無疑也嵩知其異乃投弓於地
虎人乃前謂嵩曰燉煌土產不是福地君之子孫

王於西涼不如遷徙酒泉言訖乃失未幾其乃少
却酒泉建國稱號西涼王

劉曜
傳實錄

仙岳觀

天寶中河南綠氏縣東太子陵仙岳觀常有道士七
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每年九月三日夜
有一道士獨窺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
報以為常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期乃令二
勇士持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
虎入觀樹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
去至明無人得仙者具以此白竭忠申府請弓矢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土 三四五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
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
客結婚焉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
季其年越客東裝南邁以畢嘉禮鎬知其將至深
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

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
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背負德
容跳入翳蒼衆皆驚駭奔告于張夜色已昏舉家
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
間週迴遠近曾無蹤跡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
郡二三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
數輩登嶄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過水次板
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即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
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
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懼共闕喝之仍大擊板
屋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竟入山
間僕從窺看云是人也尚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
登舟因促使解纜然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
容貌衣服固非村間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
看撫之雖髻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群婢
漸灌以湯飲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
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
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屍
骸未獲聞者以告於越客即遣群婢以此詢德
容號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土

三四五

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諸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祠今尚有存者

虎媒

義興山陳氏薄暮有虎咆哮其門置一物而去乃肥斡也取而烹之懼其復來繫瘠羊於外以塞口及夕虎復啣一物至大嗥者再去陳趨視則一年少女子雖衣履沾敗而體貌絕妍扶入室久而息定乃言兒是江陰周商女隨母上冢爲虎所搏自分死虎口矣不意得至此主人易衣飲以湯粥俾之縫紉殊有條理主嬖諷之曰汝既無歸肯爲吾子婦乎謝曰兒得主君援救出死入生敢不惟命是聽陳以配其季子女甚勤儉舉家愛重之浹辰其父母求覓得之大喜言女未許人今願與君結婚好因張宴徵召親友相與往來如骨肉云時人謂之虎媒與玄惟錄裴越客事相類

丁崑

貞元十四年境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徵至則大脩擒虎具兵伏坑穽靡不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酹十縑焉有老卒丁崑者善爲陷穽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主

三十九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主

三十九

張設以圖之徵既許不數日而獲一虎馬虎在坑無施勇力崑遂俯而下視加以侮誚虎則咆哮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衆崑銜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臂挂樹根而墜穽中衆共嗟駭謂靡粉於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窺崑乃端啞而虎但瞪視耳崑之親愛憂崑乃共設計以輓轡下巨索伺崑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崑得索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崑因謂曰將軍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願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沉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即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若從吾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庶幾其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崑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崑既得出遂以其事白于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獲羣輩之暴况與試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崑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陷中踴躍盤

旋如荷恩施昂即積土坑側稍益淺狹深丈許
乃躍而出奮迅嘯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
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

械虎

襄梁間多驚獸州有採捕將校設檻奪取之以爲職
業忽一日報官曰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厨命賓寮
將校往臨之至則虎在深窰之中官寮宅院民間
婦女皆設帷幙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大枷仍具
釘鎖四角系縵施于窰中徐徐以土填之驚獸
將欲出窰即逆還合其荷板虎頭縲出則蹙而釘
之四面以索趨之而行看者隨而笑之此物若不
設機械困而取之則雖千夫之力曷以制之勢力
竭而取之則如牽羊拽犬雖有纖牙利爪焉能害
人

出玉堂閒話

商山路

舊商山路多有驚獸害其行旅適有驟羣早行天未
平曉群驟或驚駭俄有一虎自藁薄中躍出攫一
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頭迨至食時聞遭攫者
却趕來相及衆人謂其已碎于銛牙莫不驚駭
問故云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數枚

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其崖側略不損傷而面
其溪洞叫吼以呼諸子某因便潛伸脚於虎背盡
力一踏其虎失脚墮于深澗不復可登是以脫身
而至此獸蓋欲生致此人教演諸子是以不傷真
可謂脫身於虎口危哉危哉

出玉堂閒話

倭亡

人爲虎食魂從于虎字書謂之虎倭亡凡虎之出入
則引導以避其兇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於
前以爲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爲虎
發機徒費獵心也及虎爲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一

未

在昏夜叫擲以爲無復望虎食入矣若爲其復讐
然子將信將疑昨見說邪所收東坡之老僧化虎
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倭哉果死不認屍而
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反爲虎之
繼棄而虎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嗚呼市人
竭財備首以附權貴爲之鷹犬以備指揮却乃張
皇其斃殘人害物一旦水山既崩愴惶莫措無復
有望反惜其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倭亡
與

程雲南

宣德中尚寶少卿程雲南甚寵狎嘗在禁中 上命左右引一虎蹲其所處廬旁室中而闔其門不令雲南知之乃遽召雲南起虎突出正與遇雲南驚跪呼久始定虎乃去牙爪不傷人 上大笑更有壓驚之賜益用爲戲弄如此

義虎傳

弘治初年得義虎事爲作傳文曰荆溪有二人髫髻交好壯而貧富不同窈子以故晏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蓋圖濟乎窈告以不能富子曰固知也某山家豐於賄乏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七

三十九

王計史覓之久矣若才正應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窈感謝富子助其舟費并載艷者以去抵山又謂吾固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得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與若先容爲計也窈從之偕上山富子死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屢舨舨破碎血出被蹀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鏹斫之窈頃絕富子不審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曰若夫君嚙於虎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又偕上山富子又死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

答忽真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驚走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轉身而歸迷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旁問故婦陳之人言尔勿哭當導之返見舟而人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乃夫也婦疑駭其夫鬼歟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憾也婦曰吾謂若死若固不死吾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哉於是更悲而慰更哭而笑終歸完于卿君子曰視賊始謀亦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酋耳

天后時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也不食其物有虎暴則殺之

朝野
僉載

虎生角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脫而生角

八駿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驥四曰輪蹄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驊騮八曰騄駼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如此

馬名

絕地足不翻羽行越奔霄萬里越影逐日踰輝毛色
超光形騰霧乘雲而超挾翼萬里並周穆王者渠黃
雞斯 驪騮 驛美 翠麟 乘黃 飛黃 騏驎 腰裏 驊騮 綠耳 赤驥 白驥 踰輝 踰輪 盜驪 山子並古良馬追風 白兔 躡景 奔霄 飛翺 銅雀 神危並秦始皇者浮雲 赤電 絕群 逸驪 紫燕 綠螭 龍子 麟駒 絕塵並漢文者蒲梢 龍文 魚目 汗血並漢武者的盧先王赤兔 懸光 駉 决波 駉 飛霞 騰霜 白 發電 赤 流星 鋼 翔麟 紫 奔虹 青驪 颯露 紫 東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九

時勒驃

乘平世充者 如意驃 唐德宗者 獅子驃 魏太子者 王逍遙 白蹄馬 乘平 什伐赤

紅玉

紫玉 平山 凌雲 飛香 百花輦 洪武 天寶中大宛 自在將軍 劉子 飛越峯又名撞倒山

魏王繼發奉命伐蜀王衍死馬數百皆逸足也繼發尤比選之得二十許足價不可言

射香駒

錦耳驄 絡十二 趁日驄 偏界玉 陷水駒 長命駒 孩兒驄 龍驤白 八百哥

掠地雲

錦地龍 雪面娘 月影玉 玉尾駒 撒沙駒 天花駱 旋風白 翠地驕 六尺金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十

肉胡牀

吉祥座柱重威馬也肉胡牀景延廣馬也

人稱千里駒

漢劉德 魏曹休 晉傅咸 劉曜 符朗 宋張敏 梁蕭映 王規 劉杳 王茂 任昉 齊丘仲孚 袁昂 北魏李孝伯 袁曜 北齊馬翊 王閏 崔昂 元文選 後周景杜 隋張乾威 唐李昂 已上皆稱千里駒

趙固活馬

趙固活馬

將軍趙固良馬死惜之郭璞求謁云吾能活馬固出見之乃令三十人持竿東行三十里見丘杜廟以竹打樹果得一物似狸持歸此物見死馬噬吸其鼻中頃之馬果活奮迅如故不復見前似狸之物其良馬之活魂與

九馬贊

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何其雄偉也李燾長編載元祐御史集編卷之百五十六西域貢馬云龍顧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萬馬皆瘖句亦奇矣

龍力馬人

長安有龍力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地如鯢魚退之云衛時龍力集上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於書傳更當詳攷之且質於傳古者一統又按程泰之曰退之上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爲毗舍利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保露王運神力分身爲鬚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按中印度在西

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邪退之與佛異趣而此馬人出於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亦來同赴上日衛集邪故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養賦曰此其身女子而頭馬首者歟周禮禁原蚕爲妨馬也今術家用姜蚕塗付馬齒馬輒不能齧草則蚕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尊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

誕馬

宣和遺譜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一方穗蓋覆馬脊馬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然名以爲誕則其義莫窮也蔡後輩雖加辨論失中不協通典采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夏奏華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但不爲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王荆道逢太保廣平王自言馬疾王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又按酉陽雜俎

一卷北使迎南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亦書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演繁露

馬齒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齟十一一年而下四齒齟十二年盡齟十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齟十七上四齒齟十八年上盡齟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三

三四三

駒行前後

范丞相質常言驢馬駒子行有先後既更言上句生駒者行在母前中句生者行在母脇下句生者行在母後每驗之皆所不謬質曰是含灵之類悉稟五行之氣至於魚龍異淵沼虎兕居藪穴分行列於鴻雁辨尊卑于螽蟴蠢動犹然而況于人乎其有逆天之理矯性之分其大者則爲亂臣賊子獸之不如

浴馬

浴馬港踈水流也漢時常有馬數百匹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遂名其孔爲馬穴初得此馬乘出污水上浴之遂名其處曰浴馬溉汚填宿今名騎亭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馬十匹遜載還建業出洽記

龍馬

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縣治西水有龍馬身長八九尺龍形有鱗甲橫文五色龍身馬首頂有二角白色口銜一物長可三四尺凌波迴顧百餘步而沒出洽記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三

三四三

漢九逸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一名浮雲二名赤電三名絕羣四名逸驃五名紫燕驃六名綠騶驄七名龍子八名麟駒九名絕塵總號九逸有來宜能御馬代王號爲王良焉出西京雜記

獅子驄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驥曳地號獅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入莫能制上令并羣驅來謂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

前去十餘步躡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握目馬戰不敢動乃韉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勅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厄於朝邑市麵家挽磴駸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鐘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

出朝野僉載

九花虬

唐代宗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子儀固讓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五

三

子儀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也額高九尺毛拳如麒麟頸鬚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即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故號九花虬上往日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侍臣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礙夜而九花虬緩緩然如三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有及者

出杜陽編

碧雲驥

碧雲驥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

上開遂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

紫燕

呂后時冬十二月見未央宮前有一紫燕后以爲不祥使侍中陳當時逐之飛入廐內不得出值牝馬方仰首而嘶遂飛入其口中便有紫雲覆於馬首頃之而滅當時奏狀后異之詔有司專視此馬後生駒日馳數百里因號曰紫燕

漢書

五花馬

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馬鬣剪爲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王良生義也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叱撥

唐詩紫陌嘶紅叱撥叱撥馬名宋群牧判官王明上群牧故事六卷中載九龍十驥之名稱西河東門之骨法無不具焉其說馬之毛色凡十一種又云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叱撥曰黑耳叱撥曰桃

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青叱撥曰騮叱撥曰榆叱
撥曰紫騮叱撥

大宛馬

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為貳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國
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為大宛

蠶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
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
將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
皮忽卷女飛去桑間俱為蠶俗謂蠶神為馬明苦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七

薩以此

陳璋馬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謂
璋曰吾將請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
吾將至璋馳一赤馬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昇
至璋扶疾而出昇至少選即去璋召馬數之曰吾
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
忍即殺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閨人竊具
芻粟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閨人以告
張復召語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

夕乃飲飽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農旬月馬
亦悲鳴而死神錄

馬疋

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後人號馬為
一疋豈以此耶

馬歲稱齒

事始曰唐貞觀中有牝馬三千匹於隴西置群牧使
開元初張萬歲緝其政恩信大行既沒衆避張氏
諱因以馬歲為齒

果下馬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七

果下馬上產小駒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為最高不
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
漢書霍光傳云 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云漢既有
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
乘之故號果下馬又魏志東夷傳云出果下馬裴
松之注云按果下馬高三尺見博物志魏都賦予
按顏氏家訓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
蓋東漢國所出也又北史尉景傳先是景有果
下馬文襄求之不與曰士相扶為牆人相扶為王
馬亦不得音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賁文襄

而杖之故舒王散愁詩云呼童羈我果下騮又任
昉述異記云曰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
出果下馬並高三尺又開元遺事云長安俠少每
至春時結朋連黨客置矮馬餚以錦韉纓絡並轡
於花樹下往來亦果下之類也

馬癖

晉王濟有馬癖濟有所乘馬甚愛之其叔湛曰此馬
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
不至耳濟戒養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方
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嶠封內試之濟馬果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无

舞馬

世惟知唐玄宗之有舞馬而不知前已有之非常馬
也山海經述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
馬宋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唐
中宗景龍間文館記有舞馬又異物誌云大宛馬
有解人語知音律者觀此自有種其來久矣讀唐
史明皇教舞馬百駟分左右部因目爲某家驕衣
以文繡絡以金鈴雜以珠玉舞曲謂之傾杯樂昇
平樂八十數曲用樂工姿秀者數十人衣淡黃衫

文王帶立於馬之前後左右施板床三層或令壯
士舉一榻樂作而馬舞床榻如飛俯仰騰躍皆合
節奏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楼下故張說詩曰試聽
紫駟歌樂府何如騏驎舞華陽杜詩云聞鷄初賜
錦舞馬使登床徐積詩曰綉榻盡容騏驎足錦衣
渾蓋渥洼泥皆其證也

舞馬受箒

舞馬已散在人間祿山常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
以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
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土樂作馬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三

三

舞不能已廝養背謂其爲妖擁箒以擊之馬謂其
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廐吏遽以馬怪白
承嗣命筆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
檻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以恭而終不敢言

御霞馬

太宗馬鹿一號街霞馬口角有文如碧霞夾于雙勒
間圉人飼秣稍跛倚失恭則蹄齧吼噴怒不可解
從太原上下峭坂其平如砥下則伸前而屈後登
高則能反之太宗甚愛上尊餘渥時或令飲則嘶
鳴喜躍後聞宴駕悲鳴骨立真宗遣從皇舉於庶

陵數月遂斃詔以敝帟埋於桃花犬之旁

馬報仇

吉水王維禎判獲會石和尚流劫入獲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叱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時指揮曹用柴成與王素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公誠爲國出力乎某等願以身代翼公即日勒民兵與賊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不得脫賊欲降公公大奮罵賊以刀斫其喉及右臂馬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闔乃長嘶蹄其肩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

釋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三

三

滴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於王同知王已得馬而不償值觀既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芻豆亦不止王自起視櫪馬驟齧其頸不釋口復奮首擣其股仆之地翌日同知嘔血而死

劉承鄴馬

浙西人劉承鄴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于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携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殊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

示之中蓄銀可百兩客密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

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懼而散走主人益同謀者給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塗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具食即行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鬪而寡不敵衆并子僕死馬適一卸卒遇亦殺之投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時乘馬躑蹌於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局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此必有冤訴遣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凝立滿地血點

釋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三

三

腥觸人四尸在穴支體尚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坐死

頻伽

支遁好乘馬其最愛者名曰頻伽嘗飲頻伽于橋下馬渡處忽生蓮花人異之故名橋曰飲馬

赤將軍

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背曰過吾北林兒遠矣此駿材也

四足仙人

魯人東野賓王適吳至盱眙村店使僕夫羅米拾薪

俱未來而馬已卸鞍解絡飽於芳秀矣賓主美
綠驕汝爲四足仙人我是兩脚餓鬼

金鞍使者

王景傾金錢市名馬凡得五疋各有位號曰金鞍使
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驥國公

綠耳梯

江南后主同氣宜春王從謙嘗春日與妃侍游宮中
後圃妃侍觀花爛開意欲折之條高不可取小黃
門取摘以梯折獻時從謙正乘駿馬擊毬乃引梯
至花底觀採芳菲頰嬋嬋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三

飛越峯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王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
凡十四而其一毛色正白蓋得之羅施鬼國養龍
坑乳馬與龍交而生身長十有一尺首高八尺足
之高比首而殺其二有肉隱起項下約高五寸廣
三寸餘貫於腹至尾間而止精彩光晃振鬣一鳴
萬馬辟易羈勒不可近近輒人立而吼 上謂天
生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冊詔有司以牲醪
祀於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
之跨囊上使遊於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冬至癸

郊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垓 上乘之而
出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上情悅豫賜名飛越峰
復 命御用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

神史彙編卷之乙百五十六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獸類三

浮游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于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沉于淮其色赤其顏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七 一 二下四九

項共工氏

陽翟庄舍左右有田老者不為欺心事出言鯁直譚名撞倒牆尤不喜殺牛見村舍懸挂牛頭脚告妻子曰天下人所吃皆從此黃毛菩薩身上發生今要殺它欺天悖理吾豈敢為

三足牛

周如意中洛下有牛三足

竹牛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橫黑白相間以

製弓極健勁其近弮黑者謂之前轆近稍者黑謂之後轆近稍弮黑而弓面俱白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弮焉人鮮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人有持犀帶求售者無它文但峰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入皆不能辨惟辛大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為弓則貴為他則不足道

日及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割取其肉明日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蟲名為蠶食樹葉而吐絲為人衣

桓沖

桓沖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垂淚都督呪之曰汝若向我跪當啟活也牛應聲而拜眾皆異之都督復曰汝若要活須遍拜眾人牛涕淚如雨遂拜值沖醉不得啟遂殺牛沖聞大怒都督痛加鞭罰

仲小小

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眾號仲野牛平生以獵為務臨洮以西至于疊宕嶓岷之境數郡良

自祿山以來陷為荒徼其間多產竹牛一名其色純黑其一可敵六七駱駝肉千萬斤者其角二壯夫可勝其一每飲斂之處則拱木叢竹踐之成塵獵人先縱火逐之俟其奔迸先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鏃則挈鍋釜負糧糗躡其踪而逐之矢毒既發即斃踣之如山積肉如阜一牛致肉數千金新解者甚美縷如紅線乾寧中小小山獵遇牛群于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驚擾奔一深谷谷盡南抵一懸崖大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墮崖居次者不知其險累累接踵而進三十六頭皆斃于崖下積肉不知

釋史彙編

卷之百七

五

紀極秦成階三州士民荷其取之不盡出王堂開路

鼻聰

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聰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口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室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焦贛易林曰牛龍耳噴蓋龍亦雙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黃衣婦人

安自強字行老紹興二十七年為荆南安撫參議官其子勵令幹僕魏璋以十一月一日買黃犍牛并

其犢既殺犢為脯矣才數日又欲屠其母先一日勵夢一婦人着黃衣泣拜無數懇言曰女子已遭官人剛了乞恕妾命勵未及對其人相隨申訴不已遂寤為表弟盛米話其異且扣魏璋乃知已縛犍牛方擬屠刺勵大悔悟奔外償餘肉於江而牽犍付興化寺終身不食牛

鈍公子

天成長興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顯其名宛稱曰格耳時李甘家號柑子為金輪藏楊虞卿家號魚為水花羊陸先家號牛象為

釋史彙編

卷之百七

四

三十一

鈍公子李栖筠家號犀為獨笋牛蓋石虎時號虎為王猛朱全忠時號鐘為大聖銅俱以避諱故也

鳥獸有知

劉世用言鳳臺民家有欲殺一牯者牯直突入南城兵馬司逐之弗去遂獲屠者治之以罪牯為人買送湯塘為僧磨麥老死劉景亭亦言在淮陰見人屠牛其犢銜刃奔走而泣一僧見憐併其子母而贖之

銀牛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中有人騎白牛溪入川

田父呼詰之乃田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
山上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迹遺糞皆銀也明年世
祖封禪

禽息

昔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好牛因貨官以養
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
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刖使
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
也公乃問百里奚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公視
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
卿史集編 卷之三 五
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張溫自理表

好驢鳴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
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噫此可爲
令乎驢鳴本無可悅而王濛好孫子荆驢鳴張南
渠亦好驢鳴亦何咄咄異人戴叔鸞母好驢鳴
鸞每作驢鳴以悅之夫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朋
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曉鷓鴣外

渾脫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
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湏謂之渾脫草木

牛虎鬪

廣德楊氏巨族也家有山苑三百畝古木森詩百鳥
巢焉日得卵斛許周繚石垣畜豕羊雞鴨其中有
虎夜躍入苑欲攫取其畜中墮于垣垣厚四足憑
虛不能下一日夜忿死楊氏取而烹之又其家一
小童牧牛於山童睡其牛微環衛之以嚼草虎三
四至牛必人立與鬪不能傷一日童睡偶絆牛鼻
於樹忘解其維虎至牛力不能展童爲虎銜去牛
急斷其鼻追之而童已死乃奮身與虎鬪終以鼻
痛不能勝遂盡力觸虎支於石壁上半日許牛虎
俱斃亦義牛也說

牛搏虎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
高皇帝文集載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
其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
入草莽不出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
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爲虎搏矣牛見上有
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咆哮

弄爪牙牛側二角而奔擊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聽其自終據是則不惟牛果可以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爲主者古人豈欺我哉

白沙龍

馮翊產羊骨嫩第乙言飲食者惟馮翊白沙龍爲首天后號爲珍郎好食冷修羊以賜張昌宗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妝點芳草

午橋庄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群白羊散于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七

二百九十七

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也

剪幽記

杜郊公食羊

中朝故事郊公杜琮福壽少倫匹殮一日之費皆至萬錢西京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何自而來曰自鄜夏供相公食耳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受也

餐羊

葉文莊盛水東日記莊浪有餐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蓋地接西蕃偏方氣使然爾文莊嘗官陝西所記必其所見

一角羊

鯁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臯陶敬羊起坐視之

論衡

猪脾度淮

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于囊中取乾猪脾十餘納氣其中環繫腰間浮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猪脾蓋預備之者也遠游者不可不知

羝血解術

御厨不登羝肉太祖常畜兩羝謂之神猪熙寧初罷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八

二百九十八

之後有妖人登太慶殿據鴟尾旣獲索羝血不得始悟太祖意使復畜之蓋羝血解術云

兔

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兔邪

上言

逐兔之犬終朝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

楊泉物

彼其才力志識大小各有定也若逐麋而欲兔乎顧逐兔而又欲得麋未有不兩失者也

菊道人

亳舍吉祥僧利有僧誦華嚴大典忽一紫兔至馴伏不去隨僧坐起聽經惟食菊花飲清泉僧呼菊道人

人

兔鬼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于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收鷹上鞬行數十步回顧其處復見兔走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出稽神錄

梟扶

后羿獵于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途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七 九 二百八十

梟扶君為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于逢蒙

九

二百八十

是日逢蒙弑羿而奪之位兔曰梟扶自此始也至今土人不敢獵取雲窻私志

昆吾

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鍊吳武庫兵刀俱盡而誠封如故檢得二兔殺之膽腎皆鍊因鑄為劍雄者曰干將雌者曰莫邪

黃奴

耒陽廖習之家生一黃犬識人喜怒願指習之嘗作歌云吾之家事惟有黃奴知

楊生義犬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隨後生飲醉卧於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覺犬乃就水自濡還即卧於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爾後生因暗行墮井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視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已許以厚報其人欲請此犬為酬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即不依命餘可任君所須也路人遲疑未答犬乃引領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既而出之繫之而去却後五日犬夜走還出記

章華犬

饒州樂平百姓童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必隨之比舍有王華同章上山林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華盤踞於地然猶未傷乃踞而坐章華叫喝且走虎又捨王華來逐童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童華被擒突出跳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其主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四其主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

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狀一夕而斃矣出原化記

陸機犬

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機任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賁書馳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出駟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啖肉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復馳還洛計人行五旬犬往還纔半後犬死還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之為黃耳塚述異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十一 三百七

齊瓊

唐禁軍大校齊瓊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假御史銜至于劇憲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囿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癢吐哺以飼齊乃

命篋牝犬歸以敗茵蓆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屠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犬加勤効又更律琯齊亦殂落犬嗥吠終夕呱呱不輒及懸窆之夕犬獨來足踏土城坳首扣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出述異記

大怪不驚

漢汝南李叔堅少時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請殺之叔堅曰大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大戴之以走家人大驚叔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十一 三百七

堅亦無所怪犬尋又于竈前畜火家人益驚悸叔堅曰兒婢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亦何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灾而叔堅終享大位出風俗通

犬非怪

少時袁繼謙郎中常說頃居青社假一第而處素多凶怪昏瞠即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莫遂安寢忽一夕聞吼聲若有呼于甕中者聲至濁舉家怖懼謂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窻隙中窺之是夕月晦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似黃狗身而首不能舉遂

以鍊搗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大驚吼而去蓋其
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舉
家大笑而安寢出玉堂閒話

詹材狗

德興詹材田舍民牝狗生子民至貧自無以食狗之
子母終日無所飼養皆瘦悴骨立相去半里鹿坡
王氏求其子婦餵於糟糠每食竟即掉尾返故處
嘔出所餐以哺母至莫復然雖風雨不輟彼鄉士
人爲賦孝犬歌屬和者盈卷軸其一篇云慈烏反
哺古所稱不聞乳狗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
東彙編 卷之五十七 三十五

社鼠國狗

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曰社鼠出竊於外入托於
社灌之恐壞墻董之恐燒木今君之左右出則賣
君以効利入則托君以安身此社鼠之患也公曰
豈其然曰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署表甚長然至酒
酸而不售問里人曰公狗甚猛人持器欲沽者

輒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上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
皆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
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惡也

犬歌

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
花今年猶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
家人並死

犬告急

吳生素養一黑犬出則隨行嘗大醉夜行墮池水中
狗咬其裾不得起乃奔歸家向家人鳴嗚哀鳴且
東彙編 卷之五十七 三十六

以身面旋作請行之狀其子未悟隣叟曰此犬汝
父所愛今彷彿乃爾得非汝父有難犬來相告乎
可急隨之其子秉燭同往見父已歿於池大慟犬
亦長嗥躍入池中而歿其子并葬其犬于父墓旁

犬姓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
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雜志

陸思俊犬

秀州呂氏老幹陸思俊家畜一犬甚馴凡七八年陸
夫婦繼亡遂空其室而局之犬猶日卧戶下俛俛

然或從求它處已復歸常作聲鳥鳥若有所尋索而悽咽者鄰人不忍視或以糟糠呼飼之亦不食久之肉消骨立長號數聲而斃

張殿直犬

涇州蒿店有巡檢廨宇率命班行領卒數百戍焉慶曆中羌人入寇巡檢張殿直者應援於外其家悉為蕃賊所俘虜既入賊境骨肉皆充實口其妻分隸一番酋俾主汲煬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望大慟而後歸其家一犬亦攘掠而得者常隨妻出入屢啣其衣吻吻而吠搖尾前行十數步回顧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三

又鳴如此者半歲妻因泣謂大曰汝能導我歸漢耶犬即躍鳴妻乃計曰住此不能生不若逝而死萬一或得達漢計遂決矣俟夜隨犬南馳天將曉犬必擇草木岑鬱之處令妻踰伏犬即登高阜顧望意若俟候者時捕雉兔啣至妻前得以充飢凡旬日達漢境巡邏者以聞訪其犬尚存乃好合如故自此朝夕所食必分三器以一與犬斯事番人具知之評曰犬六畜也惟養之慈既陷夷狄之域尚申思漢之心又能導俘虜之婦間關西歸可謂獸面而人心者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國者

斯犬之罪人也

全椒猫犬

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爲滁州守全椒縣結正一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庵頗幽僻常時惟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僱村僕供薪爨之役養一猫極馴每日在傍夜則宿于床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反凶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嚙味盜行又隨之至于四五乃洎縣市愈追逐哀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

六

三

鳴市人多識庵中大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庵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辨然數低首如犴伏狀即與俱還庵僧已死時已微暑猫守護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

狗不相食

眾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袍里有人將其肉飼一犬犬嚙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沈氏義犬

吾鄉沈處士恒吉嘗蓄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

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殮於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物之義如此

鷹背狗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風俗鷹鵞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一乃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畋獵之際鵞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盖凡物生三子必有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七

三百七

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于此

義犬塚

孫權時襄陽李信純有愛犬曰黑龍一日醉卧城外草中時太守鄭珣出獵縱火蕪草信純卧當順風犬入水湿身以救信純因斃於側信純覺而痛哭聞于太守太守命棺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姦婦狗報

會稽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

謀欲殺然然及妻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戶倚張弓拈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食惟注睛舐唇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秦邦犬

永樂初淮安秦邦家業饒裕止生一子尚在襁褓然好貨殖四方時年四十將買舟貿易于京師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家畜一白犬經數年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開舟犬忽呼號躑躅躍入舟內銜邦衣裾若有阻行之意邦不悟遂挈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大

三百七

之偕行舟次張家灣夜邦與舟人醉卧于蓬底有寇王甲王乙者率兇徒各執利刃登舟俱被刺死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王甲被齧右手幾殞王乙持刀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攜舟貨埋邦屍于水濱而去犬潛尾二賊到家默認其處晝則乞食於外夜伏水次守邦屍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聖駐節忽見白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希聖異之曰此處必有冤令吏卒從犬足跡地處掘開果見邦屍犬悲號屍傍不去希聖曰此

必故主被人謀害但不知兇身何在犬能指其
乎犬搖首遂行命吏卒隨之里許至一室二賊方
與衆親會飲犬徑入先銜王甲衣裾次齧王乙足
履吏卒執縛二賊至御史案前考掠未服希望狐
疑之際忽一人啼哭而至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
主貿易於此被二賊劫財殺主某亦被刺于水幸
而不死此屍即吾主也二賊遂伏罪希望問成案
牘奏聞處斬尋追賊給主棺之其僕扶昇主
柩還鄉白犬亦隨到家晝夜悲慟側時或悲號
見者墮淚許氏卜宅兆安厝白犬隨柩至墳營葬

犬報商冤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
挾重貲因乞施馬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
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僕二即以帛縊商死埋寺
後坑中以二僕屍壓其上實之以土盡取其所有
越二日有貴官因游賞過其寺寺犬鳴嗥不已使
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大至

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
呻吟之聲乃商人復醒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
聞于朝盡捕其僧實於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
止嗚呼僧不大若也哉

僕狗

左氏傳曰國狗之瘦無不噬也杜預注云瘦狂也吉
世反宋書云張常為獠犬所傷食蝦蟆而愈獠居
例反亦云征例切狂犬也或有謂杏仁亦可以治
犬傷

尾君子

郭休隱居太山畜一獬豸甚重恪不渝規矩呼曰尾
君子

峻青宅

李道殷華山道士山栖谷飲有奇術攝伏鬼神畜一
黑獬豸呼為臂童道殷於庵側古松上以茅草岐
稍營一巢為臂童寢息之所名曰峻青宅

楊子度弄猴

蜀中有楊子度者善弄胡猴于闌闌中乞丐于人常
飼養胡猴大小十餘頭會人語或令騎犬作忝軍
行李則呼殿前後其執鞭驅策戴帽穿靴亦可取

笑一時如弄醉人則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來輒不起御史中丞來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來胡猴即便起走眼目張惶伴作怕懼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實巡檢內外主一日嚴重人皆畏之故弄此戲內廐胡猴縱絕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蹻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獲者三日內豎奏楊于度善弄胡猴試令捉之遂以十餘頭入聖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內廐胡猴亦在舍上窺覩于度高聲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猴來手下胡猴一肯上舍齊手把捉內廐胡猴立在殿上蜀主大悅因賜楊于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三

三

度緋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內臣因問楊于度胡猴何以教之而會人言語對曰胡猴乃獸是不會人語于度緣飼之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內臣深訝其說則有好事者知之以多靈砂飼胡猴鸚鵡大鼠等以教之故知禽獸食靈砂尚變人心人食靈砂足變凡質出野人問話

獼猴

獼猴見僧即必圍繞狀如供養戎瀘夷獼亦啗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禪則必相悅而來馴擾之逡巡眾去唯留一箇伴假僧

偶坐僧以斧擊將歸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擊之然眾竟不之覺又被入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于野逕乃削木棒可長一二尺者三五十條于側邊其猴啗糟醉後拈棒相擊脚手損折由此併獲是知嗜酒者得不鑒斯獸之賈害乎出北夢瑣言

四更

唐王績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相訪自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為猿升木而去出樹萱錄

猴多智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三

三

猴詩謂之猿性躁而多智嘗記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隣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俱亟走救火於是群猴遂脫去其狡智若此出汀州志

王伯溫猴種

宋末郵人王氏貧家也以販馬為業畜一猴於廐下其妻夏日醉卧猴適在側因登其腹而合焉妻初以為人也不之拒及醒乃大恚夫婦托言猴有奸意乃殺埋於屋後自是有娠生二子厥狀肖馬及長皆精敏好學累薦而不獲登一夕二子同夢白

衣老父謂曰女父芥處甚佳恨稍下能移上丈許立至富貴二子不解曰吾父故在也是何言以告其母母知其言夜半潛移其穴是舉二子登科俱至通顯卽應麟應鳳也寧波人至今傳之豐進士坊云曾見伯溫遺像酷類猴馬生說

猴成毬

朱謙之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游歷將至五峰馬上遙見山中草木蠕蠕如動疑爲地震馭者曰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呼群衆跳踉而至扳緣頭目胸項手足袞成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五

三三

道州侏儒

道州民侏儒見於白樂天諷詠今州城罕有唯江華寧遠兩縣最多餘少概過其處詢諸土人云皆感獼猴氣而生者也猴性畏竹扇聲富家婦每妊娠就寢必命婢以扇鞭扣其腹則猴不敢近貧下之妻無力爲此旣就睡往往夢猴來與交及生子乃矮小成侏儒兩縣境接昭賀去九疑山五十里皆瘴癘之地山嶺之上猴千百爲群相挽引殊不畏人其精鬼又能爲人害如此

猴奕

西番有二仙人奕於山中古樹下一老猴於樹頭日窺其運子致思之法因得其玄祕國人聞而往觀仙者遁去猴卽下與人奕遍國中莫能勝國王以爲奇進於中國詔舉朝能奕者與較又求四方高手有名者敵之皆敗或言楊靖之能時靖方以事係獄詔釋出之靖請以盤滿置桃實于前而奕猴心牽于桃遂連敗詔殺其猴

胡孫子母

瀛洲團練使李廷渥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母胡孫爲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五

三九

獻于甚小繫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爲鴟所搏母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一旦嚙韋繩而逸去捕之莫見忽於庖中竊肉置瓦溝上身潛屋隙間候鴟下攫跳而擒之遽挾雙目次除兩翅乃攜至廐舍緩剖其腹磔裂腸胃陳之於前哀號數聲以祭其子然後寸寸斷之肉皆析爲縷烏廐吏驚報廷渥覩之歎息遂令人送入山中噫天性之慈尤甚於人其樂府之言黃臺之詩見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如禽獸悲夫

白猿竊婦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徽別將歐陽紇畧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是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即已失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遂追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險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綉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栖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巖翠竹之間皆見紅綠間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謾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嘆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闊

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醕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絲練縛手足于牀一踴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

射如注乃大嘆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
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
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枕九人世所珍
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
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
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着帽加白袷被表
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
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
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
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飄然而逝半晝往
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
就諸牀鸚戲一夕皆周未嘗寐然其狀即猥獍類
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為山神所訴將得
死罪亦求護之於眾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
磴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
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
峻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
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純取寶玉珍麝
及諸婦人皆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純妻周歲生一
子厥狀肖焉後純為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惣善愛

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于難及長果文學
善書知名于世

裴化

楚江邊有一漁者結茅臨流唯一蓑衣小舟輪竿而
已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
之畧無慙色亦不言其姓氏識者皆以為漁隱或
有問之曰君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漁耶漁者
曰昔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于青史皆以為
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
漁高尚乎漁人之漁高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

明月風和浪靜得魚供庖宰一自足餘則易酒獨
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深歎伏之
一曰有一人挈一小猿經于此其漁者見之悲
號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愴戀之情其人
甚怪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曰是余前年中所失
者是一山僧付與幸垂憫察以見賜庶余不負山
僧之義其人驚念遂特賜之漁者常恩養是小猿
經一載忽告漁人輩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屬今
日辭爾輩歸之遂跳躍化為一老猿携其小猿奔
走不知所之

出處
湘錄

老猿戀主

王仁裕嘗從事于漢中家于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
猿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
則聲聲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廢繫稍解逢人必
齧之頗亦為患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
鞭箠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
高廟有長松古柏上鳥巢不知其數時仲春日野
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越于樹梢之間遂入漢高廟
破鳥巢擲其雛卵于地是州衙門有鈴架群鳥遂
集架引鈴主使令尋鳥所來見野賓在林間即使
釋史彙編 卷之三 五七

无

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就勢
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溪洞中人方回詢問未
畢野賓已在厨內謀餐矣又復繫之忽一日解遂
入主帥厨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穢汙而
後登屋擲瓦拆塼主帥大怒使眾箭射之野賓駢
屋脊而毀折塼瓦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
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使
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猴乃使召
至指示之曰速擒來于是大胡猴躍上衙屋思之
踰垣焉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沾體而伏

亦不甚詬怒眾皆看而笑之于是頸上係紅綃一

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

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栖宿免勞

青嶺夢躋攀應慙碧雲心三秋果熟松稍健任抱

高枝徹曉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繫在

山家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

蜀行次嶓峽廟前漢江之壩有群猿自峭巖中連

臂而下飲于清流有巨猿捨群而前于道畔古木

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尚在從者指之曰此野

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及登嶓

峽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叙回溪之際尚

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嶓峽祠

邊漢水濱此後連臂下嶓峽漸來仔細窺行客認

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縲夢松餐非復稻粱

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

出王氏

狙獼朝廟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一日狙群聚于祠旁有千

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

月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獼朝廟

猿母中箭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墮地而歿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白猿精

東海王中丞官山東時嘗問吉凶于白猿精臨且別猿語王云汝曹母以人身容易而輕令失之我修道八百餘年尚未得脫猿身在夫有以醒之野猿卽一字而離形無以導之狂猥卽多劫而滯殼故迷則種種生滅悟則種種不生不滅

孫供奉

有畜秦吉了者夷酋買之吉了不食而死唐昭宗時有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溫篡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溫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平陽林景熙謂李陵事虜馮道濫祿不若二物也其詩曰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瞢瞢長樂老閹代如傳舍

緋猿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綵殷鮮真爲奇獸夫猿但猥猥之其色青白玄黃而已今則豈可窮其類哉其能伏鼠多群行啼者善其音淒入肝解鬱合

方知當一部鼓吹豈偶鼃聲者哉

猿

猿者猿狖之屬其雄毫長一尺八五者常自愛護人披錦綉服也極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爲座者是也生深山中群隊動成千萬雄而小者之猓奴獵師採取者多以桑弧擣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聞人大聲則捨群而竄拋一樹枝接一樹枝去之如飛或于繁柯穠葉之內藏焉好獵者必取之其雌與奴則緩緩旋食而傳其樹殊不揮霍知人不取之則有携其子至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則拔其矢懸之還而無氣則折而之頃眉愁沮攀枝蹲於樹巔及棄作拙掣手足相散臨墮却攬其枝如是者數十度前後驅嗚吟之聲與人無別每口中涎出則悶絕墮在半樹接得一細枝懸身移臂力所不濟乃墮于地則人犬齊到斷其命焉獵人求嘉者未獲則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則解適其子摘去復來抱其母身不離乃母子俱歟若使仁人觀之則不忍寢其皮食其肉矣昔鄧芝射猿其子拔其矢收水葉塞瘡芝曰吾違物性必將歿焉於是擲弓矢于水中山民無識安知鄧芝

猓奴

卷之三

三

之爲心乎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七終

卷之二百五

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獸類四

街蟬奴

後唐瓊花公主養二猫雌雄各一有雪白者口銜花朶其烏者惟白尾而已主呼爲街蟬奴崑崙娼已

白雪姑

予在葦穀至大街見揭小榜者曰虞太博宅失去猫兒色白小名白雪姑

稗史彙編卷之二百五十八

猫王

景泰時西番貢一猫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諸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伏死蓋猫之王也

猫不過江

北人云猫不過江過金山即不捕鼠厭者至金山剪一紙猫投水中則不忌牛不過嘉興金牛橋過者即入水厭者涉水而渡則不忌此理不可曉恐即鸛鵒不渡濟橋不渡淮之類乎

斑狸化形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爲幻化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爲無不可但張司空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遂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書生不從遂詣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畧三史探賸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歲八儒撓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則是狐狸書生乃曰明公當鑒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惜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請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問置甲兵欄騎當是疑于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禦防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魑魅忌向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唯有千年枯木無之則形見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乃遣人掘之

稽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二

三

使人既至華表歎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于華

表空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將還至洛陽而變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

出集異記

風狸

風狸狀如黃狸食蜘蛛蜚則拳曲如蛸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如乳汁治大風疾奇效

狼

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臣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

述異記

稽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三

三

蕭願爲貓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貓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傳貓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貓得鼠未常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常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魚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搏好貓

張搏好貓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斑四曰佞

續五日錦帶六日雲圖七日萬貫皆價值數金次者不可勝數記事殊

貓異

貓目睛且暮圓及午豎欹如線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閨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貓有褐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色異貓一名蒙貴一名烏員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貓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蚨蝶士人往往見之世西陽雜俎

狼狽

狽

狽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脰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虫所作也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一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山西陽雜俎

四

三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取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聞獺嗜鱖魚乃不避死可以此誑之乃畫板作兩鱖魚懸置岸上於是群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

獺

獺

曰獺能畫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也山陰齊誌記

養獺

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孔前獺即不敢出去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既多然後自喫喫飽即鳴榔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出朝野僉載

山獺

山獺出宜州溪洞中俗為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

狽

狽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脰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虫所作也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一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山西陽雜俎

五

三

洞療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傳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爭來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勞

杜郎中

杜涇郎中榮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為醫業業稍給買里中王氏驢僅高四尺然有力善鳴能馳遠涇日夕乘跨而好醉後驟騁亡度稍緩則痛鞭之于是每施鞍輒縮栗悲嘶為恐懼意初不知其有懷恨思報之心嘗往下村晚飲回及中途距家猶十里欲急歸扣鞭愈切小童不能追負衣藥筒居後馳

忽蹶墜涇于地未暇起爲所踴齧食其肢目
未絕驢悵悵獨還家人驚異謂必遭虎狼之厄而
視驢口吻皆有血諸子秉炬到其處涇尚負蹄
言昇之到舍而死

王粲驢

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落釵
其二曰遠游其三曰驚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臨
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

驢犬免難

戴誠孟德往山西遼州雇一驢至山中忽不肯行從
者曰此必聞狼腥也亟引入道旁空室中有項群

神東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六

三百廿一

狼至凡百餘頭稍遲齏粉其口矣孟德畜其驢終
身顧公源之父爲山東教官與妻各跨一驢之任
大霧中妻子迷失道父見一白犬吠其前不去乃
祝之曰豈吾妻子有厄也犬有靈率吾以去犬長
號前導五六里而止霧霽妻子乃墮一古坑中
垂絕矣援出之而免時公方五歲官至都御史
高年以卒不偶然也

衛子

世云衛靈公好乘驢車故世目驢爲衛子或曰晉衛

玠好乘驢故稱衛子或曰驢出衛地故謂驢爲

狐升座

知泗州李文相晨起太早脫冠服寢公座退食於
及出見一衣冠者在座以爲使客相訪也趨下
之乃一老狐叱之裂冠毀裳而去是歲得疾不起
又席文襄公爲禮部尚書上任日一狐據公座
叱之不退公至乃隱不久目眊而薨然則狐升座
信非佳徵也

狐假子路

東昌宣聖殿設空牀木像正德中費公子路忽人語
云吾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敬事我我
能爲剖析嫌疑否者災于其邑好勇之名女等聞
之乎廟人傳說人爭祭奠令祭者暫出閉門久之
入視肴核都無餘者遂談其家隱事一郡爭赴土
夫過者皆往問他日有御史經其地以爲子路賢
者縱有靈不應貪饗至是此必妖也多設燒酒於
觴勸之曰公勇士豈可少飲爲樊噲小豎子於爾
大喜恣飲俄而無聲令隸遍尋得一老狐寐於承
塵上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即撲殺
之了無靈響

神東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七

三百廿五

神東彙編

林青

狐精

千百歲之狐竊造化之氣或化為男子或化為婦人或談說理道或行汚媚往往見于野史小說文中子亦言之若玄猿解通人性變形更易如孫恪娶袁氏女有年矣後經南海袁欲遊峽山寺見野猿聯臂而下袁氏題曰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擲筆復化為猿蓋此輩妖魔惟遇剛方有道之士則不能遁形而肆怪也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因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嘯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八

八

叫藻愕懼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嚀處

拊心啼哭今家八大小畢出其禍僅可救也藻如

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搜記

周府狐精

周府後山狐精與宮六三兒通弘治間出嫁汴人居富樂狐隨之謂三兒曰吾能前知兼善醫術汝若供我使汝多財三兒語其夫夫固無賴子也既聽之掃一室中掛紅幔幔內設坐狐至不現形但響嘯呼三兒三兒立幔外諸問卜求醫者跪於前

在內斷其吉凶無不靈驗其家日獲銀一二兩時

某叅政之妻患血崩衆醫莫能療叅政不得已使

問之狐曰待我往東嶽查其壽數去少選復嘯至

曰命未絕出藥一丸云井水送下夜半血當止矣

果然又服二丸疾已全愈叅政乃來稱謝以察之

狐空中與叅政劇談宋元事至唐末五代則朦朧

矣叅政嘆服聽民起神堂吾蘇李元璧客于汴病

喉勺飲不下者七日矣求狐活之以黃金一兩爲

藥直請益倍與之乃得藥一丸服之即瘥其神效

之迹不可悉紀正德初鎮守廖太監之弟鵬召富

樂索千金富樂言所得財貨隨手費盡無有也鵬

怒下之獄狐亦自是不至矣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八

九

狐呂

狐之相媚也必先呂相口接猿之相疊也

物之情也

梟狐喻

予偶作梟狐喻一首云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狐之妖媚不知人之爲梟狐者多矣梁蘇循爲禮部尚書敬翔謂李振曰循唐之鴟梟胡氏謂循之求相與溫之篡國何異朱溫敬翔舍已鴟梟而謂人鴟

梟益以循爲唐臣賣國求利故二人云狐有惟

能惑男婦以予觀之不獨真狐爲然彼鄧通韓

董賢諸人非雄狐乎妹喜姐已褒姒潘妃張麗華

輩非雌狐乎梟又名流離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

可爲炙狐亦有三德二物可鄙猶有可取人之爲

梟狐者何如哉

馴狐

宋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儋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

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

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

消息與人傳

馴狐戲學仙

客

夜飛鳴報老禪

狐書

物怪中惟狐最盛世傳劉誠意得狐書未知是否以

余聞秦叔豹所言溫州狐事則尤奇云溫有一士

微時嘗讀書山中夜半起而獨飲忽有美婦自開

窓冉冉而下容色殊麗士意當爲狐無疑與之對

飲狐竟醉士則倒一空麓投狐入而固緘之已而

狐醒不得出遂叫曰秀才出我我異日必有以報

者士度狐已困又其言頗有會輒問曰何以出汝

狐曰不須開麓第去汝所緘封者我出矣士早

其請狐即潛出變而爲老人形談鋒百起士不敢

望也自是士試于府縣學使者其題目名次無不

前知獨科場狐不能入有諸天神守之然士所中

年分名第亦無不前知者士所任地方及遷轉日

日又無不一一前知凡十數年間事狐皆旦夕預

爲之商畧居然著蔡也乃人不聞不見士自聞自

見耳士以是名曰高居久之進御史中丞狐一日

旋跽而謂之士作而曰乃公亦行此禮乎狐辭曰

公今威重吾不敢逼吾分與公絕矣此狐影響竟

滅豈物聚散固有緣耶緣會而來緣謝而去即有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八

十一

伎倆余恐其無所施矣

西域鼠

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

白然帶以金枷商賈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

留人衣裳釋道安昔在西方親見如此

火鼠

不燼木火中有鼠重十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

火中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其

毛織以爲布作服若有垢澣以火燒之則淨

磳鼠

北方層氷萬里厚百丈有磳鼠在水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十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尺可以爲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其尾所在鼠即聚焉今江南食草木爲灾皆此鼠也

出神異記

拱鼠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躍而去秦川中有之

出神異記

鼯鼠

鼯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十餘斤出

神異記

卷之二百五十八

十三

二二九六

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灾及爲惡者鼠輒入其

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

鼯鼠者治其皮飾爲帶頗能遊芻爲其三毛出於

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寶之

出神異記

義鼠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通相咬尾三五爲群驚之則

散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成都有之

出神異記

唐鼠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三四寸腸時亦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鷄犬

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尺三年易之俗呼爲唐鼠城固川中有之

出神異記

白鼠

白鼠身如皎白耳足紅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當獲金玉云鼠五百歲卽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

出神異記

鼠兆

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腰帶爲鼠齧楊遵彥以俗事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後齧其鞶帶彥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爲吏部尚書

神異記

卷之二百五十八

十三

二二九三

何關人事

出神異記

鼠報

寶應中有李氏子家於洛陽世不好殺故未嘗畜狸以底鼠也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于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

出神異記

鼠異

許昌郡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于冊書一日晨興出視事京帶已畢左手引韉足未及入忽有一巨鼠過庭比面拱手而舞入座士美大怒驚叱之畧無懼意因擲韉以擊鼠即奔逸有毒虺墜于韉中向無鼠妖則必致臙指潰足之患參寥子曰象鳴鼠舞不恒爲災大人君子遇之則吉出史

鼠狼救子

相國張文蔚莊在東都栢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坩土恰容蛇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八

十四

三百四十四

頭伺蛇出穴裏入所坩處出頭度其廻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嚙出四子尚有氣置之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之出此夢

鼠產

鼠子生依月數如五月五子六月六子之類陳守陽云兔產亦然嘗十二月得牝兔剖之得十二子又兔將吐子口中先吐涎沫數合乃產

陳二公公

吳興姚察少時宿于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勿卿曰

一人曰勿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即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勿卿曰誰曰向與而語者何人也荅曰陳二公公即鼠也察曰而何人荅曰我牀頭醢面銅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早起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盃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爲鼠所毒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察家日以昌果仕陳至吏部尚書人人呼醢面盆爲勿卿鼠爲陳二公公由此也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八

十五

三七十八

毗狸

澠水燕談載契丹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王膳公相以下皆不得嘗比使嘗携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嚮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畏日爲隙光射輒死續揮犀載刀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拔支餞行三疋裂密賜十毗狸蓋亦竹獮狸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野語

石鼠

石鼠專食山荳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如神謂之石鼠肚

鼯鼠五枝

本草謂螻蛄為鼯鼠即荀子鼯鼠五枝而窮者謂之鼯鼠而引鼯鼠事全不可曉荀子注稱鼯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履身許氏說文言今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黍逐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枝本草之論其果然耶爾雅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六

于蟄曰天蟻也不聞有鼯鼠之說跳曰一名碩鼠于鼯鼠注雖引蔡邕螻蛄之說郭璞以為形大如鼠頭是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為鼯鼠則與蔡說不同於鼯鼠夷岫注云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又與蟄不類郭璞鼯鼠贊曰鼯之為鼠食煙栖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又藉孕婦人為大任鼯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能執應氣而化翻飛駕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是鼯鼯判然二物非蟄明矣前輩詩用鼯處極多韓愈詩猿呼鼯嘯鷓鴣啼蛟龍出沒程鼯

號李白詩鼯啼桂方秋鼯鼯嘯呻夜杜甫詩呼弓

落鼯鼯飢鼯訴落藤蘇詩鼯鼯號古戍鼯鼯空

案俱不及于五枝黃詩雖云五枝鼯鼠笑鳩拙亦

不以為蟄前輩嘗以蔡說為非本草必因豈而附

益之不然則螻蛄之五枝偶與鼯鼯同因以名之

若鼠頭兔尾人立跳舞與飛孔人音次非螻蛄明

矣

錢處和鼠

錢處和參政好飼鼠為侍從居臨安每日食畢輒以大盆貯餘饌擊盆三下則群鼠累累然來食訖乃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七

去以為常泊遷政府鼠得復至以相距差近不惟也已而帥越帥閩繼挂冠歸里鼠至如初迨後錢

亡鼠乃不見

鼯鼠蟻虎

鼯鼠為郊牛孽書于春秋後來書傳鮮或紀載而十年以來吾鄉忽有百姓孫份家一黃牯在欄不食水草但定立不動往視之皮肉多剝缺成竅惟見兩鼠與常異其形絕小騰躍左右踞牛背齧嚼趾之不去搏之不得乃徙于他處鼠復來凡三徙避之皆不免牛竟死兩肉已穿空肉亦垂盡僅存

韓尔方牛遭害時似不覺痛惟極痒蟻虎者有人
自淮來得種比白蟻大三四倍放入蠶柱中少頃
蟻紛紛而墜腦上率有小竅才半日空群無餘都
陽人屋宇多用松困干蟻患無術可治惜此虎
之未多也是二物可謂創見而為人祥崇則殊

錢氏鼠狼

錢仲本為大理評事日其僕以五百錢就市買一鼠
狼黠而馴每于人于內取食戲擾于旁如素所畜
者嘗為猫所偏欺加搏噬奮前却攫之猫碎易而
退自此不敢復犯其捕鼠無論巨細遠近必追獲
審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六

搗其穴擒之官舍多以松板佈地有為鼠所齧破
而往來者輒亦深入而搜取之數月之間羣鼠多
掃跡殆絕隣臣朱評事家僕有數鷄警視稍不謹
中夜常為物登其背啄食至死他日專伺之乃鼠
狼也乘間執殺之剥其皮釘于壁錢氏失此驚物
悼惜不已久之鼠暴如故

鼠啣斧經

宋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植之祖也自幼好學名
聞江南初應舉將試有大鼠啣卷于前視之乃斧
經注疏也鎬異之取以熟讀及入場果試題其

中遂登第仕至龍圖閣學士

鼠異

元乙未年江淮間羣鼠擁集如山尾尾相啣渡江過
江東來湖廣羣鼠數十萬渡洞庭湖望四川而去
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
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斃

嘉靖二十年辛丑一夕大風雷南京聚寶各門外死
鼠如山積各倉鼠遂少異哉

麝

商汝山中多麝絕愛其膻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即自
裨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十九

接高岩舉爪裂破其香就繫而死犹拱四足以保
其膻李商隱詩曰投岩麝退香許渾詩云尋麝采
生香是也猯類鼠而大尾長金色川峽深山中
以藥箭射之取其皮為卧褥被坐毯之用甚愛其
尾既中毒即噬斷尾以擲之惡為身患杜甫詩云
猯擲寒條馬見驚蓋輕捷喜緣木猶猯之類也聲
牛出西域尾長中國取以為纓人或射之亦自斷
其尾左氏所謂雄雞自斷其尾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急則挾其膻投諸莽遂者
焉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

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麋也

猩猩銘

唐裴炎猩猩銘序云與之酒兼之以屐可以就擒刺血問與多少隨所叩而得弗如此弗肯與里人將烹之乃自推其肥泣而遣之有客曰此獸何其愚一僧謂客曰獸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覲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外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二十

猩猩贊

猩猩贊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逾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卧養真出史國

封溪猩猩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來事封溪令以帔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知也出餘載

渾沌

崑崙山有獸焉其狀如犬其尾四尺似熊有兩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而短食經遇人有善行而往抵觸之有凶惡者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爲渾沌春秋云渾沌帝鴻氏不才子也一名無腹一名無耳俗云一名無心空虛無爲常咋其尾回轉仰天而笑

熊館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踞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素馳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二十一

博物志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素馳知水性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掘之輒得水又格物論謂馳有電性能知水脈識泉源風將發則引頸而鳴負重致遠方可千斤日行三百里

豺

似狗而長尾遇狗則拜獸特畏之

野狼

肇慶府志云山出野狼眼在背上能食諸獸

獬廌窮奇

獬廌見聞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均是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

誕俗

西方大荒有獸焉其狀如兔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可而否言惡而善言疎而密言遠而近言皆反也名曰誕俗一名欺一名戲俗謂其肉美

狒狒

狒狒贊曰狒狒怪明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蔽其目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八

三

三百

終亦號咷反為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喜笑笑則上唇掩其額故可釘之髮可為髭血可染衣身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

猢猻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猢猻一名為馬化或曰獲伺

行婦女年少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

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多不免此物能別男

女氣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為家室

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

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

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不收養

之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

楊率皆是猢猻馬化之子孫也出搜神記

豺狗壓油

山東有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無人跡處必祭山

神求一豺狗相送餚熟先以飼之遇虎躍升其背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八

三

三百

而渴虎即漬肉每夕人露宿樹下豺溺而圍之百獸欲避其地海旁有屈民處無葦之屬油不可致有一等鳥如鴨口呼其名曰壓油壓油土人捕得以此石壓出油拋之海中又活四五日仍飛繞其村人又壓之出油為供乃知天之不乏人用如此

宗彙

貴州思南有山曰甌峰居大山中其形若甌故名山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產艸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彙類獾獾也

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
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適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適至
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
王月以繪于衮者取其孝也子弟尚賢文淵謫思
南聞其土人言如此

獾獾

獾獾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十尺善走以
人為食遇有道之君即隱藏否即出食人

方輝

弦超入泰山遇一物如獐頭若婦人髮警簪珥悉具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八 五

歸語智瓊瓊曰此方輝也五百年一見見之者壽

斑子

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岐其牝好
傳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
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
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又求脂
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
夜俱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輕音
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
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卧無慮也人宿樹下

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樹以手撫虎頭曰班子
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其謹
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耕地
植並是山魃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
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天祿

昌意至河濱見一獸如牛身有文甲鼻生采角五光
灼煥流及三文問于北辰老叟叟曰是謂天祿見
之者生子必叶水德而王

果然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八 五
僞唐徐鉉吳錄曰九真晉浦縣有獸名果然猿狖類
也色青赤有文屈樹上吳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交
州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猿犬面尾長腹圓斑
文皮可為褥麗好溫煖唐李肇國史補曰南州人
取一果然而數十果然可得蓋果然不忍傷其類
聚族而啼雖殺之不去也此獸狀而人心薄俗有
不如者果然大類猩猩

師親

少昊出野遇一獸牛首而人身驚歸告皇娥娥曰
予聞之帝子牛首人身其名師親見之者百

臻天將福汝汝何妄驚乎帝乃釋然出池子

花蹄牛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純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帝使輦洞石以起望仙宮迹在上皆如花影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立于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惟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

窠窠封豨鑿齒

淮南子應劭注堯之時窠窠封豨鑿齒皆為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故長楊賦亦封豕其土窠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八

二十六

窠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

馬見愁

西城有獸如大舍水嚙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爲馬鞭一楊即走謂之不須鞭

藥獸

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長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一草一蟲搗汁服之即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何蟲疾久之如方悉驗古傳黃帝嘗百草非

曰黃帝師藥獸而知鑿齒

貌

狗緞國獸一獸名貌吳大帝時尚有見者其獸善遁入人室中竊食已大呼人覓之即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喚汝已而開拳曰貌

懶婦

懶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禾苗人以桄軸織絰之器挂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皆有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八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八

二十七

二百五十八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禽類上

禽鳥總論

鷄屬惡其類鴛鴦玄鳥愛其類惡其類者相值則相搏鴛鴦狀類鵲長尾丹嘴鴛鴦匹鳥也與燕二鳥朝奇而慕偶愛其類也 鴛以水言自北而南鵲以山言自南而北鴛音雁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于江干之上故字從干 鵲亦音雁中春寒盡雁始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九

一

三

北向燕代尚寒猶集于山谷岩罅之間故字從斤 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白鵲相視而孕 鵲鵲晴交而孕鵲交者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也鵲乾鵲也音感者上下飛鳴則孕也鵲鵲狀類鳬而足高相眦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雛 鵲巧而危鵲桃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鵲閑東人呼曰巧雀亦謂之巧女喙尖取茅秀為巢夾以絲麻若紡績為巢或一房或二房懸于蘆葦之上枝折巢敗巧而不知所托

禽鳥異性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九

二

四

鳬鷺之雜鵲鷺之潔鳬鷺鵲屬色不純正故曰雜鵲 白鵲山鷄行止閑暇鵲鳴而草衰澤雉啼而麥齊澤雉如商鷄季春之月始鳴麥已平隴也鵲鵲爾雅謂之鵲即伯勞也狀類鵲鵲而左傳謂之伯趙方言曰孤鷄鳴則草衰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蜚則霜露翥則露風禽鳥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一足鳥名曰商羊字統曰商羊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辨之于齊庭東方朔曰商羊聞鐘則鳴聞鼓則舞鵲鵲鳥名其羽可為裘以避極寒鵲鵲飛則隕霜露禽鵲也古今注鵲千年則變蒼又二千年變黑所謂玄鵲也子野鼓琴玄鵲來舞露下則鵲鳴也鵲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林鳥朝嘲水鳥夜掖山鳥岩栖原鳥地處林鳥朝之將翔也聚而噍噍山岩之鳥多不巢原鳥鵲鵲之屬是也靈鵲兆喜怪鵲塞耳鵲噪則喜鵲一名鵲鵲廣雅曰江東人呼為怪鳥聞之多禍人人惡之掩耳 駕鵲野則義參則搏水鷺澤則羣擾則逐月令曰田鼠化為鴽閑東謂之鴽屬肥謂之鵲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伏於草中馴養之久而見食則相搏聞也鷺野鵲也飛止大澤之

中群處既泰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鸚鵡
摩背而瘡鵠鵠剔舌而語鵠鵠出隴西能言鳥也
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瘡癒鵠鵠今人育其雛以竹
刀剔舌本教之言語又能作鵠鵠舞 扶老強力
鵠鵠友悌古今注云扶老禿鵠也狀如雀大者高
七八尺善與人間好啗地脯炙食之益人氣力行
走如奔馬鵠鵠屬爾雅曰鵠渠毛詩曰水鳥也
大于雀高尺尾尖長喙黑頸青灰色腹白飛則鳴
行則搖又曰鵠鵠在原兄弟急難鵠鵠共母者飛
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案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三 三百六

禽鳥異時

第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否梟在
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食之自飛去也 舒雁鳴
前後和群栖獨警舒雁飛則列行鳴則雌前呼雄
後應也夜栖川澤中千百為群輪序一雁不瞑遠
枝飛轉如輪更次以警衆 覆卵則鵠入水鵠臍
月鵠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冷則不暇卵取磐石
圖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鵠巢中磐石以為真
磐石可用也鵠伏卵則向月取其氣助卵也 宿
雁司夜行雁主晝雄翼掩左雌翼掩右爾雅曰鳥
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也左掩右雌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四 三百七

為鷺季秋之節雀入大水為蛤孟冬之節雉入水為蜃淮南子曰鷺化為鶉鶉化為鶡鶡化為布穀復為鶉順節令以變化也生物者乾之始成物者坤之終隨日變化成就萬物之性也

六燕五雀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一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鷗鳥越人以為乙鴻常一耳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五

鳥鼠

萬貫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述異曰一鳥一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宋蔡仲默傳以為怪誕不經不足信也有人過莊浪親見之鳥形似雀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即啞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與鳥偕入彼此狎昵有類雌雄者問之上人皆能說蓋蔡說據理天下亦有理外之事博物者不可不知

異物

漳州潘尚書榮為給事中日奉使海外忽一大鳥飛

集舟上形似鵲雀稍摩其掌海舟四五十丈為之搖捏不已良久飛去舟以幸免又泊舟一港忽風卷海波舟繼為斷幾欲隨流而去遙見海濱有赤燈數百明滅而東舟人云此蝦目也蓋海蝦成群而過云

禽鳥總論

鷗鷖鳥也鷖不知死鷗信鳥也信不知用鷗狀類鷗首有冠性敢於鬪死猶不知置是不知死也左傳云鷗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鷗鷖鳥也如鷗鷖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鷗鷖之別類羣鳴喈喈優優潮至則翔水響以為信反為鷗鳥所搏是能知信而不知所以自用也 鷗有文而貪鷗不擊而貪鷗狀類燕紺色錯出有文色水際伺蚌出啄而食之反為蚌所含緊閉其嘴滯死水中不知所食反以為害左傳云聚鷗為冠是也鷗鷖也不善搏擊貪於攫肉

禽鳥有智

鷗鷖能勑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鷗能平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虫自出鷗有隱巢木故鷗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戊巳日改

巢固而不能傾鵲有長水石故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奪其巢即啣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皆鳥之有智也

半翅

聖人貴智不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鰕魚性痴見八則樹其鬣謂人懼已也西方有鳥曰半翅者亦痴見入飛不過三四尺可以杖擊之而得鰕魚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水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禽虫善聞

科史彙編卷之五十九

禽虫之微善於格聞見于書傳者唐明皇生于巳酉而好聞雞置雞坊鵲場見之東城父老傳聞蚩亦始于天寶間長安富人縷象牙爲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啄其來遠矣惟南唐馮延巳詞有聞鵲闌干人獨倚之句人多疑鵲未嘗有聞意予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聞鵲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聞鵲闌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籍而往揚州橋觀聞鵲

爲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善養聞鵲方未反時啣吓鵲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四十餘人則古皆有之唐田令孜傳壽王好聞鵲數幸六王宅與慶池與諸王聞鵲直五十萬錢則鵲亦能聞也餘如鸛如黃頭黃雀青茅子皆善聞

禽獸上

師曠禽經張華注

平野曰鳥之屬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始於此鳳者羽族之長鳳雄鳳雌鴻前麟後蛇尾龍首魚文龜身燕領鸛領駢翼首戴德項揭義背負仁心抱義

科史彙編

卷之五十九

八

舉飛則群鳥從出則王政平國有道亦曰瑞鸛景純注爾雅云瑞應鳥也鸛項蛇頸燕背龜胸魚尾五彩高六尺許出爲王者之象瑞也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及禽獸則鳳鳥翔亦曰鸞鸞鳳之小者曰鸞鸞五彩之文三載始備也羽族之君長也鸞瑞鳥也鸞者鳳鳥之亞也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故字從變省礼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樂業則見其音如鈴鸞鸞然也周之文物大脩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也後改爲鸞一曰雞趣願

野王符瑞圖曰鷄趣王者有德則見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則五色而為名也鳳翥為舉百鳥從之鳳靡為叱百鳥瘞藏實鳳翔止百鳥皆從也鳳死曰靡焉死曰叱鳥啣土以瘞藏之

鳳皇子

漢書太液池中鳬雁子布滿充積用雁子甚佳王維詩簫箏穿荷葉菱花罥雁兒甚新易林曰鳳有十子同巢共穴以相依倚晉王獻之詩客從遠方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貨惟有鳳皇子山海經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園園古卯字

鳳鳴

鳳骨黑雌雄旦夕鳴各異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挾

九苞

鳳九苞一曰口包含不妄鳴也二曰心合度進退精也三曰耳聰達居高明也四曰舌詘伸能變聲也五曰彩色光文彩呈也六曰冠距朱南方行也七曰距鉞鉤武可稱也八曰音激揚聲遠聞也九曰腹文戶不妄納也

鳳皇過

陝西邠州人張雲達任汶川訓導言嘉靖四十三年邠州見鳳凰飛過由岐山地方而去其形甚大彷彿世間畫象飛則尾羽展開萬鳥隨之餓死者甚衆人取而食之時州申報當路欲奏以無據而止

諫珂

晉公出朝有鳥環之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鳥為狐裘之故非君若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

馴鳥

晉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于伍枝其鸞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百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間里聞之以為異事此無他不恃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必有蛇鼠狐狸鴟鵂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

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其于蛇鼠之類也。

烏鳳

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頸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尾毛一簇，冠尾絕異，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又能為百虫之音，生左右溪洞中，極難得，然書傳未之記，蓋由人罕識云。

比翼鳳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雌曰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雌曰南。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十一

二十九

觀諱，摠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于長桐之上，人以爲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與之瑞也。

山鳳皇

山鳳皇狀如鵝雁，嘴如鳳，巢兩江深林中有卵，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獨留一窠，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即發封，不成窠，殺之，此亦異物，然未之見也。

桐花鳳

李贇皇西桐花鳳，弱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听多植。

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如玄鳥，來集桐花。

以飲，朝露有名工，繪于素扇，戲作小賦，書其上。其略曰：續茲鳥于珍簫，動涼風于羅薦。發長秋之清香，掩短歌之孤嘯。今川扇一種，以青紙爲地，畫人物花鳥于上，此其遺製，劉續霏雪錄云：即東坡詞所謂綠毛公。鳳俗名倒掛者，唐僧隱蠻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叢花裡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劉言史有題蜀客楊生江亭云：雲絲蜀客涕沾衣，歲盡長沙未得歸。腸斷錦城風日好，可憐桐鳳出花飛。李之儀有阮郎歸一詞，詠倒掛云：朱唇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久安排，枝頭開未開。鬼影斷，恨難裁，香心休見猜。果知何遜是仙才，何妨如夢來。自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日不去，入暖之無所害，尤爲異也。

白鳳街書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中而下，立于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起，熟視之，遂焚香，親受其書。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十二

三十

命宮人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嘗多教慢今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蔽族屬內則三夫人僞位外則使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罪惡更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賜死不復容生貴妃極惡之令宮人秘此事不聞於帝其鳳尋飛去其書藏于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白鶴

鼎采青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鵲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二絕繫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

鶴庭

呂顯為鉅鹿太守初下車夢一白衣老父謂曰明日庭中下一鶴即我也覺而異之辨色起披衣而待果有一鶴至庭口中垂一紙函啓視有八字云東善西惡南冤北罪自後每聽訟鶴輒鳴舞于庭顯隨其所向斷人曲直毫厘不差百姓以為神名其庭曰鶴庭顯去官鶴不知所往

異聞志

遠法師射鶴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窟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觀之已死巢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於是放弩發善提心

警鶴鳴

風土記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鳴而相警東坡詩云由來警露鶴

白鶴

輿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少半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十四

三

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城民非何不學仙家累累遂高上衝天柳江集漢始元元年蘇耽感神授以道術一日忽洒掃庭除曰仙侶至矣俄白鶴數十來集化為人天服粲麗耽入白母曰耽當神仙不得養因留積日有所乏可叩之明年郡有疾疫可取庭前井水橘葉以救之言畢升天而去後有一鶴來至城樓少年彈之乃以爪攫樓板成字云風淅淅兮雨淒淒城郭是兮人民非三百甲子今來歸我是蘇耽彈我何為二事甚相類遼東城門人頗稱之柳江城樓少有述者

軒郎

韓中書卿舒雅作雀賦有曰眷彼軒郎治此松府

相鶴訣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丹頸碧毛羽瑩潔脰纖而脩身聳而正足癯而節高頗類不食烟火物乃可謂之佳鶴也望之如鴈驚鷺鶴然斯爲下矣養于淨室必近水竹給以料必脩魚蝦畜以籠飼以熟食則塵濁而乏精彩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待其餒食於閣遠處拊掌誘之則奮翼而唳若舞狀久則聞拊掌而起此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十五

食化豈若仙家和氣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種恐未

易得惟莘亭者足有龜紋差強耳

山家清事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游于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子毛落而黑羽易三年頂赤而羽翮具七年小變而飛搏雲漢復七年舞應節而晝夜十二時鳴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毛落而翮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污或即純黑而腦盡成膏矣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孕千六

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鷺鳳同群出胎化產爲仙

人之騏驎耳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

軒於前故後指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

漢故毛豐而肉踈且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

天壽不可量所以體兼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

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

蓋羽族之清崇者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鶴隨時而

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不集于林木也其相

曰瘦頭朱頂則冲霄露眼黑睛能視遠隆鼻短喙

則少眼駐故解反頰能得宅耳則知時長頸竦身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十六

則能鳴鴻領燕膺則體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

驚腹則伏產軒前垂後則會舞高頸粗節則足力

洪脰纖指則好翹其經本浮丘伯授王子晉崔文

子學道于子晉得其經藏嵩山石室淮南八公採

藥得之遂傳於世

畢方鳥

武帝時有獻獨足鶴者食之百物不肯食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見之奏曰此畢方鳥也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山海經章我之山有鳥如鶴一足名曰畢方見則有譌火因勅

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及

鸛鵒裘

相如文君用鸛鵒裘當酒長沙浪士王洸與名娼董和仙谷爲麗服金鸛鵒狀獮爲相如錦久而都下亦効之

孔雀

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採其雛育之喜臥沙中以沙自浴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歲一脫尾夏秋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以猪腸及生菜惟不食菰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七

羅州孔雀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每數十爲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栖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驚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步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鮮百毒人食其肉

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鷄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出紀

孔雀媒

雷羅數州收孔雀雛養之使極馴擾致于山野間以物絆足旁施羅網伺孔雀至則倒網掩之舉無遺思案說文曰率鳥者羈生鳥以來之名曰圍字林音由淮南萬畢術曰鳩鵒致鳥注云取鳩鵒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博物志又云鳩鵒一名鳩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大

巫雀

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府二千石諫議大夫博士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羣臣皆賀而獨不賀何也對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恐後有巫爲國害事者朔因謝疾去其後卒有巫蠱之事朔傳

松雀立化

無爲軍巢縣柘臯鎮永寧院有雀栖于庭松累日不去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猿鳥解語

予曾見吳中求吃婦人携一鳥如麻雀黃頭之類以紙錢二十許大踰寸各書字于面分列几案復聚而雜之使鳥銜之擺列一如初然則鳥不獨解語言又識字矣又今時丐者繫一猿猴時易以男女衣服丐者口唱雜劇猿猴應聲亦作哀樂之狀此不特解語言又解性情矣凡此皆由教之而馴馴之而化乃爾彼劣子頑夫悖逆而教亦不善豈特視此鳥猿猴不若耶

五色雀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九

海南有五色雀每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否

安息雀

安息雀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甕

雀報復官

圉人魏尚高帝時為吏有罪詔繫獄有萬餘頭雀集獄棘樹上附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有頃詔還故官出汝南先賢傳

雀目夕昏

雀目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目

是也鵲鵲夜察毫末晝瞑目不見丘山物殊性也出感應記

義鴈

雁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米未見言其義處至于詩賦之咏亦或特憐其孤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雁置于中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其一也又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拂除不祥一雁偶為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墜而死真義雁也

雁足書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二十

宋咸淳癸酉元國信使郝經被留真州南北隔絕者十五年時居忠勇軍營新館有以生雁饋者經因作詩以帛書云零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蠻臣有帛書並署年月姓名通五十九字繫雁足縱之尋為虞人所獲會元兵將渡江似道懼遣使歸郝于元帛書遂不復上後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至延祐五年集賢

院學士鄧貫偶見之遂聞于朝遣中使取之藏之東觀其詳見于宋潛溪所著跋語始末有據輟耕錄謂虞人得雁以之上聞世祖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與師伐宋此蓋得于好事者之傳會不足信也

南人捕鴈

鴈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于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畧舉燭便藏之鴈奴驚叫大者亦驚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三

三

頃之復定又欲前舉燭鴈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鴈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惧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

出玉堂閒話

白鴈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書空匠者

乾祐中冷金亭賞菊分韵賦秋鴈族子秘書丞敞先

就詩曰天掃閑雲秋靜時書空匠者最相宜

雉

雉介鳥也亦曰鳩善搏擊也鳩雉爾雅曰雉絕有力奮五彩脩曰翬亦曰鷩雉爾雅曰伊洛而南有素質五彩皆脩成章曰翬江淮而南曰鷩言其尾色光輝也周禮后六服一曰翬衣取其雉性介而守以此后德也書曰羽畎夏翟言尾至夏則光鮮也朱黃曰鷩雉背毛黃腹毛赤頸毛綠周禮鷩冕取此白曰翰雉玄曰海雉羽色純黑亦善聞生海中

山島上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三

三

二童化雉

秦文公十九年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曰狌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則死矣狌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爲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于是陳倉人遂弃狌而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以告文公文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爲石置之渭濱之陽立爲祠名曰陳寶雉飛南陽今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祝時有赤光長

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世俗謂之寶夫人祠列異傳

九苞奴

種植疏廣云雉一名九苞奴謂其有文無德鳳皇之奴隸也

啞瑞

丁頤董天休俱為鄜州從事頤文辨天休本訥而衣冠甚偉一日有吏人獲銀雉來獻頤笑曰此物毛羽燦錯但鳴不中律呂亦啞瑞而已天休覺其言已徐曰若以聲語求之蟬似可取其如聞乎頤新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九

三

之因茲日益參商

野鷄

野鷄即雉也漢避呂后諱故改稱野鷄顏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至唐高宗諱治又帝小字雉奴故相避至今也

山鷄

山鷄首有彩毛曰山鷄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森茂則不入蓋惜尾常恐觸傷毛羽雨則避于山岩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忍死無怨與眾不同又云人但欲取其尾須大寒冰凍之時遠

窺雌雄並宿于他所漸漸放活水溜去浸其尾而冰凍膠併不能飛翔時三四人齊聲大嗽此鳥即飛其尾冰凍扳拆而去後人取得以貨豪門頸有彩囊曰避株雉屬出華岳山中晴明天氣頸出彩色天氣陰雨毛卷而無彩也亦避樹林故曰避株任昉曰名為吐綬鳥

山鷄夜蛾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博物志人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鷄愛形顧影不自藏為羅者所得名山志士之罹于世網皆由其不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九

三

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已利祿聲色之在人徃徃甘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肉寄生

章貢小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悉饜飮一網數十百咄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

雙鳩集厄井

蔡陽坂渚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于此井也為雙鳩所救故俗云漢祖避難時隱身厄

并聞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或起于此

五鳩

五鳩鳩亦作鳩音鳩鳩布谷也曹祝鳩勃鳩也鳩鳩亦作鳩音鳩鳩布谷也曹祝鳩勃鳩也鳩鳩亦作鳩音鳩鳩布谷也曹祝鳩勃鳩也

鳩拙而安

鳩鳴鳩也方言曰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奪取鳥巢居之雖拙而安處也雄呼晴雌呼雨

魚鷺

魚鷺魚鷺亦作魚鷺音魚鷺魚鷺魚鷺亦作魚鷺音魚鷺魚鷺魚鷺亦作魚鷺音魚鷺魚鷺魚鷺亦作魚鷺音魚鷺

東人呼為魚鷺雌雄相愛不同居處詩之國風始

關雎也鷺鳥之色白者鷺狀如鷹尾上色白

溲餅焦

人有達戍者其婦從山頭望之化為鳥時意餅將以

為餉使其子偵之恐其焦不可食也往已見其母

化此物但呼溲餅焦也今江淮所在有之

鵲燕

世說海外有燕于國秋社而去春仲復來詩謂玄鳥

也春分玄鳥至按晉郊鑒為交州刺史鎮

百姓飢饉掘野鼠鰲燕而食之本朝京東開河岸

崩埝見鰲燕無數子少年時鴈中欲伐薪近岸古

柳方施斧將斷見鰲燕一毬大如斗各相銜負始

信燕亦鰲而鰲鰲節氣則出渡海小說鳥衣事附

會為之耳

維揚無燕

子自少年愛維揚欲卜居自交守罷遂築室于維揚

亦既五年忽春深巢燕不歸意已疑之古言春社

子 142-514

食矣其雌者為貓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
即時又與一燕為匹而至啁啾如故不數日諸雛
相次墮地宛轉而殞兒童剖腹視之則有疾藜子
在嗟中蓋為繼偶者所害

天女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為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
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為天女

夏氏燕

德興土坑夏氏族子某不學無識每飲酒後好張弩
挾彈亂射飛禽翔集往來者無不被害雙燕巢于

仲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九

二十七

三三

梁間戲射之遂斃其雄門外有坡水雌者見雄死
啁啾悲鳴徑投水中而沒客聞而作歌傷之曰燕
燕千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聞寄淚來瀟
湘不聞有義如烈婦夏氏狂兒好畋獵彈射飛禽
類幾絕梁間雙燕啣泥至飛鏃傷雄當兒戲雌燕
視之或如痴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坡水清且泚
一飛徑溺澄潭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呂
氏女手刃斷頭報夫讐注云許升者為盜所害後
刺史得盜升妻呂氏手斷其頭歸以祭夫此山
後漢烈女傳

杜鵑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
一群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
別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嘗為大聲應之

謝豹

晉有人飲于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
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
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
故名子規為謝豹

鸛雉

仲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九

天

三三

鸛雉周子規也啼必向北故名曰子規蜀名曰杜宇
爾雅曰雉周既越間名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林
木草卉凡鳴皆望北也啼苦聲悲則倒懸于樹自
呼曰謝豹望帝杜宇者蓋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
帝稱王於蜀古詩云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
舊城荒年來夜叫春三月似向東風訴國亡荆州
有一人化禽從井中出名曰鸛雉于楚身死尸反
沔流上至汶山之陽忽復生乃見望帝立以為相
其後巫山龍聞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鸛雉乃鑿巫
山開三峽降丘宅土民得陸居蜀人住江南卷仁

城北始立木柵周迴三十里今驚靈為刺史號曰
西周後數年望帝以其功高讓其位于驚靈號曰
開明皇帝望帝自行避迹山中脩行養道而隱化
為杜宇鳥亦曰子規至春則啼聞者悽惻

鷓鴣

鷓鴣一名肉史一名花牙採蘭雜志

鷓鴣飛教

鷓鴣飛教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巢中不復起矣

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出酉陽雜俎

吳楚鷓鴣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三九

鷓鴣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此鳥肉白而脆遠勝

鷄雉能解野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

赤毛其大如野鷄多對啼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

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杜薄州又

本草云自呼鉤輅格磔李群玉山行聞鷓鴣詩云

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輅格磔聲出嶺南錄異

隨陽越雉鷓鴣也晉安曰懷南左江曰逐隱廣志云

鷓鴣似雌雉飛但往南不北也異物志云鷓鴣黑

白成文其呼鳴象小雉其志懷南不北往也古今

注曰南方有鳥名鷓鴣向前飛畏霜雪早鳴暮出

稀有時夜栖則以樹葉覆其背燕人亦不知有此
鳥

觀自在

耶律德光入京師春日聞杜鵑聲問李崧曰此是何

鳥崧曰杜鵑唐杜甫詩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

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京洛亦有之德光曰

許大世界一介飛禽任他揀選要生處便生不生

處無種佛經中所謂觀自在也

張華鷓鴣

張華有白鷓鴣華出而還鳥輒說僮僕善惡後叔無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三九

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瓮中何由得知公時在外

今喚鷓鴣鷓鴣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強之至庭

為鷓鴣所攫僅而獲免出異苑

雪衣女

天寶中嶺南獻白鷓鴣養之宮中歲久頗甚聰慧洞

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女又曰雪衣娘子

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不離屏帷間上命

以近代詞臣篇詠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嬪

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

中鼓翼以亂之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

一旦飛于貴妃鏡臺上語曰雪衣女昨夜夢爲鶯
所搏將盡于此乎上令貴妃授以密多心經自後
授記精熟晝夜不息若俱禍難有祈禳者上與貴
妃出遊別殿貴妃置鸚鵡于步輦上與之同去既
至命從官校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上瞥有鷹
至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于苑中
立鸚鵡冢開元中宮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慧上
令左右試牽御衣輒瞋目叱之岐王文學熊延爲
作鸚鵡篇上以示群臣焉出詩肩錄

白鸚鵡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鸚鵡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
粘着指掌如蛺蝶翅

鸚鵡瘡

廣南道多鸚鵡養之忌以手損觸其背犯者甚多病
顛而卒土人謂爲鸚鵡瘡偶親驗之

鸚鵡脂

鸚鵡近海郡尤多民或以鸚鵡爲飾又以爲脂皆以
其易得故也南人養鸚鵡者云此物出炎方北方
冷則發瘡禁戰如人患寒熱以餘甘子飼之則愈
不然必死

隴山鸚鵡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
鸚鵡曰思鄉遂遣中使送歸隴山後數年有使臣
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安矣鸚
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艸木
黃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
說上皇聞曾經隴山者云此詩尚存郵亭壁間云
予裴守永昌郡衙齋高樹每晨集鸚鵡數百旋繞
飛鳴綠羽紅喙東旭方曜殊可觀聽予任其去來
戒家人無一取也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一

禽類下

瓦亭仙

鸛多在殿閣鴟尾及人家屋獸上成窠故或有呼瓦
亭仙者

烈鸛

高郵有鸛雙栖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旬
餘有鸛一班偕一雄與共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
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不已忽攢嘴入巢隙懸足
而死時遊者群客見之無不嗟呀稱爲烈鸛而競
爲詩歌弔之復有烈鸛碑吳真甫談

負金鵲

周弘直子思方幼時于林下見一鵲為彈所傷取歸
養之俟其愈縱去後數日夜讀書聞有物擊其扉
啓視之乃向縱之鵲也背負一金串卸于地串上
結紙條上書云始于博士終于大夫後果然故呼
鵲為負金玄池子說林沈應元曰戒殺放生陰德玄善
豈望報哉然楊之黃雀毛之白龜稽之于古此類
甚衆何獨一鵲也乎至孟嘗好客罷相皆去翟公
不仕門可置羅嗚呼不如思方之鵲遠矣

仁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三

晉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鷦遠烟
而噪或集于子推之側則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
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故呂氏春秋云木
之美者有仁壽焉即此是也或曰戒所焚之山數
里居人不得設羅網呼曰仁鳥俗亦謂鳥白臆者
為慈鳥則其類也 慈鳥反哺白鷦鳥不祥之鳥
巨喙鳥善驚哀鳴吟夜慈鳥曰孝鳥長則反哺其
母鳥白頸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有凶咎鳥之
巨喙者善避矰弋彈射曰善驚鳥之失雌雄則夜
啼

魏伶鳥

唐魏伶為西市承養一赤嘴鳥每于人衆中乞錢八
取一文而啗以送伶廢日收數百入號為魏承鳥
出朝野僉載

三足鳥

天后時有獻三足鳥或言一足偽耳天后笑曰但令
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
三足鳥天后以為周室之瑞睿宗云鳥前足偽天
后不悅頃更一足墜地出酉陽雜俎

飛鳥為城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三

貞元十四年鄭汴二州群鳥飛入田緒李納境內
木為城高至二三尺方千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
信宿如舊鳥口皆流血出酉陽雜俎

巴陵鴉

巴陵鴉不畏人除夕婦女各取一隻以米果食之明
旦用五色縷繫于鴉頸放之視其方向卜一歲吉
凶其占甚夥大畧云鴉子東與女紅鴉子西喜事
奇鴉子南利桑蚕鴉子北織作息甚驗又元旦
頭先以櫛理其羽毛祝曰願我婦女顯髮影彰
百前年似其羽毛故楚人謂女髻為鴉髻潛居錄

黑鳳皇

禮部郎康凝畏妻甚有聲妻常病求烏鴉爲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箠楚凝畏惧涉泥出郊外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同省劉尚賢戲之曰聖人以鳳皇來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皇矣

烏護雛

溫璋爲京兆尹勇于殺戮京邑憚之一日聞挽鈴而不見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鷗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來訴耳命吏隨鷗所在而捕之其鷗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憊樹下吏執送之府尹以事異于常乃斃捕雛者出北夢瑣言

百鳥朝

禽鳥得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與空同子曰弘治初予蓋侍朝焉每鍾鼓鳴則鳥鴉以萬數集于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獻皇帝之園也舟泊龍江閣鳥鴉以萬數集江柳向皇舟鳴噪亦今中興之應凡人家喜鵲憂鴉亦氣之先歟寧陵符生舊稱老鴉符家言環庄樹皆

鴉每鳴噪妨人語今多事後鴉亦不之來

插羽佳人

豪家少年常畜鴿名半天嬌人以其疊惑過于嬌女豔姬呼爲插羽佳人

人日鳥

南康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建封信之曰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鴿信

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神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九三六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日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啄木書篆

人生大造之中而其力亦有能勝天者萬物雖不如人其靈亦有人所不能者近聞人談一事云盜能開鎖取法於啄木蓋啄木作巢必穴於空樹間穴口小而中大人以木楔實其口啄木欲歸哺則以

嘴縱橫畫其上如符篆然其機豁然自開人亟取
模觀之效其畫以畫模顧亦自開慮其所畫不明
則以粉塗模頂則明白可辨此事雖莫定其果否
然虎狼卜食鵠能禹步亦古人所言豈得謂無邪

採藥吏

古今異傳啄木本雷公採藥吏化為此鳥

鵠有二能

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鵠有人自湖上夜歸屠者之門
百鵠皆號聲振衢路若有所訴鵠能驚盜亦能却
蛇其養殺蛇蜀人圍池養鵠蛇即遠去所有二能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三七

右軍

鵠謂右軍晉書王羲之為右軍將軍善書時山陰道
士獻鵠求寫經得鵠欣然為寫入會稽孤姥有一
鵠善鳴右軍求之未得遂命駕與親知同詣觀之
姥不察其意遂烹鵠以待右軍右軍歎惜彌日

喜日鵠

有喜日鵠至日出時街翔而舞又名舞日鵠

兀地奴

世呼鵠為兀地奴謂其行步蹢躅耳

減脚鵠

御史符昭遠曰鴨頗類乎鵠但足短耳宜謂之減脚
鵠

鴨苗

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千後池載
數車浮萍入池使為鴨作茵褥景林

聞鴨

陸魯望有聞鴨一欄頗馴一旦驛使過走馬挾彈斃
其尤者陸曰此鴨能人言現欲附蘇州上進使者
奏何斃之使者惧以囊中金遺之徐問其人語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三八

淮南諺

淮南諺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
曰鷄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足縮一下嘴謂藏其
味於翼間

鴨血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此張夢符云

鷄作人言

晉兖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常買得一長鳴鷄愛養甚
至常籠置窓間一日鷄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

有玄致終日不輟屢宗因此解之理功業亦大
夫洪鈞付予不以異類無知而盡其所稟羽毛鱗
甲者無論已即螻蟻蚊虱撲之則飛且走而況有
聲識者乎且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
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
不失時者信也使人而無人道能有此五德乎子
常聞之老狐聽經又唐人詩龍作人來聽講經則
宋雞之談玄似益可信

雞屬異

古說雞屬巽天上日行歷巽宮雞鳴某謂屬木所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日到寅則雞鳴易中巽金屬五行雞屬酉漢上云
巽九三爻酉也郭璞洞林以巽為大雞酉為小雞

遠飛雞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常銜桂枝實
歸于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劉
以釀酒名曰桂膠膏一滴遍牀如金色祝雞翁得
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翼下有目亦曰目
羽雞今世呼雞云祝祝本祝雞翁事又呼雞為朱
朱寶誌公對胡后問國祚曰把粟與雞呼朱朱蓋
爾朱氏也則其字來遠矣此語似詩故兼載焉

五時雞

影娥池北有鳴琴之苑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亦從
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雞

天雞

扶桑山有玉雞鳴則金雞鳴而後石雞鳴天下雞皆
鳴所謂天雞也李詩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溫
庭筠詩漏轉霞高滄海低玻璃枕上聞天雞俱用
天雞耳陳陶詩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能
翼蓋用玉雞矣詩人獨無用石雞者母乃貴玉賤
石與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四十

三十九

祝雞公

祝雞公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
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栖樹下晝放散之欲取呼名
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
地養池魚後登吳山雞雀數百常出其旁

抱雞托夢

衛錫為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家錫方假寐夢一烏
衣婦人引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
斯須又至錫甚惡其事遂化食歆前適錫所親者
報曰王幸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雞見抱兒已得十

餘日將欲殺之。鋤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鷄也。遂命解放。是夜復夢感謝欣然而去。出朝野金載

金雞玉犬

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雞鳴玉犬吠

老鷄有毒

姑蘇一人為商在外其妻畜鷄數隻待其婦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殆盡抵夜死矣隣人疑其有奸首之官婦人不堪考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闕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鷄對守亟令覓老鷄數十令當死之囚偏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史乘編卷之百五十九 四十一

宜慎之

美本

郝輪陳留別墅畜鷄數百外甥丁權伯勸論曰畜一鷄日殺小虫無數損命莫知紀極豈不寒心輪曰汝要我破除美本雖親實疎也

義鵲

義鵲云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為鷲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啁啁其一方哺子見而怜之赴而救之即啣置一處哺之若其

子然噫鵲禽屬也乃能有義如此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鵲立枯枝

李孝真咏鵲東立朝兩霄南飛夜月明東方朔傳曰孝武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東方朔屈指獨語上問之對曰殿後柏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視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風從東來鵲尾長傷風則傾背則蹶足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

鵲知太歲

鵲知太歲之所在博物志云鵲巢背太歲此非才智史乘編卷之百五十九 四十二

辨鵲音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惟王荊公音乾為屢字音見于鵲之疆疆易統卦曰鵲者陽鳥也

鵲上梁

鵲巢中必有棟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於後園見一鵲構巢共啣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眾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出酉陽雜俎

青喜

李正已被囚報夢云青鵲即報喜也是日果有青鵲

錦鷄

腹有彩文曰錦鷄狀如鳩鷄鷄鳥備五色如孔雀羽
出于南越山中歲采捕之為王者冠服之飾

鸛護鵲

頃年有人取得黃鸛鵲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
夜哀鳴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畧無所畏
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
殺中一獨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出玉堂

和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四十三

鵲鵲

鵲鵲黃色鳥也亦名楚雀亦名商鵲夏蚤候也今謂
之黃鸛黃鸛是也野民曰黃栗留聲轉耳其色鵲
黑而黃故名鵲黃詩曰黃鳥以色呼也北人呼為
楚雀

鵲鵲止忌

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于目俄為郗后所察
動止皆有抑勒甚憤恚將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
言曰臣嘗讀山海經曰以鵲鵲為膳可以療其病
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郗茹之後病成

帝愈神其事左右復進曰陛下廣羞以徧賜羣臣

使不才者無如於有才挾私者不妬於奉公濁者

不妬其清食者不妬其廉亦助化之一端帝深納

其言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戒于戕生其議

遂寢

出文苑
英華

鵲

鵲似鵲而大喙長尺餘額下有胡如大囊受數升湖
中取水以聚羣魚候竭涸奄取食之一名洵河詩
曰維鵲在梁志在水也

秦吉了

和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四十四

宋時瀘南有秦吉了能作人言夷酋欲以十萬緡買
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中遂絕食數
日死吉了似鸚鵡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
聲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
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
結遼與吉了土音亦相似也又云秦吉了如鸚鵡
紺黑嘴丹尾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縫
如人分髮

赤白吉了

昔寧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于刺史赤者

尋卒白者久而能言

錦地鷗

閩中造酒杯盃樸木紋類鷗鵠斑點試家珍之因展蜀画鷗鵠于書館中江南黃世用見之曰鷗鵠亦有數種此錦地鷗也

碧海舍人

隋臣者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隻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入宮嬪客之呼海舍人

白鷗脯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五

張泌之子秋晚並游玄武湖時群鷗游泌子曰一軸內本滿湘裔子俄顧卒吏云此白色水禽可作脯否食議云張泌子牛華鳳毛陳喬男一堆牛屎裔子從是得一堆白鷗脯之名

婆娑兒

鄭邀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閱日對曰不注目于婆娑兒即側耳於鼓吹長謂玩鷗而聽蛙也

福德長

韓軫家藏三義鴈圖有贊云祠祭非常為福德長

鳳隱

韋常嗣立宅後林麓遂密有黃鵠一雙潛于左側每

韋氏有吉慶事則先期盤翔時人謀曰人君德感鳳皇呈瑞世未嘗無鳳皇非可出之時而自隱耳今出鵠為韋氏家候祥報喜否則與鳳隱同也

長生網

鵠之性閒同類之聲則至捕人必求鵠之善鳴者誘致則無不獲自號引鵠為長生網

族味

鵠捕之者網獲甚多故雌雄群子同被鼎俎世人名為族味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四

衣老人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未仕時每喜食鵠一夕夢褐衣老人曰來日當被害顧公貸命襄問汝何人乃誦詩曰食君數粒粟充君羹內肉一盃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竟而異之詢於厨中有黃鵠數十放之經夕復夢褐衣老人云感公從禱已獲復生今上帝已命注公高爵

鵠鵠

鵠鵠色黑而頭長能沒水捕魚其疾如飛栖宿之處

其下雖水深魚多未嘗犯諺云鴈鵝不打脚下塘

納膾場

取魚用鴈鵝快捷為甚當塗楚塘石阜民庄舍在焉
畜鴈鵝于家攬一小舟在岸遣一丁取魚供食邑
尉過而見之謂阜民曰小舟即納膾場鴈鵝乃小
尉耳

阿濫堆

張祐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
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賀方回曲子云待
月上潮平坡灩塞管孤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四十七

爛堆

翠碧

唐韻塢音立水狗也爾雅謂之天狗注小鳥青似翠食
魚江東謂之水狗陸魯望翠碧詩云紅襟翠翰兩
參差徑拂烟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
雨坐多時張碧詩一條碧綠輕拖水金毛泣怕春
江死石林詩話云江淮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
首顏色可愛崔德符身洋驛詩云翠裘錦帽初相
識魚虎彎環掠岸飛

翡翠

背有彩羽曰翡翠狀如鵲而色正碧鮮縝可愛飲啄于
澄瀾泗淵之處尤惜其羽日濯于水中今王公之
家以為婦人首飾

鵲鵲

鵲鵲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

紅蝙蝠

紅蝙蝠出瀧州皆深紅色唯翼脉淺黑多雙伏紅蕉
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為媚藥王
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鼯鼠因風入空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九

四十八

三十九

木而化為蝙蝠靈芝圖說曰蝙蝠之壽萬歲又媚
藥載金鳥辟寒金龍子布谷脚脰骨鵲胎砂稜
草草荷草左行草獨未見錄紅蝙蝠處豈缺載乎
又有無風獨搖草男女帶之相媚又陳藏器云人
帶于衣令人有媚多迷人

蚊母

蚊母扇端新州有鳥類青鰓而嘴大常在池塘捕魚
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群出其口按爾雅曰鵲
鳥似鳥而大廣志云蚊母此鳥吐出蚊也土人云
其翅堪為扇唯辟蚊子與陳藏器說同又云塞北

有蜜毋草嶺南有蜜毋水南越志又云古度樹一
呼那子南人號曰柁音日不葉而實實從木皮中
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實中
化為飛蛾芽子飛出愚驗之亦有為蚊子者

骨托禽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如鵬高三尺許以名自呼能食
鉄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樂坐客或疑鉄石至堅
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投其前即
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

鳩鵲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四九
後漢章帝永寧五年條支國來獻異鳥名鳩鵲其高
七尺解人言語國太平則群翔鳴焉出王子拾遺記

護國大將軍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而蝗虫
大起翻飛蔽天所過田畝頃刻而盡未幾有水鳥
名曰鷺形如野鷺而高且大脰有長喙可貯數斗
物千百為群更相呼應共啄蝗盈其喙不食而吐
之既吐復啄連城數十邑皆若是才旬日蝗無孑
遺歲以大熟徐泗上其事于虜庭下制封鷺為護
國大將軍

細鳥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籠盛數百頭形
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間如黃鸝之音國人
常以此鳥候時一名候日虫帝置之於宮內旬日
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幙或入
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坐其衣者輒
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愛其皮以其皮
服者多為丈夫所媚

禳鬼鳥

荆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床打戶捩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五十一
耳滅燈燭以禳之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
帝一名隱飛鳥一名夜遊鬼好取人女子養之
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為誌故世人號鬼
鳥荆湖彌多

山蕭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參音永嘉郡記作山魃
一名山路一名蛟音一名濯肉一名熟肉一名
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
飭以廬堊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
燒人廬舍俗言山魃

鴛鴦

劉世用又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鴛鴦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揭金其一亦即飛入投湯而死

五色鳥

楊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沾地至葬日冲天上昇出謝承後漢書

報春鳥

顧渚山中有鳥如鵲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采茶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五十一

三〇五

人呼為報春鳥出顧渚山記

吐綬鳥

豫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鵲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頗似雉天晴吐物長數寸丹采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為吐綬鳥陰天即否又食必蓄噤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噤行每遠艸木故一名避株鳥出西陽雜記

真珠雞

真珠雞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以其羽毛有白圓點故號真珠雞又名綬雞生而反哺亦名孝雞每至春夏之交景氣和暖領下出綬帶方尺餘紅黃青

妍頭有翠角雙立良久悉歛于噤下披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割其頸臆間亦無所覩若溪漁隱曰廣右閩中亦有吐綬雞余在二處見人多養之不獨巴峽中有也

白鵬投水

崖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鵬奮飛哀鳴與籠墜水中以死

寒號虫

華山有鳥名寒號虫方春時鳴曰鳳皇不如我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藥中五靈脂即其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五十二

二八六

藥也丘濬禽言云得過且過多福何如少遭禍訖

平山頭凍羽乾真信鳳皇不如我得過且過

喚起催歸

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絲圓轉清亮偏于春曉江南謂之春喚

鷺鷥

鷺鷥水鳥也其膏可以塗刀劒令不銹爾雅注云膏玉瑩鈎續英華詩云馬啣首荷葉劍瑯鸞鷺鷥膏也

安溪竹鷄

安溪山多竹鷄山中人云春食蘭花

鷺鳥

鷺鳥之善搏者曰鷺以人見疎愕也 竊玄曰鷺色淺黑而大者 鷺曰鷺鶯蒼黃謂之鷺廣雅曰鷺鶯二歲色完知擊也 鷺曰鷺勝曰鷺能視遠也 勝目明目遠見了然鷺曰鷺奪曰鷺鷺晨風也向風搖翅如飛迅疾狀類鷺色青搏燕雀食之左傳云若鷹鷺之逐鳥雀鷹如鷺而小者其脰上下亦取鳥雀如攘奪也

海東青

海東青鷺之俊者大如鷺每春初自海入遼然不肯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五

三

高飛天鷺至則帽其首以縱之盲飛衝天別養一

鳥名曰小青兒大如雀亦來自海外與海青同上俟其飛過天鷺小青則啣其帽以還海青乃俯視天鷺直下爪其兩目而墜云凡天鷺初至有一巨者為之首重二三十斤捕得此鷺則其餘無主盤旋一處不能去海青旋擒而盡獲之在胡元獲頭鷺者有賞樂府云悶煞沒頭鷺用此天鷺即傳記所稱鷺也昔者千載

劉聿鷹鷺

唐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遂于之采山懸崖自

繼以取鷹鷺欲至巢而繩絕落于樹枝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太鷹見人銜肉不敢至巢所遙放肉下聿接取肉餵鷹鷺餘即自食經五六十日鷺能飛乃裂裳而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擊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繫鷹而歸

黑漫天

葛從周養一皂鷹甚鸞忽突籠飛去從周責掌事者許捕良急從事方食小僕報云桐樹上此鳥栖泊望之乃一鷺也怒罵曰不解事奴此痴伯子得萬不又何所用促尋黑漫天黑漫天所失鷹名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五

三

滄鷺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滄鷺集重閣每有鷺數千鷺冬中每夕即取一鷺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鷺不敢侵之出朝野僉載

海鷺

正德末有鳥黑色人如象舒翅如船蓬飛入長安門內大樹上弓弩射之皆不入官民家所養鷺被啄而食之如拾蛆虫然數月方去人以爲海鷺也

鷺殺伏罪

列士傳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鷺逐鳩鳩逃案下鷺去

公子縱鳩出錫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
歸無忌竟為錫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錫者無
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官聲捕得錫三百餘以奉公
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問曰誰獲罪無忌
者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
聲布聞天下歸焉王充論衡不信以為錫有千萬
擊鳩飛去安能復得乃是捕者折其頭也 按後
漢書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
生獲二虎恢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
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
神史采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五十六

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蹶
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
親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夫
天下事入感應者多矣人心所愚誠不至耳烏謂
此不可信乎

鄴君海鷄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
來告於鄴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
鷹隼極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夷
人見者請以緡百餘段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

所用其人曰此海鷄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鄴城
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為人
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鷄忽投陂水
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
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召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
鷄獻焉 出宣
室志

頃刻虫

後周武帝置官于瀘州釀毒藥為酒年以供進所用
材品不一人酒役皆取大辟舍罪而驅策之官長
歲頒續命金以毒氣薰煮官吏被者多死卒徒恐

神史采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五十六

怯呼鳩為一拂烏頃刻虫蝮蛇為劈歷盤

鳩

有人任嶺南官至山寺登廁忽有異禽飛集廁前石
上跳躍作聲若巫家之禹步者須臾石裂出一青
蛇乃却之而去見者大駭問寺僧云正鳩鳥也惟
食毒蛇乃能成其毒斬州黃壽山有鳩巢于山崑
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十步無草每
春生子能飛乃送出山惟二雌雄獨留此與金山
石穴鷄無異

百勞

百勞一名梟一名鵂能捕燕雀諸小禽食之又禁蛇
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用梟羹又標其首以木故
後人標賊首以示眾者謂之梟首子嘗寓居北河
鎮小寺喬木數株有梟巢其上凡生八子子大能
飛身皆與母等求食益急母勢不能供即避伏荆
棘間群子噪逐不已母知必不可逃乃仰身披翅
而臥任眾子啄至盡乃散去就視之惟毛嘴存焉
酉陽雜俎曰伯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

梟鷲

柳鏡歌曲斷梟鷲注斷畧惻切漢郊祀天下春祀黃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五十七

帝用一梟破鏡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
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漢
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鷲不祥鳥白身赤口

唾十三

厭勝章言梟乃天毒所產鬼聞者必懼殃禍急向梟
連吐十三口然後靜坐存北斗一時許可禳焉漢
蒙州刺史龍驤武人極諱己名又父名嗜子名叩
亦諱之故郡人呼梟曰吐十三鵂曰喜柰何鵂曰
秋風部屬私相告云使君祖諱針吾輩亦當稱鵂
粥邪

半瑞

吳興羅捕者得一鳶紫翠色俊鷲可喜山民未神佐
以謂錢俶王即位此是珍祥獻之必推賞典即重
價償羅者携詣杭將獻鳶無故而殞滑稽者多以
半瑞之言嘲神佐

鵂報子仇

張職方大宦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惡鵂每
至官必令左右挾彈逐之熙寧六年丁內艱權厝
於符離之佛寺嘗有鵂巢於殿之魚尾育二雛羽
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彈之中九而斃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八

既而二大鵂盤空鳴聲甚悲翌日張步庭中一鵂
下搏其中方鵂駭一鵂復來攫傷其鬣痛亦旬餘
潰決腐爛及喉遂死嗟乎哀子之歿仁也報子之
仇義也孰謂禽獸無仁義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
也處萬物之靈親愛之心宜其甚焉熙寧甲寅乙
卯歲天下旱蝗至父子相啖者真禽獸之不若也

鵂鵂

鵂鵂即鵂也鵂鵂晝日目無所見夜則飛撮蚊蠅鵂
鵂乃鬼車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爪甲則
知吉凶凶者輒鳴於屋上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

蓋忌此也亦名夜遊女好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單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牀八魂氣或云九首曾為犬嚙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荆楚歲時記云閩之當喚犬耳又曰鴉大如鳩惡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為炙故莊子云見彈思鴉炙又云古者重鴉炙及梟羹蓋欲滅其族類也

出嶺表錄異

鴉鳴報喜

大中歲常顓舉進士學贍而貧歲暮飢寒無以自給

神史彙編

卷之百廿九

五九

三十五

有常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顓暑無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料擻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顓夜分歸所止擁爐愁歎而坐坐逼於墀牖外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會作怪如此兼恐橫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顓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遺焉

出劇談錄

批頰

唐虞延遜詩樹上詒詠批頰鳥窓間壁剝叩頭虫王半山詩翳木窺搏黍藉艸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鳥平明乍卷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轉轡批頰蓋鳥名但不詳為何形狀耳或曰即鴨鵝也催明之鳥一名夏雞俗名隔墻雞

飛生負板

湖廣長陽縣龍門洞有鳥四足如狐兩翼如蝙蝠羣毛黃紫綠崖而上乃翥而下名曰飛生有怪鴟狸首肉肉斷箸從方而啣之呱呱而鳴名曰負板遇

神史彙編

卷之百廿九

六十

三十四

之則凶王濟手鏡又云有鳥狀如蝙蝠而大如鴉遇夜則飛好食龍眼將熟時架木為臺于園至昏時人持一竹破其中擊以作聲駭之徹曉而止復然彼人呼為飛倉溪蠻聚笑中載麻陽山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狸婦人坐藉藉其皮則易產名飛生疑即飛倉也謠生為倉蓋聲相近云

九羅

明崇儼厭勝書鬼車九首妖怪之魁凡所遭觸滅身破家故名九羅其掌之者曰天血使者然物可

類羽毛中凡十種鬼車畏之宜用烹製召巫為祭画像禳之

鬼車

楊用修曰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鵠帝鵠謂之逆鵠夫子子夏見而歌之裴瑜注爾雅言鵠麋鵠是九頭鳥也小說周公居東周惡聞此鳥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猶餘九首按夫子逆鵠歌曰逆毛鵠兮一身九尾長兮只言九尾不言九頭

陸長源辨疑志九頭鳥又名渠逸鳥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每脰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李

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每頸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為用至有爭拗折傷者

出癸未

嘉靖壬辰八月大霧至午而霽白石山某村民見

物自空墜下其身如巨鼈肉翅一首在前八首分列兩旁目瞑不開啾啾可惡蓋此物乘露出而天候明不能開目而墜也惡少取而烹食之味美或云即鬼車鳥也然姚氏婦為女子時父獵得鬼車乃禽類形如鴨而大巨首在中餘八首分列左右一首啄食八首競奪故時流血養數日死與金

石山所見絕異豈九頭鳥自有兩種耶

岳鄂王鳥異

正統十四年八月徐武功行縣至湯陰岳鄂王故里公因設祭俄有大鳥若隼自空下止冢上舍人仰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公覺其異遽麾止之少頃復下終享乃凌風而去時見者皆以為神云後公上疏得請建祠自記此事于碑陰

白鵲

弘治十七年大名元城縣民屋庭中東樹上有鳥巢

累數百一巢中生白鵲時孝肅皇太后初上仙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六

三

以此為上孝感表獻之不受還而道死

沈鳥兒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畜一画眉善叫能開微客許以十金構之不與一早携至西湖偶爾腹痛坐卧于堤不可婦有相識箍桶匠過焉沈即免其婦報家人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箍桶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匠告於官匠不勝拷掠自誣服云得鳥貨人割頭弃之湖然尋頭于湖久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一日有漁人兄弟持頭來賞水腐莫辨因以成獄而匠秋決矣數年後有人

見画眉籠于蘇州驚疑而問其來歷主人曰此籠
貨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而訪探
某人某欺罔不服訟于官一訊即服問其頭置湖
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既明漁人之
頭何來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賞
故割頭以獻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
有五至今杭人以沈鳥兒爲禍根云

治禽獸諸病法

鷄雛食柳葉小者死大者盲黑鷄白頭食之病人鷄
謂六指者五色者食之皆殺人養生家曰鷄肉不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六

子

可與小兒食食之生蛔虫亦能令消瘦雌鷄不抱
卵者待生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常川生子 凡
生鷄初到家以溫水洗脚放去自然不走 下鷄
卵哺伏宜早辰鷄雛出後放食宜日晚則不畏鷹
隼鷄禱病以真麻油灌之立愈蜈蚣毒研朱與
食鮮之鷄鴨以土硫黃拌飯喂數日即肥閉鷄傷
而有病以雄黃搜飯飼之可去其胃虫嘗以腥脂
塗其爪趾他鷄畏之

養鵝鴨每歲再伏者爲善大率鵝三雌一雄鴨五雌
一雄窠中多放細草令暖大鵝十子大鴨二十子

小者減食皆至一個月方出雛其未出四五日內
不可使聞打鼓聲及春磨聲不可在窠邊梳頭不
可將淋灰籃籬內作窠及新產婦見之雛既出作
籠籠之先以梗米爲粥糜一頃飽食母鷄鵝鴨後
以菜葉或野菜拌碎米喂其雛當伏子之時宜頻
與食之不厭恐久伏無力或至暈死

養鵝鵝禱病以香油揉按新蘿蔔葉喂之或被鷹隼
傷研地黃汁浸米飼之

凡百鳥吃惡水鼻內生爛瘡以甜瓜蒂末敷之効
鷄鵝病以橄欖飼之則愈須預收作乾以備用此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九

六

子

鳥畏寒冬月以布裹籠藏木櫃中 画眉過寒毛
燥落以羊脂炒米飼之則潤 黃頭開羅身痛取
尿缸砂土飼之則愈 養鴛鴦恐其飛去將腋下
膜子割離少許則馴鷹鷂病以福建白砂糖啖之
治馬諸病馬肝癰用朴硝黃連末男子頭髮燒灰漿
水調灌凡一應邪氣衝肝眼昏似睡忽然眩倒此
方主之 馬腎搖用烏藥芍藥當歸玄參茵陳白
芷山藥杏仁秦艽每服一兩酒一升同煎溫灌隔
日再灌 馬氣喘用玄參牛旁葶藶升麻麝鈴黃
芪知母貝母爲末每服一兩漿水調草後灌之

馬尿血用黃芪烏藥芍藥山茵陳地黃薤零枇杷葉為末漿水煎沸湯候冷調灌 馬結尿用滑石朴硝木通車前子為末每一兩溫水調隔時耳服結甚加山梔子赤芍藥 馬結糞用皂角燒灰存性大黃枳殼麻子仁黃連厚朴為末清米泔調灌若腸突加蔓荊子 馬舌軟用款冬花瞿麥山梔子地仙草青黛明硝朴硝油煙為末每半兩許塗舌上立瘥 馬眼患用石決明草決明川黃連黃柏甘草秦艽山梔為末每服一兩半蜜二兩猪胆一枚冷水調灌 馬膈痛者低頭不食草用羌活白芍藥甜瓜子當歸沒藥為末春夏漿水加蜜秋冬小便調灌 馬流沫用當歸菖蒲白木澤瀉赤石脂枳殼厚朴甘草為末每服一兩五錢酒一升葱白三握水煎溫灌 馬蹄傷用大黃五靈脂木鱉子去油海硝皮甘草土黃芸薹子白芥子為末粥調攤帛上裹之 馬諸瘡昆砂夜合花葉黃丹乾姜檳榔五倍子為末漿水洗瘡麻油輕粉調藥薄敷 馬鼻內噴膿用獨囊蒜搗爛入麝少許酸醋調放入兩耳內用紙塞住麻線拴之將馬頭高弔之不令馬動鼻內流膿盡以流清水為度 馬

傷水先用人亂髮燒薰兩鼻後用川烏草烏白芷胡椒猪牙皂角等分麝少許為細末用竹筒盛藥一匙吹入鼻中 水滿放即放茄蒂兼治之 馬中結用雌雞一隻用拳搥死就熱便開取肚內心腸肝肺嘴爪腳帶糞入風化石灰一合碎剝爛入真麻油四兩調油灌之雞不用 馬瘦瘦不肥者用貫仲一兩放馬槽內久久瘦虫自出 馬鼻內癰病用蕎麥磨粉連稗切飼之 馬行路遠宜早歇先飲水數口方喂則無中結之症 馬脊破用馬腳下尿濕泥塗溝中青臭泥亦可已破成瘡者用黃丹枯礬生姜燒灰俱存性等分為末入麝少許麻油調傳已成膿者漿水與葱白煎洗敷 馬咬人成瘡用馬鞭子稍燒灰乾敷 馬咬人用蜂窠抹唇即止 治牛諸病牛瘡疫用菖蒲淡竹葉葛粉釀金菴豆蒼木各等分為末每服一兩芭蕉自然汁三升入蜜二兩黃臘二錢重湯調灌之米泔再一服如熱極加大黃鼻無汗加麻黃鼻口出血加蒲黃此藥用蒼木菖蒲者因他藥太冷用此以制眾藥又通氣也又方蠟月兔頭燒灰和水五升灌又方真茶葉

二兩水五升灌 牛尿血川當歸紅花共煮酒
 二升煎取一升冷灌 牛吃尿榆白皮三兩水煎
 二升灌又法豆豉汁調鹽灌 牛生熱兔百葉去
 糞蘆草裹令食未愈再服 膜遮眼炒鹽并竹節
 燒存性研一錢貼膜 牛有疳根噎皂角吹鼻中
 以鞋底拍亭骨下 牛吃雜虫腹脹燕屎一合水
 二鍾調灌 顛牛觸人胆大也黃連大黃末鷄子
 清調灌 牛尾焦不食水草前方加白芷酒灌
 牛生煙鹽苔肺啖虫出食苔牛噉死 牛氣脹淨
 水洗汗襪取汁一升醃醋半升和灌之 牛鼻脹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九 牛花
 酢酸一盞灌耳中 牛肩髁舊綿絮三兩燒存
 性麻油調抹忌水五日 牛漏蹄紫礦為末猪脂
 油和納蹄中燒鉄烙之 牛生虱搗土當蹄醋
 浸一宿搽之愈 牛沙疥蕎麥燒灰淋汁入綠礬
 一合塗 牛馬誤食花蜘蛛腹脹欲死用出過蚕
 組燒灰研細每用兩茶匙水調灌之
 驢子冬月行遠路蹄冷凍裂疼痛不行取軸油敷之
 養羊法臘月正月生羔者為善十一月二月生者次
 之大率十羊二羝少則不孕羝少則亂群無角者
 更佳遠水為良二日一飲頻飲則傷水而鼻

中勿令停水勿令糞污毛停水則損蹄濕則腹脹
 有疥者問別之否則染污或能合群致死羊經疥
 敷瘡得夏初肥時宜賣易之否則後年疥發必死
 羊疥百草霜用塩酒或拌桐油調勻塗又方熬蘆
 根不拘多少搥碎以米泔水浸之瓶盛塞口置灶
 邊令暖數日味酸便可先用先以磚瓦刮疥處令堅
 硬湯洗之去垢拭乾以藥汁塗并上可愈若多則
 漸塗之一時塗恐不勝痛 羊中水先以水洗淨
 眼鼻中膿污次用塩一撮就杓肉以沸湯研水修
 冷澄清灌入兩鼻內五日內必漸愈未愈再灌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九 牛花
 羊夾蹄羝羊脂煎熟去滓取鉄篦子一枚燒熱將
 脂勻于篦上就夾處烙之勿令入水次日就愈
 猪瘟病用蘿蔔或菜與之此物乃猪所好食性涼能
 愈熱毒又能宣通腸胃不食則難救或熱病不食
 搗螺螄絞水灌之又割尾尖出血即愈 猪羊牛
 畜生瘡有虫用刺棠梨根研水灌洗虫即死或作
 末搽瘡上
 狗病水調平胃散灌之凡卒死者蔡根塞鼻可活遍
 身腫癰膿煎白部汁塗之 狗被虫咬者麻油
 滓偏搽其身即去

衛生虱用桃葉棟樹根鵝細熟湯泡洗虱皆死亦治
犬生虱或獐腦擦貓身上亦好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九

卷之一百五十九

六九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

海右間民王圻纂輯

鱗介門

鱗介類上

蛟龍

計宗道惟中柳州羅池人言其曾祖在洪武中爲巡
檢居一山號計家砦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
使雞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
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
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割割羊豕
則取血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嘗隨之不
呼之出蟠於榻以手摩之冷如冰鐵一家呼爲小
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爲
吾家禍矣乃放之廨後溪潭中囑曰汝無憂飢吾
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
隨至計叱曰汝不能聽教今斬汝矣蛇如解人意
俯首帖尾卽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口輒奮起
就食歲久大且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於潭
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怒
聲言爾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上官必破爾家計

恐哀祈之且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惡蛇欲殺之持刀至潭仍置血以誘其出因投刀斫之蛇驚而匿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尺擎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州中大水後六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晝冥

痴龍

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於其中因行數里漸明瞻

釋史彙編

卷之三百六

二

三百六十八

見有官殿人物凡數處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以後出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曰痴龍

奔城湖女子

紹興五年六月七日常熟縣奔城湖有村民艤船水際見一姝麗女子從二蒼頭來言欲借船過湖到東蒿塘看親遂解纜屈中流民稍黯念如此女子乃徒行又無父母隨之殆非人類大聲詰之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莫是龍女邪女不荅亦不改容頭獨怒目四顧轉盼間失女所在蒼頭登岸

知所回俄有龍自北水棚過大風發屋高塘民

太公有子三人分室以居皆力耕賣酒頗豐瞻是

日臨安茶商沈八偕伴侶三十輩負担到其門少

憩頃之黑雲四合數神人著錦衫持斧鉞長大猙

惡以次而至其一云我在談家幹事汝等速去已

而風雨大作沈八諸人并茶仗悉移至塘北洞庭

絹客寓彼亦被驅出三談室宇器物米谷金帛席

捲無孑遺唯一常用秤插地上力拔不起一斗貯

于糖甕屋後竹園一空一榆木極大陰蔽數畝根

反居上枝葉在下禽巢以十數在石礎上畧不撼

釋史彙編

卷之三百六

三

三百六十八

攜門外二客舟飄落二十里田中而三家男女悉無傷害

小兒化龍

茆山隱士具綽素擅索譽神鳳初因采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抱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忙奔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為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胆以鑊斧斲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實宣

伯說

余氏井龍

宜黃巨室余氏自其祖六秀才濟者素稱善人教訓五子一孫家法整肅長子大經次大節鄉貢入京師居上庠其宅有大井在樹傍一日婢晨興汲水桶墜於內取桶繼之復然至假諸鄰舍迨於七八若有物從中掣掬者走白主母母以爲妄惑將杖之濟止之曰未可吾當自往觀即往憑欄探首見一物頭角巖然乃龍也中有霧出氣滃鬱然但微覺腥穢急奔避之一家危懼幾無所容遽施錦被覆井口而邀旗昌觀道士醮謝里閭稍知之莫敢來視有膽勇男子竊窺之見其鱗爪而水時時震動次夜乃潛跡不出水平如初後兩月始命淘浚八桶俱存悉已片裂而井水竟無所增又一年二子皆及第並朝奉郎族稱大經曰大朝奉大節曰小朝奉濟生受官封第四子大任續亦登科但仕不通顯

破山龍

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影空人心題常熟破山也

中一老翁口來聽法久之問翁所從來翁曰非人也龍也問本相可得見乎曰可已而果以全體見僧甚恐亟誦揭諦咒語揭諦神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

洞霄龍

餘杭洞霄宮昔有主首道士誠敬感神誦度人經極著奇驗其側則龍潭也每就彼持念俟一老人從潭出跪曰弟子即龍王也每獲聽經文無任瞻仰但不敢輒前今所以呈身切有請爾道士曰其說云何對曰師才到潭上則水府幽祇皆當起敬不退殊不自安願只宴坐宮中不妨日課庶幾百靈得以休息若慈悲賜許當日供鮮乳二斤以充齋饒道士曰吾意豈在斯謹奉王戒老人喜謝而隱潭上之役遂罷翌日厨僕報几案得乳兩斤極新潔莫測所從來未審堪食否道士云非汝所知宜以餉我小師秤之果重二斤其後日日皆然數年後忽失約復誦經水次前老人再至曰乳乃陽間物弟子忝爲龍神可以得之但塵界中有狀瞞取贏餘者我則陰攝之此去市戶董七者好舞弄權用十四兩作斤故即而掠取今其人出外厥父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四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四

自主舖業淳樸有守未嘗罔利故無從可致
士歎息不已謂曰吾欲知其端倪恐自貽貽欺
心事那可妄為吾誦經以增之亦亡益也遂周行
郊關一意道人於善鄉宿至今尚能言之而忘其
姓名

貴州龍

朱希召為貴州經歷云其地旱求雨必召師人令覓
龍或人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德末大旱求龍
不獲忽見一孕婦蹣跚而來入城門巫執以見太
守云龍在此太守怒曰此婦豈龍耶婦自辯云我

御史彙編

卷之百六

六

二百六十五

村坊小民某甲之妻寧得為龍太守欲縱之巫力
言其是遂積薪於庭以籠蒸其婦未及舉火而雨
大作龍自輝開婦已失所在楊主事詢云四川有
數處龍匿柱下掘得之而祝雨則立降蓋殊鄉異
域龍多變幻如此

龍化

水虺五百年為蛟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為角龍
又五百年為應龍

河南龍卵

成化間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草窟

中大容一升許有一商人以數尺布易之送於官
置諸延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慮龍周武宇
國用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
日後忽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前有
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繪宅內有
樓飄去其半樓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中飛去

龍見

正德九年群龍數十闖於常熟潘氏墓後守墓者一
家若罔聞知而其村民舍並為撼倒或提至空中
數十丈復頓故地不差尺寸或飛去不知所之有

御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七

三百六十六

一家米一囤無顆粒存他日乃得之田中或數升
或斗許皆埋於土不下百許坎也其日南村亦有
一龍低首貼地而行頭上立一朱衣者手握青旗
旗左則龍隨而左右則右馬眾謂司龍之神云其
年常飢數婦女力農田中暑倦將就一小浜而浴
忽見水動立踰上視之一龍赤色自水底躍出初
長丈許至空不啻數百丈憑雲而去觀者皆為辟
易過按是時淮安九龍開舟提至空而糜者甚
眾亦不獨淮上四方處處有之蓋 康陵巡行之
驗萬乘所至不偶然也

龍場

王子年拾遺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龍皮骨如山阜布散百餘頃述異記晉寧縣有龍葬洲父老云龍蛻骨於此洲其水今猶多龍骨按山阜岡岫能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多在土中齒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圍小者纔一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馬嘗因採取見之論衡云蟬生於腹開背而出必因雨而蛻如蛇之蛻皮云近蒲洲人家拆草屋於棟上得龍骨長一丈許鱗角宛然皆具出感應經

神史彙編

卷之百平

八

三百三

盤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壁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盤龍蠻人所秦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撻海鹽飲之每鱗中出塩則收用以酒送一匕專主興陽而前世無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砥塩而龍死其家以塩封其遺體三四日用亦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

龍有五種九種

佛言龍有五種一象形二蛇形三馬形四魚形五蝦蟇形摩那斯龍王主之儒言龍有九種刀柄吞口

曰睚眦胡琴刻獸曰囚牛殿角走獸曰嘲風又曰瓦猫神座獸曰霸下橋旁獸曰饕餮鍾紐獸曰蒲牢獸門獸曰狴犴又曰憲章碑下獸曰螭鳳巡曰螭虎殿脊獸曰黃吻又曰螭螭蓋蒲牢好鳴饕餮好望嘲風好險囚牛好音睚眦好殺蚩吻好吞負鳳好文狴犴好訟霸下好重皆凡龍不能變化者

沙州黑河龍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汎濫蕩沒室廬之患吏於此者皆先備牲耐望祀於河許然後敢視政否即淫雨連月或大水激射傾圯城邑里中民盡魚其族

神史彙編

卷之百平

九

三七八

也唐開元中南陽張嵩奉詔都護于北庭擊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訊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大最故往往漂浪騰水以觀郡人望祀河許嵩曰我知之久矣即命致牢醴布筵席密召左右執弓矢以俟於側嵩率僚吏班於河上義冠飲祗罄折肅躬俛傾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而出俄然昇岸日有火光射人離人約有數十步嵩即命殺矢引滿以俟馬既而果及於几筵身漸短而長數尺方將食未及而嵩發矢一時眾矢共發其龍勢不能施而摧龍既死里中俱來觀之譁然若市

嵩喜已除民害遂以獻上上壯其果斷詔斷其
函以賜嵩且子孫承襲在沙州爲刺史至今號爲
龍舌張氏

興慶池龍

唐玄宗嘗潛龍於興慶宮及卽位其興慶池嘗有一
小龍出游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負騰逸之勢
宮嬪內豎靡不具瞻後玄宗幸蜀鑾輿將發前一
夕其龍自池中御素雲躍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環
列之士率共觀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將渡見
小龍翼舟而進侍臣咸觀之上法然泣下顧謂左
神史彙編 卷之五 十
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上親自祝
之龍乃自水中振鬣而去

耳蛙指龍

薛主事楊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瘡
以物探之出蟲蛻輕曰如鶯翎管中膜一日與其
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
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醒其
一腦裂而死卽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
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舅公者于大
甲中紅魴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

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術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
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與坐
客語曰吾家赤龍將欲去耶乃出手船窗外龍果
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魴癢則龍出事相
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者也

燕巢龍鳳

楊琢嘗話在淄青日見一百姓人家燕巢累年添接
至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禽飛入庭
除俄而漸聚其棟之上棲息無空隙厨人饋食皆
被搏啖不可驅其家罔測灾祥顧之甚悶忽以杖

神史彙編

卷之五

十

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四寸自巢而墮
未及于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一
時飛散琢又云一家亦是燕巢中忽有赤光而隱
隱有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後兩巡呵喝於外責
其不戢燎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火門外望之則
有火焰亘天其家懼禍杖探燕巢中則有一小
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人驚灼連以網
得藉之焚香禱謝未畢既而見一龍長丈餘自屋
屋而入光如烈炬燦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
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其屋騰天而去亦不

損物然二家不三年皆墮敗

治水

治水用鐵黃訓謂鐵者水之母以母制子也見讀書一得然灼艾續集載景泰間徐武功治河張秋訪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悟曰決河者龍龍欲者珠也制珠者鐵耳即以萬釜實土而沉之功遂成是用鐵者又以制龍之故不知孰是

楚陽龍窩

為興鄧伯膺監楚州塩場曹局與海絕近常覩龍掛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七

或為黃金色或青或白赤或黑蜿蜒天矯隨雲升降但不視其頭角土人云最畏龍窩每出則必有漲潦大為塩鹵之害一旦忽見之乃平地實出一巨穴傍穿深窳蓋龍出入處也場眾往視無復踪跡滿穴皆龜蟹螺蚌殼或於蚌內作視音像姿相端嚴珠璣瓔珞楊枝淨瓶無不備且于龍孫內刻一鬼毛髮森立怪惡可怖如是者非一鄭取數物藏貯之今為汚染令問以示客

龍肉

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史氏子

有史氏子者唐元和中曾與道流游華山時暑甚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實於懷中坐食頃覺懷中令重潛起視之其上鱗栗栗而起史驚慙棄林中遂白眾人此必龍也可速去損更林中白烟生彌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雨大至

出西陽雜俎

龍骨

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錄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鄭百姓胡舉有青龍鬬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七

三百四十八

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蘭菊在庭忽雷雷暴起聞雲中擊觸聲血如灑雨灑蘭菊上血不汗涓漸凝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龍拖尾及地統一泔桶即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尺身尾相半尾本編薄鱗鱗皆魚唯有鬚長一丈其足有赤膜翳之雙角各長二丈時遣太雲倉使督夫送州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剝之為數十段載之赴官

出唐年補錄

郭彥郎

世言垂龍苦於行雨而多鼠匿為雷神捕之或在古

木及楹柱之內若曠野之間無處逃匿卽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爲此物所累而震歿也蜀郎有青將郎彥郎者行舟俠江至羅雲觀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夢見一黃衣人曰莫錯而於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覺來但覺咽喉中痛於時篙工輩但見船上雷電晦暝震聲甚厲斯則垂龍入口也南山宣律師垂龍入中指節又非虛說

金山龍卵

程氏遺書載金山得龍卵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或疑記者之誕晦庵云龍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

神史彙編

卷之百本

南

物則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春按沈存中筆談曾記此事云天聖中近輔得龍卵於大河來獻詔遣人送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廬藏子屋見之形色都似雞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此卽遺書之所言者存中曾經目見大水後卵尚留

灤水見怪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月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又見蒼龍以爪托一嬰兒雖爲龍所戲畧無惧色三日蒼龍如故見一帝者來自

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常以圖示劉豫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祈雨

嘉靖癸亥杭因祈雨府差景隆錢道士往富陽縣龍門山取龍去縣幾百里山路崎嶇荆棘叢密衣體俱爲損傷至則本地鄉民亦爲雨而潭中已得一蛙供於廟矣道士焚牒拜潭亦得四蝦一蛙置瓮以行途間辛苦不免與同事者怨以爲一蛙而費苦錢糧入役如此至杭無雨可煮食之頃刻雷雨

神史彙編

卷之百本

三

交作淋漓遍體咫尺不可辨也晚視瓮中二物無一存駭然只得仍到龍潭拜求廟僧曰勢不可得矣復又惧以官法僧不得已供蛙與之至杭果得雨將送還潭視之瓮中又無矣予舊聞蘇入都少卿言同年陸景福知寧波日取金線於天井山之事亦然意於辨証類中論龍乃神物非若程子所云乃獸人得而玩者非也今益信諸

雌雄辨

龍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是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者雄角靡浪平鼻直目圓鱗薄尾壯於頭者雌

出集
記蟬毛順者雄逆者雌啄木羽斑者雄褐者雌
雉雞五色具者雄青黑質白斑者雌又蜥蜴亦五
色具者雄不備者雌牡蠣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蜻
蛉身綠色者雄腰間一遭碧色者雌鼠鼯頭尖者
雄兩頭圓者雌雀巢尖者雄圓者雌又右翼掩左
者雄左掩右者雌鵲翼左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
燒毛內水中沉者雄浮者雌蛤蚧皮粗口大身小
尾粗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蟹雄小雌大水中
浮者雄沉者雌

龍膏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六

十六

三三三

龍膏為燈火色耀百里烟色如同丹豹髓白鳳膏
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置暴雨中火光照人不滅
蛇脂為燈置水中即見諸物

菩薩龍

虜皇統中河中府太早太守李金吾祈禱未効聞西
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為縉徒所仰乃往請之僧
曰老身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
吏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為龍也當試扣之須金
吾明旦至此潔誠以待李曰諾如期叟至李正從
僧話望其入寺即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

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于山翁敢問何以李曰
亢陽為災五種不入萬民將無以生願龍君慈仁
亟下甘澤當肇建祠宇歲時奉祀以彰顯大神之
威靈惟神念之叟無言少頃輒感而嘆曰噫泄吾
天機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
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師故獲罪上穹立降誅
罰吾即死尸墜于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為作證明
使合郡民為行壇七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
昇僧許之而去一雨三日外邑虞鄉報有死龍墮
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十人詣其處築壇場延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六 七
慈惠演供事畢龍現於空作人言謝曰吾雖蒙天
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為菩薩龍矣李
為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為蒼龍谷唐小說載
釋玄照講法華經於嵩山有三叟日來諦聽自言
是黑龍照以天旱令降雨叟曰雨禁絕重儻不奉
命擅行誅責非細唯孫處士能脫弟子之禍照為
謁孫思邈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為獺匿于
孫所居後沼遭使者捕執孫使解而釋之事頗相
類

小珠山遺卵

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雙峰嵯峨
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澈可鑒目為團頂窅窅
虜正隆三年秋兩民行山之隈至窅側見一卵在
地可盛粟二石班爛光彩異而斲之乃取葛藟糾
倒縛昇下山舉村來觀歎為耳目傳聞未幾有數
少年攫取而去即煮食之後旬日颶風夜作震撼
天宇居者百餘家為風掀舉躋於山顛旋落團頂
畔少年食卵者撲斃餘老弱千計皆無所傷敗瓦
朽木到今猶有存者

燭龍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太

山海經曰西海赤水有龍尾山神人面而赤身長十
尺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謂能請
致風雨是謂燭龍

螭

漢武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游於路董祠
曰昔桀媚妹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為戲今
螭腹餘金簪穿痕安知非此耶

鰲光

于頔在海南一夜方三更忽曉如初出移時復暗
徧嶺南悉照見後有海客言某日夜海中見大金

鰲浮出日光照耀天地如白晝移時復沒驗
正同方知鰲光也

蜃氣

蜃氣樓臺之說出太官書其家遠矣或以蜃為大蛤
月令所謂雉入大海為蜃是也或以為蛇所化疑
即所謂蛟屬者是也海濱此物固多有之然濱海
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世多傳道
疑以為蜃蜃蘇長公海市詩序謂其嘗出於春夏歲
晚不復見公禱于海神之廟明日見焉是又以為
可禱而致非蜃氣矣遼東志云遼東東南皆山也
其峯巒巒翠巒巒可觀當夏秋之交時雨既霽旭
日始興其山嵐凝結城郭樓臺草木隱映人馬馳
驟於烟霞之中宛若人世所有雖丹青妙筆莫盡
其狀古名登萊海市謂之神物幻化豈亦山川靈
淑之氣致然邪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海市大抵
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
東坡之所蓋偶然耳且詩中有云潮陽太守南遷
嶠喜見石嶺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
良龍鍾其自負亦不淺矣况此老素善譚安知其
不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九

趙昱斬蛟

隋趙昱字仲明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瑒湯帝知其
賢徵召不起督議益州太守臧賡強起昱至京師
湯帝廢以上爵不就獨乞為蜀太守帝從之拜嘉
州太守時捷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久截沒舟船
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
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
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
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
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人頂戴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子

事為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
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霞中騎白
馬從數騎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水遂
息怒眉州太守聞奏唐太宗賜封神勇大將軍廟
食灌江口歲時疾病禱之無不應明皇幸蜀加封
赤城侯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珽傳仙
去亦封為保慈先生 類抄

奔鯨

鯨一名濁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若鮐有兩
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

兒啼項上有孔通頭氣出赫作聲必大風行者以

為候相傳蠟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

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懼樂之處則明 雜出酉陽

王字鯉

鯉魚多是龍化額上有真生王字者名王字鯉此充

通神

摩竭魚

海中太魚口可容舟故曰吞舟魚其名曰摩竭

南海大魚

諸國節度使何復光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親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子

大異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

晴朝遠望青翠如近開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狀

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從山邊來者云有大

魚乘流入二山進退不得久之其鰓挂一崖上七

口而山折魚因得去雷魚聲也雨泥是口中吹沫

也天地黑是吐氣也其二口海中有洲從廣數千

里洲上有物狀如蟾蜍數枚大者周迴四五百里

小者或百里餘每至朔後口吐白氣上屬於月與

月爭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迴數千里每夏初則

有大蛇如百仞山長不知幾百里開元末蛇飲其

海而水減者十餘日意如渴甚以身繞一山數匝然後低頭飲水久之遂拆蛇及山被吞俱盡亦不知何物吞之

鱸

松江有四腮鱸卽蘇子所稱巨口細鱗者其魚於夏初放子着蘆葦間如水旱則子得日曬化而成魚水湧則子不得曬盡成蘆葦是歲鱸遂艱得

人面魚

元朝有使海外者其國燕饗之際以朱盤進炙魚人面魚身置諸席上使者舉筋徑取雙目啗之卽撤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三

百九

去蓋此名人面魚其味在目其毒在身於是國王再拜而加敬之

橫公魚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水凍惟夏至左右五六十日稍解池有橫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久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

河豚

河豚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眼能開閉觸物卽嘔腹脹如鞠浮于水一味至美其肝與子有大毒

之殺人其腹無胆頭無腮故肝最毒舊言其於萬惟橄欖木魚若木鮮之一云獨眼者尤毒腹多刺去其頭尾取其身白肉用橄欖甘蔗煮之橄欖以鮮魚毒甘蔗以驗其有毒則黑大抵出海中者大毒江中者次之又一等名白河豚又名脆魚其狀相類無母

箭魚

箭魚卽江湖鱗魚海出者甚大甘肥異常腹下細骨如箭鏃俗名箭魚味甘在皮鱗之交

東海大魚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三

百九

晉人有游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懼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砍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餘人

山西京雜記

花魚

雲南自地震後產魚甚巨而美昔所無也其清潤中流出魚或重數斤文而潔名曰花魚乃白海中逆流而上計其道里屈曲千數不知何以能達也

鱸魚

博物志云南海有鼉魚斬其首乾之極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又聞廣州人說鱓魚能陸追牛馬水中覆舟殺人唯值網則不敢觸其一孕生卵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鱉有魚有鼉有為蛟者凡十數類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鱗能為雷電風雨此殆神物亦龍類也

相媼救鹽城

唐德宗貞元中有湘媼有常以丹篆救疾一日告鄉人口吾欲往洞庭救自餘人性命誰為我設船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志

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將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一巨舟若山碎沒於君山島下所載數十家凡百餘人皆不至損傷然無舟楫來救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游沙上數十人撾殺之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窄狹廣不三數丈東島上人為簇囊索皆為齏粉勢極緊急島陽人亦遙觀雪城莫能曉也媼舟至岸飛劍刺之一者即立廢白城遂崩乃一白鼉長百餘丈蜿蜒而變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命島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媼

命拱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媼相遇曰樊姑你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樊夫人同劉綱白日昇天

海人魚

海人魚東海有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頭皆為美麗女子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鯨寡多取得養之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志

海鰐

海鰐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矣

鰐魚

鰐魚其身上黃色有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趨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岝之上群鰐噪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為鰐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太尉相國李德裕貶官潮州經鰐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翫古書圖一時沉失遂止船上崑崙觀之見鰐魚極多不敢

輒近乃是鱖魚之窟宅也出續表

烏賊魚

烏賊魚舊設名河伯從事小者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身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王東游棄算袋於海化為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釘遇風則前一鬚下釘出西陽雜俎

鯢魚

金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浮洞斜貫一溪號為靈水溪溪內有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

鰕魚

卷之五

未

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鰕似鮎四足聲如小兒金商州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鮎魚出續表

比目魚

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狀如牛脾細鱗紫色一面一口兩片相合乃行出續表

鰕魚子

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鰕之為魚其子既被驚必歸母還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潘州記云鰕魚長二丈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覓食暮則還入母腹

吳錄云鰕魚子朝出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從臍入日從口出也出威應經

鯢鯢魚

鯢鯢魚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傳以為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罅隙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為整衣解履扶昇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蹙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還為妻族所誣執云毆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聞吳生親族懼敕命到日必有明刑為舉族之辱因以生鯢鯢

釋史彙編

卷之百

毛

魚餉獄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啗數四不能為害此其命與出續表

明信寺鯉

泰州如皋縣明信寺鐘樓傾欹主僧以傾覆為慮命工匠繕理其傍有深塹於中治泥後因雨降積水盈尺秋冬水漸涸見鯉魚長六七寸者數百踰聚困蹙莫測所從來老僧寶初者云記得十餘年前蓋造此樓時一過客買巨鯉令僕庖治破其腹

棄子于中不謂許久乃得生活佛言十年不壞之說於是可信况又不止於此到今益以蕃息數倍前時

鯢

鯢雖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積於背高丈餘如帆乘風游行今鯢殼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鯢帆至今閩嶺重鯢鬻十二足殼可爲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

鰕魚肥

出西陽雜俎

釋史彙編

卷之百本

天

二九四

海錄碎事棟木花而石首至秋風起而鰕魚肥

毬魚

海中異物不知名者甚多大抵以狀名朱厓之倭有物正如毬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線縫味極肥美土人但呼爲毬魚

海鰕

劉時雍爲福建右參政時嘗駕海船至鎮江衛遙見一高山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非山海鰕也舟相去百餘里則無患稍近鰕或轉動則波浪怒作船不可保劉未信注目久之漸覺沉下少

頃則滅沒不見矣信舟人之不誣蓋初見如杙者其背鬣也

蠲蜆魚

交州有魚其首類人名曰蠲蜆魚元陳孚爲使至彼彼國君臣以是餉孚蓋憐孚也孚輒取二目啗之彼遂服其多識蓋魚之至味在二目故也福嘗聞此於先達及考孚傳有使安南事而不及此識之俟夫博聞者質焉

異魚

正德初莆田之民見一山出於海中長可數十里

釋史彙編

卷之百本

堯

二九四

辰及申冉冉而度或時動搖鼓浪四激細察之

一大魚也林尚書瀚于內庫見大鵬翎一枝長丈

許管中可容兩人坐公自作記

林郎中志道說

膾殘

越王勾踐之保會稽也方斫魚爲膾間有吳兵棄其

美于水而爲魚猶作膾形故名膾殘亦曰王餘

王腹來館中沈景休云福州人謂之佩羹

鹿魚

鹿魚長二尺餘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

河豚解毒

河豚魚水族之奇味也而世傳以為毒能殺人中
則服亟取不潔食之乃可解不爾必死蘇子瞻在
資善堂與數人啖河豚而美諸人極譬喻稱贊子
瞻但云據其味真是消得一死人服以為請要云
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粟浸之經宿大如彈丸或
云中毒者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
末皆可解子又見人說中毒者急服至寶丹亦解
又有橄欖最解魚毒其羹中多用之而吳人悉不
用此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手

飛魚

飛魚明山朗水有之魚長一尺能飛即凌雲志息即

歸潭底

魚乙

內則曰狼去腸狸去正脊兔去尾狐去首豚去腦魚
去乙蟹去醜鄭氏注云皆為不利人也乙東海鮚
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字食之益人爾雅
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愚謂鄭
玄謂乙為魚骨爾雅則以為魚腸皆以其如篆書
乙字之狀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
乃魚骨也

魚腹丹書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手

唐張胡子吳郡漁人於太湖中釣得巨魚腹上有丹
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
負張胡子

擁劍

魚鬣為劍以其刺人也蓋魚游則樹鬣故何遜詩曰
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曰將魚擁劍來吳都賦云
鳥賊擁劍明矣西溪叢語以蟹之持螯為擁劍反
以何孟二詩為誤殊不知蟹有一種目名擁劍彼
惑其名而又駕之於蟹也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

鱗介門

鱗介類

通應子魚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侯廟江水在其下亦曰通應地名迎仙水極深緩海潮之來亦至廟所故其江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甚珍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即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為佳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二九四

雖山谷之多聞者猶以通印紫魚為披綿黃雀之對也至荆公亦有詩云此魚背上通三印則傳者益誤正可與一麾為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為貴也

異魚

金義之西南有山曰乳洞洞有金沙龍盆魚皆龍蟠山有石洞洞中小水有四足魚背如龍形人殺之即風雨然唐韵云鰓魚名四足山海經云人魚如鰓音希魚四脚丹洛二水有鰓大者謂之鰓音希爾雅注鰓似鮎四足聲似小兒但未見言其可致風雨

耳道書說五頭魚三足鹿皆神化所致不可

而推也若論魚之異者則澧水之魚名朱鰓

有珠又歷澗潭有五色魚又丹水出丹魚割血以

塗足下則可步履水上又翔雲法師云鰓音希魚一

首十身初學記引魚鰓背上有斑文腹上純青知

海潮亦如博物志云牛魚也又金魚腦中有慧金

出印婆塞江又吳王鱸有餘并江中為魚今名吳

王餘鱸者長數寸又魏武四時食物曰望魚側如

刀可以刈草出豫章白髮魚戴髮形如婦人白肥

無鱗出滇池又郭延述征記曰城陽縣南堯毋慶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二九五

都墓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鰓魚非告祠

者捕不得又臨海異物志云鰓魚如指長七八寸

但有脊骨曝作燭極有光明又比目魚一名鰓音希

一名鰓沈遠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亦作鰓

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異物志云南方鰓

魚負如鏡異苑云鰓魚凡諸魚欲產鰓魚輒以頭

衝其腹世謂眾魚之生母又臨海異物志鹿魚頭

上有兩角如鹿又云鰓魚門蒸魚背腹皆有刺如

三角菱又神異經黃公魚長七八尺如鰓魚以烏

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治邪病若此之類豈勝言

或

洮水魚浮

胡人獵而不漁熙寧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慕尔至人入鳥獸不亂群行之意也

魚隨陽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邇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尊鱸

晉文苑傳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爲齊王問東曹掾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主

三

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葦美鱸魚膾歎云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百里外以要名爵乎乃嘆曰秋風起兮木葉飛吳江水清鱸魚肥遂命駕而歸後齊王敗人皆謂之見幾又海物異名記云江南人作鱸名郎官鱸言因張翰得名東坡詩云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機早直爲鱸魚也自賢又送人歸吳有詞云更有鱸魚堪切鱸山谷詩云東歸正爲鱸魚膾未敢知言許季鷹王荆公詩云恍惚秋風起悲歌不爲鱸

魚書

晉書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

于水面戲噉曰汝能爲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桑氏出袖中詩一首

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

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彤霞殘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慨思好述愁心何

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救武地化作萬里脩誰謂長河水化作纖纖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

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款馳想托雲浮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四

三

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紉素製魚盛書更是一事

詩話

代漏龍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過比丘告之曰夜半不卧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心傳記則心昧于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凡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立魚峰

謝長裾住鰓魚洞天每念瓊御輒命一魚寄訊魚飛入青天輕于片紙往來甚速一日飛至桂海與龍隱岩龍聞失其書恐長裾責之立化于西山之後為石焉即今立魚峯是也

傳記觀退居錄續本

八角井魚

同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一黑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揚鬣掄刺之勢觀者憑欄俯視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墜井而死者因瘠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其半邊骨肉果無方大異之復復置井至今三魚尚存俗傳漢高皇食鱸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弃魚井中而過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已剝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怪也

魚種

南海諸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間采魚子着艸上懸於竈烟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艸浸於池塘間旬日內乃如蝦麻子狀悉成細魚其大如髮土人乃編織藤竹籠子塗以禹餘糧或徧泥蠣灰收水以貯魚見鬻於市者號為魚種於池塘間一年

內可供口腹又拂林國有羔羊生於土中然其膾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着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膾絕便逐水草又博物志云取鱉刺如棋搗赤莧汁和令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於池澤中經旬變成鱉

鰓魚

晉元善與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場在海濱左近居民數百戶皆漁人也見其捕取海物至艱苦云鰓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拏舟至其所產處以麻繩繫腰縛一頭于舵尾然後投水或至深入五六

種史彙編

卷之百五

六

三四八

七丈如出其不查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著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碎亦然按後漢書伏隆傳張帝獻鰓魚郭璞注三蒼曰鰓似蛤偏着廣右志曰鰓有壳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與此說同若江瑶淡菜之屬取之甚易追欲出水則循繩板緣足攝以升或久而不出而有泡沫突起于水面者妻子在舟中見其狀皆拊胸慟哭蓋已為大魚啣去矣遭此者常常有之

布三事皆元善與說

石首魚

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溫台寧波近海之民遂駕

船出海直抵金山太倉近處網之蓋此處太湖之水東注魚皆聚之他如健跳千戶所等處之不知此之多也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新耳溫台寧波之民取以爲養又取其膠用廣而利博予嘗謂瀕海以魚鹽爲利使一切禁之誠非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其受雇之值耳其船出海得魚而還則已否則遇有魚之船勢可奪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又不可不禁者也若私通外番引惹邊患如閩廣之弊則無之其采取淡菜龜脚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七

五十五

近山島則不可得或有惹患之理嘗詢之其俗云禁爲官巡警者不可不知

鯽魚種

范蠡種魚經云以活鯽魚用竹刀破之入水銀少許同水渾油菜裹之和拌入魚腹內再以菜裹之懸空處四十九日用河水取腹內元子一二粒置干水中以物蓋之少時一粒即一魚只依元種

范蠡養魚經

朱公昆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有之

乎曰有之曰公住足千萬里累億萬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二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二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於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羣生至四月納一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鱉也所以納鱉者魚三萬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鱉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迴九洲游泳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得鯉魚約長一尺餘者萬五千餘二尺餘者四萬五千餘三尺餘者萬餘約值五千得錢一百二十四五萬至明年得長尺餘者十萬餘枚長二尺者五萬餘枚長四尺者四萬餘枚留長一尺者二千餘枚作種所餘者皆貨得錢五百十四五萬俟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于後苑治沼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水二尺餘又谷中水六尺餘所以養鯉者鯉魚不相食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王省曾養魚經

鯽魚腹背皆腴爲池魚之最是魚食泥與百草無忌吳王論魚以鯽爲上松江人于潮泥地鑿池伸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八

五十六

魚腹兒

潮水中捕盈寸者養之至秋而盈尺可食矣○魚之游晝夜不息鑿池須有洲島環轉則易長亦不宜大深太深則水寒而難長池之傍樹以芭蕉則露滴而可以解渴樹棟木則落子池中可以飽魚樹葡萄架於上可以免鳥糞種芙蓉岸周可以辟水獺○魚遭鴿糞則沉自糞多而返復食之則沉食楊花則病皆以圖糞解之○魚食鷄鴨子之黃則中寒而不生子魚秧專用卵黃餵養故皆不生子○凡魚嘔子必沿水痕雖乾涸十年遇水即生其長甚易其嘔子也以五月惟銀魚鱸殘魚嘔子於水水解三日乃生也○飼魚之草不可用撥水草恐有黑魚鮎魚等子在草上此二魚能食魚也

太湖有張李二姓隔湖而居並未育子而家貲鉅萬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母偶抱至湖溪嬉遊失手墜之於水適有鮎魚浮遊水許得兒即吞入腹乳母奔救而魚已去力不能及惟涕泣呼天而已自分必為主人所責乃逃歸夫家鮎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時李氏適有僕布網而漁一舉即得此鮎重二百斤許剖之得一小兒滌淨尚活氣自唇

烏賊魚

良久口作啞啞聲主人以乳滴入口中却活甚易其衣買一乳母乳之曰此天憫吾無子而賜之也名曰天賜親隣聞者皆來賀置酒三四日而張氏失其兒了無影響追乳母與夫皆逃之他郡竟不知兒在此既半年李氏邀張飲酒乳母抱兒在門視之大類其兒不敢言密訪兒所自鄰云得自魚腹乃告官追乳母至始言真情請歸其兒而李氏以為非攘非奪乃天與吾子不肖官乃斷令兩家各出財米畜之需長合為娶妻以息其訟

薛偉化魚

薛偉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煖家人不忍即歛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覩群官方食鱸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筵來聽也僕人走視

官實欲食鱸遂以告皆停餐而來俾曰諸公救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得藏者携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坐門東紉曹吏坐門西方奕碁人及階鄒雷方博裴食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乎通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笑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知也漸入山

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爲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捨之而去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逮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既而張捕來曰裴少府買魚湏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奕碁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羨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奕實皆喜魚大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笞之我咄諸公曰我是若同官而今見殺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我大呼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鱸手王士

良者方礪刃喜而投我於几上我又叫曰王士
汝是我之常使歸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自
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據吾頸于砧上而斬之彼頭
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人驚心生愛
忍然趙幹之獲張綱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
階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于是三
君並投館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
乃卒

陳堯佐戮鱷魚

陳真宗咸平間中陳文惠公堯佐謫官于潮潮人張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三

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於江溪倏忽鱷魚尾去
其母號慟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公聞而傷
之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鱷魚遠徙今乃賊人
則不可赦乃命二吏督漁者拏舟操網往捕之人
皆謂鱷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所能捕也公曰不
然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
子威命晦明風雨不踰也鱷魚特遠與陰毒茲民
物律殺人者死今魚之食人又何如焉昔昌黎文
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鱷魚之有知也若之何
而遂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

于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果
吾網輒止伏不能舉由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
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
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
而能獲之者乎既見則駭而喜曰生于世有百歲
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降伏彷彿之狀雖相遠
百步尚不能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古今之
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于吏至
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之威
刑乎既而鳴鼓召吏告其罪戮之于市而烹之又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四

妾魚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礼有媵爵謂先飲
一爵後二爵從之也楚詞魚鱗鱗今媵予江海間
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人號為婢妾魚
唐詩江魚群從稱妻妾塞雁聯行號弟兄

鶴溪鰱

謝靈運守永嘉游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三女浣沙
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
箭射雙鶴試問浣沙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遽然下

顧又嘲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
言何事甘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
頭食食罷自還潭去踪何處覓吟罷遂不見

淫魚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頭與
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下伏侶
鬐有髻而無鱗出于江中其性喜音聞樂作則出
頭水上聽之是聽琴獨淫魚爲然今談者胥謂瓠
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乃若繫指凡魚矣于其出處
亦無小誤也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三〇五

海蝦

劉恂者會登海舶入舵樓忽見窓板懸二巨蝦壳
尾鉗足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
刃嘴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如
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亦而鉗
硬手不敢觸觸壳紅透彎環尺餘何止千盂也
北戶錄云滕循爲廣州刺史有客語循曰蝦鬚有
一丈者堪爲拄杖循不之信客去東海取鬚四
以示循方伏其異

陳瑀縱蝦

出嶺南

承節郎陳瑀權監章安鎮平日不殺生有鮓巨蝦三

十枚者不忍付鼎鑊姑以寘大桶內貯水育之夜
夢三十人皆着淺碧衣目光閃爍列立于前一最
大者致詞曰某等無罪將罹性命之厄非明公不
能免其死願少留意陳起應之曰我以一賤官又
暫攝事安能任活人之責皆曰但恐公不肯爲此
談笑間可辨也再四申懇竟而悟其故亟取蝦縱
之海舉群悉昂首反顧如感戀之狀久而乃沒

蝦盃

潮州南邑縣產大蝦長二尺土人多理爲盃王子年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六

三〇六

拾遺記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爲簪洞冥記所謂鬚
然也又按毛詩義其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
交趾以爲盃盤實奇物也

海鏡

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兩片合成形殼圓中甚平滑
白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紅蟹小
如黃豆而螯具足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
海鏡亦飽或迫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腹立斃或
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章舉

童舉形如鳥賊聞越間多聚鮮者燦如水舟以姜醋一食之

海月

海月如鏡白色正員常死海邊其桂如搔頭大可食

石鉅

石鉅乃章舉類身小而足長入鹽料乾燒食之美

揖怒蛙

越王勾踐既為吳辱常蓋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

遊見蛙怒勾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荅曰

蛙知是怒何怒不揖于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平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禁蛙

靜蛙池在湖州安吉州西常樂寺昔擊法司厭蛙聲

暗耳以法驅之至今池中不生蚪斗又禁蛙池

在長沙善化縣岳麓書院前相傳宋張栻讀書于

此厭蛙聲聒耳禁之自息至今夏無蛙聲

墨池在無為州治內西北宋米芾為守日所鑿池中

蛙聲聒人芾取瓦書押字投之自是蛙不鳴山志

宋李城信州取土築城為壕百畝渺若江湖名曰南

池池邊舊為里人居後入元滅徹來監是郡遂有

其地每春夏之交常苦羣蛙聒耳無計以去

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朝京回因以告之廣微

瓦片朱書符籙使人投池中戒之曰羣蛙自此毋

作聲于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也東園友聞

元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答太后駐輦懷孟特苦

羣蛙亂鳴終夕無寐翌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

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今後其勿再鳴自

此寂然至今此地雖有蛙而不作聲後仁宗入京

誅安西王阿難答等迎武宗即位時大德十一年

也越四年而仁宗繼登大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十八

鼎行在之所雖未踐祚而山川鬼神已陰來相之

虫魚微物自聽令也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

蠅味之美

余頃官海上同寮多吳人盛誇蠅味之美坐有一閑

右士人大噓吳人不能平余從旁為解紛曰漢東

方朔言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土宜

姜芋水多蠅魚類師古注曰蠅似蝦蟆而小長脚

人亦取食之漢唐皆都雍東方朔言水多蠅魚是

漢都人食之宗廟薦獻亦用蠅霍光傳曰霍山曰

丞相擅威宗廟羔兔蠅可以此罪也非宗廟薦獻

而何矣人喜曰今日蝦蟆價三倍矣

龜有八名

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王虛凡八名其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云其龜得之者財物歸之富至十萬蠅蚋不敢集其上酉陽雜俎

著龜神物

易繫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予嘗考神物莫著龜若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神龜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十九

蓍謂即叢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蓍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五十虛一之數又龜壳無問巨細背上中間一行五窠以應五行兩岸八窠以應八卦兩邊二十四窠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一之數底板為地凡二十四窠以應十二州八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計四十九窠即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蓍龜之所以為神物也卜筮以定吉凶淵乎微哉

李椿年龜形

李椿年仲永為士人時于浮梁縣學值相者曰君容

狀真龜形非直肖似而已蓋龜精也在相法得其

真者極貴然有一說最忌為人窺見萬一如是則未來福祿一切消滅矣李異而志之平時不好潔淨或經歲不沐浴衣裳垢膩面目黧黑常若在泥塗中為左司郎中忽命具浴一小妾隨直令伺于外不許入室越兩時許全不聞水聲妾疑焉揭簾窺之不見主人徐入索之乃一龜踣踣桶內妾驚走偏告家人李旋出浴怒其掩已不備又恐妾惑眾遂斥還鄉猶畏其語泄墮諸道中後為戶部侍郎得罷守宣城所用小吏方澤者本邑廳之隸李以為幹僕從住宣及奉祠縣令永嘉薛季益治具延款因如廁頗久澤候之與向來小妾所見同李極不樂呼之前告以區處家務至纖至悉始道相者之語未幾而卒夷堅志

元緒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東之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雁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二十

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詞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煮之立爛故今烹龜猶多用桑薪呼龜為元緒山果

幼女効龜呼吸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遭亂避地有一女四歲不能言又不忍弄之乃縣籠於古冢中異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婦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即餒見其傍有一物引頸呼吸効之故能活廣定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主一 三月廿四

石中龜

郝世亨在會稽造墓其地多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了無孔也得非龜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龜行動如常龜無異石受龜如人刻安之出雲 龜志

蜀郡龜殼

唐贊皇公李德裕曰蜀傳張餽築都城屢有頽壞時有龜周行旋走至是依龜行路築之既而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嘗聞龜殼猶在城內昨詢訪者舊有

軍資庫官宇文遇者言果在庫中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為腰帶勝具自張儀至崇文千餘年龜殼尚在而武臣毀之深可惜也出戎幕 問談

龜溺

南人采龜溺以其性妬而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趣聞壘力小致斃者采時取雄龜置瓷盆及小盤中干龜後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潏而失溺又以紙炷火上煬熟點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鏡照也得於道士陳釗

龜論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主一 三月廿四
龜者水產而成形故八百年反大如錢夏則浮于香荷冬則藏于藕節為人所驚則隨波流蕩在于荷中可審而察之有黑氣如煤烟于荷心其狀甚分明游人往往見之此之謂息氣也故非有大法者則莫能取之矣或見其氣輒莫驚動其荷當潛含水及油膏喫之則龜弗能遁形矣虞澤產水術云油膏可以見水族靈物若獲之可以其色占於未萌凡卜當以心指其龜若卜其生事龜之甲文乃變為莖花之色其紅可愛若卜其死事龜之甲紋乃變為黠黠之色其污可惡若卜其善事是龜

也蹒跚跳躍而弗能止矣若卜其惡事則泊然不復變其色伏息竟日而復興其論曰夫甲黃足赤眼白尾青腹黑者蓋稟受乎五形之粹也然而性畏刀鋏之器聞其聲則不能動矣其論本則在於鴻毛溪之南九岩石室之中石可半畝許大其色狀如黃羅故謂之黃羅石覆其岩之上刻以金玉皆周書小篆体故鍾山大岳主寶宴之所秘錄也李淳風采藥于鍾山鴻毛溪紫菰石室中遇岳主詰之遂潔精誠虚心仰視默記錄進太宗皇帝焉

白洋龜異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圭 三〇六八
洋朱氏為越中名家甲科奕世祖塋有石沙臨水形如龜海水沒龜族必登第如兩御史節鹿與太守燮元縣令瑞鳳登第時皆然隆慶辛未歲一巨龜出冢傍為里人獲而殺之萬曆乙未里人復獲一龜朱氏捐金贖之大盈一尺二寸遍休金紋五色鮮異目光如電有四人立背方行為文奠之并卜所往欲之海遂以舟載將至海尚餘數十丈一躍而上頃聞水聲劃劃遂不見

良坑龜

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有下寮于良坑得一龜長一

尺持獻彥回父群官畢賀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騎馬送龜却至坑所彥回為房州司土之官屬三川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俄大龜引路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地得免水難其夕彥回夢云龜乃昔日良坑得龜者蒙使君釋生之惠故此報恩

龜王紋

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橫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于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真有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圭

龜毛兔角

補經云龜毛兔角喻必無也不知中國商紂之時已有之書云蔡生毛兔生角也龜大更童謡云彼毛者貂而龜也毛彼角者鹿而兔也角毛與角與亂典也且占者謂于戈將起尋果有武王之事集微

龜溪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泰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行經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于路買而放之于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

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愉別傳會稽後賢傳類真卿石
云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下後人因以爲臨廟後
大冢碑甃半露愉肝藏也古木數株堅如鉄石故
老相傳云愉卒後龜叩巢木植于此至今號龜叩
樹溪名龜溪橋名龜回橋

龜卜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
遷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
占亦如前苗疑之起執其裾問爲何物其人不得
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吾祖若父也今朝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廷廣池且及吾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釋之即以
表聞已而掘池得龜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
輦送他水聶心遠云或謂物之靈無如龜故決嫌
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龜不自知又決
之人人靈乎龜靈乎此事見吟雲集

平福公

唐故宮池中有一大目龜常出晒背人見其甲上有
刻字微金曰平福公卜君靈應古老傳是武皇宗
美人所養福犹腹也借音而已

裙襴夫人

晉祠小池畜老鰲大如食盤有人題闌柱曰裙襴夫
人鳥衣開國

姚周食鰲

相城濮沱楚側姚周者浚池得鰲十餘枚其一尤巨
適有府史至擬烹啖之史曰昨夜夢見黑衣人懇
言我被姚氏肝執公幸哀救福壽無量此豈是乎
釋之吾不忍食周咲曰吾正喉緊安能作放生道
人竟臠以饌史不食周飽餐而別抵暮腹痛號呼
入夜卒

三足鰲殺人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人持鰲而三足買婦令婦
庖之既熟婦不食出坐門外夫食訖入視之已失
所在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皆在如蛻形者婦驚
怖號呼里甲聞之以婦爲謀殺夫而錄之官知州
甫田黃庭宣掬之得其情婦婦于獄召漁人限捕
三足鰲來即于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治而出重囚
令食之食畢引入獄門已化盡矣所存不髮皆與
百姓同乃原婦罪

三足鰲益人

山東商三十五里曰從山從水出其上潛其下其

多三足蟹食之無盡夜是從山多三足蟹也又云
放皋山東五十七里曰大菩山陽狂水出焉西南
注伊水中多三足龜食之無大疾可以已腫是大
菩多三足龜也按三足蟹云食之害人而此云益
人豈所謂害人者別是一種歟

蟹腹蛇文

蛇化蟹蔚千戶常親見之沙上初蛇盤為一束反覆
自擲者數十次若一匙餅少焉首足出矣久之蹯
蹯入沙而去故蟹未入水腹下尚有蛇紋者食之
殺人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一

在此

太倉董氏嘗捕得一蟹人首而臂出水作歎息聲懼
而殺之酉陽雜俎名曰在此蟹身人首鳴則若云
在此在此故以名之

毒瑁齋

瑁瑁形如龜鼈背甲十三片黑白斑紋相錯鱗以
成一背其邊裙欄缺齧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鬚前
兩鬚長狀如楫後兩鬚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
楫棹水而行海人養以鹽水飼以小鮮俗傳甲子
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瑁瑁齋

玳瑁解毒

玳瑁形狀似龜唯腹背甲有斑點本州云玳瑁解毒
其大者悉婆薩石兼云辟邪廣南盧亭人也獲
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
小者二片帶于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甚
極苦楚後養于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
盧亭送于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帶之若飲饌中有
蟲毒玳瑁甲即自搖動若死者無此驗

鸚鵡螺

鸚鵡螺狀似覆盆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
為名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為魚肝食殼乃浮
出為人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故自像鳥為作
兩目兩翼也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一

子六

壕山

韓文公詩壕相粘為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
牡蠣附石而生硯礪相連如房故名鰲房讀如阿
房之房音勿見一名壕山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
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壕崗一塊肉之大
小隨房所生每朝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虫入則合
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壕山迷向背佛

字屢氣常吹噓

瓦屋子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南中舊呼爲空慈子項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呼瓦屋子以其壳上有稜如瓦故以名焉壳中有肉紫色而滿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齋人吃多即壅氣背脾煩疼莫測其本性

玉珧

郭璞江賦曰玉珧海月吐內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曰肉柱膚寸美如珧王臨海異物志曰玉珧柱厥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九

甲美如珧王趙德璘侯鯖集曰韓退之詩云馬甲柱正謂此字書曰珧唇甲可飾物爾雅釋弓曰弓有緣以金爲之謂之鏡以玉爲之謂之珧今人但用瑤字固自有珧字也東坡詩云金螯玉鱸餅吹雪海螯江柱初脫泉但用柱字李商老詩云江瑤初脫柱螯山吟疊啼却用瑤字也

蟹類

郭索傳

太玄經錄之初一日蟹之郭索後蚶黃之郭索心不乙也范明耕曰郭索多足荀子曰蚶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充司馬公曰蟹大腕而二螯用心躁也杜

詩壳內裹黃金螯中嵌白銀陸龜蒙詩云自是揚

章行郭索且非何嗣嗽銀螯黃索玉人爲謝鼎調

酸辛未薦瓊漿又詩黃泥本自行郭索東望橫行

豈願身陸放翁詩未嘗膾嚼况敢烹郭索曹表

父詩云好事不知隨尔去能令郭索到尊前疏僚

詩云研溫春鉏雨鱸腥郭索泥郭索字介夫系生

乎吳今吳越江淮間孳種猶上應辰宿次義翁之

画義取諸離漢楊雄草太玄經獨推稱之性耿介

不受擾觸外剛果若奮矛甲中實柔美殊無他腸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三十

三百七

人皆愛之稱爲無腸公子歲至西南風高霜凜月峭佳穀登場之秋更甚得志至采雙穗以朝其宗是爲智且義者至若風味開爽如老于騷者而世欲樂而食之不亦愚且昧乎惟畢茂世與之狎最爲相知者陸龜蒙黃太史更能知其可佳相與擊節於酒杯間及筆硯中其它騷人墨客固多推讓未有如二三公之心相知者它支不乙曰蚌曰鱉往往過美如樂于佚甘而略不通騷者又有蜆蛸輩皆六么陋幾草茅宴人不足道矣惟介夫有稜韵有風雅尚庶幾于直而寬溫而栗亦一代之雄

天下之奇平贊曰畢茂世有云左手持蟹螯右手執杯酒拍浮酒池中豈不了一生事

蟹原

易說卦曰萬為蟹孔穎達曰取其剛在外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冬令介虫為妖注云後漢五行志曰凡為蟹蟹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蟹之屬也大戴禮曰甲虫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蟹亦虫之一長也廣雅曰蟹蛇音也其雄曰螳螂雌曰博帶玉篇作浪

蟹志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三

三

龜蒙蟹志云蟹族之微其為虫也有籍見于禮經載於國語楊雄太玄詞晉春秋勒學篇攷于易為介類為龜為蟹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勞行者與參於藥錄食蔬蔓延于小說其智則未聞惟左氏記其為長也楊雄譏其躁以為郭索後嗣而已蟹始窟穴于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早夜腐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道焉然後板拔越軼而去之十六七既入於河則形質浸大于舊自江復起

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趣遁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德而朝其魁不近于義耶拾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者不近于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于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楊雄聖人之清也六籍聖人之海也苟不能舍沮洳而實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於水虫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蟹云

龍溪巨蟹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三

三

福州長溪之東二百里有湫淵曰龍溪與温州平陽接境上為龍井山其下有大井相傳神龍屈之消熙初年七八月之交不雨五十日民間焦熬不聊生罄祈禱請甘莫應士人劉盈之者一鄉稱善良急義好施予倡率道士僧巫具旗鼓饒饒農俗三百輩用鷄鳴初時指井投牒請水到彼處天已曉僧道四方環誦經呪將掬水於潭見一巨蟹浮游水面一鉗絕大背上七星狀如斗大如丸彈光采殊煥爛還滌淨泥迎挹之蟹隨之上昇者才動足雲霧豁然亂興未達龍溪雨已傾注明日遍迎往

鄉間觀者擁塞忽失蟹所在其澤霑足眾議送之
歸彷徨訪尋乃在剗後園池內又明日始備禮供
謝復致井中自後有所祈必應

海中巨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汎海往天竺國漂入大海至
島中見一胡人衣艸葉俱而問之胡云予亦漂沒
隨流至此採木實艸根食之其眾怜而載歸胡乃
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瓈等寶取既滿船
胡令速發山神若知必來追逐于是隨風行可四
十餘里遙見峰山有赤物如蛇形漸大胡云此山
神惜寶來逐也舟人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
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
山神聞神多不勝甚惧之今螯出無憂矣良久蟹
夾蛇頭死于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

蜂蟹有義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于塘取蟹入饌一
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背脫不
能行二蟹昇以過斷因歎曰人為萬物之靈兄弟
朋友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擗陷之者水
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拆斷終身不復食蟹聞

之晚香叔父云太倉張用良吾妻兄也素惡胡蜂
蟹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虫投於蛛網蛛束縛
之甚急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含水濕虫久之得
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此親聞之用良者
古人謂蠢動含靈觀此益信蜂事與袁忠徹所記
金虫正相類

紅蟹壳

儋州出紅蟹太小壳上多作十二點深燕脂色其壳
與虎蟹堪作叠子按蟹一名蛭音廣雅云雄曰螂
雌曰婢帶抱朴子又曰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
蟹也古今注云小蟹一名長卿廣志云小蟹大如
貨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蟬中生死不相離山海
經載千里蟹洞冥記有貢百足蟹長九尺四螯者
今恩州又出石蟬

金陵極多蟹古傳有巨蟹背圓五尺足長倍之深夜
每出齧人其地有貞女三十不嫁夜遇盜逃出遇
巨蟬橫道忽化作美男子誘之貞女怒曰汝何等
精怪乃敢辱我我死當化毒霧以殺汝遂自觸石
而死明日大霧中人見巨蟹死于道于是行人無
復慮至今大霧中蟹多饒者

內黃侯

內黃侯蟹也曾文清謝路憲送蟹詩從來嘆賞內黃侯風味尊前第一流只合螯跚付湯鼎不須辛苦

上糟丘詩人土屑

黃八

偽德昌官使劉承勛嘗蟹但取團臍圓壳而已親友中有言古重二螯承勛曰十萬白八敵一个黃八不得謂蟹有八足故云

一品膏

虞絳弟純以蟹肉為一品膏嘗曰四方之會當許舍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三五

二四十五

黃伯為第一

水晶人

二三友來訪買得蟹蝦具饌語及唐士人曰逆風至長須國娶蝦女事坐客謝謙冲曰蝦女豈不好白角衫裹个水晶人滿座無不大笑

軟雪龍

京洛白蟹極佳烹治罕有得法者周朝家僕楊承祿造脆骨蟹獨為魁冠禁中時亦宣承祿進之因文其名曰軟雪龍

彭越

似蟹而小世傳漢臨彭越以賜諸侯九江王英布獵得不忍視盡以覆江中化為此故名彭越

醉如泥

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泥然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一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一

三六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鱗介門

昆蟲類

蠶市

仙傳拾遺曰蜀蠶叢氏王蜀教人蠶桑作金蠶數十
每歲首出其一給民家每給一蠶所養蠶必繁息
即歸于王王巡境內所止之處民則成市蜀人因
其遺事每年春置蠶巾也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
蠶為絲禮記享先蠶即西陵氏也

仰史彙編卷之百六十二

八蠶之綿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
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慎按漢俞
益期牋云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
嘉有八輩蠶一曰蛺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
初績三曰蛺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
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
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此
則八蠶之實也李賀詩時餒吳王八繭蠶則直謂
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之過也

蠶神

蠶與馬同氣蠶為龍精其首類馬星屬天驕月直大
火則浴其種周禮馬質禁原蠶者為其傷馬物不
能兩大也今術家末偃蠶塗傳馬口即不能齧艸
蓋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為馬祖事本如此
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祭先蠶皆天驕房星也為
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
同其類爾荀子蠶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
是又以其形言之有相似者而後世遂為蠶女兒
之說有馬明菩薩之說有馬頭娘之說見于中華

仰史彙編卷之百六十二

二

嫁金蠶

南方人畜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
中以毒人人死蠶善能致他財使人暴富而遣之
極難水火兵刀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具中
投之路隅人或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

誠感金蠶

池州進士鄉閭家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侵晨啟戶
見一小箬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
器數十件約重百兩迨曉寂無追捕者遂將諸器

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致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聞其左股上有物蠕動見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撿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虫隨足碎復在開胸腹上矣弃之于水上投之于火中刀傷斧砍皆不能害衾稠飲食之間無所不在聞甚惡之遂訪友人之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謂之金蠶爲禍頗大能入人腹中殘齧腹胃肝腸俱被食盡命亦難存聞愈懼乃以籠挈之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之聞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之不爲也然則奈何

評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二 三

閻曰復以此虫并舊物置籠中弃之則無患乎友人曰凡人畜此虫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虫乃去直以原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閻乃仰天歎曰吾平生清白自守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妻曰今日不送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虫齧於口中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因白金之故亦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不爲害乎

乎

蠶異

元至正九年間河內民皆養蠶及熟而上箔共結成一幅宛如旗狀又一家蠶數千萬共結成一繭大如數石甌蓋亦俚虫之孽爲兵之兆也

鄭州路宜君縣孟黃村呼景賢母舅石氏養蠶三十箔其蠶忽變萬蠶併爲千千併爲百百化爲十十化爲一巨蠶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絲計重十五斤當時以爲瑞及元末小搃兵王保保與慶陽李思齊治兵相攻屠剪其村石氏遂滅

評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二

四

請

蠶蛾

蠶蛾懷子出蠶始與雄交交而放子若無雄則子放而不育諸魚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着子謂之放白魚種始成如遇鯉則爲鯉遇蜻則爲蜻也

蠶卵醬

蠶卵醬交廣溪洞間酋長收蠶卵淘擇令淨肉以爲醬或云其味鹹似肉醬非貴客親友不得知其味

玄駒

古今注曰蠶名玄駒何也曰河內人並河見人馬數

十萬皆如黍米以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大騊、人名蚊蚋曰黍蟻曰玄駒楊雄法言曰吾見玄駒之步云元駒非也

莫氏庵蟻

湖州月河莫氏衣冠大族也祖塋在十峰之西南曰齊山古木千章巨竹萬挺一郡形勝無與比倫乾道二年正月僧庵中堂忽有大蟻聚焉往來營營不見其止未覺為有異也明日視之梵磚上蛙成大樹一株根幹壯實枝葉扶疎觀者靡不嗟賞謂圖畫之工有所不逮僧飾以朱闌護惜甚謹至今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五

五

三十年間尚存也

翁有一士人與鄰女有情一日飲于女家惟隔一辟而無由得近其人醉隱几臥夢乘一玄駒入辟隙中隙不加廣身與駒亦不減小遂至女前下駒與女歡久之女送至隙復乘駒而出覺甚異之視壁孔中有一大蟻在焉故名蟻曰玄駒

賈子說林

養柑螳

廣州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虫損食其實惟樹多螳則虫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螳于是遂有牧螳而販者用猪羊膊盛脂其中瘖口

置蟻穴傍俟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螳

蚊賦

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墜者折脊碎腦而蚊蠅適足以翾豈曰美之蓋刺之也又晉傳選蚊賦曰水與艸其漸茹育茲孽而成蚊嚙味銳於秋毫刺鉞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傳物而能飛肇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群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乃殮膚體以瘠飢妨農工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蚊之為害選之賦庶幾盡之矣

蚊大如蠅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二

六

孟載詩有田豕白蹄高似鹿野蚊花股大如蠅之句人多謂其狀蚊為過實宋樂間金文靖公幼孜扈駕北征其紀行錄云嘗次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撲面嘍嘍拂之不去則其大又不但如蠅矣

白鳥有二

夏小正曰八月辰則伏丹鳥羞白鳥白鳥蚊蚋也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丹鳥腐艸化之羞進也謂食蚊蚋也又白鷺見杜詩黃鳥時兼白鳥飛之註東坡詩不怕飛蚊如立豹立豹亦蚊也

蚊母

江夏有蚊母夏夜鳴吐蚊於叢蒿間又有蚊樹類枇杷熟則皮裂紛然而去

露筋驛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驛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帖喉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召伯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羅此處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為蚊所食至晚見筋因名

蚊事

夏有黍民古今注蚊出于廬霍呼朋引儔訝雷車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七

三七五

之殷殷

見尚書

填空蔽野疑霏陣之漠漠

○利嘴踰麥芒之纖狹翅過春水之薄其賦形

至眇其為害甚博豈泰山之能負莊子云詎九牛

之可搏漢書博○華仙鼠古今注以之腹而莫

追莫悔投秋中秋謂蜘蛛之罔而自捐自弃○

宜先哲之永歎謂通夕而不寐莊子云蚊蚋之

以貴嬪之被寵而不惜不整南史畏長遜之

當路而莫近莫窺南史○晉室孝子獨當以身

展勤高郵貞女高郵有莫全其軀○蓋嘗究

厥譜系考于典集寔蚩尤之餘孽始涿鹿之誅殛

僅存膚血之遺餘致滋種類之蕃息見○驟致

身于雲臺而羽翼翺翺賜冠子雲臺之高逶迤威

於河內而人馬藉藉古今注河內有人常見黍米

化蚊飛去惟小白之昏昏臥拍寢而悵悵念白鳥之

阻飢寒翠惻而聽入樓子駢空中之蚊而挫汝之

精空中有物其名為蚊江東之賜而不復孕

汝之形爾雅此鳥吐蚊舉所為蚋者而族烹于秦

饒秦謂取所為蚊者而築觀于楚廷文賦全楚

謂之文載

東方朔蚊賦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六十一

八

三七七

東方朔蚊賦曰長咏細身晝伏夜興好雨惡烟為掌

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氓崔豹古今注云河內有

人常見人馬滿地如黍米大取火燒之皆作蚊蚋

飛去因號蚊蚋為黍民潘子真詩話載紫姑神賦

蚋賦曰其來續續紛紛如烟如雲常聞秦謂之蚋

謂之蚋用方朔賦中字也

蟲

呂晉伯云除蟲法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歛深淵默

添五字置末帳間即除此理不可曉然未試也

詩

周公謹曰今負日茅簷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媼
捫身得蝨則置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
揆之于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葉南陽
夏斷河內臨東陽即鄆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
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蝨蝨陳思王
著論亦曰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三人
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蝨蓋亦自有
典故可發一笑

阮籍大人先生傳云不見蝨之處禪乎逃乎深縫匿
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然炎丘火流焦城熾都羣
蟲動乎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蝨
之處禪乎

之處禪乎

蝨賦

蝨賦云飢啞餉血貪不知止飽緣於衣私若自喜生
誰使之死亦由耳世之小人含爾焉比

困捫蝨詰辨

東坡間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蝨乃曰此是
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
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
勝負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

因辨蝨之所由生坡曰生於垢膩思謂成于綿絮
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
容勝後當作餽蝨語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
前事言之祝令合以蝨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
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
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餽蝨二公大笑具
宴爲樂

蝨藏

孫真人千金方有治蝨藏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
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
州史彙編卷之百本十一

藏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妝銀釵簪花其門
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蝨投口中幾不
輟手旁人笑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
之所云爲不妄也又在劍州見僧舍凡故衣皆煮
於釜中雖裋衣亦然蝨皆浮于水上此與生食者
少間矣其治蝨則置衣茶藥焙中火逼令出則以
熨斗烙殺之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蝨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
蝨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日
矣今君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于被上

須臾皆隕焉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被上
一線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蟲也蓋痛惜久之不知
其故蓋是夜有刺客爲主所屬得金百斤來害焉
其人有古創利甚着處必破見血立死是夜其人
劍一下即見血以爲殊死矣歸報其主相對歡甚
明日遣人嘲之無恙也訪得盜事始知其夢蓋蟲
代嵩死也

蠶化虫

後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釋教令置蠶
於綿絮筒管中久亦飢死有人教放青草葉上經
宿沾露則化爲青虫飛去試之信然

恙

歐仲培曰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
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賸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處天子無
恙風俗通云恙毒虫也喜傷人古人艸居露宿相
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呌人則病
名曰恙恙也常入人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恙
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
以爲虫或以爲獸或謂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焉

及虫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字看廣韵其義極明
于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虫善食人心也于恙
下云恙獸如獬子食虎豹及人是恙與恙爲二字
合一之神異經証矣

石去

石去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艸花南越江淹
石去賦序石去一名紫萼蚌蛤類也按本艸謂之
石决明圖經曰珠生南海石决明產出也王維送
元中丞轉運江淮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去春升
去字作蚌或作蚶去音切

蜘蛛

陽雜俎云蜘蛛大如車輪怪不之信及聞都少卿
南豪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闘而龍爲
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系蛛不能爲遂爲龍
取珠去蛛灰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又雙槐
歲抄云成化七年蘇州盤山有蜘蛛與龍闘外友
人吳兩江亦云家客上江永某人家住山間一夜
爲龍取蜘蛛之珠山水盡折水漏數里來家遭害
然後知六合之內異物異事未可以不見爲怪也

螻蛄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誣伏獄將上有螻蛄行其左右遠祖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授飯與之螻蛄食之而去有頃復來形体稍大異之乃復與食如此數十日其大如豚及報當行刑螻蛄忽掘壁成大孔乃破械而出後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以四節祀祠螻蛄于都衙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爾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三

蠅

符堅將赦與王猛符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驅去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垣之耳事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奪嘆曰其向蒼蠅乎

蜻蜓螢火

蜻蜓貼水飛時以尾蘸水中杜詩所謂點水蜻蜓款款飛是也然不知點水者乃生子也既生則青

鮎魚食之腹脹孕虫噬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名曰蝦蟇虫及蛻始為蜻蜓此西湖舟子所言腐草為螢月令古今注皆然然米中細虫尾亦熒熒久而生翼飛去此則毛詩熠燿宵行者是也又嘗見朽楊木變作蟬者半截尚是木也移時即全變矣此格物者亦所當知

水螢

螢火有二種有艸螢有水螢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悅艸螢之夜翔此艸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云水螢為虫惟虫能天彼何為而化艸此何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四

而屈泉腹可自持故無取于蟹足能自運亦自憐於蛻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馬蠟也淮南子作蜎水螢之名狀亦猶蝶有草蝶水蝶二種云

鳳子

禮部王負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子讀唐韓偓詩有幾兒嗟更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為蝶也

蛺蝶枝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觀岩側有一木五綵初冒
丹青之樹因命僮僕採之頃獲一枝尚綴嫩葉凡
二十餘个有翠紺縷者金眼丁香眼者紫斑眼黑
花者緋綠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葉者愚因登岸
視之乃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甘橘樹垂變為
蛺蝶鳥足之葉為蝴蝶皆化使然豈虛語歟又會
要云大食國西隣大海嘗遣人乘船經八年未至
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
長六七寸見人皆咲動其手足尻著樹之幹使摘
取一枝小兒死矣異苑大元中汝南人入山伐薪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五

五

見一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
嘗伐餘伊竹一宿見雉頭頸盡就身猶未成此亦
竹為蛇蛇為雉也

爾雅虫

小符折字為戲得父緒予過其家止見家庄客來呈
爾小符曰此虫雅哉予曰子將拆爾為二出雅字
以張本若作爾雅虫無疑也適中其謀轟笑而已

蝟

蝟毛順者雄逆者雌都下造濫縑帛者用之

青蚨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艸葉
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遠近其母
必知處然後各置於巾埋東行陰牆下三日開之
即以其血分塗錢上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毋用
母者即非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
寶即錢不還青蚨者一名魚伯

出窮神

治蚰蜒

北方有虫名曰蚰蜒狀類蜈蚣而細甚好入人耳聞
之同寮張大罷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無所
醫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苦之而莫能為計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五

謝豹

酉陽雜俎曰蜀郡有虫名謝豹常在深土司馬裴沈
子常掘坑獲之小類蝦蟆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
父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鼯鼠頃刻深數尺或出

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或曰謝人也抱耻死其魄為虫潛行地中羞見人故也或掘出之猶以足覆面作忍耻狀然不詳其何時人幼歲聞故老言如此

金龜子

金龜子甲虫也五六月生于艸蔓上大於榆筴細視之真金帖龜子行且成雙其虫死金色隨滅如螢光南人收以養粉云與永粉相宜

蛤蚧

蛤蚧者如蟾除背淺綠色上有土黃斑點若古錦文

和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一

十七

長尺餘尾絕短其族則守宮蜥蜴蟪蛄多居木竅間自呼其名聲絕大又有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于身傳云自旦至夜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愚嘗獲一枚閉於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蝎魔

國初西安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布政適喪僱客有以女為言遂娶之月餘一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閨人入私廨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輪臥于榻間驚而出

白焉不信叱為妖妄聞請曰他日願相公察掩之

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蝎伏榻上輾轉間又成

好女子言雖抵諱而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

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黃線見公

者欲有求耳公不終拒乃敢輸情布政許之乃曰

其昔為魅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

假女尸為人幸獲待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

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遂

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今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

於楣者是也至今猶存

和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一

十八

蟋蟀

蟋蟀秋曰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廕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蜂

蜂有五德焉刺芳者許之生刺人者致之死一何仁也他花則足粘而進闌花則背負而獻又何義也雖者在內雄者在在外又何禮也釀蜜未熟鼓翼而驚又何智也當其報午開如升衙又何信也嗚呼曾謂人而不如蜂乎

螟蛉歌

爰有桑虫實曰蜋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為子
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
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成父沒
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虫靈人不如虫曷
以人稱

蟾

雷彥國在青社河北太飢民爭婦之有夫婦強負一
子未幾迫於飢困不能皆全弃之道左空冢中而
去歲定婦鄉過此冢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
于未弃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冢中空惟有一竅

神史采編

卷之百三

九

元

蟾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
穴中意見在冢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
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人抱兒來京師
以示小兒豎張荆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
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
蝦蟆也決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
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予言蓋嘉祐六年也

柱中蝦蟆

唐懷州疑真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
中有蝦蟆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易之

以為新破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先無孔也

蝦蟆療犬傷

廣南作腫蝦即蛙也陶涇本草云青慈者曰土鴨黑
者曰蛤子腫以青為上漢書言郭杜之間多水蛙
魚宋書張暢弟為獬犬所傷豎云食蝦蟆膾膾成
食之果愈乃知前人食蛙久矣抱朴子云萬歲者
額下有丹書八字南史正傑云蝦蟆有毒初不信
暨食之病得藥下蛭蚪數升

喜子

有母子離別母每見鱗鱗垂絲着衣則曰子必至

神史采編

卷之百三

十

子

矣已而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
喜母均之一也

蘇志

報恩寺蜘蛛

德初報恩寺塔上有巨蜘蛛為龍所逐至廊下久
而裂腹取珠以去流血布地其身重十餘斤舊說
其皮為韉可以履水而僧輩患甚遷焚而弃之

赤蝦蟆

灶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蟆名鈞注屋之去之則止

守宮

東方朔傳守宮虫名也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

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也爾雅云此虫即蜚蠊似蜥蜴灰褐色在人家屋壁間狀雖似龍人所玩習者也淮南萬畢術云取守宮新合陰陽以牝牡各藏之瓮中陰乾百日以點女臂則生文與男子合輒滅去出感應經

魚合蜥蜴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躍則蜥蜴於艸中稍相依便共浮水上相合事竟魚游水底蜥蜴還艸中

求蛇醫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六十一

王

西陽雜俎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李玘過汴因以旱為言李醉曰欲雨甚易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每甕實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置于閒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十餘令各持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數百里舊說龍與蛇醫為親家故也又張師正倦游錄云熙寧間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霽霽放汝歸去翰府名談云宋內翰祈鎮鄭州夏旱公作文祭蜥蜴於禱所即

時大雨告足民乃有秋東坡詩云甕中蜥蜴為可笑

塗金蜻蜓

後唐宮人或網得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于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之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為之售于游女

花賊

溫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千載無人識久之未屬自聯其下曰花賊玉腰奴

篆愁君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六十一

三十一

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常以貧家壁立試之略不構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鑒處分拖涎來漾飾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蝸牛也

莎亭部落

浮屠氏彌陀經云極樂世界有白雀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故今人目為西方部落至于呼蛩為莎亭部落不知何謂

青林樂

唐世京城游子夏月采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女小兒爭以籠懸窓戶間聽聲驗其長短為勝負

又謂之知秋虫

海中蜈蚣

聞朱嵯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蜈蚣也蝦鬚長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

出嶺表異物志

大蜈蚣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鞣鼓取其肉曝為脯美如牛肉又云大者能噉牛里人或遇之則鳴鼓然火炬以驅逐之

出嶺表錄異

禁蜈蚣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三

三

南齊國子監將成太祖乘高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右首山喚為鷄鳴山以鷄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屈山水來看圖上太祖笑曰山上何用許多突兀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為雷所震突兀處悉平又嘗使毛老人為後湖土地至今無鼠蓋創業之聖君動與天合也

七修類稿

含毒蜈子微塵

含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柳連界尤甚為客中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搥于上以物封裏半日

毒則解矣若以手搔疥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更甚湘衡北間有之其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蜈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即焚蘆樹葉背

上春間生之葉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為五倍子治一切瘡毒收者晒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窠穴而出飛為蜈子矣黔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之不見能晝夜害人帷帳深密亦不可斷以粗茶燒之烟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又席上鋪油帔隔之稍可減

出嶺表異記

即且甘帶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三

三

李言即且甘帶即且蜈蚣帶也初不知甘之之義後聞崑山任子讀書景德寺中常見一蛇出忽有蜈蚣躍至自尾循脊至首蛇遂伸值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其味也聞蜈蚣遇螞蟓即不能行蓋物各有制如海東青鷲禽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又云蜈蚣見蛇從口入腹食其腸故云甘

李紳蛇形

唐李紳字公垂無錫之梅里人父悟歷晉陵令因家

焉紳讀書惠山小苦貧每有著述潛取寺中佛經竊識其後為主藏者所知致被毆辱後徙剡川天宮精舍一日熟寐舍前丹柰方結實有蛇據其上會老僧至驅之蛇入紳懷中忽不見僧異其事及竟問紳荅曰適夢在樹間食柰甚美似為僧逼而寤老僧以故陰異之延致院中肄業數年去將起解舉僧分索金助其行元和中果擢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歸寧李錡鎮江南辟為從事錡叛令紳草檄紳不從錡怒囚之後錡伏誅獲免穆宗召拜左拾遺翰林學士與元稹李德裕同在禁中時稱紳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五

三俊武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四年罷調淮南節度使拜尚書左僕射封趙郡公卒諡文肅事

見唐史無錄縣志

骨蝕犀

伯幾云今所謂骨蝕犀乃蛇角也以至毒宜解毒故曰蠱毒犀

五溪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見人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臥中手即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

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變為沙虱中人為疾額上有大王字眾蛇之長常食蝮蛇出朝野僉載

巴蛇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食之無心腹之疾出博物志

寶母產蛇

後漢寶武母產武而備產一蛇送之野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從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極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寶氏之祥出樓神記

神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五

蛇化雉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雉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翳已成雉半身故是蛇也晉宗廟武庫內忽有雉時人或謂為怪張司空云此蛇所化耳即使搜庫中果得蛇蛇出異記

天門山蟒蛇

天門山多峻秀岩谷透邈有大岩壁直上數千仞草木交連雲霞擁蔽其下有逕途微細行人往過忽然上飛而出林表若昇仙遂絕世如此者漸不可勝紀人號為仙谷時有樂于道者不遠千里而

來洗浴岩畔以求昇仙此林下會有智者謂他人曰此必妖恠非是仙道因以石自繫而牽一犬入其谷犬復飛去始知是妖邪之氣以禽之方遣近山鄉里募年少者數百人執兵器持大棒而先縱火燒其草及伐竹木至山畔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高下隱隱垂頭下望又更漸逼乃一大蟒蛇于是命少年鼓躍擊射然後斫刺而口張尺餘尚欲害人力不加衆久乃卒其所吞人骨與他獸之骸積在左右如阜焉又有人出行墜深泉澗者無出路飢餓必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神史彙編 卷之百全 王

其本質

博物志

靈蛇

搜神記云蛇千年則斷而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此蛇數四而至洛下所得者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符令自斷其身則先觸之令怒便不任其憤毒則自斷為

三其斯之處如刀截其皮骨文理亦而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曾斷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類能自斷不必千歲也

出窮神

蟒蛇

蟒蛇大者五六丈圍五六尺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斑文如錦額里人云春夏多手山林中俟鹿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唯頭角礙於口外即自深入林樹間閣首伺鹿壞頭角墜地鹿身方嚙入腹如此後蛇極羸弱及鹿消方壯悅澤勇健于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全

王

三五五

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

博物志

紅娘子

蝮蛇大者如柱其胆入藥南人脂其皮刮去鱗以靴敲蛇常出逐鹿食寨兵善捕之數輩滿頭插花趨赴蛇喜花必駐視漸近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亦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奔散伺之有頃蛇身竟奮迅騰擲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十人昇之一村飽其肉

蝮蛇脂

廣西有蝮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正沫着

陰即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此水乃蚺蛇出沒處有涎沫其中故也輟耕錄記挑撻少年奸淫為樂人左使致終身不舉者疑即其脂也又見孫思邈千金方鹿脂亦然

蚺蛇牙

蚺蛇大者長十餘丈圍可七八尺多在樹上候麋鹿過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即纏大樹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夷人伺之方以竹籤簋煞之取其胆也故南齊異物志曰蚺惟大蛇既洪且長綠色駿犖其文錦章吞麋及鹿乘養創宿享喜食供豆觴言其養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六十二

三十九

三十九

蚺蛇膽

蚺蛇膽雷羅等州有考蛇戶每年五月五日擔蛇入府祇候取膽予曾親看皆于大籠籍以軟艸盤屈其上兩人昇一條在地上即以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按之不得轉側即于腹上約其尺寸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乾以脩上貢却納肝以線合其瘡口即入籠或云昇

婦放川澤

某建州進蚺蛇膽五月五日取時膽鱗柱相去五六尺繫蛇頭尾以杖于腹下來去扣之膽即聚以刀剗取藥封放之不死復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

野食

兩頭蛇

兩頭蛇嶺外多有此類時有見者如小指大長尺餘腹下鱗紅皆錯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亦謬也管孫叔敖見之為不祥乃殺而瘞之慮他人見後受其禍而南人見之以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六十二

三十九

三十九

常其禍安在

化縣有兩頭蛇南城志云無毒夷人餌之

蛇吸人精

姚江張性之館于茗溪閔光祿家一館童嘗臥榻側無疾而面目漸黃肌膚日削暨治半年無効忽一夕月光入戶性之開幕視之一巨蛇張口就童子吸其口津性之輕以杖逐去童不知也性之亦不言次夕復見蛇將近童子性之仍逐去自後遷別室童亦尋愈

橘蛇

廣西太平府郊外有大橘樹有蛇萬數蟠其下每歲實成以數十石而人莫敢食有商人初至伺人不見密採數枚食之及邸中主人已覓其目赤曰此客是啖橘實者勿來累我驅之出商人初怒不肯衆共昇出之至稻圃漸斃無力仆地頃之遍躰發赤自跌其身以百數兩臂先脫旋脫二肢又跌不已化為巨蛇投橘中

蛇來聽恭

仰山元老既北歸青之山間有唐福元之故處深密岩險久無人迹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全

三十一

三十一

參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來蟠於室前抑首以聽既罷伸其下体如拜伏狀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蛇血去虱

正沂公之先為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飲先後至失酒頽艸間有醉蛇倒而拊之得酒與血怒而飲焉昏閉倒卧明日方醒視肯傍積虱成堆自是終身無虱

蛇醫

人為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

水內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為綠蜥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治之即愈因號綠蜥為蛇醫即守官也

解讀

冷蛇

用王有肉疾腹垂至肝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貯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土腹有數約夏月寅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出酉陽雜俎

雄與蛇交

陸種續水經常言蛇與雉交卵生于地千年始為蛟龍屬漢武帝元封中尋陽浮江親射蛟于江中獲之乃是其蛟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予少時嘗游杭州新城縣之伊山目擊此事方晚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羽翅零亂又復入艸中久而不出予切恠之薙草注視果一巨蛇雌雄蟠結纏糾津沫狼藉斯須雉驚南飛蛇亦入艸始驗說之不誣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全

三十一

三十一

艾蛇龜

新州白家山產艾置寸板上氣之氣徹于背他山微五分湯陰艾僅三分世以此重之又產花蛇白經

黑縹尾有佛指甲人以刀剖其腹浸盆水中其尾
卷而自剗腸血都淨乃以烟薰之專治風濕相傳
國初蛇自隔江率其種聰鐘聲于寺一漁子網之
損其主一目至今蛇種皆眇醫家以此辨其真偽
又產小龜如錢人以刀剖其甲理用韭菜細擦
食以蠅子其毛長及寸又如前剔擦其毛長尺一
雙直白金一兩性畏蚊螫其首即死十月埋土中
來年驚蟄出之上官多以為贈

南雍蛇

南雍以寅南雍外西號牆中有一蛇長數十丈大如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二

三

三

合抱木頭如瓮因身陷牆中有一氣孔如小錢大
廣西一生某因清明家人出買物偶坐舍中惟見
雞鵝聲哈哈叫入孔中彼知有蛇矣窺之但見兩
目如炬即白之大司成命鄰號二十楹盡移空乃
以長小竹末置一毒弩矢中其目俄聲如震霆二
十楹連牆俱覆矣始露其形如許大云隨白守備
廳令小教場軍砍剝為段扛弃江中人家宜常焚
雄黃可辟蛇所當記云

紅蛇

公路至雷州對峙倚舟候風勢見羣小兒簇二巨蛇

各長丈餘一如孔雀紋毛色金翠奪目一如真紅
魚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色白前後相次俱入一
枯藤窠內竟不復出故知蛇有艸木水土四種其
類不可窮也

率然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彩人物觸之者中
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
然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
如率然是也

出異神經

與苦稱冤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二

三

三

南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
一時無獲多以辟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壁虎
你好喫苦之說 國初大江之畔常崩人言下有
猪婆龍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 上祇言下有龍
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亦有癩龜癩龜何不稱
冤嗚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龜與辟虎孰
得與雷霆抗哉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二

徵兆門

前知類

卜珙郭璞

卜珙少通易郭璞見而嘆曰吾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珙曰吾四十一為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珙曰子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卿將也後珙為劉聰軍將敗死晉陽而璞亦

神史彙編卷之五十五

三百六十六

以公吏為王散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人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龍門之隱珙終不出則持節北平之命自不相及璞失身為敦參軍而復為嶠亮筆豈得不致其疑珙謂璞不為公吏可免珙被聰一召即行何也璞之言不能免則何為甚營之軀身被髮雪刀諷酸營免之策止于是耶殺身之禍二人知之而卒不免也術雖精何益而人復從而請其術不已惑乎

商瞿氏

仲尼魯人生而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

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志

氏先

武君常

武君常天后高祖也少年游洛下人謂為猴類郎以君常願下有若狼頷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非常形狀有富壽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君常不之信後卒如其言

房玄齡

神史彙編卷之五十五

三百六十七

房玄齡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奈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絕房者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啟謝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咸應其術

玄宗

方宗幸東都偶秋宵與一行帥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遐顧淒然發嘆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無患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初到成都前望大橋問曰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奏曰萬里橋上因歎曰一行之言果符吾無憂矣

李衛公

李衛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謁公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推年公初未之奇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三

與公默坐於簾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婦竟不知所之及會昌朝官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數

段文昌

唐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常半酣輟屐于江陵大街往來雨霖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笑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皋爲成

都館驛巡官忽失意昇逐之使攝靈池尉羸重劣馬奔迫就縣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部門兩炬皆滅先時爲臯奉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方與日者坐談文昌入謁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遷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是後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後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

出錄

王智興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四

三

王智興始微時嘗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寓居門側智興每旦起持帚屏穢于道必掃道士之門道士深感之後智興母終道士謂智興曰吾善審墓地若議葬當爲子卜之智興他日引道士出視地道士以智興所執竹策表一處曰必安此若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及智興再往其竹策有枝葉叢生心甚異之遂葬焉智興又曾自郡齋事赴上都宿鄂城逆旅遇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之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殂智興志之及期復過店問婦所生子因各

傷已卒矣

出唐年補錄紀傳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方為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詣薛許問張山人坐中有宰相否張答云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薛意其一人即已也又問曰何人曰崔姜二公而且同時默然不悅既而崔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今披褐我已正郎勢不相近也張曰命合如此事須同時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為京兆功曹充翰林學士時眾知涇將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五

三月五十三

柳光

太和中柳光者嘗南游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庵中松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貫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窗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趨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

餘卮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

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袖詞曰武之在卯

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晨深深然高高然人

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

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無尾心過吾道來至吾

里飲我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正其壁與乎其義

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先閱而異之遂行出徑數

平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有呂生者

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

美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三年其歲已卯則武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六

三月九十一

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晨者言其去世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位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始其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無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無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

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寢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隱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出宣室志

洪媼

李錚希聲言頃侍其祖茂直為江西監司日聞徐禧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洪有媼善以三世祿命書占人吉凶德占俾占之媼曰當兵死徐氏皆怒之媼曰無煩怒也其書古人所記其變且存以書示之圖一僵尸身首異處血汗狼籍而烏啄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全

七

三〇五

史徐氏欲以妖言機有司笞之媼以眾鮮得免後德占以永樂城破虜既害之蹂踐其尸正符媼說又曰禧經制西事日與沈括議入居永樂括不欲入禧以不同其計自以數萬人守馬虜大縱兵圍之四面不見其際禧節制諸將不許出戰城中兵將殺禧曲珍內平之守既久城中無水兵皆渴至有殺人而吮睛飲血者禧命掘井井深數百尺方及泉既汲禧命以軍額高下次第飲之眾兵怨怒凡汲一甕眾兵皆以衣漬而吮之眾渴不已請開城飲於濠雖死無憾城開外兵遂入而屠焉

避禍得禍

鄭秋澤常熟人以星命售于吳之西城長洲有二吏欲謁選京師往問命鄭云二公且勿問功名一月之內能全首領者萬分之一也二吏駭何以有此曰數也充軍為幸二吏悵悵不樂乃相與謀同游茅山以避之行至無錫一漆工來附載因邀至杭州曰杭州有西湖諸寺之樂且僕家海旁大族公欲久住不必費糧惟君所游日能具與饌之費二子大悅乃回舟之漆工家果杭之巨族也留連半月許一日散步河下見有舟武備甚盛問何舟曰曾府巡船也及夜眾拉二子登舟駭問此巡船何往眾笑不對方知行劫於外邑二子悲泣告不歸料而舟已解維行抵一村劫一富家席卷其所行而歸富家一僮甚能伏於岸下窺之熟識而去明日告於有司掩捕之并二子被執論死久之訴冤於上官乃得減死戍邊猶杖至幾死信禍患之來不能避也

李順興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年十五作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多中常冠道士冠好飲酒蕭保寅及言

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有百年者百曰者
及保軍敗績百曰也其意乃棒殺順興置城墮中
上及覽通使東觀事覺被誅以衣倒覆果如順興
之形一說

異僧

客劉公之為屯田員外郎旦夕有騰越之勢知
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
章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出見之且令僧坐簾下
章秀才獻卷公喜省之而意甚覺之乃去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九

而公與僧語不對呼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
必不愜奈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
正郎然須待適來章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
之不旬貶官章秀才乃處厚也後二十年章在中
書劉轉屯田郎中

韓湘

韓湘愈姪老成之子字清夫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
曰吾所學非公所知公使言其意作詩曰青山雲
水窟此地是吾家侵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
碧玉調爐養白珠秋實與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

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
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曰子能奪造化乎曰
茲事甚易即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花片上出
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公不曉湘曰事久可驗後公貶潮州途中遇雪俄
有人冒雪而來乃湘也詢其地乃藍關公遂足成
一詩與同宿傳舍湘又詩云舉世盡為名利醉吾
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
青乃出藥一粒曰服此可禦瘴也氏族大全

秦檜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三

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長脚每出游飲必委之
辦集有頭陀道人嘗入學至養正齋同舍生十人
錢時政范同等及檜在焉道人曰八座貴人已着
一屋闔了兩府從官直如許多范素薄檜乃指謂
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
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林

王露夷 檜王珪禹玉子仲山之婿因寧

王俊明

宣和初蜀人王俊明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
吾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無一星照臨汴分野

者更于宣德門外密掘土二尺試取一塊嗅
燥索莫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絕而為
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

柳員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望錄用一日請卜者
告以夢曰予柳姓也昨夢柳木仆地恐不祥乎卜
者曰君無憂木者牧也當牧柳州之地果如其言

石銘

元和九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歿子元濟拒命討
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詔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

神史彙編

卷之五

土

三

驪馬公既至因命封人深源城濠發其地得一石
上有雕蟲文字為銘封人持以獻公文曰井底一
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
繡公以示從事莫能辨其義有一卒自行問躍而
賀曰具元濟且歿矣丞相驚訊之卒曰前日封人
得石銘是其兆也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具
少誠由竹間一卒遂擁千萬兵為一方帥且喻其
榮矣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夫文以肥去肉為已字
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為酉字也障車
兒郎謂兵革之事也且須繡者謂宜退守其

公喜顧左右曰卒辨者是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
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裴
公因校其日果已酉焉於是公益奇卒之辨命為
神將

鄭度

開元二十五年鄭度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
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度度待之無異
禮它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度曰夫子云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其亦庶幾於此度大異之
因詰所驗其應如嚮度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

神史彙編

卷之五

土

三

而遲暮如是相如曰其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
來者時未至耳度因詢其壽曰秩滿當卒度曰吾
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改元又十五
年大盜起於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赤誠
向國可免遷謫不然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
第後數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涕泣為別
後三年有考使來度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
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元天寶十五年安祿山
亂東都度偽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
疾搯市令以自汙而潛拜章於靈武東京平令

司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卒

裴諝

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微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謁諝方與坐而吏持一刺有主簿房觀請謁諝謝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諝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諝觀具以對又懷中探一帋舊書以受觀諝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

既出未及易服

顧左右問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

俸者乎遽命吏出牒以署觀因謂二客曰君無患

遷謫凡事皆已前定其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至大梁有陸佳爲浚儀尉其往候之時坐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二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治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

然也次謂諝曰此後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

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

安禹既歸某卽往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

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

爲郡守一官君至三日當來奉謁此子命薄不可

厚祿願假俸十千以下此卽安禹子也微等咸異

其事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

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

後十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遷至

宰相後與時不合放還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南

子

十一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邈之

劉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

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預尉張穎者聞康

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

求見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果

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而康

已醉卧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請其所知琮曰自

此當再召問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

而終言訖將去潁固止之皆有所問謂潁曰君
八月初食驢肉食之遇疾宜不可救次謂潁曰君
後改官勿與官長不協如或不協必爲所害潁
不悅琮知其意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
指康曰此醉者不知爲誰明年當成名歷官二十
餘考壽考祿位諸君皆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
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時潁主陳倉郵
務常念琮言記之手板及駟騎交至或有與潁舊
者因與飲食俱啗驢腸數鬻至暮腹脹而卒潁後
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所陷臨濮令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三百七十一

蘇景先率吏士與賊戰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卽日
拜景先爲掌軍務長史而潁常與不協及此因事
被笞而卒邈之後同曹某登科拜爲汝州臨汝縣
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篆以終明年
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史罷
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蓋屋令比部員外郎連
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皆如琮所言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常欲妻
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

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成約矣無
何過於知已所薦將舉進士期於三年從母許之
殷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殷持棹造
焉生極喜之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
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及此請
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
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
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然此非君
之妻也君當娶帝氏後二年始生十七而君娶之
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因問鄭氏之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三百九十一

夫曰卽同郡郭子元也先娶五年而卒將嫁之夕
君其夢之既二年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
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婚鄭氏之母許之鄭氏泣志
欲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殷在京師夢鄭氏
嗚咽流涕曰某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
它人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而驚覺
殷異其事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
也殷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及肅宗卽
位以潛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
子元下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

自尚書郎諱官韶陽郡守章安貞固以女妻之殷
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娶數月而章氏亡其後皆
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大梁舍於逆旅時
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沒儀尉劉彥莊喜
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頗箕踞
傲物及琳至則言欵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
謂生曰它賓客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
朝衣何其言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

神史彙編

卷之三

七 三

喬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為
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實若處極位
不至百日年過七旬必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
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去
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太府大厝中除州刺史時
彥莊仕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為其家訟冤詔下
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
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
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
矣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
筮往問之王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止當
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邑邑而去王
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
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
判不中第補沂州陳留尉始知王生之言有徵厚
贈之生於几下取一帋書可十數行授之曰君除
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
縣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

神史彙編

卷之三

太

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
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為宗長揆
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其獎
許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
之所為乃下詔召揆既見命宰臣試之文詞三篇
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蒼吐蕃書三曰代南
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至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
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
其緘奎八字旁注二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
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二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

如之遽命枉駕宣平坊訪王生不復見矣

老彭道術

廬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問之曰行伍節度使又族子錯初舉進士就安邑謂錯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年方得雖無恨登朝亦為美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為庶子

牛師

長慶中鄂州有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未幾而牛僧帶平章事節制武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九

昌軍時牛師尚存方知將相之位非偶然也

漁人前知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灾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于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其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識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舊常知其才趙公入朝

前新淦縣令來謁公見極喜給恤其厚將擢為御

史時憲察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

蒙意可坐待綉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

色者蒙問早晚得官不僧曰觀君之色未見美兆

此後五年當得邊上侍御蒙大笑而歸數日趙公

奏言御史闕太多就中監察尤為要官臣欲還擇

二三人上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充選卿祇取輕

薄後生朝中子孫不如不取公曰臣之愚見正如

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喜公因薦二

人其一即蒙也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次對奏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十

畢因曰趙憬何論何事上曰言御史事延齡曰憬

身為宰相豈諳州縣長績効雖薦二人又不為人

所稱憬何由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

矣它日上問公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

之上無言它日延齡入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

不行蒙歸故林而趙蒙于相位後數年還卿奏為

從事得為假御史焉

張九歌

宋張九歌慶曆中居京師雖歲冬單衣燕王奇之常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游故來別有小伎

欲以悅王乃取羅重疊剪為蜂蝶狀隨剪皆飛去
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為羅王曰吾壽
幾何九歌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堅後浮圖災王亦
夢一統

呂及中

呂及中企仲少孤貧漂轉建昌雖已受蔭得官而三
十歲時風淫末疾疾小愈適閩僧張聖者編置到
彼別有張無無者從學焉超然有所悟能信口談
人禍福士大夫多就謁呂亦往得其所書鎮淮兩
字曰君見此則發矣更無它言呂四十五歲始改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主三十一

京官作邑宰會虜寇犯江幾用軍興法為主帥所
戮通賄其人物壯偉又知為文靖公後裔遂釋之
虜退論賞外貳劇郡為運使所知檄攝肝胎至治
所見官舍鎮淮堂大喜自負有屯駐軍與北鄙結
約期以後日四更作亂呂密知之乃呼直更卒故
延更點倍於常夕甫三鼓樵樓鳴角北人疑屯兵
呼已遂解散厥謀徐獲倡禍者兩輩立斬之諸司
奏聞給事中王日嚴薦達甚力連加擢用四持節
七典藩位至祕閣修撰張無無之先知蓋若神云

占驗之誤

胡光大言易辭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已
無不應驗第占者以吉為在已凶為在人不應則
歸咎於著龜誤矣漢武帝伐匈奴策之卦得大過
爻在九五其辭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
奴破不久也乃遣貳師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
咎於卦兆反謬當時使大卜能云所兆在已阻武
不遣貳師豈有後悔而卦為徵矣噫易斷甚明而
用之失其當如此

卜椅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主

肅左右有葉簡者善占筮忽一日旋風南來遺案
而轉召簡問之曰此淮南楊渥已夢但早遣弔祭
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使弔祭簡曰但速
發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本國皆預知
之信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渥已夢次日弔祭
使至楊氏左右皆大驚先是楊渥欲取錢塘密遣
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子
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夫葉簡觀風而知渥氣
驗已神若淮南人聽鼓角而知錢氏之未艾亦
矣哉

羅晏

蜀人見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晏拾柴
觀之道人出囊中餅與之食已歸家覺腹中如燎
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數日不一食稍稍預言
禍福無不驗宋宜和中賜號靜應處士時虜圍
城其勢甚急張浚延至軍中晏曰相公勿恐明日
虜退果然加號太和冲夷先生蜀人相傳壽至一
百七十八云一統志

風道

宋宜和間徽宗齋設一千道人只闕一名適有一風
癩道人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道士林

神史彙編

卷之重奎

重奎

三十七

靈素在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階下亟遣人送
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柱上一抹而往徽宗
見而怪之起視柱上有粉書云高談闊論若無人
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兩
年春果靖康丙午丁未二帝有北行之難續志

徐神翁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
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
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
何後兩宮北狩高宗匹馬南渡即位至建炎庚戌

正月三日帝避金狄之難航海次章安鎮
舟落帆於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晚潮顧舟人曰此
何灘曰牡蠣遙見山上有閣巋然問居人曰此何
山曰金鰲山高宗乃登焉入閣見神翁大書往年
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方信神翁能前知為神
仙中人也輟耕錄

鹿皮翁前知

鹿皮翁山東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
能至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巔作祠舍留
其旁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

神史彙編

卷之重奎

重奎

三十七

將半淄水俄發盡漂一郡後百餘年賣藥于市不
知所終一統志

後唐龍婦之兆

朱文公之葬衡棺術家云斯文當不墜丁卯臘月三
日謝汲州孔守應得說云文公初卜劉夫人兆因
為壽藏嘗叩之明術者有龍婦後唐之兆後一日
至麻沙鎮觀十木牌自山溪販至者問其所從來
以後唐龍婦對迷令導往果得奇境

箕仙

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

詩次年 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歎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丁狡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鯁鯁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閭雞亦是五百兒獠犬獠犬下陞走牧猪奴厭令人嗤

紫姑仙

正德間江東有太守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金入京師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失尋慮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决疑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永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未幾瑾果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日格類欽

化棺

正德間洛中士人張夢賢素奉釋教時有一僧來募化與齋不食與齏不取日必一至家人頗厭詫且詰其所以來亦不答如是者月餘賢先是曾得奇疾幾危置一棺僧必欲得此家人大詬賢獨慨與越十四年賢舉於鄉又六年授某邑令晉兵部主政奉使琉球遘疾將終忽一僧不知從何來語賢曰今日送柩還汝柩在廣化刹中語畢忽不見

云卽往時募化僧也今家人至刹前柩宛然在未幾賢果死遂以貯之

禪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三

禪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三

五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四

海石間民王圻

徵兆門

符兆類

臨兆長人

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兆皆夷服於是鑄銅為十二枚以象厭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

字兆

李彭建營於彭亡之地遂為客刺蜀龐統遇落鳳

射死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為馬燧斬首宋

神史彙編卷之百六十四

魏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盡仰

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縊子瞻貶儋州子由貶

雷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立人可也二蘇兩在

田上其來未艾乎宜字似直字黃之蓋棺像也後

俱如言

年號改名

漢獻帝禪位之歲改元延康蜀後主亡國之歲改元

炎興晉愍帝即位之歲改建業郡為建康郡宣和

間朝廷謂端明殿非本朝殿改官制曰延康殿學

士靖康二年高宗即位法東漢中興建武之號改

曰建炎已酉歲駐蹕江寧府以江寧昔號建康與
藩邸王封符合高宗舊改名曰建康府三者皆出
一時所見而不知乃前代季末之稱也故識者憂
之

火井先兆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
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
滅其年蜀併于魏

白虎使者

蜀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叩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

神史彙編卷之百六十四

身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

開幕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

一金龍子長三尺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

重火至武帝受禪中幕世絕者元帝渡江都建業

獨異

蛇鵠之祥

吳人張承時乘輕舸于江浦忽見白蛇長三丈騰入

舟中祝曰若為吉祥勿毒噬我索而將還置于房

中一宿不復見鄰中相謂曰昨者張家有白鵠鰲

翻入雲承因筮之筮者曰吉祥鵠是延年之物從

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具闔閭葬其妹殉以
人寶劍珍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其溪
谷美女游於塚上白鵠翔平林中白虎嘯於山側
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擅
名江表若生子可名為白鵠後承生昭位輔吳將
軍年九十蛇鵠之祥也

出王子
年拾遺

嘉禾

晉懷帝諱熾字豐度初誕有嘉禾生於豫章太康中
望氣云豫章有天子氣其改豫章為皇太子光
熙元年在位改為永嘉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四

王

五十六

古錫

齊太祖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荀
伯玉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真獨言曰何須辨此
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

齊雲省主

陳主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始鄰
都將亡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舉朝亦有
此稱識者以為省主主將見省之兆

桃葉謠

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
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大軍迎於六合鎮其
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渡

陳主亡徵

陳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至有鳥一足
集其殿庭以嘴画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
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向水開識者以為獨足蓋
指陳主獨行無眾盛草言荒穢隋火德草得火而
灰及至長安與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向
水開或言陳主名叔寶反語為少福亦敗亡之徵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四

四

五十四

童謠先兆

陳主字秀元小名黃奴陳宣帝長子也以仁壽四年
十一月壬子終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
長城縣公謚曰煬葬於邙山初梁末童謠曰可憐
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
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王僧辯死齊之群臣以
謠白于齊文宣曰僧辯本乘巴馬擊侯景馬上郎
王字也塵陳字也文宣問其皂莢或謂莢者能知
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為江東謂羝羊角為羝
即隋氏姓也

阿婆面

隋煬帝與唐神堯俱是獨孤外家由是神堯與煬帝每相狎侮神堯面黻帝於衆中目爲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泊歸以告竇皇后曰其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饑凍矣后欣躍曰此言可賀神堯不喻后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大悅

唐朱里

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氏墓立卽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興乃知里者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

墓本爲再造之徵也

武士護碑兆

贊皇公曰予昔爲太原從事觀公牘中汶水縣解牒武士護墓前有碑元和年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處皆鐫去之其碑高大于太華岳碑且非人力拔削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

襟上馬字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宮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惟襟上色不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嵬

之變血污衣裾與紅雨無二上其傷之

致虛閣雜記

蜀神遷移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上巳日與賓客將校具舟楫游于江都人縱觀賓從肅如忽聞下流有絲竹笑語聲俄見樓船蔽江旌戈紛曜汭流而過圓令訪問隨行數里舟中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關

堤上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六

三十四

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卽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卽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劉希夷詩兆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構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蝦蟆見拜相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蟆大如鼃見於殿中俄失所在

井激投瓦

李揆初授新州將拜相井中漲水忽深尺餘鄭網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將入室蟬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嗣日拜相

孔溫裕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七十九
湖南尹孔溫裕以補闕諫討兇項敗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書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耗一日有鵲噪于庭真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既飛去墮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職

梟鳴之祥

唐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于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

怪集反捷

朝野僉載韋顥舉進士時貧窶甚有常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沍報光成名者絡繹而顥畧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梟來集壞牖竹上顥逐而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顥已登第然則鵲止梟鳴果不祥乎續墨客揮犀鄱陽翼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常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猫卧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爲人禍也

巾幘兆禍

廣明之年號識者以爲黃巢之日月明年兩京沒馬議者尤之初制巾首輒先斫木爲樣所謂楮者先是數年內官競新其樣命工人斫爲之中尉輒呼曰斫兩中尉頭樞密使亦呼曰斫兩長官頭他皆類此又京城小兒十數爲群折蒿剪楮率成槍旄

各各相向如臨陣敵至是悉驗云

金龜堂

朱梁許州節度使溫麟於衙城濠內得一小龜金龜
徧身綠毛石函而進之后主敕於苑內鑿池養之
及構堂洪敞號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
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是歸我也

賜名全忠之兆

梁太祖統四鎮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
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敕太祖改名
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不可近臣亦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九 三十六

甲子歌

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間又
云但看八九月胡虜亂中原後有大軍於太原南
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勾契丹至城下王師敗
績至十一月虜遣蕃軍送晉祖入洛陽即胡虜亂
中原之應也

晉高祖王兆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西閤伐木

爲柵破一大木木中硃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
思安表上之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
珍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
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謂丙申之
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宇
左右即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即申字也
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替元首

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要數萬了髻小
兒由是無問貴賤之家係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十 四六
議曰小兒替元首者新君之兆未幾世宗嗣位即
替元首也

火輪小兒

主朴仕周爲樞密使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
見世宗屏人嘆感曰禍起不久矣事在宗社陛下
不能免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
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
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
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
大至隔岸大如車輪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

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歿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豈聖朝火德之兆乎

閩音東廐之議

福州王氏有國閩土人言音詭異呼兩浙為東廐亦不詳其義第三主延鈞時忽野廐自東門奔入報達之鈞曰寡人土疆不可屬東廐去後鈞遇害子又去國弟延曦亦遇害國至李達乞內附果符婦我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十一

閩亡之兆

閩王審知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啟時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數面鼓之鳴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子延曦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不已獲餘根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在土下其年延曦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周仲明

孟知祥寢疾命子昶監國趙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

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為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祿祿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為金膝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為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

禽徵

王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群臣議曰聖躬本命屬兔鷹兔甚是相刑雖貢二物非以為瑞退鷹留兔帝疾必瘳敕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禿鷲鷲於摩訶池上顧太尉曼時為小臣直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咏之曰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十一

昔日曾看端鳥圖萬般祥異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怪鳬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鷲之徵也

兔上金床

蜀主建天祐四年丁卯歲僭即帝位忽有兔子上金床之識遂以金飾所座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踞此床天下孰敢不賓者乎聞者皆嗤之後至卯年果被竄位乃見兔上金床之驗

孟入

同光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召太原節度使孟知祥

走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棒便入胡子者為猛入音訛為孟入得蔭一簪其後孟盡得西蜀之地乃偕大號泊于景降乃知蔭一簪者果一子也

孟蜀先兆

偽蜀主之舅累世富盛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牆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

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於新第四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其基構華麗侔於宮中遂戲命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觀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蓋先兆也

出王氏見聞

畫門預兆

蜀人質錢取息將徙居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趙太祖始克之景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

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蓋與王衍不同

薛老峰

福州地中有烏石山山有峰大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有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創立峰宇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闕亡

桑生木人

烈祖末年溧水天興縣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衲皆具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掇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大驚異迎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

事宮中其徒因誇以為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

陸游南唐書

南唐亡國識

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為念家山破其識可知矣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誦江南蓋李氏將亡雖聰明睿知不能無感其淒然之怨于今之音尚在焉

命官協夢

後主嗣服之初夜夢有羊據文德殿御榻而坐耳聽之洎已亥冬太祖弔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事蓋陰數先定也

搜珠

後主宮中作珠簾敕京師市井珠戶内外之家搜索將盡計無可得者復於相國寺僧中收之猶有匿者爲鄰僧所首繫於徑行僧寺晝閉有人於寺中請僧齋閣者曰敕正搜珠急孰當入者至來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復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朱也

宋州官家

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粗布衣裹青巾草屨於中書省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群吏見之咸大驚叱之曰何人也荅曰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荅曰在宋州尋白于諸相咸曰此狂人耳不須奏也累諸家守衛等官事非細爾乃寢因令逐之出今上移鎮商丘少主神位上開國爲大宋宋家是天數已勝之也

古籤先兆

盧多遜方州角其父攜就雲陽觀小學與群兒見

壇上有古籤一筒就往抽之爲戲多遜尚未識字抽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頓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蓬島客父見之頗意以爲吉兆迫作相與秦王事故敗因遣堂吏趙白遂竄南荒卒于朱崖年五十二

神告帝統

真宗朝嘗開龍圖閣宣示瑞物內有三石同日神告帝統石其綠石而丹文者二一曰君王萬歲一曰趙二十一帝乃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嘉州夾江縣民王諸得之于靈仙洞石匣中墨石而白文者一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四

十六

三十四

其文曰誌公記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出趙號太平二十一帝敬誌醮潛山九天司命真君永安社稷乃太平興國七年三月舒州懷寧縣民柯萼得之于萬歲山之福源洞

土牛升廳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通縣吏納土牛偶人于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爲人所損遂移廳事之左遷程出視事怪之問卒曰恐人損故置于此程笑曰農夫牧豎豈可升廳事乎于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爲迂論至

果有村民竊入據城人始服其理識

昭陵兆變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劉生遭遇

宰相丁謂在中書日因於私第召賓客言江南李國主鍾愛一女選奇表殊才有門第婿執政言洪州劉生爲本郡參謀兼富文藝可以塞選國主大喜成禮授少卿拜駙馬都尉賜珂鏤玉出入禁中未周歲公主告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生之面敕執政削其官籍一簪不與却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因笑曰某它日亦不失作劉生某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半載果有朱厓之行田宅籍沒子孫南去匹馬數僕宛如未第之日

天門開

王文正公遺事公兒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志寫上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斂公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聞之

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緘之題曰齋誠密記之詩藏其曾孫益礪處用小粉牋字體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曆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矣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南岩星識

陳堯叟閬中人城南錦屏山有南岩台星現識云雲南岩星明必應狀元生後若是再現重看第一名光祿卿省華三子俱讀書於此台星岩上有人刻三相字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云孟堯叟及第官至右僕射仲堯佐亦進士第太子太師季堯咨亦及第官信武軍節度使

曹門識

宋天聖明道間縣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卽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卽曰曹門高景祐初仁宗冊曹門孫爲后

祝板亭名

晁無咎言頃仁宗嘉祐末英宗已判宗政時館中進所校對祝板凡九每板皆曰嗣皇帝某或曰嗣天子臣其舊例御書處貼黃云署仁宗時苑中新作一亭甚華仁宗自名之曰迎署亭已而悟乃英宗名也改之曰迎旭亭神宗以旭字未安又改之曰迎照亭皆默符英宗之名神宗嫌名今上御名也天命符瑞預驗哉

御座石字

宋治平中福寧殿御座下地微陷治之復然掘之深丈餘得石石上有八字不可辨御書院祇應有曉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九

三百五十四

仙篆者令密解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其後屢經申酉皆無它靖康乙巳丙午金人再犯闕丁未四月二帝北狩高宗即位于南京已而駐蹕維揚命宗澤留守東京澤死杜克代之京城賴以保全至巳酉春金人牧淮甸大駕南渡召杜克赴行在東京遂不復守天書至是方驗云

民言先兆

宋治平三年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英宗不豫罷朝外人驚擾不知其詳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立皇太子中外益疑四年正月北使西番在館民間私相語

云上已升遐但俟北客去始發及耳時上雖大漸八日早猶召孫奇入脰是日北客方出果呼班宣遺制上竟以北客去日上仙民間之言何不祥也

池水沸止

英宗神宗之末當宁已有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不已神宗臨水殿睥睨而不樂有抱延安郡王從旁過者池沸輒遽止莫不駭異未幾延安郡王即位是為哲宗哲宗元符時鄧王薨祈嗣于泰州徐先生守真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詢其故大書吉人二字上之時尚未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為太上皇御名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三百五十六

金帶圍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富有宰相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為倖王荆公以名士為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

明日酒半折花各以插之其後四八皆爲首相

三事皆識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師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浹在京師送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北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

妖識之言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爲纈帛有徧地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錄議者謂桃者

釋史彙

卷之百五

主

三百五

迹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寨也錄者戮也蔡京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鏗侵王豈吾教之福哉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爲靈素前知金狄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也

女真之識

政和中宋徇爲敕教坊判官製撰文字一日爲蔡京撰傳言玉女詞有淺淡梳裝愛學女真之語上見

之改女真二字爲漢宮而人莫解蓋當時已與女真盟於海上

瑋蓬歌椅竿詩

宣和初收復燕山餘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蓬歌每扣鼓和瑋蓬之音爲節舞人無不喜其聲而效之者其歌曰瑋蓬蓬外頭花花裡頭空但看明年正月滿城不見主人翁詞本虜識故京中不禁然次年正月二聖北狩又其伎有數丈高竿繫椅于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尖刃所闢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主

三百一十

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虜識而召禍可怪哉

宣和犬吠

宣和五年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噪無復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清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以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都人始悟其兆晉書載廬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并得雌雄二雛後里中猶爲蠻夷所沒况此聲舉城之多耶

曲識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令龐四犯八音雜律官呂耆倫是不克諧矣天寶後曲變繁聲皆曰人破破者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中之識深可畏哉

瑤仙殿字

宣和末忽有題字數行於瑤仙殿左扉云家中木蛀盡南方火不明吉人婦塞漠巨木又摧傾始不可辨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

稗史彙編 卷之百零四 重 三百四十二

吉人巨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薄如蟬翼日中無影紙長四尺高二尺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圍城時有一黃衣自稱鬼郎中送書與寶錄官徐知官黃衣人不知所在

東明先兆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毛女謂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突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

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葬焉呂辨老蔡門人蔡罷珠履堂散獨呂送長沙呂乘間問蔡云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幸可以免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謂徐云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天上方多遺魔君託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燕巢

集賢張公母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匹練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稗史彙編 卷之百零四 重 三百四十二

金狄

宣和元年秋道德院奏金狄之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卽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國陷中原以金國爲號正識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宣和七年冬犯京師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太史預借立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助千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切其識

燭花詞

紹興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
畢出院時尚早同試者何作善伯明徐搏升甫相
率游市時族叔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
罷相與同行至抱劍街伯明素與名倡孫小九來
往遂拉訪其家置酒于小樓夜月如畫兩燭結花
粲然若連珠孫倡黯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
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為登名高
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為它日一段佳
話遂取吳箋五幅實于卓上升甫應賢舜舉皆謝
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筆作浣溪沙一闕曰草
草盃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覓句要奇
新黛淺波嬌情脉脉雲輕柳弱意真真從今風月
屬閒人眾傳觀歎有獨恨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
江仙曰綺席留歡飲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
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秋
正半廣寒宮殿葱蔥姮娥相對曲闌東雲梯知不
遠平步揖天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此言
此瑞殆為君設也已而予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
不偶

鍾彥昭神句

鍾彥昭之字彥昭樂平人長於詞賦紹興己卯之春讀
書窓下過三鼓聞有吟哦詩句於外者曰霖作商
岩雨薰來舜殿風誦至再啟戶視之無人焉以為
神物所告謹志於策至秋試以膏澤多旱為詩
題鍾押豐字韻用此二句入第五聯考官讀之擊
節稱歎批其側曰形容得膏澤意好置之魏級唐
雲溪友議載錢起夜宿客舍聞人吟於庭中曰曲
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及就試日作相靈鼓瑟詩
用為末聯禮部侍郎李麟謂之絕唱遂擢第甚相
類也鍾以次年一舉登科然僅得改秩而卒
能為火災
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至江許躍入
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
世則寓城中謂其倖趙允蹈曰熊字為能火郡中
宜慎火燭趙笑不以為然果延燒官民房舍什七
八獨州治存焉
建炎佳兆
高宗建炎元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東初渡錢唐至
蕭山有列拜於道側者揭其前云宗室趙不衰以

下起居上大喜顧左右符兆如是吾無慮矣詔令進秩三等是行雖淡往返然天下是此大定不衰即善後父此與太宗征河東宋捷之祥一也

臨安雷聲

淳熙辛丑春平江黃景祥來臨安赴特恩試寓於天井街與其子子由同處一樓子由既預貢闈正奏名矣二月既望雷聲轟然起震動樓居景祥呼僕起移置籠篋於隱處防雨且至僕曰未雨先雷不須起也祥不謂然仰視簷前星斗明燦而雷怒不已祥語子由曰雷威氣燄可畏如此豈非欲擊樓

神史彙編

卷之五

天

三

中之人乎吾自揣平生父子無大過惡天必洞鑒遷掩戶而坐天且曉主人邸眾皆駭怖問曰樓頭昨夕無事乎曰無之眾曰然則雷聲何謂環樓而不去也是夕復爾邸客多有徙避它舍凡五夜乃息未幾子由廷對為第一人始悟其魁兆先見者景祥得官調永州祁陽主簿

石移

穹窿山在吳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夕間有風聲旦視之果有石自東而移西者淳熙辛丑黃子由遂魁多士

餘千樓牌

餘千縣治之南有二樓前曰鼓樓後曰敕書樓後樓牌縣宰杜師旦所書乾道初敕字左畔有黃蜂結窠頗高邑人言此吉兆也吾邑當出貴人或士子巍掇科第者是時趙子直家居縣市方赴省試已而大廷唱名為第一後三十年紹熙甲寅復見一窠綴於力字之上人又益喜趙公遂拜相次年春窠忽為人觸墮不踰月趙罷歸是三者豈皆偶然耶

宋齊丘修啟

神史彙編

卷之五

天

三

齊丘為儒日修啟投姚洞天畧云城上之鳴鳴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其如千想萬端無奈飢寒兩字時有識者云當須殍亡後果如其言

一年好處

吳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好事者采東坡詩一年好處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語名之曰好處惟陳彥存損魏塘所居之前一園獨標曰一年好處頗為新奇時彥存自中書檢正官丐外為江東轉運副使到任恰滿歲而卒殆成識云然歸也

詩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則好處二字難專以
婦橙橘也

胡邦彥詩識

黃師憲魁省關時胡邦衡以樞密院編修官點檢試
卷得其程文黃袖啟謝之有欲治之主不世出大
名之下難久居之語胡雖賞其駢麗精切而訝難
久居之句為不祥後胡獲罪來福州黃致子魚紅
酒為餉胡報以詩曰盈尺子魚來丙穴一餅女酒
敵新州自言以子對女丙對新為工蓋新興酒絕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无三

佳閩人重之故形於詩句未幾胡再謫新州黃亦
不至達官所謂難久之詞皆先識也耶

天裂

宋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閫於維揚一日午後忽見
天裂其軍馬旗幟無數始焉皆紅旗繼而皆黑旗
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次年北軍至

傀儡詩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攜家游西湖画船花興徧覽南
北二山之勝末乃置宴於南園族子判院與馬席
間有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黃

胖韓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絕云脚
底空手弄春一人頭上去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
骨肉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
作

服妖

宋逆亮末年自製尖幘頭極長銳云便于輦而足指
所不及謂之沒頭下鞞其後淪盟犯順果為其下
所戕於江上

明字兆

人克遼滅宋都燕山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
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也瓊
島即蒙古輦貢之石積而為山粧臺則章宗所營
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人訛為蕭太后梳粧
樓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之句妃即以一
月日邊明為對今以地方計之臺島即今萬歲山
太液池等在金時當介都城東北隅入元改築城
隍而一月口邊明乃 皇明繼統之兆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无三

伯顏之識

江北有虫名伯顏渡江而南淮人謂之語曰頭向江
南去不向江北來及北師平江南其帥乃伯顏也

星宿先兆

元天曆戊辰妻宿降軍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
戊寅而妻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
運除舊高皇帝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
己巳癸亥入南斗車駕北狩

癸甲先生

潘夕字叔治登進士第爲吳興郡都掾後絕意祿仕
徧游天下佳山水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始
終之義也後果癸日二甲日殮

宅泣

神史彙編卷之百六

主二百六十六

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桡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
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
宅泣

薛姬吉語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姬家饑甚坐穀籠架上
問姬此何物對曰龍床烹線雞爲食問何肉曰鐵
雞肉飯以大麥曰仁飯太祖默喜蓋龍床登基
人範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姬賞之今有薛家窪
云

章公瑾博古

章公瑾華亭人手垂過膝能画馬博古好學幅巾鶴

斂談論不俗實遜國之遺民也永樂初猶存尚能
言往事云彼居在青龍其鄉有翟氏者富領一郡
讎客于堂忽屋棟有水下注如汗主驚疑馬告座
客曰諸君能識鑑否時公瑾在座曰請嗅其氣如
木氣則有說翟因嗅之果木氣也公瑾曰斯蓋不
祥禍且至矣月餘朝廷以豪占籍沒家爲蕩然

建文詩識

建文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蔥蔥佳氣滿金陵
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爲文

神史彙編卷之百六

主二百六十六

皇之識

馬愉胡濙先兆

臨朐縣暑夜有三人居於河上納涼聞鬼語曰明
日午時當有替頭居人相約候之及期舟載五六
十人方解纜又一婦求渡舟人納之渡竟亡恙是
夜仍納涼其地又聞鬼泣曰我輩好苦一船人又
被馬閣老救了明日居人詢之長年舟中無馬姓
者惟後永者爲馬融家婦腹有孕豈其是那後婦
產子名倫中宣德丁未狀元正統中爲翰林學士
入典內閣

興陵胡忠安公濬未第時從姑家受徒道經五官堂有巫師夢神告曰宰相早晚過此吾實不安可作塙垣屏之公知之從堂後趨走是夕巫復夢其神曰塙不必作宰相從後行矣公後果登台鼎立朝有聲

名識偶符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涉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恩之旦以起早假寐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廷之變不亦失

稗史彙編 卷之五

三

元首之識乎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焦顯因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而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塙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是有定數未可槩謂附會

瑞蓮

吳縣學舊在郡城西隈卑隘迫營壘戶部侍郎周文襄公與郡守况公伯律相與圖遷購地昇平橋東廣袤視昔加倍建學遷之正統戊午歲也既遷泮池蓮開有一莖三花之瑞庠生周郁施槃張和同

領鄉薦郁得魁人咸以為應文襄曰未也鄉薦恐未足當之明年廷試槃狀元及第文襄特立石紀其事于學云

正統童謠

正統末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之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謀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又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郡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謠為有徵矣

魁星圖兆

稗史彙編 卷之五

三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為魁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筆定入手貼於座壁亡何失去時陸鼎儀寓友人溫東仲家出以為翫予為之惘然問所從來云昨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默以為吾二人得失之兆在此矣未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三元之異

翰林文毅公輅父為府吏生之夕知府遙見吏舍有光翌日問群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為舉子浙江

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名景泰間任兵部
兼春坊論德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醫善太素脈
公命診之云歌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復起入閣尸
書數年致仕

石人灘合

舒芬進賢人縣北二十里有日月湖涸則分為二漲
則合為一傍有石人灘古傳有云日月湖明良將
出石人灘合狀元生是歲水泛芬果生後殿試第
一

梁上墜軸

釋史彙編 卷之五十四

量

羅倫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
晚至京師舍館盡為他人所有覓一晦室塵垢迭
梁掃除間梁上墜下一軸羅素絲箋舒視之模糊
莫辨適以水浣之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欵書報
狀元三字羅懷之至揭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
元也

河清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為異及經
毫及太和渡黃河皆然今上龍飛之兆不偶然
也

山移

吳中城西有一蝦蟆山弘治乙卯春徐徐而行已而
疾移時有行道者驚曰山走矣老稚哄然山隨聲
而止次歲丙辰朱玉峰狀元及第謠云山移出狀
元

濰亭潮過

濰亭去郡城東三十里崑山去濰亭東四十里又東
百里為劉家港港口大海也海潮入港抵崑山止
宋淳熙八年辛丑潮越崑山抵濰亭人甚異之適
長洲黃子由狀元及第蘇人曰潮到濰亭出狀元

釋史彙編 卷之五十四

美

後三年為淳熙十一年甲辰潮又過崑山衛涇亦
狀元及第人益信前語不誣由是此語相傳二百
餘年然無是人則潮不至成化辛卯郡守番陽丘
霽歲暮迎土牛於葦門外網魚者忽得江豚豚海
物也潮至隨焉吳士大夫咸誦此語為賀丘初未
信明年壬辰今少宰吳原博狀元及第崑山驛樓
遂扁曰問潮蓋望其更至為後人期也又二十一
年為弘治壬子慈溪楊子器來為崑山令八月潮
過濰亭楊曰潮已過矣奚以問為遂易問為迎明
年臘唱第一今修撰毛憲清丙辰朱懋忠繼之皆

葛山人也潮凡五至而狀元五人記此更爲後來
者嗣焉有宋咸熙乙丑狀元阮登炳 大明正統
己未狀元施槃皆蘇人未知潮於此時曾至維亭
否

塔額入閣

樂甲辰泰和大塔額是年楊文貞公入閣成化乙
巳小塔額則尹直入閣諺云歡喜塔倒邑是渾形
一塔蓋渾之樁杙塔額則渾行故有人閣之驗雖
然物之成毀有數士之出處有時豈必相關涉姑
愚之以俟後之智者訂焉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三

吳文定楊問卿

文定公寬兒時與群兒戲土地廟書神座曰貶三
里是夕其師夢神訴令徒見譴天曹筆也非公
真解詰且徧問諸徒得其實命滌去復書免貶二
年後成化壬辰魁多士歷官吏部侍郎楊問卿復
長興人少偕諸生迎督學過土地堂戲問笞笞飛
梁上不可取怒書神背曰發武陵驛擺站是夜督
學夢神乞哀稱楊云云明日詰諸生得之命滌去
復夢神來謝夢中問曰彼少年何畏耶曰他日太
僕卿也後果然

鳴吻青氣

辛卯歲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鳴吻曰此有青
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象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
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

神像垂淚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淚遍
體俱濕時人稱爲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
入洛誅戮百官殆盡見洛陽宋靖康元年立春先
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滴襟袖是年徽欽
被虜見續編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于山東未至曲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三

草而大聖像面汗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
出後賊至盡據累朝所賜

見龍福禍

徐謙齋溥家食時坐一小樓見雲際二星官前導二
童子持鞭鞭一金龍而過熒光四布人皆以爲上
瑞公果位至大學士享昇平之福數十年江陰一
富翁家居見二龍聞於所居之旁水湧室搖人爲
辟易不久坐事破家以死識者曰飛龍在天則見
大人徐公之謂也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富人之謂
也所見同而吉凶異者其以是夫見前

林公先兆

林見素疾革其所居市中青紅氣起暴雨如注大星墜於邑東山上鳴鵲鳴儒學大成殿三夕而公遂卒鉅貴之亡不偶然也

福州識語

福州舊有識云獅兒走狗兒吼狀元在門首皆莫曉至黃朴賜第之年元日其家相對屋上瓦獅墮地群犬從而吠之已而黃魁元下

山鳴

縣藥舊有首石山鳴出大魁十羊成市狀元來之識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四

三

三

永樂壬辰其山大鳴適三寶太監駐軍十洋街人物轉集如市其年邑人馬鐸狀元及第戊戌首石又鳴邑人李騏狀元及第侯官洪塘妙峰山於萬曆庚寅年大鳴如鍾壬辰年翁正春大魁天下

藍氏魁星

藍濟卿應闈鄉試父買一魁星圖歸濟卿言齒稚得一試遽有遠望懸之恐為鄉人哂乃藏於匣魁星遽作鬼鳴乃出而奉之曰若吾子當中式臨場鳴臨場果鳴又祝曰三場皆鳴則無失解理鳴亦如之遂中式乙未會試至二月魁星又鳴若

地板上足音蹙然已而濟卿捷報至土人云吾鄉魁星往往如是大抵福建山多鬼神最靈下至妖孽亦與他處異謝太守說

木假山

陳太和伯萬言家有木假山一枚乃其祖所得以其狀奇巧置于庭一旦化而為石堅重不能舉其文理猶木形未幾長女被選母天下萬言求名公作記表之亦瑞徵也

鍋鳴

信曰公主偕赴春闈時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四

甲

丁

二公以為不祥兆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復二公相繼為大司馬

徵兆門

夢徵類

總論

夢者靜之動也人之神寤則開寐則闔闔而動焉夢之所由生也其候有六曰正曰反曰習曰想曰因曰疾夢吉而吉夢凶而凶正也夢歌而悲夢泣而喜反也君子夢善小人夢惡習也行人夢歸罪人夢赦想也因馬夢牛因車夢益因也陽盛夢飛陰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五

三

盛夢溺疾也武丁之夢傳說出乎正穆子之夢監半類乎反孔子之夢周公成於習趙靈之夢吳娃由於想牧氏所夢桃唯旗者近乎因晉侯之夢二豎疾之所伏也蓋人心至靈然有真有妄有非有真妄故其夢或徵或無徵或可徵或不必徵就其所徵者言之若韓琦之捧目呂錡之射月則以象劉沆之所頭李迪之剃鬚則以意丁固之夢松則以字褚淵之夢著則以數高啟之夢樹則以音是有徵矣果常徵耶至若夢棺而得官夢糞而得財役夫夢為國君尹氏夢為人僕黃帝夢遊華胥莊

生夢化胡蝶敬兒夢杜樹至夫梁武夢中原納土公孫疆兆亂於未生元徽報怨於既死漢明夢佛象於未見之先蔡襄夢道人於方怒之際是可徵耶不可徵耶恍惚幽眇固有茫然不必徵者矣然皆思慮所形事機所感故周禮卜人掌三夢之法而占六夢之吉凶所以嚴省察而資修治非徒然也文中子謂至人無夢伊川先生謂人於夢寐亦可卜所學淺深使操存固志氣定則寤皆安而自無夢矣

四法判夢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五

二

四法判夢一曰無明重習二曰舊識巡遊三

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

乘龍統日

傳說實為楮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龍統日而行靈得利建侯之卦歲餘高宗以玉帛聘為阿衡

公孫嬰齊

春秋公孫嬰齊之卒於狸脈也左傳記其初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手歸手瓊瑰盈吾懷手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於狸脈而占之曰余恐

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至莫而卒魏書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魏春秋記其初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慎勿言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乃言之其日而卒左傳聲伯之兆不誣則魏春秋伯侯之事其可信乎嗚呼此兆也乃數也天命之矣

吳夫差

吳王夫差夜夢三黑狗號以南以北炊餽無氣及覺召群臣言夢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孫聖聖被召與議曰以惡夢召我我豈欺心者必爲王所殺於是聖至王以所夢告之聖曰王無國矣夫號者宗廟無主炊餽無氣不食矣王果怒殺之及越兵至王謂左右曰吾無道殺公孫聖汝可呼之於是三呼三應吳卒爲越所滅

出越絕書

倉公

倉公夢遊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於診脉

膠葛

馬融

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武陵記

王吉

王吉夜夢一螭蟠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螭蟠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螭蟠

成都舊事

夢腸出繞

孫堅母姪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外有白氣護之又授以芳茝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雄才之子今賜毋以土王於翼軫之地昂足於天下百年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毋繞閭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迹有白氣者金色也及吳滅而晉踐祚夢之徵歟

魏武夢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景二帝告以所夢並云防理自多無爲橫慮帝然之後來害族移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

四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四

三

罷悉如夢焉明

王導

晉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轡導甚惡之潛為祈禱後作星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開而長轡亡長轡名悅導之次子也世

沈慶之

宋太尉沈慶之求致仕不許慶之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為聖朝所須乃啓願流涕帝有詔授開府便請廷尉待罪慶之目不識字手不

知書而聰悟過人嘗對上為詩令僕射顏師伯執

五

三十一

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衰朽筋骨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代何媿張子房並嘆其辭意之美慶之嘗歲旦夢人餉絹兩疋曰此絹足度覺而嘆曰兩絹八十尺足度無盈餘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為原和所誅出談

江文通

江文通以文章顯著後罷宣城郡歸泊船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疋錦在卿處今可見還江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小

得裁割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

當遂遺君江自爾文思頓減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人自稱郭璞呼文通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江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自後為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

夢筆

江淹夢五色筆 王珣夢人與大筆如椽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綾筆授之 唐李嶠夢人遺之雙筆 李白夢筆生花

天門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五

六

二十九

武帝初夢天開數丈有四朱衣捧日令帝吞之及覺腹中尤熱心獨異之

夢識

初陳武帝即位夜會稽人史漙為揚州從事備位闕庭還宿於黃門侍郎孔宗範舍夢人着朱衣武冠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北面手執金版上有文字漙往看之其文曰陳氏五王三十四年看畢凌空而上既覺為宗範白之宗範曰五王已多此夢若驗其子孫憂之至是漙尚存焉

徐陵

陳_子射陵母城氏夢五色雲花為鳳凰集其肩已而誕陵實_陳其項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長才學過人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明之相

周宣占夢

周宣善占夢魏太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墜車折脚宜戒慎之果如宣言後又_宣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_宣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時皆不夢聊試卿耳_宣驗耶宣對曰此神史彙編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七

孫氏

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_孫以問占者宋董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_孫當大官非直枝即削枝後孫氏果遭母喪

北齊李廣

北齊侍御史李廣傳覽群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卒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書卧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

夢裁錦

蕭穎士少時夢有人授帛百幅開之皆是綉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

母晏

神史彙編

卷之五

八

三十

有補闕母晏傳學有逸才上表請修右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一百疋性不飲茶著代飲茶序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乎後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嘗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塋北邙果如初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子有罪婦鄭氏填

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後母抱問曰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嘔嘔如應曰是

出嘉話錄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挂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迴上召申王昌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爲輔相矣上歎異之

玉鸞授懷

魏母夢一玉鸞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五

九

說果爲宰相至貴之祥

夢破軍糧

吳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唯夫與妻更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陳物纔以充腸不求豐厚莊宅充廣客坊二百餘戶叟嘗巡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餐豐盛叟問其業客云唯賣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賊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料但存其本不望其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詰歸謂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謂達理

吾今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錄枷鎖繫繫鞭撻俱至云此人妄破軍糧覺後數年夫妻病卒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廩以供軍焉

出原化記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浦貞元五年舉進士下第將游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履姓不宜兩字爲名特爲改之何如署起請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署助署者曰吾慮子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五

十

三

宗族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于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者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後二年果登第益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作一亭名曰徵夢亭

竇質

貞元中扶風竇質爲京兆常荀同自毫入秦宿潼關

逆旅實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為之祝神實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二及覺具言於常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客質狀服皆所夢也顧謂常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二環與之巫撫掌大笑常驚問之對曰昨夢一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辭錢二環符所夢耳實因問巫之姓氏同輩曰趙二姐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夢賜半臂

實係為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者曰

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土

半臂者股肱之衣也公其居股肱之位乎後數日果拜相

實相易直

實相易直初名秘家貧教授里中一日風雪暴至學徒悉不得歸宿於陋屋之下惟實公寢於樹夜深夢見一叟撫公令起曰實秘君後貴之極勉勵自愛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隨駕騎一蹇驢人稠路隘門翳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撫其後方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以後莫忘驅進之功後得其子提携累至

大官富貴榮達

張轅

張轅自奉天尉將調時李舍人錡在浙西兼統鹽鐵轅與之有舊因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夜夢一人將官告至云張轅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已曾為赤尉不宜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為遂留之而去轅覺意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選告以乏用館之數日將辭去錡曰足下遲浪猶遠且能為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昆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卑而祿又薄強就之既至所轄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縣廢印也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土

龐嚴

龐嚴尹龐嚴除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予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問曰予為相乎曰無為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兼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也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

當何日去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除替
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厚必謂得請行有
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割嚴發
書曰吾固知未可去具言夢中之事於座中竟以
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為京兆尹卒

文公夢神

韓文公寢疾召良醫進藥日有加而無瘳忽宵中驚
悸既寤而汗洽食稠謂君曰向夜夢神人長丈餘
金鎧持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
瞋目謂我曰唯逐骨稅國世與韓為讐吾欲討之
而不知如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
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李賀母夢

李賀卒母夢賀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遷都月圓建
白瑤宮以其業於詞召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
帝又作凝虛殿使其輩纂樂董今為神仙中人甚
樂頌大人無以為念

元微之

元和四年南河元微之為監察御史奉使劍外去踰
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游曲江請慈恩

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
里第命酒對酌甚佳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
梁矣命題一篇於室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
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
之書一函後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
頭也入慈恩寺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
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月日率同益所謂此有
所為而彼夢之者矣

李涼公

李涼公諱言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
聖除官因訪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其故曰昨
夜與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言之公強之婢曰夢
有人昇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地不久即移入
堂中此夢恐非佳兆公聞夢竊喜俄爾除中書舍
入知貢舉未幾入相

常詞

元和六年京兆常詞為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
微雨詞於公署書寢忽夢一人投刺題其字曰李
故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

時元和初有李願言及第意甚訝其事爲名未有此故字者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爲固耳明年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爲榜首初固言嘗夢着宋景文元和十年已後景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出爲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穆宗有事于圓丘時固言居左拾遺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太帛各頒禮衣一襲固言因褰衣乃見書云左補闕宋景文固言自說於班行

出續定命錄

張宣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宣二日前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整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女子不言托疾而退及覺不知其詳忽有札來補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欲告退族人曰前日所夢一女子不是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空已定退之何用宣乃笑受之及秩滿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

移家河南固求便地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夕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邑宣曰某已爲夫人之邑令豈有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耶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惟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皇甫弘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六

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忤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求解訖將越城關聞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且言王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即拜謝乳母却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知無驗乃却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與

及第即得又令帖經及榜成將爲錢心恐懼欲改
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
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既開乃皇
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
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
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爲猷琢似人形
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
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奠拜石婦而歸史出逸

鄭滂

滂見流輩多已榮達常有後時之嘆一夕忽夢及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七

第與常周方同年時常氏舉人無名周方者益閭
之太和元年秋常弘景尚書廉察陝州族弟景方
赴舉過陝爲改名周方滂聞之喜後果與景方同
年又滂子溥言應舉時夢看榜上但鳳字大中元
年求解鳳翔見鄉貫是鳳字至東郡試綴山月夜
聞王子晉吹笙詩生次韻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

高元裕

襄陽鄧度使高元裕太和三年任司勳員外郎寓宿
南宮書夢有人告曰廿年作襄刺吏既寤因援三
以隱語記于廳之東楹掩映之處曰太三寤襄刺

卅年泊開成三年爲御史中丞是後出入中外版
歷貴位作升鼎錄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授鉞漢
南去前夢二十年矣

崔龜從

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府門屋宇深大非
人間所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綠衣云生
人簿籍也崔問某未達應舉請爲一檢吏曰灼然
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史言訖遂覺明年果
第又聯得科目官至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因
謂妻曰昔夢皆驗今爲刺史位止此矣當爲身後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八

計俄除戶部郎不能會計出爲宣州觀察使至日
吏白舊例長吏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公駕謁之既
到道路門巷皆如夢中所游處入門宛然遂升堂
見西壁有畫著綠衣抱案之吏即前夢中所見者
歸而怏怏謂其妻曰昔夢綠衣吏云合至此州刺
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不愈妻曰昔爲游客尚
獲佳夢今爲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置酒食進祝
之其夕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疾尋愈幸毋憂
即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當爲此州偶然尔
公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壽言訖

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如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行簡紀夢

長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書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桀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銀細照耀既至吏促張粧飾諸女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復呼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九

尚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宵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環梳開掃學宮妝獨立閒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曙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詩遺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

曰殆將死乎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滌毋聽良久艷妝盛飾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日時不可留其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中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止二盃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致筆硯請押陟方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十

三六

熱又渴兼惠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沾汚乃驚覺復索紙筆細錄藏于巾箚後十五年爲吏部侍郎時方以茶爲上味日事修潔陟性素奢先爲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之有也風爐越甌盤托角匕甚佳妙時已熱食罷因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爲主人東面首坐者二十餘人兩區緩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雜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瘡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得燥悶頗極遂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筆硯滿面漚汗遣押

陟惡忿不能堪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并案皆倒
正中此吏面及簿書盡汚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
之夢語於同省明日取所記事驗之更無毫分之
差出虎錄

楊敬之

楊敬之任江西觀察子戴江西應舉忽夢新榜四十
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
陽而名不可別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
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聲譽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
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應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主

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休于逆旅有自遠來者
試命詢之乃貢士也偵所自曰自閩問其姓曰濮
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斯天啟也遂命相見濮陽
執所業以進文理精奧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子
戴與之朝夕同處大稱濮陽藝學於公卿間人情
翕然昇第必矣試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楊公惋
痛力爲營辦歸骨闔閭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
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無濮陽
者夏首將關送于吏部時宰相有言前輩重族望
輕官職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

秀慈恩寺題名合以族望題畢楊開步塔下仰
視之曰弘農楊戴濮陽吳省恍然如夢中所覩出唐史

厲玄

唐厲玄渡江見一婦人屍收葬之夜夢在一處如深
山中明月初上清風吹衣遙聞有吹笙聲音韻縹
緲忽有美女在林下自詠云紫府參差曲清宵次
第聞及就試得緣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月夢
中語作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賞舉進士人以爲
弄婦之報林下詩談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主

孟德崇

唐宗正少卿孟德崇嘗太廟行事携妓而往夢老人
賣之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覺而告人曰九十字者
賜我壽也封璉戲曰九十字乃行書卒字不旬日
果卒

韓仲卿夢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
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
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
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果得

子建集因分為十卷異而序之耶仲卿作也

曾妻夢嫁

曾崇範之妻許聘數人其人輒死一夕夢人謂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炙乃汝夫也後嫁崇範方悟

冀公貴徵

王冀公微時薄游臨川寄食蔡叅政門館天寒無被夜中凍甚竊入僕嵬陳超被中睡定超夢有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床耶耶昇致戶外超驚悸不敢近冀公乃取他被蓋之自此謹待冀公

夢鬼換眼

程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王
穀少時夢更云奉符換眼更附耳求錢十萬安第
一眼穀不應即以二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
後有善相道士陳紫陽曰好貴人骨氣奈一雙鬼
眼何後必不至大位

夢捧日

侍中韓公稚珪知泰州因卧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候
然而甦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日者再不覺驚寤
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于春宮捧日之祥已
兆于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勳業非偶然也

金填姓名

官師諱維字持國忠憲公嘗夢巨碑中有官師姓名
而為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
應科舉忠憲公亦不强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
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徹廟御書群臣姓名而
金填之或謂為應

仙府連名

元絳字厚之初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書名
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
謂既入翰林為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在院一
日書奏列名三人偏旁皆從絳始悟夢中兄弟之
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得尹京兆後三年復
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為直院則三人之
名又皆從絳蓋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沉進退決非
偶然者

楊宰夢中詩

楊循天聖中為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曰月俸缺錢數
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烟波在欲問何
人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宰華亭俄丁內
艱遂家于吳中樂其風俗之美安而不遷因悟夢
中所作幾於前定

陸中夢頭

熙寧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誼知建昌軍南豐縣寄書與祖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傳翼持之翼夜夢人頭在篋中夕夕如此乃從誼書於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然後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夢項安節

神宗嘗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吳充也於是正憲公爲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三十九

朝散郎

夢作銘詩

蘇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絳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霞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又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分老云百疊瀟瀟水皺六絳繞繞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元豐五年十月七日又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更

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咲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夢遇蘇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官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日後日相見于錢唐江上及才仲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三十九

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唐嶼官其廨舍後堂乃蘇小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唐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絲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諾繼而火起舟尾狼狽走報家已慟哭矣

表孝井

袁孝井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踰月不痊孝井忽夢一老人謂曰子母疾可治孝井問

其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
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壇見
老父在焉孝升迎至家如夢中見者取出九靈丹
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久之來謂孝升曰
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懷中探一篇書遺之曰君
之壽與位盡具于此君藏此書受一命即開一幅
不爾當有所損孝升跪受而別後孝升寢疾殆將
不救其家問後事孝升曰吾為神人受書一編未
曾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其疾果愈後孝升以門
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晉縣令每之任輒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七

視神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別墅因晨起就中
櫺忽有物墜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升驚仆于地
不語數日而卒月餘其妻因啓笥得老父留書尤
餘半軸因開視之後空幾幅果畫一蛇盤旋鏡中
孝升之戚以元祐初為太學生具言其事

夢語蕭灑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尚書左丞黃履素知通
獨起迎語曰蕭灑蕭灑遂去通向諸公前語如黃
既寤莫測也既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歲
建中元年黃以疾去久矣往謝執政范右丞純禮

曰先公嘗守睦有蕭灑補廬郡牛詩桐廬真蕭灑
也

青童夢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一玉牌上有字
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於簡札謂丙午
年是昌盛之時真人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
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楊子寶錄宮然四方了無
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
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乃悟曰丙午是猖
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天

胡原仲白鵬詩

安胡原仲憲宣和中赴省試於京都局中塗夜夢
對白鵬而賦長篇既覺但能記四句云惟余虛名
在長江與蒼山不逢堯舜世終此若為閑念之不
樂且起為同塗士友言以為方從事進取而得此
詩前岐事不問可知必老死布衣無為汲汲西笑
也諸友強挽之行竟不第紹興中用趙忠簡公薦
教授本州誥詞云朕聞堯舜之世天下無窮人然
後恍悟前語宋孝宗在御復用大臣薦拜大理司
直秘書省正字引老乞婦特改京秩與祠祿後以

壽終

鍾世若

紹興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秋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間背縛一人於柱顧望鍾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寤爲朋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迨入試出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賦爲題始默念昨夢背縛者反身之義顧笑者樂也神既告以題必可中選乃精思運順第五韻押焉字欲用孟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你不愧于天俯不忤於人等語思無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五

經句堪對不覺伏几假寐髮鬢間見黃衣一吏曰胡不用孔子不怨天不尤人與飯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爲對乎鍾洒然而起遂綴緝成隔聯云孔不怨尤飯疏食在其中矣孟無愧作王天下不與存焉書畢自喜爲得神助已考官閱卷批其卷旁曰隔對渾成可以冠場寘之首選洎揭榜經義爲都冠鍾居次

趙鼎夢徵

趙忠簡公鼎初生時母夫人夢金紫備人入其室前有贊引者唱曰贊皇公至夫人驚悟彷彿若有所

見未幾而忠簡公生焉其後仕宦功名多與德裕合蓋德裕自東都分司貶潮州而忠簡亦自四明以散官置于潮州德裕明年貶朱崖而忠簡亦徙朱崖而捐館俱壽六十二

徐文伯

宜黃徐四友字文伯幼喪母其父光不再娶與四友及長子四岳皆清居陋巷茅簷蕭然自足紹興庚午之春四友晝寢夢婦人姿容靚麗引右手示之乃金字題詩兩句曰秋舉君須中危科子必登又引左手示之亦金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既寤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王茂升

王益字茂升崇仁士人也紹興庚申與其兄茂謙益祈夢于仰山廟夢人語之曰君姓名不在張九成下覺而甚喜謂異時科第巍然當如張公既獲薦以壬戌春赴省試其設案處有前人題張九成三大字適當左右意必符昔夢愈益喜然是歲乃不利蓋神所告但指坐次云初茂升父國光尚質嘗

夢空中挂巨榜一入從旁言曰此君家子孫及第時賦題也查茫彷彿不可盡觀僅識其末一美字乃論子弟凡美字可作題目者皆當年記又作適堯舜立王正道論意若未愜更易者數四茂升躍踰至丙子歲旦拾開元一錢於道中光潔可愛私念曰吾今年當免舉而以元日得錢豈省場策問及此耶於是精考錢幣本末廣爲之備丁丑到省其賦曰無聽盡天下之美論題正昔日所作策首篇問泉貨遂登科國光茂謙前此擢第矣父子繼連爲儒家所歆豔惜其宦塗不大也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

三五

叔微異夢

常州人許叔微父以能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人以偈語贈之云藥餌陰功樓閣間許殿上呼盧喝六得五初不悟其言其後叔微以張九成榜中第六名遂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而上名乃陳祖言下名乃樓材方悟其事

伍相授賦

建昌李朝隱字兼美其家素事伍子胥之神甚謹李在太學以冠至守城得是舉夢神遣駛卒示以賦一首其題曰光武同符高祖夢覺不能記憶次

再夢且使熟讀遂記悉之紹興辛亥江東西舉子類試於饒州正用前句作賦題遂奏名後官至左通直郎

高宗夢兆

洪邁對上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時徽宗夢見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父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會事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都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

三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

三

黃左之

左之福州人爲太學生預淳熙七年薦書是歲冬池陽士人王生亦赴省試其家甚富以錢百千與黃招之結課神祠中其神極靈驗黃致禱夢神告曰君來春必及第指一女子示之曰此君之婦也黃視女狀貌不甚長簪羅帛花於髻恍忽間以爪搔黃手既覺手猶微痕自念若勝下娶妻豈無珠翠之飾顧簪羅帛花乎王與黃游處頗久相得益歡遂約曰君若登科當以息女奉箕帚明年果中

選遂為王婿得奩具五百萬成禮之夕儼是夢中所見者簪花亦然黃初調南城尉為人道此

青童送筆

上饒余禹疇待次全州教授淳熙己酉科舉時王漢門外李篙師夢青衣小童持筆五枝授之曰頗欲送余余教授處李接視但三枝有筆頭其二只空管耳明日往告余不能曉也泊貢闈揭榜余氏子弟三預薦二中待補選次年姪鑄登科

陳玠售宅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稍厚將新所居門為木工所欺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

五

日趨於侈自門至堂一切更建輪奐整潔而膏腴掃空無餘其始從事於土木也當乾道丙戌之春妻蔡氏夢人告曰聶有及第夫蔡曰他人及第何預我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緡置於地而去蔡寤以語玠聶君同郡人也是時方赴省俄登科十年後玠家益以貧以宅售於聶恰得二千緡

平陽王夢

永嘉士人或夢至大山下見崑穴豁開祠廟赫然一神正中坐而綠袍判官持文書前白曰此今年舉人解榜士人偪而觀之僅見王夢二字判官指之

曰此平陽王廷用也士人固與廷用善答曰彼不名夢判官曰須用改名乃可夢者覺而喜以書告之使更名廷用曰士子得失自有命存豈應信他人一夢不肯改旬日夢如初又以告其意確然不移遂至于三判官頗怒曰王秀才執志頑如此我不要他改夫夢者以屢遭沮抑不復言會秋闈不遠舉人各納試卷連粘家狀廷用手寫十紙皆差悞不堪用瞿然而悟即書為夢一上中選繼登第於丁丑王十朋榜中

余程守婚約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三

五

元量初妻張氏既沒一年淳熙甲午之春再議同縣程氏女既問名結約擇日納采而為讒口所間罷不成數月之後余別有所議夜夢先生董守約持白紙狀一通示之展視見正中大書一程字其傍小字數千如蠅頭未暇閱讀而董掣去曰欲報汝只此無用盡觀遂悟明日詣董董言是事初無所豫又平生未嘗與人作媒始指為荒忽杳茫之談但相對一笑而已既而程媼復尋盟始悟守約者若令守舊約也神假其名以曉人云小字者疑紀其一生休咎故不使得見耳

夢抱一兒

吳人王彥光御史之子嘉賓隨侍入蜀在漢川夢至一處樓閣臺觀上侵雲霄中垂珠簾有三四人相對盛服玉帶風格清奇訪其左右此何人曰帝王子孫也又至一大宅垂楊夾道朱紫秉笏者三十輩列坐廳事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曠野見小兒可數千萬計一吏曰此貧弱之子孫也汝可於此中隨意抱一兒歸嘉賓正以未有嗣息繫念聞言甚喜遽取其一及寤甚異之次年生一子既長愚魯不辦事益羸處寒陋也嘉賓字仲賢淳熙十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六十五

三五

二年監左藏封樁庫為同官說此

林千元

福州閩清士人林子元屢應鄉試未登名淳熙十三年夢人謂已君欲薦送當俟賢兄來帥七閩可也朋友或知之每相會輒戲之曰令兄已開藩否林亦絕意榮望至慶元年秋試畢適報宣城守林蘊之鎮閩喜謂其友吾兄字待問正與新帥名同鬼神不吾欺吾刻日以觀吉報耳洎九月二十四日揭榜林果以詞賦居首選乃驗士子得失固不偶

黃若訥

黃若訥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試宿旅邸一室逆旅主翁夜夢黃龍外至以爪抉門入蟠踞中堂光焰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邸未黎明起訪焉歷視十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為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知姓黃蓋自信且茶湯為話宵夢乞誌之于壁黃不敢翁退復遣二兒來皆儒衣冠度不可已乃勉書數語而去暨來春揭榜則遭黜黃失意留連舍于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舉先生者道命術多中往扣之卦成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六十五

三五

南曰好命只是事遲更三年後却做官但有一慮

尊府君恐有不測宜急歸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信報其抱疾聞南語瞿瞿不自安即日西還至仲冬父果卒黃當免舉可應庚戌試而正月在禪制中計無由可及曾有旨以首春雪寒恐遠方布衣來者愆期特展鎖院半月於是無程而往於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為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漢卿丹桂

齊三傑為士人時習業於靈芝門東桂林野圃淳熙

十六年當科舉之次歲數輩朋相約結課於中有張宗臣者夢異人持一花餅貯丹桂三枝從外入張首見之越至前曰漢卿求一朵異人取以付之曰若余子則未可張覺而喜甚以告諸友滿意有折桂之望及秋試揭榜齊獨預薦明年登科蓋張之名齊之字同為漢卿造物固寓意以戲張也

黃五官人

紹熙辛卯歲豐城縣農夫夢一道人持龍錢一文付之曰倩汝送與黃五官人某里某巷居者是已既覺茫然不曉其旨翌日採薪于山果得錢蓋俗工

東萊編 卷之五十五

三七

三八

所鑄符篆相屬者未即送夢前人告曰吾向時託汝送龍錢黃五官人何得遺忘當即送之若不如吾戒必加禍於汝農驚懼此錢為祟送往彼處所謂黃生者名竝捧接甚喜謂青錢中選而神龍變化也未幾赴府請解竝習春秋已為考官所黜同院建昌教授危履常得其論卷愛之欲實諸待補小榜而首場經義批抹數十條不可復收乃携謂本考官曰舉人燈窓勤苦一戰殊弗易亦可深惜其人曰一時謬誤非君幾失一士過不憚改過恤其它遂取已入等者摘其疵病實于待補之冠而

以竝居第三竟登癸丑第

黃溥夢名

崇仁黃溥初名某久游場屋淳熙九年秋七月夜夢報勝人至亟出視之惟着燕服不類走卒狀而二兄皆白袍列立黃詢仲兄曰得者為誰曰汝也名為何曰溥而識諸壁念同音非一莫知所從擬欲用普字而未決冬十月宜黃李元功來訪之喜而語曰曠昔之夜夢人持解勝報予長子預薦書崇仁唯得一人黃姓而名從水黃私自賀曰李君之夢豈造物欲替吾溥字之疑耶次年更此名請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五

三八

三六

中選李之長子果同升云右十事臨川劉君所記夢兆錄

兩黃開登第

南城士人黃開字夢高用累舉免解而以紹熙登癸丑科調湖口主簿其年九月病卒同郡新城一士亦姓黃赴壬子秋舉祈夢於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兩朵黃花曄曄開寤而大喜欲改名曄謂與夢之所當名者不投欲為開又惡犯南城夢高它日慮將踰躓沉思連夕竟亦名開遂同年唱第銓調桂陽主簿待次里居聞夢高不歸心大惡之每書名只作開字至丁巳之冬亦卒

圓夢者追繹神旨所謂兩朵黃花曄曄開者葉而不實之義也神其戲之耳

丁逢及第

常州士人丁逢端叔紹熙二十九年夢人告曰汝若逢丁可則及第矣覺而改名爲逢是歲秋闈不利乃嘆曰安得有人姓丁而名可者吾必不第如是又兩舉至隆興元年省榜出果有天台丁可姓名雖切自喜然度其調官須次尚猶數載未必出其衡鑑之下乾道元年秋試丁可待缺家君漕使念其貧微爲常州考試官逢洒然自慶知必中程而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五

三九

可於貢院被病先出逢大失望追揭榜乃在選中後謁謝主司諸人皆言丁主簿臨去時手持一卷屬吾輩勿遺雖死不憾及會卷之際各有所主不暇爲它人計適點檢一試卷犯諱當黜倉卒難覓遂以充數蓋吾子也逢始以昔夢告之

正郎鼻

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尖而小乃劓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人多陰德當位宰相奈貌陋何鬼請爲作帝王鬚

數日一相士邂逅于門外捋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服

卯生

楊大年母章氏夢羽衣人自稱武夷仙託化既姪而誕則一鶴雛也舉室惶駭令棄之江其季父聞而追之既及江濱鶴已蛻而嬰兒具焉猶餘紫綫尺餘幾月乃脫見本傳昔徐偃王卯生大年其亦卯生者歟

秀才祈夢

一秀才祈夢於九鯉湖上其前程有無遠大夢見一女子戴一笠左手掌寫一無字其人莫之辨且懼其前程之無也竟以科甲顯歷官御史中丞見前面坊牌安撫二字廼知前夢者官職之徵也後果止於中丞

馬亮

馬亮知江寧府將代夢舌上生毛有僧解曰舌上有毛剃不得當再任果然

黃平

黃平夢書一髮字書影而止索統曰此亡友也是日果有友人計至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五

四十

鄧山房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三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責其具軍令狀使無泄后謂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吾將兵且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於南高峰頂為騰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入宋亡鄧構室吳下曰會道觀

陳文龍

陳文龍興化人度宗朝狀元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關生縛至杭幽於太學側猶兒橋巷初文龍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聖

三

史學其守土之神岳侯也一日夢神請交代意恒怏怏既而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州又夢神通書前曰交代後書年曰至元心甚愕之未幾國亡身俘至杭病墜適故人趙有得來嘖語以前夢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大數也乃宋未亡之日鬼神已奉其正朔豈非天哉吾今必死於此為太學神前夢不虛也數日果卒

神史

胡僧取殿

夷堅續志載理宗一夕夢二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

此殿覺問宰相馬廷鸞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後必立夷狄於殿下稱藩耳至德祐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為寺逆數至於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季迪二夢

國初高季迪蘇人也詩文為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夢一篇乃其遷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叙得於恍惚吟嚙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憾焉近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囑之曰爾必見殺於此人後凡蘇姓者皆不接見及本府太守魏觀熾府治反居衛之右手不稱文東武西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聖

三

之位遷於張士誠故址衛官誣奏太守欲復吳王之業太祖召至斬之高因為太守作上梁文併棄市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為魏觀客辭歸怏怏淹蹇死文集又曰不幸為故人得罪沒於京似皆憐而為諱之之詞且同時浦長源挽高之詩有鼓罷瑤琴即解形蕭蕭日影下寒城之句是所聞之夢不誣神矣哉

藕對

國初豫章士人兄弟由貢入太學夜夢人語云七竅比于心如是者數次翌早言夢兄弟不殊未詳

其義時五月兢渡生儒出上河遊覽唯兄弟篤志不出偶太祖微行至號舍見生儒俱出獨聞一號書聲入舍二生驚懼上喜見書案上有藕一截上出一對命二生對曰一彎西子臂兄弟齊應聲答曰七竅比干心上大喜曰必忠貞士也命銓部選兩御史

士人祈夢

永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神有告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擬為義為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竟無驗後官膳部郎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屬群臣對無有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上大悅即擢禮部侍郎未一對之間而官階超擢已預定如此人勞心營營以求獲者何益哉

馬狀元夢

狀元馬鐸少時夢中有語之者曰雨打無聲鼓子花不省所謂後與同邑林誌同舉進士誌高才鄉會皆第一殿試時忽夢馬踏其首以是怏怏爭於上前上曰朕有一對對佳者狀元也曰風吹不響鈴兒草馬即對以夢語而誌思竭不能于是得

賜狀元

唐殷元舉

唐殷元舉歙縣人彭總督澤陝西人彭嘗過歙造越國汪公神祠夢著白衣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日舉果來獻文而以貧故藍衫改色成白彭大奇與交驩後任總督當會試揭曉時知殷元必舉報者至而轅門正欲群戮人乘喜畫有之舉又嘗禱於九太子廟為箕卜箕云青草流沙六六灣莫知其義後舉以翰林出使朝鮮朝鮮王出對令屬之曰黃河濁水三三曲舉即以箕語對其王大駭賞又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郎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其對俱有諷刺意而答常勝所以為奇

夢宴鹿鳴

天順末蘇郡學生陳燧夢宴鹿鳴同坐者皆素服不簪花為諸朋輩言之咸以為非吉徵後陳登成化戊子鄉薦揭曉前二日適太皇太后崩詔至明日鹿鳴宴果皆素服不簪花其奇驗有如此

文唐夢壽

蘇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間為溫州知府一日覺似

病狀令人往九仙祈夢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
歸告府主文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稟曰
命解木共得板五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
尚可解乎老人曰不可解矣又省昨日之言問其
姓則答以姓孔遂驚怖而回衙病即不起時正五
十三矣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間解元也嘗往九
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亦莫知故後訪
同邑閣老王鰲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
詞下有中呂字唐驚曰此余夢中所見者誦其詞
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聖

其年亦五十三矣

鄭啓謨

鄭啓謨有聲于時祈夢於九鯉湖夢神語曰待雙門
變成海汝當登科啟謨以雙門在藩司前衝要之
地豈容成海神戲吾耳後無錫石沙王公按閩善
隸書偶于雙門之上書海邦都會四字啟謨竊喜
果於庚子科發解

楊惟聰

楊惟聰固安人幼隨父長史赴任讀書每膳具必至
毋張氏問其故則曰恒聞耳邊語狀元可食飯長

又夢在京崇文坊迎金字辛巳榜狀元牌來叩何
往曰送與固安楊秀才竟而竊喜但疑非是歲廷
試已卯庚辰惟聰鄉會連捷武宗南巡果辛巳
中狀元官至光祿寺卿兄惟傑後二科亦中榜眼

張郎中作獄神

南京刑部獄中所事土地之神凡三一曰刑部土地
一曰司獄土地一曰某土地相承如此不知其所
始正德某歲本部郎中張君明夢入獄中有金紫
二人巍然並坐見張來起而相揖甚恭夢中亦省
以為土地神問之曰二公必某某二尊神與同聲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聖

曰然曰尚有一公何在二神曰今方缺席正幸得
公耳張踴躍曰某無能幸為吾他請得除感荷誠
深二神曰吾二人正以君剛正明白喜諸所請復
何辭張曰然則當在何時曰某年耳張驚悅而悟
至明年之秋張曰今日殆不免乎沐浴衣冠奄然
而殆

方公誤名得第

黃州方公任嘉靖壬午秋闈不利歸與其友人徐相
楊森結茅赤壁旁誦讀為進取計一夕楊生夢巨
艘行江中揭榜浮水上上書再取一名方仁舊以

語方請易名仁以厭其兆方曰名父命也且有成數請辭乙酉秋闈鄉試文場揭號圖任候作仁方走白當道頗有不豫色一友忽曰子得舉矣不憶往時夢乎且丁酉納音水也方喜是秋果得舉壬辰會試禮闈方與友飲酒闈方自負曰昔夢云再取其當再中今年壬辰又值水但號圖誤書仁則無此理既又謾語曰圖不誤某不入試至視圖果再誤作仁遂獲選南宮

夢報大魁

于忠肅公葬于西湖六橋之南立祠肸蠭神甚靈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哭

三十五

凡祈夢者皆有奇驗隆慶丁卯東杭有鄉民通于官計不知所出往叩于公夜夢小鼠戴一笠未解復叩之公夢曰明晨有羅孝廉以紅氍毹囊而來此春闈狀元汝可預報即以夢叩自明矣鄉民如公旨候於途時會稽羅萬化以祈夢至果以紅氍毹累其裝鄉民即長跪請曰相公得非羅姓否萬化恠而詰之鄉民曰相公果姓羅則來春必大魁神已有旨不必再祈矣第小人有夢惟相公占之羅曰鼠戴笠帽乃一竄字汝宜逃矣羅心甚喜不宿而歸旋中戊辰狀元

張韓窮通

嘉靖時杭人張姓者自幼為小商老而積金四錠各束以紅線藏於枕忽夜夢四人白衣紅束前致辭曰吾等隨子久今別子去江頭韓餅家覺之疑索於枕金亡矣躊躇太息之江頭詢韓果得之張告韓曰君曾獲金四錠乎韓驚曰君何以知張具道故韓欣然出金示張命分其半張固辭謝遂出門韓留觴之舉一錠分為四各裹餅中臨行瞞之張受而行中途值乞者四求之哀各濟以餅一四乞者計曰此餅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韓易小而熟者乎遂之韓韓主笑而易之嗚呼四金張故物也三失矣而復一猶不當有盡歸韓韓張之窮通何頃異豈非分定故耶是乞人也天使之也張業商所獲自艱辛來且不能錮留世有不義之獲其可享耶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哭

三十五

鄒進士廷望

新化縣鄒公廷望生時其父貧而多子欲勿舉其祖命舉之曰我夢迎子至家前標句云桂林有香香馥馥一枝高折狀元頭此貴徵也後於嘉靖壬子鄉薦寶慶一府獨舉廷望一人榜其里曰桂林一

枝至壬戌春榜中二十七名而申相國名次之殿
試居首果在狀元頭也

漂母夢

趙栗夫寬赴會試禱于淮陰漂母祠夢母以丸藥令
吞之得會試第一豐五溪鼎之北上也亦禱於母
且舉栗夫事祝曰神不欺趙豈昔誤余與一友同
卧中夜夢人啖一丸藥大如龍眼公憐其巨劈為
二吞焉明且以告友友曰子必第二名及會試乃
在百名之外自謂不應及殿試公已定狀元以足
疾降為第二乃知一丸分兩之應也神矣哉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四九

十八歲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西蜀李公初赴試春闈至京師投寓
舍其家人竊祝之曰是此人也主人因延問公今
年幾何荅曰二十四歲矣主人唯唯公疑之詢其
故乃曰夜來夢人報我曰明日十八歲尚書至宜
禮待之今公至適符所夢但年歲不同耳公躍然
喜曰吾姓李十八子非李字乎王賓洽其後公位
果至太宗伯云

代作同登

中州士人周冕知名士也屢舉不第一夕有神見夢

曰汝若中時須待魏尚倫同中周覺而求諸座校
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乃有一尚倫入學問其
業憮然自謂無復望矣其年周君失科舉舉魏同
告考周為魏代草兩人同得入試仍加幹旋得同
舍無俱周代其年周中本房第一而魏生亦登科
周至臚仕魏亦至縣令云

莫狀元

兵部郎官莫下居場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
姓莫人作狀元下出迎之乃云名儒非下也時下
已投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曰儒後二十四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年儔作大魁

館俸前定

南城劉夢林一夕夢至一所而石榴樹下獲錢千
自念何以至此未幾戴某延教子姪歲俸百緡入
齋見庭前兩榴樹宛如夢中館凡十年其俸却及
千緡後登戊戌第而去

發解徵祥

彭綱清江人初遊鄉校秋試前數月里中病者祈仙
降筆云天上名將就瞻宮桂已香吟成二十字相
贈綠衣即可送彭解元病當愈人未之信也尋與

十餘人求夢於玉笥山神殿廡為衆所占宿於牡
丹亭下達曙無夢旦而衆起皆曰夢一神人過而
歌云牡丹亭下百花魁豈亭下有人耶網聞之耶
整衣去或云是彭氏子也已而網果發解第一舉
進士至雲南僉事致仕有雲田詩集行於世

諸湖僧

鄱陽諸湖寺僧俗夢人告曰須用三盃水煮過言之
至再寤而不能曉明日一童持白董來大如扇曰
得於後山樹下僧喜即命煮之初用水一升許踰
時皆乾董偃然如生又益以水至于三不熟僧忽
醒辨夢疑其異物喚童負鋤就斫所生處才二尺
見一美花蛇蟠穴內已死腐而口中猶出氣正蒸
薄於上遂成董傍有小枿甚多村民采食之一日
間死者三人寺僧盡脫此厄夢之靈如此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六

海右閒民王圻

禍福門

運命類

壽命

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
隨命以行應習壽命者上命者也書言文王受命
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書言怠弃
三正天用剿絕其命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
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
自三命之說行而後世俗人遂有五星祿命星禽
諸術秤星經珞琰子壺中賦鮮鸚經諸書大抵皆妄傳偶中也
黃山主人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一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黃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于
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
或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婦曰以
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入幕動操斧斫斬其足
遂為守門者漢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巨萬以十
數有相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
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

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免家居人告通私出微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為有觀於二事世之醒醒者可以息妄求過覬之心矣

樗里子

樗里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實一百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二

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歲之前樗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

同年同日

漢高祖與盧縮同里同日生及壯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縮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藩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以藩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二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為相及出鎮又分楊益

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夢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賈誼

賈誼年二十餘至大中大夫人以少年短之竟不免謫死楊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遲暮而卒登三台位園花澗草于此見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臣何憂晚歲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於人何尤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三

衛青楊景宗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仇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如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之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景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景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景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帶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觀此則人之

衣祿居址自有定數真有求之而不得不求而自至者勞心用智非分而營營焉其亦不知命者矣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月二月帝崩元帝竟寧二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哀帝時單于來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之自黃龍與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楊雄之言復許之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者如此

陳仲舉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舉不知夜三更扣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何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仲舉默志之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四

三

明錄

鄭微

晉時信安鄭微少見一老公以囊與微云此是命慎

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為凶兆言訖失所在後密

開看是一挺炭意甚祕之雖家人不知也後遭盧

龍寇亂恒保錄之至宋永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

篤語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啟此囊見炭悉碎於是

遂卒出廣古今

八字數

晉方士戴洋語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于已酉還下秣陵其後陶公亦涉八年土色盛衰有數不可移也

稗史彙編 卷之五

五

三

賁鮪媼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為州里所重補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後忤後儀今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設諸商販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賁鮪媼肆數日所覓一館客處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媼之初賣鮪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娶為妻後有詔文

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遣何
秦之乃請銜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并城
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
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
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
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
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
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
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內官至宰相其媼亦爲夫人
後爲吏部尚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太

三五

追贈右僕射高唐公

命錄

邢公厄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至桃林渡叛上遣兵征之至
陸渾乃斬于邢公山下先是山之側有亂石縱橫
頗妨行李時人謂之邢公扼密果歿於此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托
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
甲人持戈曰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汝要錢可索取
尉遲公帖來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煨鐵尉

遲敬德者方祖露煨鍊之次書生前拜曰欲乞錢
五百貫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
生曰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
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
謝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
既得帖却到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今
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
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一庫閱億欠五百貫
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也
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遺
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出逸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七

三十四

王顯

唐王顯與文皇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褱爲戲將帽爲
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顯
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邪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
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
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歿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
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
袍金帶賜之其夜卒

出朝野
金載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政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効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困其疾卽具疏以乳煎葦撥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葦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俱曰奉

神史彙編

卷之五

八

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出獨異志

張文瓘

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云當爲相然不得堂飯食喫及在此位每昇堂欲食卽腹脹痛霍亂日唯喫一碗漿水粥後數年因飯堂食一頓其夜便卒

出定錄

房瑄

開元中房瑄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瑄虛心禮敬因與攜手閒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

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餅餅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卽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鱸既歿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宮卧疾數日使君忽具輿邀房於郡齋房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槨於官中棺得梓木爲之

出明皇雜錄

張嘉貞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九

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卽令召入寢殿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爲朔方節度上卽令草詔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方憶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待人復歎用捨如有神主張

出明皇雜錄

馬游秦前知

唐吏部令史馬游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廷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游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已知之矣光廷曰銓選當在我汝安得知之知可以言乎游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楹棟之間期注唱後發之時老君見於驪山蓋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廷以舊無昭應之名謂游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言爾

前定

押史彙編

卷之五

十

三四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初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一府門見府官即解于叔明也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闢者入白逡巡間命素服引入所見乃亡兄也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少殷時新婚頗不願住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因問兄當為何官兄召一吏取籍尋閱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歷幾赤薄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祗承人

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醒曰

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秘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為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為從事欲厭極南之官昌許之尋以母丁憂復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鬪死京兆府不決德宗怒貶少殷高州雷澤縣尉年餘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月日已足辭別而去又數日少殷卒

押史彙編

卷之五

十

三四

李邕

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改天寶初為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細行馳獵縱逸後柳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邕早擅才名尤長碑記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送亦至鉅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出諱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大學生杜思溫善鼓琴游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賞往往得與常從賓客夜宿城南荀家第中夜後山月如晝游客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閒操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坐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予秦時河南太守也遭亂身沒於此平生雅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弦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願更爲我彈之思溫爲奏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因爲正之音韻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也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何不求名譽而爲王門之伶乎思溫悚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予之第三少子掌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于此至期而思溫又往叟亦至矣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已有一十九年俸入不絕慎勿爲武職當有禍非禳所免志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不第遂罷舉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

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一日密請肅令公遂補前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恨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存

吳少誠

吳少誠會賤時爲官健逃去至上蔡凍餒求丐於僻草上蔡縣獵師數人於中山得鹿本法獲巨獸者先取其肝臍祭山神祭畢獵人方欲聚食忽聞空中有言曰待吳尚書衆人驚駭遂至良久欲食又聞曰尚書即到何不且住逡巡一人是脚力携小

繼遇見獵者揖而坐問之姓吳衆皆驚食畢獵人起賀曰公卽雷貴幸記其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誠曰其輩軍健兒苟免擒獲効一卒之用足矣安有富貴之事大笑執別而去後數年爲節度使兼工部尚書使人求獵者皆厚以錢帛齎之

韓晉公

韓晉公浚在中書省嘗召一士不時至怒而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望公恕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虐言曰旣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

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食何物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達請疏於昏過後爲驗公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日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大官進蜜香糜糕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甚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第召醫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橋皮湯至夜可嚼漿水粥明旦卽愈思前日吏言乃召視其書則皆如其言公因復問人間之計籍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以下者皆貧乏因苦之徒不計也

稗史彙編

卷之五

四

三十三

裴度

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旣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洎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旣而延英候對憲宗問宰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始務含弘蓋慮凋傷一

不聞歸心効順乃欲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進兵可以平蕩妖孽于是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相居廊廟大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自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李德裕

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

稗史彙編

卷之五

五

三十三

及吉甫之年縉紳榮之出歐陽文忠公集德裕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嘗聞一僧善知人禍福因召之僧曰公災未已當南行萬里德裕甚不樂明日復召之僧且曰慮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師言以何爲驗僧卽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卽命發之果得焉然啓無所覩德裕重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德裕歎曰師實至人我於元和中爲北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待御食羊也嘗誌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

矣後旬餘靈武帥送米暨饋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是已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貶降至崖州掾竟終於貶所時年六十三

出補錄

崔元綜

崔元綜任益州叅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塔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內東行屋下正見一婦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之信俄而所欲聘女忽然暴亡自此後官至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七

三

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常陟堂妹年始十九乃於履信坊常家宅上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居住尋勘歲月正是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常夫人與之偕老四十年食其貴祿

出定命錄

王舒

王涯舒元勳爲相時涯有從弟沐在江南老且貧跨驢詣涯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造門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弟與涯俱腰斬元勳族子守謙慙而敏元勳愛之從元勳

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勳亦不留守謙悲嘆而去夕至昭應聞元勳收族守謙得免或曰沐之併命躁之禍也守謙之幸免原之餘福豈其然哉

李福

洛京北邙太清觀鐘樓唐咸通年忽然摧塌有屋棟一脩其中空虛每撐動轉內敲磕有聲人遂相傳觀者如市道士李威儀不欲聚人乃令破之於其間得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誰無言元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七

三

牟遇福重修道士齋呈洛中諸官皆不能詳李福罷鎮西川歸洛見此隱文反覆詳讀數四遂謂觀主曰但請度工鳩徒當以俸餘之金獨力完葺百年之前智者勒其志已冥合今日安得不重興觀宇乎泊觀成或請其由福曰山水誰無言者今上御名也

通名

元年遇福者福元年初作鎮復俸而回福其不修復待何人哉

出王堂開話

夏榮前知

唐杭州刺史裴敞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無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穰之崔夫人曰穰

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何以懷為榮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敵更娶二姬

山叟前知

唐黃損連州人有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朱齊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相與游五老峰遇磐石少憩有叟長嘯而至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皆然續前定錄

冥師無祿

昭宗初年鳳翔釋軍師者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日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曰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係如初而前有噉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床上卧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

侍女馬次署曰楊行密窗牖黑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耶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里之黥黥判官謂使者曰好送爾回遂蘇後皆符合初師為冥司所攝也一判官云和尚壽而無祿召吏檢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于簿審自此每斷筆惟飲乾荷葉湯岐下號入冥和尚宋高僧傳

朱顯

射洪縣朱顯頃欲婚郿縣令杜集女聘定後值前蜀選入宮中後咸康婦命顯作掾彭州欲求婚嫌得王氏之孫亦官中舊人朱因與話昔欲婚杜氏嘗記得有通婚回書云但慙南阮之貧曷稱東牀之美王氏孫乃長歎曰其即杜氏王氏冒稱自宮中出後無所託遂得王氏收其朱顯悲喜夫妻情義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轉重 編事 出王溪

楊集前知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陣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畧無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其將數千眾當勅敵不敢辱命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孫光

陳存

進士陳存能古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皆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為申屈將試前

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晨餐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

鬼笑貧

劉伯龍家貧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遂止

算術

呂淳字子厚守吉州日常修城掘土得一舊棺既昇置江中始得石誌于旁乃是昔人父葬其子者畧曰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河伯之游矣算術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事孰非

神史彙編

卷之五

辛

前定也

夢納相女

李康靖公幼時夢納宰相女爲妻後爲汝州守趙公不知門客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卽令設肉食康靖嘗有蘭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以女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綉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爲王文正公壻也

神授狀元賦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子同硯席既得舉而貧于索旁

郡乃能辦行已迫歲始發鄉里頓引保後時窮日夜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擲震三川過者必祈於神占其得失二子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有俎其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二子伏於暗處觀之行酒間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今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旣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備推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

神史彙編

卷之五

壬

子

獲之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承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至京適及引保就省過益志氣洋溢及御試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二子下筆思廟中所書情然一字不能記交相質俱不能憶因交相疑曰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獨私以自用天其福耶各隨意草草信筆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夬也旣見印賣賦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入山不復事筆研恨不能記其姓名云

續清夜錄

貴賤由命

容齋漫錄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祕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仁宗歎曰信有命哉又金史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官職由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主

誠由已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宋胡宿每語後進曰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金史宣宗聞溫敦太平卒謂宰相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令僅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耶章宗聞張万公卒歎曰朕迴將拜万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操一世子奪之柄者蓋亦不能回天命之所無以為有矣

奏失得官

泌向敏中之壻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深以為憂且有恙忿之詞敏中不得已具札子乞與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宸座敏中近前奏曰臣有女夫皇甫泌語未畢真宗連應曰其好甚好聖體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不覺投淚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歿竟不能辨直其事

邵康節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主

希清尊錄載富韓公謝事居洛日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唯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來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慶後此人當秉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閹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且曰老病即歿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時筆削累君顧少留意後十餘年夢得修撰韓公傳洪邁夷堅志載辛次膺紹興中為湖南提刑至武昌大將軍岳飛通謁即具宴出平生所被宸翰示辛執辛手曰前夕夢中丞被旨推勸

悟不敢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他日必為獨坐願
公救護之後數年飛龍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
迎秦檜意告飛龍叛繫大理獄命新除中丞何鑄
治其事方悟所夢乃新除中丞也事有前定固如
此以富公其人而亦圖身後名飛之壯節而不免
信恍惚之兆乞人之芘覆耶德立功成在君子誠
不能甘目屈於世也

國家運數

邵康節至京師士人多謁之請問休咎有一人獨問

國家運數先生甚喜稱歎再三謂之曰子某日歸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三

三

予可與某處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緘封文字

一卷授之曰勿即觀俟至家發之視畢焚却其人

奉教歸而發視則五代史晉出帝紀也曾三異因話錄

馮京

馮京之父式為左侍禁以終京幼時取其所讀書題

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賜

緋馬京式沒後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為荆南通

判視父所題無差邵氏聞見錄

傅霖前知

宋傅霖青州人少與張詠同學詠官至尚書霖隱居

山澤間三十年不通問詠求之不可得作憶霖詩

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知陳

州忽有被褐騎驢人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

霖求見聞吏如言走白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

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

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詠問昔何隱今

何出霖曰子將亡矣故來報子詠曰詠亦自知之

霖曰既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詠卒一統志及續編

三為主文

王禹偁元之久為從官而未嘗知舉王岐公珪在翰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三

三

苑凡十七年三為主文皆數也

張堯封

歐陽歸田錄載張堯封事云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

視子之相不過幕職然骨貴必舉王封後堯封進

士及第終幕職其女溫成后貴累贈太師中書令

封清河郡王入由是始驗相者之言夫貴在其身

後而事關於生相如此唐程行誼為陳留縣尉有

老人言其官壽從今以後有二十一政官年九十

餘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程後果為御史大夫九

十餘卒贈僕射右相如其言張去逸肅宗皇后之

父也少嘗獵滑曲射殺巨蛇驟遇雨電逃依野寺方震霆烈火交下之際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霆火遽散復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聞空中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去逸自期當富貴不數年病卒官至太僕卿至乾元初以女貴前後二贈官皆如空中所告身後事乃亦自有前定哉

除拜有命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且將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它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春安禮果拜左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耶

魏鑑

魏鑑侍郎知廣州子城一角忽頽一古磚有四大字云委於鬼工是魏字公成其事大築新之罷而召還仲簡待制代之未幾儂賊寇廣州外城一擊而北獨子城堅完民賴以生

魏舒

晉魏舒嘗謁野王主人妻夜產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十五以兵外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請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取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梁范雲少與高祖嘗同宿顧嵩舍嵩妻產子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謂帝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後果然宋人記歐陽永叔慶曆末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荅者曰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為携至五鼓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所得永叔異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三

之後將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某夜建水陸有施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眾恐惧其時即歐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參知政事除蔡州求退甚速豈其前知然耶東坡云嘗聞之於公子昔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元珍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詔堂下予班元珍下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予貶夷陵令同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因班元珍下而門外鑄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所謂石馬繫祠

門者蓋私識其事也聞見錄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漬廟觀壁画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謁廟方經營改造江中忽漲大木數千童蔽流而下盡取以為材廟成壯觀甲天下信乎事有前定而鬼神能窺其幾也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年已六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天

三

中親故以為憂魯直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而魯直竟歿於宜州誰謂鬼可盡信也

東坡遷謫

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答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骨上張半個配軍頭異日文章雖當知名然有惡謫之禍今日悉符其語又公中歲歸自江南謫居間鍊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

也後皆如其言

蘇韓命相似

蘇內翰云吾生遭口語無數蓋生之辰與退之相似吾命在牛斗間而身官亦在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日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名以撓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李方叔

元祐中蘇公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黨持一簡去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間俄而軍博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楊雄論也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天

三

二千竟持去場中果出此題援第一人持第十人東坡為之悵然夫東坡本欲陶鑄故舊乃為他人所得又不幸而與權奸之子豈非數耶然選賢舉能國家公典而蘇公乃私意庇之鬼神幽鑒蘇公得無過乎

遷謫前定

隋史西域傳有何國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僧耳太守方子容自告身來且弔余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氏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

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董五經而知

萬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意誠復同至其舍語甚款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三

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耳程

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朱子因論至誠前知而云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所以明其靜虛而知非用智用術之私也

蘇大章

三山蘇大章就鄉舉時試出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遂授牒於州謂蘇與王司有私若與薦當行駁府帥葉通叔羽喻之曰姑留牒俟折卷時區處及入院對號經果同心頗異之師出十

牒示考官云此卷不須拆俟填榜畢却待別備卷內取一卷易之衆以為然及填畢另取一卷則原封者非蘇而另補者乃蘇卷也帥與王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造化牢籠廢物有至妙者存非人私智所能測也

再造卦象

宋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為本朝火帝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宜有大更革上怒編管海州死後七年金人入寇高宗中興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三

唐墓誌

建炎三年歲在戊申楊淵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江南諸郡日虞金人深入淵時修城得銅鐘於城隅有文云唐京兆季慶子墓誌唐興元初仲春中巳日吾季慶子役築於廬陵殞於西壘之顛吾時司天文晦朔康定之始未欲塋於他山就瘞于西壘之墳吾後當火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其康昌之日復工是墓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决使吾慶子之骨得別河伯听命於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記淵方

築未成明年金人犯揚車駕幸浙冬金人遂渡江
分兩路一犯明越車駕登海舟駐永嘉一犯洪吉
太母保童貢淵朱守既經兵火不知鐘所在癸丑
呂原來守下車即修城數月壁壘皆立東平鳩工
之言亦驗云

編文歸
得之劉備

丘濬前知

宋丘濬徽州黟縣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
卦能通數知未來與廢嘗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
後果八十一卒

志一統

廣西昭州山水清婉郡圃有

亭名曰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三

三

欲更之問名於禹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

為更名清輝已揭榜矣徐謁李同坐亭上少焉策

杖于四隅視積土中有片石斑若文字然取而滌

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畧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

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

清輝者可為一笑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云

夷堅

河東道人

建炎中錢公載鎮長安有道人從河東來謁錢與之
有舊問其所以來之故曰吾本寓其縣比有風氣

絕不佳一邑人當有災殃甚劇故捨去耳是時虜
患方熾但意其為是而轉徙也後月餘得隣郡報
彼縣白曰地陷居人盡沒錢嗟異其前知欲呼語
之且將有所遺會日暮至平旦乃招之店人言道
人房正在店墻下昨夜過半墻忽頽遂遭壓死尸
猶埋於土中俟申知官司乃敢掘取耳大驚嘆謂
此人能知於前而不能審於後豈冥數已定非知
慮算度所可脫耶

改官暴卒

靖康北狩虜人欲立異姓御史馬伸列狀于虜酋而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三

三

秦檜為中司以臺長同食故虜悉囚之北去陳烈

避戎夜話所載不肯推戴異姓者臺狀以檜為首

特以事由之尔非表其忠臣也已而陳烈至紹興

後以選舉來改秩有教其謁廟堂者時檜用事客

難於請見陳烈謾投謁不知檜陰識之久矣謁入

卽判請一府駭異既見檜佯問曰夜話公筆否陳

烈曰有之問來故具以剡削告檜每所語必瞋目

至此張目曰且理會改官遂索湯餞客陳罔測也

檜卽呼天官吏謂曰其人朝廷正欲擢用汝等何

得沮其出選限三日改官吏諾歸而傳會文字

易日月以遷就之吏曰師相知此人異日必作是郡詣賀于邸中恍若從天而下既問所自乃大喜未及謝檜一夕暴卒

陳墓杉木

建陽陳普墓傍杉木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共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約次日祠墓伐之是夜普夢白鬚翁數人云主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椁安得便伐普問誰翁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汝若不信必生官災雖欲賣必不成至明王一攜酒殺來奠塚眾聚飲畢人分錢一千八十尚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五

餘四十普取之一姪素狠奪而撒于地普怒毆之折足王一惧與訟不買而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毆遂詣邑列訴因是蕩產竄徙後五年黃察院卒于信州其子訪椁木於故里竟買此木伐以爲椁普方話昔夢知有定數

甘林二命

人之賦命歲月日時同則壽夭榮悴亦大畧相似豐城甘同叔莆田林直卿皆以紹興甲寅年丙寅月甲子日甲子時生皆爲士人同中淳熙戊戌省科年四十有五矣林以母服不及廷試甘先擢第調

靜江府司戶參軍待闕林以辛卯還試得監某州稅郎之官甘方赴任踰歲而卒林蒞事僅一考用他故去未幾亦卒其所享祿食均同甘但多披青袍三年耳

林子安赴舉

鄱陽士人林子安居于石門紹興二十三年秋入州赴舉行半程飯旅店逢一客某州教授者來相與講禮客蓋謀爲饒試官欲從坑冶使者魏彥成求葬牘因從容問林曰魏戶部何如人林曰子安與之姻戚其人慷慨急義客有喜色屏左右延林入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五

室置酒輸寫胸臆曰君於魏托契厚薄何如其今實蒞試於饒君苟能致力則當任一舉之責以爲報林悚然弗敢承至于再三始諾其說客詢所習經以尚書對客曰某正用書登第嘗擇題目難控搏者爲答義三道不曾示人茲以相授便當以此三題試舉子矣林捧接愧謝洎入舉場教授者遍搜此卷不見殊以負已纔出院林往謁之曰曰蒙先生成就之意甚厚適試前一日忽得疾極危困及明朋友邀勉挽掖以進而頭如受斧寸步莫前遂成空返所以留連未還里者須先生之出達此

謝意雖云無成直與受恩等耳竟為力禱魏公得一章與之林終於布衣其子憲頗修飾嘗預鄉書晚歲方得官為涪州永明尉

張子溫說

義烏孫道

淳熙元年冬密姪自鄱陽往四明過婺州義烏縣南舍晚泊逆旅條有野服者坐于傍扣其何人則邑醫孫道也工療眼疾密與之語孫曰君當是貴家子弟必藏好方書願畀我一二或可為人起疾密素秘翻胃一方只口授之其法用一大附子去其

神史彙編

美

三五三

下簪實銀石器中浸以生薑自然汁及蓋而止湯來煮乾抄一錢匕搽舌上漱津下之若煩渴則徐食粥糜忌油膩生冷孫喜書之于策未幾州鈴轄苦此病危甚孫為之拯治正用前方數服而愈謝以錢五萬孫家貧所得過望平生未之有也略不述所來但自言其功欲偵密歸塗更有請俄一夕告殂時方年五十精采伉健而奄忽若此乃知財物不可妄得云

密姪

邵武試院

淳熙十三年秋八月邵武解試十五夜騰錄院遺火

舉子文卷亦多被焚然明日入試者相率共治群胥簾內亦令捕捉皆奔迸隱處或踰伏梁上至夜不敢喘俄見一黑物從空而下狀貌如鬼攜當三錢二十餘遍歷試案時有喜色輒真一錢於案頭而去既畢持杖繞廊擊諸坐人之不得錢者或身仆或擎墜而舉子了不覺更自念其非得錢者傾薦而遭擊者當黜乎因默誌其平日所知識十數人以爲驗迨揭榜果與所料同然則名場得失當下筆作文之時固有神物司之于冥冥之中無待於考技工拙也

神史彙編

七

三六

始否終泰

張相諱從思其妻張氏河東人有容色慧黠多技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為小妻泊軍校以更番歸洛下携與偕至上黨病痢因昇之而進至北小紀病且甚湯藥不能下形骸骨立臭穢狼籍不可聞軍校遂弃之道周而去行路為之傷嗟道傍有一土龕眾為昇至土窟中數日痢漸可衣服悉為暴客所竊取但以敗葉亂草蔽形而已漸詣市求丐有老嫗謂曰覩爾非求乞者也我有住處非遠即携以往姪為沐體日進粥飲不數月平復知故顏

色艷麗忽有士子過小紀贈姥綵絹五十匹載之而去偕往襄陽會襄帥安從進叛左右殺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為亂兵所得送至都監張相寒張即從思也張相共獲婦女凡十數人獨寵士子之妻深厚之數歲張之正室病亡遂以繼室封為郡國夫人一應家事上下男女皆屬指揮治家甚嚴肅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於洛

骨裏貴

鹽城民周六居射陽湖之陰織蓆以生一女年十七八略不識針指之事但能助父編葦而已北神堰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漁者劉五為其子娶之不能縫裳遂之歸父母俱亡無以糊口遂行丐於市朱從龍寓居堰側時時呼入其家供薪水之役楚士吳公佐本富家子落魄僧寺為行者後還鄉里親族皆加厭弃郡庠諸生容之齋舍因相與戲使迎周女為婦意其生知為丐者必將弃置而相得甚驩偶鈴轄葛之子富于貲財拉吳生博浹辰之間所得十倍吳由是啟質肆稱貸軍卒不數年利入萬計其父呼還家讀書益勤兩預貢籍周女開敏解婦功不學而能肌理豐麗頓然美好初里中有麗老翁善講解孝

經又能說相見周於丐中語人曰此女骨頭裏貴果如其言向使在漁家則飢寒畢世矣

林老儒

福州老儒林君自少力學而終身不偶以教授生徒為業累眾食貧居州之南境與莆田接陳魏公與之有舊及為相貽書招之詣闕欲有所成就辭不行王瞻叔參政帥閩魏公言林平生行義不妄取予使加禮重王訪其所止齋錢三萬聘以為學正林受帖甚喜館使者於旁舍置酒饌約以即治裝黎明戒金是夕無疾而卒鄉人嗟嘆其窮謂無此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積財當未入鬼錄乃知踰分躁求固有定數

四申三丑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申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自古罕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乙丑狀元毛自知降第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送關後遭論四十年間有四申三丑之驗

閻庚

張仁亶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庚者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竊父資

以給其衣食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仁亶聞謂庚曰
 坐我累君今將詣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庚
 為仁亶肺附之友心不忍別乃私備驢馬糧食同
 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一客後至坐于牀所仁亶
 見其視瞻非凡以酒屬客酒酣飲甚乃同房而宿
 中夕相問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
 主河北婚姻糾男女脚仁亶因問已榮位年壽鬼
 言亶年八十餘位極人臣復問庚鬼云庚命貧無
 位緣仁亶問何以致之鬼云或絆得佳女配之有
 相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有一村中

王老女相極貴頃已絆與人當為解彼絆此以成
 閭族第速行至其村當有大雨濡濕以此為信因
 訣去仁亶與庚行六七日村遇大雨衣裝濕汗
 乃至村西求王氏舍馬欸門久之方出謝客云家
 有小不得意所以遲遲仁亶問其故云已唯一女
 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寡此乃相輕
 之義已決罷婚矣仁亶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
 極款仁亶乃為閭求婚許焉遂以馬驢及他賫為
 贄數日成親里留閭侯止王氏其後數年仁亶遷
 侍御史并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庚累遇提挈

竟至一州出廣異記

周宋天數

宋之興也始於後周恭帝八歲顯德七年宋之亡也
 終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而顯德二字不期
 而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
 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
 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服而被誅陳宜中當
 國之日韓震無辜而被誅此造化報應之理也

一生五數

運使田特秀字彥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仕至太

原轉運使喜作詩為周德卿李之純所賞彥實所
 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
 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
 十五日卒造物之戲人如此

貴顯有命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為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
 其一人長身廣額宋為入內都知太尉元以其內
 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
 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長
 愿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固已

優裕無他望一日文宗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
張拜荅曰母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
及之乎張曰老既寄跡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
然召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
其父母卽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
而是日頸痛重若有物所壓日重一日制封金紫
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
賜玉帶金幣鈔等物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
臣皆將旨至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
卽卧內宣恩命曹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
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
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
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周文襄

國朝親王末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永樂以來必擇
翰林院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
以從故預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
主事陞越府長史鬱鬱不樂未幾越國絕遂陞侍
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邨府講讀官東里楊公欲
舉侍郎儀銘儀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講楊翥同舉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聖

三

後邨王嗣登大寶銘等皆從龍起官至官保尚書
人之官職內外大小升沉固自有定豈人之所能
爲哉

鮮縉

學士吉水鮮公卬角時在庠序齋宿冬夜寒甚同舍
生欲飲無可貰者因謂公曰汝年少當往公趨叩
槽房持一鐺以歸明日公詣其家償價槽主不納
因曰君他日當作宰相公問何據對曰我妻難產
三日矣公叩門時暗中語云丞相到來我輩可放
乎罷我妻遂產一男方擬報謝何敢受值夫人之
顯貴卽童稚時已定豈偶然哉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聖

三

蕭胡薦舉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
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
詩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奇思傑句
衝口溢發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
人被譴人之窮達有莫之爲而爲者如此

人物定數

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既敗而抄有妾攜幼女匿
民間長乃絕色權勢爭取因鑒前事不與後嫁李

偶然如此非天命也夫

惡虫齧頂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 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
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 上不悅駕
起吳出至左順門陰相視之有蝎在頂已螫皮肉
紅腫人方知其適不能言首以螫故也宋淳熙間
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天下上問故對
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爲
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所齧故下也嗚呼均爲
惡虫齧頂敬君者不過欺君者蒙恩豈非數哉

神史彙編

卷之五

聖

三十一

楊氏女

某門楊某者係雲南冊籍天順中以解戍當行買
一民婦爲室需索行費遷延數月此婦遂有娠將
抵戍所而婦忽就蓐時山行無旅次勉就產下產
一女子雖免拆傷而倦不能行將女置草中曰兒
不合死行人哀而救之否則命也夫婦洒淚而行
至衛軍丁故在鄉人宦彼者又爲之周旋得檄而
返復過前產下意女必爲烏鳶食矣試尋草中有
群鳥飛起趨視乃烏衛草覆之其女氣息厭厭尚
有生意夫婦嘆異因抱出滴乳口中良久甦息

生時四十七日矣竟以生還數年夫婦皆卒寄育

於宗人家家人咸奴視之一日常州蔣生者主其
家買妾既成之一婢子主人願舉以贈蔣生喜以
四金易歸期年所買妾以此女便有專房之眷主
家政有條理生男子七人其三人登進士第諸孫
十五人累封至太恭人卒年八十餘乃知草中禽
覆信爲後福所致不偶然也古稱周棄鳥翼子文
虎乳豈虛言哉

神祐成婚

神史彙編

卷之五

果

三十一

渡一海汶一子後爲一女皆幼戲于舟面
俱墮于水謂必死舉家哭之頃刻間見俱立水面
乃救之起問之曰立一物上如枝初不入水也後
張致仕家居子已二十女十八矣一日張偶坐林
下見一人年垂二十爲傭負荷且讀張問之云父
爲某處教官父母皆亡狼狽到此耳初不知張也
張自念與其父同官憐之且奇其相貌遂收入舍
命與子讀書張大奇之一日夫人欲擇婿張曰莫
愈於李夫人強從之亡何張命返鄉邑就大比果
發解矣不赴會試竟歸于張至次科張子亦中乃

同試春闈俱捷進士後皆至尚書女為李夫人可知前之不溺者神祐之而張公之高誼藻鑑亦不可及

許吏部

成化間許尚書進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州李某任久不陞憤而建樓於州前名曰更樓實翫月飲酒所也李素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告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言宜改為庫樓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了李知州喜殺了王知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聖

三

曾彥

泰和曾狀元彥老於舉場成化戊戌年已六十大魁天下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未得超拔之作最後眉州萬公安得曾八卷亟賞之以示諸公傳看嘆服謂文宜第一特未見其貌故事賜第前一日集諸舉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貌及呼至曾公文康屬目覺其秀偉異眾喜謂諸公曰

人矣魁選遂定迨臚傳出則貌寢多髯與前不類文康愕然退取其卷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以示諸公皆然乃大驚歎謂若有神助

龔正弼

李汝省南昌人初為小吏至都下以雷法動憲廟與僧繼曉同被寵幸汝省為太常日有御史巡按江西將行汝省屬之曰吾嘗龔正弼鄉人皆以檢魁擬之歲當大比幸為屬意御史許之凡各省秋試臨場巡按察院例有堂考遂以正弼名置第一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哭

三

門吏追訪于其家畧無踪跡至已刻始鎖院降題追二場日將補正弼忽自外歸家人驚喜問之曰吾攜卷赴院時有數人相持而行逕入城隍廟置我于神像後耳目聞見如平生心亦了了神前祈禱之人其語言一一皆能記憶晨昏鐘鼓亦悉聞之但口中不能言手足不能動耳吾竊記今日已過二場默禱求歸遂脫然能行乃知國家之事莫重于進用賢才當自有鬼神司之豈一奸邪小人所能干撓哉

異僧前知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兇

累朝增秩至太師今尚在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神仙何前知如是邪七修類稿

趙涓善奕

趙涓寧波人其姑少從諸女郎入山中游人跡既遠忽遇二女子在松下對奕姑就問之二女子稍爲指示行子侵綽聯斷之說初亦不知奕爲何事也歸以告其父母心異之從親戚家借得棋子試之又無人可與爲敵乃以意授兄子涓涓僅得其槩數日間名著郡中雖素號國手者對涓便縮數子當時郵人樓得達江陰相子先皆以基知名得入

供奉 憲廟涓因至京併召入與二人奕每以金盆盛賞銀多少無定數勝者叩頭啟盒取之一人連日不能勝夜私叩涓曰吾以棋取上寵顧今累勝名已著矣若數局不一復且將得罪料上盒子中賞銀雖多不過三兩今願以銀一錠爲壽乞詐敗以示與君能相上下涓許之明日入樓先對局涓詐敗樓叩頭啟盒中乃補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初意欲官涓涓竟不得帝嘆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卒官樓後范洪亦得涓分數觀涓姑高下益懸絕矣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幸

楊汝惠

莆田楊汝惠初在庠時其友林雲同生孫汝雨雲同抱見楊笑曰他口仕途有相遇處楊曰若待相遇吾老婦休矣至嘉靖初襁楊以貢官廣西永福教諭時年六十餘林公汝雨以主事主廣西考試楊以例入試獲中式一時之戲遂竟不爽豈非前定歟

科目定數

杭州張子清瀛嘉靖辛卯中省元榜有秦鳴夏者其父垂沒時如夢中語曰此兒張瀛榜舉人中後與

子清言及是事追數其年則張尚未生也又聞先輩松江張黼未第時夢人告以登科在狀元先覺而思之吾必無分於試錄矣豈有名先狀元者乎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而十六乃鉛山費鵠湖宏殿試費為狀元計其夢亦費未生也

張羅峰

張羅峰久困禮闈將謁選於銓曹蕭靜庵素以台輔期之力沮不從復危言動之乃止三年復入試試畢題詩於簾舍曰月色團團照舉場河光片片落天車風雲交會人初散星斗芒寒夜未央敢向人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

心論用舍且於吾道卜行藏至公堂上焚香在吾方猶能繫紀綱是年遂登第不出十年即拜相然則人之功名富貴其遲速大小俱有定分先生局量之大蘊籍之深不以用舍為惜而汲汲以不得行道為憂者自其為舉子時已具見之而成人之美靜庵之功居多焉

管九臯

萬曆癸未管明府九臯始與同儕赴公車選夢神人屬以七題次早購坊間文佳者熟讀之及入試七題果符所夢因信筆以就文寫就不暇構思自喜

得神助必中矣乃是年主考厭薄舊文括坊間文入內磨對試文凡同者擲之管以是下第選授富順令造化小兒弄人直發人笑粲耳

周仲明

周仲明瘍醫家子習舉業不第家日索謀生計於所親曰江北販蟹風便必獲厚利遂與陳某陸某同抵寶應得蟹歸一晝夜抵楊子江渡江颶作舟遂覆偶得繫蓬索挽而升諸蓬陳亦從水中出與周同載隨入海四顧無際相向號泣月轉而西聞雞唱比曉遂若有物相礙兩人探之得淺沙舍蓬而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

趨又聞銀聲隨聲以進問之則江陰縣界去溺處三百餘里丐食而還陸亦得救先還以溺告周之妻子已招魂成服矣周暮還家人疑為鬼集眾啟戶且悲且喜如隔世人周至今為瘍醫

造竈得盃

金閭外有周末杳者家富釀酒為業一日造竈作酒其酒備掘土間忽自言腹痛告婦主母令家人畢其工得銀盃數枚於土中因亟追酒備見備掘田固無恙也家僮言其發銀藏之故備不能諱告曰初得銀盃十二納于懷婦至中途懷中忽動即視

之皆水蛙也怒擲于水拉僕踪跡之十二銀盃宛在也遂懷之而婦

金世昌

元松江城中有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內鑿成金世昌三字前人之刻記後人適與之符合豈非各有定數歟

王主簿婚

江浦王某少為庠生未姻一富室其有孤女未聘忽一夕其家舉夢其父曰可掃雪淨明日有人來為蘭谿王主簿說姻便可許也明日果媒來為王生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六

五

說親遂許之後王以上舍授官為永豐簿丁內艱再補蘭谿簿終噫一官之微固非偶然也

謝老壽藏

江西新淦謝老富而無子晚年與妻治壽藏既成寢其中夢有人叱之曰他日一品夫人墓也何得據此謝疑而告其妻妻弗信夜自寢亦被叱遂改藏於他所後謝置一娼生二子長綬任工部尚書次綬任工部郎中先後進封其所生至一品卒葬於此

陳貞父

表慈谿才而傲物然亦好推轂名下士陳貞父嘗為

國子生撰邀表啟事有云碧眼台階居一二三名之上第黑頭元輔歷二十四考之中書謂表試於鄉作第二人試於部作第一人試於廷作第三人極為表稱賞實貞父直廬中許授內史官而表遽亡矣貞父雖幸而舉鄉書張蒲州力援之而竟不得前官豈固命哉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六

五

禍福門

轉生類

蔡邕

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卿邕及允誅董卓并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碑謂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六十七

十一

二百八十三

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商芸小

羊祜

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李王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乃知李氏子即祜前身也

顧况

顧况字通翁暮年一子即非熊前身也非熊暴亡况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

官冥官憫之却令生况家三歲能言冥間及父苦吟之事

王珉妻

晉琅邪王珉其妻無子常祈觀世音乞兒珉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必當爲君作子少時僧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智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敘前生時事有驗出辨正論

轉世

魏爲縣吏數被鞭箠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黃衣曰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六十七

十二

二百八十六

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是王粲徐幹君是劉楨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撫省覽了然明悟乃携集見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即以賓禮待之時謂死劉楨阮生顧掇神寄筆談

崔四八

崔慎由初以未有兒息頗以爲念有僧常遊崔氏之門者崔因告之且問其計僧曰請夫人盛飾而遊長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詣之彼若不顧更之他所若顧宜厚結之俾感動其心則其後身爲公子矣如其言初適三處不顧後至一院僧年近六十接

待其勤至崔亦厚施僧願為公之子不數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子文有綱僧二字山玉堂開話

圓觀

圓觀者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也李諫諫源止于惠林寺與圓觀為忘形交二公約遊蜀州抵青城峨嵋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浦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錦鑄負甕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正恐見此婦人耳李公驚問故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踰三載尚未婉懷以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三

百六

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即命有所歸浴兒三日幸訪臨若相顧一笑即其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當見公于杭州天竺寺外李公遂悔此行為之一慟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李公三日往訪新兒果致一笑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聞葛洪井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乃圓觀也謂李公曰公真信士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詞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

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諫

大夫二年亡出甘澤論

武侯後身

常臯生一月胡僧見之曰別久得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問其故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

知觀道士

賢穆乳母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曰宮主以得子為念為恁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云都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四

三百五

不信此事後數日得旨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王車服之盛歎豔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婦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主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孫兒因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云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牀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音問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而兒生先是其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主云若今日酉時生是个有福節度使已而果酉時生平生淡薄

年七十有九

廬媚兒

廬媚兒者歐陽文忠婢也姿貌端秀善談笑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皆奇之但真測其由公知潁州日有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曰此女前身嘗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于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于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始信媚兒業緣未淨而復輪迴人道者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五

三百九

張安道

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悟前生曾作寺僧手書楞伽經四卷問其徒某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蹟宛然與今生一同遂托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刊板印施及作杭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

蘇子由

蘇子由謫高安雲安時時相過有聰禪師亦蜀人一夕雲安夢同子由聰迂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

聰亦至曰子今來同說夢乎聰曰夜來夢吾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坡坡曰載七八歲常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及謫英州雲遺書至南昌坡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荅南華長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黃山谷

黃山谷前身事山谷自曾記于涪陵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六

三百九

江間石春夏爲江水所浸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畧言山谷初與東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陵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生爲男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某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即某墓學士能啟之爲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脩掩既畢而腋氣遂除夫前後身事昔人記傳非一近代亦往往不絕聽聞投胎換骨

脫此而彼神識不昏或有所覺然既鬼而人不當
有二山谷之事此有夢焉告者復誰一身而有鬼
有人具兩神識何言無理之甚也謂山谷刻石治
陵江間春夏水浸少墓傳者其足歸其妄耶

景洪忠義隆後

劉丞相沆曾祖景洪忠義隆後行客爲江西牙將有彭玕
者據州稱大號有景洪使附洪偽許之復以州歸
行客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
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
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七 二百五十五

相公來而生沆

黃教授

黃唐佐字充臣福州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科紹興乙
丑終於奉議郎某州教授其妻王氏悲痛不能釋
明年二月夢如生時與之語曰我已在閩清縣藥
山陳五君家出世無用憶我覺以告從子湘鄉尉
楷楷曰楷知彼處有藥山但不審所謂陳五君者
何等人且居何地當即往訪求既至果得其家折
簡致問因具昨夢乃報云吾兒婦以二月懷妊曾
夢一官人來言身是黃教授今當爲尔子茲覽來

翰彼此符冥必有嘉証逮十二月二十一日平旦
陳婦生男五君名之曰萬頃字之曰夢應以顯厥
祥且馳書語楷楷亟往視之兒猶未滿月望楷入
室迎面而笑及長讀書有敏淳熙甲午預鄉薦然
踰踰二十年紹熙癸丑始擢第調興化尉其弟大
猷書本末以示人

真西山

真西山浦城人也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煉丹將成語
童子曰我今九月十五日即還謹勿移動我
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語童子曰汝師已死今
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爲
魔遂舉而焚之道人旋歸無及統菴呼號我在何
處如此月餘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
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娠忽見道
人入室遂產西山

于慶

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于至人丁羨鮑靖遂以道
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死已三日真君往
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爲訟之於天遂臥慶
尸之旁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著

侍郎寶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撰搜神記十二頁

李士謙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縣爲黃熊杜宇爲鷓鴣鳩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大黃母爲龜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九

怕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

豈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

史彌遠

人皆謂史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與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與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因曰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不揖突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負寂于法堂上有頃浩堂裡龍

姬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惜天下于太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與彌遠自恃冊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汙濁功則有之德則無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職此之由

葉文鳳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遛旅館午困假寢夢至一菴中人請食麻糍覺來聞鄰屋一姬哭甚哀因過問之姬曰今日乃兒忌辰適往墳庵齋佛追修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十

心爲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何年天喪姬言所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姬曰吾兒甚孝於父母業儒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復生儒家爲男得宜遊任十八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藁否姬發策示之其文稿即葉之請舉及第程文一本葉遂拜姬爲前生父母載之赴官

省郎

有一省郎遊華山寺夢至碧崖下一老僧前烟穗極微僧云此是檀越三生矣第一生唐玄宗劍南

撫巡官第二生憲皇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即今生也省郎沈然方悟

沈氏果報

吳江州八都屈民沈氏日為屠酤之業元統年間有獄卒押桎梏者五人至其家買酒謂沈氏曰我五入去揚州造城必死吾有金銀若干兩寄于汝回日共分之踰年畜豕數十口一日豕于厠中語曰請沈公與我輩相見凡兩次因謂沈氏曰我是前寄金銀者汝當速殺我賣勿論價必再生人世也沈氏如其言一夕夢前桎梏一人來曰我當與汝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七

十一

三百四十一

為子後生一子名伯起勤于治家頗好讀書年五十餘元統二年來為吳興陰陽教授今有子孫為東溪稅戶傳家不絕

陸績

虞邵菴作朱澤民母吉宜人墓碣有云至元甲午吉宜入就將館其姑施夫人病疾嘆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抱之山穿墳以為藏施夫人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陸君績之墓別

有刻在旁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其祖命士掩之而更卜兆地夫人又夢偉衣冠復來曰感夫人之盛德真得為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沒人以為孝感所致德潤澤民名也澤民仕為征東行省儒學提舉今朱天召御史之高祖審如是則澤民乃陸績後身也

林公異夢

洪武戊寅黃岩林公一鶚為江西布政時當中元日晝寢夢一婦人祭之而所享之物若在齒頰家坊屋舍宛然不忘公怪之命一健卒指其所向物色之果于某坊見一老婦年七十餘祭其故夫所焚紙灰尚未寒問其祭物與夫死之年日月時以復公其物乃公夢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月日時無不同者亦甚異也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七

十二

三百四十二

林公岳神

林文安公瀚始生或夢岳神下其家公在京忽左耳痛不可言有人于東岳行祠見旁立一神耳有蜂窠為剔去之公耳隨愈其人至京見公始知其應公臨終謂家人曰好一鐘何為打破以為謔語及窆家人偶詣行祠是日小銅鐘為人擊破乃知公

直云子謂公以碩德重望名海內壽考康寧
八十三猶育子冠纓奕世豈無所自來者與

周文襄

長洲滕德懋爲戶部尚書嘗以盜用軍糧十萬石下
獄誅而上使人覘其家其妻方績麻使者曰若
夫盜糧死矣妻曰是宜歟得國帑如此其富而
升斗不以歸何其悖也上聞之心動命檢其喉
得青菜糲飯爲之悔歎綴其首于屍而葬之死之
日文襄周公生于江南後亦爲戶部尚書值時豐
溢施僧米或及萬斛所費不下十萬之數故老相

稗史彙編

卷之三百六十七

十三

三百四二

傳以爲縣公索債于再生云

胡濙

大宗伯昆陵胡公名濙字源潔初生時人見其所居
光彩燭天經時而散時其祖見天寧寺僧適至急
逐之尋復不見往寺中候問而其僧正示寂其徒
在宜興亦夢師曰吾已轉生在八字尖胡家爲子
汝須往彼相見以一簣爲驗徒至果如其言後公
位至少傳而薨請謚于朝寺僧偶于水涯拾綠漆
木牌位題其上曰忠安公之神未幾謚下亦曰忠
安公今寺中奉公爲伽藍神云

僧齊能

山西僧齊能天順初携百金詣京請度牒于禮部費
無幾何而牒已得別邸主人且歸邸主人已覘其
橐餒故以好留款因酖殺之埋屍炕床下婦適生
子漸長常欲殺父父訟于官兒忽作僧語曰我非
渠子乃僧齊能也渠殺我我今報寃故度牒尚在
其箱底尸尚在炕床下發之皆得邸主人伏罪死
官即以故度牒名披剃兒爲僧名之曰再生千僧
鼓吹送之還鄉

倪文僖陰報

稗史彙編

卷之三百六十七

十四

三百四四

倪文毅公頤躬廣額美如冠玉腹大十圍体有四乳
像觀表揭百僚爲宗伯之廟祀爲冢宰公正剛方
權幸不敢干未久而卒譽充朝野初厥考文僖公
在翰林銜命祀北岳其配姚夫人夢緋袍神人入
室語之曰吾知汝無子鑒汝夫齋祀之誠今以此
子與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寤果得文毅文
僖因以岳名之

王文成

王文成公常遊一寺見其院封鎖甚固欲開之寺僧
不可曰中有定僧開五十年矣文成竟發視見龕

中坐一僧儼如生貌酷像已既而見辟問一詩曰
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闢原是閉關人精靈剝後還
歸復始信禪家不壞身文成曰此我之前身也悵
然者久之遂建塔葬焉古言聰慧士多自般若中
來信然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女生
便言我胡都指揮貳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
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
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七 五

後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王翁來婢歸
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
前身事胡即抱女于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
不覺淚下頃足悲傷與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
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
慰諭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為前世娘女言幽
冥間事于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
方飲時一犬過路而失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
了了既長胡將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去終身
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

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
然絕二十餘歲耳昔正德己巳所聞

鄭端簡

鄭端簡先生名曉自憶其曾為僧所居中豎一大柱
如傘式但不能識寺名耳與劉端簡公同朝每公
暇輒投佛寺趺坐或自呼曰澹泉又自應曰諾人
莫測其故平素酒不入唇亦鮮肉食沉默寡言劉
端簡公常謂之曰病從口入公能節食病何從入
禍從口出公能寡言禍何自出所著吾學編事核
而文有体足為良史後縉紳子有死去復生者云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七

十六

在冥司見公在治所披服如王者狀識此子謂之
曰尔乃吾通家子命未當死何至是耶遣人白于
主者放之還由是言之澹泉公已登果位明矣

姚汝循

嘉靖乙卯科南畿鄉試有一經房閱卷假寐夢其亡
子泣請曰望父中我既覺見案上一卷不甚佳置
之而夢如前乃姑取焉榜出為應天姚汝循也問
其庚甲乃其亡子死日時年始十九

再世狀元

毘陵孫狀元繼皋將誕父夢我冠緋袍者入室

曰吾唐臯也今屈尔家矣是夕生公因名繼臯唐
係正德甲戌狀元公亦以萬曆甲戌擢狀元云

舒探花

全州舒編脩弘志十九中丙戌探花其年授官卒卒
時其省軍人家生子腹上有三肉字紅色微高於
膚乃探花名姓某公驗視果然即遣急足報其
尊人尚書應龍中賜公公正憂失子嗣絕即往購
得抱婦令探花婦鞠之以爲孫自是肉字漸消滅
探花當十九猶不茹葷不省人道蓋亦從釋迦中
業緣成婚宦便已觀化其視榮名何異電光而以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三首六

雨字故復自爲子尚滯愛根耶

再生類

張導

齊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導字進賢少讀書老
餌水每食不過二味衣服不修裝既得疾謂妻朱
氏曰我死後棺足周身歛我服但取今着者慎勿
改易及卒子乾護欲奉遺言朱氏曰汝父雖遺言
如此不忍依其言因別制四時服而歛焉歛後一
月日家人忽聞棺中呼乾護之聲人皆一時驚惧
及至殯啓棺見導開目乃扶出于舊寢翌日坐責

妻曰我平生素儉奈何違言易我故服謂子曰復
歛我故服乾護乃取故衣歛後又曰但安棺中後
三日看之當儼然即葬如目開必重生矣後三日
乾護等啓棺見眼開人皆驚喜扶出遂生謂子曰
地府以我平生修善種德放再生二十年導後位
至建德令而卒

出宿神
叔北

金壇王丞

開元末金壇縣丞王甲以充綱領戶稅在京于左藏
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王令召丞甲倉卒隨
去出城行十餘里到一府署入門問故左常侍崔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十八 三首六

十八

希逸語聲因問門者具知所以求爲通刺門者入
白希逸問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見驚喜謂甲曰
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復問曾見
吾兒子崔翰否王云入城已來爲開庫司未暇至
宅希逸笑曰真輕薄士以死生易懷因問其來因
王云適在庫中隨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頃外傳王
坐崔令傳語白王云金壇王丞是吾親友計未合
死事了願早還時熱恐其体壞王引入謂甲曰若
前任縣丞受賊相引見丞着枷坐庭樹下問云
不同情何故見誣丞言受罪辛苦權救爲王

若不相關即宜放去出門詣希逸別希逸云卿已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爲官第一莫爲人作枉後自當之取錢必折今生壽每至月朔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間事卿勿預知但有福即可言畢送出其所遂活

出廣野記

孫氏復生

大椿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人出勸主人乃立待富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十九

三

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祀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客姿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惟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謀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而張亦恃酒戲言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二十

三

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彼卧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仵作行者也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有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因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蹙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勿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專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于此我實不忍乃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婦必死我亦罪矣女不得已听鄭匿于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尤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且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瑞太妃上仙鄭當從宴御至永安將行祝其母曰勿令婦出游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即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

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擊其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已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鄭發冢罪死以赦得免張罪當死雖奏獲貸尤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越顧道尹京云

李氏再生

戊寅十一月儋耳城西民李氏慶子病卒兩日復生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僭人約十六七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王

三百五十四

一短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慶子識之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慶子隣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食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驚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推舟舟躍慶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冥吏誤追

有書吏陳昱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有人自辟孔

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更在夢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示之年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王

三百六十二

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日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昱還道見追陳周

司牡丹

河南府龍門南有婦人曰司牡丹爲夫蹴死越三年同鄉有表馬頭死而復蘇自言我司牡丹也召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魂徑至薄姬廟內爲婢侍得表死乃借其尸還魂所言甚詳時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啓此事太子回言於上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遣還詔令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歐陽德父

歐陽文莊公德泰和人父三十喪偶無嗣一日病死其弟具棺殮之寄于隣寺父赴冥司見閻羅云汝壽應七十有一歲有子登第封汝三品汝當復回陽世于是以手拍棺寺僧聞之倉皇走報其弟爲之發棺果生矣後再娶生文莊以太常卿封年七十有一始卒

王敬

成化辛丑長洲瓜渚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之云初病篤有冥吏追之見王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御史彙編卷之百十七王敬

吏胥弄商學士俸祿云大學士尚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旣而引敬訊之曰非此王敬急放回敬又竊問旁人殿上王者謂誰曰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曰即宋朝叅政范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亡恙旣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閻老乃卒審其時無爽云

輪迴類

劉自然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

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之妻

曰我以弱質託於君髮可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痛愍既迫于差點遂獻于劉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尋歿於金沙之陣黃妻晝夜禱天訴所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自然長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某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僞千百贖之黃妻不納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王西

三百四

日加鞭捶曰猶未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竟慚憾而死出微戒錄

周父爲羊

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年矣一夕昕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爲羊今在何坊某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焉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昕以爲夢中語勿信斯頃復夢于昕時已四鼓亟遣僕推問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爲厭勝之用乃信直牽歸昕有喜色遂眷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乃

如是數年羊乃死

屍蛇之報

宣和庚子滄洲南皮縣弓手張德平生以健勇搶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疫死半載墓中忽有人聲急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父露其面破墓欲出之則變為白蛇子驚問故父曰我以多殺平人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屋中開竅于頂出面四望以啗飼我日得十餘斤足矣踰年身漸大所食增多以致家貧謂其子曰我雖費汝財物切莫害我若汝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為白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五

三四六

乃持刀斬之蛇奮躍轉展村落間壞屋宇桑

桑田穡數里之外為之蕩然

豪橫化驅

建炎初開陝交兵京西南路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故違朝命以乏軍餉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貴巨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怙怙得疾廣故豪橫兼併鄉鄰人患苦之既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辟隙窺之則時碎嚼葉籍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歛畢入棺棺中

有聲若撻擊者家人急呼匠欲啟棺匠曰此非

洋殆必有怪勿可啟其子不忍啟之則見一驢跳

能仁長老

永福縣能仁長老用常住錢買祠部度牒度其弟子一人為僧紹興二年長老死于寺明年所度僧住它刹正見一犢生腹背間隱出其師名曉然可認乃請於彼處買之歸生瘞之俄而別牛又生犢腹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五

三四八

汪氏庵僧

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惠洪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于供事香火亦極簡畧僅能循循自守不為它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塋之千近山元有大楮樹蔚茂扶疎數月後塋以枯死經雨生菌汪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光粲采而

獻之主人用常法煤冶味殊香甘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日復然源源不窮至手三秋浸浸聞於外或持錢求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牆關護之鄰人嫉憤夜半踰牆入將空其根枿楮忽作人言曰此非尔所得食強取之必受災殃我即昔時庵主也坐虛受供施不知慙愧身歿之後冥司罰爲園董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爲薪

資福院僧
昱章說

寶積行者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二十七

三頁一

台州仙居縣寶積寺雖小刹而從來規矩整嚴紹興中僧圓悟主寺事園人陳甲常種蔬菜來鬻直堂行者慶修竊其一畦陳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但仰空呪云我所失菜直一貫二百錢教你做畜生還我已而慶修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絕人問所苦不能言唯墮淚而已寮衆以粥飲強灌之淹淹危一歲忽甦然而起語人曰向來實不合取陳家菜遭彼設誓憶昨病瘡時見黃衫公人來云王大伯叫汝即以黑皮加我体大伯者王氏兄也遂被驅入其舍後先已有七八人在彼矣約月

餘遂被挈我至陳園顧視自身乃成一猪窘急思昂而爲繫縛且以糟食飼我數月後肌膚充腴持貨於張屠正得錢千二百屠施刀猛刺喉下痛不可忍大叫一聲歛如夢竟自是疾瘳徐以其事詢諸人所說皆同傳記中載死而償債者多若慶脩生而爲猪未之有也

灌園吳六

宋臨川市民王明居廛間販易蓄微豐買城西空地爲菜園僱健僕具六種植培灌又以其餘者俾甯之受傭累歲紹熙辛亥力辭去留之不可王殊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二十八

三頁一

恨恨未幾夢其至趨役如平常責之曰汝既告去何爲復來對曰自九月六日到此矣覺而疑焉俄聞其已死他日詣園見傭耕者言數夜前犬生兩子其一不存王始悟得非吳僕乎問何時日初六日也以夢告之傭曰近鄰圃人妻當夜亦夢如此因往視新犬方開目試呼吳六即吻吻若應然王氏謂其生前貨蔬隱其直多故受此報

石門羊屠

鄱陽石門屠者羊六以宰羊爲生累世矣慶元二年二月一道人過門伸扇覓錢屠謂曰尔形軀偉然

且無殘患世上有千行百戶不事一般做經紀只是懶惰我平昔不將一錢與乞道人伏請穩便道人怒指手罵曰汝也是難教化汝家子殺父殺翁三代輪迴作畜類何得了期汝今晚殺一羊又係汝父却教姓蔡人得吃屠聞言憤甚携柴杖出擊之脩已不見是日將暮市戶蔡五遣僕賃錢來買羊一脾并肝肺適拌上肉已盡但有老雄羊一口欲殺而售之執刀臨圈方擬曳出羊忽作人聲叫云兒殺父隨即仆地死屠始大悔俱為之改業而傾竭家資廣修佛事以懺宿惡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五九

丘家黑花犬

宋開州吏徐家病死後夢所親曰吾在生行事但取快樂目前今到陰司始有罪名吾三日後當在窄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挂數片皂衣者是也以下掩面號哭而去至期訪問丘家是日乃生一黑花犬

周震變驢

正德中平陽庠生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等貴子非爾所生父恐之忽雙目並盲作驢鳴數聲而卒又夢震見冥王王命吏籍之作驢震喧辨

曰何罪王曰汝忤逆不孝非畜而何震曰既爾墮畜產願求善地王曰爾眼界自大更覆雙目俾行磨受箠震語塞蒙皮而去

常瑤牛

常瑤晉州平陽人父為里胥蚤死母携之再嫁富民康德林為人落魄亡賴德林與錢三千緡使為區肆由是生理自給而瑤事繼父畧不知恩經數年德林死視如路人盡竊其貲甫三十歲強壯無疾忽作牛鳴一聲而斃是夕康氏牛產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脅間德林二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跡匿之舍後牛鳴吼叫跳觸藩而去奔逆邑市觀者以故盡知之康氏數遣健僕闌逐不可得徑趨深谷中不復至

張三公作牛

徐侏之僕程華典張三公田為錢二十五千約不立契謂華曰我與汝素厚斷不負汝雖無文約何害經三歲張自占為己業一切租入了無所償華往訪之未抵其居遙見一新冢詢之則其所葬也嘆曰翁言不負我今死矣何所復望遂輟行歸以夢張着皂衣白領巾扣門曰來共佈田及

一犢毛黑頭白而長售于人恰得二十五千

大托生

知縣高瑤福州人家居早作課奴力田徙倚於門扉見七人自東而西中有二婦人以白巾覆其手遇人輒引避溪瀨相謂天將曙便可亟行瑤踪跡至一民家門外而滅天明往問其家母大生子七枚雌者二前兩足白即所見覆手婦矣已上謝太守說

守銀犬

閭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行為業家畜一犬甚健日卧一檻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三

三

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王其王謝曰君姑勿怒明日當烹共食耳商歸邸中夜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父也死若干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一念不忘復生為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守以待之耳不意誤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見信君幸往見之令不我殺也商竦然驚寢即起奔詣其家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惋恨具語以所夢商請驗之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餘兩痛悔無及乃果其大而瘞之

凌氏犬

甬里凌糧長家畜一白犬已數年甚健而馴前此有佃戶負米若干而死一夕托夢于其子曰吾生前負凌氏米因轉生其家為白犬以償今尚少數斛汝當納還併以錢贖我歸子即賁米往納因具述所夢求買其犬家人尚未信犬已躍入舟躡臥不肯起凌氏嘆異遂歸之而却其直

張乙償債

建陽鄉民張乙借熊四郎錢二千子錢倍之經年不肯償熊語之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三

三

稍與之竟負原數八百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鈔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竟而一僕叩門曰一牛生犢甚大熊喜僅再旬犢無病輒死鄰屠來就買解腰間八百錢擲于地正合張生夢中所償儼然小錢也熊方寤前事亟與之

許客還債

許元樂平人也其父夢烏衣客來語曰吾曾借君錢三百今奉還竟而思之殊不能曉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有一黑色者小童認非已物逐之鴨盤旋趨于旁墮一卵乃去自是每日皆然凡誕

三十卵遂去不至計其直恰三百錢竟不知其誰氏之鴨亦失記其所負錢之姓名惟冥報自不

章蘊

廣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人關食就索之抵負誓曰不還的作犂牛填章乃咲而許諾暮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當耕耨時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曾云許作牛填我今此犢不知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流淚屈膝似拜訴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

陰佑類

漢高祖

榮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于此井為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天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于此

邵積

柳積字德封勤苦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窗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于

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成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二百二十千終其業明帝時官至東宮舍人

蔣神陣

梁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武帝命將軍曹景宗章叡救之二將禱告于鍾山蔣神求助神報許之於是戰攻其北值淮水暴漲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艦擊之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中矢焚營而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

楊旬三囊

唐嶼州推官楊旬積累陰隲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椿納卷吾當助汝子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在第五甲吾換作第一卷後唱名果魁天下及嶼使君詢旬陰德旬乃出三囊示之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十餘文折二錢第三囊

有萬數小錢乃旬詳謝罪因有從死罪正為流罪者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而次放者即投一小錢又每效周篋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故獲斯報

鬼換試卷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携往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裝置于篋中及納試卷而誤納所書寶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寶帖觀覽則試卷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徃棘園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七

五

五

離換之然某家貧屈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恍許之逡巡費試卷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忻謝而退明日歸家即以錢送詣興道里款門久之更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辨周身之具公驚嘆方知棘園所見乃鬼也即以錢贈其家遂於是舉登第後官公至侍郎

劉公嘉話錄

宋祖受命

宋太祖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文院有司將搜捕至僧悉

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搜索主僧給曰皆散走不知所之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神人扶舟

荊州三峽之險者凡有七灘吒灘蓮花灘在歸州金沙灘在當陽縣使君灘鹿角灘狼尾灘在夷陵州數灘之中吒灘尤為最險舟行至此多覆又名為人鮓兇寇準謫南中經從吒灘見有神扶船而下自稱黃魔遂免險厄

黃魔神廟記及一統志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七

五

五

神將報風

崇仁宗時陳亮佐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繚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岍公托以事日午天色皎然俄黑雲起于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其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日何以報德叟曰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祈其一公賜以三今獲升數

秩丹拜而去公後果位至宰相集事

泥馬渡河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宣和二年封康王靖康之變康王嘗質於金一日金太子與康王同出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其筈繫繫於上金太子驚以為神默計之曰宋皇子生長深宮狃於富貴鞍馬非其所長今善射如此意選宗室中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為質留之無益不如遣還換真太子來質高宗由是得逸遂易服間道奔竄足力疲困假寐於崔府君廟堦砌間夢神人曰金人追且至康王傍躍南馳一日行七百里既渡河而馬不前下視之則泥馬也始悟為神物之助

鬼携誤卷

宋紹興二十二年秀州當湖人魯璵赴省試第一場出憶賦中第七忘押官韻顧無術可改惘然如失忽見皂衣吏問知其故曰我能為君成此卷然吾家貧甚富有以報我璵許謝二百千乃去未幾果取至即塗改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為蔡十九郎居郭門裏某坊第幾家差在貢院未能即出且以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三十七

三百五十五

此字倩璵達其家璵試罷持所許錢及字訪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于院中今兩舉矣尚能念家貧邪是年璵登第復厚卹之仍携其子以為奴二十二年考試湖州以此奴行為人言此事與唐人所載郭承嘏事相類

神祐諸賢

宋劉元城貶梅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駟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談笑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則其人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浚胡銓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將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秦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于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死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霍玉林露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七

三十八

三百五十六

大軍渡河

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
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也
帝遂以物標識之及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汊
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
水淺可渡時帝微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
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
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為答
刺軍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尚有
其事楊元誠太史禹所云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

三十九

三百四十五

成祖

太祖欲立 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 皇
孫見在且上有 秦晉二王將焉置之 太祖曰
曉人當如是矣遂立建文 諸王皆會入殿門
燕王徑前拍建文背曰吾兒不想汝有今日 上
坐殿中遙見之大聲曰如何打我 皇孫建文叩
頭言曰叔父愛臣戲相拊耳上曰汝尚為之諱耶
命拘官禁跪侍七日無恙 上怒亦解乃釋之嗟
乎帝王之曆數固自有默相之者豈果人力哉
成祖請難師當東昌之敗被擒斬者萬餘 王幾

不能出圍及還北平深以為耻初靖難師起僧道
衍每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還 王
問道衍道衍曰前固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
此全勝矣語云王者不死向非天命有定不亦殆
哉

英宗

正統十四年駕陷也先以 朝廷盛布囊欲使群騎
蹂躪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也先驚悟遂設一
帳禮處之日仍進膳又雪夜今人行刺見一大蟒
蛇護帳外畏怖而去此表錦衣所傳蓋天之歷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 四十 一百九十七

禍福門

報應總論

三魔

入道者有三魔在以智刃猛斬之其一曰竭貪河其二曰裂癡網其三曰撲嗔火而就中嗔心其爲陰毒最深卽歷劫不得滅上者猶是修羅下者便入異類若晁錯求報益化人面瘡邾氏懷嫉妬噴蟒蛇道可鑒矣近婁江曹氏胤儒女仲冬卧一暖室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八

見有巨蛇過其前女驚而大呼衆爭殺之蛇忽作人語曰我蕭戡也嘗與高歡戰爲歡所殺每痛刺骨髓欲報無由若汝實我同事又獨飢渴故來索食飲小解其困乃不意誤中若曹手然我無恨恨者歛耳曹氏許懺悔謝過良久竟不復語嗚呼冤哉今去魏梁千餘載蕭已成異物不過最初銜噴一念遂悠悠沈黑暗窟中卒不能更出亦安得高僧者爲之說法令頓滅熾然而清涼耶

地獄

世間果報之事此善善惡惡天道好還者也若夷堅

志言陰獄果報最多難以盡辯且以許顏一條論之輕故細類之獄旣曰佛經傳記之所無故立巧名可信之乎許顏誤笞一卒罰二十每以掌陰獄彭汝礪剛介廉直但性刻而罰五百劫而爲判官使故殺一人一家謀反弑逆者不知又爲何鬼乎又曰不忠不孝如朱溫輩尚在第十七獄則自古及今不忠不孝者亦多矣恐地府人衆不難於容乎且聞爲閻王則得以治人之罪而有祿位矣志曰但免受罪與鬼神均受飢苦然則何謂生而正直者歟爲閻王乎又江湖紀聞云謝枋得爲閻王遇故人林淮甚愁林曰君何苦謝曰爲鬼官苦耳若是則閻王亦不必爲矣真可發一笑吾先子嘗赴箕仙有親友問曰君仙乎鬼乎先子曰還是鬼問有地獄否連書無也此又可謂真證無地獄

初江王門客

翁挺言錢景述之子堪云其從兄死復蘇云至冥司見其兄問汝何因來吾爲初江王門客爲爾入問之出曰果誤也因入門至其館曰地獄可畏如世所傳吾無它善但大叔母欲誦金剛經予求寫本與之遂免罪苦特未受生耳大叔母所誦佛名曰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八

積它日獲福報無量矣又指一閣極華麗曰族叔其人寫華嚴經之所弟答以某入畫未下筆寫曰發寸心閣已成矣俄頃見呵引一貴人入門稱相公就廳下馬視之乃吳居厚王與之抗禮就坐更舉案滿前王曰相公功過多矣更可舉一二大者問之吏舉其事曰相公所建議耶或他人參之耶居厚曰其所爲也條舉之答如前即見陰晦黑風吹居厚起少時不見或曰已墮無間地獄矣

山行九人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

神史彙編

卷之重六

三

三

洞內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

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各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于外虎即銜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共陷一人之愚而不可得而卒自隕其

天道豈夢夢耶

報善類

病瘕遇俗

漢河間王病瘕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合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九該價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追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以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耳語竟遂不見後人見在常山下

管寧

管寧久遼東三十七年歸樞而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唯寧船望見火光投之得島嶼及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爲積善之報

神史彙編

卷之重六

四

三

毛寶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回顧而去

張說際遇

玄宗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俱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

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宫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玄宗得藥甚喜盡去左右獨備火殿中煮未及熟急而假寐軒窗之際有神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匝盡覆之無遺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以俟之而神又見煮獲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念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每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之與比肅

神史彙編 卷之青木

五

宗於說子均若親昆弟云

張楚金

唐則天朝刑部尚書張楚金為酷吏周興構陷將刑乃仰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孝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數行市人皆為歎欬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釋罪宣示天地開朗慶雲紛糾時議言其忠正所致

出御史臺記

天報

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綰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刻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

之意公之子景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肖焉而公之承狀元及第為時聞人此語固不誣也然繫乎天者終非人所能必白髮披兩肩飢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陶公此語又當誰責張續云先生厚積於躬薄取于世其後宜有與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人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世有食浮于德無功而受上賞之徒其胤祚凋落不克永世論者曰天道昭昭可為貪夫炯戒而又有不盡然者跖壽顏夭之事宋諸君子謂天道不當就一二人身上論之信哉

神史彙編 卷之青木

木三

毛寶劉彥回

獲龜得報人知有毛寶而不知有劉彥回唐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僚屬從銀坑回得一大龜曰壽當千歲其父不納復送坑所後彥回為房州司士山水暴至一家惶恐未知所之俄有大龜似欲引路乃從之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坑蒙使君救脫之恩故今奉報

故掌

螻蛄活人

唐廬陵大守龐參字士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

常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因自誣服及獄將上有螻蛄虫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自投飯與之螻蛄虫食餌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異之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其大如豚及竟報當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而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螻蛄於都衢處后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

劉弘敬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常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七

三七五

修德不耀人莫之知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君財甚豐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來此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爲身後之計有女將嫁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內一人方蘭蕚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某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姓與寇同疑

爲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沈無處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賂爲俘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爲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蕚既歸元溥夢見一人青衣秉簡望塵而拜曰余則蘭蕚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報之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爲君請于上帝言訖乃去後三日蘭蕚父復來謝曰余不佞幸得請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案理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慶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嗚咽再拜而去後三年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殆有陰德上動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悉如元溥所夢

孫泰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誼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卽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嘗于都市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八

三六五

遇鐵燈臺市之既勝洗則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
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縉二百千既半授之
矣泰游其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倚
舟墅前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一老嫗長慟
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追事舅姑于此
子孫不肖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
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
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後子展進士
及第入梁為省郎

范明府

神史彙編 卷之重宋

九

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
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于日者
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為遠官哉范曰某固
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耳及之任買得一
婢子因詰其姓字婢子曰姓張父嘗為某壩官兵
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
契也謂其妻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擇邑
客謹善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大駭曰子前何相
給之甚筭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謬即
當有陰德為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

以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
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出報

程彥賓

偽蜀羅城使程彥賓臨邛人也攻取遂寧躬率百夫
直冒矢石城破獲虜女三人蔚有姿容彥賓以別
室處之次旬間父母持金請贖公還金婦女告以
全人父母泣而謝曰願公早建旌節彥賓笑而答
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耳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
七諸子皆登仕籍果無疾而終出錄

昭遠埋冢

神史彙編 卷之重宋

十

太祖命將討蜀王昭遠等拒戰昭遠依東廊院
僧為小沙弥知祥飯僧見其慧黠留給侍景左右
累遷參議使通奏使知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
邊至茂州見石冢有尸如生乃大中五年茂州步
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
文和謂曰我已為太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兵刃之
厄既能葬我可以免禍至是為王師所獲太祖詰
曰汝何誘我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
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為領兵大將軍開寶年卒

實十郎陰德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僊曰僊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僊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僊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童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券以其女囑其妻曰善撫養之旣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

御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八

十一

三十九

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筭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疎談笑而卒蒙公惠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公德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李超陰德

李濬父超爲禁卒從潘美軍刑美嗜殺戮超嘗緩之賴是多全活者人以爲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

天賜宰相

御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八

十一

三十九

饒射王公至道初爲譙幙因按巡田時饑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鋤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駟廐空中有紫綬象笏者以綠衣童子遺公曰上帝喜汝有愛民之心故以宰相之職賜之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始信造物賞善如此之速

陳泊陰報

陳公泊爲開封功曹時童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問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歿聞泊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申奈何

慎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
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
程非琳所及亟索人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竭
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是遂顯清
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千三司副使其孫道履皆
以詞學爲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

兩浙減稅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未除朝廷遣王方贊均派兩
浙雜稅方贊悉令斗畝利則使還責其擅減方贊
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已爲王民豈當循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八

圭

三

惟江南福建猶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
方贊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皐準章
鞏罕準之子珪爲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非惠民
之報乎

利人生淨土

大觀中有人於京師賣靴者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
焉詰之舖翁云官員携來修俟其後至可問有頃
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
去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爲

父子何無一言見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
繁士人者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問繁何以爲
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
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
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
觸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子與盃水皆利人事也
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
惟在長久而已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蓋其
能以利人爲急則日用無非利人之事矣

酒工蠅昭之蟻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八

西

三

京師一酒匠每見酒內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如
是數年所活甚多一日被罪當死府官執筆書判
一蠅抱筆頭逐之復來官疑有冤再閱出之董昭
之救蠅江上後繫獄蠅領群蟻穴獄垣董遂得由
穴而出勸善

生人得賜五子

一公守臨南海郡見配至崖州人止以三百爲率過
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曰朝廷所以不殺
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投於海是復殺之
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

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素無子一日設香案作拜若取物而置之懷中凡五人問之曰天地以我活人之功賜我男子後果生五子皆登科第

開井得報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答曰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答云汝前世於彼中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前生所種今生受之况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耶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

獄官生子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悟自此常留意於獄訟其妻本倡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同生不同享

昔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禍故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者歿鄂州教授者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

日時相同出處又同公先舍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當故死早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多活幾年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太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俱修省而然耶

馬涓

馬涓南部人父從政未有子買妾見髮間係白而紅其上問之乃曰父母死不克葬自鬻以葬從政嗟嘆即歸妾不理所負後夢一老翁來謝曰我妾父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六

仲達修橋疏

衛仲達字子達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於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曰為他試一檢二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拒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篋書出盈庭即有一秤

橫前兩皆有梓吏舉其簿置東梓梓重壓至地地
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
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
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
一朱衣道士捧玉梓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
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倣如筋大吏持下置西梓梓
亦壓地而東梓高舉向空大風歛起卷其紙蔽天
如鳥驚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
衛執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
讀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

稗史彙編

卷之百零八

七

三

還產陰報

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真犯衛謝曰是則然矣
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
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
從何益於事曰事之行止在君非臣也君言得用
豈但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
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后位至吏部尚書

定海縣人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于里中有不肖鬻
田宅者必隨其價買之買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
舉以還不取錢久而賣卽買買又還至有數四者

常汎海欲趨郡偶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遂溺水
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掣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
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至舟所視之乃蔣也急
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
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爲積善報云

成憲盜獄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
其事捕獲強盜二種合有五十人送于縣獄具未
上尉卽出參告白郡守求令兩盜爲一異人數滿
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

稗史彙編

卷之百零八

六

三

尉欲賞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二者爲一付有
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爲郡守不能奪尉殊忿
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爲江淮發運司從事設
醢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
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殿庭上主者問曰此中文
籍甚明無用証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綳與
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
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祕閣而終

文規雪冤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

理參軍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專盜牛爲生里人胡達朱炎張運張周孫等保伍追捕之群盜散走獨張五抗拒追殺之而取其資群盜反以被劫告縣縣令吳逸欲邀功盡取達炎以下十一人送獄炎運二人瘦死獄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一問得其情時元祐七年也文規雪冤獄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爲奏但以舉者遷撫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尸感疾遂昏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家人環泣待五日忽微作聲索水飲至夜半神氣始定乃

有方病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出視有公吏

三四輩曰攝官照証事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間

至英入城視井邑人物如舊惟市中酒樓不見問

左右曰焚之矣更止令少待曰候取吳逸解胡達

案稍行入大官府門廡巖峻戈戟列衛甚整又前

至一門衛兵愈盛聞廉內所問吳逸事吾奏曰

臣自勘獄生此十人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

王曰臨川丞卽酌賞也吾曰准賞格當改令入京

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者而

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輩既赴部而廣東

提刑王彭年已不用不謂其間知之如此吾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卽聞殿上索簿俄有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逸杖於簾下而朱炎張運立于旁問所判吏曰子有雪活十人之功王以一紀報之此人間希有事也遂拜謝而出見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豐都獄門也其間囚一男一女子可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到撫州煩爲白知某許朝敬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我朝敬將某許朝敬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矣

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

問之以實告王曰能爲言之禮無所碍彼此當有

利益吾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卽抵岸送者

推出舟遂寤許朝敬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

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爲誦佛書飯僧薦之文規

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爲不勝任檄郡守將罷之許

守具事保明言病愈已堪厘務乃悟女子所謂保

舉及主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

爲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七

十八矣夢一羽人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陰司

以君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仁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爲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氏已死無所追証但索印希批書而已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

黃承事

尚書張詠守成都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揖尚書坐承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主

三七

看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禮遇如此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糧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難與細民循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吾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黃承事皆在籍中而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非賑濟陰德之太者所致然耶承事名兼濟

食飢掩尸

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後爲從官潤州金壇縣陳克於熙寧八年饑卒無

數作萬人坑每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爲四帖藏尸不可記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爲監司子孫登仕者相繼

爲盜救人

建炎初剽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螫無唯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魁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婦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之一日遇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主

三八

宴帳下諸人有諧之者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吉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耶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卽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沽釣獵中以救人如吉殆是耶

樂善放還

宋峨嵋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感應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中聞哭聲如蜂蠅少頃有人

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中事真樂善者宜速放還已而遂甦

陳元植

陳元植好行陰陽禽獸亦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逢見必飛鳴或逼坐隅一夕夢有綠衣人長三尺餘巾帶備具以一物與元植且曰爾有陰德以此物延爾壽覺後飲食倍增九十九歲一旦袖有一物投地化為緋衣人拱立於前曰君壽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壽今常理須歸忽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訣別而終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八

重

三

朱軾

南豐朱軾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夫械繫悲憫問其故曰欠青苗錢官司鞭笞已極行且死耳軾憫之盡以束脩與之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澈累舉不第默禱于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本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有弟負官錢不能助之致于非命非虧德乎澈曰弟自不肖取刑辟澈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此同氣何不動心汝知朱軾助納青苗事耶將獲報矣澈覺詣軾請問

軾曰有之澈罔然自失軾累舉恩至承議生五子京為司業彥為待制褒為郎官襄為郡守皆顯官軾壽登八十

何仲堪

樂平何仲堪字元仲紹興十一年通判洪州府帥梁揚祖侍郎峻於治盜嘗有殺人盜委向某吏以成牘來問盜所在對曰彼已伏罪例不親恐開其反覆之端但占位書名足矣何曰人命至重安得不見而詢之幹官趙不係諧於梁梁召何責其生事何曰如帥司即日徑誅之何必審實既付之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八

重

三

獄則當准式引問若無罪而就死地想仁人不忍為也梁感悟遂竟其問果平人耳遂得釋後自池州赴調宿旅邸一疾瀕於危殆夢至殿宇間聞王者云何仲堪有治獄陰德特延半紀既覺浸以安愈詣天慶觀啓醮筵以謝再生其責詞自述云頃既罹於重患忽得夢於良宵覩玉嶺之無涯恍身歷真都之邃續龜年而為永親覺聞帝語之詳旋復貳慶州終於官距夢時正六年數也

姚時可

張邦昌既坐竊位死其族弟嘗為郡居會稽府捕其

家良賤六十口置于獄具奏待報張自料身爲逆人親族當死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爲之所乃囑推吏姚時可曰吾自分必死藏金百兩在某室篋中君往取之煩爲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誅命下卽與子弟輩共引決之後事累君姚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爲公出探消耗果不可免用此計未晚張再三瀝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于迫脇正已可哀其弟相去三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卽命盡釋之一家安堵如故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說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重

三

陳使君

乾道五年福州大火邑士陳使君者賦性剛介火將逼其居隣黨相率請避陳曰吾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災必不肖及我堅坐不動但焚香於庭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俸之餘所建其鑒之須臾四向皆爲煨燼唯陳一區獨存此事甚似支景

所載李綬觀察祝火也

蔡通判

淳熙元年嘉興蔡據承議赴蘄州黃梅知縣汎舟大江過蘄口宿是夜大風拔木舟碎于巨浪惟底板存蔡適在其上抱持浮漾意以爲家人盡溺歿矣迨旦風小定視之則皆陰聚板上不失一人囊篋僕從悉沒一小篋貯出身敕告獨得全旋喚漁人載來南岸居人見其至爭來慰勞云昨夜風雷暗黑中聞神人言且救取蔡通判一家官人豈非蔡平蔡公爲人質重廉恪鄉里稱其賢故遭罹大難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重

三

觀音救目疾

淳熙五年饒信二州都巡檢羅生須次於城下其一子曰森時時入城從王秀才學是歲初夏間大水汎浸羅所居悉墮洪流中暫挈其家寓處王氏書院一婢曰來喜目障交蔽久不見物甫到王氏夢一僧喚曰賀汝有緣苟不至此終身定成廢疾我故攜藥救汝卽投以甌婢喜接而飲之僧曰可無慮也婢問僧曰大師是何處僧曰不須問我我住汝家久矣我聞聲音之苦誓心相救語罷失其

所之天欲明婢雙眸炯然全復其舊眾驚顧爭來
咨叩具言所夢羅以告王秀才其母夫人曰是吾
家觀音也吾家敬奉之有疑則卜厥應如響羅呼
妾詣佛堂齋戒拜謝到今猶存

雪香失釵

樂平張五郎淳熙七年間為姻戚假質物付以一金
釵過期不反張自出錢取贖遣婢雪香取得半途
登廁插於壁間溷畢而忘行百步始覺亟轉尋適
一弓手在廁即就索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陪
錢取典已自忿躁更失元物必痛打致死不若先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七

三

求自盡遂趨水濱弓手遽呼曰我喜橫財今若令
汝就死我不忍也遂還之婢持歸後張語妻曰雪
香事我二十年無分毫罪過即與贅嫁十里外結
竹渡邊王二為婦尚懷弓手恩不知姓名能記其
形狀經四年婦往溪頭挈水遇弓手渡船懇邀還
家啜茶船已離岸即聞呼噪出視之船已覆溪正
水漲溺死者三十六人弓手獨免一茶之阻端為
此故陰德之報豈不昭然

吳氏放鱸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漁鱸為業嘗得鱸未賣夢人

哀鳴曰念我有子在腹言至再驚覺然火尋之聲

在桶中一鱸仰首喻囑甲悟乃發心改業併買乙
之所賣者放諸江潭鱸迎首引水隨之而逝既空
手歸其妻以失利詎之是夜夢數十人言汝別圖
經紀可往某路二十里間當逐意寤憶所指非常
人行處試往約二十里草蔓中似有物視之得開
元通寶錢二萬忻然拜受歸以為本家遂小康

張四海蠅

臨安太平橋細民張四世鬻海蠅為業逐日買置入
鹽烹炒積成物命百千億萬矣淳熙六年十月夜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七

三

蠅在盥盡綠壁登屋及人衣掃之復集至沾着肌
膚不去張悟發誓云從今日以往不復造此惡業
別尋營生願諸佛鑒察言訖蠅即墜落天明罄所
畜投諸江而改業鬻豆腐頗致饒裕

村叟夢鱉

崑山縣村中一老叟夢門前河下泊大舟舟中買人
充滿皆繩索纏縛見叟哀呼求救既寤追旦啟戶
岸下果有一舟視之滿艙皆鱉也詢其所之曰販
往臨安鬻之叟悟夢問所直曰三萬錢叟家富如
數買之盡放諸水是夜又夢數百人被甲唱連珠

若驚出視之列拜謝再生之恩且云保石家王
大富一生無疾壽終昇天自是叟日康寧生計日
益乾道中事也

歛廳呂明

淳熙十四年歛縣宰虞奉議檄遣廳吏呂明往嚴州
歸塗值一客負擔元不相識即顧揖如舊交凡四
日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數相逢呂當食
必招與共啜但見其追逐不捨頗疑焉投宿村店
取腰篋中所藏楮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
早啟戶遇客前問曰爾平生作何善緣呂曰我小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五 五

夏義成

樂平北村人夏義成生計給足一意行善不與閭里
校短長未嘗以爭訟到官府有四子作兩宅分處
之優游就養至八十八歲康寧無疾飲啖僅取適
口惟日飲酒二三升悠然獨酌有自得之意紹熙

四年盛夏微有不愜語家人具殺饌盡集子孫甥
姪共席酒三行赴浴令一子楷背甚以舒暢為樂
浴罷更衣踞胡床拱手端坐遂亡時正隆熱未飲
前二日手足皆柔軟隨人屈伸口鼻氣雖絕無一
點腐穢道俗來觀以為大善知識所不能然蓋吉
德之報

鄭丞相祖墓

宋鄭昭先之祖長樂人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弟
年少未有子吾當代之死其妻兒聞其言守之晝
夜不離乃佯言吾不復代彼矣家人稍懈遂首於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五 五

官言已殺人非弟罪官不察因死於獄而釋其弟
弟出不德其兄而反凌其孤寡其子乃攜母渡水
賣酒於嶺上母忽遇一上人往來相好指山下地
曰白羊眠處鵲鳴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宰相
其子奉母極遍覓至一處有鹿起鵲鳴意必是
也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明日上人至曰
此即是矣必得陽宅乃發又為擇居于山下五世
果生昭先至平章事

張佛子

張佛子名慶甫三歲而父母亡養於外戚趙氏趙之

隣郭氏爲巡院吏司獄後郭因告老以佛子補其
闕其爲司獄凡飲食湯藥卧席必加精滌嘗曰人
之罹于法豈得已哉若不加意罪者何所控訴又
晨夕念法華經張無子妻袁疫歿而復甦躋五十
舉一子厥後孫亦衆盛相繼登科入廩仕綿延不
絕

放雀之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危遇道人與方
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
之當差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數買雀養之有外者
則旋買之以充其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觀雀
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
忍爲此開籠悉放之夫婦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
病差初久不產是年忽有姪生一男男兩臂上各
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
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也

孝婦得米

常州一村媼老而盲家有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
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媼言無所
覩飯成捫器貯之誤貯溺器婦婦不敢言先取其

中潔者與姑食次以饋夫其臭惡者乃以自食良
久天忽晝暗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
在近舍林中懷掖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
以供朝脯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

善惡報應

浙東蘭溪郭叔和樂善好義永樂癸酉山崩溪漲叔
和家當溪口其沿山居民盡爲漂流積屍蔽溪而
下叔和倩人撈置灘上族屬認而昇歸者以百數
其他不能認者積薪焚屍拾遺骨瘞爲叢塚山田
荒廢者叔和揚言于衆曰願佈種者吾助之歲登
吾不責償由是民咸就之後叔和之子若仲曦仲
南仲初仲時輩爲郎爲執法爲中舍者相繼顯於
時又金華大水香溪之下富子童介者見溪中所
流人物縱橫具數舟沿溪取拾無遺及見大路梓
中坐女子旁夾二箱介取其箱不顧其女意謂女
存則物失乃以竿抵其梓而覆之女遂溺後檢其
箱獲絳紙帖一幅始知其女卽所議妻某氏也絳
段首飾具存皆其聘物介方自悔致疾而斃嗚呼
叔和與介志行如此宜其報應懸殊也

鄭義門

浦江鄭義門廳中先世列五櫃經史以訓後五櫃兵器以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所書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索朽墮地撤之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使者真可踪跡奏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榜不墜櫃全發見兵器鄭之禍大矣可見孝友之家有鬼神陰護云

李文達大父

南陽李翁某乃閣老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綿花一大鵬抵湖湘鬻賣有臨江客三人贖金三百兩易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三

三

花在即舍不戒於火盡焚訖三人擊胸大慟曰本盡赤手歸不得矣非死則行乞耳李來唁笑曰公等何憂至是貨之售不售僅一間耳我即失價貧不至死何忍為公禍乎即持金盡與之垂橐而歸三人德翁徧禱神廟是時翁尚在途而家已夢二緋衣神稱翁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正位首揆

周狀元父

周狀元旋之父浙人也多子而貧其隣巨室累貲甲一邑而妻無嗣嘗謀於妻曰彼多男神氣勝我盍

求其種乎妻初不可既而久不孕乃請從命富翁為具召周意甚殷勸酒半逸去令妻出陪周踟躕告退妻勉留之既數盃妻屏婢告以故周遽起而妻已使人閉門不得出周面壁不顧適有筆研在案漫取以書云欲傳種子術恐欺心上天如此數百句妻彷徨失意叱婢啟門放客愠罵而入其後旋中鄉試入都知府夢見出城迎狀元前導從甚盛旗旛數十柄皆作對語於上云欲傳種子術恐欺心上天知府覺而不諭曰此何祥也已而報周旋有大魁之捷知府登其門為其父致賀自述其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三

三

夢而不解旗上語其笑而不答固問之乃密語曰二十年前老夫曾題於某家之垣墉可驗也知府使人視之果然乃知一念一語之公雖在暗室神明知而福之矣旋温州人

稅牘升空

楊公繼宗山西陽城人成化間守嘉興剏正不阿愛民如子自蒞政不收夏稅歲以郡之餘米補其數後有憲司官王齊者嫉公名出已右知其用餘米補夏稅也欲措拾以為過將聞於朝命吏取公補稅牘牘閱之方展視間牘忽聯翩而起漸升於空

有群鳥爭噪而攫之風破裂飄散無遺見者無不稱異其事遂寢嗚呼公以行餘之財而寬民力齊以尅核之心而擠正人天道昭灼如此彼欲違天害人者可以知警矣筆記

陰騭救子

高郵羅州判者性仁慈當弘治初未開運河之前湖中大風日有漂溺之患羅每俟風作必率皂隸夫甲等集艇艘以爲救援之計如此久之人皆以不事事誚之他日一舟至中流遭覆急督人夫救之一舟人皆歿惟一少年得生問之乃其子也自鄉中來省父而附此舟父子感泣乃知天之報善人也不爽訖謂天道遠哉

兩尚書後報

張莊簡致仕家居端重嚴毅與親識少恩雖宗族亦不宥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兵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蒙其惠莊簡今子孫卑弱亦無顯者獨莊懿子姓繁衍一女一女孫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孫登進士曾玄孫已四十餘在國學庠序者幾十人郡中稱爲名族則知莊簡雖持身嚴正但保全一己終鮮及物之仁

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衆矣是以于定國之家高門待封嚴延年之母掃地以望其喪之至史冊所載報應之速盖未有顯明如此者

邵幽

永康邵幽正德中赴會試渡江遇颶風舟覆於水蓬閉氣密水未能入飄流數十里幽在舟水漂牛脯一簪至啖之不飢及江陰一徽商停棧於海口見覆舟曰可薪也命家人拽之中聞幽呼救命乃鑿其一板幽自竅中一躍而出氣既通舟遂沉衆皆不救惟幽得活告有司送歸再給文引以行遂中甲戌進士知建陽縣有能名小民陳氏女爲山鬼所淫出入無常或焚其衣物索食賂惱命一皂把白牌捕之擲牌其家妖爲屏迹今遷監察御史

李豹

錫山磚橋李公豹誠慤不欺生平無失行年八十餘日以修身寡過爲事家奉岳武穆王像嘗夢王告曰明日有一顧尚書過此以其祖積德而生詰午松閣顧公可適騎而至公延欸之告以夜夢時顧方爲諸生甚小及長登進士第任職三四年歸復

諸公公復夜夢王告曰顧生任性傲物心術已偏不當六顯且不壽公夢中曰其祖積德遂無報乎王曰何可無報當移其慶於他孫耳松園果不久於宦而卒且斬其嗣其從兄可學已致仕久因與元相厚善一旦薦之於朝起爲通政不數年遂登八座加太子太保

斬瑜陰德

京口斬瑜充道父也爲浙江温州典史年踰六十尚無嗣妻曰君年高而無子我亦血氣衰矣必爲君他圖一日瑜承長差往都下妻爲置一妾瑜歸驚問曰此何爲者妻曰以君乏嗣故耳瑜曰其年幾何妻曰方十八耳瑜曰我年老何可復累此少艾亟還之亦不究其禮聘而瑜妻竟自孕一日其長晨坐堂上恍惚中見紅袍人者儀從甚都呵殿入斬解俄而誕一子卽文僖公

陳孟玉

陳僖敏公鑑父孟玉爲人愿慤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廁見鐺底飯一塊在廁旁拾取以水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童神也將降生以大而

門吾在胥門線香橋人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妻夢亦如之卽訪至其家主婦出延之登樓壁挂神像塵垢脱落因乞以帟加裝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妊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爲夫人一品云以子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爲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

牛角現異

慈谿張謙中嘉靖壬辰進士居鄉仁厚好施尤惡食牛嘗爲文以曉諭閭里一日過于市遇屠牛垣牛望張來兩淚淋漓長跪請命張哀而贖之婦養于庄數年歿復埋之後有孫諱光裕者萬曆壬午甫十九歲試于鄉分考方楊悅其卷呈主試者主試謂平平爾欲裁數四忽見有二大牛角橫于卷上主試大異之遂以殿榜人咸謂犇牛之報云

徽賈德報

萬曆壬午冬微賈某者過九江見江干有十數人皆裸號泣垂死賈急泊船救之內有孝廉七人以遇盜厄此賈盡出已衣分給之又各贈路資十金

七人心銜賈者而去而賈者終不問七人爲誰也是科癸未登第者六人相誓生平必報賈者後賈因資盡自鬻于樵李屠冲陽憲副家爲奴庚寅歲開莆方萬策爲嘉湖巡道屠燕方賈在傍執役方見賈鴈目不輟賈懼而避方乃呼至几前審其來歷賈以實對方曰爾曾記七八年前曾幹着好事否賈已忘良久始自省曰曾于九江活數人命他無爲也方卽出席長跪稽首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卽以是言屠卽遺二十金贖之歸歛留月餘贈以千金又致書同難者各助之賈遂大富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三

仍歸于微

縱鯉得報

橫州治北數里有山名鉢以形如覆鉢故名上有一女郎神廟考宋元諸碑神乃有唐姓陳一婦人嘗縱鯉一日道遇白衣人告云可速攜家避古鉢山上此地明將爲巨浸矣還告其夫倉皇挈家方至半山其地已陷今存龍池塘數十頃卽是後其婦遂爲神此山前所謂白衣人蓋所縱之鯉也恩也唐宋及我皇明皆有夫人之封著在史典橫人至今不食鯉云

宗叔林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龜付厨曰每日以二頭作膳其夜夢十丈夫皂衣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

救溺得報

徽賈於山東偶遇江右日者談人祿命甚驗一日日者云汝速歸死期近矣卽東裝歸餘帳俱不及收止携見有者百金歸途遇一婦人哭之甚哀詢其故爲逋負官錢計無所出將婦出鬻遠鄉彼私迹候幼女至同赴水耳賈哀之卽以十金授且不告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四

姓名而去婦持銀歸誑云拾之道傍夫得銀完官夫妻如故賈至家竟無恙至次年仍往原賈處收前帳道經婦識其面始向夫悉其往事夫婦同至寓所拉來彼家賈堅卧不起強之方起而壁圯碎其床矣

李子奇

李子奇者以貨游楊州見酒肆有囚當納紙銀於官而無從出彷徨垂涕子奇哀而欲周之然偶不攜錢爲肆主人假貸主人笑曰楊州罰贖之人數萬雖罄家難通何必此人子奇曰不然吾及耳月中

人耳安問其他拔插髻銀簪贖之年餘於高郵湖
遺風一船盡溺惟子奇附一板搖蕩波心一漁舟
過而救之漁子熟視其貌曰君非淮安李某耶曰
然漁扣頭曰恩人也則前納紙囚徒延至家具飯
易其衣而歸之子奇平生歷十二險皆涉危無恙
好事者爲繪十二冊題詠以爲平生惻隱濟人之
報云

朱清冥報

黃玉者市里平民仇家誣指爲盜繫華亭獄獄卒朱
清心憐之問家有何人曰有兄當來旣旬日清出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

聖

縣解有人請間出簪珥八金跪獻曰某黃玉仇也
求爲斃玉清不可其人堅請之乃受卽入獄問玉
曰汝云兄同胞耶堂族耶曰義兄耳清因詢其狀
良是出銀示之則玉妻簪珥也告以故且曰彼奸
謀若此汝尚恃其救援乎玉乞命清曰吾素不爲
此况汝本無辜吾安肯貪財橫戾生命自今吾以
此易爲汝餉食倘貪緣出汝吾心也玉感泣乃附
信責妻妻仰天泣誓卽以簪剔一目送夫曰烈女
無二郎勿入讒玉收以示清清嗟嘆不已從此玉
囚於獄半年清力爲餉食旣死復以餘銀買棺相

殯呼其妻舉喪又爲附薦於蕭相國寺務罄此銀
後清改役爲本郡堂隸一日迎新官至西門外一
隸挾勝呼名曰我黃玉也清大恐欲避玉曰毋恐
我死後得隸東岳感君活命之恩且於我殯欲報
區區耳我奉命爲勾攝痘瘡神北門有大姓張某
五旬生一子甫三齡病疹殆死公往治之但索水
一碗香一炷以堂拍案呼黃玉者三然後嘆其兒
三日必愈當索銀三十兩爲謝清敬諾因忽不見
明旦往叩張氏果有兒痘惡如清言治之得生得
其酬歸以爲米肆不復入公府張氏兒旣長習舉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

聖

還銀得子

京師有五貧人貸銀十兩爲賣燒鵝之計道傍一樓
乃傾銀者共假其錐鑿剖之忽八錢一星爆起不
見覓之至暮不得衆相咎不已至有欲奔井自

者明日又哄於樓下上有一監生訊之告以故曰我於是日得銀一星於樓門檻當是汝物出銀驗之果其銀也因婦五人五人德之思有以報生他日得利頗厚見一丈夫粥小兒於道索錢五百文衆謂買此送監生爲僕彼當不得辭乃以三百文買兒送詣監生旅次一見其兒便呼爹爹大哭生亦哭乃監生在張家灣所失子也年八歲登車時爲奸人乘間抱去三月餘矣父子感衆意反出貲以謝貧人云一事之善遂使父子復完造物報施之巧如此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八

聖

脫物延壽

溫州平陽縣有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嗜玉筋羹每取乳特烙籤筋鑽其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餌蕭子偶至庖見繫牛既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單判免此味蕭又乞增永字於其上已而復夢神言汝有陰德不獨免夭可望期願果至九十餘

陳孝子禽報

陳睿者福州故家子年十五喪母廬於墓側有一黑鳥如鴛爲鷹所搏投入其懷睿以衣蔽之得免分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八

聖

羹糲以畜之馴狎可玩時里中有富民得心氣疾醫云必得是鳥肉可治以銀五錢爲畧易鳥畧不
可曰始鳥之吾投也吾固活之今以財棄是不若不救之愈也養之一年毛羽成就度可及遠乃以綵線結其羽及首各二茸縱之去鳥回翔盤轉數十度鳴聲哀慕乃入雲表既十年其世父爲山東尹坐誣謫戍忿疾喪其明其父思及同氣令畧賁銀三十兩探之且曰女叔爲績溪教諭可往請益馬畧如父言得銀共五十兩往見世父捧哭失聲世父曰兒來意誠厚然此轄戎者嚴急有一餘丁必令操習兒宜速行枉蹈禍機無益也匆匆與銀五兩乃誤持其準僅與銀五錢畧自念伯窮老不應再索遂行爲途中人談命擇日賴以自濟至績溪叔又赴京無所倚乃狼狽而歸日惟一餐而已行至仙霞關雪甚夜行迷不知道腹又虛餒自分今夕死矣須更有一黑鳥起於前嗚呼盤蹙不已畧祝之曰果我所養鳥當依女以往如誤鳴繞吾身不誤者則直飛爲導鳥立展翅若聽許者止途則直誤則盤旋哀鳴以引之三十餘里夜間分始逢一舖嚙不能言以手擊門者再主人出疑爲

物極之入曰人也圖爐久之始能言問鄉邑曰福州福州有陳魯孝子子識之乎曰我即是也其主捧暮首哭曰兒也何以至此我即鹽商某人汝父之執友因告以來故相與洒泣明旦視樹上黑鳥首翅綵線尚在共拜者四以爲天之恤孝義殆不薄也貨送歸於家竟以壽卒

諸國用

諸公宗弼字國用嘗以賦役渡錢塘見人溺江中公極力救之遂獲全活夜夢神人語之曰汝命當天而好行陰德宜食報今與汝長壽不我信者以出

神史彙編 卷之重八

聖

瘞鵝

杭之酒家率以燒鵝請客肆有懸鵝毒蛇旋繞入其腹行者過而見之私計曰以是啗客客不中毒死乎乃對酒家欲市鵝問直幾何探其囊金不足因與酒家之隣相稔稱貸而市之乃瘞其鵝于隣之隙地而得瘞金焉隣人與酒家見而爭之曰是基

所瘞也遂共訴與分巡僉事已僉事訊得其情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矣奈何欲逆天也杖酒家與隣人而以金歸葬鵝者

章乙得銀人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諸從同爨所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子弟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麗被服靚粧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忻然迎接設酒饌至夜深爲灑掃一室令其止宿既就寢寂無聲息諸婦異之

神史彙編

卷之重八

聖

遂潛入室就榻審聽聞如無人試捫之則二人身冷如冰乃大怖命燭照之乃是銀人二頭可重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卽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群從子弟婦女共五百餘口每三日就食聲鼓而升堂江西郡內富盛無比

王堂
閒話

沉船記

浙江湖州府治東八里曰八里店編民吳姓者業結網入之頗饒役於官嘉靖間董南畿賦事竣囊傾欲乞哀以歸值嘉禾李姓者與其同役一見如平

生歆相與勞問吳告之故李慰籍曰汝勿憂吾挈汝歸因拉之登舟旬日間至平望臨岐將分首李計吳到家程量所需復資之各道居里別去後數年李家破往湖西山鬻薪為業時歲底天寒雨雪昏黑夜半泊船八里店船將淪沒李且泣且呼溪上一老人聞之舉火出視李意去湖城未遠記憶吳所云里名詢於老人曰彼岸是也遂通於吳吳舉家茫然驚起燃燈艤舟曳李到門尊為上客次早倩漁者覓薪不失一莖欸洽過歲厚餽遺而送焉異哉茲船不前不後而適濡於吳之門豈天故俟其食吳之報耶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九

海右關民生圻纂集

禍福門

報惡類

杜伯彭生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宣王田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手執朱弓挾朱矢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殺而死從者莫不聞見墨宣王之賢也杜伯之死不以辜而有此報也而况德不如宣王而非其君者乎齊侯諸兒鳥獸行使公子彭生殺魯桓公而殺彭生後九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一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惧而墜車反而遇弒齊侯之死也晚矣

燕臣莊子像

燕臣莊子像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像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公將祀于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觀之子像起于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于

車上出報

宛記

多殺自悔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我多陰禍也

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李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

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

者八百餘人許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

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

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

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有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

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

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自庇及卒

諸子果無違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彥超

卒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

士及第亦止州縣官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

裔近平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

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

若曹彬其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處何

如爾

王弼

王弼字輔嗣注易輒笑鄭玄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

忽然聞外閣有着屐聲須臾便進自云是鄭玄貴

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支句而妄譏謂老子耶

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弱心生畏慙少時遇瘡而卒

出錄弼之卒也年二十四晉景王聞之嗟嘆者累

日出何部解傳

陸抗

陸抗之克步闡也誅及步氏嬰孺識道者尤之曰陸

氏後世必受其殃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吳少陳謠

劉蘭

劉蘭讀左氏兼通五經教授生徒排毀公羊又非董

仲舒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扣門門人通焉蘭命

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

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短長竟知在誰而過為無

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

蘭告家人少時而患病卒魏儒林傳

夏侯玄

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為之設祭見玄來靈

座上脫頭於膝取食物酒藏之屬以內頸中畢還

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

尋有樂嘉之役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出明苑

晉宣王

晉宣王誅王陵後寢疾日見陵來逼宣王呼曰彥雲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為崇少日遂薨初陵被執經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故達助焉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宣王涕泗云國家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冤得伸故也爽以勢族致誅玄以時望被戮出異苑

庾亮

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

神史彙編卷之百九

四

三

父侶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又有左右數十人皆操刀仗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而歿宛魏志

王濟婢

晉王濟侍者常於闇中就婢取濟衣物婢遂欲殺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則當大咤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殺我濟即令殺之此人具陳說濟不信竟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于天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

不見理便應去濟數日亦死出還宛記

大樂伎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掠劫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縣令令人密尋遂擒龍等引人是大樂伎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密為作款引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曰枉監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價執態本矜辨慧將死之日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為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自

神史彙編卷之百九

五

三

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令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甘訴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狀若風癲良久蘇醒有時而發發即天矯頭乃着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瘁二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出還宛記

支法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九尺髭髥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沈香八尺板床屋常芬馥王譚為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

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殺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閣下鼓似若称冤如此經月王尋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砌之比至楊都又死焉出選冤記

梁元帝

梁元帝諱繹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便出帝尋一目致眇蓋魚之報也出韻對

魏輝儁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饕惡声流布蘭臺遣御

神史彙編

卷之百李九

六

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賊賄狼籍罪當合死善于獄中使人通訴反誣輝儁為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令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于州斬決輝儁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今日之事可復如之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史哀悼為之殯歛并備紙筆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繼兩月盧斐坐讞駁魏史為魏收所奏文宣帝鳩殺之

出選冤記

梁武帝

梁武帝殺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眾東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乱破建業武帝禁而餓終簡文幽而壓死誅梁子弟略無孑遺時人謂景是東昏侯之後身也出朝野僉載

梁元暉

江陵陷時有閩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此人先遭侯景喪乱失其家口唯餘小男始數歲躬自擔負又值雪泥不能前進梁元暉監領入關逼令棄兒劉甚愛惜以死為請遂強奪取擲之雪中杖捶交下驅蹙使去劉乃步步迴顧號泣斷絕辛苦勞頓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見劉伸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而卒出選冤記

司馬申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常晝寢於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時論為譖賢之報

樊善

隋戶部尚書樊善討東都賊汾水之人無善惡皆坑

之運村塢即焚之及病將死見斷頭鬼前后重沓無數為厲

李衛公

李衛公在朱崖郡北有望京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遶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為私憾黜於此者貧僧憫之因收其體焚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遂卒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八

張九齡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怨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証于公異家行不脩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眾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住坐卧念念於傷物者天又何以處之

蘇子瞻云張湯宜無後以達賢有後楊雄宜有後以流名無後

意雖有為言之而其言自足警世劉趙所言亦然

婁師德

婁師德以殿中丞河源軍使唐永徽中破土蕃于白羊澗八縱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騎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狀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得不慎歟

出唐新語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九

江融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徐散業反被羅織酷吏周興等枉奏殺之斬於東都亭驛前融將被誅請奏事引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乃激揚而起踰墮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死

出朝餘載

弓嗣業

唐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長六尺闊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後嗣明及嗣業資

遺逆賊徐真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着此柳下
快之出朝野金載

崔尉子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滎陽母盧氏幹治生家頗富有子受吉州泰和縣尉其母惑故產不之官為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登舟不數程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墮深潭抑納王氏王方婦遂以財物屈于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為己子其母竊誨以文字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州訝久不得耗後二十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十

年養子年十八九學菰已成遣入京赴舉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行二十餘里至莊門扣門求宿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宿客面貌甚似郎君伺其言語行步又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一如其子其母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日既別去其母慟哭謂此子曰昔年有一子因赴官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郎君西去迴日必再相過此子至春應舉不誤却

婦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欣然遂留歇數日臨行贈賞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我亡子衣服郎君貌似我子便以奉贈號哭而別此子歸後忽着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熟汝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為念比為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冤推問舟人伏誅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化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十一

段秀實

唐朱泚敗奔涇州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泚既敗走忽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于田父田父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地不長凶惡虵鼠不為龍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欲殺之俄而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上忽叩頭連稱乞命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被韓旻梟斬

出廣德神異錄

樊光

交趾郡廂虞候樊光者在屏宇視事亭午間風雷忽作光及男并所養一黃犬並震死其妻於霆擊之際歛見一道士撮置其身於別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云常有二百姓相論訟同繫牢獄無理者納賂於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拷掠抑令款伏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并犬食之其囚飢餓將死聞於獄內披髮訴不數日光等有此報

出報應錄

李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

科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十二

三

書為歌詩人頗稱之累為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踴為能雅為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眾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士真大喜以為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悉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太守惧莫知所謂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生繫獄已而士真歡飲如

科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十三

三

生取其首左右即於獄中斬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于郡齋酒酣太守因請李生之罪為何願得明教之且用誠於將來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遂忿然有戮之之意今既殺吾亦不知其所以然君無復言矣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出宣室志

綠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

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
吟一咏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幘于
咸宜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於是
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
微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
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
又勝花此數聯爲絕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
忽一日機爲隣院所邀迨暮歸院綠翹迎門曰適
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
暱者意翹與之私裸而笞百數既委頓請盃水酌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十四

三

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
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
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誓不蠢于冥冥之中縱尔淫
佚言訖而絕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
客洩於後庭見青蠅數十集於瘞上驅去復來詳
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出竊語其僕僕兄爲府街
卒常求金于機機不顧卒深銜之因呼數卒攜鐺
具突入機院發之綠翹貌如生遂檢玄機送京兆
府吏詰之詞伏而朝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以上
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

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它不具錄三水小牘

裴光遠

河東裴光遠龍紀已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宰性貪
婪冒貨賂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
九夏蒸鬱亦不暫息畜一白馬俊健能馳竟以暑
月不勝其役而致斃於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
家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七八歲白晳端麗常隨
父至縣裴光遠見而怜之呼令入宅遺渠服玩自
是率以爲常光遠後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
繼此兒與我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疵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十五

三

瑕也表荅曰某誠微賤受制于公則不敢奉命况
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
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憾之數月乃遣表使
於曹南使盜伺于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
歲春光遠遭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
曰王表來也當還汝兒又爲表言曰豈有規奪亦
子陰害平人已訴於天今來請命又爲已語今還
爾兒重作功德報爾可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
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
夏之月擊鞠不停四蹄火燃雙目血滴斃死微命

嫌君之由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已語祈之如王表者終不聽數日光速卒

王瓊

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賣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凶吉靈中年九十強為奏之其章隨香烟飛去縹緲不見食頃後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出獨異志

莊宗

唐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楚王馬殷以年老不

神史彙編 卷之百李九

十六

三十一

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辨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為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問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弃市既而廣營宮殿淫亂女色未幾死先是高郁數見形將死又晝見時謂冥報

出三楚新錄

陳峴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為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凡破家者祖考皆訴于水西大王王使來追爾峴方有勢人惧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意色愴惶是日里中便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

神史彙編 卷之百李九

十七

三十一

蕭懷武

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于王侯聲色妓樂為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為狗至于深坊僻巷馬蹙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並是此輩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航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常疑其肘臂腹心皆狗輩也懷

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相協及金藏鑑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于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于市出王氏見聞

李龜頑

乾德中偽蜀御史李龜頑久居憲職嘗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覩十餘人擁頭及披髮者叫屈称冤漸來相逼龜頑懼迴馬徑歸說與妻子仍誠其子曰爾等成長筮仕慎勿爲刑獄官以吾清慎畏懼猶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十八

太宗二箭

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來則飲上遂命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如故又鉄園山叢談載花蕊夫人入官幸之晉王諫而未黜一日與宋祖獵於苑中亦射殺之後晉王死于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聚斂之報

故滄州節度使朱信本銀夏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鐵齒聚斂爲時所鄙于京師詔和曲築大第

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會筭何啻千緡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在不敢自尊但于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潦倒契券爲約其詞有鍾聲絕絕本利齊到之語蓋爲信絕瞑目而亟還也于是私募僕夫十餘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其宅左右俟其出門擁掖而去輦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唇鼓舌獵美之徒日有十數謂其嬉游則稱信陵孟嘗謂其用度則鄙石崇王愷諂佞互攻擊駭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至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於筵會有奉其歡心者罷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生逸樂惟我而已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及信薨里籍其餘者比信時十去五六加以恣縱蕩費更愈于前以至鬻田園邸舍未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餒鬼乳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真宗在壽邸尹開封聞之赫然怒具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斥出之一簪不着其手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寄迹旅店乃歷自來游從處求永食人既數四皆有厭心遂於京師代獄卒搖夜鈴于巡軍聊足糊口素不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十九

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胡
孫為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麼頰頰尖薄克
肖胡孫復委質於戲場韋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
為之汗顏而彼殊無悔也公侯之裔一旦如此有
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殺降之報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但不侯蓋自不能
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于
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
也世傳歐希範五臟盡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壬

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無點有智教通
曉文法嘗為攝官乘夏元昊叛西方有兵度王師
必不能及乃與其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振湖南
朝廷遣楊旼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偽為
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與
幹挾其酋領數十人偕至杞大為燕犒醉之以酒
已乃執於座上翌日盡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列其
腎腸因使醫與画人一一探索繪以為圖用是遷
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觀一夕登園忽仆於園
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

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知書編能吏歐陽永
叔為志其墓

沉香冤對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斡衣井傍裴之嫡
子戲誤墜井而死其妻訴於州謂沉香擠墮之州
委錄叅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
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
不當劾三掾皆罷別委秀州倅張若濟鞠勘其獄
即以才薦竟論沉香死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
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壬

程公逸事

東坡先生嘗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
霸眉山人以仁厚信于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俾
達官官缺選士人有行策者攝之公攝錄叅軍眉
山尉有得盜蘆服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
尉當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至
廬下涕泣衣盡濕公過過之知其冤因謂盜曰汝

宛蓋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縱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對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檐而往暨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暨對可也

隧碑賜名清忠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廢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卧仆碑而死

劉鞏

太學生劉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鞏每以前程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于冥司亟歸鞏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禮義子兄碌碌不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

蔡確

江輔知虔州謝表有清時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蔡確為特御引杜牧詩為証以為怨望罷之蔡為相被請復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天禍朱勔

朱勔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彥真拜章見金甲神人仗劍叱云朱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得為拜彥真不敢言于勔私為親密者竊道不踰三年勔果敗

周郭中鐵

伯遷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虎大酋之壘復祖宗御容與宮闈諸物真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從求貢

弗愜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於是諸尹皆弃市周以功得本縣今郭爲丞助之謀者皆補右列後避虜禍邑人多徙徙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輩開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着青紫袍張弓挾矢顧而怒憾當通衢欲射之周郭趨入酒肆朱生不覺也諸人飲罷過南畔小巷到一隙處遇向者五卒正發鏃中周郭之臂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即稱心痛仆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見五臟而死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五

治獄陰罰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計踵至鄉里某妻日夜悲哭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入及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償宿譴耳可以爲治獄者之戒

生子無眼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

岳飛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札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命治其事岳謂何曰如此招了某必致死何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清盲

秦檜

秦檜獨居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擁徽欽北狩岳飛誓復故疆迎還二帝檜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力沮恢復及誣殺武穆之後檜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五

瞋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大惡極我已得請于帝矣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鉄枷因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鄴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鉄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與夫人東窓事發矣初檜在東廂窓下畫灰密謀其妻王氏謂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荆湖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官忽甦曰適爲看陰間斷秦檜爲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鉄杖押往某處受報矣

阮逸冤報

辛諫諫子有像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有一相知無子家有餘財有女未婚其家房奩二千當爲君營之荷得當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既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林柳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像爲海州都曹至淮遇大水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從他道脫及官滿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以爲阮逸之報

殺降致報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名曰張羨張萬全葉百三凶

三十八

三十八

焰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諸葉于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火柱于通街取葉冠以鉄索鎖縛於柱熾炭圍繞醢和五辛飲之脩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体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見葉在側大惡之三年之後稷臣過体生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趙邦材造宅

紹興中餘干宗子趙邦材造第宅飾臺榭恃其屬籍

凡所需材木不復誰何肆意焚伐自僧宇神祠民間墓樹無得免焉落成未幾縣尉黃子強往致慶傳觴行酒皆具不可近莫知其所由來叱罵厨人而罷次日庖婢以昨夕籠餅供朝食至前滿盤化爲穢物遣視輒金亦然遂臥病平生治僕妾輒以髮繫柱捶楚無美怒尤不釋則沃以糞溺至是苦肺熱命家人取園中汁以解之其妻不忍給用他漿進嫌弗快必快此汁飲竟瞑目而殂黃尉傳其事於善類使廣之以警爲惡者俾知所戒云

兩劉報應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三七

人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人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即飯蔬誦經有程課官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事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官中呼爲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尚食既諾之而反從中下石小嬪知之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于天帝即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閣門棺殮初舉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聚雜而

穢氣不可近繼啓看經之衾香馥襲人面色如生於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爲之戒也

出春港紀聞

褚大震死

地名毗村有舟師褚大兇復不孝母墮水坐視不救有他人援之反加詬罵毆之一日棹舡載客方離岸一人追呼附舟載至釣臺下其人曰我是神非人也汝不孝上天命我擊汝褚不惧應曰便是天神湏還錢乃可去語訖震雷一聲而死神即不見同舟人驚怖告於烏程縣來驗其事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三八

謝七嫂

信州玉山縣謝七嫂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則白粳稻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夫婦皆出留姑守舍有遊僧過門從姑乞食姑曰我不曾飽安得濟爾僧指杭稻鉢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此是七嫂者若與爾婦來必遭辱罵僧堅求終不與俄而婦歸僧就求飯婦大怒叱毀之僧哀求婦唾曰脫爾袈裟來換僧即脫授之婦戲披于身僧忽不見其袈裟變成牛皮牢不可脫頃間生毛漸而遍軀頭目變成牛

王七六

麗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販賣於衢發間紹熙四年至衢州詣市驅趙十三家所賣直三百千趙盡侵用之王久留索償不可得時時忿罵趙但巽詞遷延一夕醉以酒與妻扼其喉殺之納尸於大篋內王常日奉事僧伽大聖甚謹雖出行亦以画像自隨趙併寘篋內俟半夜人定欲殺諸深淵將出戶有僧數人繼踵來惧其見爲之少止良久再出則遇僧如初凡五六七天且明不暇顧徑至江濱鄰屋屠者姜六一訝其荒擾執趙手欲就視乃告以實賂以五楮姜不聽復增十楮姜喜乃捨去十日不貿易歸而持券易錢其妻疑之姜語之故妻厲聲叫呼于是往報津還撫王尸於水中其像卷傍題字曰處州鹿水縣奉佛弟子王某捨錢画西安縣道驛會得實趙伏辜始驗諸佛示現皆僧伽靈變所格然不能救其死也

韓溶

洛中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欄檻窓牖合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三九

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冥冥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問灰骨事寔言此非我蓋韓溶也忽有吏超而出有頃復至遇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押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所抱文字風動其紙尾畧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二子尚幼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數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也

熊二不孝

興國軍民熊二稟性悖戾父明為軍卒年老去兵籍

與國軍民

卷之百六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為命而視如路人至使乞食明垂泣致懇肆罵弗聽將訴之於官復不忍但每夕焚香告天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二年慙子方從其徒縱飲聚博一日長空無雲忽變陰慘雷電交至暗冥能舉目聞有呼熊二者雨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于郭門外剗其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歷歷可認曰不孝子時淳熙三年九月七日也

范隅官

乾道辛卯歲浙江大旱豫章尤甚饑實之作牧命諸

縣籍富民藏穀者責認糶數令自津搬隨遠近赴

於其所每鄉擇一解事者為隅官主其給納靖安

縣美門鄉范生者在此選其鄰張氏當糶二千斛

以情語范曰以官價較市值不及三之二計吾所

失蓋不勝多矣吾與君相從久宜蒙庇護盡為我

具虛數以告官司他日自有以相報范喜其言甘

且異後謝諸其請為之委曲張遂不復捐升斗間

里多知之而畏二家力勢弗敢宣泄壬辰秋大稔

前事頃息范張由此愈益交歡癸巳之春范以微

疾卒將歛復蘇呼謂其弟曰我適到一公府殿宇

嚴峻官吏森列使我供責狀減壽二紀念我平生

無過惡拒而不從吏云前年汝為隅官虛申張家

賑糶米二千石至餓死者若干人非過惡而何我

記得向時張家認只一千石今所言乃倍之哀祈

放回取于照遂暫歸應于文書盡寘其篋中汝急

為檢索恐可藉手弟亟往取視果二千石范即瞑

自是時年三十有八踰歲張亦死

楊四鷄禍

信州玉虛觀道士徐真素說石溪人楊四工造酒富

家爭用之因是生理給足好食鷄每醉後輒縛取

家爭用之因是生理給足好食鷄每醉後輒縛取

一兩隻覆以竹籠然後酌沸湯從上淋沃雞負痛奔跳毛羽脫落無餘乃旋剖腹去其糞汗隨意啖之凡二三十年所殺萬計淳熙九年七月二日為饒氏蒸酒困臥竈側既萌壘破沸湯數斛盡傾厥身跳擲呼呌與鷄正同兩日方死

何百九

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無賴以屠牛為業常坐事編隸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王簿鄭綰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麓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

東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三十三

三十三

殺適從旁過正着其右目上揭之不落即時生合不可脫黑毛森然才為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者人以爲業報

江神對簿

俞掞字杜澗宋景定辛酉知臨江軍江東界有一渡水漲舟覆溺死十八人稍子亦沉死知府善行法差一卒持神符及官牒追江神來問卒畏譴責力懇於水濱忽一白衣老人出云你且去我明日自到官卒歸報至日知府坐廳等候近晚見一人龐眉皓首身着白衣云十八人死者以前世結黨為

強盜殺人聚尸投于水故也知府曰稍子又何辜老人曰此人正是賊首知府但知陽間事不知陰府事此皆注定並無差錯也

夷堅續志

王純官報吏讐

宋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眾僧在家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吏招承簿尉皆至錄事吏亦來婢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各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

東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三十三

三十三

殺之為其近恠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賂庖人真毒前日食餅及半即覺之倉皇歸舍欲與妻言不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見丞以下皆驚呼匠發棺舉体皆爛為墨汁始詰吏吏頓首輸服并庖人送府府以其死無主不可致刑密斃之獄中本邑為立祠曰王通直祠云

夷堅志

陳錄事為犬

宋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錄事不問事之曲直凡月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毋事即納其中既死

于家人口我在湖州歇山寺爲大家入驚慘請寺問之犬見家人至急避於僧榻下意若羞見者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呼大語曰陳大錄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見腋下垂一物若便袋狀內有皮帶周匝繫腹隱然

欺心殿舉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酒稅其子堯熙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過試儲備以行舟人有女唐卿調之舟入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爲重局棘闌無它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三十四

三十五

觀既得意出院甚早比二場皆然遂與女得諧私約歎如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旁一人忽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忽覺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襍犯見黜主官皆歎息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亦不第

嘲人得病

宋韋三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於詩由是盛傳不復可掩其間不無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晚得惡病嚼舌而卒

妖術鬼刺

明崇儼精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里中無何爲鬼所刺至晚死刀子尚在心上人皆謂役鬼過苦鬼殺之也

梁小二

解州安儼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質至梁獨狼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奉姑至謹北虜皇統中河東荒飢疫薦荐臻流徙滿道梁挾母妻并稚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陵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私以與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三十五

三十六

之梁怒甚詐使妻抱子先行自與母在後什母在地掬泥沙塞其喉然後去妻訝姑來之遲疑爲夫所害遂訪之見尸已僵拊膺悲泣已無可奈何復前進才及中途風雨暴作迅雷震耀衆俱散不暇顧梁所之少頃澄霽梁乃卧土窟頭目皆爲大火燒爛唯腦骨僅存儼成髑髏肢體如故目睛暗淡無光而不死能別識人物飲食語言皆無妨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啟其妻子給粟養之梁經數年尚存

李氏微坊得禍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謚恭敏所居門首立坊曰恭敏近歲子孫以址賣與里人薛氏上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唐卿可王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撤之是夕李嚙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越明年城燬於兵薛氏屋復爲瓦礫之區

椎脛之報

元江州田文英稟性毒虐婢僕有過則椎其脛皆蹣蹣行蹙至元乙亥北兵至境箭中其脛鏃入脛骨受苦三年而死人以爲椎脛之報

取賄得禍

段承務者醫術甚精居宜興非有力者不能屈致翟公巽參政居常熟欲見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匹爲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言復以五十星爲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差

段載其所獲而歸中金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爲盛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心命杖脊二十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歸家未久而死

盛出血

盛出血居吳城清嘉坊與人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名隣翁老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寫翁賣地券擇一已死者爲中見人藏久之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歸我何待翁以爲戲盛作色出券示翁翁愕然無辨遂與盛地爲一樹石庭榭葺之加妍初無子既以計得稗史彙編卷之百六十九

前身妬婦

翁彥國再娶陳氏多病腰下常如冰冷彥國官建州陳氏一日入親戚家遇狂僧王姓者口夫人前生爲宰相妻因妬殺孕婢并井中即今腰冷乃報也陳氏後以柩歸金陵過別舟夜沉水中來日釣出其柩浸水中者經宿

戴婦見死兒

長洲陸墓人戴客鬻瓦器爲業頗足衣食止生一子極愛之衣裘飲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病臥床褥半年醫禱不放竟死夫婦痛惜厚加殮葬誦經建醮費又不貲家具一空猶念不已終日哭泣適有媼拏舟及門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今念令嗣亦欲見否若欲見亦易事耳驚喜扣其說媼曰翁姥不須俱行以一人往可也戴喜即令妻偕入舟媼鼓棹如飛食頃到一市廛中媼導以登岸遙見其子立米舖中持槩量米望見母來即趨出拜母乃言兒今爲此家開舖正念見母姑留此吾入報王家相迎也即奔入媼招母入舟以箬篷密覆舟中流使潛窺之其子出裝飾儼一牛頭夜叉也四顧罵曰老畜安在渠少我債二十年尚欠四年未滿今來正欲執之恨少遲令得走却拘怒而入母伏舟中不敢喘媼放舟復還述所見於夫自是悲念始息尋媼舟亦不復見矣

盛明卿冤報

吳城盛明卿家富豪橫其庄隣張木匠有田數十畝與彼連屬明卿謀奪之張莫能辨忿懣而卒

神異彙編

卷之百六十九

三八

三

年明卿生一兒七歲老媼携至庄所忽語云此乃吾地也明卿曰汝豈張木匠耶兒應曰是既長酒百端無藉及鎗戶而竊視之儼然張木匠也明卿大悟縱之浮浪不事家業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九

卷之百六十九

三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

海右間民王圻

禍福門

報惡類下

釋僧群

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絕粒其庵舍與石盂隔一小間常以木為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鵬舒翼當梁頭群將舉錫撲之恐傷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

而止因此回崑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

我少時曾折一鵬翅此其報也出高僧傳

建業婦人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卽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娣姒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卽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出神記

李氏刁計

海虞之木城有李某者素好刁計人畏之如虎晚年

家頗饒裕有子登景泰三年進士立進士坊陰陽

家以爲動七殺之地其家連死五命不三月子計

音至率老自往迎喪歸至臨清亦感疫死其僕度

不能致兩強遂火化之由骨以歸天之報施固不

爽哉

神移占地

舊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寡嫂地基其孤姪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顙額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壘其地以歸孤姪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可以爲欺孤弱寡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

者之戒

鄉老人

鄉老人者吳之猾徒也有富人王甲夜殺其仇李乙而事露有司捕實於獄以賄求計於老人老人曰須白金百兩索其成案懷其金而西之南都假同鄉士大夫求見刑曹郎夜中出五十金以獻曰吾鄉親王甲實不殺人而爲推案吏利其財坐以死敢求直於下執事刑曹曰吳越事隔何由可致力老人曰昨公捕得海盜二十餘人其中兩人吳產也公誠能勒二盜指李乙爲其夜殺則此不加罪

而彼得再生此亦未至虧公損法也刑曹許之老人又密訪兩盜妻子曰汝夫已無生理然能如我計他日可自脫卽不脫吾養若曹終身妻子以情通二盜許之及鞠刑曹郎徵問若爲具人曾殺人否乎二盜卽招某等於某年月日殺李乙於家掠其貲若干二盜以死自甘老人乃抱其案還具令王甲之子鳴於官竟出王甲於獄王甲自獄歸至中門見李乙仗劍曰詭計可行吾冤不可洗也速與吾同去甲乃呼其妻曰神理不恕巧謀何益急處家事食頃而卒正德甲戌事也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三

雷誅奸盜

玉山縣橫封竈王氏居焉有郎爲邑庠生母死乘凶納婦約以七斷方諧祗席禮郎卧柩旁婦別寢內室夜二鼓微聞叩門聲二婢竊言此必幾郎求入次夕又如之二婢乃啟關令入卽解衣登榻交好至五鼓潛去曰恐親戚知婦余以不孝罪三四夕情話相通乃問婦倉卒適人丈人以何爲嫁貴婦言金簪珥半斤准衣銀八十兩在是次夕至曰某學官聞吾言子有金珥欲借以爲子婦式婦性柔婉卽指榻上小箱予之次夕告曰吾買田百畝定

價二百兩尚欠八十金奈何婦曰何不以吾銀足之盜喜取以去此後不復至婦以其偶無暇耳五十日竟郎殺雞設酒與婦同寢數日後問汝服飾幾何婦言爲某學官借去郎大駭曰自汝來吾孤眠五旬何曾足及汝榻斯何人哉而妄稱我也婦恚窘卽問買田事郎又言無有婦默然泣下郎慰之曰盜也子陷於不知耳何必然婦起召二婢告以故二婢亦泣婦曰吾婦必死女二人孰先死以從我其長婢曰門吾啟也吾從娘子必伸是氣於地下婦迺持婢泣婢歸自縊於庖中已婦呼輿別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

四

三百七十六

夫而婦婦入門見父母泣父曰嫁貨少耶婦不答延母密室垂涕告以故竟自經死囑母以屍合婢而葬發喪壻亦來會知其懷慙而舍生也哭之慟扶棺至墓方欲掩土而雷電大作攝一人跪於棺前則其壻之堂兄也手奉金珥及銀四十兩跪而死屍隨破裂迺知其所爲以其銀設酒肆於安仁旬日矣一邑皆爲警動正德九年事也

岳武穆僂櫓後

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岳武穆廟遠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

在後嗣耶且吾守官可無愧神明往謁何傷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扶出廟門卽死事在嘉靖初年魏恭簡公提學河南歸爲所親言

蔣成謀命

嘉靖二十六年泗州屠戶蔣成宰猪煮酒於鴨嘴湖有孤客以紫竹傘挑包袱投其舍成以酒困之至夜沉於湖得五十金以致富後值端午置酒會隣友成素不識字忽曰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蓋屈原事也座客時古澗耳畔有教之者云何不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成駭然失色客散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七

五

獨留時再酌吐實以二十金謝之時婦告其妻妻曰冤情未伸精靈未散故令子以顯其迹事不應隱金不可私私之恐有後禍時乃首之州成不能諱扣其汨羅之義則不知取客尸於湖尙如生獄遂定

逆婦變性

福建延平府昆季三人輪供一母然各務農托三婦侍養子既出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飢粥不贖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環視者如堵

餘杭崔屠

餘杭民某死惟一姬一幼子而已聘胡氏女爲子婦久之貧不能養姬遂質身於機坊爲之治絲得金二兩始得歸婦問姑所適子言其故婦泣下盡脫簪珥將以贖姑而子先往與議初夫婦語時隣人崔屠竊聞之因詐爲夫語索前物於婦婦稚不察卽與之及夫婦惘然莫知爲誰所索也怨恨觸柱而死母聞子死傷之亦自歿如欲相繼自殺里卒以聞於邑令周公之冕卽出餘俸厚爲棺殮葬二死者而令護婦使勿自殺且急捕賊不得時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七

六

轟雷已擊死崔屠其物尙在手而又起二死者屍於擊間其棺殮之具公命給子作生理焉時嘉靖庚戌年也

負心報

丁某者成籍也客游燕市途遇一壯士與之結爲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往省之盜云我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取來營救我給我衣食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利其減口也以金賄獄吏斃之獄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大叫自言是盜大罵丁并述爲丁所害故同舟人始知丁有負心

事相與跪拜祈之云丁自害君與我輩何與今君殺丁于舟中重為吾輩累矣蓋緩之鬼曰唯唯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甦及家三日忽復大叫仍述前語取鏈自落齒家人奪之則傷乃自傷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挾其目睛血流滿面觀者填道或問云汝既有冤欲報何待三年鬼云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竟死所云赦書是隆慶改元赦書也

滅蠶報

武康徐七家每歲育蚕甚夥萬曆甲午夏蚕將老矣稗史彙編 卷之百廿 七

以桑值倍常棄蚕下水而盡鬻桑採奇贏明年桑賤如上徐多蓄蚕業蠶累上簇矣越數日蚕不一繭百方襍之忽攢成一繭大如盤極重不可舉自謂其瑞喜不自勝至暮火煌煌出繭中頃大震一聲繭紛裂有黑物如鴉者無數逸于屋間火大熾竟不可撲成謂滅蚕之報

泰和雷異

太倉王敬美於萬曆戊寅正月十七日行過泰和稍停郵舍時雨雹大作震雷轟轟俄頃誼言縣之前欄人中獨挈一人置高土擊死次日猶置道傍可

驗其人匠者而善偽金人以雷神罰罪不能少緩而以未贖時出擊且擊又以通衢真孽不可殄矣見奉常集

趙重陽

當熟之直塘今屬太倉有錢外郎者險人也家居武斷鄉曲其里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心慕之且以其夫貧可餌一旦召語曰聞汝有幹局者何乃坐守困窮吾貸汝錢販布如何夫曰幸甚即以貲易布使商於臨清錢遂與婦通預居貨以待其夫婦歸一二日輒具舟遣之如是者數矣里人皆知之而稗史彙編 卷之百廿 八

夫了不覺一日在客邸與同伴爭鬪為發其事夫忍耻歸錢又如前遣之既行至木梳港湖落不能去復暫到家錢方擁趙暢飲見之愕然夫慚且怒然裨錢之強不敢發旋回舟中鑲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為盜殺之而以被盜聞官夫之族人知而發其謀縣令楊子器逮兩人鞫之不承姑繫之獄自是數月亢旱桑通判民憚謂子器曰君知所以不雨乎坐趙重陽獄未決耳君能雪此冤雨必至矣子器大悟立加嚴刑始款服少時大雨如注聞縣欲呼以為神錢遂訴之上官移獄於府歲餘有劫

盜十餘人入獄錢享以酒肴從容誘之曰吾知爾輩不過一死能爲我認劫殺商人事於爾罪無所加而可以脫我當厚給爾盜許之及被訊時具款首一如錢指錢乃援盜詞以辯太守新蔡曹公鳳召子器詰之于器力言其故曰彼直巧爲營脫耳於是計不行錢又訴於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錢已賂津要爲內援竟以盜詞爲據錢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憩是日天色清明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一時哄傳以爲奇事

小團魚

稗史彙編

卷之百廿

九

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知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積有數萬金叔告縣密囑之曰追得若干願與平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缺釘釘足滾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而婦遂齋恨以死及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小團魚挂于床上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乃死五子七孫俱死此疽止一孫僅免亦無卓錫之土

嫉妬冤報

衡陽周令失其名蜀川人後妻携三女俱長矣周撫之如已女後妻兇妒周舊畜數婢內二人妒嫉後妻加以他事鞭撻無虛日二婢各爲妬嫉常以背或臂腿受其挺妻多方用杖觸其腹二婢竟以鞭箠墮胎死既殺二婢其後三女相次適人因推寓衡陽不四五年其三女俱因產而死未死前必旬日號呼痛楚宛轉而後終身涕泣憂惱而得疾女亡後歲餘亦死

張禪

稗史彙編

卷之百廿

十

下邳張禪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貌鄰人欲聘爲妾禪以舊門之後而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禪遂燒死其子邦先出不在後還知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一年邦夢見禪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水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日嘔血而死邦死日鄰人又見禪排門戶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自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殞殞

程惡子

程惡子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之而性兇狠不知尊
母母老羸垂盡常被其毆詈一日抱孩誤墮地傷
額惡子婦以爲害其子聲色甚厲母恨走隔鄰女
家避之數日怒不解礪刀匿身邊而故好迎母曰
孩愈矣且泣要媼可疾歸母從之至半途僻地剽
刀其母腹而刀反自己腸入腸出刀不知何由反
也後屢埋瘞而屍尚在地上鴉犬食盡而後已

溢美獲罪

身口意三者獨惡口兩舌妄言綺語乃有四業故懺
者必先之文伯仁嘗訟一逋僕待官視事而卧酒
肆中忽夢見徵仲居暗室據積案上伯仁問叔父
何爲爾徵仲言生昔代人作墓文甚苦對證虛實
若可來助我伯仁驚棄去方寫佛典償口罪已亦
竟死此溢美猶不得放過况溢惡又安所逃罪乎
儒家自不妄語始信當以爲炯戒

匿財受報

蘇之閭門一店家專館賣玉石回回其人家去不復
至店家疑其無後以其財用營置產業俄成富翁
及回回之子至店家匿其財無數其子亦不知虛
實欲質於官無據也乃量資路費而遣之後店家

生一子嗜酒輕財凡敗家之事無所不爲父不能
禁局之空室中其母恣之從壁隙窺見乃回回也
急報其夫且窺之夫嘆曰此天筭我耳遂縱之後
數年家貲蕩盡而此子亦死聞之浦貢士云此事
雖涉荒唐然亦可警昏匿人財者

妒弟致禍

崑山五保張其兄弟業瘍醫凡求療者必之弟而不
之兄由是弟饒兄曰周落兄妒之欲候其出將甘
心焉一日買舟入城兄匿舟中行至新洋江忽起
棹其弟將投之水舟人惧急榜舟就岸得脫去將
訟縣有父老曰彼無天理而害汝今既不得行是
有天理也若訟之且將拘繫証佐必貽害舟人不
如已之乃已未幾兄一夕睡至旦目不能開竟成
替疾而歿於貧人以爲不道所致耳

李六娘

無錫有李六娘者與某甲私謀殺其夫丁一而嫁之
未期年有娠期滿不產而日覺腹中蠕動祈禱了
無寸效踰四年猶未就蓐一日歎息云冤家何日
舍我忽腹中兒云我是汝冤家耶我本而夫而與
姦夫定計殺我我訴諸冥道許我取汝償命歎息

何益六娘大駭不敢答俟甲歸泣而告之甲亦恐
曰吾爲汝多作好事兒云好事不過僧道誦經耳
我命誰償定不相舍自是求索食物六娘隨取入
口則已稍遲便騰躍上下痛極殆死久之體益羸
瘠而其事漸露隣人有勸建水陸道場者甲從之
兒復大言曰此事無益然我當舍汝以去卽夕洞
瀉二十度凡滿數器瘡血中有足趾鼻舌始知
兒支解以出前後凡八年平復後不久竟亡

汴州郵亭

汴有郵卒傳檄衣腰鈴執鎗而馳值夜月朦朧微商
押史彙編 卷之三 五

素服携囊獨行聞鈴聲疑爲劫盜匿道傍叢棘中
卒以爲狼虎急刺之傷陰囊貫腹拽出乃商也悔
無及瘞之得銀一袋遂棄役之楚居數年娶妻妾
生女漸成富翁一日天欲暮才立於門風雨凄凄
見一人衣素儼如前商寒至前卒甚怖掩扉窺之
其人竟至對門一皮匠家從坎下入焉旦扣其門
問曰昨暮何親友至匠曰無托庇添丁耳卒知爲
商托生歸語妻曰吾夢天賜麒麟於匠家所誕貴
子也蓋周之妻然其言匠夫婦銜德子長七歲頗
聰慧以父禮事卒卒有納婿之意未及言值天暑

卒卧匠家匠命子爲之揮扇祛暑卒汗泉湧子索
巾拭之弗得以父皮刀刮之卒微覺疑蠅嘔用手
揮刀刀入其腹遂大號痛絕昇歸語妻妾以前事
云我以鎗誤殺彼彼以刀誤殺我皆天也家資係
彼物并女界之以償宿債言訖而歿子長遂成婚
焉

假銀買羊

俞翺者一中書之僕也平生專以假銀騙人戊戌夏
月至常州貿易經買羊家欲以銀一兩三錢買四
羊主人求益弗許而去明日主人將出囑其妻曰
押史彙編 卷之三 五

昨買羊者倘再來稍增價可與之翺果瞞其夫之
亡也以一兩八錢買去夫婦怪其增價太多視之
乃假銀矣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其妻亦縊焉
至七月間翺被迅雷擊死陳湖濱四羊亦死蓋翺
尸上遠近快異

塞蚤報冤

太倉孫廷慎行販吉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
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蚤
甚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蚤十餘筐瘞之土窖中
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

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
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
捕至檢其舟見頭艙有人一腿三人自相駭巡司
卽縛解浙江臬司拷掠甚至詢其身屍所在三人
不勝煅煉訴辯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
人不得已認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內主司
卽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
蚕之處蚕皆不見惟一死屍身軀完全屢少一腿
事竟符合併家主俱抵罪夫豈害蚕命數多有此
冤報耶

稗史彙編

卷之百廿

五

浮漚申冤

溧陽史某與友商於外友利其妻推墮水歸計服闕
娶其妻生二子一日雨見蝦蟇上堦以杖推下水
不覺失笑妻問故曰史某死狀如是妻卽殺二兒
奔訴史伏誅好事者作蝦蟇傳奇按夷堅志岳州
張甲妻與僕李大通張爲商避雨一野廟李以磚
擊死張呼浮漚口他時靠你申冤及婦語主婦官
人病歿命汝嫁我妻卽與爲夫婦一日見浮漚而
笑曰張公卿被我打殺却指浮漚曰他時靠尔伸
冤夫浮漚如何解與人報冤妻愕然奔告于官誅

之蓋鬼孽其口云

翟八姐

江淮間楚間商賈多挾婦人俱行大抵皆假倡也上
饒人王三客平生販鬻於廬壽之地得車婦曰翟
八姐翟力過人其在塗荷擔推車頗肩爾足弗
以爲勞又善營生什一私所蓄藏過千緡而更無
姻眷年且四十欲謀終身計王客狡詐大駟也難
醜鄙其色而以財貨動心誘之爲妻翟聲索中物
昇付他日將渡江未旦先起挈裝登舟趣解纜
及翟至水濱其去已遠悲慟移時念進退無門逕

稗史彙編

卷之百廿

共

赴水死王婦治生業建第宅其舊有二稚子甚敏
悟正戲舍傍一僕宿怨其父操刀盡殺之家內又
數數見怪見婦人軀幹絕偉儼類翟氏導群鬼嘯
聚或中夕擊鼓銅金千態萬狀長子頗憤怒肆言
呼天迫于謗侮因醉毆人死黥配嶺南次子又與
衆不逞爲腹心交校酒忿爭亦爲所害王妻顧愁
苦而終妻貧賤餓死暴尸不克葬屋廬入于宗人
之家

徐鐵臼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許氏亡甲改娶

陳氏凶虐之甚欲殺前妻之子陳氏產一男祝之曰汝若不除鐵杵非吾子也因名之爲鐵杵欲以擣臼也於是捶打鐵杵備諸毒苦鐵杵竟死時年十六後旬餘忽還家登陳氏牀曰我鐵杵也橫見殘害我母訴于天得天曹符來雪我冤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陳氏疏謝頗爲設奠竟云餓我令死豈是一食所能酬謝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聲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無異又罵鐵杵曰殺我安坐宅上爲快耶當燒汝屋卽見火然烟燭內外狼籍俄爾自滅茅茨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

十七

三十八

儼然曰曰罵罵時復謳謠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聲甚傷悽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竟死鬼便寂然出還

許成悼母

金溪民許成自田所歸舍從母索飯母告之曰飯在釜中爾自去取取則空無所有怒而罵曰尔害瞎妄語如此耶卽出外折薪一枝忽躍而上徑入眼貫一睛而出登時昏絕累日乃能起今爲孫昌臣擔僕自狀其過而悔無及矣

張顯祖治獄

信州吏人張顯祖爲獄院推級鞠大辟罪囚家賂以千緡使方便脫免會理掾既不可罔而厚賄又不肯捨遂陰論獄卒斃之而告其家曰案卷已盡翻換無奈暴亡囚家置不問張用所獲經營成富室惟恨無子忽生男少而俊慧才十歲能作米子三塲之文稱爲神童十八登甲科後二年赴調注泉州教授在都城留戀聲色又飲酒無筭極其花柳博塞之娛蕩析家貲十二七八臨之官得羸疾困卧半載囊橐一空迺兵及門而卒父母痛割祈死不能旣歛三日揭帛拊其面則形容一變乃爲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

十八

三十九

昔日所殺之囚張感悟前過不復追憶但鬱結無生意未及旬月與妻相繼下世一門遂絕

古步王屠

餘于古步有墟市數百家爲商賈往來通道屠宰者甚衆王生擅其利數世每將殺一豕必先注水沃灌使若充肥因多獲利人食其肉者病疾輒發王有七子積貲不勝多至於買田作室晚年得異疾右手掌内生竅血水從中流出日殆數斗更無藥可療刮席叫呼晝夜不得合眼但求速死踰月乃亡諸子知戒惧者卽謀改業

阮倪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端為炙其後倪生一子無舌人以爲牛之報述

祝吏鳴報

鈐山縣吏祝六每往親朋家飲酒半醉必索活鴨繫定兩翼次取爐灰雜鹽攪入兩眼乃放置地上坐客鼓掌歌笑鴨卽脚高脚低其狀如舞觀者無不嬉笑祝常自詫以爲能席罷鴨已不能見物此家卽殺之凡如此十年晚病傷寒先瞽目旋覺脚軟

稗史彙編

卷之百廿

九

三

暫起行步不復端正全賴鳴舞人知其生受業報展轉負痛閱十年乃歿

馮氏陰禍

撫民馮四家貧不能活逃於宜黃携妻及六子往投大姓力農治園生涯僅給諸子皆壯悍有力縣人憚之俄第五子姦盜事敗捕繫獄第六子瘍發於股積歲不愈先是老馮訪災咎於郡中黃翁黃曰嗟乎奈何汝家前世湯火公事方作兩鬼守伺門庭雖謹之不及矣若大生兩雄是其禍時也老馮密告人曰黃翁之卦一何神耶吾亡父存日以陶

冶爲生嘗貸二客紗帛二十千利日償直及期不

肯與客詣窰所逼之其處孤僻無人烟因擊殺之納尸於窰內而縱火焉泯爲灰燼外無知者後父以壽終不料報乃在此明年所畜黑狗生兩雄雖極惡之然不敢殺又半年訟事起醫以病瘍者爲鬼射無治法一日閉戶晝卧見二人持竹筒擔籠入登床以籠置脊上痛貫心髓未幾自縊馮妻繼之第二第四子復犯盜賊徒一家狼狽星散老馮行乞於路求死不能距其父戕客事四十二年論者謂凶德本於馮父旣獲善終而其殃沴乃延諸

稗史彙編

卷之百廿

十

三

孫冥報亦爲迂徐委曲而訖無善脫者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信矣

牛頭王

婺源畢村皆一姓所居有畢應者專意屠牛每與人夸說所殺至千頭矣死後須得做牛頭王漸老不能操刀而聞他處宰剥必往觀之喜見顏色一日歸自盧嶺爲牛群所逐登木轉避牛爭奮角抵觸未幾斷折哀呼乞救眾牧童奔趨鞭退方得解脫到家卽卧病覺寒不可支命其子生火起灸繼又發渴索酒手自提甌出沽倒身火際誤伸左手真

焰中初不言痛至夜乃云有金甲神人曰欠一斤還一斤欠一兩還一兩殺物命成業墮當初擬做牛頭王而今果報自身上自是不復語但時時拈瘡上肉震空與人肉盡見骨又月餘乃死

吳唐射麋

吳唐者廬陵人也少好射獵矢不虛發嘗方春將其子出獵乃值一麋戲馬廬覺有人氣引麋潛去麋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麋驚還悲鳴唐乃置麋淨地自藏草中唐來俯視頓伏唐又射之應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麋張弓之間箭忽自發激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五

五

焦浚明

焦浚明為著作佐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乃以轅軻怨天尋又上章致禱是夕有一幅素書降于爐前細視乃天篆十六字浚明不能辨聞何仙姑有道特往問之姑曰此天篆不必問也浚明苦告則曰篆云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爾有諸乎浚明語塞不能對

劉建德

劉建德母病不侍湯藥妻更忤逆送母尼寺道一婢隨之服事母不肯往妻悍甚劉不能制母臨死大罵曰我必訴汝于陰司數日妻死又數日劉卒妻方大歛忽震霆一聲腹背拆裂臭聞數里

余英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諸贈遺士衡皆不關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藉船底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滅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蓋

神史彙編

卷之五

五

五

皆余英物也

賈客謀金

金陵賈客某歸自湘東有一老翁附舟尾賈客瞰翁多金與家僮謀奪之因邀同爨六月六日風行江中賈客與僮梓翁墮水取取其金以歸是年即生一子及長為博徒悖逆不孝敗其家業賈客無聊聞降紫姑仙往扣之仙姑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楊子江中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橐賈客俛首喪氣聞者悚然

虐殺弟妹

李侍禁齊善表許之術士大夫多喜之有別業在陰之東郊其妻先卒買一妾生二子一男一女李既死二子始髫髻長男年二十餘乃嫡室所生與其妻謀曰二子成六分我貴產能致之死地家貴悉我有也自此二子不得完食不得飽餓得疾疾遂絕其藥膳相繼皆死妾不勝怨忿日走伏壟墓號泣以訴數日妾亦死有鄰家子於閭巷見齊手携二子妾亦侍側謂隣家子曰我長男不孝不友虐殺弟妹又令此妾銜恨而死若可語之吾亦訴于陰府不汝置也鄰家子遽來告亦不之信一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圭

殺生

南京沈祥以煮螺為業一日挑螺一担夜聞屋中颯颯之聲祥惧急起看之見螺俱在屋上作聲游去筐中一空祥逐不煮螺苗姓者宰燒鷺為業每日無論數十久之其人作鷺眼視人一夕將死見鷺數百來噬身上苦痛而斃一市酒家買鱖數百視湯沸纔置湯中其鱖氣俱升屋上一層者天未

明宰猪其猪忽作人言我是你家叔父你如何殺我

威設陰謀

威某者素險惡人號黑心家頗殷實欲造堂樓五間地拘於其鄰張數浼人與言張不允威密令強盜指張張竟誣服死於獄母與妻以地畀之造樓威無子晚歲始得子至五六歲不能言一日當暑天威坐於樓其子匍匐上樓威曰以汝故設謀如此蠢庸奈何奈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爾何苦為此我非張某耶爾以無辜殺我奪我之居我之來方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圭

董染工

洪源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而破其胸穿以竹婦則焚稻稈燎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計老得奇疾偏體生鱗皴如樹遇疴癢非爬搔可濟但取茅稈以燎乃定繼又苦頭痛每痛即令人以竹片擊腦數十下稍止人以為殺生之報如此三年遂死

孫道士

福州海口巡檢孫道士符法治疾神應提刑王某弟

婦得疾爲物憑馬斤王君姓名屬不絕口逾年不
痊召孫治瘡戒焚香具狀投天樞院孫喚婦人出
婦欣然整衣飲容如平時見孫曰我家四人皆無
罪而死非命既請于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
言且披胸示之云彼酷如此冤安得釋孫但開曉
勸解使勿爲厲卽再三拜謝而入孫密語王曰公
憶南劍州事乎王不能省孫書四人姓名于掌示
之王頷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劍以盜發
屬邑往督捕得民爲盜囊橐者擒其夫婦戮之其
女嫁近村聞父母被害亟來視號呼怒罵王怒亦
戮之女方懷妊實四人併命一時也孫曰此冤我
法不可治越兩月王死婦乃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五

蟻報

有彭和尚好殺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記及雋
病蟻緣臥床上圍匝其身因昇於淨室中將石灰
周遶鋪之又自空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蟻

烏梅飼馬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屎卽取食自云嘗爲
人飼馬憐不能夜起其主恒檢視見槽中無草督
責之乃取烏梅餅以飼馬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

致死後因病見馬屎輒流涎欲食之與烏梅味正
同了無穢氣

李甲毒子

金華有豪民李甲村衆肥家居近古刹有二僧頗爲
村人所欽仰往來求施人多喜捨亦時時受甲妻
之密惠甲知之銜忌尤深一日二僧以事至其家
甲故爲慇懃之態而私令僕幹作四餅實毒其中
以出勸二僧僧方飯飽不下嚥乃懷其餅歸寺明
旦二小兒綵衣垂髮入寺游觀問之則甲之兩子
也驚曰此李公愛子可以果餌延之命其徒遍搜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五

於房弗得惟餅在几上卽取以飼之二兒各食其
一仍懷其一還家人門大呼腹痛並仆地踴躍以
死甲莫喻其故詢其僕搜其身餘餅在焉乃知中
毒而亡吞聲飲泣而已不敢向僧道一語妻亦罔
察自後卒以乏嗣造化巧於好還如此謂天蓋高
殆於不可

余姓獲報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
鑿之內一人姓余者獨勸阻來旦一白衣女子携
籃下嶺入林中衆往奪之內盛一草軍人將婦意

之食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
此輩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余即拋棄旬日眾
人相次嘔血而卒惟余存焉

兩重陽報

洞庭西湖寺為鄉顯者陸某奪作書院且將佛面黃
金盡剥去已陸忽病痒至刮見骨死乃寺猶歸然
存也吳高啟受人餉玉佛敬愛其玉美截為網圈
後高竟坐飛語腰斬于市即此兩重陽報世有好
毀佛事者豈待死而墮無間獄耶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七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海右閭民王圻纂集

災祥門

祥瑞類

神堯異瑞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浮玉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
色若火晝則矐矐不明夜則照耀穴外是謂陰火
其光爛起化為赤雲丹暉炳映百川照徹堯時
有十瑞宮中芻化為禾鳳皇止庭神龍見沼曆艸
生階宮食五色鳥化白神禾生庭脯生厨景星輝
天甘露降地是為十瑞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一

一

一

重明鳥

堯時祗支國獻重明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
鷄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猛獸飮似
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洒掃門
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
金為此鳥之狀置于門戶間則魍魎魍魎自然退
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画於牖上此
之遺像也

巨星見瑞

宋景德三年有巨星見于天氏之西光芒如金而圓大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按天文錄見於荊州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如黃金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南北講和澶淵凱旋萬姓富足宜此星之現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甘露兆祥

成化庚寅春甘露降於郊壇松柏時上親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然是瑞實兆世宗在娠之祥非人所預知也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一

二

三

賀白鵲表

皇明成祖在北京有白鵲之瑞監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慶賀監國表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形陞以來儀又云與鳳同類踰踰于帝舜之廷如玉其輝翬翬在文王之囿東宮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

白兔白鹿

皇明有商人售白兔于無錫呂少卿元夫直二十七年金畜之四年知府某得之檄送南京守臣作銀籠盛獻詔却不受先是雲南撫臣宋滄得白兔以

進癸巳二月河南撫臣吳山進白鹿詔免賀而汪冢宰以為太子之徵仍受賀然故老云白兔非嘉瑞蔣琮守南京一門士以獻獻琮大怒而却之曰是禍我也未幾坐事下獄死

麟

萬曆乙酉河南光山縣獲麟先是其地巡撫坐言某山卿雲見免官至是又一年光山民家畜一犝牛放牧郊野忽風雷大作火光閃爍犝牛嘶鳴數聲須臾開霧牛亦歸欄及明年產一犝風雷火光牛鳴如管至天明鄰人競觀見犝身麟文隱起遂以爲麟漸聞有司觀者填委民家惧而斃之止以皮骨歸官庫

天變

日月食

日月之會于朔歲十二次會而同入於黃道則必交交有初有中凡交則日月必食凡食皆月掩日陽光爲陰魄所蔽故爲日食如日月雖會而月行或入外道或入內道非同於黃道一宮則自不相薄矣月食必於望夜其十四十六夜者則置望忒錯故也凡望夜則月與日相對故光獨圓滿然日月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一

三

四射而正中光焰所不足處則為暗虛月行而入暗虛則無以承日之光故為月食然以太陽用壯而敢與日抗故墮於暗虛而為食亦是陰盛之象

星隕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晉三大夫之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太夫無君周學紀聞

五星交互經天

德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三月五星交互經天縱橫無常凡晝而星見于上者為經天其占為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四

三百五

不臣為更主今五星經天古所未有也是後內而將相外而諸王方伯互執兵權懷慙為劉氏所執五胡爭起分據中國亦古所未有也晉書

星闕中天

宋帝昺德祐元年三月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其占二星乃宋元之君闕于中天乃爭衡之象一星隕乃宋亡之兆也宋史

星入北斗

元順帝至正十年六月有星入於北斗大如月聲震如雷周氏曰斗有瓊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有星

如月入之而震聲如雷天變極矣順帝以尋常視之置而不顧

星隕如屋

至正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隕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餘星隕為石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大者也至正乙未洛陽有大星隕地滾行數十丈艸木皆焦北抵山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須臾復向西飛去此又其特異者也元史及草木子

天狗化赤犬

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群吠遍野占曰天狗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五

三百七

陸地為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真載

日變

唐太宗貞觀初突厥有五白並照玄宗天寶三載日暈五重占曰是謂氣光天下有兵憲宗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四年閏三月日旁有物如日十年正月辛卯日外有物如鳥文宗太和二年二月癸亥日無光白霧晝昏十二月癸亥有黑侵與日闕六年三月有黑侵于日如闕庚戌日中有黑子四月乙丑黑氣磨日僖宗乾符二年日中

若飛燕者六年十一月丙辰朔兩日並出而關隘
而復合三日乃不見是月黃巢陷潭州逼江陵守
將劉漢宏作亂巢遂渡江渡淮陷東都入長安帝
乃播遷巴蜀焉 昭宗天祐元年二月壬寅日中
見北斗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黃白暈乙酉亦如之
暈中生白虹漸東長百餘丈二月乙巳日有黃白
暈如半環有蒼黑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
狀如人如馬乃消其占曰暈有虹者為大戰夾日
者賊臣制君之象變而如人者為叛臣如馬者為
其未幾朱溫逼帝遷都因而弑逆卒移唐祚焉唐書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一

六

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彩如三日狀占
在危宿幽州之野時契丹舉兵壓境 孝宗乾道
二年六月甲子日有戟氣長斜倚日旁占戈戟相
傷之象 宋史

黑雲兆倭

國朝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
暗有青黑紫色如日狀者數十與日相盪俄而數
百千萬弥天者逾半時漸向西北散去明年四月
倭寇四起大掠遼海諸郡無不被其患 定志

朔日月見

晉安帝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見東方是之謂
仄應仄應則侯王其爾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
仄應之應也 唐書 唐高宗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
月見西方是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為朏
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 唐書

月中予甲

晉人尹思正月十五日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
召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簑帶鋤思出視之
果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帶甲仗矛爾已而兵
果作 通鑑 卷之百七十一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一

七

兩月並出

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
相承見於東方京房曰君弱而婦強為陰所乘則
月並出 漢書 梁武帝太清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
鈎見于西方占曰其國亂 史 西魏文帝大統
十四年正月朔兩月並見 北史 隋煬帝大業九年
正月二十七日旦兩月並見 隋書 宋真宗天禧四
年四月乙酉西南方兩月並見占曰大臣族黜又
曰有大水是年秋寇準貶滑州河決京師大雨

廣舍史

三月並出

秦苻生時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是月苻堅殺苻生自立稱大秦天王唐貞觀初突厥有三月並出是歲突厥亡考

月食失筭

天順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筭不行救護上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一

八

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

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若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是日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擊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食時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郭如是蓋云救月蝕也

彗掃文昌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璣出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參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熒惑逼斗

正德七年壬申夏熒惑入南方將逼斗旬月而退是年冬京師及河朔之地溫煥如春而徐淮以南風雪特甚至洞庭水流出水有至尺厚者是時降敕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却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從江彬等計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一

九

彗星

萬曆丁丑十月有金星為彗如懸太白旂其光竟天南指牛斗北掃箕尾凡二十七日內臺奏稱分野在燕吳間占主吳越大水人民災有自立其下者三年而滅後江南北果以水旱疫死者無筭已丑甘肅如萬狗嗥于中天明年秋虜陷鞏昌府辛卯熒惑犯南斗明年春軍叛寧夏番將呼承恩殺都御史党馨是夏倭襲高麗拔之其王來乞援秋七月十日歲星貫月而出十二月我援高麗克之癸巳秋七月二十七日廬鳳三慶同日出蛟水高數

丈人畜溺死無數又熒惑犯羽林有光八月天鼓
鳴有聲殷如雷十月大雷電雨雹二十日有大星
隕而北小星隨之聲如微雷光如月十二月長洲
縣民呂氏雞產一人形數寸眉目皆具甲午元日
雷二月無錫縣羊乳一兒形如猴面作兒啼三月
河南八十二縣大飢父子相食

天狗兆災

萬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
氣如龍亦如犬長竟天其光下掃地及拂人面皆
驚倒良久方滅考天官書以為天狗星見掃民間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

十

三

地次年果赤旱數千里民至採榆皮買麻餅充食
餓死者不知其幾萬人又繼之以大疫死者益無
算甚至有滅門者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鄉村
益寂甚灌莽極目劉臬長有詩云文武衣冠凋喪
盡鄉村第宅空閑多行人強半皆衰經驛路頻看
長葭蘿每憶此詩遐想當年景象猶可駭心隕淚

郊值風雷

朱光宗初郊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袞冕
始指太主烈風倏起霹靂一震燎火布幙皆仆在
位者辟易上驚僵神位玉帛牲牢皆狼藉所執鎮

主不知所在

旋風拔縣

宋神宗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
之掃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捲入雲霄中
既而漸近經縣城官舍民屋悉捲入雲中縣令兒
女奴婢捲去復墜地死傷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
不可勝計縣悉為丘墟遂移今縣夢溪筆談

大風移碑

皇明天順元年五月京城大風雷電雨雹拔木壞屋
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曹吉祥之門巨樹皆折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

十

三

石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是時亨吉祥等恃功
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吉祥
奪占民田若干頃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謂
徐有貞及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
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等不
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
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于上前訴其迎駕奪門
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
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上怒命收鵬及瑄及十
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王使之者衛官奏右

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為此併執鞠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併下有貞賢於獄是日晚遇大風雷電之變翌日即放出有貞等降有貞賢皆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顯等調知縣瑄鵬俱調戍遼東鉄嶺衛越二日復留李賢為吏部右侍郎時曹石專恣有貞輩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啣之故起此大獄使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則縉紳之禍殆不止于此矣越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瑄等遂得大用焉近代名臣錄通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一

十一

風赤如血

皇明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未申時海風大作沿江林木合抱者皆摧拔至夜半風勢轉烈平地水高二丈餘江海混為一渌茫無涯岸巨木在高阜者惟露枝稍沿江舳艫廬舍皆漂溺人死者無數父老相傳百年來無此異也時大水中火光閃爍其聲轟轟若萬馬之馳或云水恆乘陰沴所為或云龍躍處自有火光其說皆未盡按史載風赤如血則知風為陽氣本無形也唯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血耳蓋陽之色也

近世或颶風大作則夜間空中火飛無數人皆見之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樹木屋宇當之者無不摧仆則火固風之色也所謂風赤如血亦是如此

綠雪亭雜言

大風金山露脚

皇明嘉靖十八年七月間大水漂沒楊州塩場數十人氏死者無算其日楊子江水下數十丈金山露其脚如香爐鼎足之狀過日聞楊州水害正前日江涸之時始知隨風涌之而去揚也唐史記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擁江濤過金山遂沒瓜步數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一

十一

赤氣兆火

七倫類聚

宋寧宗嘉泰元年正月丙午赤氣亘天次月臨安大火四年二月庚申赤氣亘天次月臨安又大火嘉定元年二月戊申赤氣如火亘天至三月又大火四年正月乙卯有赤氣隨日出二月辛卯有赤氣隨日入至三月臨安又大火周氏曰臨安大火凡四見矣前二年之所驗者為侂冑擅權開邊啟釁之徵後二年之所驗者為夷狄浸強漸為宋患之應嗚呼禍患未形而災異先見無非欲世主兢兢

自強勉于爲善故耳宋之君臣方且恃虜盟好而置邊事於不問尚可與論治國之道哉一書再書存後鑒也

宋史及綱目通考

白氣如索

元至正二十二年六月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持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察罕爲王士誠誘至豐營刺殺之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穎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一

古

三

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十一月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元史

雲闢天鐘

嘉靖己酉秋龍游曹竹溪方飲酒忽人來報云西南方有雲如二疋布飛來飛去相闢久之俱飛向西南而去或曰雲闢或曰龍闢又是秋一夜如萬斛鐘從東飛鳴而過西南如罩下者然龍游庠生

何克科聞祖母言成化間亦曾有名曰天鍾

雲兆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

風雷泥丸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皇城以西有聲如雨雹視之皆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桃大破之中有硫黃氣郁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方有十字廟一農家誦經颺旛行者暑倦置牛皮於旛下忽陰雲四合霹靂聲碎旛竿牛皮不知所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一

十五

三

向但見農家屋上竹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二書紀之以爲異夫天地間上蟠下際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爲若風雷水雹亦造化之所常有飛沙走石亦變態之所稔聞至于沙丸竹針皆大如櫻桃皆長三寸孰爲鑄之孰爲成之信陰陽不測之謂神有不可以推求者矣

風霾寇警

嘉靖戊子七月京師大風霾聲如雷天色赤如火者三日夜內閣楊達庵因問職方吳郎中以邊上聲息吳荅以無聞楊曰北虜過大風霾即更入

吳未及荅次日邊報至今京師人但遇風沙則曰虜入寇偶閱北齊書云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亦因風沙知虜寇邊之意

風雷之患

嘉靖癸丑五月蘇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

雲聞

正德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

一叢若相鬪者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

城中人應狀又明年宸濠謀反南贛之士自外攻

入是其象也

黑雲蕩日大水入京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

塊大小不一往來衝日早暮皆見二十五年六月

二十五夕北京連雨西山水發涌入都城數尺房

屋多倒塌死者無算直入皇城其年亦無災變豈

非人能勝天耶

天雨五穀

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

並述宋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 元祐三年六

月忠州臨江縣雨白黍又雨黑黍 大觀元年廬

州雨大豆 紹興十六年正月辛未瀘州雨豆占

曰豆生於地者自天而下蓋草妖也 至道二年

四月福州福清縣解雨黃黑豆又長樂太平二鄉

雨黑豆皆堅實異常郡縣以為瑞上其事 並宋史

元至正庚寅年冬溫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

雨黑黍大如小麥色黑破視其內白如粉辛卯歲

十月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麥

穀衡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 元史及 國朝成化

元年天雨黑黍于襄陽擲之盈把及星變地震蓋

其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叛逆僭號

朝廷大發兵討之擒其巢穴湖湘始靖 弘治

乙卯六月縣歛雨豆 並雙槐 隆慶二年四月十四

日陝西涼州西寧衛地方天降黑豆遍地無數人

食之則氣閉巡按御史楊一桂具奏

天雨艸及藥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艸而葉相膠結大如彈

丸 漢志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天雨艸狀如永光時

京房易傳曰君吝于祿任忠賢去厥妖天雨艸

子 142-756

宋明帝泰始四年春正月丙辰朔天雨艸於宮中
南史宋仁宗慶曆元年二月丙午京師雨霰宋史

天雨毛

漢武帝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

毛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

進賢人逃天雨毛漢書五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

蜀地雨白毛時益州刺史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

諫不從牙門張私等因眾之怨誣其謀逆害之晉書

隋文帝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三

尺餘短者六寸餘京房易飛候曰天雨毛其國大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一

既時開中旱米粟涌貴唐書唐中宗神龍二年越州

雨毛李淳風乾坤變異錄云天雨毛邪人進貴人

走賢人逃唐書宋神宗熙寧元年荆襄間天雨白毛

如馬尾者尺餘彌漫山谷三月丁酉潭洲雨毛八

年五月丁丑雨黃毛宋史元順帝元統二年三月天

雨毛二十五年夏五月大都雨毛長尺許或曰龍

鬚也拾而祀之元史

天雨土灰

梁武帝大同元年天雨土三年天雨灰時帝自以為

聰明博達惡人勝已又篤信佛法捨身為忍雨土

雨灰絕身蔽賢之罰也存心錄唐貞觀七年三月永

徽三年三月景龍元年六月天寶十三載二月大

曆七年十二月貞元二年四月八年二月開成元

年七月咸通十四年三月中和二年五月天復三

年二月天祐元年閏四月俱雨土唐書宋淳化三年

正月應寧八年正月元豐五年三月六年四月元

祐七年正月宣和元年三月俱雨土占曰天雨塵

土主民勞苦宋史國朝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旦

時微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潏然其

色正黃視街衢如拓染然土沾人手面洒洒如濕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一

九

少頃天地晦冥微覺窓牖間紅如血仰視雲天惶

遽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

至午未時復黃始開明當晦冥時人相顧慘怛時

久不雨百計禱之不可得至二月二日辰巳時微

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

帚輕掃拂之勃勃如塵積地黃色至暮益甚中夜

有風如雷明旦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猶

甚時或紅黑不知其為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

風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後始霽

天雨水銀

晉惠帝永興二十六年七月辛酉夜天雨水銀與唐志貞觀廣州雨金同占金位正秋為刑為兵占曰人君多殺無辜一年災于朝晉書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七月雨水銀宋史

天雨鈴

北齊主湛河清四年有物墮於殿庭色赤形如漆赤鼓帝大鈴衆星隨者如小鈴未幾妻太后崩北史

天雨肉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雨肉似羊肋也勝覽或

天如手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枉殺李固杜喬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二十

等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漢書晉愍帝建興元年

河東地震雨肉劉聰時平陽星墜為肉長三十步

俱文獻通考

天墮羝羊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

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闔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

所在洪範五行志曰君不明逆大政之所致也狀

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掩蔽者奸邪之象羊與楊

同音國姓也羔羊子也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廣

陰毀之而廢黜二羔闔一羔墜之應也隋書

天墮魚

漢成帝鴻嘉四年墮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漢書唐元和十四年

二月晝有魚長尺餘墜于鄆州良久乃死魚失水

而墜于市敗亡之象也唐書元至正丙午八月辛酉

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聞頭上恰恰

有聲仰視之流光中墮一魚于橋畔其狀異常自

首至尾僅盈尺身濶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鷗

鵲之類是可怪也日晡時縣市人聞然指流星自

南墜北即此時也橋下有一人取回家欲烹食其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二十一

妻不從盜而藏之聞者多就視時人有知其不祥

者曰志有云天墮魚人民失所之象輟耕錄

龍起雨魚

楚府內宮後有長壽寺遶以澄湖湖與外鑿子湖通

寺前蓮臺方丈萬曆丁酉忽龍起蓮葉隙間或曰

蛟是日雨如傾河魚皆乘水上昇從雲中散落百

里家家獲魚雨止兩湖為空杜工部詩曰驟雨落

河魚信然

天雨木

唐貞元四年雨木于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

空下立如植占曰木生于下而自上墮者上下易

位之象碎而中空者小人象如植者自立象也唐志

宋紹熙五年十一月辛亥行都雨水與唐志貞

元陳留雨水同占越月吏部侍郎彭龜年上疏論

知關事韓侂胄奸萌坐黜後侂胄擅朝誤國宋史

天雨果核

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 魏

世河內冬雨棗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

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又甘

者即其種也並述元至正壬辰春三月二十三日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三十三

湖州黑氣亘天雷電以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

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

曰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如初杭州如之及

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無者

屋宇如故九月二十六日湖州陷倭鳳橋四向焚

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為最多信前言不誣

也後聞池州亦然池州之禍猶慘果核之雨與空

中墜桂子相類皆理之不可曉者較辨

天雨桂子

唐武后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占

曰天兩州木人多死唐五宋神宗元豐三年六月

己未饒州長山雨水子數畎狀類山羊子味香而

辛土人以為木子又曰菩提子明道中常有之是

歲大稔宋五

天雨石

鵠夷二年國中雨石大者方圓丈餘小者亦大于拳

雨及數里不傷人屋後亦無他至今封門內里許

有大石是其遺蹟也手譜

雨石卵

弘治三年三月某日陝西慶陽府隕石無數大者如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三十三

鵝鴨卵小者如栗皆作人言又吳仲庶守金陵日

會取石然灰供脩造之用夜夢三舉子乞哀求救

詰旦乃該司中牒欲焚三醜石吳公遂勅寺僧保

護之逮後移置廨舍終不動

紅雨黑雨

正德三年杭州都御史錢鉞家一夕天雨明日起視

隣皆清水而本家則紅者數日後錢氏籍沒嘉靖

八年夏杭城內外遠近皆下黑雨衣服被其汚染

紅雨即歷代所謂雨血其黑雨者禹貢導黑水於

西海或龍取此而下耳

大雪變

景泰甲戌吳多雪正月望日一夕積七八尺比曉城廓填咽民屋被壓通衢委巷僵而死者比比皆是突而烟者十二三而已郡守隴右汪潄以為祥命搏雪為獅相峙府治東西墀高可盈丈汪喜溢眉宇合府衛群寮相宴賞張燈為市飾優為戲簫鼓聲徹明始息自春徂夏靈雨連綿海潮湖水相泛溢膏腴千頃悉為巨浸桂玉騰價民庶艱食疫癘大作死者無筭始猶以楷次以蓆又次弃諸水甚則駢死一室積腐騰穢瀰氣愈熾豪門富室亦相史彙編卷之百七十一
三十四

木冰

木冰者雨及木而凝冰諺云木介也洪範五行傳謂之木斤主兵甲范氏謂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水冰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君臣將執于兵之徵馬氏通考曰木冰者乃寒脇木而成冰妖不在木也冰花者乃冰有異而成花妖不在花也夫雨也冰也成花凝木也皆氣以致之極陰之氣凌脇於木則木為受害故不在木與花五行之占木為少

陽劉向謂貴臣卿大夫之象是也又諺云木生介達官怕亦斯之意

木介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云木介曾聞達官怕山摧果見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介人多不見木介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水冰凝寒凍冽數日不解寧王見而嘆曰諺云樹冰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日王薨

木花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京都初有霧露從東來少頃草相史彙編卷之百七十一
三十五
木皆白移時則枝柯皆玲瓏如花矣至十二月十四日李文達公卒此非其驗歟

地變類

地陷出船

晉武帝太康八年宣帝廟地陷是年七月殿前地又陷方丈深數丈中有破船是時帝不用和嶠之言而信賈充之佞至十一年惠帝亡懷愍嗣位俱辱虜庭中原大亂

地裂水湧

晉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壽春地裂人多陷死八月

唐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洪水湧出又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一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臨朝之應

晉書

地坼

晉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二年七月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肖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晉書

地陷火出

魏孝靜帝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京

御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一

五十六

三十一

房易妖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暅曰火陽精也地陰主也地燃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專恣遂以自害時齊神武作宰侯景專擅河南及神武沒景遂作亂

文獻通考

偃師地裂

唐睿宗延和元年六月河南偃師縣李村有雷電入民家地震裂闊丈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所裂處井廁相連或衝冢墓柩出平地無損李氏姓也雷電威刑之象地陰類也

唐書及存心錄

宋時地震

宋徽宗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山下麥苗乃存山上驛書上聞徽宗為之側席方欲修省以消天變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害聞上意遽變潛善驟遷戶部侍郎復以攀附致昂輒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綱而宋之喪亂遂不可支

程史地震甚多如紀甚者一二

雲南地震

成化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時大理府地震有聲民若動二次而止鶴慶軍民府本日亥時滿川地震

御史彙編

卷之三百五十一

二十七

四十八

至天明約百次次日午時止解舍墻垣俱倒歷死軍民囚犯皂隸二千餘人傷者數多鄉村民屋倒塌一半壓死民婦不知其數麗江軍民府通安州本日戌時地震人皆偃仆墻垣多傾以後晝夜徐動約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日卯時方止時川姜公龍以按察副使巡至大理見城宇傾頽民生蕭索問何凋殘至此吏曰自正德七年地震月以三四屋宇什物無一完者至十五年乃息民至今經營辦罷血尚未議及垣屋故不得如舊日繁華耳公因問地震之詳有隨行千戶應曰某伏事前

任劉公其日未午適巡城而行見西北上黑氣一道自空而來有聲如雷漸抵城角地即大震城搖不止左右隸卒逃散什於城者踰三四時稍甦昇歸公解亟送至省下群官來視瞪目不言召諸醫謀之有識者曰公失魂矣宜復至故處呼名振復衆皆不信強之因如其言公忽卓上躍起曰吾豈在夢境耶衆問公何所見曰惟身坐城上茫茫見往來人群大聲呼之不應欲走而足不能行欲立而身不能直恍惚間竟忘其寢食始知身真失魂魄也時川公嘆異久之劉名縉湖廣人後遷叅政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主人

致仕

地震屬陰

救園雜誌載地震極大時最多然皆夜也予年七十吾杭地動凡三次惟一次有聲亦皆夜時豈非地乃屬陰耶

宅陷爲湖

武昌府武昌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相傳故何氏宅也何氏嘗得龍卵徑七寸藏器中忽龍化而宅陷今禱雨於池多驗

一第

泰山泣

時泰山之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遠望泰山石有若人泣是也

地生白毛

紹興二年八月浙右地震生白毛韌不可斷時平江童謡曰地上白毛生老少一齊行臺臣論其事因下求言之詔宰相呂頤浩由此以罪罷按晉志成帝咸康初孝武大元二年十四年皆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其後征伐徵歛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雲南山裂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主人

賊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

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裂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湍沒田苗蕩析民居具聞諸朝

泰山屢震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微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戌時復震初五日丑時復震十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次考之自古祥所未聞也

小孤山沒

正德十四年四月江西大小兩孤平陷于鄱陽湖遂不知其處一龍來脉之山盡皆崩壞水溢城中丈餘城外沿江之地澎湃而盡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後沙場有死黑龍一條蛟二十餘條明年寧王叛逆水之大人物死豈非先兆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一

子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志異門

怪異總紀

見怪不怪

見怪不可驚怖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公亮大書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夫怪豈能傷人所患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怪各有屬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二

水石之怪為龍罔象木之怪為夔魍魎土之怪為精羊火之怪為宋無忌

殷有大妖

武王克殷得二虜問之曰若國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天雨血雨灰雨石如甕六月雨雪此妖也一虜曰殷有大妖此不與也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又喜刑殺割人心以人餽虎以信為欺欺者為忠忠為不忠阿諛者賞女子為政君子為下小人為上急令暴取萬民愁苦田獵畢弋走狗試馬不避風雨寒暑好治宮室修池臺大官百里者七

十三所坐起以金鼓無長幼貴賤之序無禮義忠信無尺斗權衡此妖之大者也王善其言避席而拜之存心

廣明變異

廣明庚子歲夏四月朔旦雲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發屋拔木雨雹電有如栝捲者鳥獸盡殪至午方霽行潦之內蝦蟇甚眾都城自長夏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五六門之吻亦失人以為非吉徵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廷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雁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十

神史彙編 卷之重主

二

一月黃巾百萬自汝突入東都遂長驅陷西京天子出狩于庸蜀自茲諸夏騷蕩矣

清泰變異

清泰元年百川水淺人言比舊日十無二三滄洲人言海水縮狹四百尺潭沱乾涸絕流者數月行人車馬縱橫揭厲是年大熱深室之內鐵器如燒渴死者無數長興四年冬明宗晏駕宋王嗣位是歲天多陰晦十二月中寒霧數日又加微雪雪花墜地皆青黑色屋室中多生白物如白毛長者二三寸明年正月改元應順二月大風拔樹屋瓦飛走

天地黃黑三日方明青朝末年汴京潦水冰凍皆為花鳥人物之狀十月朔雷響太震經旬陰雨不息夜有雪分為十數道南北竟末是年戎虜亂華契丹據中國五六月敗滅

宋末變異

宋末中原遭胡虜之禍人死於兵革水火疾饑墜壓寒暑力役者蓋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癘至有滅門如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騎寇兵皆莫能至惟多種柑橘桑麻餬口之物盡仰商販紹興二年冬

神史彙編 卷之重主

三

忽大寒湖水堅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往往餓死富人遣人負載蹈水而行遽又冰拆陷沒泛舟而往率遇巨風激水水舟復不免溺又是歲八月十八日錢塘潮汐視昔特盛岸多積薪人皆棄薪而立忽風駕洪濤激薪崩摧死者又數百人衢州開化縣界嚴徽信州之間萬山所環路不通駟部使者率數十歲不到居人流寓特以安家三年春偶邑人以私怨告眾事魔傳布喧動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興化軍忽大水城內七尺連及泉州界漂十餘家九州之內幾無地能保其生者豈一時

之人數當爾邪

至正異

至正十二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規啼並載正史至廿二年順帝夢猪哄大都城覆夢禁軍民畜猪見傳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餓鴉鳴見傳明殿作滅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天兵既至榆林建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計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嘆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非天之所以告朕哉並見草即命開建德門北去實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太祖聞居應昌馳書示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四

三十八

洪武異

洪武辛亥雨黑雪竹柏皆枯壬子黃河竭七月雷震

死男女十六人癸丑大旱殺死囚三千人七月乃大雨

建文時異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編置鷹犬逐之方止日赤無光彗掃天門焚惑守心犯斗山崩地震銅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

正統異

正統中人家畜一牛五足其一足生于領蹄反向上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牛土屬而蹄尤其賤者今反居上不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關共沉於水起而復闢乃定丁卯歲太監王振第前狼獾名馬是為毛蟲之孽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天子親征伐馬生角已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此水異也陰盛之貌八月八日日晡時金星見於月內月淡而星甚明天官書曰太白入月軍出將敗先是京師小兒每十數聯臂成圍一兒居中一兒從外問曰正月裏狼來咬猪未應曰未也歷問至八月乃

曰來矣及八月望而狼山覆師 上陷土木中

成化異

成化丙申正月十三日郊陰晦太風郊壇燈燭滅執
麾幡樂官死二月水水四月東南有白氣長竟天
從天中下抵陝西城中地其時有星隕三冬京師
黑青見雲南雨雪五色丁酉春三月雨雹妖人李
子隆作亂事覺其徒急以樂殺之是歲蘇州支硎
山頂有石丈餘移至山麓立五年六月河決杏花
營有一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清白具
五采多黑點以手撼之汨汨然氣煥而潤七年前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六

天順異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上千天象災異疊見浙江
紹興山移於平地又地動白毛偏生又陝西二處
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
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東流于海滄沒人家千餘
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是

夜大雨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
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關失

弘治異

弘治四年四月八日西安天雨毛其長尺許黎黑色
甲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蒲地黑殼大如蠅乙卯
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瓜苦
蕒菜開蓮花七日而謝丙辰三月敘州楠樹生蓮
花五十餘朵李樹生豆莢滿枝戊午温州泰順縣
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狀如箕尾如簞色雜粉紫
長數丈餘無首吼若沉雷從東北去又修武縣東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七

岳祠北有黑氣聲如雷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
溫黑石一枚久之乃冷辛酉元日朝邑地震如雷
城宇撼落者五千三百餘所偏地竅發如甕口或
裂長一二尋湧泉泛溢迄翌夕猶震人民逃散癸
亥三月七日南昌縣民余寬家母豕生子一十二
口內有一豕不分陰陽一頭一身八足文獻通考
云豕生八足下不一也又蘇州胥門外朱氏母豕
生子豕身人首常熟縣錢元吉家羊生一兒通體
如人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雞胎息一物猴
頭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又明

年海鹽鈕東山作亂乙丑江陰縣卞氏生子曰多
郎六歲長大如十許歲口有黑鬚一團每飯盡米
一升其陰特大能人道冬吳地大震產白毛又雨
粉點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着兩面向外其
首如雀其陰皆雄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
胎死蓋人病云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
有焚惑犯執法是歲十二月都御史戴珊卒明年
丙寅正月同內臺史琳亦卒焚惑始退舍

正德異

正德壬申北方順德涿州河間有物青赤黑色如犬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

或如貓其行如風夜自空中飛下或爪傷人面額
或啣人手足逐之不見踪蓋黑青類也三月山東
秦始皇廟鐘鼓夜無故自鳴火起桑上被燔而枝
葉無損廟宇蕩燬乃神像在火中都不焦灼是月
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風有流火如箭墜
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或撼其旗火直飛
上竿首卒因發砲衝之其火始散闔寨鎗首皆有
火如星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鎗上亦有光丁丑
洞庭山民家有黃犬生髮角長寸餘又一家有母
雞冠尾忽長遂化為雄能引吭高鳴六月滁州鮑

千戶家母牛生一犢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背亦生
禍也已卯吳臨頓路金氏有舊楊木肉杌忽生枝
條十餘青色粗踰食箸又桃花塢徐家木杌亦生
枝條近木妖矣辛巳元旦五更有大星如月自東
南流于西北白氣如練已凝然化形中間兩頭尖
如人目食頃而滅又翌後二日白氣二道東南亘
天殆 世廟受命之象耳

嘉靖異

嘉靖壬午七月吳越大風發屋拔木江南皆溢死者
不可具算申申七月七日有黑白二龍鬪于蘇州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

城西白者敗走北黑者追其尾而去乙酉具橫涇
傭孔方年五十一自穀道中產一子形體悉且翼
日乃死棄之大過而不食亦人異也辛丑五月十
二日北京靈濟宮前石獅左眼生眉九根色黃其
端黑色若結莖狀數日脫落庚戌榆林雨小魚及
紅蛇尺許未幾有石州之變癸丑松江徧地生毛
細如髮五色具備甲寅四月有星自天市流西北
箕分大如斗五月有流星下西南青色若承又有
星孛于北斗乙卯秋常熟雨赤豆如石閏十一月
白虹經天十二月吳李明家磨粉成血色丙辰正

月吳張醫士婦先產二子各長八寸兩頭面四手
四足惟腹合而為一已又產一女皆死是月雪見
斗拂天市大火六日不見

灾祲類

珠玉多市

永嘉之亂洛中饑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闐委
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
為珠玉是也

人相食

唐初賊朱粲以人為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一

豚前史為之傷嘆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
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米斗至數千錢
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民居更互相食人肉之
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錢全軀暴以
為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汎海到
錢塘有持至行在克食老瘦男子謂之饒把火婦
人少女者名之為美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
為兩脚羊唐止朱粲一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
溺飢餓疾疫陷墮其死已眾又加之以相食杜少
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

通腸米

荆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千或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
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
可以稍通腸胃也

荒年轉語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浙中百物騰踊米石一兩
五錢時疫大行餓殍橫道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轉
語云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也百觴今年若
還要酒吃除却酒還酉字旁也 年去年來來去
忙不殺鵝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鵝喫除却鵝還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一

神佛異

洛陽金像

後魏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
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
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焉 山洛陽
太歲

上元末復州有李氏不信太歲掘地得一塊肉相傳
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
忽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 山洛陽

惟小薊公尚在李氏兄弟恐其家滅晝夜中令奴
悉作鬼裝束却小薊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得獲封
薊公出廣

佛像動搖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
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儼智高反圍城卒
陷之屠其城而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
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它物理不可解以五
行傳推之蓋土失其性也昔江東宣州大火幾焚
其半前此亦有鍊佛座高丈餘身忽送前送却若
釋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主

臨淄石佛

青州臨淄縣二十里外有古石佛一軀高丈餘在田
野間宣和春忽自搖動晝夜不止邑民遠邇競
來祈拜日不減萬人又防其覆壓不敢輒近邑宰
吳直健快吏也惡其妖異惑眾集里保丁壯擊碎
之明年縣遂為群盜所破識者謂石乃良止之物
動則災生矣述異志載邕州事蓋此類也德勝
人異

鵬兜

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手足挾翼而行食海中魚
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鵬兜一名驩兜人狠惡不
畏禽獸死乃休驩兜國名也

共工

西北荒中有人馬人面朱髮蛇身人首而無足名曰
共工此人食五穀禽獸食惡頑愚此名共工亦國
舜流貶
于此地

饕餮

西南方有人馬身多毛頭上戴彩食如狼好自積財
而不食穀強者奪老弱者異辟名曰饕餮春秋言
饕餮者縉雲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貪悖一名強奪
一名強陵此國人皆如此

魍魎

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
曰魍魎所見之國大旱俗曰旱魃一名格于善行市朝眾
中遇之投廁中乃死旱災即消書曰旱魃為災或
曰生捕殺之禍去福來

尺廓

東南方有人鳥周行天下身長七尺腹圍如其長頭

戴雞父魁頭髮頭朱衣縞帶以惡蛇繞頭尾合於額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但吞不吐此人以鬼為飯以露為漿名曰尺廓一名食邪道上云吞邪鬼一名赤黃父今世為之黃父鬼

善人

東方有人馬男皆朱衣縞帶玄冠女皆綵衣男女便轉可愛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投水救之名曰善一名敬不妄言嘿嘿然常笑倉卒見之如痴

長鬚氏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七

華胥之洲地裂有光巨天光中現一女子狀貌非恒民拜之以為神人女從光中出曰汝等勿驚天帝遣我又汝土耳民退有青虹繞之數匝遂有娠民益異焉日獻飲食十二年而生庖犧初生有長鬚委地故曰長鬚氏異聞

聖人

西方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圖九尺踐龜蛇戴朱雀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之水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地人民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酸甘名曰聖人俗曰一名

無不達凡見人而拜之令人神知以此稱為天下聖人

蛟妾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蛟妾

血異

襄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人以匱藏其血三年化為碧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殷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官人化雀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有一女人愛於武帝名曰巨靈帝旁有青窰唾壺巨靈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不見巨靈

小人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有小人長一尺餘或乘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人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兵盜日盛而竟被殺出廣古今

小舟

杭州徐副使清苦之士致仕後偶巡行小院凭欄觀

缸中蓄齒盛開忽有物瞥然墮於水面視之乃一小舟也其長五寸許篙櫓帆楫合用之物無不畢具有三人皆長寸半操篙把舵與生人不異大以爲怪呼其兒二官者同玩其喧呼連轉儼若世態有時舟欹側亦復手足紛紜若救護之狀已而三人同拽一帆張之帆與竹葉等馭風排空而去竟莫喻其怪按于寶搜神記漢時池陽有小人所操持之物大小悉稱其卽此類耶

人虎互變

馬孝恭豫章人繼蒲爲活入南山化爲虎旬日又歸

神史彙編上卷之百五

未

成人又入山爲虎貞觀二十三年復爲人身而終

人化虎

劍州李忠者卧病旬餘令其子市藥歸而忠化爲虎視其子朶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趨出與母弟反望開其室旋聞咆哮之聲穴壁窺之乃真虎也時出時還數月後竟不還莊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爲虎博物志曰江漢有羆人能化爲虎矣氣所感其異如此

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卧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溫孫甚不堪因語其父

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啟燈視之已變爲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哮去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忽爲人獸者此何理也

人化狼

太原毛老人者有二子性狠戾鄉人甚畏之年六十餘時時衣冠渡河已而往亥而還如此非一其河外人家累失小兒或疑老人目睛赤口時血腥當爲老人啖咀無疑然莫敢發問一日有少年止生

神史彙編上卷之百五

七

一兒失去倍爲悲痛乃伺老人渡河尾而覘之則老人登岸直扣路旁土地廟中衣冠拜罷先去巾後解衣裸形展轉於案下口唱牙又癢眼又紅幾時喫盡三百童則一狼跳踉而出昏時入人家又竊一兒以食食竟復入廟衣冠而謝乃渡河歸少年遍告失子之家伺老人再至伏三人于神座下各持利刃老人入脫衣其唱如前化狼欲出眾亟起扃閉而其身已脫僅鉗其尾於門少年奮刀碎之斷其尺許狼大吼滴血而去自此入山更不復還他日有人爲禿尾狼所逐其猛倍常莫敢夜行

者

人化石

程氏遺書云南中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他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見風便化為石此氣一之動志也天地之間陰陽變化何所不至哉

仁裕祖母異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小眇約長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太

二百六

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常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柳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鏡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疾箴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已後每寐默即喉聲如鼓箴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

以足爲手

唐段成式說大曆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左足夾筆而寫經此誠親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四十餘全無兩臂兩肩如削循行衢井求丐爲事每梳頭髻右足夾櫛左足縮髮及繫衣洗而亦如之其輕便比手無異人多擲錢贈之丞仲足取之貫草繩之上畧無碍滯又段文暉言景德中因事到岳下見一婦人無雙肩但用兩足刺綉鞋襪織緻與巧手相若衣服頗潔每止之處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有無籍之人手足俱全且不能自養乃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九

甘死於溝壑不如此二婦人之足也悲夫引以驗成式之言

二體兩用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奸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爲人之妖而汗筆

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疴惠帝時京洛有人亦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猶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何其異耶博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祇應診動以男子則女祇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女變男

廣州有蕭某家者嘗汎舶過海故以都綱呼之有侍婢忽有妊蕭疑與奴僕私通苦詰之則曰與大娘子私合而孕也大娘子者即蕭之女年十八向許嫁王氏子自十六年漸變為男子而家人不知也自此始彰焉

女淫女

馬翽陳壽奴本小家女年十八已醮矣一日牝間忽生肉具自是每月望前為女望後為男亦能與女交初變時人尚不知數女為其所汙既而事漸播郡守禁之獄驗之果如人言以為妖祟不欲上聞杖而遣之

男化女

漢書云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人後嫁而生一男又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亟為醫治幸不死旬餘而化為女事上撫按具奏于 朝適二賈皆未婚奉 旨配為夫婦此萬曆丙戌年事也

兒生兒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出眉目口鼻人也但頭已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自汗斗餘二日二子俱死

男子生兒

嘉靖乙酉橫涇傭農孔方忽患膨腹盡日憤憤幾數月產一肉塊剖視之一兒肢體毛髮悉具而裸處其中如史載牡馬生駒未省何異

老女生子

宋初遼有巫者始居高麗年六十餘適女直居于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久之完顏部人謂巫者曰若能為部人解仇怨使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巫者乃往諭解之部衆信服謝以青牛一弁婦六十之女巫者以青牛為

聘而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舉次曰幹舉一女曰思板亟普卒其後為金之始

照帝七年

嬰怪

丁晉公謂在政府日竇夫人生一男既三日親戚來賀日向中負姥解襁將登而舉身皆毛忽躍起援帳帶而上據竿下視亟問於晉公立命殺之親戚大駭視不敢泄

建康孕怪

建康醫者楊有成說日擊三事皆婦人異產者桐林灣客邸主人王氏妻年二十九歲紹熙三年八月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懷妊臨蓐生大蛇五六於草上乳醫及夫皆驚走蛇徑出赴秦淮水中遇夜復入其家訪母飲乳天明始去在店居人悉徙避他舍凡七日乃絕跡塩商劉一妻當產不下氣厭厭且死有成為診脉曰腹內必有怪宜救其母與藥准服至於四日夜生夜叉頭其大髮長五寸許兩肉角隆起滿口十餘牙白而銛利其家殺而投諸江又斗門橋沿河張大奇之婦產一雞夫持刀剖未竟婦仍稱腹痛復誑一猴亦殺之包以布縫之以大石舉而擲之於深淵三母幸無恙而不能測致怪之由

婦產夜叉

徽州婺源程歷夫作商數年而還是日狂雷顯電夫婦契闊良久遂交與無忌婦即懷妊十三月臨蓐產一夜叉三月四臂朱髮青牙便能趨拱程持斧殺之自知昔感雷霆之氣懷怖無已

產魚

海州郡門外有魚羹飯店家一婦產鯉魚十四頭相續而出極為痛楚生畢而斃魚獨無恙

胎異

秋官屠郎中之妻無子姑使其夫置妾常為贗娘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阻之一年果娠滿月而產則一包為烏卵者四十七破之中有血水而已頃兵書之女無夫而嫁家人恐其彰醜飲以冷藥敗其胎竟不效及期而產一胞數蛇遂驚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趙妾孕異

長洲沙湖趙珙有嬖妾其正室妒不令視寢多以白晝乘間私通後有娠生子頭有短肉角面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解者謂容止房室之事藝瀆天威故生子形體必有損缺今人

十日月雷電之交接所生男女往往有形怪異者如趙妾事世多婦之妖禍或以爲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陸生妻

諸暨縣治有湖四遠民陸生者居縣後湖塍上以打鑿紙錢爲業一日黃昏方畢事倦而就寢妻懷妊過期兩月夫未睡時覺腹痛困卧其旁有頃陸睡覺不見妻而房門元未曾啟知墮怪境急取燈出外呼索半夜後聞湖內人應聲時月正明望之乃妻也率一少年共往取之妻執少年衣袂曰將孩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兒還我暨登岸陸挾以歸胎已失去始能言云見數人來喚到一處引入小室排設繡褥如產閤然不覺婉身既洗滌加襁褓觀看者滿前曰男兒也未及就觀幕無所觀矣明日起居泰然一無所患疑婦人受胎之時必夢與蛟螭輩接而不肯言耳時慶元元年中元後也

異產

史傳所載脩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陸終氏娶思方之女開其左右脇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脇黃冠氏稱老聃之生

出母腹下先儒多以爲妄魏黃初五年汝南府妻王氏生子從右脇下小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左右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皆創合母子無恙二事比前所記各有指據然亦未敢盡信也近見巡按鳳陽御史周蕃奏靈璧縣民生一子潰母臍下而出創潰處尋愈據此則汝南莆田二子之生當亦不誣也大抵理不可窮者卽是怪若可以理窮則非怪矣予不語怪非無怪也以其不可窮詰故不語耳按周蕃所奏者鳳陽府宿州民張直妻王氏有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忍凡歷三月應王氏有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忍凡歷三月應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其成化十年二月初一日亥時腹右邊忽開裂一處產得一男其鼻準中有一黑痣官爲給養弘治改元戊申蓋八歲矣名佛記兒

一乳多男

永樂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陝西洋縣人王奴奴娶李氏生三男縣令王黼具奏遣使給賞成化間嘉善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皆不育嘉靖三年京城民朱鑑妻二月十一日生一子十二月生一子十三月生一子奉詔照例恩養

前裙

北齊賈泰其母夢風雷暴起電光奪目寤而驚汗遂有娠暮而不產大懼有巫媼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從之生泰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媼湔裙水幾見星妃度轆塵用此事也

女生鬚

雞肋載唐李光弼母鬚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草木子載宋徽宗時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詔度爲女道士豈陰陽反覆事古亦有之歟

兒生鬚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 淮南民家四歲小兒自耳目下皆生長鬚寸餘能寫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口得數緡月餘人傳於市曰某處有胡兒亦胡寇之兆云

三鬚娘

弘治末應山女子生鬚長三寸餘又具人卓四者曾于鄖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領下生鬚三縷約百莖長可數寸人呼爲三鬚娘云

胡孩兒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髮鬚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婦孺生亦不

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五胡亂華蓋人妖也

夷陵嬰兒

峽州夷陵縣數十里間村民家以紹熙元年生一子纔周歲頃生鬚數莖及三歲遂蔚然滿額雖頭如瓠壺咿啞學語然鬚已過臍多可把握色極黑嘗抱入郡城未幾天曾不登五齡云

王五兒

正德中某道御史王應爵一小女年五歲名曰王五兒自腰以下分四足四腿而陰竅皆二以妖形送院當誅屠家宰公鑄謂雙生未完欲使外醫割去其半醫以爪掐其股稱痛以難割復公而止其母泣告所司欲放爲尼不從竟死獄中亦人病也

人生尾

臨安薦橋門外米市橋之旁有賣躡豆者腰間生尾長四尺餘每用索纏縛數匝得不出常爲市中小兒窘逐必求觀乃止又一丐者亦有之然才長

大漢

周柏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

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依倚市簷憩坐傾市縱觀日啗斗米無所得食因適野巨室困果無蓋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侍之出則護以行馬士女填門性香謂之活羅漢遂哀施貲為殿宇周柏亦親見之後數年周柏去國皆不知所終

斷頭復生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天

唐大曆元年周智光為華州刺史圖謀不軌遣吏邵進潛往京伺朝廷禦伐之意進歸告曰朝廷無疑公之心光怒以叶朝廷而給於已命斬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兒妻即以針紉頸俄頃復活以藥傅之然猶懼智光使人告曰進本蒲人今欲歸葬光亦矜賻之既至蒲淡旬其瘡平愈乃改姓他游後三十年崔顥為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顥召見訊其由進曰明公昔為周智光從事因敘其本末顥乃省悟與緋帛揖之而去

無頭人

監左帑龍舒張宜義常言有親戚宦游西蜀路經湘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店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為鬼也主人曰尊官不須驚此人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延行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為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所需則以手畫口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為感應

淳安潘翁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无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所親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憩其家夫婦春穀問其姓氏曰姓潘婦淪茗以進聞傍舍嘖嘖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纖草履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潘生生日此吾父潘翁也宣和庚子歲遭方賊之亂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飲殯用藥傅斷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嗽嗽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慨邸神志恍然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

洒浙

兒吐錢

蘇州吳瑞者秀才玠之弟行第八年二十餘妻初產子歷五十四日忽嘔出水數合有銅青氣家人曰此兒傷重何爲出水綠色耶明旦遂噉出三角物數十其家怪而洗之乃成二錢分爲四塊平正無小大之殊五六日連下數升合之得大錢七十二文皆有年號輪郭周正體面無一不符遂以膠粘而固之聞者爭求觀州有司亦至其兒竟無他異

兒骨玉印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三

湖州人家小兒年五六歲死火化惟髀骨不肯燼守至暮火炮乃取其骨洗之池中得玉印一枚於骨端爲火所焦而玉質甚滑隱隱有二字曰丞相至今珍藏之殆亦腹錢之流云以釋氏觀之其因想因緣之致乎

事物異

廉頗墓異

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宴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之焚其券夜往取之自金銀磁錫及卓椅之類隨券所書一一可得宴畢復設奠焚券陳所

借物于墓所使人坐守之入夜隱去神怪叵測

崔油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明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遺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於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三

食時復游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潛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

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太市北有奉終里內之人多賣送終之具及諸棺槨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為壞人問其故函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壞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實棺者托函故發此言

柳葦

梁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葦卒子褒葬於北江三年因大雨塚壞移葬換棺見父棺中目開心有煖氣良久乃謂褒曰我生已一歲無因今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

汝知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不死今雨壞我塚亦江神所為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

出窮神
秘苑

活玉窠

盤屋吏冠召士人訓子弟館于門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復作左腮掀腫遂張口臥意似情騰忽聞有聲發于齦齦若切切語言人物喧嘩漸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蚤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玉窠也似呵喝狀頰上蠢蠢然直入口彈指頃齒大痛詰旦具告主人勸呼符咒治之痛止腫消竟不知

怪

閬州函書

閬州州治人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啓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塚石二異

伯氏常客溫州金鄉城主魯指揮家造墓開基甚深中有舟檣卓立其木杉也去海尚遠又在山中不知何以有此又湖口山半着岸半入江入江者石壁萬仞嵌以佛刹意其土壤已為江水齧盡所餘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

惟石中有鐵猶甚巨大半化石二齒如爪鉤出石上二事與昆明劫灰無異由此觀之則邵子一元之說要自有譜也

屍熱

梅聖俞云叔為陝西漕客卒歛畢他婢窺其衣其屍熱如火驚生家人遂傳於外或云不祥此常有重喪俄而殯卒

旋風失印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周望移軍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方用

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卷噴水相視
愕使水工探之不獲里俱北兵來襲亟走屯惠通
鎮留吏求之乃堰水車涸畚鍤如雲聚數尺始得

焚船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
雲松江城廓之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
所而東落序班董進御樓上觀者塞道細視之乃
焚草所結時進御之父仲順已患耳瘡乃曰此船
來載我瘡果不瘳而卒張汝弼志其墓如此

帛燼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救右副都御史華容劉
公大夏徂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董其役
方祭神焚帛帛燼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具倏然
起自烟中入空而滅時輿銳多方擾民山東按察
使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楊公坐貶官

鏡中人言

杭州舉人張洽未第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
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
明年辛丑赴部中途與一舉子同車切似鏡中所
見問其姓名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

此行必同第卽下第亦同耳逮揭曉果皆甲榜杭
者選南部主事而會稽者選北道不二年杭者歿
於任而會稽者死於家

水異

水化為血

榮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平時繞岸皆臺榭花木乃太
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壩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
崔常侍彥曾別業也咸通中龐勛作變湖水如疑
血者三日未幾而崔公凶問至昔河間王征輔公
祐江行舟中宴群帥命左右以金盃酌江水至忽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化為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盃中之血公祐授首之
徵果破之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水面瓦文

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
華葉數芬數日易以他水變趣愈奇盡春暄乃止
又秀州呂氏家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
蓉重英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
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為是以戲之乎

海潮不信

宋德祐丙子元師入臨安呂文煥時駐軍江積宋方

幸其貼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是元人獲占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已卯元師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江山眾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宋祚以滅夫潮洑在天地間長落有時號稱至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有神亦陰受職于胡虜而默相之耶吾於是而知國之興敗謂不關於氣數者非通論也

江嘯

至正初楊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閣于途中露有錢貨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淪死者如是累日江復安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水立

春秋時水闔於穀洛正德間直隸文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如之

血水

嘉靖甲寅三月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然地裂流血舉家驚惶至暮町畦間俱是當道舉奏明年四月倭賊陷其縣縉紳軍民死者無算又明年六月

賊至杭州北門外大肆焚掠五日方去亦有死於鋒下者甲寅之秋其地新河堤河水亦盡赤豈非皆血水之所兆耶

田血

萬曆丙申八月初大雨長洲八都民見田間流下水作赤色凡數畝皆然少時而絕時方度田擾民故有此兆丁酉復大水淹田

土佳可食

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懷州武德武陟修武三縣人無故食土先是武德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曰今米貴人飢若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土至家拌麵為餅甚香由是遠近競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並可食肅時在懷親遇之

聞

釋氏遺編

卷之百五

玉石異

玉馬齒缺

晉東瀛公騰字元邁以永嘉元年鎮鄴時大雪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

人許齒皆缺騰以為馬者國姓稱吉祥焉或謂馬無齒則不食未幾晉大亂

出果苑

墓中石物

武昌戴熙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氣桓溫伏鐵函下停武昌鑿之得石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脚時亦動搖斫刺不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鶴發長川照後嗣淪胥殆盡

出果苑

白駒綠繫

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庭中群馬夜輒踰牆驚嘶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係腹直自外來

神史彙編

卷之三

表

圍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廳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脫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之怪檢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繩係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每或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暮校書

汴都之南百里有司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為人言或遇之多稱異校書或云石押衙

石中男女

八化間澧河築堤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構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以為珍藏焉此等雖善格物者莫能知其所以

石闢

武清縣民家石曰與鄰家碌礪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闢鄰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闢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白沈汙池中以礪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礪與曰復闢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聞之亟往觀焉闢猶不輟乍

神史彙編

卷之三

表

前乍却或礪或觸礪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夫物有知覺故有闢爭彼石曰之類無情物也惡能自闢此石妖也古亦有之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闢中有血出數日不止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宋紹興中樂平縣口隴數十百頃山水如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丈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闢于杉墩且前且卻約十刻乃解各反故處是皆無血氣無知覺非人力不可動之物而自動自闢如此

載在信史未可皆以為誕

石長

揚州劉指揮家中堂方磚忽起久之突出一石漸長高四五尺

石佛

山西澤州有一石神妖物也淫具悉備婦人凡求子者不別貴賤輒往就之卽娠焉嘉靖初陳御史郊謫判於此令民俸之野記

石魚

廣陵陳生往莊遇樵人得石魚一枚形狀可愛袖之而歸是夕月白風清階前元置石盆因納其中以水沃盆水忽汎溢浪聲漸高久而不止一家爲之驚異秉燭臨視水已空竭而魚身略無涓滴生呼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罕

曰妖山人血禍不自作留必爲患遂持頑石就擊之其鳴如雷破成四片腹內白蟻數百飛走而出其能名爲何怪也

殺食異

炊飯變虫

東陽劉龍宇道弘居姑詭每夜門庭自有血數斗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日後龍爲折衝將軍見遣北

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虫其家人蒸炊亦爲虫愈猛而虫愈壯龍遂軍敗於檀丘爲徐龕之所殺神記

飯化異物

衛瓏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人以爲滅族之應鄭注未敗前藥化爲蠅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期年而卒

菰米化螺

唐光啟中潤州大荒亂有居民家菰米絕多一斗五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聖

百文先定價後人擁俟謂倉倉中悉化爲小螺子人皆驚怪

粉團變血

林司寇聰家一日火起雞巢不爲意後起屋壁器物牀褥間甚至起於衣衾林曰相前何太急未幾病故崑山布衣沈誠學家嘗煮粉團一饌盡變色如血家人懼不食取以飼狗狗亦不食誠學不久故太倉郭指揮梁家者猪頭一鼻孔中湯噴起高尺餘氣臭不可聞無何梁故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二

志異門

動物之異

扈中女

隆安中丹徒民陳理江邊作魚扈潮落扈中有一女長六尺美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卧于沙中理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扈中潮來合當去已而果乘潮出扈不知所之

土龍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三

楚王馬希範脩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丈餘

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畔沉沒出入俱無蹤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出稽神錄

無指兒

宋廷評徐績監廬州稅河次見一小兒無指惧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好食人者也

馬判

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馬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仕由八番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

啟嘗言其在八番時乘駟出鄉某所三更後至一

駟駟吏譯以今夕晚矣且馬判出江上不若母行

士啟漫不省即選馬亟行未至三四十里忽鳥刺

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儻莫能曉而其意甚

哀窘士啟問之握手意謂且死于是士啟亦下馬

禱之曰某乃萬里遠客從吏吏方使有祿命前途

不死如當絕無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小屋大

竟滾入江水腥風臭浪艱人行數里許乃問鳥刺

赤曰是之謂馬判又問何物握手不敢對至三更

前駟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胆敢越馬判來乎士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三

啟問馬判駟吏乃言此馬蝗精也遇之者輒為其

所嚼齊諸志怪而畧此于是乎書出稽神錄

鷄作人語

宋慶宗甚悟玄理嘗買得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恒籠

着窓間鷄遂作人語與慶宗談論極有玄致宋因

此玄功大進

嘉靖乙丑金鄉書院側一皂隸家買一老雄鷄父聞

為司晨妻忽聞人言含糊不可辨諦聽乃在籠中

若云我與尔家無冤何為辱我在此妻大駭持刀

叱之曰汝為妖吾將殺汝鷄大言曰勿殺我我不

害汝家時夫自鄉中聞之遂殺其鷄亦無它異
嘉靖甲午真定有人畜一雄鷄其婢菊老以物駢之
則作人言曰菊老莫趕我其婢大駭曰鷄如何人
言鷄亦曰鷄如何人言主翁出叱之隨主言以應
乃持入報官將婢驗問應答如前御史欲聞于
朝都御史周公金不從乃止

鷄胎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鷄胎息一物猴頭
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
盜作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三

三

姨虎

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
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
諭于人曰但作好事實莫違負神理屈家和順孝行
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貓兒三五箇巡檢汝語
未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度有人遇之民
間知其虎所化也皆敬俱之

出錄異記

五足牛

丙子歲有僧自京師携一牛至蘇有五足一在後跨
下短不能及地其蹄類人手而五指間有皮連絡

僧牽于市乞錢人多見之又正統中劉原博先生
上京師其子宗序見道旁人家畜一牛其一足生
于領蹄反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尤
其賤者今反屈上得無有小人在上而生變者乎
後二歲爲已已其言果驗

三角牛

嘉靖七年浦城縣西鄉民彭氏家生一牛有三目以
灰暗其中一目久之遂生三角俱以報官御史奏
聞有司慮朝廷考實養于太中寺凡一年建寧
合都皆大旱僧亦苦其役官返牛浦城殺之天乃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三

四

三

雨俗云是旱魃所化也先是嘉靖二年吳中大旱
七月中太湖居民見牛頭出水面者以百數踊濤
噴沫數日乃絕然則牛固魃之異形與京房易傳
曰牛三角茲謂賢士不足洪範五行傳曰牛土應
室之象也

馬生角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十怪而縱
之野外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
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是時王
振擅權後有北伐之謀其應明矣

馬異

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浙東慶州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啣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開門人馬百萬自下而入

馬生二角

萬曆辛丑春三月二十日某邑庠生周師昌云彼鄉有廬之孔者其子小字科兒往河陽販馬見彼地有一紫色騾馬頭生二角長二寸餘色如象牙而紋理亦如之鄉約報鄭州同知惡其多事責鄉約而不問焉

馬生卵

萬曆甲辰松江某村馬生卵卵之中有珠此與萬曆戊子郡中大虹橋驢生卵同

狗出地中

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闊丈餘有狗自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翳蔚亦似人間

群犬赴河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群犬數百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二三耳

狗變人

正德末沔陽滕十二家有犬白色馴養數年矣一日忽狂吠舞躍于中庭人禁之不止凡三時四足漸變爲人次則毛落尾脫具狀而首猶犬良久頭亦人形家衆惡而殺之

吳汝忠識

羊犬同羣

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放養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于群羊隊中嗚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大黑白交加至次日城中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進斷繩索而來凡擾擾二三日犬多羊少皆齧其羊識者知爲不祥後果有北虜

犬羊之禍

羊生人手

寧州真寧縣見人牽一羊胸前有兩手抱胸如人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爲人因過惡致此縣令張元弼主簿尹良臣共疑之尹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衆人皆釋然

許僕豕怪

樂平許光仲之僕畜一牝豕凡歷歲每生豚必以十數滿三月則出鬻鬻積二百獲利已多慶元初忽產豕物一馬頭一人首一羊首一鷄首四足各有

他狀僕俱既而曰是必結業年深還債了足欲
屠宰以託化故現此怪耳盡擊殺之投於溪流而
貨其母于屠肆自後不復索養

豬產人

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豬生二男一女一猪

異豬變白

成化二十三年夏衛某家黑猪變為純白人咸以
為凶某獨曰此善變者也殺而為牲是年其子汝
厲登鄉薦明年登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夫妖不勝
德蓋自古記之矣語云視怪弗怪其怪自壞某之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三

七

獨斷畧不經意其所養可知必其平日亦秉道不
回者矣

豕羊生怪

晉門外韓氏母豕生子豕身人首又常懸錢元吉家
羊生一兒通軀如人俱私治間事也

十六年三月七日南昌縣民徐寬家豕生子一十二
口內有一豕不分陰陽一頭二身八足林見素奏
引文獻通考云豕生八足下不一也

豕異

無錫秀才馬寶家辛卯秋初羣妯娌共坐見屋角上

忽有二巨豕目光炯然俄躍至地化小猪百餘不
見寶就試提學歸聞之叱其家人曰皆汝輩陰氣
所致世間那有是事言未畢二豕又見倏忽失去
不知何怪也或云其家先年曾墮二羊于庭而子
婦死殆亦不祥之兆歟或云斗神降家大吉祥

豕怪

建陽崇太里地名鍾谷翁媪家其下見黃水流相
與言聞長老言山有黃水者山精現此必有神靈
焉因具三牲祭之曰毋敗吾田有頃大雷雨一巨
物如豕咆哮而出水隨之高三四丈人家田壞盡
惟此翁媪田尺厓不動嘉靖初年嘗有一人見水
上一物頭如牛以矢射之不中怪怒而水潰合村
八十家皆沒今作巨潭云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三

八

狐登御座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上衛士晨起叱狐不
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即日得旨壞狐廟亦
應胡人犯闕之先兆也

狸丹

狐狸有丹吞之益人壽相傳朱晦翁讀書于武夷精
舍夜有一狸作少婦求宿曰我山中某氏婦也慕

君有道敢以陋質獻翁許之而知其妖惑乃混論曰謝子意厚然今夕門人有至者不敢奉留明夜可勿爽約婦曰諾起辭去翁詰之曰子誑耳必若重来何不畱一物為信婦即吐出丹丸曰予子為約不至則吾命且殆翁接入手即吞之婦驚懇啼哭而去曰今夕死矣明日有牝狸死于三曲崖下翁後康強倍前聰明日益臨終鼻垂雙王筋人云狸丹所致也是說渺茫姑記以資一笑

白狐報德

東米生以舉子赴試京師停車道左以待夫馬食糗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三 九 忽有白鬚老人跪拜車前生問何求曰我冢中老白狐也偶出行為樵者所得縛以賣我故出神求救于公幸有以生我前途三里即我厄地也生曰彼索價幾何曰得錢一千足矣因叩頭曰誠能活命必重酬德忽不見至前三里果有村民聚觀樵者縛一白狐求售生問價曰千錢生解囊與之乃抱狐縱之艸中而去及旅次一少年匍匐而見丹拜床下曰身即是老狐願為公僕以報自是日夕追隨勤渠婉轉甚可人意至科場近三四日不至生謂其遁去既而歸曰我為公求登第今年

開侯會場盲天符藥不得入且以此人他日只可作一府佐無大名位也然則公當坐監為上計耳生未信及試果不第乃肄業太學狐辭去生留之曰吾子孫多不能久侍恩府然有丸藥從仙翁處求得可賣凡藥治瘡痢幾味合而丸之今年夏秋之交二疾盛行以此賣施可供三年費用再拜別去生如其言市藥合千丸至秋京師瘡痢交作乃榜於寓門賣藥病人服一丸良已聞者爭來市凡治救百人得千緡計監中及歸費尚有餘云

狐變老人

弘治初汴城張羅兒家歲朝具果餅供祖越兩日漸少張疑之夜伏几下窺伺至二更有白狐來盜食張急起迎狐狐忽變為白髮老人張即以父呼之食飲盡設狐喜云吾兒孝順為之盡醉遂留不去凡有所須必為致之甫三歲皆盈數萬乃構廣廈長子納官典膳次子為僕賓富甚既久張忽念身後子孫若慢狐狐必耗吾家矣乃謀害之戲指窓隙及物空中云能出入乎狐入復出試之數四狐弗疑也乃誘狐入篋閉置湯鑊內益薪燃之狐呼曰吾有德于若友見殺耶人而不仁天必殃之乃

公閱歲三百今爲釜中魚悲乎狐死之三日其失火所蓄蕩然踰年次子酌酒殺人斃于獄又明年闔門疫死人以爲害狐之報云

侯秀才

山東尹公教官也之官時道出駟舍假宿丞曰此有妖秀才爲孽宿者罕得生公曰我爲學官秀才正當是我鈐轄吾何畏焉丞不能止尹乃索燒酒燭果而憩更深果有一秀才冠裳而造長揖就坐公問汝何人何以在此答曰我鄰家侯秀才慕公學問特來忝侍公曰聞宿此者多死君爲之乎曰彼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三

士

三十一

死于悸非死于僕也公曰有酒能同之乎因引巨觥連沃二十餘秀才稱快問治何經曰周易公因質以疑義談辨風生公又出果餌啖之秀才且嚼且談至午夜不覺沉醉遂就公熟寢公令從者昇所用書笥納其中以鎖鑰封之少選醉醒呼曰公勿害我吾乃太山老獼猴也昨爲岳帝所逐潛避於此不意有犯公寢公釋我我有以報公公曰君何以報我曰吾洞中有金寶無限惟公所欲公曰我無用此曰然則擇美姬以贈公曰尤不可怪窘甚乃曰公未有子我爲公之子以昌公門公曰女

負心奈何猴曰神明俱在安敢相欺吾命已盡亦將受生於人間于公托身足矣公乃啟其封聞風聲肅然視之其笥已空明日謝朝丞而去未幾妻夢一猴入室遂有娠始生之夕公兀坐坐聞扣門聲自通猴秀才見因忽失去遂生子後舉進士官至九列

獼猴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云縣民家有鷄生一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獼猴才大如鵝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璘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三

士

三十二

欲同素于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承旨取觀何以應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移云

獼改常

北夢瑣言左軍營使嚴遵美閩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在手足舞蹈有一獼犬忽謂美曰軍客今改常也

池魚踊起

眉州人任達爲予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泓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

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地中忽發大聲如風雨
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舊說不以神守則為
蛟龍所馭此殆是耳

群蛙化僧

有人見群僧浴水中問之曰此玄陰池也又曰檀越
可聽吾徒之梵音于是合聲而噪乃群蛙也

土肉

盧王將陶璜掘地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蚕長
數丈大十圍餘蠕蠕而動剖腹內如猪肪遂以為
癰甚香美璜啗一杯于是三軍盡食之臨海異物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十三

志云土肉正黑如小兒臂長大五寸中有腸無目
有三十足如釵股大者一頭長尺餘中肉味又有
陽遂虫其背青黑腹下白有五色長短大小皆等
不知首尾所在生時軀軟死則乾脆

出感應

人形馬頭

數年前有巨鰐自海外飄至崇明乃廣中海商也其
人自言在海中時嘗泊一島欲登岸取火忽有人
形而馬頭者自島入水而溺以頭置船作吁吁聲
諸人中或舉刀斫其一首餘悉奔去度其必呼同
類復來亟解維張帆行未食頃有馬頭者百餘輩

跳踉欲來擒因舟駛莫能及

驅蝗詩

米元章為雍丘令蝗虫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司
瘞後仍舊滋蔓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
驅逐過此尉移文載保正之語而縣雍丘請各行
打撲收埋本處地方勿以隣國為疑時元章方與
客飲視牒大笑取筆書其後云蝗虫原是飛空物
天遣來為百姓灾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
回來傳者莫不絕倒

夷堅續志

蝗死雨水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十三

嘉靖八年中原大蝗六月初蝗自江北飛入南京
孝陵松柏俱盡初八日遂至吳中其飛蔽天故老
云晉所未識也高阜處豆竹無遺惟水田罕集民
皆鳴金鼓張赤幟逐去之數日生蝻遍路七月初
二日大風雨三夕皆死水中然汙田竟淹沒無秋

蝗音為橫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自北地飛來也徽州稻初成
窠苗常苦虫害其形如蚕而色縹青既食苗葉
又能吐絲牽縵稻頂如蚕在簇筐稻之花穗皆
得伸最為農害俗呼橫

音戶

孟切虫記得紹興庚申注

彥章典鄉郡有投牒訴此虫為害者牒書虫名為橫彥章謂四日有旨令恤虫災第言徽州蝻虫為害不呼為橫也按唐韵蝗音橫則俗為橫不為無本

植物之異

旄頭樹

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墜地髻解被牛裹之入水故秦自是以旄頭騎使先駢玄中記曰秦始皇時南山梓樹有一株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使三百人披頭以赤絲遶樹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後之因而立旄頭騎

水妖

郭令公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瞑目燈下公了不俱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後數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尚在焉

草木流血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宗禮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內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惧問史攸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于慎矜後園大陳法事罷朝歸則裸袒桎梏坐于叢棘如是者

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感之遺

侍婢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門

貴妃

姨方登樓臨

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

未答使人去簾觀之姨于是固邀敬忠坐乃曰後

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姨

明日入宮以待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

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

慎矜輒遺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

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為相以吉溫陰害有

憾於慎矜遂搆成其事下溫案之溫求得敬忠于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五

及州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復祖宗之業于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

出明皇雜錄

柏木笛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其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殼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為枕笛殼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規之但見木之紋理正如有人月下吹笛之象雖善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

聲矣

枯木開花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散帚開花又嘉興儒學闍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汾湖里煨工一柳樹椿以安鉄礎者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怪而皆無恙

大青小青

閩判嘉禾人洪武初薄游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不勝崇擾以是微價售于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忽有二女子笑于前陸知為怪叱問之二女曰

神史彙編

卷之二五十五

十七

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

其臂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聲鏗鏘啓之下有石板石板下數畧貯黃白陸遂有之日以饒富後贅沈氏萬山貴產浩無紀極為江南富族之甲上聞之皆沒于官野記

李瓜

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李結實如瓜其味甜其長寸

安慶府志

嘉靖三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瓜三十一一年諸縣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

為倭奴剽殺甚眾寧波府志

楠木精

黃郡侯盧公嘗浮舟江上會顛風起舟師危之煩呼楠木大王云公問故對曰此地有楠木精往往鼓弄風波破人舟損人命最久公歸郡自撰文牒報水府乃期三日以木來屆期命駕詣江上大集人夫縛木眾皆匿笑不逾時忽一木自樊口逆水昂首奔至公縛之登岸時正其郡學宮曰吾不能作旌陽鎖爾鉄樹且用爾作明堂柱因以為宮左柱萬曆壬辰宮始災然郡中兒童口語犹有楠木大王之稱云

神史彙編

卷之二五十五

十八

渝州蓮花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貞觀二十年十月寺側泉內忽出紅蓮花面廣三尺遊旅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減昔齊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千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不歇亦此類也見吳郡齊書

雙蓮節

陳豐與葛勃屢過音問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豐以

青蓮子十枚寄勃勃暗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有
喜鵲過汗其上勃遂弃之明早有並蒂花開于水
面如梅花勃大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
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豐米救即書其
奇異以報豐自此鄉人改雙星節為雙蓮節見賈林

雙頭蓮

鄱陽高嶠就館于邑宰以無訟堂為學舍池中蓮生
花雙頭丞賈燦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
在吳興鄉校肄業值廬後產此花葉間隱隱有金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九

書先君姓名王字至秋獲薦迫廷對為第一賈名
安宅

白芝兆禍

政和中宗室士瑱所居銑軒忽生白芝數本于梁棟
上因易名芝軒賓客咏歌以為和氣次年瑱死又
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眾散走蓋不祥也壬寅
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于正寢附榻後屏風
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肉芝

蘭陵蕭逸人字靜之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從道

士學神仙嘗因治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
且潤色微紅逸人烹而食之味甚美聽視聰明力
愈壯貌愈少有道士逢逸人驚曰先生得餌仙藥
乎何神氣清晤如是逸人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
壽可與龜雀齊矣後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
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
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其疑怪掘之其根不可
窮乃折而弃之湖此正肉芝也

異花妖草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十
宣和七年京城諸園苑中盛夏六月間牡丹俱開始
作金色又變黑色而褪諸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
之萼結子黃色食之甜苦又瓜圃中瓜生雙蒂酸
不堪食靖康元年黎樹生豆莢木香架生青葡萄
可食又有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啓視之每一
片中生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錄宮前華表柱忽
生松一枝北向者生一大黃花如斗凡三日而萎
又有童貫轎中木板上生襍草剗去復生未幾京
師果遭金戎破蕩異花妖木皆為災應

物結異形

嘉靖丙寅之夏秋間人家所蓄菜茹及丝瓜江豆之類往往有結成面形耳目口鼻全相肖者次年世宗龍馭上賓隆慶五年遠近人家竹林多枯死次年穆宗亦上賓占驗書云竹栢傷枯主人去斯言果不謬

宮室之異

玉梁觀

漢武帝時玉笥山民感山之靈異乃議置一觀彰表靈跡即構殿缺中梁將選奇材經數旬未獲忽一夜震雷風烈達曙天降白玉梁一條光彩瑩目因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主

三

號玉梁觀魏武帝時遣使取之未至觀教里雷電大震裂殿脊化為白龍乘烟霧而去沒觀之東山下青禾嘉中有戴氏子偶入都木山下見兩座青石撐一白玉梁戴氏以手摸其上見赤書五行皆天文雲篆試以手斧敲之聲如鐘又如隱雷之聲鱗甲張起戴氏驚走告人再尋求之不知其所唐大曆初有扶搖黃生因獵亦見後救救有人見之皆隱而不聞于人自玉梁飛去後其處莫能居皆為猛獸毒蛇所窟

出玉笥山錄

塔現影

建昌景德寺紹興元年寺塔現影甚可怪其始也倒

垂其地不但日色所映之處而已凡一寺之內隨屋壁方隅闊狹高低小大無不悉具不知其幾千萬也大抵物之形仗日以成是日雖偏室隱戶僻陋之所太陽未嘗及者亦然至於甕甕益杆鉢餅床几衣衾什器一切日所觀者布現不殊寺僧欣欣以為佛示大吉祥越三數月反惟叛卒之厄城人死者什八九獨通判進難塔上叛眾求之不得飢餓絕食一院子蒙其恩密知所在為求飲食賊踪跡獲焉又殺之因焚其塔而不能什識者云倒影之沴主下陵其上信矣哉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主

三

平江塔影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明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于此見之松江城中有四塔曰普照曰延恩曰超果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尺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何來然又時有時無殆不可曉南都太平門外十里許一寺門外樹一旗竿殿門局閉而竿影橫亘于地此又理之不可曉者

聲影之異

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聞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將遣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據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楊官府樓堞居民舍宇影著壁上物物可數又福清紫微院三鼓後嘗聞院後謹呼買物之聲正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高山峻嶺峭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汾城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三

三

隋末築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敗如此數四焉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築城終無合理家人莫信隣里哂之此後築城敗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後甕盛吾埋于築處言訖而終如其言瘞之瘞訖即板築城不復毀廣古今五行記

王涯家異

永寧王相涯宅南有井每夜常沸漏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匣羅或見銀熨斗水腐不可飲又內齋有禪床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于竈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

凝血教瀝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鑼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出西陽雜俎

怪聲如鈴

鄭畋生于昌西橋所居之南舊有一宅高敞虛閒人不可居每至昏瞑聞于堂壁之下有聲漸起若銅鈴之響或四或五繚繞宇內至曉始息莫知其故有焦道士言凡二氣相搏為聲此必因沴氣畜在一隅故成妖爾徧撤室中辟俾其開豁虛明發洩滯氣然後復新其壁果妖不復作畋自幼志之後朋友有凶宅者以此傳之皆驗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三

三

三

器用之異

臨武聖鼓

秦桂陽縣閣下鼓自奔送于臨武因名聖鼓今臨武有聖鼓城

鐘自鳴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上大怪之召待詔王朔問之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對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上曰應在幾

日朔曰在五日内左三日南郡太守奏山崩表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匹

方輿
輿記

鼓槌歌

桓玄即位後朱雀門中忽見二小兒通体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色籠目繩縛腹車無軸依孤木聲甚哀听者忘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閣下遂成雙膝鼓槌吏卒云槌積久比常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依孤木也荊州以玄首用敗籠目包之又色繩束縛其尸沉之江中悉如所歌焉

和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王五

佛焰化女

楊鎮于照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寒幃弔孤影問其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在難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為楊妃建立經幢封妾為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其帳屋之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淮安鐘

洪武中二鐘不知何自闕於長淮中人往牽犁一鐘入泗州一鐘淮安得之懸寶門鼓樓上中街金

聲甚清遠後為平江伯陳銳以新城無鐘移置北門上一相地師曰鐘移誤矣新城火形也火剋金則舊城當衰而新城富已果新城驟發而舊城日替然鐘聲終不入新城亦異矣我

陽談

銅釜鳴

國初沈萬山獻銅鍋三隻皆容米五十石其一留光祿寺一留天界寺一鎔為三小鍋亦在天界永樂中恒煮粥以啖禪流日不停爨嘉靖癸巳三月初忽巨鍋鳴聲如牛一貓卧鍋蓋上為搖入鍋中時乃止

和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王五

琉璃餅異

王師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土遇一瘡得一琉璃餅瑩徹如新餅中有大鰐鱗其長盈尺餅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命復瘡之

桐魚異

陝西西安曹濂以進士知湖廣之黃州府黃有五祖寺其桐水魚長二丈許習時物也每齋時擊以會僧弘治中一夕忽失桐魚所在翌暮則又來中有蘋蓴下多泥跡漉漉如雁乃知潛飛入水而還也里人白官驗之不誣欲伐而焚之或曰是琴材也

漁召匠作琴而無巧手乃取一琴示之俟其刻
頗不盡善而殷清遠可愛凡三十餘張瀟得其十
七至今有存者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三

二十七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四

志異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邪魅類

鼠怪

山中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上
語曰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
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
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復入轉行數
語如前口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四

訖顛蹶而死耶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視乃常鼠也
志

山都

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
好居深樹中翻石覓蟬蛸之迹異記曰南康有神
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披身
于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弓而堅長三尺許內甚
深五色鮮明二枚脊起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
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
中央以鳥毛爲褥此神能變化隱形猝覩其狀益

木客山榛之類也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金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老樹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有道訓道靈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罵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預汝事山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内外屋上一時起火合宅蕩盡矣

木客

南康記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脚爪如鉤利高岩絕嶺然後居之能所榜索着樹上聚之

稗史彙編

卷之三

二

昔有人欲就其買榜先置物樹下隨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榜與人不取亦不橫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與交作市井死皆殞殮曾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魚生肉遺賔自作飲食終不令人見其形也塋棺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營伐船兵親觀塋所舞唱之節雖異于人聽如風林汎響聲類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木客乃獻其榜而不得見

王獻

王獻失鏡鏡在壘中壘纔數寸而鏡尺餘以問郭璞

曰此乃邪魅所為使燒車轡以擬鏡鏡即出

出搜神記

柳叔倫婢

宋孝武太明初太尉柳叔倫住衡陽王故第大明五年忽見一腳跡長寸餘有婢細辛使取水漸衣空中有物傾器倒水倫拔刀喚婢在側聞有物行聲以刀斫之覺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後二十日婢病死倫即移尸出外明日覓尸不知所在

出廣古今五行記

囊鼠

李林甫將病一日取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乃一大鼠躍出化為蒼大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乃以物擊

稗史彙編

卷之三

三

三十

之鼠即應手而斃林甫月餘而卒

翡翠吟詩

張確嘗游雪上曰蘋溪見二碧衣女子携手吟詩云碧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限此別幾時逢藕飲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為翡翠去矣

蜂化書生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即君也女意其為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

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牕與合而去
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有後恒
引蜂至女家甚眾其家竟以作蜜富甲里中寸趾
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誠齋雜志

怪兆國亡

開運中將與兵卒吉州城頭有一大石如人面方三
尺睨目多髮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覩之
莫不驚異明年國亡之應也

怪婦

陳書載賀德基少時遊學京師於白馬寺前途一婦
釋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四 三

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
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
姓名不答而去朱子嘗言李文靖公沆一事與此
頗類文靖寓京師時絕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
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
靖房久然後出眾訝而問之文靖云亦是言其前
程之類何足深信詰之乃曰曾見其面都是目殊
可異也

循怪

夷堅志載宜和間禁中有物曰循音塊然一物無頭

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振於市人皆云時或
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煖晚則自榻下
滾去罔知所在或宮妃夢中有與朱溫同寢者即
此循也或者云朱溫之屬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
啼未必誣

玉貞娘子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洋街門臨
通衢垂簾為蔽一旦有物如燕鶯然自外飛入徑
着於堂壁家人近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
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
釋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五

言我是玉貞娘子偶然至此非為災禍苟能事我
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為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
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方為啓龕
至者絡繹程氏為小康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
所在

狸化美女

信州永豐縣管村淳熙七年秋有怪與於一秀才家
幻變不常或為男子或為婦人拋擲磚石占據堂
宇汗穢床席毀敗什物不勝其擾喚巫師驅逐弗
効乃率道流設壇置獄劾治甚峻群怪不為動久

之化一美女夜造僕夫寢處凡歷數夕極綢繆婉
變之狀然終慮其致禍陰磨利刃以待之迨復至
盡力斷其首携出外呼告衆曰我已殺鬼管氏之
人爭來觀看乃一大狸也

鳴哥

寶祐丙辰夏四月平江天慶觀尉堂後墮地守宿者
夜聞井旁索若人牽掣之聲意疑盜也往視則無
所覩就睡又响至六月漸入室掀盆盞番盞終夕不
安始疑是鬼久則有聲嗚嗚然有道士郭姓者掌
住持職方啓戶入房則其物先居其中嗚號而去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

六

三六

或分坐議事則嗚聲於足下久則相狎而不懼或
呼之曰鳴哥至冬則出入道紀堂通夕不止以法
驅逐畧無效驗來歲當建黃籙齋至下元預行奏
告其物在真武殿側作聲一兩夜後寂無所聞竟
不知何怪也

胭脂怪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無婦人空輜
也其家疑爲所懸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鞠之
衆証云婦已登輜美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
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輜二人掖吾入塚時

日已昏然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覺在塚
墓中耳古人有胭脂靈怪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
皆妄也

黑青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
男女夜多露宿忽見有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
戶牖而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
或頭面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時覺傷亦不甚痛
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各操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
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王二之婦夜被一物乃
坐其婦腹上冰冷婦驚起乃被奪其孩力與互爭
得鄰居火怪始棄去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
修尾狀類大狸蓋不啻二十餘枚無旬始息

三鬼攝女

寧波張島以成化壬辰進士知鄞山縣未到任時縣
有甲嫁女于乙抵乙門揭幙出婦乃空輿也乙謂
甲欺已訴之縣甲又謂乙戕其女互訟無驗前令
逮媒從諸人訊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所亡卒不
能決島下車嘗行至邑界有大樹陰二十餘畝不
可田欲伐去之役者咸以神叢爲言因不聽命役

夫戎服鼓吹執斧斤往去樹所百步許見三人衣冠伏道乞宥狀曷叱之不見卒命斧之樹果流血眾懼曷手斧之衆始盡力三日斲其樹樹頭有巨巢巢中有一婦人墜焉昏曠欲絕命左右擁而灌之良久始甦問其狀婦曰昔爲狂風吹至一高樓與三少年俱食以美饌時時俯瞰城市居屢歷歷可指第無階下耳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是樹巢訪其家即甲女也兩家訟始解曷以其木脩廨宇所蔭地爲官田而悉毀諸淫祠之在境者

寧波

神史彙編

卷之二

八

文靖辟祟

蕭山城樓下鄰邑學以怪物出没人莫敢登魏文靖公驥家食時素落魄與諸士子決賭宿此無恙者醺金若干爲壽諸士許之公既去諸士潛於齋中覬望之二鼓呵殿聲自南來一青面鬼首雙角坐右輿冠服甚異從者百許人去樓數十步鬼卒窺見自云尚書公在此魅似不悅云家去折輿而北自女牆下投富民周氏而息諸士怖甚掩關不敢喘氣公安寢達旦不以爲意明旦告諸生以魅語乃收其金而出諸生莫不敬服潛訪周氏君家所

事何神主人憾額曰小女年及笄橫爲妖神所惑夜必一來來則狂言叫詈昨云今夕與大王房婚要具花燭無如之何公曰我能治此鬼然何以爲謝主人曰君誠能驅祟當以小女奉侍巾櫛公請女出房索筆視大書其余云魏尚書夫人周氏書訖而去向夕魅復自城而下見七大字驚云何處得此一卒前自午間老賊以女許魏尚書矣魅歎此而去女自爾恍如夢醒問其向來曲折都不記憶既而公來具粧釋日以女配之公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女封夫人

神史彙編

卷之二

九

羅刹鬼

正德末湖廣諸郡有怪作人家夜以魚網布門則畏避不入不設者必遭其侮害尚書某公致仕於家一日家人忘設焉忽一白衣男子由大門而入其子驚逐達於寢室躍入榻上其子褰帟執之於被下得大鯽魚三枚並長尺許投之湯瓶中突起化爲赤鷹飛至中堂時公方明燭坐鷹直下集公肩欲肆啄噬僕揮手執之手傷公面流血倏爾飛去人云黑青或謂此羅刹鬼也

神搜人長

紹興張益習儒爲弟子員嘉靖初夜叶小齋內見二
蒼蠅自窗外飛集几上倏成二人有頃漸六長可
七八尺皆以手撫生生暗不能出一語其一人抱
其首其一人拽其足盡力相掣覺其身隨拽而長
與屋簷等又据二壁角拽之生昏然二人仍變爲
蠅飛去生寐旦起頃加修三尺體骨雄偉與舊不
同妻子大驚問之一字不復識聞於有司遂奏爲
大漢將軍

余氏魁

衡州余指揮遷堂湖廣都指揮事府樓上忽如有人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十

三

咳聲呼之而應彷彿見一青衣人腰束白條久之
之白日形見一美丈夫也問是何邪魁曰我非鬼
乃天仙名某降謫凡世借汝家暫安期盡去矣余
公弟年少與之交言戲謔甚稔其弟婦遂爲所淫
力不能制惟余公歸避去出則又來家人亦不甚
怪之嘗往鄰家遊嬉食龍眼以核擲於其婦鞋頭
其人怒目視之忽歸余生問何以歸曰彼很頭狠
腦乃公不慣見之自是遂爲余公持門戶接客僚
了不異於生人凡二年余生卒乃不見或云山魑
之類也 謝金事 邦用疏

程老枕屏

鄉人程景陽夜臥燈未滅見二美女縮爲雲影薄粧
朱粉坐於傍戲調脩至加以狎嫖程老年已而略
不吝二女各批一頰擊撼之乃去明日視之傷痕
存焉兒曹不知何怪久之因碎所臥枕屏方于古
画絹中得二女蓋爲妖者並焚之又彭聖錫取所
藏名畫示人有宣城包虎帳未收暫寓榻內其夕
夢大小四虎噬其支牀至血流寤而疑其異展帳
驗視與夢無差舉而售於他人

化鼠入倉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十

三

廣都郎中周仁德監承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間及
見之如十歲小兒模樣出一啓爲贊仁德讀之有
莊周之壑已空孔氏之車將適仁德問孔氏之車
出於何書進士乃厲聲呼仁德祖父之名化爲大
鼠入倉而去

水面美女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郡士鬼子步管與客游眺於
彼迫暮共見水面一美女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花
足履萍草而來晃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目若且
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漸雲影裡蘆花色折

得荷花水上游兩鬟蕭瀟玉釵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紀異詩

方矯亭集中有紀異詩二首其一云壬辰夏五月既望夜入西東隣李氏子年可十八九門外聞作聲蓬蓬似鼓在開門出視之四鬼捧其首踰牆更越樹勢若風雷吼梓至野廟中亂被老拳毆父毋競號呼踪跡竟無有親隣各燃炬訪覓遍林數夜半忽有婦狀貌殊俚醜其身長丈餘見者駭而走腹大非故態瞪目且揺手毋妻環問故稍語即開口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七

三

盛氏怪

郡醫官盛書被檄攝獄事有數囚死不以理壬申夏四月盛罷攝獄中刑具數事歸家因憑而爲厲初有大自外啣一死狐而入置之地狐忽躍起犬亦人立與之相搏家人擊逐之即不見從此妖變百出器案互相擊撞牀席自移嘗覺有青衣女在室忽鑽于榻下杳不可尋一男子着單衣往來廡間俄變成大猪瞥然遂滅諸婦嘗夜坐見牕外空

異物如人長丈許皆奔避怪入舉手撼燈其影蔽

一屋端午日有醫生饋猪頭置机上連作聲長鳴

剖爲四懸之鳴如故又有饋齋饌頭者方持之內

有聲如鬼如此數月多方禳之不效爲徙居城中

乃稍止後盛三男連死家俱患病死喪狼藉久之

乃安

蕭妾魅疾

蕭騰有故妾得魅疾騰來乘間聽之乃入妾屏風裏

作歌曰結愛梓林肆胡桃輕去親逢歡羊口岸訝

汝不識人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七

三

李端失婿

杭州李知府端之婿夜起如廁不返家人覓之門關

閉如故而莫知所之李驚異乃升堂鳴鼓聚群吏

遍索之不可得次日暮忽墜於屋上問其去來之

故皆不能知視其衣服皆沾汚有黃綠痕若草樹

摩戛者然莫知何謂

土偶聚博

鄭安恭爲壑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

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

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

驗之真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星迷路掌宿郎
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會軍資庫失錢
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夕
妄費又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詰之具實言鄭意
必土偶為姦乃繫卒使人遍索諸廟至城隍廟中
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
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錢十千合此卒用
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怪遂絕

窓下大掌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窓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窓櫺穿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雌黃水太書花櫻
窓外大呼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
寢有頃怒甚求為滌去愈急公不之顧將曙哀鳴
而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姑以試公公何忍致
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事乎公大悟以水
滌去花押手方縮去公後官至少保

魘妖

常熟之福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素弱四五
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叩之皆
應其家固信之然亦因以致饒裕一日有龍虎山

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
聞之召道士問之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不難劉
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其母曰有一道
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為兒乞命母方怪之
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於道旁柳樹根下保
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鱷死
水而其首大如拳長可尋許詢其家子亦死矣

小姑二身

戊戌秋有從江右來者謂楊子曰南浦男子張某迎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婦李小姑至中途樟樹下少憩俄而起昇夫覺輿
倍重相與自訝之比抵家二女自輿中同出音容
粧飾兩小姑也舉家大駭里人觀者盈門二女互
相詬彼指此為妖此指彼為妖小姑父母來亦不
能辨其母曰我女臂膊有黑痣解衣驗之彼此皆
有聞之公庭即逮至隔訊之各辨說如出一口或
謂此乃野獸之妖須用狗汁厭之或謂張天師符
能驅怪物用此二術終不能輸服天地間有事異
若此乎楊子曰無異也鬼魅之事往往有之城南
獨精能識神仙武三思妖妾不敢見狄梁公欲治

此有何難哉趙廣漢為京兆有男子似此者趙分
幽兩處各以十餘人中之絕其飲食越五七日一
雞餓不能起一強健如初趙曰此妖也耶欲置之
鼎復忽烈風迅雷妖遂粉碎為塵土其真男子漸
漸有生後最善走日行六七百里壽至一百二十
七歲乃坐化其事載在一刀屠記今試倣而行之
小姑當與麻姑並傳矣楊公黃郡侯蓉江也一女
二身莫辨事誠怪然不獨此君子指小人為小人
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故孔稱跖為盜跖跖亦稱
孔為盜丘蜀檄操為賊操亦檄備為賊備橫口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六

談鬼怪至

顏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
甚窓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計
少頃入室中或為員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為
大聲而去三人惟退之剛直亦為之動俗嗔曰自
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
信也三人後皆不利

訛言

狐狸竊兒

弘治十八年春民訛言狐狸精至恒作六七儒生
入人家取小兒心肝食之或傳其家曾見其處被
爪死皆妄談也而人皆懼不敢開門而寢至風聲
犬吠皆指為狐盜賊因空西瓜而戴之或以猪肝
畫人面夜入門隙人散盜得竊物以去人猶謂狐
盜去非人所為自京師至江南凡一年許乃息是
歲 孝宗宴駕

揮劍墮首

正德元年民訛言蜀人劉烈及其初得天書古劍於
石匣習其書藏其劍不動妻子固求一觀乃出其
劍綽拔鞘露刃其妻首已失去亟匣之乃止今養
兵三十萬人有敵者把劍一揮人首悉墮地今將
至某地矣居數日又云已過江南矣又云彼原未
出養銳山中他盜假其名耳紛紛不一不三年劉
瑾專國毒流海內已而劉六劉七等橫肆劫掠官
軍不敢敵凡七年而始滅則劉烈者劉氏之禍甚
烈也民謠亦近似哉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七

神史彙編卷之乙百七十四

和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五

海右閭民王圻纂集

志異門

妖怪類

妖怪

孔子不語怪今予于妖怪之事乃力言之何也誠以俚俗相煽邪風盛行不得不辨知者或可少祛其惑耳鄭厲公問申繻曰尤有妖乎對曰人之所亡其氣歆足以取之妖由人興人無寡焉妖不自作人并常則妖興故有妖也王沂公作郡時訛言有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五

銅駝毛花

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五色

鬼書壁

唐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易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削易

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已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年

年易之籍沒入官

出朝野僉載

妖食兒

貞元中望花駟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柳于路旁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于行人官長者即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子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子今夫禪矣將適馬嵬訪親因求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飯之謂曰今暮可宿此達明去也女欣然從之謂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五

曰多擾何安其妻遂內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針指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尤愛乃戲曰妹無親族作我家新婦可乎女笑曰身已無托願爲執爨王申即日賃衣貫禮爲媳嬾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夜多盜不可開門即舉巨椽捍之而寢及半夜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云老人新得好媳嬾甚喜何妄言耶妻復睡復夢如初申與妻舉灯呼其子與媳婦悉不復應啓其戶牢如健乃壞門而入有物圍口繫齒舐如藍色衝人而去其

子止剩腦骨及髮而已

知古遇妖狐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漫游洛陽居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博涉儒術不中春官選乃退隱于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比有聞于張直方延之賓席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則直方將出畋謂知古曰能從乎知古以祈寒有難色直方顧家童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聯轡而去出長夏門由關塞密雪如注乃度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稗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五 三 之陰麓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右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烟暝莫知所之俄而長望有炬火甚明仍依雪光赴之復行十餘里至一甲第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關者覓之隔闔而問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于崆峒餞之伊水濱馬逸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聞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即君復隨計吏西征此唯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其不敢去留請聞于內知古乃佇立以俟少頃有秉

自內至者引保母出知古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象于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山麓豺狼接跡請舍外庭翌日知古辭謝保母曰小君鍾愛稚女托謀求配久矣今夕何夕獲遣良人潘揚之睦可遵也和古飲客曰倘獲睞以佳偶生平至願保母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時則溲次當庭良夜將艾因請知古脫服以沐既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謂曰豈有撻掖之士而服從役衣耶知古謝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矣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叫曰急斥出無啟寇仇于是婢子小聲羣羣出逐知古四顧避言狎至僅得出門已闔扉矣知古錯愕久之得馬馳走比及都門既見直方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復益其徒數十人皆持弓矢甲冑草以庖酒豚肩與知古復詣柏林之下則殘碑荒坎大冢十餘所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張羅發弓以待內則束蘊荷鍤且掘且燼少頃群狐突出獲大小百餘頭以歸予時在洛敦化里第博士渤海徐公謹爲予言之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五

四

怪附婢體

龐寅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毘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即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教詰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胡先就枕龐率慢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已不若龐亦不惧胡曰子見否不必怒我與爾同往訪之龐恍惚與胡同至一處如王侯第簾幙華燭廊廡間懸瑠璃燈光彩奪目胡與龐方携手而行至一堂有一人自屏後來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胡捨龐走從之相挽而去已而對飲堂上龐憤之亟欲走歸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五

五

顧門字悉閑鎖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明日胡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自是無可奈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婿至真州就鑿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伺胡咳聲即以釘釘其板如其言釘之胡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爲所得擲板于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即以手招之其板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釘胡大笑道士悵恍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毘陵不復爲怪也一日胡謂龐曰來日有人携一女子來求顧汝可爲我得之慎勿

斬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人携老嫗一村女來醜陋可駭胡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金得之胡自是嬖惑此婢甚惟蓋怪附婢軀而胡見之乃向之人耳龐竟離歸胡與婢生男女數人亦無它怪待制之猶子溫孺言之後問之胡氏信然

毛女

元長從者見岳廟燒帋錢爐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如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爲有餘一不爲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追寫其像以祀之元長親語先太師公如此并模其像以見遺焉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五

六

靈哥

靈哥者山東濟寧猴也自言汴宋時偕一鹿習靜於魯橋山中三十年純陽先生過而哀之各賜丹一粒令吞之曰丹當換骨爲地仙犯水而死命不延忍渴七日神明完遂去而鹿違戒飲水死靈獨堅持七日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交濟間爲人談禍福甚驗入國朝尤神正統中雲間張公某爲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特留學舍酣飲成人

形能琴奕其貌深目多髯着僕頭襴褌曰此尖士
人服也救携珍果羞相餉一日懷中出柑橘曰吾
自洞庭山得之他日其幼子請見不許曰是兒無
良心張懇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遽舒手胗其臂
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子蓋摩得猴
毛云由此交絕常醉卧田間爲耕夫所獲束而擔
歸將殺之道遇一士子哀之傾囊易得縱之草中
而去其夕士子聞室中太息曰我大聖也貪飲露
形幾爲野人鼎中之味荷公生全爲覓一科第相
報因人形出拜日以文業相勉習小試先以題告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七

三〇九

及鄉試三場之文皆豫爲定擬遂領高薦將上春
官語靈曰其爲我求甲科乎靈覺額曰不可君命
薄吾向懇諸天神強獲一捷子今視我膝何如也
因舉裳示之兩膝皆創曰拜乞所致士子固要之
乃曰脫登第而身不保奈何士子曰朝登黃甲夕
埋黃壤不恨靈喟嗟而去士子果中選未授官卒
靈雖得延年術亦賴陰陽交媾以相滋益未免與
美鼎交小民利其助往往挈幃帳盛香火事之今
問者先詣帳前禮焚心詞于爐少頃即聞帳中作
人聲咳聲乃靈靈爲人剖析不俟嗜酒善談論恒

語文士吾親聞孔子講易其大言欺人類此景泰
中武功伯以都御史鎮張秋聞婦有奉以惑衆者
執其夫欲杖之其婦求援于靈甚苦而終不語夫
婦尤之曰仙乎曷不予救靈曰都公威嚴福德左
右有資人扶擁吾得而犯耶又嘗托人販豆麥至
江而覆或問之曰神靈我禁行且安之弘治中濟
有書生甚貧靈忽降其家時有錢刀米鹽之助書
生請其故曰待子得官言之當秋試日許竊題意
以授去經月呻吟而返曰幾喪吾命問之曰棘圍
百神呵嘍無隙惟一角稍踈吾將躍入而爲諸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八

三〇九

祖先所譴巨神靈竟焉奮一椎中股亟逃而免其
諸不能爲力也書生後以貢知廣信屬邑臨行又
贈五十金曰吾今可以告子書生惟命乃曰吾雖
壽而神然不過外道小伎必得天師府符錄受之
則上下六合無適不可而人神莫予侮矣子行爲
我求一通然但稱子意所欲毋洩吾情洩則不惟
無福且賈吾殺身禍書生敬諾而別抵任訪張真
人坐定即索符錄不已真人諾焉留飯酒半又請
不已真人疑之公何急也必有求之者書生初不
言及醉忘靈之戒具以實告真人瞠目曰是物尚

無恙即瞑坐握訣歷數十刻乃養疾雷一聲一狻
頭墮于墻下書生驚扣之則曰我適遣將誅妖狻
于山東此其首也書生大慟以袖裹其首乞歸作
草軀以殮之事在正德十六年也約其壽蓋四百
歲今所在有稱大聖媚閭閻者並野狐木石之妖
其言終不逮靈哥之悟焉前外祖胡公說後吳秀
才汝忠說

曹世榮

楊州府學生曹世榮嘉靖元年出行得一紙裹于途
啟之有白金五錢紙內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神史彙編

卷之二五十五

九

三

又去拾得有禍世榮懷婦以汗巾裹置衣架上抵
暮張燭坐見一美人入室咲呼曹君可還我銀世
榮云無之美人乃固求榮指示之美人解巾微咲
一顧而去曰書生真是貪財翌夕復至云與君有
緣猥得相從遂留宿好合倍常其妻在榻懽懽不
知覺黎明告去荏苒三旬至晝相對了不懼人父
母知而戒之不能却乃告其妻父應佐佐太學生
有學行責之曰子心邪所以召邪作辨惟文懸于
榻是夕美人讀之有慚色曰此應公譏我耳吾碎
之亦不敢舉手良久云此書誚我我不可留即去

神史彙編

卷之二五十五

十

急

神史彙編

卷之二五十五

十

画女成醉

金陵士子薛雅妻亡感念不置一夕妻形見曰冥官
以子懇誠遣來相伴雅喜留宿婉嬖如生朝往夕
來家人皆聞之雅自謂奇遇詫于其友友皆嘖嘖
曰薛郎多情能感冥契為賦夢寫詩美之已而雅
日困瘁其父詰之以實告父曰妖也請道士治之
道士奉王靈官甚神至是無驗語雅曰吾術盡矣
而妖不服何也授以五色線曰來則絰其裾雅如
或明旦物色遍諸寺宇不得偶舉首見壁間画女

一紙其色線在焉乃悟妻喪後日夕視面而嘆精神感通遂爾成孽取焚之微有血出雍少時而卒

上清童子

岑文本避暑山亭有叩門來見曰上清童子實元後驗之乃一古錢

汪進士鳴鑾

汪公鳴鑾婺源人以南畿解元登壬辰第與同榜某某游飲某寺見一處內門扁額甚固咸疑之間之且再酌未及把盃而火驟發躍出者數人即有赤面神攔于門公及三進士皆不得出死烈燭中火異世間薪火氣甚真不可當火息公尚未絕縉紳來訪者聞其口中火氣勃發而臭甚喘而死者又某某數人此五六年事不知其由

祛妖類

樂巴法斬妖婿

樂巴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脩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詎于帳中共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五

十一

言七

人言飲酒空中投盃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船巴至郡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

為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巴遂以事付功曹自行捕逐云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踪跡此鬼走齊郡化為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聞君有賢婿願見之鬼已知巴來託病不出巴謂太守曰令婿非人也昔在豫章時老鬼詐為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素案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持符去亦不見人跡一座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在須臾書生自費符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變為狸叩頭乞活巴勒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為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為百姓害巴到來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

費長房除魃妖

汝南歲歲常有妖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搥鼓升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五

十一

言七

堂官吏驚怖見其來輒走一日費長房詣府門
坐堂上此魅適來府君欲避長房止之魅見長房
惶惧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
便于中庭正汝故形言訖即成老嫗大如車輪頭
長一丈長房便令就太守伏罪魅即伏地向太守
如請罪狀長房又付一扎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
涕持札植于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出漢書

王素除白魚妖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至
女年十四美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
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容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
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屬云
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俱至素家
因持資財以爲聘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
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絹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
甚怪異以刀割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
魚子不知何故江郎曰我不幸產此異物素亦未
悟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
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着衣視之皆有鱗甲之
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

服不得異常詭異聞有物假踏聲震于外家
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十尺未死在
撥刺素砍斷之投于江中女後別嫁

出三吳記

元兆除画妖

後魏元兆能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曰此画妖
也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妖有在陸之精有
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黃化寺画祟

狄仁傑辟妖

唐武三思時相州宋媼有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
曰素娥左右言于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
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
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于座中有言
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
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觀麗人亦分也他日或有良
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
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請勿召梁
公也三思曰倘阻我宴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
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內寢徐飲酒待
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畧觀其貌遂停杯設榻召之
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

之皆不見忽于堂與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于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因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以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寂然不應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然三思敬事仁傑之禮頃異平素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歎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出集異記

韋子春殄蛇妖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十五

淮郡有館亭瀟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株森然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其光亦閉唐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客于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于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于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曜亭宇子春乃欽衣而下忽覺有物躡逸其身冷如水凍不可解迴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即奮身揮臂驍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開霽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

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觀謂子春且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寧無風雷之患

出宣室志

詠帝絕妖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予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予乃為文訴于帝帝監我心遂尔龍城絕妖邪之恠而庶士亦得以寧

碎泥孩

宋時臨安風俗嬉游湖上者競買泥孩鴛哥等物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壓被孩兒婦置于床屏綵橋之上玩弄愛惜不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十六

厭一日午睡忽聞有人歌詩云綉被長年芳展轉香帟還許暫相偎及寤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而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龜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中明日啟視之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上金環不存知此為怪遂碎而投于江其怪遂絕

出夷堅續志

王尉戮妖巫

宋時太和表文情調湖南憲幹待次于家有謁士來

訪告之曰憲司有一疑獄不能決者三年聞君將赴憲幕願獻小忠衛有妖巫李生能以術斷人之頭里有劉氏嫁女于張去之日中途而遇妖巫女竟失首劉氏不知也至張親戚族黨環聚及扶新入下車忽見無首之女子大駭紐拽媒妁僕從求白于官劉訴張則云張殺其女張訴則云劉以無首之人欺騙係獄者數十人前後囚死者十餘人州郡皆不得其情君能平反亦是陰德袁聞之喜及任果有是獄未斷乃以是言密告之提刑劉希仁希仁委之縣尉王君尉告病假月餘不出携僕至其地笑卜尉精于五行禍福如神里人皆敬之與之言曰吾里李巫有術甚奇不若更學之為佳尉欣然托其人求之于李許以厚資李喜與之飲先以其僕試之李曰請回頭一觀則其僕無首矣尉恐李曰無恐且飲又與尉言更一觀則其僕首復存蓋其法過三日則斷者不可復全矣尉辭去約以某日携錢楮來盡其術及期領率同行尉先過其家飲酒極歡中夜令羣卒圍屋就縛搜籍其家有髑髏百五十个并其妻子悉以付官獄遂解憲司將妖巫一家弃于市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七十五

七

岳珂除妖

岳侍郎珂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譙樓數夜更鼓不鳴責問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皆金銀器皿羅列咏咏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打更太守謂今晚若再來當密通報是夜太守坐清香樓命提振官兩人携府印來前擇精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下伺候中夜直更者果來報守令提振携印而前曰知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即為驚散守據中坐取視器皿皆真金銀公使入庫公用邪魅遂息

出夷堅志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七十五

八

王文卿除妖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海至二美樓下觀者填塞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倉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被人挨阻迷失伴侶今無所歸士以言誘之欣然曰我不能歸必被它人掠賣幸君子憐之士人喜即携手與還舍半月雙寵殊甚亦無有人踪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入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所見婦安從得之曰以金買之友曰恐不然子當實告我我前日飲酒間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

士人曰相慶累月烏有是友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謁之若鼎渠必能言不然無傷也遂同往謁王一見驚曰妖氣甚濃勢將難治士人不敢復隱具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巧常佩于身不以示人王即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符置其首一置篋中士人歸其婦大罵曰托身于君久矣乃不見信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士初犹設詞以對婦人曰某僕為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置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應密訪僕僕初不言益疑之迨夜俟其睡婦張燈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五

十一

製衣達旦不息士愈窘亟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寐第從吾戒是夜果熟寐乃如戒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王師已去越二日忽大叫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

天師斬龜

大德戊午鹽官州南湖古塘塘距海三十里地橫亘皆斥鹵比年潮汐衝溢鹽場陷焉海勢侵逼州治州以事聞于省府復加脩築塘岸二百餘丈不三日復圯皆謂水怪為害非人力所能復都省咨欽奉玉音禮請三十八代天師馳詣杭州時

省官僚以五月朔就佑聖觀建醮五晝夜醮畢天師遣法師乘船投鉄符于江初則鉄符跳躍浪中食頃方沉風雷電霧旋遶于中明日視之沙漲日增隄岸復傷江心突起沙淤中有異物為雷殛死于上廣二丈長三四丈許狀如龍有壳省府聞奏于朝榮錫旌賞

出表堅續志

怪避正直

元符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人自地間涌出耕者見之驚惧弃犁而走遂執耕者及縣縣吏遇之輒毆縣吏吏皆散走見縣令馬敏古又毆令令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十五

三十一

亦走俄而什于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旁所謂勾芒神者是已于是共昇出之未幾復日十數至不能禦官吏惶恐令不敢復視事屈數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乃曰爾無恐吾也我為爾盡食其兒矣爾恭事我乃汎酒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其飲食嘗闔門自竇中出入有所請召則其長者呼王李而令為置吏門外為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怪不至

久之提點刑獄程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
爲我傳語提刑適贈詩不省已得平置更以告棠
起立曰吾適至此已晚不敢見所賜詩實未得吏
去復至曰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衣中果然乃不
敢復語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爲人剛方
不撓號爲木強方棠巡按時恩如州界以取事從
在縣衙獨踞胡床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隅來增
下兩手扳階基首與階平徐過恩坐恩徒手搏得
之踴掣不放觸其臍若冰石有力反曳恩至所謂
怪室者兩足入戶內引恩手曳戶頰久乃放之一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二十一

縣大驚令尤恐往來語曰都巡都巡敗我事矣明
日棠盛服至上謁令洒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
待事謂入不出且高稍稍摩戶視之聞無人室中
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爲都巡所
誤禍至若何恩曰除去之矣何禍爲棠乃從令及
恩共入視之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余等
謹退自後恠遂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

潘道士焚備

國朝永樂初吳儒王子華假讀開元寺秋夕納涼庭
下久之方欲就枕一美女緋裙綠衫韶秀特異拜

曰妾本寺隣女名紅英爲繼母所逐故至此欲
一夕之歡耳子華納之由是冒晦而來昧爽而去
眷戀者數日子華寢以疋贏巫藥莫愈其父母訝
之子華固秘其事適有龍虎山道士潘守玄過其
門覺有妖氣潘入寺見子華病在床簪書朱符三
道焚于道亭覓至西廡冥器中一備背書紅英二
字服飾亦如之亟投諸火子華即愈兩世野記

于謙辟桂花之妖

國朝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緩德

中天光已曠亨獨慶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二十二

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極之視其
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名芳華初許同里尹氏
適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猶生
赴水亨語之曰汝欲歸寧乎欲爲吾之副室乎女
曰歸寧非所願願爲相公箕帚妾耳亨內之裁剪
補綴烹飪燔窳妙絕無譏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
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久兵部尚書于公
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
出亨命侍婢督行者相踵于道芳華竟不出于公
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僻中語曰邪

不_レ正固然也妄本非世人寔一古往久病
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
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
妾于此永別矣言罷杳然出西謙野記

判斬妖尼

彭節齋為經畧使有一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女刺
綉女忽有娠父母究問云是尼也告官屢驗皆是
女形忽有人教以塩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
陰中果露男形彭判是為妖物難拘常律奏聞斬
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黃金莊法珍蛛妖

建寧府人家有兩女姊適人因春首歸家與其妹同
遊屋側花園方入圍門有一蜘蛛真紅色墮其臂
拂之不去女以為恠意殊不憚歸感疾而死次年
春初其妹再遊其地因感舊事言未竟此物墮其
臂其女急面亦感病語其母曰我姊去年見此而
死今我復見恐不可免此是一怪聞黃金莊行法
甚靈可急遣人問討符水母如其言出為遣將發
符令以符于竈中燒火須臾陰雲四起雷雨
鄰人但見門前山旁空中一直紅婦為雷神

自空中跌下其怪方絕出夷堅續志

道人符誅蛛精

南中有選仙道場在一峭壁石壁之下其絕頂石
穴相傳以為神仙之窟宅時有雲氣蒙霽常有學
道之人築室于下見一神人現前曰每年中元日
宜推選有德行之人祭壇當得上昇為仙于是學
道慕仙之人咸萃于彼至期遠近之人賣香赴壇
下遙望洞門祝禱而後眾推道德高者一人嚴潔
衣冠竝立壇上以候上昇餘皆慘然訣別而退于
時有五色祥雲油然自洞門而至壇場其道高者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二十四

衣冠不動躡雲而昇時至洞門則有大紅紅燈籠
引導觀者靡不涕泗健羨遙望作禮如是者數年
人皆以道緣德薄未得應選為恨至次年眾又推
舉一道高者方上昇間忽一道人云自武當山來
挂搭問其所以具以實對道人亦嗟羨之曰上昇
為仙豈容易得但虛空之中有罡風浩氣必能遏
截吾有一符能禦之請真于懷慎勿遺失道高者
懷之喜甚至時果有五色祥雲捧足冉冉而昇踰
日道人遣眾登視洞穴見飛昇之人形容枯槁橫
掛于上若重病者奄奄氣息久方能言問之則曰

初至洞門見一巨蟒吐氣成雲兩眼如火方開口欲吞嚼間忽風雷大震霹死于洞畔視之蟒大數圍長數十丈又有骸骨積千崑穴之間乃前後上昇者骨也蓋五色雲者乃蟒之毒氣紅紗燈籠者蟒之眼光也

夷堅志

宅中有屍氣

休寧縣中有萬安街所居吳氏勇家常日空中拋擲瓦礫其家心驚延法師厭禁皆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下必有伏屍因人居其上而震其陽氣致有此祟乃命人發之果有木椁二十餘因令遷于隙地設祭奠之其後投擲始息每見人家患此者或謂之五通神爲祟不盡然也又先大夫嘗言湖州閔公霖宦京都時得一弃宅人不敢居閔曰此宅幽暗故陰氣盛也乃揭瓦推壁復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屋之竟無恙其陰氣已散故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五

二十五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五

跋神史彙編

史有典則有品流品流之作波屬雲委乃縉紳先生往往難言之至比於街談巷議豈薄其非金馬石渠語耶則何以不歛滅塵熄而傳之侈且久也夫史臣載筆左右職在潤色鴻業何暇刻畫纖瑣於螭陛也者定哀之間復多微詞又何以矜焉勢固不能無所諱避耶何如遺老逸民山癯野叟微記博而叙述贅之爲得也禮失求野有以哉其間言人人殊摠之不離偏記別傳而下十家者近是如樂資之記山陽王韶之紀安陸竹林賢士漢末英雄種種諸

作皆博拾前聞益以新語足備後來刪述之資矣他若和嶠汲冢葛洪西京祖台志怪于寶搜神靡非托有於無雷同影附似不雅馴無足論列而雜然並陳淄渑罔辨非得一代宗工提衡而經緯之何以采公魯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勒成一家言以

二

番萬禩哉學憲王公懸車甚蚤不獲罄其用世之志退而修通考一書捆載古今包舉因革業已脩金馬石渠之藏矣又以餘閒旁收品流家數十百種鱗次而雌黃之其書自天文地誌國乘家猷下及仙釋變幻草木魚蟲靡不綜覈而各以類從焉大

都掇采其精寔而刊落其誣誕表章其菁華而掃除其繁穢嚴筆削於錙銖定去留於蒼素辟之泳員流者收珠璣登荆山者拾玉棄石而後三千年以來品流諸子始皆卷舌逖攬指退矣夫膺騰掇波而濟水不若長年之駕眾楫也衝蒙涉田而致遠不若良造之御六逸也是編取材於千古而衡定於宗工豈若摘一孔雀之藻羽脫一犀象之牙角以僅僅資譚詠者比哉宜其紹荀李之流風直追典則而並駕矣乃學憲自名其書曰稗史犹然以街談巷議自處而不敢與董狐班馬諸家相爭衡

三

者是則學憲之虛襟也廷對鄙無所識中
年苦病非不自聊賴則間取品流諸書稍
涉獵以耗永晝因亦竊聞其概偶辱學憲
收之幕中令從二三君子後供校讐之役
見學憲之筆削精確益用物宏而爲力勤
矣書成敬綴一言簡末以藉不朽云

釋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 浙江吳王
埤家藏本

明王圻撰圻有東吳水利考已著錄是書搜採說
部分類編次爲綱者二十八爲目者三百二十所
載引用書目凡八百八種而輾轉稱販虛列其名
者居多如三輔決錄吳錄三齊畧記太原記湘中
記雞林志申子尸子之類圻雖博洽何由得見全
帙又卷首雖列書名卷中乃皆不注出處是直割
裂說部諸編苟盈卷帙耳



21181000446131